布衣女丞相(GL)

丁西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楔子

作者有话要说：头两章加上楔子共三张，有些拖沓，因为交代背景，不爱看的大大们可以直接无视，直奔4　　张府。。。故事从新再写欢迎砖块鲜花和指正批评。。大拜

梁朝算是亡了。

它初建时就像许多朝代初建同样，祭天祷告，攘外安内，赈灾免税，发誓待百姓如己出！

它亡的时候也象许多朝代那样，皇帝昏庸，官员不廉，起义军四起，百姓叫苦连天，于是就真的换了一片天空。

各地起义军中，顶属蜀地的善长闹得最有个样子。旗下将士能征善战，足智多谋者数不胜数。善长后来被称晋高祖，登基前刻意改了名字叫善融，取君民融洽之意。后世少有知道他原来的名讳，一朝功成，便有了后世之荣誉。

彼时的天已经渐冷，天变短了，早晚的风出奇的吹人。

化艳山旁开来一批雄姿勃发的队伍。战士们脸上的血迹还没擦掉，却时刻要准备着投入下一场更加激烈的战争。大家知道，下一场才是真正的战争，把那梁朝的窝囊皇帝拉下龙椅，这场战争才有意义和结局！

太阳渐渐落下山去，一阵秋风吹得人鸡皮疙瘩都爬起来，领头的大将军慧与打了个脊檩，转身对身边的部下道："今晚上山，将士们就驻扎在山上寺里。"下属打马下去传达命令。慧与抬起头，看着这片山脉，何止是一个美字了得！可他明白，山上那寺庙乃是梁朝皇家专用祭祀的地方，少不得一把火烧了干净。

一行人到达寺里时，已有星光乍现，战士们麻木的看着眼前壮丽山河，与他们眼里，只要仗能打赢，便是能翻身的日子，军功章上会有自己一号；即便是战死沙场，自己一双老父母，亲人子女，也定能过上安稳日子了。烧个寺庙，真真不算什么。

可就在这时，天边繁星渐次明亮，尤其塔尖上那几个格外耀眼。众人抬眼望去，不懂事的士兵都傻笑着，心说今儿这星星真奇怪；略微懂些天相的都知这是个兆头，至于是好是坏，还摸不准。

这话头传到慧与这里，他抬头一看，可不是，整整七颗夺目的星，依次围绕在化艳寺最高的塔尖上，看情形像是守护，又像是添彩。慧与眯着眼睛乐了，问身边的战士："见过这景象没有？"

战士讪笑着摇头："没有，这可没见过。"

慧与又问："我也没见过，你们说这是个什么意思？"

身边战士七嘴八舌："想是碰巧。""管它啥意思，一把火烧了它娘的。""没准是有什么大事发生，我爷爷说武则天出生时候就有何等星象来着。"战士们听了都哄他。慧与点点头下令："快马禀报我王，说塔尖上七星环绕，请个指示。"

晋高祖没拔除梁朝大本营之前，一直自称将军，直到前几日，胜券在握了才勉强称王。他不要那名不正言不顺的皇帝称谓，这也是他的队伍在各地起义军中存活得最有姿色的另一原因。当朝皇帝都急于打击造反的，谁先把名头拉起来，谁遭的打击越早。各地起义军的头目也都是奔着称王称霸去的，同行是冤家嘛。

之所以晋高祖善融是个懂人心思的人，这种人合该说了算。

当他得知慧与差人来报，说化艳寺七星环绕，立即下令道："命吾大将军妥善维护化艳寺，因七星环绕，取其相，更名七丹寺，从此对庶民开放。"

作者有话要说：头两章加上楔子共三张，有些拖沓，因为交代背景，不爱看的大大们可以直接无视，直奔4　　张府。。。故事从新再写欢迎砖块鲜花和指正批评。。大拜

乞丐成行

晋高祖与张家慧与将军最终成为了大晋的神话，一晃两百年，晋朝已显露衰败之势。

京都化艳山鼎鼎大名的七丹寺，似乎也受到了波及，真真每况愈下。寺里香火早脱了原先的旺盛，大小上百号和尚们嘴里近日都淡出个鸟来。

后院中间最大的禅房中，一老一小两个和尚端坐于房中蒲团上，老和尚法号清波，手指正均匀的捻着佛珠一圈又一圈。只见他双目紧闭，眼皮却隐隐在颤抖。

清波身旁坐着个小和尚，他咬着牙的一声一声敲那面前木鱼。木鱼声起，咚咚咚~　二人嘴里阿弥陀佛！

佛门清修之地，这一老一小其实都各怀心事：老和尚想着：就这么捻下去吧，捻一圈一个轮回，捻到圆寂，就算是功德圆满吧。只是不知道，还能不能平安捻到那时候！想着想着不禁叹了口气，挑起眼看着小

和尚。

小和尚却显然没想那么多，他只巴望着快些敲吧，敲得人心都烦了，午间的斋饭时间怎么还不到。

清波见小和尚眉头紧锁，似是满怀心事一般。便去问他："远提，出家人修的是心净，我见你满脸的贪欲，却是为何？"

远提张开他的小豆眼，骨碌一转，道："师傅，徒弟只是怕您饿了，正琢磨着午饭时间到了，怎么还不敲钟？"说着自己肚子咕噜一声。

清波老脸一皱吧，也不搭理他，只站起来，伸伸有些坐麻的双腿，向门外走去。

小和尚暗自得意：师傅定是催饭去了。遂心下感慨：不管在哪，拜个有地位的师傅真是好。即便是佛门，讲究的也是这些。

寺里又大又长的饭堂里，米饭的香气早已扑鼻。零星几个弟子站在那不知所措的看着敲钟的师傅。敲钟的和尚却是忙里忙外满头大汗------钟坏了。

清波这时候走进来，问明了情况便赶紧吩咐下去："去报张府，说寺里钟坏了，顺便带一些窖里藏的去年冬那一坛子雪水，说供在佛前至今，特拿给张老爷品品。"

他吩咐一句，管外差的小和尚便答应一声，直到吩咐完了，小和尚躬身点头，便领命下去办事了。

寻思间恍然一回头，见零星几个等着吃饭的弟子仍呆杵在那，清波顿时气不打一处来，沉声问："还站在这等什么？去通知各弟子来吃饭吧。怎的钟坏了饭也不吃了？"一句话吓得众弟子鸟兽散奔走。

其实他倒是鲜少动气。出家人嘛，总是戒了贪嗔痴，不管好事坏事都少了些执念。只是最近时局不好，眼见寺里已有弟子张罗着下山，另觅生路，便有些心浮气躁。

端端两朝古刹，整整半山腰的红色庄严禅房。冥神静听，念佛的声音虽然如常，却懒懒的生出一丝寂寥。

得知七丹寺有高僧来访，张府下人中一个叫小黄的前来接待。这个小黄可是张府最最势利眼的一号下人。虽长得一双水灵灵大眼睛，却嵌

在一张溜尖的猴子样脸上，没的看着多了些贱气。可他最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旁人只需看着他态度，便能把对方地位摸个八九不离十。

只见他恭敬对着前来的僧人哈腰拜上："高僧到了。是是是，老爷早吩咐，只要七丹寺的事情便来吩咐，不敢拖慢，一百个应承。"

高僧们被他奉承得满面红光，油汗乎乎的堪比地主。崭新的一口钟一刻就抬回了寺里。

清波依旧满口阿弥陀佛，叫来抬钟的弟子左右问："张府下人可有推搪？张府情形怎样？"

小和尚得意回答："自然是应承得痛快，可张老爷不在府里，想是上朝去了。那坛子雪水却是欣然收下，还跟师傅道谢，说改日来参拜呢。"

老和尚踏实了。心里念叨，看张府这态度，七丹寺再维持个几年想是不难！

张老爷在朝堂上。

龙轩殿中央整齐的站着文武两行朝官，正是上朝时间，却满朝安静如山谷。斜歪在龙椅上的善丰皇帝懒懒的开了金口："各位官员可有本启奏？"

大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复又沉默如初，眼观鼻，鼻观脚。

善丰扭着肥胖的身躯，偷偷打个哈欠道："各位爱卿无本启奏？"眼瞅着要抬起屁股喊退朝的光火，一位老得侧侧歪歪的大人站出来："臣有本启奏。"

善丰满脸不悦却又不得不坐实了些："哦，是严丞相，什么事？"

老头抬抬眼皮方又撂下："老臣以为，我大晋建朝如今，四方太平，百姓安居乐业，一派祥和。只是，淮南一带，近来天降奇灾。。。。"

善丰愈加睡眼朦胧："不是叫赈灾了么？国库都空了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老头心一横，道："淮南一带灾情严重，仍需再赈。老臣以为，我大晋国富民强，增些赋税实乃九牛之一毛。"

善丰皇上又一个哈欠："嗯，这事你去办吧。"

严老头退下，大伙见有机可乘，便七嘴八舌秉起了兴修重建之事，善丰一听却恼了："刚才怎么不见你们秉？朕说过，国库亏空，兴修赈灾的事情工部户部协商着办，此事由严丞相负责办好。写好奏折递上来朕有空再看，好了退朝吧。"

户部侍郎张辰听见这话面色稍有疑虑，可也就那么一瞬，只听退朝两个字，便立刻弓腰和众人一起恭送皇上，山呼万岁。随后又跟着众人脚步溜溜的迈出龙轩殿。

没走出几步，宰相严坤赶上前来唤道："张大人留步。"

张辰举止从容笑颜回头："老大人有何吩咐？"

严坤老脸堆笑道："岂敢岂敢，只是不知，这筹款赈灾一事，户部可有高见？"

张辰抱拳一笑："下官以为，老大人所言甚是，并无异议。"

严坤一听如此说，满意的屡着胡子笑道："张大人过奖了。如此老夫先走一步，改日到府上叨扰，共商赈灾一事。"说罢便迈着方步向宫外走去。

人说宫门一入深似海。张辰心说深啊，岂止是深似海，海上还有一轮明日！宫里有什么？

面上却对着严老头背影和善的躬身道："一定一定，承蒙大人不弃，下官定当尽力。。。。"不抬头也知道，老头早走没影了。

四方太平？安居乐业？严坤堂堂一国宰相，这话怎亏他说得出口，真让人笑出眼泪。他心想，快了快了，看这情形就快到时候了。

皇城根底下民不聊生，哪管那懒皇帝稍微勤快个一小下，迈出宫门一小脚便能看到。

眼见着淮南一带的灾民要饭都要到了京都。说是开的粥棚赈济，好信儿的比如张辰之流曾佯装百姓下到粥铺去看过，勺子搅到锅底都不见几个米粒，苍蝇虫子倒是吃个很饱，肥肥蹲在锅沿上飞都飞不动了，这哪是给人吃的嘛！不出一泡尿便拉出去了。

各个饭馆门口仍旧等了一堆一堆的花子，赶也赶不走。

云安街市上那家京都最繁华的三会堂门前，因乞丐流窜，近几天比往常还要热闹些。

恰巧正是饭口，出入的达官贵人此起彼伏，两个精瘦的小乞丐扒着一个身着华服，腆肚肥腮，正要进门的老头哭爹喊娘的讨要："老爷行行好，老家闹灾荒，我兄妹二人到贵宝地讨个饭食，望着多多怜见。。。。"

却不想这老爷脾气可大，一脚把那个子大一些的乞丐踹翻在地，满口骂道："个倒霉催的小杂种，离老子远点。"

那乞丐想是饿急了，复又攀将上来："求求老爷，舍口吃食给我可怜妹妹。。。。"

不等说完，被那老爷发了疯般抡起拳头左右开弓便是一顿扁揍，直打得两个小乞丐连滚带爬栽在地上。乞丐哥哥吃力的爬起来全身护住妹妹，空出单薄的后背实实挨了几拳头。只听轰轰的拳头打在背上，直打得他红了眼眶。乞丐妹妹被护在身下，眼见哥哥吃了亏，一时吓得哭叫起来："别打了，别打了，我们可不再要了，饶命吧？"周围人看得不忍，劝道："可别打了，别出了人命了。"那胖老爷方才住了手。拽拽衣襟进门吃饭去了。

乞丐哥哥跪爬在地上，龇牙咧嘴的死瞪着大大的眼睛，努劲想要安慰妹妹几句却一时缓不过气来。正这时，一位娇俏杏眼的姑娘走过来，当啷扔下二两银子，道："这是我家小姐赏你的，快去买些吃的吧。"说完转身面无表情奔着对街一口轿子走去。

乞丐哥哥不想这个年头还有这么心眼好的人，人仍跪在地上，却伸着头扒着眼看那姑娘走去的方向。模糊看见透过轿子的窗口，一双眼睛正望向自己，帘子半遮着又离得远，看也看不忒清楚，可腮边那一双宝蓝色耳环坠倒是夺目，在阳光下一闪一闪，透出一波波温婉的明亮。

乞丐哥哥呆望着着那宝蓝的光，莫也忘了道谢，只跪趴在地，直勾勾的看着那光。

轿窗口的帘子将将放下，那帮人抬着轿子走了。

乞丐妹妹看着哥哥愣神的样子，眼泪扑啦啦又掉下来："哥哥，这人怎么这样坏，你给打坏了没，说句话呀。"

乞丐哥哥听见妹妹叫唤方才回过神，狠狠咳了几声，只觉胸口撕裂般的疼，却忍住疼笑着对妹妹说："巧儿别怕，我没事，你来看这是什么？"遂单手捧出那二两银子，笑颜如花。

巧儿见哥哥没事，便也笑了："哥哥，咱有钱了呢，可以买馒头了呢。"

看着妹妹满是污垢的泪花小脸儿，宋也心中百味杂陈。若是爹娘在世，妹妹该当捧在掌心里的，邻居都说妹妹的姿色，当皇妃也是当得的。只是如今。。。。

宋也忍着心疼点头道："对，咱有钱了，巧儿想吃什么都给巧儿买。"说罢与妹妹搀扶着起身，又恋恋不舍的回头，朝轿子离开的方向遥遥张望..。

作者有话要说：本章大致是修改完毕。。。。

守护妹妹

乞丐兄妹今天要饭要了个满堂彩！买了些馒头便回了住处。

歇脚的地方是个荒废破庙，地上草席堆堆拉拉的铺着，梁上却蜘蛛网连天。挂了灰的佛像发出暗金色的光，普照着一群无家可归的可怜恶人。人到了没饭可吃的时候，大多都比较狰狞。

破庙里也讲究规矩，资历深的乞丐占据最挡风的正堂里间，而宋也兄妹这等瘦小的，只能被挤到门口。风透过门板冷飕飕吹进来，钻进骨头缝里，秋天都到了。

宋也捂着胸口，觉得胸口此时疼得很不地道。巧儿见哥哥紧皱眉头，嘴角微微发颤，便小心问道："哥哥你怎么了，可是方才被那死胖子打出了毛病？"

宋也咬牙深深呼了口气道："没事。"

吃了买来的馒头，两兄妹拽了点草丛便睡下了。谁知夜里宋也胸口又疼起来，来回的翻身都觉不舒服。于是爬起身，见巧儿睡熟了，礼堂的人也没了动静，便打开衣襟解下束胸。堪堪女儿身，却为了保护自己保护妹妹，硬是逼出女扮男装的念头，想来不无心酸。可有时候，辛酸是一种细菌，在阴暗潮湿的环境里才得生存。等到了宋也这等干枯境地，女子的细腻温存、伤春悲秋早就从骨子里抽走了。

胸口处不看还好，这一眼看去自己也吓了一跳，束胸勒着的那一条皮肉，竟暗暗的发出深紫淤痕，两腋下的皮肤已有血丝渗出。见此情景，宋也叹了口气，心想不是内伤就好，皮肉之伤，总会有好的一日。遂立刻又把那束胸缠好，怕巧儿看了担心。如今巧儿只她一个亲人，如今她也只有这么一个妹妹，爹娘在世时曾再三嘱咐，要保护妹妹，不得欺负妹妹。她心里暗暗发笑，怎会欺负她呢，自己这一身的假小子性情可都是拜自己爹娘和这宝贝妹妹所赐呢。

还记得5岁那年，妹妹刚出生，老爹坐在炕沿上捧着妹妹不无惋惜的问她："你说，你咋不是个男娃？"

小宋也眨巴着大眼睛问："爹爹喜欢男娃娃不喜欢女娃娃么？那把我变成男娃吧。"

老爹笑得那个欢喜，赶忙哄道："也儿是女娃娃，妹妹也是女娃娃，等到以后出嫁了，谁来陪爹娘呀，爹娘舍不得你们呢。"

宋也笑了："也儿不出嫁，妹妹一个人出嫁就好了，也儿一直陪爹娘。"

宋老爹慈爱的摸着宋也的额头道："尽说傻话，你还小呢。"

这番话使得5岁的宋也一直模糊以为男尊女卑，觉得爹娘需要一个儿子的陪伴，于是心里暗暗生出坚强的性格，摔了不哭，被别的孩子欺负了也不告状，平日家里的农活也抢着帮忙。她心里有一种软绵绵的怜惜，对于自己的父母，总是觉得爹娘好像很小心的活着。怕妹妹受委屈，怕自己出嫁。

待到妹妹稍微懂事时，宋也的个性便来了个明确的寄托，这种软绵绵的怜惜便转嫁到妹妹身上，心中整天升腾着热呼呼的保护欲。有次妹妹巧儿哭着回来说邻居那个姓何的坏哥哥拿小石子扔她，宋也听罢拎起院里的木棍便去找人家算账了。待回来时候，他问爹娘："什么是小鸡鸡？"

爹娘不回答却乐得前仰后合，她又问："姓何的小子说我是假小子，有小鸡鸡，小鸡鸡长在哪里呢？"

为这话一家人后来没少拿出来取乐。可是宋也却郁闷了。为什么一定要是有小鸡鸡的，才能保护妹妹呢？依她看来，村里的男儿也不比她强多少，像何家小子之流，只知道赖皮耍懒，比女儿还不如。自己还经常笑他生孩子没□呢！

望着无边星空，宋也回忆起儿时种种嘴角却带着苦笑。小时候多好啊！即便是和村里的孩子打架，比起现在也是一种幸福呢。摸着生疼的胸口，她开始想念爹娘，想念爹娘的爱护与温暖，可是，那个明媚的艳阳天，父母为了她俩不挨饿，把仅有的窝头让给姐妹俩，二老却因着生病年迈，体力不支，双双饿死在路旁。可恨的天灾，可恨无作为的官府。哪管搭的粥棚如京都这般没几粒米，爹娘也不至于饿死。灾难来了，切不说救济，自己先就逃得人去楼空，妈的这算什么败类官府？瑟瑟初秋夜，宋也独自坐在星空下双拳紧握，泪流成行！

第二天是个好天，阳光明媚，空气清朗。

宋也怀揣着买馒头剩下的银两琢磨，这些银两一时便用完了，万万不能随便浪费，便商量着妹妹道："巧儿，今天咱俩还得去要饭，手里的银子不能花，以后有大用处的。"

巧儿心里虽不乐意，但是却愿意听哥哥的话。二人拿好豁口的钵子，又来到三会堂门口，找了个空位坐等时机。

由于昨天才挨了打，今日便不敢再死死往达官贵人身上死皮赖脸的扒着不放，姐妹俩看着人来人往，却不知如何开口讨要，这一坐便到了中午。

这时，一位仪表堂堂，身着华丽缎面的老爷直直走到她们近前，姐妹俩眼睛都亮了，连忙直起身，看看是不是要说那套老词，那位老爷瞅了瞅宋也，又定定瞅了瞅巧儿却先开了口："你们两个无父母？"宋也摸不清他用意，只觉这老爷声音极是好听，便笑笑摇头说没有父母。那人又问："又无亲人？"宋也答没有。那人捻须一笑："我府上正缺下人，你俩可愿意去？"

宋也一听是这话，乐得鼻涕都出来了。她心头盘算，面前这老爷剑眉星目，举止高雅有范儿，定是出身大户人家，比起乞讨的日子，跟他去当个下人，真真是求之不得的差事。随即回头看着巧儿问："巧儿愿意去么？"

巧儿甜甜笑了："哥哥呢？哥哥愿意去么？是不是我们去那了，就再也不用为吃发愁了？"

宋也鸡啄米似地点头，又忽然把头转向那个男人疑惑的看着他。男人又是一笑："何止是不愁吃，府里专门为下人做了衣裳，冬夏都有。不止如此，每个月还有银两拿。去的话，就跟我走吧。"便转身迈着方步走了去。

宋也和巧儿终于找到了主心骨般，第一次抬头挺胸的走在街上，眼神里满是希望。

这一去是福是祸？姐妹俩想不得那么远。如今有米便是娘，磕头下跪的事情都干过了，还怕比那更难么？

许是一朝踏上青云步，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作者有话要说：修改中。。。

张府

月不满，夜未央！

诺大的院子里，一条细如羊肠的甬道旁，两行柳树都低垂着发冠，拖在甬道上扫了又扫。

甬道的尽头长长的分岔到各个房头，东阁的灯还亮着，嗯~~~~~啊~~~~销魂的呻吟声不断传出，为这夜色平添了粘稠的暧昧。下头的小厮们并排横趟了一炕，还都没睡呢。哥几个每天此时都等着倾听这浪荡的乐章，边听边笑着，相互的不怀好意的笑。然后，也许有特殊嗜好的，挺身压上有同好的枕边人，一番挣命的云雨。

丫头们的屋里也不消停，起初只是装睡，不知谁突然笑了出来，接连的大家都恍然似地清醒，看着旁边的人，你掐我一把，我捏你一下，借着模糊月色，脸红心跳不知怎么个激动好些！

下人们都知道，东暖阁里一定是老爷在享乐，但必定不是和夫人一起。

那么东阁里的女人是谁？

下人们猜得起劲，打赌都赌上了20两银子，一年的收成。

只是那销魂的乐章每每天将亮便消失，连人影都无处可觅。

下人们又猜：“别是狐狸精吧？”

甬道的另一头直接伸向大门。门口两个石狮样的雕像，人们说那是龙的儿子。

门楣上一张扁，张扬的字体，陈年的老扁端端刻着二字------张府。

天渐渐亮了，院子里扫把扫落叶的声音，丫鬟小厮张罗传唤的声音，穿插着端盆打水的身影，厨房顶冒起的青烟。一忽的，整个院子热闹起来，这景象掩盖了昨夜的粘稠，仿佛一场春梦了无痕迹！

东阁的门开了。这时候张老爷该是去了朝堂。丫鬟燕子慢腾腾的打里面走出来，手中拿着给老爷换下来的一大包床单衣裳向洗衣房走去。赌了银子的小厮们都来问：“燕子姐姐，告诉我们吧，那女人到底是谁？若猜赢了的，分你一份银两还不成？”

燕子抬手擦汗，无奈道：“饶了我吧，屋里连个鬼都没有，老爷不在你们自个儿进去看。”

小厮一缩头：“这我们哪敢。”

燕子白了他们一眼抬腿便走，这些人每天都得到这个答案，却依旧每天来问，她懒得再回答了。她倒想问问他们，便停住脚道：“你们就为这个赌上一年的银子，到底值不值得？”

小厮们嘻嘻哈哈的笑着，自个也答不出值还是不值。只是好奇心上来了，神仙也挡不下来。

整个后院张府夫人住着。

时至正午，张夫人正吃了午饭，懒懒端起丫头递来的一杯茶品着，随口问道：“燕子怎么还不回来，差人去找。”

丫头春月回说：“秉夫人，燕子姐姐一早去打点前院东阁，刚带话来说老爷不叫走，下午有新进的下人，说是燕子姐姐办事得力，要帮着培植下人呢。”

张夫人脸色微怒，将茶杯墩在桌上道：“到底是他的丫头还是我的丫头，下人这么多，单单霸着燕子不放是个什么意思？”

春月见夫人动了气，赶忙道：“夫人别动气，奴婢这就去前院催催。”

这一催直催了两个时辰，燕子方急步赶来。进门低身利落的一拜：“夫人等久了，老爷今儿正午一过便带了两个乞丐回来，说话间奴婢便再去打听，有了准信好再来回夫人。”燕子当丫头早当成精了，不用抬头也知道自家夫人脸色定是不会好，赶紧挑着她关心的事说。

这话张夫人脸色稍有和缓，呼下一口气道：“一早就安排下了？是什么样两个人？”

燕子近前倒了杯茶递上：“这倒没说，只说是乞丐两兄妹，大眼瞪瞪的全身脏兮兮，现在倒也看不出什么意思。”

张夫人若有所思的接过茶杯抿了一口：“你是我的陪嫁丫头，他倒整天指使来去的。”边说边不着痕迹的瞪了燕子一眼。

燕子讪笑：“奴婢乐意回来伺候夫人呢，前院都不得歇，哪比在夫人面前有人疼。若夫人准了，奴婢这就去和老爷请辞。”说着便要往外走去。

张夫人一听这话，心里气大抵是全消了，笑着招呼：“你也不用辞，倒叫别人看着仿佛我与他生分。你在那边也好，万一有个什么倒还

不至于没了应对。"

燕子得了令，便又一阵风似地刮了出去。

宋也

跟着这位老爷一路左转右转，忽然他停下脚步回过头来："到了。"

门前一只扁，张府。

张府比我想象中大很多，延伸的甬道，满院子的柳树，它们仿佛一直在风中摇摆，不堪一击，可是满眼望去，却也有另一番壮观。我猜这位老爷是商人，可街上的商贩我见多了，大多没有这气派。我猜他是大官，可迎面而来的小厮都只叫他老爷。

这老爷一进门便慢条斯理的交代一个身材矮胖的老头："张兴，带他们去收拾了见我。"

那叫张兴的老头躬身称是。我与巧儿便跟着张兴顺着一条甬道向西走。才走几步，觉得仿佛是哪里不自在，一抬头看到柳树下一位杨柳腰的姑娘站在那，眼神上下打量我们，见我看着她，便拧着柳腰走过来："张叔，这就是老爷说的下人？"

张兴笑了："正是。"转头又朝向我们："你们跟着燕子姑娘走。"

燕子又问："老爷还有什么交代？"

"没有，只说收拾干净了带去见他。"

燕子哦了一声便领头往前走去。没走几步忽然回过头来，见巧儿躲在我身后遮遮掩掩的害羞，一咧嘴笑了出来："多大了？"

巧儿红着脸答："十三。"

"真是好年纪，想我十三那会儿。。。。"说到这顿住，把脸转向我问："你呢？"

我小心回答："十八。"不知为何，总觉得面前这姑娘有些蹊跷，却又说不好。

燕子又问："你们两个以前行乞过活？"

"回姐姐，是行乞过活。"

她见我不愿多说，便也不再多问。说话间走到一间厢房。燕子微微

一笑："到了。你们就在这换洗，有人安排吃食，半个时辰后我来带你们见老爷。"说完交代了里面小厮几句便走了。

巧儿与我真是很久没吃过一顿饱饭，就连上次有位小姐赏了2两银子那天，也仍然没敢胡吃海塞。这大概就是乞丐的凄凉。总是担心吃了这顿没下顿。可怜了巧儿跟着我受苦。看着桌上的饭菜，我不停夹给巧儿："多吃点，别噎着…"看着巧儿狼吞虎咽的样子，眼角浮出热泪，我这个做姐姐的，真的没有照顾好她。

巧儿感觉到我的伤感，堆起笑脸："哥哥，你也吃，我们以后都有饭吃了。"

听着巧儿的话，我心中揪成一团，爹，娘，我会照顾好妹妹，你们在天有灵要保佑我们。

这时外面有脚步声传来，门吱呀一声开了。我赶紧收拾情绪起身等待。只见燕子带着两个小厮前来，一进来便是一怔，遂脱口而出："好个俊丫头！"随即恍然大悟般："原来是这样！"

她说的没错，巧儿的确长了一张倾国倾城的脸，长长的凤眼扫入鬓，娇俏的鼻子，樱桃的口，一张尖尖瘦瘦的小脸我见犹怜，她有病西施的风骨，眼神水气萦绕！为这张脸，要饭时我没少往她脸上抹泥巴。如今洗净了，又换了身粉底碎花的衣裙，看起来竟不输任何大家小姐。可那燕子说的原来是这样，我却不懂了。懵懂间随着燕子去了张府偏堂。

一路上，燕子边走边介绍："你们刚才所在的是下人房的换洗间，府里来了下人都先在那候着。现在我们去的是府里偏堂，老爷日常便在那用饭，书房也在那。待会儿见了老爷便给你们安排差事。。。"

我脱口问道："咱们老爷是做些什么营生？"

燕子仿佛没想到我这当口会说话，失语般嗯了两声笑了："以后就知道了，不急一时。"

离偏堂越近，燕子的声音举止越加恭敬。待到进了偏堂，她仿佛换了个人般，低身利落下拜："老爷万福，新来的下人带到了，不知老爷可还有吩咐？"

张府老爷打我们一进门便挑了下眉毛。待燕子说完缓缓嗯了一声，见燕子还站在原地，吩咐道："你暂且在前院候着。"那意思是，你先别忙去后院报告。燕子心领神会："奴婢就侯在门外。"便出去了。

巧儿见张老爷目光落在她身上，握着我的手力道又大了几分。感觉到巧儿的局促，我挺身往前走了一步：“拜见老爷。”

张老爷嗤笑一声，低头去端茶杯。我知道他笑什么，笑面前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浑身没二两肉还想抖个能耐。

他也不说穿，放下茶杯问：“午间没有细问，但是你们要是入我的府，便得有个说法。”

笑话，府里他是老大，他说什么就是什么，还用得着给谁说法？不过其实我也好奇，他因何把我们两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破乞丐巴巴的弄到府里。

中午那功夫只是饿急了，现在想起来，越觉得蹊跷。躬身一拜：“请老爷指点。”

“家在哪里，今年多大了？”

我一一作答。张老爷点着头，也不看我，直直问巧儿：“你不会说话？”

巧儿被他问的一怔，转头看看我，我刚要代答，只听张老爷道：“你能一辈子代她说话？”

我闭嘴。这老爷面上和蔼，其实还挺难缠的。他继续对巧儿说：“有什么话你自己说，你哥哥安排得差事和你定是不同，学着和人说话，做事也方便。”

巧儿低头称是。

那老爷不再为难，脸向我转来：“读过书么？”

我惭愧：“只认得几个字，家里穷。。。。。”

没等我说完，就听他：“你们现在是府里的人，行乞那套话就免了。虽不准耀武扬威，但我张府的下人也不见得要巴巴的装可怜。”

我低头不语，还是闹不清楚他到底想说什么。

“我见你人激灵，也不想埋没了你。你若想做些轻松差事，就去门厅当个传话的，也倒合适。不过你也可以跟着我，给我当个随从。”

我心领神会，他这是打算提拔我呢，心想上天真是开眼了，内心一阵欢喜：“小的想跟着老爷多学些东西。”

老爷笑着点头："嗯，是个分得清楚的。从今儿起，你就在书房伺候，没我命令不得踏出书房一步。"

"那巧儿？"

"你害怕我亏待了她？"我看着他八撇胡下那张英俊的脸，突然有些怕他。他似是不理会我的观望，转眼问巧儿："丫头都在内堂伺候，府里后院住着夫人，园子里住着小姐，你愿意在哪伺候你自己说。"

巧儿心里可没有那么多弯弯："哥哥在老爷身边伺候，巧儿也伺候老爷。"

张老爷会心笑了，这次才是真笑，打眼睛里都放着光。这光一时闪得我头晕，心里突突跳起来，不知是个什么兆头。

作者有话要说：先写到这。。。

折子

燕子带着巧儿走了。我如老爷所说，没他命令不得踏出书房一步。

其实老爷大多数在书房读书，时有看一些下人送来的折子，那些折子我不知道用途，他也没和我说。见他眉头紧皱我便送一杯茶过去；他一道目光扫来我便站得规矩些。

此刻他又一道目光扫来，见我屏息凝神的劲头不禁嗤笑一声："你就不会找几本书来看？满屋子的书你只盯着我作甚？"

我心说你是老爷，我是下人，我不盯着你我盯着谁去？

可也奇怪，这老爷一直没给我安排个差事，端茶倒水的有丫头，铺纸磨墨的有书童，各自有各自的活，只我自己仿佛是多余的。如今他还偏来嫌弃。躬身双手捧下一本书，我回头瞅瞅他，见他正在看我，赶忙佯装翻看起来。

只听他又说："你看得懂？"

我心说反正他都把我看得一通二透，不如就实话实说："回老爷，本来就不认识几个字，现在它们都认得我，我不认得他们，请老爷给指定个差事，省去小的一天到晚摸不着头脑。"

老爷笑："你倒实诚，初且看你还算激灵，这下怎的精一阵儿傻一阵儿的。拿的什么书？"

"论语。"

"论语你都没学过？"

我可不敢说没学，我怕他一激动把我撵出去。只答说："回老爷，学是学了，只是不很精细。"

他挑着嘴角笑："内阁里魏如先生博学得很，你不懂就去问他，别整天杵在这。"

"是。"

正说到这，内阁帘子一掀，魏先生自己来了。只见他双手捧着几个折子，边说边往这边走："老爷，递来的折子老朽都看过了，淮南水灾到如今尚未赈济利索，眼看半年了，老爷是否请示要个旨意？"

老爷眉头一挑："这个时候请旨？"见魏如躬然站在面前，单手一伸："先生请坐。"

"谢老爷。"魏先生躬身坐到桌旁的椅子上又道："不知严大人怎么说？"

"他？得了好处就没话说，拖个一年半载的还不是常事？"

魏先生低眉深思，张老爷问："先生不赞同？"

"老朽不敢，只是人说民乃国之本，老爷身在户部。。。。"

"你以为我没插手？户部拖延那笔款项严大人已是不满意，我若再去管，先生可知是何后果？"

"老朽心知大人心系朝野，只不忍百姓流离，乞丐成堆。"他没继续说下去，可张老爷知道他要说的话，比起朝堂上的韬光养晦，百姓的命更为重要，你若想图得这片江山，为今首要是赚取民心。

张老爷听了这话也火了："先生有所不知，朝中各人对我张家如此忌惮，我张家数百年基业自是树大招风。民心固然重要，可如果连根都没了，如何承载民心？我这些年几尽避讳，先生要我一朝毁了么？"

魏如见老爷动了气，只得立即起身道："老朽不敢。大人所说确有道理。"

张老爷按下怒气回头瞅见我，道："先生抽空教教这小子，大字不识几个，没得碍眼。"说着一甩袖子出去了。

魏如额上早已一层细细的汗。回头看见宋也："你跟我来。"说着领头往内阁走去。宋也见他垂下的双手略微颤抖，麻利倒了杯水，跟着后面敬上："老先生。"

魏如见他懂事，缓下一口气："你就是那个新来的乞丐？"

"回先生，小的宋也、"

魏如抚须点头："你想学什么，只管来问我。"

张老爷被魏如一席话说得心底烦闷。仔细琢磨片刻，便招来小厮："传下话去，今儿回后院歇息。"

一切如常，只张府一宿没有□的呻吟传出，东阁黑了整晚，各小厮丫鬟都悻悻的睡去。

这一晚最高兴的是张夫人。丫头传话说老爷今晚过来，张夫人打了赏，又命人熏香沐浴，一切准备妥当只等老爷那只脚迈进来。

张老爷一进后院正堂先就一怔。他这档可没精神寻思软玉温香的行当。可一脚迈进来便被那西域名贵的古漾香薰了个满脸。拨开门进了里间，见夫人深紫的纱衣甚是撩人。张夫人自与寻常女子不同，身上多了一份贵气，也懂得低调的美。她不往身上挂一些粉红，嫩绿娇艳的颜色，只是深深的，隐晦的表达着自己的魅力，床头一本平日喜读的书，诗词。

丫头见他进来都低低下拜："老爷万福，奴婢伺候老爷洗脸。"

没等他说话，张夫人起身低低一拜："老爷。"遂对着丫头们一挥手："都出去吧。"

丫头们心领神会出去掩了门。张夫人低低一声："云易。"

云易，这一唤她一等就是半个年头。平日里相似成灾，心里无数次对着自己演绎。云易，她的云易为何不来看她？新婚后为何贪恋□？待她怀有一女后，为何冷落她至此？她虽是皇上的妹妹，堂堂公主，可自认美貌有佳贤良淑德。和老爷恩爱路上一别十八年，她不信如别人所说。说她的云易是看中了她的身份。

张老爷姓张名辰字云易。

听闻夫人几近哀怨的叫自己，心下一抖，缓下脸微微笑道："夫人不曾歇着？是云易扰着你了。"

张夫人体贴的一笑："老爷怎的如此客气，你我夫妻，谈什么打扰不打扰。"边说边拧了手巾帮张辰脱了外袍，细细擦脸。张辰不再客套，任她细细擦拭。心底却盘算开来，如何张口。

张夫人见她如此，收了毛巾问："相公因何烦恼？"

张辰不忍看她的目光，转身坐在茶桌旁："你有多久没进宫了？明儿若天好就回去看看吧！"

张夫人心下一惊："府里出了什么事？"

张辰呼出一口长气："淮南天灾，百姓不得安生，赈济不当，严大人又不肯放手。。。你进宫只需说，为夫身体实在不好，需修养几日便好。"

张夫人缓缓走到床边："修养几日，便躲得过去？"

张辰嗤笑："三日不到，朝中自然有等不及揽功的人，让他们和严大人斗吧，我可不想碰这扎手的钉子。"见夫人已踱到床边，他便也走过去，伸手揽着夫人肩膀道"安蓉，时候不早了，歇吧。"遂脱了靴子，兀自趟在床上。

张夫人深深看了他一眼，抬手拿起床头的书，道："贱妾还有几页便看完了，相公既然身子不适，不如，不如早早安歇。"说完拿起屏风上的外袍，披在身上转身便走。

身后诧异得目光不用看也感觉得到。她只是受不了这么压抑的气氛了。只想出去，出得门看不见他，也许恨就不会滋生。

心底一丝不甘，他要她的身份，为他的权势做保障，她愿意配合，只要夫君开怀。他怕别人说他娶了个公主端端受气，便尽可能对他低眉顺眼。可还她要怎样？舍了这情意合该受冷落么？

张辰见她向外急步走去，一翻身起来去追："安蓉，你这。。。这么晚了。。。"

安蓉回头："相公，我新学了一首诗，念给你听？"

张辰点头："好！"

安蓉望向窗口，眼中闪泪：

"去年元夜时　　　　　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　　　　　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

〝别念了。〞张辰骤然打断，随即又道：〝我们不是他们。〞便转身向里走去。

作者有话要说：先写到这

海娘

一清早，海娘来给爹娘请安。

张辰昨日兀自回屋睡下，张夫人也不好张扬着让下人知道他们夫妻不睦，便硬是眼睁睁趟了一宿。左思右想咽不下那口气，辗转反侧想到来日方长，自己宽自己的心，睡意堪堪袭来，却已经鸡鸣了。

托着疲累的身子只得起身张罗下人来伺候老爷起床。张辰只管低头不语，心里琢磨着几句好话安抚夫人，抬眼只见夫人不卑不亢的进出伺候，虽无怒容，却也没有搭理他的意思，只得再去斟酌。好容易扒了几口粥，打算告辞，下人来报，小姐来了。

二人一愣，怎么这么早。张夫人顾不上赌气，面对老爷狐疑目光自个也拿不准：〝这孩子自来也没这么早请安过，今儿是怎么了？〞

海娘进门拿着一篮子初秋的野梅，直接跑来举到安蓉面前：〝娘亲，你来看这野梅好不好看？〞转头看见张辰在，低身一拜：〝爹爹果然在这。〞

张辰咳了两声疼爱的笑道：〝这孩子，闺女家怎的如此冒失，平日家我天天在书房也不见你来请安，这会儿倒稀罕！〞

海娘撒娇：〝我的园子直通后院，去前院还要拐个弯，爹怎的不搬到后院来住，倒叫我多跑路。〞

她不愿说早些年前院竟是来往着烟花女子，自己不好应对。张辰心领神会也不戳穿，只是宠溺的笑：〝懒丫头倒怪是我的不是。今儿专程来看爹爹不成？〞

海娘双眼夸张一瞪：〝可不是，平日里不肯走弯路，这下只得起的早。园子里野梅开的这个香，女儿闻着味儿就醒了，听说爹爹在此，特特拿来后院献给二老，爹爹莫要嫌弃。〞

张辰帮她捧足了场：〝嗯，果然香气别致，来人，把这花拿到我书房一些，叫宋也找个瓶子插起来。〞

海娘心满意足笑了：〝宋也是谁？〞

张辰一顿："没什么要紧，新来的下人。"

张夫人此间终于接上话了："听闻府里新进两个乞丐，府里缺下人？"

张辰见她问起，紧忙道："就是为这事才招他们进府，想我张府收了落难的人，也是平添了阴德。"

海娘听不懂了："所为何事？？

张辰撇了夫人一眼，对海娘道："女儿家家别瞎打听，朝堂上的事。"

海娘听到这，脑中忽然浮现一幕乞丐兄妹挨打的场面，心下一软："救人急难，本是好事呢。"

三口人又说了几句，张辰起身："我还有事，海儿多多陪你娘亲。"

海娘见爹爹走了，立马委在娘亲怀里："娘亲要去宫里？"

张夫人疑惑："你怎么知道，我房里又是出了哪个奸细？"

海娘大笑："娘亲冤枉他们呢，是兰儿看到门口备了马车，一打听才晓得了。"

张夫人心下明白，除了进宫，恐怕也打听到别的了吧？

海娘见娘亲面容有些异样："娘亲勿要怪罪，兰儿自小便跟着我，亏得她愿意花心思帮我打听，又不是多嘴的人，下人心里时时记挂着我，岂不是我的福气？"

"就你嘴甜，你这一大早的可不是为了光请安吧？还有何事？"

海娘红着脸笑："娘亲莫要像观世音一样，事事都了然于心嘛，女儿听说皇上要选秀女，叔叔家海茵可到年纪了。"

张夫人疑惑："她想进宫？"

海娘立马摇头："怎么可能，她不愿进宫。可皇上是我舅舅，又不是她舅舅。叔叔万一存了攀高枝的念头，送了她进宫可怎么是好？"

张夫人脸色一沉："这事也是你管得的？莫说我今天进宫有更重要的事，便是无事，也定然不能开这个口。"

海娘见母亲神色凝重，立即问："府里出事了？"

〝越说你越来问，女儿家管那么多。〞

海娘不服气，嘴巴一撅：〝娘亲莫要看轻了女儿，朝堂的事我虽不在场却也不是一无所知。淮南的难民都流窜到京城了，朝廷开的粥棚还不如府里母猪吃的稠，娘亲若是进宫，也需要给舅舅提醒些个，莫要等到老百姓骂他。〞

张夫人大惊：〝闭嘴，从今儿起，这话你再说出来，便是一顿好打。〞

海娘眼泪含眼圈，委屈着小声嘟囔：〝海儿知错。娘亲莫怪。〞

张夫人心知女儿虽一介女流，说出这些话又何尝不对？只是这杀头的话不该她来说，心下慌乱，只道：〝我知你与茵儿感情好，且说选不选的上还说不准，你若念着姐妹情，好生劝她才是正经。时候不早了，我准备一下进宫，你先回去吧。〞

海娘俯身拜别，闷头丧气的走了。

张夫人缓了缓神，喊道：〝叫燕子过来。〞

燕子低身下拜：〝夫人万福。〞

张夫人心下疑惑〝你一直在后院？哦。。是我糊涂了。〞

燕子道：〝老爷说夫人要进宫，少不得奴婢伺候周详些，这两日就留在后院不用两头跑了。〞

〝嗯，你也不用调查了，新来的两个乞丐没什么稀奇。〞她说着这些没头尾的话，却听不到燕子应答，转身一看，燕子正扭着手绢，欲说还留的架势，心下一惊：〝有蹊跷？〞

燕子道：〝想是无甚稀奇，只不过那新来的丫头，长了张好看的脸蛋。不过也是洗干净之后才看清楚的，恐怕并无不妥。〞

〝连你也说好看？那怕是有过人之处吧？〞张夫人说着这话，心里已带出怒气。

燕子噗通一声跪下：〝不敢瞒夫人，确实绝色。〞

张夫人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你，不得离开后院半步，待我进宫回来，细细说来。〞

作者有话要说：先写到这

遇见

张夫人进宫去了，还没迈进宫门，心内已焦急如焚，着实牵念家里。老爷交代的事她不担心，皇帝哥哥宠她，即便再有过分要求只要她一撒娇，皇帝哥哥也会应，何况只是给老爷求几天假。她所忧心的自然是府里的事情，燕子嘴里的那个乞丐丫头到底何等人物？想及此暗暗下定决心，定要适时叫来看看！

此时张辰见夫人已然动身，却也无任何动作。照常的看折子，间或的与先生魏如说些朝堂上的政事。

宋也偷空便叫住魏如："老先生，这书里有些字小的不认得，已经写好先生且教教我。再有，这些文章之乎者也，小的实在不觉得有用。一不顶饭吃，二不顶钱使，真不知那些秀才举子们浪费诸多时间来死记这些是为何？"

魏如听他说话便笑了："你这小子，让你学圣人之道，你竟往刁钻里挑剔。我且问你。当初你当乞丐，可有被欺负？"

宋也脸色囧红："何止欺负，动不动还挨揍呢。待我有钱那天，看我不揍回去十倍，哼，也让那些仗势欺人的知道我的厉害。"

魏如哈哈大笑："你小子，话不是这么说。比方说，你现今也有了傍身之钱，出门若看到乞丐行乞，你待如何？"

宋也歪头想半天："乞丐嘛，那当然是得帮衬下，以前是同行，我知道乞丐的苦，再者说，乞丐真真是可怜人呢。"

魏如欣慰点头："嗯，倒是有几分道理，这书里讲的就是道理，你若死记，定然是觉得陌生，待要明白了意思，与生活息息相关，却也很是有趣。孔子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便是这个道理。你当乞丐知道乞丐的苦，再见乞丐断然不希望同行受苦，多多帮衬。再譬如，众人都知【以德报怨】，岂不闻孔子云：以德抱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圣人有圣人的有仇必报，心中怀仁，却也不是迂腐之仁。你可明白？"魏如心知书中所说与生活虽是息息相关，却高于生活些许。若是一来便之乎者也，对于宋也这样还没摸到读书好处的人来说绝非智举。倘若顺着他的意思说，说不准这小子倒好接受些，也算是个台阶。

果不其然，宋也眉心一展："先生说的比书中有趣得多，这孔老先生合我心思，待我再看。"

此刻宋也犹觉不甚过瘾，一时觉得魏如这老先生很是亲近，待要再寻个话头问问，只听前厅来报，小姐来了。

海娘手中提了一篮子带霜的葡萄，着一身海蓝纱裙翩然而至：“爹爹万福。”

张辰见她先是一愣，随即笑道：“海儿早上不是才见了爹爹，怎的今天如此勤快，送了花又送了葡萄来？”

海娘脸上一红：“爹爹莫要取笑女儿，今儿天气实在好，兰儿与我端了这许多新鲜葡萄，一只也不敢吃，先拿给二老品尝，只可惜娘亲不在府里。”说着粘了一颗顶红的，利落剥开送到张辰嘴边：“爹爹尝尝鲜?”

张辰吃着葡萄大赞：“果然甜美，只是我女儿向来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儿二顾茅庐，是要来请哪位诸葛孔明不成？”

海娘脸更加红了，却也来不及发窘，坦然道：“爹和娘亲一般，都能看穿女儿心思，看在葡萄份上，爹爹把魏孔明借我一天可好？女儿诸多书籍都不得解，很想请教一二。”

张辰闻言又是一笑：“你倒脸大着，平日无事爹爹都不敢劳烦先生，如今亦断然不给你做这个主。先生就在里间，你自己去请。若先生劳乏，海儿不得歪缠。”

海娘一笑：“那是自然。”说着直奔里间掀了帘子道：“给先生问安。”

魏如立时起身：“小姐安好，老朽不敢当。”

海娘走近几步：“先生乃在世孔明，海娘有事相求，还望先生随我到园子指教一二。”

魏如方才听见前厅父女二人对话，心知乃是对自己敬重又客套之词，说白了自己也是给府里当差，怎可托大，刚要应承只听宋也急嚓嚓冒出一句：“他跟你走了，我怎么办？”

魏如心下好笑，嘴里却喝道：“也儿休得放肆，还不参见小姐。”

海娘忽然转头，蓝色耳坠子在脸颊边一闪一闪的摇晃：“这位。。。。你就是宋也？”

宋也见那蓝色耳坠，觉得仿佛哪里见过，却一时想不起来，站在那里直发怔。

魏如见他如此，只以为是他方才说话唐突，如今困窘，便解围：“小姐见笑了，这小子的确叫宋也，老爷命他在书房多学习些，待

以后方便差遣，方才想是一时心急，小姐念他一片好学之心，勿要怪罪。”

海娘正色看他，似乎也觉得哪里熟悉，一时笑道：“海儿敬重好学之人，先生便待了他一起去园子，相互探讨不是更好？”说着自己先往外走，走了两步又一回头，见宋也圆睁双眼看着自己，心中一跳，不知如何是好，只得掀起帘子出去。

魏如躬身答应：“小姐所说甚好，老朽随后便到。”

抬头看见宋也仍旧愣神，一巴掌拍在他后背，低声道：“傻小子还看，如此无礼小心小姐怪罪。还不收拾了东西与我前去。”

宋也忙整理了书籍，红着脸跟在魏如后头走出去。

这一路也无心看身边景色，只觉左转右转，甬道变窄又变宽敞，仿佛进了个月亮门，却不记得那门在哪个方位，只在心里纳罕，到底是见过这小姐没有，看那脸庞也陌生得很，可仿佛就是在哪里碰到过这情景，恍惚想了一路，人已到了园子。只听一女子声音：“先生到了，快请进。小姐正在书房等候。”

宋也这才抬头，见一位杏眼的姑娘笑脸相迎。见这姑娘更是面熟的很，待要细想，魏如已经客套两句迈进屋去。自己只得紧跟其后。

这间书房不比张老爷那间恢弘，却也雅致，小小几个搁架上整齐摞满各样书籍。书房北面是一扇大窗，北角放着长方的桌子，桌上几本零散的书，花瓶里插着野菊，时时的香气散出来，桌子正东坐着小姐，挨着小姐坐的却另有位闺秀。

海娘起身相迎：“先生到了，兰儿去拿最好的茶给先生解解渴。”

魏如老拳一抱：“小姐客气了，二小姐也在，给二小姐见礼，代问二爷好。”

海茵起身：“老先生客气了，家父身体康健，时时念着老先生的博学。”

众人客套一圈方坐下。

魏如一笑：“不知二位小姐叫老朽前来，所为何事？”

海娘眼尖，见魏如若有深意的目光，遂道：“不瞒老先生，平日常闻先生博学当世不二，早该请教。只是先生日日为家父的事情忙碌，海儿不敢唐突。今日冒昧请先生来，却是有事请教。”

魏如端起桌上的茶细品："好茶，清香满口，和着这秋风甚是爽利。小姐但说无妨，老朽尽力就是。"

海娘斜了海茵一眼笑道："说来皇上大选的日子快到了，海茵妹妹正该到了年龄，只是。。。"

魏如见她犹豫，不禁问出来："二小姐不想进宫？那岂不失了一份荣耀？"

海娘眼睛一亮："先生所言极是，只是妹妹一心想图个安宁。身子又差，怕是服侍不得皇上。"海娘左右的寻思，不知如何开口说出真正原因，海茵本就有了青梅竹马的心上人，却怕父亲一时功利送她入宫，父母之命，加之大晋的祖制，女子满13便要进宫候选，平常百姓到罢了，自己是功臣之女，万万逃不得这个命运。

魏如见此情形捻须一笑："小姐说的是，二小姐身子不好，当然是伺候不得皇上。"

海娘左思右想这句话，突然笑了："先生意思是？"

"小姐聪慧灵巧，只是来日老朽必然无颜见得二爷了。"说罢爽朗一笑，却也无他。

海娘听及此："先生莫要劳心此事，海茵妹妹自小体弱多病，二叔怎会不知，都道是调养些许便好了，只是我这妹妹却一直不见好转，怕辜负了圣意呢。"

魏如听及此，便知道另有隐情："话虽如此，女子的婚姻终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只怕小姐日后亦是如此，若是不想上下为难，都该早做打算。老朽言尽于此，不负小姐这美茶便了。"

海娘听到说及自己，却引出了倔强脾气："我定不会由人安排我的姻缘，若嫁也要嫁我大晋第一智慧之人，若不如此，愿终生不嫁。"

她这一翻话说得言辞激励，众人都没回过神，却听宋也扑哧一声笑出来。

这当口被人笑，海娘脸上通红，问道："宋也，你笑什么？"

宋也道："小姐刚夸了老先生是当世孔明，如今又说要嫁第一智慧之人，莫不是。。。。。。"

这话一处，魏如第一个蹦起来："大胆，你小子是日常我太放纵你了，教得你如此不知上下，还不回去领罚20棍，不得在此丢人现

眼。”随后躬身对着海娘：“老朽汗颜，定当自减半年银子，还望小姐消气。”

不想海娘一听这话也笑了：“老先生莫要自责，是海儿说话没了思索。只是这小子的确该罚，今日如此说我倒不要紧，改日若唐突了别人，岂不都笑我张府管教下人无方？”

兰儿此时杏眼圆睁：“你这小子当真不知好歹，如此说话，是活够了。”

魏如本是第一个喊打的，为的就是让别人说不出话来，眼见这打是挨定了，他老眼一闭，罢了，也该着这小子受些教训。

宋也见兰儿怒目圆睁，一忽的却想起来了，只见他噗通一声跪倒在地：“小的领罚，只是小的要先谢过小姐与这位姑娘救命之恩。”

众人你看我，我看你，不得而知。

海娘皱眉：“我何时救了你？”

宋也砰一声一头磕到底：“当日小的行乞时，与妹妹险些饿死，又被一位老爷险些打死，若不是小姐舍了2两银子，便没有我与妹妹今日。”

海娘回过味来：“原来是你。”

作者有话要说：先写到这

回府

海娘看着跪在眼前的宋也，罚也不是不罚也不是。

魏如倒乐了，心知小姐只是一时羞怒，下不来台，便怒目道：“冲这救命恩，你也不该如此放肆，滚出去领罚，别跟这碍眼。”

宋也一拧身爬起来就往外走。老头见他如此又喊道：“回来。”

宋也立在原地回身看向他，意思是，我都领罚了你还想怎么地？

魏老头又道：“府里规矩，有恩得领，有罚也得领，你这一倔巴走了是怎么个意思？”

宋也一脸无奈：“我就是没话说，心甘情愿领罚才倔巴的，知道冲撞了小姐，小姐又对我有恩，我自己觉得有愧不行啊？”

老头被他说得一愣，刚想说话就听旁边的兰儿扑哧笑出声来，海娘也憋不住笑，嘴角微微上扬："先生是想帮他求情？"

魏如脸色有些红："小姐蕙质兰心，老朽是有些不忍，这孩子虽说不懂规矩，心可是下人里难得好的。只是这罚是要领的。"

海娘一笑："先生说好必然有好的地方，打就免了，回去把论语整个抄来我看。不是正在做学问么，在这大宅里不知礼，以后必然有的亏吃。"

宋也听说自己做学问，先就不好意思了，一抬眼见魏如直给他始眼色，便扑通一声又跪下："多谢小姐，小的领罚。"说完偷眼看魏如，见魏如微微点头。便放下心来，站起来回身就走，刚走两步忽然想起来什么，又转回来问到："那，那小的走了？"

兰儿再也憋不住，放声笑出来。魏如和海娘也憋得肚子疼，边笑边微微点了头。众人被宋也这一闹腾心下忽然轻松，魏如跟着告退。海娘转头，见海茵独自坐窗前发呆，心又沉起来，伸手去握她手："妹妹不必伤心，事情总是有办法解决，别先苦了自己。"

海茵微微笑着，眼里都是迷茫。

。。。。。。。。。。

魏如跟着宋也屁股后紧赶慢赶的进了前院奔偏堂，气喘吁吁还没进门就见巧儿匆匆往门外走，差点撞了个满怀。巧儿脸色通红，不知该说什么。魏如问到："火烧眉毛了么？"

巧儿脸更红："老爷要见燕子姐姐，听闻姐姐正在后院说夫人命她不得离开，老爷好像正在发火，让我找不回姐姐就别回来。"魏如心知问她也问不出个什么，便直接进了屋。张辰此刻正在逗弄窗边挂着的一只鸟。回身见是魏如，便问道："海儿叫你何事？"

魏如有些心虚："有些书籍确实晦涩难懂，小姐好学是好的。"

张辰一声轻哼："这孩子确实好学，若是个男儿。。。。"便不再说下去。手里依旧用一根签子逗着鸟、

魏如想着岔开这话，遂问道："夫人可曾回府？"

张辰收了手："时候差不多了，该是快回来了。"

魏如心下琢磨再三："容老朽说句不知里外的话。夫人对老爷的心难能可贵。"

张辰听是这话，眉头先就皱起："哼，她做的事我岂会不知？一桩桩一件件，你能说她心底一片澄明？她留着燕子不就是想问巧儿？我让巧儿去，就是让她大大方方的看，看仔细。"

魏如心知，自古痴心女子负心汉，张辰是被这权势和自卑蒙了眼了，只怕张夫人再好也进不得他的眼。面上却谦恭道："夫人乃是公主，老爷还是多方迁就为好。老朽告退。"

一进内阁，正看到宋也挥舞着毛笔立在那写字，眉头紧锁，却端得架势十足。再走近一看那字，魏如笑了："你这字拿给小姐看不是等着挨骂么？"

宋也头也不抬："小姐自然是看不上我这字，只是小姐只吩咐说抄写，没要求好坏不是。"

魏如一听就来气了："你是跟着我学，别给我丢脸。字最是能显现一个人心性，刚夸完你心眼好，你就给我来这么一出。"

宋也嘿嘿一笑："先生你莫要骂我，先喝杯茶解解渴。"说着利落倒了杯茶来又接着说："你看咱小姐，不是个苛待下人的主子，我今天算是看见了，即便是下人有点不是，小姐肯定不会因为这点小事怪罪。再说我这字不是一天半天能写好的。待我慢慢写，枪还打出头鸟呢。"说完继续又去写。

魏如听着宋也的话，脸上由不耐转为震惊，心说难得一个叫花子能看那么远，来府里没几天，看着缺心少肺，却还懂得藏拙。转念又一想，问道："你这心眼都是和谁学的？"

宋也抬头见魏如探索的目光笑了："老先生，我这点小心思，是做乞丐学来的。虽说我不愿意出头，可是您是好人，对着先生我也不藏心眼，我妹妹巧儿自小被宠大，即便做乞丐我也是一心护着她，比别人多几个心眼也是没办法的事，不然小姐舍我的银子，如何留到今天？乞丐也是仗势欺人，讲资历的不是？"

魏如心下了然，都说穷人孩子早当家，这便是了。心下一宽，提步往外走去，不大工夫，手中拿着几本书进来放在桌上："从今儿起，你看看这些。"

宋也拿起书翻了翻，笑道："先生你莫要被我小心思哄了去，我这一本还没学明白呢。"接着又说："人家都说什么诸子百家，孔子和老子的，先生有何看法？"

魏如走到桌前坐下："孔子和老子？孔子就是教你如何对待老爷说

话，如何对待小姐说话，如何跟家人朋友相处。老子就是教你如何对着我说话。你听明白了？〞

宋也琢磨来琢磨去：〝那我恐怕更喜欢对着先生说话。〞说完憨憨的乐起来。

魏如见他讨喜，也捋着胡子满面笑颜。

。。。。。。。。。。

巧儿到了后院，一进屋就见燕子跪坐在地上，赶忙跑过去扶：〝姐姐这是怎么了？夫人罚你了？〞

燕子心下好笑，这丫头傻到了家，见这情形不走还来参合，耐烦着对她说：〝巧儿妹妹，这是夫人的命令，不得罪夫人的话赶紧离我远点。〞

巧儿傻愣在那：〝姐姐你一向都那么得体，怎么会？〞

燕子不理她：〝你来有事？〞

巧儿点头：〝老爷叫我来请姐姐去前院，请不去说叫我也不用回去了。〞

燕子一听这话冷笑一声：〝他倒会做人。〞

巧儿没听清：〝姐姐说什么？谁做人？〞

燕子道：〝夫人出门还没回来，恐怕这时候就回来了，你也别走了，就在这等着吧。〞

果然，没用上一炷香时间，外面脚步声传来，门开了，张夫人扶着春月缓缓走进来，见燕子还跪在地上一时心软道：〝起来吧。〞

燕子领命，却因跪的时间太长，一双膝盖麻得一点知觉也无。巧儿见她站立不稳便去搀扶。

张夫人这才看清巧儿：〝你是？〞

燕子回道：〝夫人，这便是府里新进的下人，叫巧儿。〞

张夫人心里一惊，走到堂前坐下道：〝抬起头。〞

巧儿抬头看去，只见一位雍容华贵的女人正直视自己，那眼神虽然美，却透着寒。吓得她立即低头。

张夫人一见巧儿面容，心就灰了一半，人整个愣在那里，仿佛神游去了。燕子提示道："夫人。"

张夫人缓过神来："老爷有何吩咐？"

巧儿战战兢兢道："老爷叫燕子姐姐去前院。"

"还有呢？"

"还有，老爷说，叫奴婢务必把燕子姐姐找回去，不然连我也不用回去了。"

燕子心下翻着白眼，这么傻个人，连传个话都不知道挑好听的说。

张夫人一听这话却笑了："你回去吧，传我的话，叫老爷晚间来后院，说有事。至于燕子，就说我还有几句话吩咐，完了就叫她过去。"

巧儿不敢再多言，答了句是，便退下了。

燕子进前帮着张夫人卸下头饰和服饰，一边小心吩咐："夫人去了这大半天想也累了，春月你去叫人准备沐浴，再把古漾熏香拿来。"春月领命告退。

张夫人嘴边一丝冷笑："我还以为他眼光变好了，岂不知招来的也是个没心肝的空皮囊，不足为患。"

。。。。。。。。。。

当天晚上张辰踌躇再三，步子仍是朝后院走去。

张夫人依旧熏香沐浴，满室的香气，一袭紫衣。

张辰缓步走进里屋，屏退丫头坐下道："夫人这次进宫可倒顺畅？"

张夫人没想到他一开口就是个开门见山，愣了一下方答道："自然是顺畅。"随即微微一笑："老爷可喜欢妾身一袭紫衣？"

张辰微微笑道："自然喜欢，紫色很衬你。"

张夫人踱步到窗前："妾身初次见老爷也是一身紫衣，那时在御花园，皇兄赐宴，满席男子，妾身眼中只有老爷。"

张辰敛了笑意："都多少年的事了，为夫不很记得了。"他当然不想记得，当时他可是着实花了心血引起公主注意，如今谈来自己也觉得囧。

张夫人却火了，隐忍着问："老爷是不记得还是不想记得？"

张辰眼中怒气显露："安蓉，你一向得体，却太步步紧逼。"

张夫人再也忍不得："是我步步紧逼还是老爷不敢正视？这么多年我可有不是之处？海儿都这么大了，你可曾给她家的温暖？老爷，你一心求富贵妾身绝不阻拦，只是枉我待你一片真心，你。。。。"

张辰缓缓转身："这话你忍了十多年了吧？你可是早就想说？如今海儿大了，我也不用跟你装着样子诓她。从此我不再踏你后院一步，你可称心了？"说罢踢开门提步而出。

张夫人跌落在椅子上，眼泪涓涓流下。燕子闻声前来："小姐，你这是何苦？都走到这一步了，却急什么？"小姐，未出嫁前，燕子就这样叫她，一晃十九年，她急什么？安蓉苦笑，她只是希望留住丈夫的心，这有错么？

看向床头的书，安蓉一把拽过来撕了粉碎："如果真心也是错，我实在是错了近二十年。燕子，你相信这世上有诗里面写的那种男子么？什么生死契阔，什么与子偕老，都是糊弄人的。就连最初的相见，都是不堪的，燕子，你信么？"

燕子搜心刮肺的想自己仅仅知道的诗句，半晌终于想起来："小姐，燕子实在不知世间有没有那种男子，只是我听书上诗句/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小姐要往开了想啊。

安蓉苍凉一笑："他求的是风骨，我求的是感情。这怎能相比？不要再和我说这些，我只是今生许错了人，若有来生，定然不生在帝王家。只是苦了海儿，无端到这世界来遭罪，你要帮我瞒着她。"

燕子心如刀绞，看安蓉的命运，想到自己，人与人真是不得相比。忍下眼泪道："夫人放心，燕子一定尽力不叫小姐为这事悬心。"

作者有话要说：先写到这

求亲

宋也终于写完了论语，拢起来有一大摞。抱着这一大摞心满意足朝园子走去。

屋门开着，朝东的窗子也开着，窗子里传来男子说话的声音："海儿，你我相交多年，家父与令尊又是同朝为官，门当户对又青梅竹马。"

只听海娘打断他："锦哥哥所言极是，你我两家世代交好，只是这青梅竹马，据海儿所看书中描述，历来说青梅竹马的仿佛都是红线错牵，鸳鸯错配，我们又何必走了俗路。"

男子又道："书中说的是故事，怎比你我之情？"

海娘笑道："人生就如故事一样，许是比故事还要荒唐。锦哥哥，我自小当你是哥哥。。。。"

宋也听到这不知该不该进去，本来屋里人看不见自己，可她却是心里虚，慢慢挪到一颗树枝后面，脚下一滑，一屁股坐在泥里。震得树枝哗哗乱想，一摞纸应声而落。

兰儿大声问："谁在外面？"

宋也麻溜爬起来，脸色通红："兰姐姐，我是宋也，我。。。"

只听海娘道："你进来说话。"

宋也拍拍屁股，拿着带泥巴的纸低头站在海娘面前。

兰儿接过来递给海娘，海娘一见这字便眉头紧皱，本想打发他再去抄写一遍，转念一想，宋也来得也巧，省的她听着那只乌鸦不停呱噪。遂笑道："可长了教训了？"

宋也低头："长了，小姐教训得很是对，小的再不敢胡言乱语。"

海娘点头，把字拿给锦公子道："我府中下人多是没文化的，锦哥哥看看这字，不如给些指点？"

锦公子垂头一看，眼睛瞪得老大："这字堪比狗刨鸡扒了，海儿难不成缺人写字？不如我帮你写？"

宋也见他身材魁梧修长，手指白嫩，本是仪表堂堂，一开口却说出这么伤人的话，先就对他印象不好，顺手抢回字道："不劳公子了，我字写得不好，可府里魏先生字是好的，莫要因为我一人，坏了张府名声。"

锦公子被他一抢，脸有些挂不住，干咳了一声问："素闻府中魏先生博学，只是见面机会甚少。不知先生在何处，在下自当拜见。"

宋也鼻子一扬："那是自然，魏先生是府里有名的狗头军师，岂是人人得以见到的？"

宋也话一出口，海娘一口茶喷出来："也儿休要乱说，我看你这论语算是白抄了。"嘴上这么说，心里实在乐开了花。兰儿早一口气奔了出去，估摸是跑到外面笑去了。

锦公子不知所措愣在当场，心下不知这小子是故意还是无意，好好的求亲被他搅合了不说，嘴上说话也没个亲疏。"

海娘稳住笑方道："锦哥哥莫要奇怪，我张府的人确实是胸中无点墨，倒叫你笑话了。"

锦公子伸手去握海娘放在桌上的手，笑道："海儿过谦了，待到你我成亲之日，你府便是我家，我怎会笑你？"

海娘连忙抽手，满脸通红，眼中已流露出怒气，只是不好发作，寻思半天不知说什么。只听宋也道："这位公子你听不见我家小姐不想嫁给你么？亏你还饱读诗书，连这点意思都弄不明白。"

锦公子脸色白一阵绿一阵："这事家父也是同意的，海儿仔细斟酌。今日我告辞了，改日再来看你。"说罢狠狠瞪了宋也一眼，起身出门去。

他前脚出门，宋也便扑通跪在海娘面前："小的知道又说错话了，得罪了小姐的朋友，要打要罚小的甘愿领。"

海娘也是个性情中人，知道宋也是因为她受了欺负才出言相助，不然万万犯不上得罪人。叹了口气道："你起来，我没说要罚你，你说得好，下次我也这么说。"

宋也瞪大眼睛看着她："那。。。那下次这人再来，小姐便派兰姐姐去传小的好了，小姐犯不上和这种人计较。"

海娘心下一暖："这个人你可惹不起，莫说是你，我也惹不起。只是，要我嫁他却是妄想。"回头见宋也还在呆愣着看她，便问道："你这字写得太差，先生没说你？"

宋也嘿嘿一笑："怎么没说，只是我脸皮厚些，先生仁慈，让我慢慢练。"

海娘听她说这些牛头不对马嘴的话听多了，也开始慢慢适应，不禁问道："你可知狗头军师不是好话？"

宋也挠着后脑不好意思起来："你们都笑的时候我才知道了，原先只听军师军师的，我都以为是大官。"

明知道是这么回事，可亲耳听到还是觉得滑稽。海娘佯装叹气："亏得魏先生这么护着你，让他知道你说他狗头军师，真不知道是何结果。"

宋也立刻摆手："别，千万别让先生知道。不怕他骂我，只是怕他伤心，用心教了这么长时间，我还是这个水平，又该说我孺子不可教也。再者说，他年纪那么大了，我怕他气着。"

兰儿不知何时已经回来了，依旧捂着肚子插嘴："你还怕他生气？我看你根本不怕他。"

宋也嘿嘿笑着："姐姐说的是，我倒是真不怕他。他也不想让我怕他，还和我说，读老庄如同对着他说话。"

海娘听出蹊跷："那对着我们说话呢？"

宋也踌躇半天，抬眼间接到海娘清澈的目光，一不小心就说了实话："先生说孔孟之道便是对着老爷小姐说话的。"看着海娘眼色渐渐变淡，又加了一句："只是我自己觉得，小姐和老爷是不同的。"

兰儿瞪起杏眼："你人不大，心眼还不少，什么对着谁说话，对着谁说话都得讲道理，有上下，分尊卑，拿起分寸衡量，知道么？"

宋也频频点头："姐姐教训得是，恐怕对着兰姐姐说话，必然得行孔孟之道，不然怕是没好果子吃的。"

兰儿刹那呆愣，一时分辨不出这话中意思。海娘一时惊叹，这小子才学了几天的书，便学会用这些打趣人了？可也不好当着兰儿的面点破，遂淡淡打发："好了，你回去吧，有空多练练你那字，别砸了老先生招牌，他可不是什么人都教的。"

宋也躬身称是，方退下。

宋也回了前院，直奔偏堂内阁："先生，先生，也儿有事问你。"

魏如正在练字，一副稳如泰山的架势，让宋也闪了下眼睛："先生姿势真好看，以后一定教教我。"

魏如苦笑："我一老头子姿势能好看哪去，要学身姿可也不难，刘府的三公子身姿堪比风华绝代，严府锦公子也不让他二三，只是，品性差了些。他二人时常出入张府，你留心看着就是。你小子先端正了品行，别的，倒在其次。"

宋也纳罕："先生说的锦公子可是今日到小姐园子里的那位？"

魏如脸色一变："他来园子了？所为何事？"

宋也道："可不是，先生说他身姿好，的确是好，一身月白袍，长得也人模狗样的，一来就抓着小姐手要提亲。品行岂止是差，简直是差到了家。"

魏如一惊："什么？他亲口说要提亲？"

宋也见魏如这般立即安慰道："先生莫要急，已经被我骂跑了。"

魏如再次惊讶："你骂他？"

"是啊，他胆敢来欺负咱家小姐，我不骂他难不成还供着他。"

魏如一声苦笑："你当然得供着他，你知道他是谁？他可是当朝宰相大公子，你小子真是活腻了。"

宋也一听，心知这次真是闯了祸，心中虽不服，却也不敢再多言。魏如又问："当时小姐怎么说？"

"小姐可没您这么大反应，说我骂得好，下次她也这么说。"

魏如一时叹气，一时苦笑，思量再三，嘱咐道："这事莫要再与别人提及，我去回老爷，你给我老实练字吧。"说着一掀帘子去了前厅。

张辰见魏如神色慌张不似以往问道："先生有事？"

魏如道："听说严锦来提亲了。不知老爷作何打算？"

张辰也是一惊："提亲？提亲也是他爹来，他这私相授受的算怎么回事？再说现在局势，我如何答应他这门亲事？"

魏如点头："老爷说得是，老朽想，锦少爷必然是清楚小姐脾气，想着先拿着严府的架势逼小姐不得不同意，他日严大人来提亲该是迟早的事情。"

张辰思索片刻："海儿怎么说？"

"小姐自然不愿意。只这事还是叫小姐去周旋为好，扯上双方父母，事情便不好处理。"

张辰低头继续看折子："不好处理也得处理，实在不行，海儿嫁到严家只是有利无害，严府只这一个公子，海儿必然不会受气。"

魏如一听是这话，心里全凉了。连宋也一个下人还知道维护海娘，

可亲爹却是衡量着权势，把女儿往火坑里推。”

魏如再不听下去，告退回了内阁间。低声喊来宋也道：“你去园子，就说，就说，你去了就成，不用说什么话，小姐若问你，你便说父母之命难违啊。”

宋也一时摸不着头脑：“先生怎么让我传这么没头没尾的话，可是出了什么事了？”

魏如深深叹气：“老爷可能会同意这门亲事，小姐之前任由你那般说锦公子，便是叫你传话来试探的意思，她若问起来，你便告诉她凡事早做打算。哎~~”

宋也半懂不懂得刚要往出跑，就听魏如道：“切记，无论谁问起，只说不知道有这事，倘若有天事情败露，你一顿板子可是免不了，你可愿意？”

宋也皱起眉重重点头：“不管是为了小姐还是先生，也儿都愿意。”说罢紧忙向外走去。

魏如看着宋也背影，鼻子竟有些发酸。

作者有话要说：先写到这

求情

海娘站在窗口向外望，有风吹来，浮动她几缕发丝。宋也的话在耳边萦绕。父母之命难为啊！

宋也见海娘半天不出声，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兰儿看看宋也，再看看海娘，叹了口气道：“你先回去吧。”

宋也点头：“小的告退，还望小姐保重自己。”

海娘却自顾说起话来：“冬天快到了，过几天该是银杏树长得最好的时候，满园的树叶堪比铜钱，却透着茫茫一片。”

宋也听她如此说，一时不好立刻走。小声道：“小姐若喜欢花花树树，小的改天去山上采些野梅回来，那才真叫清香。”

兰儿翻着白眼：“咱们园子里就有，还用你巴巴的到山上采？”

宋也来了精神：“这怎么一样，山上野梅比园子里的艳，味道也香。等我采回来一比你就知道了。”两个人继续掰扯着家花香还是野花

艳，只听海娘道：“也好。”

这一句也好说得苍凉，兰儿和宋也都闭了嘴。

海娘回头：“你们怎么不说了？”

宋也问道：“小姐可有吩咐？小的一定尽力去办。“

海娘一笑，这才发现自己双拳紧握，指甲仿佛挖到了手心，一时感觉到疼，松了手。她呆呆看着宋也道：“我还没想好，你先回去，只当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若别人问起，只说不知道这事就好，不过。。”

宋也心里也一暖：“小姐莫担心我，先生也是这般吩咐。若将来事情翻扯起来，挨顿板子倒也没什么。”

海娘心里感激，一时说不出话来，只笑对着他点点头。

兰儿望着宋也背影小声道：“这个人，一时傻一时精的，心眼还不错。”

海娘神色和缓了不少，会心一笑：“他可不傻，进府没几天就跟在爹身边，有我大晋鼎鼎大名的魏先生亲自教学，面上仍不骄不躁。你见府里下人几个有这般本事？只是这人重情义，往后吃亏定是为此了。这个人。。。”海娘摇摇头。

当日回去，宋也自己琢磨：小姐果然是和老爷不同的，与先生一样仍担心着他的安危。想着想着自己笑起来。

这一天夜里，府中娇艳的呻吟声再次响起，下人们开始了新一轮的猜疑，甭管赌多大，这银子倒是因为查不出女子是谁，终究花不出去也赚不回来。

第二天是个晴天。阳光温和的洒下，透着晚秋的温暖，眯眼望去，却闪得人荒凉。张府沐浴在阳光里，温暖而平和。

宋也一大早跑出去给先生煮茶。几个小厮见他没来几日就如此得宠，私下里都有些嫉妒。商量着整整他，却一时都不太敢。一个猴脸大眼叫小黄的是个吃的开的，鼻子冷哼一声：“怕他什么？强龙不压地头蛇，况且他也不是个龙，看着就透着傻气。咱整整他，也叫他知道这府里谁是老大。”

几个小厮看见有人出头，都乐得不轻。见宋也抱着一罐子茶叶正往水房里跑便大声喊住。

宋也回头见几个人都面善，一时却也说不出谁是谁，便问了句：“几位大哥叫我？”

小黄一马当先，搂着宋也肩膀道：“走，哥几个去喝点。”

宋也连连摆手：“这，这不行，我还得给老先生煮茶，改次吧。”

小黄大眼睛骨碌一转：“你别蒙我，谁不知道魏先生这时候定然没起来呢，咱就喝两杯，不耽误你服侍，怎的？瞧不起哥几个？”

宋也连忙抱拳又摇头：“大哥你不知，老先生每日都是早起，只是在屋里练字，大伙都以为他还没醒，这茶我可不敢怠慢，是要挨骂的。”

小黄哪容得他溜走：“兄弟，今儿可由不得你，你这攀高枝的本事一定教教咱们，见你日日往园子跑，可是得了好处？这你可不想老爷知道吧？你若再不给面子，莫说我不讲情面。”

宋也半推半就得只得跟着走，心说这事怎么叫他知道了？不由得几个人把他带到府里门房旁的水塘边。水塘边有一排小桌凳，哥几个前后跑去拿酒菜，宋也一看，好家伙，吃的不比老爷差。

小黄眼角一挑：“兄弟，以后大哥罩着你，有事就说，别自己闷着。”

宋也赔笑道：“那是自然。”

推杯论盏，一会功夫就喝了有两碗：“黄大哥，这是什么酒，真香又不醉人。”

小黄自豪的笑看他一眼：“咱府里的好酒你怕是还没尝过呢，这算什么？宫里的酒，说是哪个西域国家的贡品，别看它香甜，后劲大着，很是醉人。”

宋也本就酒量不好，两碗下肚脑子有些发蒙，听他如此说更是偷个空放下酒杯，装作喝多的样子伏在桌子上，一只手还伸出去比划：“不行了，这酒果然厉害，黄大哥，可得烦劳你帮我煮茶了。”

小黄冲另外几个人使了眼色，一边问道：“兄弟？宋兄弟？别装怂，起来接着喝，哥哥有话问你。”

宋也趴在桌子上雷打不动，仿佛要打起呼来的模样。心中正盘算着如何脱身，只觉得胳膊腿一轻，头一晕，噗通一声，自己已在池塘里。

岸上几个小子放声狂笑："兄弟可醒酒了吧？哈哈哈。"

宋也翻腾着爬起来，几个人跟着噗通噗通都跳下来，一个个搂着宋也就往岸上带："醒了就继续喝吧，我跟你说，酒量都是练出来的，不出半年，喝下五大碗你连步子都不晃你信不信？"

宋也衣服早已湿透，全贴在身上没个遮掩。心下恨恨，幸亏天凉自己穿得多，只盼着他们没看出什么。又见他们一个个都攀将上来勾肩搭背，一阵阵酒骚味冲得他反胃，一时恼怒挣脱着推开。小黄几个人被推了个趔趄，不禁有些恼。待爬起来却听岸上一声："我说怎么没人看门，原来都在这偷懒呢。"

小黄回头一看，立马堆起满脸笑："这不是刘三公子么，锦少爷也来了。小的这就去通报。"回头狠狠瞪了宋也一眼，宋也正恼着，侧歪着扑过去伸腿就是一脚，正蹬在小黄肚子上。这一脚虽是踢得不重，小黄却着实火了，阴森森打齿缝挤出："好小子，你给我等着。"

宋也毫不示弱瞪回去，眼圈都红了。

哥几个见两人都急了眼，衡量再三都得罪不起，悻悻的从水里爬上来，给两个公子见个礼，便忙不迭一窝蜂跑走。

宋也见他们走了，扑腾着爬上岸来，抱拳道："多谢公子救助。"

刘三公子解下斗篷递来，宋也一惊抬头望去，眼前的公子浓眉大眼，眼神中透着澄明的真诚。心下微微一动。她不是没看过好看的男子，只是面前这位公子似乎透着一种从里到外的干净。

几声轻咳，刘三公子半握着拳挡在嘴边。宋也这才反应过来："多谢公子，小的不冷，小的不敢。"说着便要告退。

刘三公子语气柔和温暖："拿着吧，你全身湿透，去换件衣服再来伺候。"

宋也忙低头，看到自己不细看便看不出的胸脯，虽说内有束胸，可终究是自己心虚，拽了斗篷围在身上抬腿便跑。

锦公子冷哼一声："还是这般不知礼数。三哥倒是爱多管闲事，自个身子不咋样，你理他个下人作甚？"

刘三低头一笑："锦兄，咱们进去吧。"

宋也站在门口，回身看着两个人，同样一袭月白，同样温润如玉，难怪书上说东施效颦奇丑，果不其然。想到刘三的眼神，宋也有些着

慌，他是不是看出什么了？

刘三与锦公子进的偏堂，张老爷起身相迎：“二位闲侄快请进，早上露水凉。”转头看向刘三：“你一向身子不好，快来喝口热茶暖身。”刘三谢过，张老爷目光投向锦公子：“锦儿多久没来了，你父亲可好？”

锦公子立即答道：“家父很好，多谢张世伯记挂。听闻世伯身体抱恙，家父特别吩咐小侄来探望，不知可好些了？”

张老爷仰头一笑：“老毛病了，不足挂齿。”

锦公子是个肚子里不藏二两油的，急着问道：“怎的不见夫人和小姐？”

张老爷眯眼一笑：“来人，去叫小姐来。”吩咐完又笑对锦公子道：“海儿她娘近些年一直不喜见客，只在后院对着花草静心。你们不是外人，就不和你们客气了。省得她一份清静。”

锦公子连忙道：“世伯当我等是自家人，小侄怎会不知，只是，呵呵，只是家父说，我两家世代交好，势必要把这交情延续下去，里外都相互帮衬。”

张老爷明白他言外之意：“侄儿有话不妨直说。”

锦公子道：“实不相瞒，家父有意来提亲，只是怕小侄不争气，委屈了海儿，恼了世伯，所以，所以要世伯拿个主意。”

张老爷哈哈一笑：“得贤婿如此，老夫求之不得。只是海儿被她娘宠坏了，还请贤侄多担待倒是真。”

锦公子一听这话，何止心花怒放：“世伯此话当真？”

下人来报：“小姐一早去了后院给夫人请安，说是片刻就来。”

这片刻直等到中午。海娘姗姗来迟。进门一礼：“爹爹安好。”又转身对着锦公子和刘三道：“二位兄长安好。”

刘三微笑：“小妹不必多礼。”

锦公子一脸色相：“这半天等着你来，怎的才来，可是伯母有何吩咐？”

海娘见他的殷勤样子就气不打一处来：“娘亲并无吩咐，只是妹妹

我赖着娘亲绣个花样。”她特地把妹妹二字加重，锦公子面色讪讪。

刘三闻言心知海娘心思，淡淡道：“多日不见，小妹可有好的诗句？”

海娘这才展起笑颜：“三哥又来笑我，我这三脚猫的学问才不在你面前武刀弄斧，人说鲁班门前耍大刀。。。。”

张老爷道：“海儿不得无礼。”

海娘撅起嘴巴：“爹爹你莫要太偏心了，三哥才不和我计较这些。”

刘三笑着点头：“小妹生性灵动，她当我是哥哥才这般随性，小侄欣喜还来不及，伯父莫要怪罪小妹了。”

张老爷面色有一丝不悦：“午饭时间到了，二位贤侄留下来一起用吧，家常的小菜。”

刘三瞥见海娘求救的眼神，遂起身道：“多谢伯父美意，小侄叨扰了。”

锦公子半天插不进话来，好容易得个空，立刻说：“今日我来做东，咱们去三会堂怎么样？”

张老爷老脸一笑，面色慈祥：“我不与你们一起闹腾，离了我们，你们自在些，说这话自顾往外走。

刘三不说话，海娘亦不说话，屋里空气仿佛有些凝滞。锦公子利眼瞪着刘三直使眼色。刘三叹气：“锦兄破费了。”说完自顾自往外走，出门看见宋也与兰儿正蹲在房前花廊边说话。便走了过去。

宋也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回来，正看见兰儿在花廊边蹲着挖蚂蚁，遂自己也蹲下去问：“小姐在里面？”

兰儿见是他，低声凑近了道：“锦公子来提亲了，这可怎么是好？”

宋也也叹气：“小姐不是说不愿意么，难不成他还能抢人？”

兰儿伸手戳宋也额头：“你这个脑袋是鹅卵石做的，死不开窍。老爷和严大人同朝为官，岂是小姐不愿意就可以的？

宋也被她戳得一愣：“你女孩子家家怎的动手动脚？”兰儿一听乐了：“我若能戳得醒你，可是你的福气。”

宋也也不生气，小声问道："你昨夜可听见有奇怪的声音？咱府里没有闹鬼一说吧？"

兰儿一听，脸色唰的红到脖子根："你小子怎么单挑不能说的话来掰扯，你是要死了。"

宋也丈二和尚莫不着头脑，抬眼望见刘三，连忙起身道："公子的斗篷已经脏了，待到洗净熏香再还给公子吧。"说着深深一揖到底。

刘三眼神有些波动，看着他半天方道："不用，你留着吧。"回头一想又道："那你就洗好，下次我来拿。"

兰儿见惯了刘三的，自然也少了些礼数："三公子，什么斗篷？小姐呢？"

宋也一时也不好说。张了半天嘴仍旧哑口无言。只听刘三笑道："你这丫头让小妹宠坏了，你家小姐怕是要出门，还不去伺候？"兰儿一听立马奔进偏堂。

宋也松了口气："多谢公子，小的日后定当报答。"

刘三望着他，眼神有说不出的疑惑："你。。。"

宋也一惊。只听刘三道："你得罪了小黄？"

宋也牙根一咬："没有。"

刘三四下一望见无旁人，低头到他耳边道："小黄有外宅，你留心着。"他本就给人感觉淡雅，经年的调养更使得周身散发着若有似无药香。唇齿间呼出气息，让宋也一时间迷失。脸上一红，道："小的知道了。"时候是知道了，他也没搞懂无端端告诉他小黄有外宅是个什么意思，待到再去寻，刘三已走了老远。

海娘没有推脱之词，只得跟着锦公子同刘三一起上了马车。马车的颠簸中她望着刘三，刘三淡淡笑着，眼神示意她安心。海娘直翻白眼，走一步算一步吧，也不知娘亲可否帮忙？

张府前院，张老爷正在独自用餐。张夫人一身素装走来。多年未踏入前院书房，张夫人眼眶湿润，手里摸着这红漆柱子，木质阁板，眼见一草一木都是原来的样子。张辰是个守旧的人，他到底是不是个守旧的人？

张辰抬眼见他不禁一脸诧异："你。。。。有事？"

张夫人俯身下跪，惊得张老爷一下子从椅子上蹦起来。只听张夫人娓娓道来："老爷，妾身自进府，唯一收获不是与老爷夫妻情，不是共享了老爷的荣辱，如今更一无所图，只望老爷遂了女儿心愿，莫要将她嫁给不中意的人家，妾身愿永不进前院，只在后院青灯古佛伴余生足矣。求老爷成全，求老爷放过海儿，她才多大，她不该受这份苦。老爷若不答应，妾身日日夜夜跪在堂前，永不起身。"说完重重磕了一个头。神情决绝望向张辰。

张辰下意识去扶，手伸一半却不知如何。安蓉是个骄傲的女人，若不是为了女儿，他相信她宁死不会跟他低头。衡量再三，权利牵扯，女儿的幸福，他不是不疼海娘，海娘乖巧灵动。自己骨肉如何舍得她遭罪。张辰闭起双眼微微点头。

张夫人再次磕头："多谢你。"待到起身，方觉泪以至腮边。这一生，他总算还有一次没负自己！

作者有话要说：先写到这。。

挨打

张夫人走后，张老爷无心吃东西。下人来报说门房的小黄来求见。

张老爷眯起眼："叫他进来。"

小黄骨碌着一双不安分的眼睛跪地拜见："老爷万福，小的有事禀报。"

张老爷缓下情绪，这一刻他又是那个世故圆滑，慈祥却深奥的张辰了。

"禀老爷，小的时常见新来的宋也往园子跑。府中规矩，前院下人无事不得扰小姐清静。只是我看这宋也极不安分，他又是个老爷身边的人，怕是。。怕是以后。。。"

张老爷眯眼一笑："你禀得好，下去领银子。只是这事再也不用张扬。你们的心思我知道，看见他在我身边出入些许眼红。府中各有各的职责，各有各的重要，不是出入我身边就是多得力，你明白了？"

小黄听这老爷一恩一威，直吓得不敢多说："多谢老爷赏赐，小的不敢多嘴，不敢眼红。小的告退。"

这话让躲在帘子后的魏如听了个一字不差，老魏头心说这小子平日就看着鬼头蛤蟆眼的，倒是存了这么个心思。遂整整袍袖，故意从后门绕出去到前厅，进门老拳一抱笑呵呵道："老爷。"

张辰素来对他客气："先生请坐，可有事？"

魏如笑道："也不是什么大事，只是老朽年迈无子，妻子又早亡，便是不亡，恐怕子嗣方面也是有心无力了。"

张辰哈哈大笑："老先生何以今日如此说辞？先生乃洒脱之人，何必把世人之说放在心上？可是府中下人有多嘴的背后嚼舌头？"

魏如连忙摆手："老朽倒不担心流言蜚语，只是膝下荒凉还是如人饮水。所以，所以老朽想收个义子。也儿这孩子深得我心，望老爷赐个名分，也算是我和他的荣耀了。"

张辰脸上一怔，眯眼细细看着魏如。半晌方道："先生既有此意，便通告府里收了便是。改日给你们办一桌宴席，不枉先生助益我多年。只是。。。。？

魏如问："老爷觉得有何不妥？"

张辰道："并无不妥，只是你这儿子我今天得借来一用，演一出苦肉计。给我这府里下人敲个警钟，先生可舍得啊?"

魏如一脸谦恭："不知也儿闯了什么祸端？"

张辰道："你可知严府求亲的事，是谁传给海儿？"

魏如老脸通红："这个逆子，罢罢，遂老爷处置，打死不为过。"

张辰笑道："定是不会打死，只是装个样子，不然以后我这府里下人，谁还肯守规矩？"说罢脸色一凛："来人，叫宋也进来。"回头笑脸相迎："还请先生回避。"

魏如老眼一闭，径直走进内阁。

宋也是被人架进来的。张辰问道："你可知犯了何错？"

宋也神色并不慌乱，低头道："小的不知，老爷若说有错肯定是小的有错，小的领罚。"

张辰捻须一笑："好个小子，倒有几分骨气，不枉先生要收你为义子。"

宋也一听："什么？先生收我做义子？"

张辰道："本来你这错处撵出府去也不为过，但不忍见老先生伤

心，你又是孤儿无家可归。切记以后不得两头传话。听明白了？"

宋也还在之前的喜悦中，脸上但见喜色不见忧："小的明白了，老爷要打要罚小的甘愿，只是，容我给先生磕个头吧。"说罢也不等张辰同意，对住内阁帘子咚咚咚就是三个响头。

魏如在里间听到板子噼啪的声音，心下一阵抽搐。他知道老爷打的不光是宋也，亦是提醒自己有些事不能再干预。可无端的打到宋也身上，一时却心疼起来。

这宋也也是个倔脾气，下身一片皮开肉绽，却是一声没吭。待最后一棍子打完，一头昏在当场。整整二十棍。

。。。。。。。。。。。。。

三会堂依旧热闹非凡。三人寻了个雅间纷纷落座，锦公子嚷嚷道："小二，把最好的酒菜都上来。先上一壶好茶。"

小二一叠声唱道："三位慢坐，酒菜马上到。"说着利落端来一壶上好毛尖。

锦公子连忙单手执壶，给海娘倒上："海儿尝尝这茶，里外的饭庄就属这的茶最清香。"

刘三自顾自的倒满抿了一口。海娘转向刘三问道："一向听说三哥身体不好，不知到底是何病症？怎的一直医不好呢？"

刘三手一抖，笑道："小妹不必担心，老毛病了，虽说不见好，可也不见坏的。"

海娘撅起嘴巴："三哥又拿我当小孩子哄。以前说我小，不很懂得，现如今我可不是五谷不分的了，今日定要说个明白。"

刘三心中苦叹，这锦公子害人不浅，若不是他步步紧逼，海娘何至于没事找事的和自己歪缠些病不病的事情。

见他一直沉默，海娘伸手晃着刘三袖襟："三哥~~~~~~~~~~我在和你说话。你在想什么？"

刘三气结，无奈长声道："小妹~~~~~~~~~~~我这病症说来话长。"

海娘笑眼弯弯："无妨啊，你慢慢说，我听得懂。"

刘三苦笑，看来今天要闹出乱子了，这丫头看样子想把他拉进来一

起搅合。望着海娘乖巧的样子，他眼里满是疼爱，自小他病魔缠身，养成喜静的性格，别人孩子不爱和他玩，海娘却是个例外的，每次见面都老实坐在桌旁和他聊天，山南海北，知道的不知道的，明白的不明白的，喜欢的不喜欢的，开心的不开心的。他待她就如亲生妹妹一般，如今这事怕是硬着头皮都要顶了。

“我这病不知是为何，大概是娘胎里带来的毛病，偶尔咳嗽，看的大夫海了去了，查不出来也根除不了。小妹不是早知道了，难不成我今日能说出花样？”

海娘嘴角上翘：“三哥，我去学医帮你看病可好？你也说我聪明呢，我相信自己定是能治好你的，你信不信我？”

刘三再次苦笑：“三哥怎的不信你呢，全世界三哥信得人不多，你是头一号。”两个人嘴巴不停，眼睛也不停的眉来眼去，刘三仿佛在说，你就害我吧，看你之后怎么收场。海娘骨碌着眼睛，管他呢，他自己笨还能怪别人？

锦公子果然沉不住气了：“我看刘兄不是咳嗽，是心病。”

另二人就跟没听见似地，继续你一言我一语。锦公子怒道：“我看你比我更想娶海儿吧？若是如此何必假惺惺陪我来提亲。哼”

刘三干咳一声：“锦兄误会了，我与小妹只是聊得来而已，并不是你想的那样。”

海娘白了他一眼，转过身笑道：“三哥，你继续说。”

此时小二端了菜上来：“客官慢用。”

锦公子越看越气，忽然轮开胳膊抚掉桌上酒菜，气呼呼冲下楼去。刘三连忙起身，低声道：“小妹，听我一句，你现在不能得罪他。”说着向外追去。

海娘叹口气，无奈间跟着下了楼：“锦哥哥，你等等我。”

锦公子听闻海娘声音方住脚。回头看着海娘道：“海儿，我对你是真。。。”

没等说完，发现海娘望向窗口的位置神色一怔：“锦哥哥，你帮我去教训那个人。”

锦公子顺着她目光，看到窗口一个肥头大耳的胖子。问道：“为何教训他？”

海娘转过脸对着他："你去还是不去？"

锦公子再不多言，冲上前对着胖子劈头盖脸一顿好揍。

刘三诧异："小妹，那人欺负过你？"说着便要过去。

海娘紧忙拉住他："三哥身子不好，别跟着他一样张牙舞爪的。走，咱们去车上等。"回身对着小二道："你别急，那个发疯的公子打完人自然会加倍赔你损失。"

刘三憋着一肚子笑，随着海娘出门上了马车。

海娘看着三会堂招牌，恍惚间想起了宋也，那天也是在这，也是透过小窗。她心里一时高兴：宋也，我帮你报仇了。

刘三见她忽喜忽悲的神情好笑："小妹长大了。"

海娘回头："你说什么？"

刘三依旧笑。海娘一时莫不着头脑，想起他刚才问的话不禁一笑："三哥，那个人没欺负我，只是欺负了我府上一个下人。那个下人对我有恩。"

刘三脑子里付出宋也的脸，一张略显秀气的脸，大大的眼睛，棕色的睫毛，让人总是看不清楚她的眼神。他记得在他耳边说话时，看到他的耳洞。那是只有女人才有的耳垂，细嫩如脂。清晨掉在水里的他，纤细的腰，胸前不明显的隆起，瘦弱的肩膀。这个人为何女扮男装？

"喂~~~~~~~三哥，我在和你说话。你总是这样，爱走神。"

刘三一笑："你说的下人叫什么？怎的如此得你的心，特特的为他报仇？"

"他叫宋也，看起来瘦弱得像个小孩子。"

正说到这，锦公子打里面出来了："海儿，我帮你报仇了，打得那厮像个猪头。只是，这饭没吃成，咱们换家饭庄？"

海娘向后倚在靠背上摇摇头："还是回府吃吧，我叫兰儿给我们弄点清淡小菜，保管你们喜欢。"

三会堂离张府不远，拐两个弯就到了。马车停在门口，小厮们都在嘀咕："这下打得真叫不轻，皮开肉绽了。"

小黄翻着白眼笑："敢和我作对，这下场还是好的。"

三人下马刚听到这么几句，刘三看了眼小黄，觉得不太对便问道："谁挨打了？"

小黄回道："就是一早公子看见的落水的下人。打了二十仗。。。。"

不等他说完，刘三提步便跑，直奔偏堂。

三人到时，宋也正趴在地上人事不知。海娘冲过来喝退正在抬人的小厮，上前问道："爹爹为何打他？"

张辰抬眼："他已经是魏先生义子了，如今不再是下人。可这背地里瞎给主子传话嚼舌头的毛病，海儿，你不小了，若不想牵连他人，此事休要再提。"

海娘待要分辨，刘三先一步走向前："我带他下去吧。"众人包括张辰都诧异看了他一眼："他一个下人，怎可劳烦贤侄？"

刘三笑道："既然是魏先生的义子，小侄定然要来帮忙了，儿时先生对小侄曾有些教导，话说回来，先生义子，小侄该当兄弟看待也不妨。"说着不管众人眼光，抱起宋也去了里间。

作者有话要说：先写到这~

拒婚

海娘和锦公子望着刘三背影发愣。张辰眯了下眼睛，便转过头问道："你们怎的这么快回来了？可吃得欢喜？"

海娘仍在愣神，锦公子上前一躬身："岳丈大人，我们几个本是打算到三会堂吃个痛快，谁知，谁知遇上了以前一个看不顺眼的吃客，海儿说是府里小菜了得，便商量着回来了。"

他这一出口，倒把海娘说愣了："你，，你叫我爹爹什么？岳丈大人是你叫得的？"

"不得无礼。"张老爷一声喝下，又端起笑脸对着锦公子说："贤侄这可叫早了，让你父亲听见可是要责备。莫说严家还未提亲，就是提了，这礼还未行，怕是严府担了不知礼数的名，岂不冤枉贤侄？"

海娘一听爹爹如此说，虽是早已知道，仍气得一甩袖子跑出屋去。

锦公子碍于张老爷在场，想追出去却停了脚步："世伯说的有理，小侄唐突了，待家父不日就来提亲。。。"

张老爷哈哈一笑："你们小儿女的心事，我们两个老头子可弄不明白，还是你们商量着办为好。"回头望向门口："这丫头越来越没个规矩，想是跑回园子了，贤侄若有心，快去看看吧，女儿家怕哄的。"

锦公子脸色一红，却也不遮羞，躬身一礼便转头追了出去。走了半路觉得张老爷的话仿佛哪里不对劲，至于哪不对也没细想个明白，他心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魏如这时候从里间掀帘子走了出来："老爷。"

张辰长叹一声："这门亲事，不好拒啊。"

"老爷是想？"

张辰无奈挑挑眉："叫他们自己掰扯吧，海儿若说得通那傻小子，我也就遂她心愿便了。"

魏如安心笑了："小姐心思灵巧，老爷当放心。"

张辰苦笑："先生倒是对海儿如此自信。。。。。。你那小子怎样？"

魏如一讪："三公子照应着，公子久病成良医，我在里间帮不上忙，不如出来，想是无妨的。"

张老爷又问："这刘三和也儿之前可熟识？"

魏如道："想来是不认识，只是这三公子打小不是就这么个悲天悯人的性子？见个兔儿受伤还叹三叹，何况是个大活人。反正无妨，叫他治吧。"

张辰朝里间看了看，微微点头。

。。。。。。。。。。。。。。。。。。。

严锦一路追着到了园子。海娘前脚进屋，他后脚就到了门口，兰儿自看见他就一眼一眼的横过去，海娘回头看了她那个样子好笑："好了，叫他进来吧，我今天跟他好好说清楚。"

严锦听着这话心里七上八下，脚步也放缓了踏进屋。

海娘坐于桌旁，做了个请的手势，又冲着兰儿道："你下去吧，我与锦哥哥有话说。"

兰儿低身一礼，便出去掩了门。

海娘端起桌上茶水抿了一口，眼神扫过窗外，严锦急道："海儿，你我自小就一起玩耍长大，我对你的心思你知道的。"

海娘放下茶杯，满眼真诚望着他："锦哥哥，既然你不是糊涂人，那海儿的想法哥哥也是知道的。"

严锦叹了口气："海儿可是有了心上人？"

海娘脸色一红，微微摇头："没有。"

严锦放下心来："海儿，你莫和我说以后一辈子侍奉爹娘的蠢话搪塞，女大当嫁，你嫁入我严家，我定然好好对你，你到底是有何不满意？"

海娘叹气，索性把话摊开来说："没什么不满，只是我不想。锦哥哥，你我父亲同朝为官，他们有他们交往的方式，我们却有我们的。锦哥哥对海儿的心思，海儿自然懂得。海儿将来对意中人，也会同锦哥哥一般，尽量去讨他喜欢，尽量去如他所愿。只是这个人不该是锦哥哥，我自小当你是哥哥看待。"

严锦一时气结："我不用你当我是哥哥，你也休想用兄妹之情来阻挡。难道你不在意我，也不在意你爹爹么？"

海娘一愣，随即一声冷笑："难道锦哥哥就只会这些仗势欺人的手段么？那不如把海儿抢去好了，何必又来同我说呢？"

严锦知道自己话说得唐突，便回转着道："海儿，我就是不愿强迫你才同你说我的意思，你爹也是这个意思，说他们老头子弄不明白我们晚辈的心思，叫我与你来商量。"

海娘面色一喜："我爹这么说？"

严锦道："可不是，就才说的。所以我才来劝你，你若有什么心愿，我必然尽力做到，这还不行么？"

海娘缓下一口气，心想爹爹如今的意图倒是叫自己斟酌着办了。不过，虽然是难办，没了父母之命的压力，却也不是无法可行。心里有了主张，遂转换了语气："锦哥哥，若海儿死也不愿嫁到严家，哥哥当如何呢？"

严锦一愣，遂恼羞成怒道："你若真逼我，我便禀报家父，叫他老人家来提亲，张世伯必然应允。只是，你我最好别走这条路。"

海娘一笑："又是你爹，锦哥哥难不成连自个娶亲都依仗着你爹的权势？"遂伸手拔下自己的镶玉金钗放在桌上，眼里已是怒气纵横，咬着牙缝道："反正一死，锦哥哥不如现在动手，省得妹妹我还要遭那拜堂的罪，污了严家的喜堂。"

严锦骤然立起身："你。。。"

海娘又是一声冷笑："下不了手，还是你不敢？那我自己来。"说着抓起玉金钗用力朝喉间刺去。

严锦大惊，心知抓不住她的手，只顾朝着海娘手臂一掌打下去，金钗应声而落，钗头镶的玉碎裂在地。这声音震到了他的心底，不禁大声问："你这丫头，你疯了？"

海娘喉间一条划痕，虽是不深，却慢慢渗出血来，一滴，一滴，掉在衣领上。

严锦哑声问："海儿你。。。这是何苦？你就当真宁死不愿嫁我？"

海娘决绝望向窗外，看也不看他一眼。

严锦一脸哀伤，他自小到大没人逆过他的意，宰相的独子，众人哄着他，捧着他。海娘是个例外的，对他说的不见得都是好听，却都是实话。面对着那么多的虚情假意，这一点真诚对于他真真弥足珍贵。他一直让着她，宠着她，以为只要自己够真心，海娘终于是会嫁他的，可是如今全都不同了，他明白这个世界上仍有他如何真心也得不到的东西："罢了，罢了，我不再勉强你！"

海娘看出他的难过，敛了双眼狠心道："海娘死不足惜，若是他日朝堂爹爹因我而受累，不如今日一死谢罪。"

严锦忽觉心口疼痛，几近不能呼吸，他想这就是心痛吧？原来闲时所看的故事，说人不病不伤，心却还是会疼竟是这样的，他抬起头缓缓问道："海儿，在你心里，我是不是从来就没好过？仗势欺人，纨绔跋扈，连娶亲都要行这么卑劣的手段？是不是？"

海娘听他说得辛酸，心下一软："不，不是。"

严锦苦笑："不是就好，你放心，我和爹爹只说我中意了别家姑娘。"说完脚步踉跄，开门走出去。

望着他发沉的脚步，海娘心中很是难过，为何要生在这样的家中，原本该是很好的朋友，却让权势利益扭曲得变形。恍惚间兰儿走了进来："小姐，我见锦公子一副霜打茄子的模样出了园子、、、呀，小姐你的脖子怎么在流血？"

海娘这才觉出颈间丝丝拉拉的疼，一丝凉意渗进皮肤，无力道："你别慌，我没事，不得声张。"

兰儿看看门外，又看看小姐："兰儿知道了，就说小姐折花时候被划伤。"一眼看到地上碎裂的金钗，心中有了几分数。默默走去捡起收好，便赶着去拿药了。

。。。。。。。。。。。。。。。。

偏堂中刘三掀了帘子出来，此时张老爷却不在堂中，沉沉呼了一口气道："魏先生，另郎的伤已无大碍，虽说人还在昏迷，若无意外天黑前也就醒了。只是。。。用的是我府里特制的药，若参杂别的药恐怕有冲撞，还等明日我来帮他换药为好。"

魏如双手抱拳："有劳三公子，也儿年轻气盛，却劳烦公子挂心，老朽当真汗颜。快请坐喝杯茶吧。"老头额头显出汗珠，着实为宋也担了回心。想到这板子是因自己而起，更是于心不忍。

刘三亦点头谢过，端起茶杯抿了一口方道："不知小妹与锦兄在何处，怎的不见他们？"

魏如叹道："恐怕是在园子，适才说起婚事的话头，呵呵老朽也不大清楚详细。"

刘三起身："哦？既是这样，刘某便去看看。"

作者有话要说：先写到这

保密

刘三到得园子时，兰儿正为海娘上药。

他四下寻了一圈："锦兄呢？"

海娘面无表情道："走了。"声音里充满着无力。

刘三看看兰儿，兰儿无奈冲她摇头。刘三叹气："小妹，如此冒险的法子能解决问题？"

海娘歪着头，目光涣散看着他："不然我怎么办？他但凡是个听得进话的人，我又何必这样？何况，他上头还压着个严丞相。三哥你来说，凭我一弱女子，唯一能仰仗的，也就是他对我还有一丝顾及罢了。"

听着海娘的话，刘三有些心疼，转头对兰儿伸出手："我来吧，你且下去。"

兰儿递过药躬身退出。

海娘振作起精神："宋也怎么样？"

刘三一笑："无碍。"心里斟酌再三："宋也曾对你有恩？"

海娘点头："他这顿打就是为了我，爹爹要把我嫁进严府的话也是他传过来的。若不然。。。。。。"想到这登时惊得站起身："是娘亲。"

刘三正犹豫着问："你可知。。。。"本想问你可知宋也是女儿身，却被海娘的话掩盖住，心下盘算，是否暂且放下。

海娘大声唤着兰儿，兰儿应声进来。海娘急道："你去后院，不用惊动娘亲，只偷偷问燕子娘亲可曾来过前院。"

兰儿低身称是。

刘三疑惑："小妹这是。。。？"

海娘心慌着道："我得知爹爹存了那心思，便去探娘亲口风。如今娘亲却未有个说法，可爹爹的意思却有回转。不然我也用不上这自杀的法子。"

刘三叹气："小妹糊涂，那锦公子岂是个善罢甘休的主？即便他答应你，可严丞相在这个事情上就能放手？"

海娘惨淡一笑："三哥，我也只是试探，若他就此罢手，也免了后患。若他不罢手，说不准我也只能嫁他，同娘亲一样心不遂愿罢了。只是，这世间权势，竟是都要把女子逼得只能顾影自怜么？"海娘说到这，只觉双手冰冷，待要抓个什么，却只有自己衣襟。

刘三自是知道张府夫人与老爷那别扭的关系。见海娘如此，心里说不出的难过："小妹，我必然不叫你嫁给严家。你放心。"说着握住海娘双手。海娘只觉一股冰凉沁心，双手却激出暖意。

兰儿回来正看到这情形，二人见她张大了口，一副不敢相信的样子，却都笑了起来。海娘道："你那脑瓜子里都在想些什么，还不快说正事。"

兰儿回过神，躬身道："回小姐，燕子姐姐倒是说夫人到过前院，可同老爷说了什么她却不得知道。只是。。。。兰儿看着，后院的架势是要改成禅房了。"

海娘大惊："你说什么？"

兰儿抖着声音道："确实是要改成禅房了，兰儿去时只看到香炉佛像都请了去，想是夫人终是要搬来前院住也未可知。"

海娘嘴中念叨："不是，一定不是。"抽出手立刻奔了出去。刘三心知她想法，大声叫住："小妹别去。"

海娘眼中流下泪来："为何不去？爹怎可以如此狠心？"

刘三亦鼻子发酸："张夫人那等骄傲，你去了不是平添她难堪么？再说你脖子上的伤，你隐瞒得了？岂不倒叫她担心？"

海娘摸着脖子上的伤口，愤怒道："难道我只能待在这看着，看着娘亲青灯古佛度日？看着严府把我娶进门？"

刘三上前道："小妹，夫人之事还有转还，你相信三哥，三哥也定然不叫你嫁到严府去受罪。"

海娘摇头："你能怎么办，我不能把三哥拉下水。刘伯伯到今天不容易。"

只听刘三道："小妹，我娶你，可好？"

海娘一脸不可置信望着他。

刘三走近海娘："家父本就打算辞官，只是少个由头。我这身子也是不争气，家父早就没了那争虚名的心思。再说，大选的日子到了，咱们的皇上哪来那么多心思管别人。你若到刘府，只管过自己想过的日子，不必担心其它，待到小妹有了对心思的人，再把三哥休了，好不好？"刘三抚着海娘的背，再不言它。

海娘只觉身心疲惫，头伏在刘三手臂上幽幽道："好。"一忽想起刘三的话抬起头问："我明日去看茵儿。。。。"

刘三温婉笑道："三哥陪你去。"

。。。。。。。。。。。。。。。。。。。。。。

天已漆黑。宋也一忽的觉出下身剧痛，头上一个声音想起："你醒啦？觉着怎么样？"

宋也趴在床上，拧头去看，却是魏如，苦着脸道："先生，叫你挂心了。"

老头一叹："也儿以后记得，叫我义父或者爹爹，你可愿意？"

宋也这才想起来，欣喜道："也儿求之不得，只怕高攀不起，呵呵。"

老头一笑："你小子少跟我说这些，你还有怕的事情？倒来我面前装乖。可饿了么？我叫人去热热饭菜？"

宋也惭愧点头："可要劳烦义父了。"

魏如苦笑："若不是因为我，你也挨不了这打，还客套什么？你也是孤儿，自此当我是一家人为好。只是你这性子也是个表面浪荡内里不怕死的。切忌再鲁莽行事。"

宋也伸手进被子摸摸屁股，讨巧般笑道："儿子遵命，爹爹放心。"一忽发现自己裤子已不是原来那件，瞬间一身冷汗："爹爹，是谁帮我换的衣裳？"

就听魏如道："刘三公子帮你上的药，我不知他还帮你换了衣裳？这公子当真好心无双，你好了当去拜谢。"

宋也一听脑袋嗡一声响开来："他。。。他没说什么？"

魏如好笑的看着他："说明天再来帮你换药。怎的了？"

宋也摇摇头，努力抻了个笑脸出来："儿子好了，定然去拜谢。"

老头点点头："想来三公子是看待小姐情分上，明他还来呢，你怎的又急起来。"说着便出去传饭。

宋也心里七上八下。勉强敷衍着吃了饭，一夜无眠。

。。。。。。。。。。。。。。。。。。。。。。。。

刘三回府后想着张府这一天的事情，着实为海娘担心了一次。想到宋也，忽然心内一热，脸上不自知的烧起来。本已躺下，此刻却披上衣

服起身，拿着烛火来到书房。他记得书房那许多画轴似有不少侍女图，平时都不屑一看，如今巴巴的想找来翻翻。待翻出一一摆在桌上，眼里却已痴了。这画中女子，或许婀娜或许娇羞，或端庄或灵动，只是没有一个如宋也般令他形容不出。恍惚记得她眉眼间自成一股坚定，怒时双唇紧抿，笑时眼中悲怜，羞时双颊绯红却不娇嗔，那一双淡色睫毛下的眸子却是他看也看不懂的。仿佛蒙了尘，却透着雪亮。

看了半晌，想了半晌，复又回了屋子。只是这一宿却无眠了。

第二天是个晴天，一早起来一片霜打得各种花树都仿佛挂了一层白面。露水在白面间萦绕成晶。冬天就到了。

刘三着府里家丁驾着马车赶至张府。一进偏堂，张老爷并不在。这些日子除去有些正事时候，张老爷仿佛都不在偏堂。各小厮丫鬟见惯了刘三，行了礼上了茶便告退。

刘三自顾往里走。到了帘子那一时近乡情怯起来，清清嗓子："魏先生可在？"发觉没人答应，便又提高了声音问一遍。

里间只有宋也一个人，一宿没睡此时困意将将袭来，却被刘三一嗓子惊醒："外面可是刘公子？先生，义父出去了，公子请进吧。"

刘三掀帘子进去，走到里间，见宋也半爬着望向他，一时二人脸上都有些红。宋也轻咳一声："多谢三公子救命之恩，小的无以为报。"

刘三一笑走近前坐于榻前凳子上："我姓刘，单名翼。宋兄弟不必见外，若不嫌弃，你随小妹一起叫我一声三哥便好。"

宋也讪笑："小的不敢。"

一时二人无语，屋里掉跟针都能听见。

终是宋也沉不住，豁出一口气道："还要多谢公子，代为隐瞒。"说完这话，双眼一瞬不眨的盯着他。

刘三望向她的眼睛："我第一次看清楚你眼睛是这样的。"

宋也一愣："什么？"

刘三笑道："昨早上看你落水，我就知道了。哪有男子那般的瘦弱的？午间离近说话。。"他指了指宋也脸庞，"你有耳洞。我知道你必然是女儿身。只是虽然一直在看到你折腾，却未清楚看过你的眼睛，此刻看见了，很美的一双眼睛。为何要女扮男装呢？"

宋也本是一肚子郁闷，加上一肚子发不出来的火，听闻他这么说，一时却没了主意。只心里怦怦乱跳，似欣喜，又似哀伤。说不好是怎么个感觉。

刘三见她脸色发红，随手从怀里掏出药瓶："宋兄弟眼中血丝充盈，怕是内火郁结，伤口若发炎引起内热，便不好复原了。"倒出手中一颗，递了过去。又起身端了杯水拿在身前。

宋也半爬着这么久，一接药才发现双臂已经麻得使不出力，身子一栽掉在床上。刘三一笑："你别紧张。"说着把手递到宋也嘴前，宋也心知再别扭下去，话也是要说明白的。一口抿下药丸，吞了下去。

刘三觉得她倔强得好笑，把手中端着的水杯暂且放在一边。

就听宋也道："其实。。。。其实我也不是故意要瞒谁，我和妹妹之前在饭庄外行乞。为了方便照应她我才出此下策。只是进府突然，我就骑虎难下了。"

刘三疑惑："为何不与老爷说明呢？当个小厮与丫头，实在无太大区别，丫头倒还容易些。"

宋也心说，反正他什么都知道了，也不逞强，直接侧身躺下眼望着屋顶："我本是想着，男儿身求取些功名恐怕更方便，虽然我没什么才学，只是为妹妹攒个嫁妆却是责无旁贷的事。再说。。现在就更不能说明了。你。。。"

刘三一时明白，她自己的身子都被陌生男子看过了。若这当口说自己是女人，以后如何抬头？刘三一笑："宋也，我为你治伤没存坏心思，只是你的秘密只有我知道，我不帮衬想来先生最后也必然会代为隐瞒。可是上天让我知道了，若因我耽误而致使任何错处，我必然会懊悔。你就想着，医者父母心，可好？"

宋也见他温柔的眼神和语气，心里渐渐变暖。可是终归男女有别，一时不知说什么为好。

刘三又是一笑："你若叫我负责，我也愿意，只是我昨天刚跟小妹求了一次亲，今日万万不能委屈了你。"

宋也一愣："不是锦公子对小姐求亲么？怎的。。。原来。。。原来是三公子中意小姐。"他确实糊涂了。

刘三一笑："宋也，我已同先生说，我用的是我府里的药，只得我来换。。。"

宋也脸色唰的红起来："公子把药留下，我自己能动了。"

刘三看着她好笑："自己来可不行，你现在伤口在复原，若出了差池我可白费劲了。不是有妹妹么？叫了她来不是更好？"

宋也一拍脑袋，自己竟然忘了妹妹这茬，忙道："公子说的是。"

刘三见她没别的疑问便打发人去找巧儿，回身嘱咐道："我可能不会每天来，你的药每天换一次，若无意外一周遍可下塌。海儿很是担心你，千万注意好身子。"又斟酌再三道："你放心，我不是多嘴的人。"

宋也望着他离去的背影发呆。

巧儿快步跑来，一见宋也模样先就哭起来："你怎的又挨打了呢？"

宋也笑道："巧儿，如今我是魏先生义子了，这顿打挨得值，你可莫要哭了。反正都快好了，我只当让猫挠了并不很疼。"

巧儿破涕为笑："亏你还来逗我笑，你若再这么一回，我可没法子了。"

宋也扑哧笑出来："不然你个小小人儿有什么法子?"

巧儿张张嘴："我。。。。"终究是没说出来，"反正你再不许胡乱给自己惹麻烦。"边说嘴巴撅起老高。

宋也见她惹人怜的小样儿，一瞬间觉得伤口也不怎么疼了。眼睛扫过衣襟又是一笑："多大了衣服还穿不好呢？看小衣都没系实，这怎的扣子也开了？"边说边习惯性伸出手去，巧儿往后一躲："我自己来，诶呀，你就别管我了，快趴好我来给你擦药吧。"

宋也挑起眼："嘿，这倒会管起我来了。"

作者有话要说：先写到这~

海茵

刘三进了园子。兰儿刚帮海娘收拾停当："三公子来得真早。"

刘三面色一红，笑道："不早些，说不准撞到不速之客，那时再走就麻烦了。"

海娘嗤笑："原来三哥也怕他？"

刘三摇摇头："不是怕他，是怕麻烦。好了小妹，莫要打趣我，我

今日可是驾马车来的，咱们这就走吧。”

。。。。。。。。。。。。。。。

马车在将军府停下。将军府与张府不同，张府一派儒雅娴静，将军府则处处威武刚劲。守门的亦是士兵，海娘每次来都觉得一入门口便杀气腾腾。

刘三下马搀海娘，见海娘双手冰冷不禁笑了：“小妹也也有这般瑟缩时候。”

海娘脸一红：“三哥觉不出这萧萧杀气？亏我那妹妹生得比我还娴静些，这倒是出乎所料。”

刘三扑哧一笑：“海茵妹妹自然是娴静，三哥所见的大家闺秀自来也没有小妹这等豪爽的。小妹只会在伯父与生人面前还卖个乖，区区将军府小姐怕是比不上的。。。”

兰儿听着这话捂着肚子笑：“小姐。。。你听三公子说的。。。替那宋也看了一天的病，这说辞都跟过去了。”

刘三缓缓回了笑，问道：“宋也平时这么说话？”

兰儿道：“公子不知，那宋也说的可不只这些呢，先前问我们小姐要嫁的可是魏先生，险些挨了板子，这不没挨上皮子痒，倒把锦公子骂跑了好算挨上了。兰儿看着，他那张嘴可打不好呢。”说到这回头一看，海娘正歪着头抿着嘴望着她，连忙伸了下舌头，便要去通传。

海娘高声道：“退下，不是说我豪爽？可不能叫三哥白夸了。”边说边走上前去，对着正门守着的士兵道：“去，跟你们小姐说，有贵客到，快些出来迎，过时不候。”

士兵看着海娘气势不凡，身边那位公子更是一身翩翩风姿无双，想来也是有些来头，告了稍等便去传报。

半盏茶功夫，海茵翩然而至：“下人来传说有人架势气吞山河，却是姐姐。”

海娘笑：“我就是随便唬唬看，没想你还真出来了。”

海茵一颦一笑自成娴静，转眼看到刘三，面色一红：“三公子来了，贵客。”

刘三微微点头：“二小姐别来无恙。”

一行几人到得将军府偏堂落座。海娘问："叔叔呢？"

海茵幽幽道："边关有战事。"见海娘直朝她使眼色，便挥手屏退了下人："姐姐总是这样一惊一乍，又是什么事？"

海娘一笑："妹妹上次来说的事情，我给你带个军师来。"

海茵诧异："军师？"

海娘道："可不是，三哥医术了得，你若不想进宫，趁早该准备就准备，别像我一样。"

刘三讪笑："小妹你又帮我擂鼓，上了战场打不了仗看你怎么下台。不知是什么事情？二小姐身体有恙？"

海茵羞涩点点头，又摇摇头。海娘一看笑了："还是我来说吧，三哥，茵儿不想进宫，若称病你可有法子？"

刘三低头思索。海茵又道："才姐姐说，别像你一样？"

海娘摘了颗桌上葡萄凑进嘴里："没什么，我打算与三哥成亲了。省得爹爹总惦记严家。"

海茵一听脸色刷白。转眼愣愣盯着刘三。刘三脸色一红，偏过头。

只听海茵颤声道："三公子若为难，茵儿进宫就是。"

海娘大叫："你疯啦？"又看看刘三，觉得刘三面色很是别扭："三哥你说句话呀，倒是有办法没有。"

刘三抿了口茶，转过脸来："办法也不是没有，只是还需斟酌。"

海娘道："你娘亲没说什么？"

海茵幽幽道："依旧每天催促着。"

海娘起身拍拍手："那这样，你先同我回府，咱们从长计议。也省得你娘唠叨。"她正说得高兴，却听海茵道："不，茵儿不想劳烦二位。如若家母强逼，我便毁了这容貌。"她一身单薄，音色柔弱，说起这话却平添了一份风骨，也是个宁折不弯的性子。

海娘愣了一瞬方笑起来："三哥，谁说的她与我不像来着？"

刘三苦笑："怎的上战场没叫上你们姐妹，莫说打仗，武林高手的死士也做得。"

二人一听都笑起来。

海娘抓起海茵："走，秉了你娘亲去，你只说我偏叫你去不可，她不会不准。"不等海茵分辨带头便往外走。

。。。。。。。。。。。。。。。。。。

同一辆马车，来时三人，回时四人。

海娘挨着刘三耳边小声问："刚才怎么回事？茵儿怎的如此激烈？"

刘三面色一凛，也低声笑道："说了你们是姐妹，你不去问她倒来问我。"

海娘眼睛一瞪："你当我那么好糊弄？"

刘三道："小妹不是猜到了？"

海娘心下慌乱："这可怎么办，原来她说不想进宫，却是为了你？"

刘三摇头："我并没存那个心思。"

海娘呆愣："这更难办了。"

刘三苦笑："姐妹共侍一夫，三哥消受不起。"

海娘一下蹦起来："想得美。"

海茵先前见他俩小声嘀咕，虽然听不清却心里暗暗伤神。见海娘霎时蹦起来，倒吓了一跳："姐姐你这是？"

海娘脸一红："没，没什么，呵呵，茵儿，三哥在说，他同意娶我是因为看不过严锦逼婚，若以后。。。"

看到刘三慑人的眼神方说不下去了。一时车上四人无话。兰儿看看这个，再看看那个，心想都是主子，若劝几句也不知该劝谁，便也低头拧着帕子，一声不吭。

到张府时候已经午间。

众人进了府，却看见魏如一副心事重重正在眼前。海娘道："先生有事？"

魏如缓过神一笑：："小姐，锦公子才走。"

海娘一听他名字便收了笑："爹呢？"

魏如踌躇："老爷。。。。老朽不知。若没事的话，老朽告退，几位失陪了。"说着朝里走去。

刘三神色一滞："难得见魏先生失魂落魄的。"

海娘道："不止，难得见三哥也有怕的人了。"遂瞥眼看了海茵。海茵脸色一红："是谁？"

海娘笑："你问他。"

刘三心里气结，一手搂过海娘："娘子小妹，惧内可不是不光彩的事。"

海娘一挣："你。。。。"

海茵见二人打情骂俏一时白了脸，领头走在前面。

刘三小声道："小妹，别给我惹麻烦，也别害了茵儿。"

海娘疑惑："茵儿你都不中意，三哥倒是中意怎样的？"

刘三心知说不清，自顾朝园子走去。

作者有话要说：先写到这

新欢

此时前院偏堂，魏如自送走了锦公子，便一身疲惫的回了里间。

宋也正趴在榻上看着一本书，见他进来忙道："爹爹，也儿想和你说个事情。"

魏如撑起笑走过来："说吧。"

宋也再三斟酌一翻，道："巧儿才走，也儿想着，等我伤好时候，好好置办一桌子饭菜，咱们爷仨吃个团圆饭，也叫巧儿认认亲。不知爹爹可赞同？"

魏如一愣，随即笑了："你这娃娃倒还想着叫巧儿借个光。只可惜。。。可惜为父也是个说了不算的，倒叫你们委屈了。"

宋也一听脸就红了："爹爹怎的如此说，连老爷和小姐也说爹爹是我大晋第一智慧的，我兄妹认了爹爹，是我们福气呢！"

魏如欲语还留的犹豫着。宋也见状道："爹爹有话请讲。"

魏如心下没盘算好，只道："也没什么，这是咱爷们的缘法。"终是没忍住问道："也儿可计较妹妹的终身大事？"

宋也一笑："原来爹是担心这个，我本是想给巧儿置办个嫁妆，如今也儿在老爷与爹爹身边，做事勤恳些想也不难。巧儿还小，婚事倒是不急。再说既然认了爹爹，全凭您老做主吧。"

魏如无声的叹了口气："巧儿模样自是无双。这事还是等她自己遇到中意的吧。"

宋也望着魏如，不知为何觉得他的背仿佛有些驼。

。。。。。。。。。。。。。。。。。。

东阁再也没了那销魂之声，各小厮花了心思的猜测窥探，却依旧不知那女子是何人？

有人打着哈哈："我看就是燕子吧，只有她一早从东阁出来。"说话这人是小厮里公认的脑子不管用的。

众人哄他："你当人都跟你一样发傻么？要是燕子，她怎可能大模大样走出来？不定猫在哪个角落偷偷溜走呢。再者说，你知道燕子是谁？那可是夫人陪嫁丫头，夫人能容她？"

这笨小厮一听，是这么个理，可终究疑惑："再也没见哪个丫头进过东阁不是？"

小黄消息灵通："好了众兄弟别猜了。东阁都换了新主子了。新来的宋也妹妹宋巧儿住进去了。这几天忙三火四的布置，恐怕老爷要纳妾。"

不知情的惊道："果真？那宋巧儿比燕子姿色怎样？"

小黄挑着双眼："别说，那丫头真叫好看，别说比燕子，就是跟咱小姐恐怕也比得。"

笨小厮纳闷："大哥你说，这原来的丫头，到底是谁呢？我这银子还赌着呢。"

众人哄堂大笑："是谁都不要紧，是谁都轮不上你小子艳福。"

都道是心里没鬼自然坦荡。这几个机灵的却不如那笨人，貌似坦荡

的，不是更不叫人怀疑么？

东阁的粉纱帐终归是换了，张辰问道："巧儿，这东阁以后就是你的住处，随你喜欢怎么布置都使得。"

巧儿脸红："老爷说什么就是什么吧，只是千万别告诉我哥哥。"

张辰大笑："你还怕他？你哥哥已认了魏先生做义子，再不是个下人了，在我府里，魏先生就算横着走也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你来想想，你那哥哥可算是平步青云？"

巧儿愣道："我不懂，魏先生难道不算下人么？"

张辰苦笑："他怎能算下人？他是我大晋最有名望的先生，打个比方，倘或老爷我是皇上，那先生就是丞相。我府中的丞相之子，怎可让人小窥？"

巧儿笑道："老爷不知羞，说自己是皇上。"

张辰一把搂过巧儿，粗粗的气呼到巧儿脸庞："叫我云易。云易是我的字。没人时候你只准叫我云易。"

巧儿脸红心跳："我不敢。"

"巧儿可喜欢我？"

巧儿脸色更红："喜欢，老爷对巧儿好。"

张辰打横抱起巧儿往床边走，眼神已是欲望升腾："不许叫老爷，叫云易。"

巧儿被他目光刺得不敢直视，连忙把一只袖子遮住眼睛，羞羞的出声："云易。"

张辰再不迟疑，伸手解下巧儿小衣，低低呢喃："巧儿，我的巧儿，你可知我最喜欢你什么？"

巧儿不似燕子般娇声大作，只低低喘息："老爷。。。云易。"

张辰的话似从云端袭来："我喜欢你貌若西子，心内纯洁，不似我府中任何女子般用尽心机。"

。。。。。。。。。。。。。。。。。。。

刘三回府后便斟酌起海茵的事情，边思索边手头不停配着些药料。

思来想去，脑中却渐渐浮现另一女子的脸，那个女扮男装女子的脸。一时惊觉，已是愁灌心扉，不禁苦笑：原来自己竟也有为一个姑娘辗转反侧的一天！

刘府本为了他的病，留了一些世上纳罕的奇医，可这事乃杀头的罪，越少人知道越好。他不得不用自己仅有的一点医术尽力而为。配好了药，第二天一早便出门去了张府。

到得张府却不进前院偏堂，直直的奔向园子海娘处。好像慢了一步就会万劫不复。不知为何，就是不想见宋也，大概心里自己憋着一鼓作气。还没想到该如何面对她那双美妙的眼睛，比之更叫他在意的。他不知道如何面对一个还不属意他的女子。

园子里海娘正在与海茵谈笑，见刘三匆忙赶来便迎出来："三哥，可是锦公子在后面？"

刘三笑："不曾，只是想念小妹，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快一步是一步。"

海娘脸色微红："你怎的学的这般轻薄，亏得还有人喜欢。"

刘三大笑："小妹也这么大胆了，你心意三哥知道，放心里就好嘛。"

海茵在窗里听见，无端端伤感："公子与姐姐情深，茵儿祝福二位。"说着这话眼圈就红了。

海娘看不下去，忙道："妹妹别听他胡诌，他心里自然有人，却不是我。"边说边扯着刘三进屋："叫你来当军师，别扯些不着边的了，倒是有什么主意？"

刘三长叹："我本配好了药，这药一份是毒药，等待二小姐进宫前服了，过了这个节骨眼再服解药。只是毒药虽然不致命，却也对身体有些害处。另一份是补药，大补却也伤身，待来日再配个清火的。"

海娘一想："这不成，宫里有御医，若查出问题岂不是个欺君罪？补药也不成，茵儿身子虚，大补恐怕补出祸患。三哥，说你久病成医，却只有这些法子？"

刘三苦笑："本就是个半调子医生，小妹还当我是扁鹊还是华佗。只是三哥觉得这两个方子也险，以备不时之需。若要不易察觉，最好用个笨法子。"

海娘一笑："法子有了，只是人却没有。且需妹妹受些罪。"

海茵一笑："茵儿愿意，只要不进宫，折寿十年我也愿意。"

海娘道："倒没那么严重，只是人选上，万一牵连出来，都是个欺君的罪名。你二人先来商讨，我去后院看看母亲。"说着系好斗篷奔了后院。

作者有话要说：这章写的我费尽。。。过度 过度哈~

情窦初开

后院景致显得萧索。张夫人一早起来一身素衣。捻了佛珠烧了香，便命下人多多裁纸，左一摞右一摞依旧嫌不够。那纸直堆了半人多高。燕子摸不准她心思，打趣道："夫人这是要在府里售纸了，质量好，裁得精准，写出字不渗不阴。"

张夫人一脸平静看向她："你这两天怎的这样闲？前院没事？"

燕子脸一红："老爷告假，恐怕前院无事，燕子可乐得在后院陪夫人呢。"

张夫人定定看向她半晌，燕子一时慌了手脚："夫人有吩咐？"

张夫人叹气："你模样是好的，白跟着我这么多年。"

燕子心中咚咚打鼓，努着胆子笑问道："知道夫人要成仙了，难不成连燕子也要赶走么？"

张夫人自顾一笑："我赶你走，你可有去处？"

燕子大惊，一时不敢再玩笑，正色道："燕子自小进宫伺候您，哪里还有什么去处？还请夫人开恩！"

张夫人眼眶微润："燕子，你打13岁就跟着我，我待你其实比一家人还亲。你我共处时日比谁都多，亲爹娘也不堪比，是不是？"

燕子低头："夫人说的极是。燕子自来没想过离了夫人。"

张夫人又道："我本想，他最后会把你收了房，如今看来，不可能了。"

燕子一听这话，脑子嗡嗡作响，愣了片刻扑通跪下："夫人，我。。。。"

张夫人厉色道："还当我不知道么？自他把青楼女子带回来，你哪

次不是积极跟我汇报？"说着语气缓下来："你使的那些手段，可阻了他的心思？不是依旧府里佳人不断么？我只道这几年他对你好，把你找去前院伺候。。。。如今可是另有新欢了？"

燕子再装不下去，眼中泛出热泪："不敢瞒夫人，那宋巧儿夫人是见过的，怕是，怕是被老爷收房了。

张夫人也不惊讶："那丫头模样，一见便知是个惹眼的，他岂肯放过？如今我再没了那心思去计较，只是你，跟了他这么多年，没个名分，你可有打算？"

燕子这心事怀揣多年，总以为有侥幸，或许张辰对她有一丝恻隐。可今日听夫人一言，她知道自己是白白担了那份情，心下冰凉一时也没了主意，低身叩头道："全凭夫人发落！"

张夫人起身缓缓走向佛前："你这些年只当我会阻你这心思，事事瞒我。。。我的确是会阻你，可你也小看了本宫。都道是男子三妻四妾很是平常，我岂有为这事埋怨你的？我只是担心你，本宫身份尚且不足他忌惮，你是本宫的陪嫁丫头，他岂会对你专情？再者你是我的人，他如何对你毫无防备？你糊涂！"

燕子趴在地上也不起身，一悔一恨不禁伏地大哭："夫人，燕子错了，求夫人责罚。只是。。。。那宋巧儿，如此得宠，老爷又当壮年，恐怕以后有了子嗣。。。。"

张夫人回过头："她侍寝不曾喝那药？"

燕子试了眼泪道："自从她来，燕子便只去过前院一次，可东阁里的布置却是花了心思的改了，那汤自然不曾喝。"

张夫人嘲弄的一笑："无妨，我如今有海儿足矣。"才说到这，就听有人道："小姐来了。"燕子闻声赶忙退下。

张夫人背对着门稳坐蒲团，一时间也不知如何是好。对于女儿，想念却不想见。

海娘推门而入："娘亲。"闻着满堂的香火气，说话间已是带了哭腔。

张夫人依旧不回头，只缓了情绪轻声说："海儿往后少来这后院吧，为娘虔心礼佛，再也不想听闻这俗世的恩怨。"

海娘一愣，："娘亲不想见女儿么？"

张夫人尽力稳住情绪，说话间也带了轻颤："海儿回去吧。以后自己的事要多做打算，娘亲再不理俗世，也愿唯一的女儿过得好。愿日日虔诚为儿求佛，我佛慈悲。"

海娘听得娘亲如此说堪比万箭穿心，可若上前一步，却也失了力气，恍惚间只说："娘亲，这事还有还转余地，还有余地，我先回园子好生想想。"说着逃也似的走了。

张夫人叹了口气，这事因女儿起，自己这是给女儿心头添了火，千万别呕出病来才好。

海娘深一脚浅一脚踩在地上，一向知道爹对娘亲薄情寡义，但有这么层面子总是有一份机会和好，可这次却撕开来说，以后如何是好？严家为何要来提亲，真是害人不浅。海娘一副失魂落魄，只想远离所有纷争。外界的纷争倒还好，家里的纷争却是人不能承受之重。对于一个人，家是根本，是砥柱，而联系一个家的根本，却是感情。一旦感情倒了，所有一切，包括自身，竟慢慢的变轻。

这么东一头西一头的想着已是不知不觉满面泪痕。待擦干眼泪抬头一看，却是到了偏堂里阁。

宋也正半爬在床，不可置信望着她："小姐。"

宋也这一声小姐，倒是把她叫醒了："我。。。。"海娘的话一时咔在喉咙，却想不起该说什么。

只听宋也问道："可是谁欺负你了？怎的哭了？"

被他这一问，原本忍着的委屈倾泻而出，眼泪涓涓流下。她缓缓走到宋也塌前坐下，呆呆的望着他流泪，眼神仿佛空无一物。宋也见她这模样，一忽的想起自己爹娘去世时，那种无依无靠的感觉。那时也只是流泪，心中毫无主意。原本只以为这是穷害的，如今看来，富贵之人伤心亦在所难免。

本打算硬撑着起身给海娘倒杯水，却又怕惊着她的心事。于是大眼瞪小眼，就这么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直看了好半晌。

渐渐的，海娘心静下来，宋也伸出手想替她擦泪。眼看就要触及到，一时醒悟缩了回来。海娘也是一惊："你。。。大胆。"

宋也一身冷汗："对不起，小姐，我不是那个意思。"

海娘气得哭也不哭了，又羞又怒："你。。。你竟敢。。。"

宋也连忙爬起来，下身剧痛又栽了回去。海娘见他狼狈，也不知如何，许是气急了，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宋也满脸通红，见她又哭又笑，想是气疯了。遂顾不得疼痛一溜声道歉："小姐莫生气，小的不是故意的。也绝对没有坏心思。等小的好了，小姐再打20棍吧。"

海娘收了笑，呸道："你也是能打得好的？就你这么个不知轻重的性子，吃亏的日子有呢。"

宋也一迭声应道："是是是，小姐说的是，打死不为过。只是小姐可别气了。倘或为了小的气着很是不值。"

海娘白了他一眼："你好生趴着吧，好歹先生认你做义子，不用自称小的在我面前卖乖。你是怎样的，还当我不知道么？"

宋也又是一连声的应和："是是，小的这点心眼定是瞒不过小姐慧眼的。"一时差点顺嘴说出，小姐就如人肚子里蛔虫般。立刻住了嘴。改了话头问道："不知小姐为何伤心？"

海娘听他啰里八嗦胡搅合半天，这心气倒是顺了过来，长叹口气道："不为什么。"转念又一想："宋也，你爹娘在世时，感情怎样？"

宋也回忆着往事缓缓道出："爹娘自然是很好的，也很疼我和妹妹。其实说句实话，我们一家人一直都不觉得穷有什么，日子过得很开心。只是这下闹灾荒，方才觉出，富贵还是好的，起码天灾来时，再不遂愿却还是能活着，只要是活着，就还有办法。"

海娘第一次听穷人说自己的事情。心说是啊，好歹自己活着，不仅活着还活的富贵。人只要还想着叫自己开心，又有什么不能解决？想着想着微微笑出来："宋也，你又帮我想通了一件事情，等你伤好了，我送你一份礼，不叫你这打白挨。你好好养着吧，我走了。"说罢起身掀帘而去。

宋也丈二和尚莫不着头脑，这就走了？

一周已过，宋也已经可以下榻，虽说动得猛了伤口还有些丝丝拉拉的疼，却也不碍着大事。

自那天海娘来过，除了巧儿每天上药，便再没外人来。这让他一忽觉得，仿佛受伤时，所有人都莫名其妙冒了出来，自己还白捡了个那样好的爹爹，可伤见好了，所有人都莫名其妙的沉潜了。虽说自己还是拿自己当个下人看，可感觉不同。是一种微妙的牵连。

她觉得巧儿近来好像有些变化：能听懂他说的话了。而且碰上巧儿那么个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毛病，他还真有点消受不了。

上药时候巧儿问他："哥哥，是谁帮你瞧的伤呢？"

宋也爬在那，遮掩了脸红："刘三公子，就是那个总来看望小姐的那位。"

巧儿一笑："巧儿知道是哪位，巧儿见过的。可是他帮你瞧伤，是要帮你上药么？"

宋也无奈答道："嗳，也是他。"

"那他岂不是知道哥哥是女子了？"

"。。。嗯。之前就知道了。"

"那你为何还给他瞧呢？"

"我当时正昏迷着。"

"那他就是明知道哥哥是女子，却还是来瞧伤，姐姐喜欢他不呢？"她故意用姐姐的称呼问。

"他大概是想帮忙，所以无暇顾及。"

"那他是喜欢姐姐的？"

"怎么可能，他是大家的公子，恐怕早有婚约。"

"若是没有婚约呢？"

"那也不可能。"

"姐姐喜欢他不呢？"

"。。。。。。好了药上好了就回去把，省的老爷说你偷懒。"

巧儿也不多问，悻悻然走了。

下一次来依旧问："小姐来过了？"

"嗳，就才走。"

"小姐来看姐姐的伤么？"

“不是，我瞧着好像在哭。”

“小姐待你很好么，怎的这样大的府邸却要找你来哭呢？”

“大概是有不足为外人道的苦衷吧。”

“不能和别人说，却来和你说，她也知道你是女子了么？”

“她不知道。”宋也想起自己要为她擦泪，她脸红气急的样子，不禁自己笑了起来。

“既然以为哥哥是男子，那她是喜欢哥哥了？”

“啊？你说什么？”

“我说，她哭着来和你说些什么了？”

“这倒没有。大概是一时委屈，又找不到地方哭吧。”

“那姐姐喜欢小姐么？”

“。。。。。。她也是女子。”

“巧儿也是女子啊，可是巧儿喜欢姐姐。”

“哦，你是说这样的喜欢啊。”

“那姐姐喜欢小姐不呢？”

“。。。。。。。。。”不知为何，她明明心里是喜欢海娘的。在这个府里，只有海娘让他觉得是个不似主子的主子。让他心宽，放松。可是话到嘴边便说不出喜欢二字。反倒脸有些莫名的烧。忙辩道：“我说你这丫头最近是怎的了，竟问些喜欢不喜欢的。可是有了心上人了？”

巧儿脸色一红：“是在说姐姐，怎的拐到我身上呢，药上好了，巧儿走了。”

作者有话要说：先写到这 有增加

报仇

妹妹的话让宋也提高了警惕，以后好像不能什么都与巧儿说了，她再不像以前一样只是听听就好，她都学会问一些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魏如进得屋来，手中拿着一个青色包袱，带着一脸慈爱的笑：“躺

了这些天可都臭了吧？去洗个澡，再把这身衣服换上。”边说边把包袱扔给宋也。

宋也乐坏了：“哟，爹爹给买新衣服了。儿子才洗完澡，这一身的脏灰，都能擀面条了。”傻笑着深深一揖到底：“多谢爹爹。只是府里发的几套衣服还很新，这套留待农历年时候穿吧。”

魏如拉宋也坐在榻上：“也儿，你现在是我义子，老爷也知道是我膝下无子所以收了你。如此你便就同我亲生的儿子一般无二。”

宋也眼眶微润：“儿子一直不知道说些什么话为好，进府前一直是孤儿一样，如今您老可怜我，给我一个家，儿子以后必定孝顺您，不叫您受气。”

魏如也有些动容：“孩子，不用说客套话，为父的明白你是怎样人。今儿要和你说的是别的。”

宋也定下神来：“爹爹有话请讲。”

魏如长呼一口气：“我叫你换衣服，不是为了好看。你原来的都是府里下人的衣裳，如今自然穿不得。”见宋也还要分辨，立刻打断道：“你心里怎样想我知道，必定是觉得此事也不用招摇，之前衣服不旧不破之类？可是？”

宋也点点头。

魏如道：“老爷虽然没给你安排个正式差事，可想来也不远。你若是我亲生，打小在府里长大，你可知众小厮见了你，都要低头称一声爷？便是你年龄小，叫一声公子是不为过的。”

宋也回味着这话：“儿子倒是从没这么想过。”

魏如接茬道：“所谓名不正言不顺。堪比小黄之流见了你他哪有张狂的分量？为父不指望你用这身份运筹帷幄，也不指望你发家致富。可受一个下人欺负却也不应当，你可明白？”

宋也起身叩头：“儿子明白，劳累爹爹替我想得周到。”

魏如拉他起身：“去，把这一身换上。给老爷去叩头，拜谢他开恩教诲。再去趟园子，为你这挨打，小姐恐怕也担着一份心。再有。。。。”

宋也笑道：“爹爹，儿子知道了，该谢的一个都不会落下，不叫您老操心。既然爹爹给了孩儿脸面，孩儿一定把这脸撑下去，不给您丢

人。孩儿这就去换衣服。”

魏如点头微笑，欣慰不少。

宋也换了衣服出来，一身青色华服，腰中鹅黄宽腰带，领口藏青色绣着寒梅，利索束起长发在头顶。月白斗篷飒爽。俨然一位倜傥公子哥。魏如大赞了一声好！

园子里今天可热闹。海娘，海茵，刘三，锦公子端坐书房。平时清静的屋子，一时显得空气也沉热起来。

原本刘三要来商讨海茵的事，偏偏锦公子一大早守在刘府门口，说什么也拖着一起来。于是这话就不能再提，众人一起说些有的没的。锦公子脸皮也厚些，前几天才来闹得个脸绿，如今倒是跟没事人似的说笑自如。海娘与刘三对视一眼，均惶惶中踏下心来。锦公子就是个公子脾气，闹起来跟个孩子似地蛮不讲理，寻思过味儿了便张罗着重修旧好。真真受不得一丁点寂寞。

四人百无聊赖，只听兰儿惊道："哟，我说是谁呢？你这是要过年么？”

众人抬眼望去，却是宋也一派玉树临风。四人愣神片刻，还是海娘先回过神："兰儿放肆，跟宋公子赔礼。”

她这一句话，倒叫宋也没有先前的囧态，边往里走边羞道："小姐莫要这样说，还叫我宋也吧，你们几位也不是不知道我的，再叫我宋公子，脸都没处放了。”

众人大笑，海娘道："话不是这么说，名正言才顺。恐怕先生也交代过。快请坐。”

宋也恭敬坐下："可不是，就如小姐说的一样。义父疼我才这么说，我只望着别叫他老人家劳心，不想倒把兰姐姐给吓着了，却是我的不是，下次我该提前打好招呼，再不敢这般鲁莽。”

兰儿早笑在一边："三公子，你如今可听到这人是怎样说话了？你可还学他？”

宋也瞥眼看刘三，脸上一红硬是站起身："正要到公子府上拜谢，如今在小姐处见着了，公子容我偷懒个吧。多谢救命之恩。”说罢低头双手抱拳。

刘三单手微抬："宋公子客气了。便是看在老先生份上刘三也当帮衬。何况听闻宋公子是性情中人，刘三自然是要尽心结交，敢不效

力？”

他二人你一言我一语，屋里的沉闷一扫而光。

海娘静心看着，这些天的坏心情顿时轻缓，不禁提议："宋也，我答应过送你一份礼，就今天吧。”

宋也一笑："看来也儿挨了顿棍子，却讨来这些个礼，先生才送了新衣裳，小姐也要送，还有谁要来送？趁着这光火一起吧。我可是来者不拒了。”

海娘呸道："全府就属你贫。我送的礼可是看不见的。”

宋也讪笑："不知是什么？”

海娘道："屋子憋闷，咱们到外间亭子里。”

众人到得园子中八角亭落座，兰儿一路把茶水干果也端了出来。海娘道："兰儿去把小黄叫来。”

宋也一听，心下有些酸涩。这顿打闹明白是小黄告的状，可这口气终究是出不去。

兰儿领命去寻人了。海娘又道："等下他来，你只管把公子架势端起来，倒是要他清楚如何带眼识人。”

宋也微微一愣："多谢小姐，只是。。。。我还不太会端这架子。”

一句话把大伙说笑了，海娘气结："你且看着。这个不难学。”

一盏茶功夫小黄随了兰儿来。抬眼一看，乌压压一片主子，宋也亦在其中，心头就知不好。遂恭敬的欠着礼："给几位主子请安。”

众人抿着水，吃着干果也不理他。海娘转头道："兰儿去沏滚热的茶来。”

兰儿领命下去。

海娘又笑道："宋公子前几日说化艳山的野梅香艳别致，我倒没留心。”

刘三接话："这倒是真的，比家种的不知好多少倍。”

海茵轻声道："那是正好，亏得今日人员齐全，不如我们就咏梅吧。”

海娘目光一亮：“妹妹好主意！”转头道：“小黄，今日你可得闲?不如你就去采些回来，过几日恐怕天大冷时候也就谢了。”

小黄一颗心总算归了位，心说还好只是采花，立马回道：“得闲得闲，小的这就去。”

海娘道：“脚步快些，我们等着用呢。”

小黄一溜烟答应着，不见了踪影。

海娘笑望宋也：“你想怎么罚他？”

宋也对上海娘笑弯弯的眼睛，一时失神。心猿意马想起当日二人对视，口中答道：“小姐。。。”

海娘心里也忆起当日情形，这些日子她一直也想不通，为何那天别处不去，竟去了他那。可心却因为他平静下来。

兰儿端着热茶回来，偏把茶就从海娘与宋也中间端上去：“小姐茶好了，当心烫。”

二人这才回过神，海娘看了兰儿一眼。兰儿脸色羞红。众人不知她主仆二人是何关节。遂一时静默。

刘三几声轻咳：“宋兄今日打扮甚是好看。”

宋也打今日见了刘三便觉得心下一片云山雾罩的，不知是个什么滋味。听他如此赞自己，虽是别人听不出什么，可他的心却怦怦跳起来。脸上一片通红。

锦公子见他脸红，就以为他是鲜少听人赞赏才挨不过脸面。可吃穿话题却是自己拿手的，一时大笑出来：“刘兄，若说穿衣打扮，你可要来问我了，宋兄这一身乃是轩辕坊的新品，价值不菲！”

宋也笑道：“我自己也不知是个什么衣裳，对于这些小弟一向逊于考量。倒叫几位见笑了。”他见锦公子称他宋兄，想来之前自己骂人家的事情，对方已是放下，无端端的对锦公子添了些好感，坦然道：“锦兄对这些在行，小弟以后多加请教。还望恕小弟平时出言不逊。”

锦公子哈哈大笑，指了指海娘与刘三：“这话休要再提，他二人喜欢你，定是错不了。宋兄不必多礼。”

海娘与刘三都存了半分心事，听他这么一说，面上都有些闪躲之意。还好锦公子是个粗心的，打着哈哈便换了话头。

众人说笑一阵，方见小黄气喘吁吁奔了来，手中拿着一大把粉粉黄黄的野梅忒不协调，众人憋着笑赞了几句便统统把头转向宋也。宋也霎时反应过来，这是要帮他立威呢。心中缓缓舒一口气，戏台子都搭好了，就等自己如何唱？遂微微一笑，语气甚是平和："再去采些来！"

作者有话要说：先写到这 是初稿~

兰儿

宋也当天美滋滋的回了偏堂，跟魏如说了他今天出了什么风头，几位怎样待他之类，魏如老眼笑得眯成一条缝。

他好似从没享受过，儿孙绕膝，那种烦死人的幸福：孩子从小到大慢慢的成长，在外面遇到什么回家跟爹娘唠叨：谁家孩子做了什么先生打了戒尺，谁家孩子说了句多牛的词，得到众孩子钦羡，谁偷了谁的桃子，谁多大多大了还尿裤子之类。

这些啰里八嗦的事情，在别人是个再平常不过，可是魏如却听得心下欢喜起来，宋也见他听得高兴，暗暗决心以后再有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再来和他掰扯。

张辰第二天下朝来，命人来寻魏如。

过了好半晌魏如才回来，宋也巴巴的等着看是什么事，可是给自己寻了差事？

却见魏如皱吧着老脸，唉声叹气不禁问道："爹爹怎的了？可是也儿昨日整那小黄惹了祸？"

魏如长叹口气："倒不是你，可却也和他有关。"眨巴着眼睛转头又问："昨你可听见小姐说些别的没？"

宋也回忆了一下，摇摇头："不曾，那小黄被我们折腾了几趟山上采花，我便回来了，走时候刘三公子与锦公子仍在。"

魏如抬起眼皮："哼，锦公子后来自个儿走了。"

宋也纳闷："他不是跟刘三公子一起来的？怎的不一起走？"

魏如道："昨二小姐掉进了水池里，现在还风寒侵骨，将军府来人接不回去便来告状，老爷动了怒！"

宋也惊奇："怎的会掉在水里？"

魏如小声道：“头前小姐来请我，你可记得？”

宋也恍然大悟：“也儿知道了，这下不用进宫了。可跟小黄有何关系？”

魏如道：“是小黄伺候二小姐钓鱼！咱府小姐胆子倒大，难得她心思缜密，这么大个事竟做得滴水不漏又遂了人愿。她一通指使小黄，便是叫他劳累，人一劳累难免精神头不济，提前叫你回来是要把你撇清，防着小黄出事时候不敢得罪别个，反倒咬你一口。这下好，没了对证，仇也报了，事也平了，好深的心机啊！”

宋也心下震惊：“平日看着，咱小姐可是个和善人。”

魏如摇头：“善也分大善小善，救国救民是善，助人为乐是善，惩恶扬善，又如何不是善？”

宋也寻思半天：“也儿不是这意思，只是我知道小姐有心整那招人恶心的小黄，可还是觉得，咱小姐与我差不多年纪，我这心思可差的远了。”

魏如压低声音：“咱们老爷可不是善与之辈，虎父岂有犬子啊？只是我瞧着，咱小姐倒是多了一些仗义，可惜了的是个女娃娃。”

宋也一听这词不乐意了：“也儿觉着，不分男女，只要做事磊落重情重义，便是英雄。”

魏如一笑：“嘿，能耐没长几分，心气倒是高，嗯，就这么想是没错，不用说出去，知道了？”

宋也道：“儿子明白，只是这小黄怎么办？”

魏如鼻子哼了一声：“能怎么办？必死无疑。坏了将军府这等大事，老爷能饶他？”

宋也琢磨着：“那斯倒是招人烦，罪不至死吧？”

“不致死？他干的伤阴德的事多了，欺负你那都是小事。”

当日小黄仗毙。门口的小厮全老实了。

园子里刘三日日来帮着瞧看，几日来海茵的病反复无常，将将好一些，过一天便又重起来。

兰儿指着花盆里倒掉的药：“这盆万年青改明别变成了棕色，兰儿

看着它好像近两天往暗了长呢？”

海茵笑道：“你就贫嘴，这话出去少说，在屋里也少说，防着隔墙有耳，别给自己招祸。”

兰儿虚心道：“知道了，再不说了，兰儿且去看看小姐，二小姐多睡会吧。”

一出了海茵的房门，兰儿使劲的捶捶腰，又大大打了个哈欠，这几日忙着伺候两个主子可实在累坏了她，园子里的丫头本来很多，后来都叫海娘给退了，说用不得那么些人。

海娘本已躺在榻上，听见门响，开口道：“兰儿？进来。”

兰儿挪进去：“小姐，可有吩咐？”

海娘笑道：“这几天苦了你，本来爹叫了几个丫头过来，可我怕事迹败露，都找了借口打发走了。再过几日，熬过大选，必然给你重赏。”

兰儿勉强一笑：“兰儿不要赏，只是怕两边伺候，照顾不周，小姐若受了委屈，明找几个伶俐懂事的来，有事兰儿教她们可好？”

海娘若有深意的看着她：“兰儿可是想出府去？”

兰儿脸色一红，忙跪下：“不敢，兰儿只是怕小姐受委屈，想指使人时，没人伺候。”

她这一跪，海娘心一沉，这丫头果然心虚，气道：“这些年你跟着我，好的不学倒学会拐弯抹角了？”

兰儿头更低些：“不知小姐是何意？”

海娘道：“茵儿落水那天，你是怎么上茶的？平日你偷偷欣喜，又从何来？你真当我不知？”

兰儿委屈道：“小姐既然知道，就给兰儿一个明白吧。”

海娘缓口气：“宋也可许你什么话了？”

兰儿摇头：“只是原先他同兰儿一样是下人，看着他不畏权贵，又对人中肯。兰儿想着他即便如今身份涨了，可定然不是个势力的。小姐可是不同意？”

“我自然不同意。”

“兰儿斗胆，想问个明白。”她倒是豁出去了。

海娘坐起身厉声道：“你断了这心思吧，他那个人你知道多少？连我也觉得他有些怪哉看不透，偏又扯上爹爹身边魏先生一支。单说他一男子并不曾主动对你许下什么诺。。。。？”

兰儿女儿家心思禁不起磋磨，听小姐这一说更急得哭起来：“小姐就是拿准了他不会中意我！难不成，是小姐与他有许诺才这么阻拦我？”

海娘气得光着脚就从踏上走下来，直直看着兰儿半晌，忽然也学着她的样子故意笑道：“他与我有没有意我不知，可我就是拿准了他不会喜欢你。”

兰儿也不禁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再不言语。海娘心软道：“兰儿，我若说我是为了你好，你可信？”

见她自顾着哭。海娘叹道：“如今你大了，我的话你也不听了。你可知当初娘亲便是不知爹爹心意便落得如此下场。娘亲乃一国公主，你能说她对爹不用心？这等事岂是你自己用心就能成的?”

兰儿不再哭，只是呆坐在地抽搭着仿佛在听。海娘又道：“我不是说他定然会那般对你，我只是叫你知道，你的心思别错用了才好。如今就掂对着在我这抽身，却连对方心意都不曾明白，你与我这么久主仆，我会害你么？我当真放你出去了，他若不属意你，你可还回得来？”

兰儿哭道：“兰儿知道有错，只是兰儿还是想知道他是个什么心思，便死了也做个明白鬼。”

海娘叹息：“明日你叫他来，我帮你问。”

兰儿伏地叩拜：“多谢小姐。”

海娘又道：“再去寻些新来的伶俐丫头，跟着你进出，学些眼色，若他真对你有意，你便走吧。”

兰儿一听这话，眼泪吧嗒着流不停：“小姐，兰儿不知你苦心，小姐回榻上吧，想着别着凉，兰儿去打水。”

海娘慢慢踱回榻坐下，眼看着兰儿心中却杂陈万千：你若真是个在意我们情分的，何至于为了一个男子便与我水火不容？虽是主仆，可她一向待兰儿为小妹妹看待，如今看来，这情分却真真让她难堪！

作者有话要说：先写到这哈。。那啥，我有个想法，一直是觉得前几章介绍背景有些拖沓，连我自己也不爱看，请教各位在看文的大大，需要修改不？

问情

这一晚兰儿无法入睡，一忽的伤悲，一忽的又对着憧憬来的前方窃喜，终归辗转着半天叹了口气。

海娘打兰儿出去便没再躺下，拿起桌子上经文读了一会，心仍是不静。听得外间兰儿翻身弄得榻偶尔吱嘎作响，心里好受一些：原来她也睡不着？这么多年的姐妹，让她失了分寸，轻也不是重也不是，犹豫间捞起一件外衣披身，便奔了海茵屋子。

海茵已是瞌睡得不行，方要与周公牵手的光景，忽然觉得身上一暖，睁开眼见海娘正为她拉被子。海茵伸了个懒腰："姐姐这么晚没睡呢？"

海娘见她醒了，勉强笑道："扰你清梦了，我来看看妹妹做梦是个什么可笑样子，明儿讲与你听。"

海茵笑道："反正醒了，整日家躺在这，半边身子都是麻的，姐姐若还没困极便上来陪我说说话吧。"边说边往里挪了挪。

海娘一听脸色有些红："就你机灵，遇到这么大个事倒不见你烦闷，反倒还有心思想着我。"说着也脱了鞋躺进被窝。

"不是我机灵，姐姐自小就是个心理遇到烦闷偏要顾左右而言他的，一听你说不着边的话，一准是有事无疑。"

海娘平躺在海茵身侧，听着这话突然就流下泪来。一样是姐妹，海茵却比整日守在她身边的兰儿还知道她些。扔下姐妹身份，可也算个知己呢！

想及兰儿，海娘觉得心头压着块石头憋不过气。一时的身体发冷害怕起来："茵儿，姐姐问你话，你不许哄我。"

虽是屋里灯暗，海茵似乎觉察了姐姐的情绪，诚恳道："妹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海娘转过脸对着她："你说实话，你可是喜欢三哥？"

一句话问得海茵措不及防，脸一红："我。。。。姐姐怎的好端端问起这个？"说话间声音已是低了下来。

海娘转回头："你这反应那便是了。"

见海茵不再说话，便小心道："妹妹别多心，我与三哥万不是那个情分，他自小当我是妹妹，说兄弟也可。断然是没有男女之情。"

海茵别过头去："姐姐不是与他私定了终身？"

海娘忙道："什么私定终身，我也不瞒你，爹一心想把我嫁给严家，是娘亲死命的逼着才松了口。可我怕严丞相不肯罢休，便在严谨面前使了苦肉计，他暂且是放手了，三哥担心严家来逼婚，不得不有个计较。再说，即便是成婚，我们仍旧是兄妹，待到我有意中人，便休了他。这可是他亲口说的，一字不差。"

海茵叹了口气："姐姐，男女之事要看缘分的，茵儿定是不会为了他与姐姐隔阂，怎的姐姐看不开起来？"

海娘伸手在被子里拉住海茵的手："好妹妹，倒是姐姐看低你了。给妹妹道歉可好？不然背着你在屋子里走一圈可好？不然给你当一天的丫鬟可好？"越说越是眉眼笑了开来。

海茵呸道："才还一副没精打采，这会儿好了就来打趣我。姐姐突然和我说起这些是为何呢？"

海娘收了笑，下巴指向外间："兰儿中意宋也了。"

海茵惊讶道："这可。。。。。茵儿瞧着那宋也仿佛对她最是无意呢。"

"你也看出来了？她却看不出，要计较个明白。"

海茵半天没说话，海娘问道："睡了？"

海茵道："茵儿瞧着，宋也只看姐姐时候，才脸红。"

海娘翻身下榻："你可睡吧，姐姐我再不敢扰你了，阿弥陀佛，可来错了。"说着便往门外走。

海茵待她走到门口，呵呵笑起来："姐姐，茵儿说的，可是实话呢。"

海娘回头："你这丫头，这张嘴。。。"

海茵这句话把她心给搅乱了，开门嘭的一声关上便回了屋。

第二天一早，兰儿去了前院。

见了宋也且不说话，只管呆呆望着他。宋也今天打扮利落，一身淡色紫衣银装，宽边银丝带束发。看起来倒有那么几分侠客样子。见兰儿模样便笑起来："兰姐姐可是昨日没睡好，如今走路还都在睡着？"

兰儿幽怨的白了他一眼："小姐请你过去。"说完也不等他答话便兀自匆匆离去，出了偏堂心咚咚跳起来。满脑子都是海娘那句："我就是拿准了他不会喜欢你。"想着想着心乱如麻。

宋也倒没在意，吃了饭便溜达着到了园子。

海娘正坐在书房呆呆的看着面前一支梅花，眼皮似也有些抬不大起来。宋也笑道："小姐与兰姐姐可是通宵达旦看花了？"

海娘一顿，方坐正了身子："也儿来了，快请坐。"

宋也落座："叫我来何事？"

海娘笑言："也没什么，想问问你平时读什么书？"

宋也一愣，心说她巴巴的夜里不睡，一大早叫自己来就是为了说书？说书找他？那义父不是笑掉牙齿了？

不知她葫芦里卖什么药，便小心道："是什么好书，叫小姐这么挂心？"

海娘挑眉："也儿可知道《诗经》开篇那首/关雎/？"

"这个知道，义父叫我读过诗经。可是那/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海娘笑："正是，不知也儿如何看这诗？"

此时兰儿正端了茶来，亦是一身紫衣。海娘见状一顿，又道："也儿你还不知，我收了兰儿做妹妹，其实我们情分本就如同姐妹，差着一句话罢了。"

宋也指指两人的黑眼圈笑言"怪不得，可是要恭喜两位了。"回头又道："兰姐姐早也不说，我好备着一份礼来。"

兰儿也是第一次听这话头，一脸不解看着海娘。

海娘道："这倒不急，你俩平时谈得来些，情分自不在礼上。"遂抿了口茶道："才说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兰儿听到这方明白了，脸一气儿红到脖子根，立刻转身跑了出去。

宋也见这情形心中有些懵懂："她是怎的了？"

海娘本不知如何开口，昨夜里海茵的话一直在她脑子打转。宋也这一问她倒找着话头了："呵，也儿跟着先生学了不少，反倒不知女儿家心思了？"

宋也纳闷："女儿家心思？"心说，兰儿心思他哪里知道？

海娘点头："便是那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宋也一听笑了："是哪家公子这么有福？"

海娘讪笑："也儿可有了心上人？"

宋也刚要说没有，可一琢磨之前的话，兰儿反应，惊得一下子打椅子上蹦起来："我啊？"

海娘见他明白了，立即点点头，又催他："你且坐下，怎的还是毛毛躁躁的？"

宋也长呼口气，皱眉道："你可别再说这些了，再说我便不敢坐了。"海娘见他说话都不再称小姐，开始你呀我呀的，心知这是吓得不轻，憋着笑道："你先坐下，有话好说。"

宋也警惕的看着她缓缓坐下。

海娘道："只叫你说话，又不打你板子，你怕什么？我见你与她平时也算谈得来，兰儿秉性又是顶好的。。。。"

宋也苦着脸皱眉道："不是，不是这么说。我知道她好。。。可是。。。"

"难不成你中意了别人？"

"不是。。。。"宋也急的快咬了舌头般，不知如何说清楚！

"有话你就说。"海娘急道。

"说就说，可是你不能找后帐，说我说话没分寸。"

海娘憋着笑："这顿板子没白挨，还知道说话前先请旨了。你倒说吧，便是有些错处我不怪你就是。"

宋也听了这话胆子便大了，心下稍作盘算便说到："我。。。我这么说吧，小姐说我与兰姐姐谈得来，相处和气，我也不否认，只是说句不见外的话，我与她再近，近不过小姐。也儿总是记得小姐如何替我盘算，如何帮我报仇。。。。"

海娘听到这心里一丝轻颤，喉头一紧咳出声来。

宋也叹气："天气寒，你但凡想着点自己，只是满眼的想着别个，如今倒好，干起这保媒拉线的事了！"

海娘呸道："我自己有什么好想的，你不说你说话呛人。"

宋也笑道："我说话自然是粗俗，上次你为何哭？"

海娘讪笑："你也要帮我报仇么？"

宋也见她说得可爱："若是当真让你伤心，我自然不遗余力帮你。"

海娘心中感动，只是今日不是该说这些的时候，遂硬着头皮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此乃人生必经之路。"

宋也不理那话，直直问道："你与刘三公子果真要成婚？"

海娘道："现在说的是你与兰儿。"

"好，说兰儿。我且问你那锦公子可算是好人？小姐因何不嫁他？"

"你不是明知道？"

"那小姐如何不知也儿心思？"

海娘脸色一红："你是什么心思，我怎会知道？"

宋也见话说得唐突了，自己也红了脸："我意思是说，我对兰姐姐并无那个意思，这不可能的嘛。"

话说到这，门口一声轻微响动，海娘微微转头，心知定是兰儿背在那听着，遂微微叹气："你。。。。。。哎。"

宋也亦听见了响声，心知是自己说得差了："我去跟她赔礼。"站起来便要走。

海娘急道："你等等，你。。。让我想想。"

宋也回头见她急切的样子，心里一软："你不用想了，我不去就

是。我回前院。”

海娘望着他背影，心内是欢喜，愁思，亦或无力？今日言谈，宋也句句话不离关心海娘，茵儿的话如今方有些坐实了，只是，宋也对情事仿佛少些敏锐，他自己恐怕也是未察觉吧？

作者有话要说：先写到这　是初稿　之后再改吧。。。。这章标题让小的想起一首歌。。小的给大家唱哈。。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　　岁月禁不起太长的等待　春花最爱向风中摇摆。。。咳咳。。睡觉了。。

开窍

宋也回偏堂时候，魏如还没回来。

本提着一口气，打算装个开心的样哄哄老人家，在看见里阁空无一人后便泄了气。今天他着实有些气闷了。按理说，小姐想着他，帮他张罗着亲事倒也是好事，真真是看得起他。便是那兰儿，在丫头里也是拔尖儿的，绝对是堪比半个主子的人物，配自己这身份一点也不屈。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可自己也是一女子，如何娶另一女子呢。即便自己是男子，他想着。便会娶兰儿么？像书里那样说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像自己已故爹娘那般相处？想来想去那画面只觉可笑。

一忽浮出海娘嫣然的身影，若是执子之手。。。。想到这登时惊得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心中一通乱跳，不禁没头苍蝇似地开始来回踱步：这是怎的了，扮男人扮得可走火入魔了。叫海娘知道自己这么想，打死也不多，笑也让人笑死了。遂一边走，一边不由自主想那画面，一边也知道那样想是不对。纠结来去，心里就像吃饱了却还饿似的，不知多了还是少了啥。抓心挠肝瞥眼看见桌上纸笔。一屁股坐下去蘸墨写字。写了半晌定神看，满篇便是那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心内一股热涌到胸口，激得他脸色潮红亦越来越气。倒是气什么，却也说不出，那字却是越写越难看。

写字写得个心境，一时气定神闲，这字便洒脱清晰，一时怒气冲天，这字便剑拔弩张。宋也本就不是个细腻人，眼看着笔下的字越没了样子，他就越没了耐心往好了写，到后来一个字写得像盆那样大。头顶方有声音传来：“嘿，我还道你出息了，白日里无事竟练起字来，你这是画符呢？”

宋也一惊抬头，心内烦闷稍减。魏如不知何时已然回来，正奇怪的瞪着他的字瞧。宋也脸一红，心知先生是个爱书爱字的人，便揉着衣角傻乎乎的干笑起来：“爹爹回来啦。”

魏如老神在在的应着：“嗯。”伸手拿起桌上的字看了半晌，又瞧瞧

宋也。见宋也一低头，魏如笑了："也儿多大了？"

"过了年就整十九了。"

"可是大人了。。。。。。该娶房媳妇?"

宋也羞得直挠头："爹怎的取笑儿子呢？"

"还知道害臊？呵呵，这男大当婚，又不是丢人的事。"

宋也急道："哪就当婚了，那个，那个书上不是说，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儿子功不成名不就的。。。。诶呀爹爹还是说别的吧。儿子真不急。"

魏如龇牙一笑："心倒高着，还平天下呢，你不急写这么些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作甚？"

宋也知道这话头是躲不过了，一转眼珠转了话题道："爹爹，您和我义母当初是怎样的？"

魏如收了笑："你义母是个好女子，只可惜走得很早。"说着眼神已是流露出柔软。

宋也一咧嘴："孩儿提起爹伤心事了，不知今日老爷可有吩咐？"

魏如见他懂事，笑道："她都走了这么久，也算不得伤不伤心。这些年虽是没再续贤，可也过得安逸。爹爹是老了，来日九泉下看见她也算是对得起与她往日情意！"

宋也乖巧道："爹爹这么好的男子，义母定然是差不了。"

魏如深吸口气，回过神："说吧，遇到何事盘算不开？非要糟蹋我这好纸墨？"

宋也心想，这事倒是该听听义父如何说，别以后与园子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不好开交，小声道："义父觉着，也儿该和怎样的女子成婚？"

魏如憋着笑："也儿自己中意的就好，家世倒在其次，品格为要。"

"那义父觉着怎样的女儿家会中意也儿？"

魏如道："我魏如的儿子，怎样女儿家都配得起。怎的，还问什么？"

宋也讪笑："就爹爹不嫌我烂泥扶不上墙。也儿自己觉着，与哪个比都差了一截。"

魏如憋不住笑，哈哈乐出声来："这是和谁比，比输了？倒在爹面前妄自菲薄起来？我也儿可不输任何好男儿。"

宋也自个想想也笑起来，遂贫嘴道："那比锦公子，可是不算威武？"

魏如道："锦公子自然是威武，你不知他严家祖上都是武官。可也儿是个秀气的，何必去比威武啊？"

宋也一听，乐了："那比刘三公子，可是不够倜傥？"

魏如正色振奋道："哪个说的？三公子自然是胜在倜傥，可我也儿却带着清冽风范，一身的飘逸潇洒，哪个堪比？"

宋也大大的笑了："爹爹疼也儿，倒夸得天上有地下无的。"遂赶快去倒茶敬上，一心的郁闷尽扫！望着笑眼眯眯的魏如，他心里着实感激，上天赐予他如此佳父，陪着他胡搅蛮缠的话头也不厌烦嫌弃。自己将来怎样才报得这亲恩，这知遇！心中牵起亲情，便把方才的纠结看淡了。

魏如见他情绪舒展，便放下心来打了个哈欠，回身歪在榻上："我盹一会儿。"

宋也起身替他拉好被子，怕吵着他便自己出得偏堂门溜达去了。

今儿的太阳很是高，虽是寒风吹着，身上却不怎样冷。宋也哼着小曲一路的溜达到大门口。到那门房时方想起自己可在这栽过跟头，想起那日的狼狈真是好笑，虽是前不久的事，可这么一出一出的事一晃让他觉得仿佛离得很远了，闷头想着便绕过门房转至水塘边：水塘啊水塘，你可触过多少人眉头？我因你而奈何不得小黄，二小姐虽是自愿的，却也卧床至今，小黄因你而丧命。这是不是是天理昭昭，报应不爽？却都报在一个池子里也属难得。

其实待得天暖些，在这钓鱼倒是个不错的去处。才想到这只听几声汪汪的狗叫，宋也转头，看了一圈亦没发现一个狗影子。寻声绕过去，却是门房的李贵抱着巴掌大的小狗崽晒太阳。宋也一见那狗崽便喜欢上了，小东西雪白雪白，溜圆的眼睛宝石一样的亮。宋也走过去不禁笑笑的看着它，那小狗不再叫，伸着小舌头讨喜的舔了舔鼻尖。此刻李贵见了宋也登时站起身来："宋爷。"这一叫倒把宋也叫得一愣，随即明白了，这是给小黄的死给吓着了，看样子当初把他拉下水池的没准还有这

一号："你养的狗？"

李贵一脸的低眉顺眼："回宋爷，是前儿在门口，一只大狼狗叼来的，那大狼狗想来是得病快死了，走到咱门口就躺那不动，叫门房的小印子看见把小崽儿捡了回来，也说不上谁养的，反正大伙就拿稀饭喂着，爷要是喜欢就抱去玩吧。"

宋也刚要拿在手里逗着玩，门房出来个小子厉声道："别动。"那小子转头："李大哥你这话说的，怎的是没人养呢？我不是人？"

宋也心中好笑，门房里何时出了这么有骨气的了?

李贵骂道："个混小子，才来几天就咋呼上了，宋爷喜欢这畜生是它福气，你怎的。。。。好歹不知的。"边说边跟那人使眼色。

小印子上下打量宋也几眼："小黑是我养的，爷要是想带走也行。得看小黑愿不愿意，再者，得好好养它，不能屈了它。"

李贵照着小印子后脑一巴掌拍下去："跟谁说话大声嚎气的？"

宋也笑道："你别打他，他说的也对，狗也是条命，忠心为主的狗比丧尽天良的人不知强多少呢，你说是不是？"说罢见李贵脸色紫红低了头便伸过手接下小黑。小黑溜圆小眼睛看着他，又看看他的手，嗅了嗅便伸出小舌头欢喜的舔起来。

小印子一愣："小黑喜欢你，你抱走吧，才听爷的话，定是会对小黑好的。它其实可怜见的。"

宋也点点头："蒙你信得着我，只是这狗通体雪白怎的叫小黑？"

小印子傻呵呵一笑："咱府里的人都是有些学识的。我本想着给它起个像样的名字，可只记得我娘说这世上多是黑白颠倒的事，不能看着黑就以为是黑，有时候看着白也不见得白。反正它小，爷若听不顺耳改了也成。"

宋也扑哧一声笑出来，一时觉得这小子怎的和自己刚进府时候一般无二，那时自己为了人前说几个文词，愣是说义父是狗头军师，这话老人家千万不知道才好。

小印子见他一笑，脸红起来："爷莫笑我没学问，以后它不叫小黑了。"

宋也立即正色道："你娘说得很是，就叫它小黑吧，不用改。这狗我要了，怕是抱走你也不舍得，就养在门房，我闲时来看它，它以后吃

什么就都跟我要银子。”

小印子一听这话乐了：“多谢爷。”

宋也一笑：“你叫什么？”

小印子道：“我叫方印，她们都叫我小印子。叫小方子也成，随爷喜欢。”

宋也本回身想走，听了这话又转回头来，看着李贵与小印子笑道：“别叫我爷，都叫老了。”

。。。。。。。。。。。。。。

遇见小印子和小黑，宋也心情大好。他这边倒是放下了，可海娘那却有些不好收场。

兰儿自宋也走后便不见人影。海娘一通的找，怕是别出了什么事情。若她真想不开，这么多年情分倒叫海娘不能心安？正急的一刻刻，兰儿自己回来了。双眼肿似核桃，进得屋来也不言它，该做什么依旧做，该说的话依旧不差，只面色苍白如纸。

海娘几次想要开口，却住了嘴。一时没了主意便找海茵商量。

此刻海茵才服了药，见海娘神色匆匆便也诧异：“姐姐这是？”

海娘快步走来，坐在榻沿上轻声道：“今日我与宋也去给兰儿提了亲事。”

海茵惊道：“姐姐可是疯了。”

海娘一整：“妹妹这话怎么说？”

海茵苦笑：“亏得姐姐如此聪慧，竟然做这糊涂事，果然是关心则乱。姐姐且说是个怎样经过？”

海娘如此这般说了今日如何安排见面，如何提及如何撮合。。。。直说到事情到了如此地步。。。

海茵摇头：“姐姐真是糊涂，这事姐姐怎能去说？”

“她是我最贴心的丫头，我为何不能给她做主？”海娘一脸疑惑。

海茵叹气道：“兰儿与你再好却也是丫头。你们感情好自然多赏她些银两与好处，便是她偷懒或者错处，这都容得。只是她对宋也这心

思，姐姐却不该管。第一不该：瞧出她心思，不该挑明，一则宋也并不中意她，二则那人于魏先生和老爷身边，往后若有个分歧，姐姐不得不防。”

海娘歪头道：“即便如此，她与我一场主仆，便是最后且有分歧，也是我们缘分，我怎能因其误了她终身？”

海茵皱眉摇头：“这便是第二不该。姐姐说穿她心思，便不该代她向宋也表明。男女之情，贵在两情相悦。宋也心中对姐姐有意连茵儿也看得出来，成与不成，姐姐与她二人皆如何自处？倘或兰儿想不开，姐姐虽是诸多的不顾及世俗一心帮她，岂知又不是招了两个人的恨？若传将出去，倒成了姐姐堂堂大家闺秀，却与贴身丫头争风吃醋？于哪个又有好处？”

海娘心下渐凉，她本不是凉薄的人，却也知道海茵说得有理，在这深宅大院，最忌心事外露，缺规少矩。她一贯行事谨慎，可这事却失了分寸：“依妹妹看，当如何？”

海茵叹息：“姐姐莫急且听茵儿说完。从古至今，不乏主仆一心的，可主子有时要有主子的架子。兰儿与你虽好，好在感情，但无论如何也隔着一层身份。知晓她心事后姐姐该当做不知情。以兰儿性格，必然会去试探那宋也。宋也对她无心也只你我知道，她却不知。如此即便兰儿最后不遂心愿，只当无人知道，也好自处。这才是姐姐待他好！”

海娘一脸迷惘：“倒是我糊涂了，平日见妹妹柔弱，不想心思如此刚毅缜密。”

海茵苦笑：“这等主意哪里是茵儿能想得出来。想来姐姐娘亲是重情义的，姐姐亦然。可人言，情深不寿，慧极必伤！倒是家母看得开些，处理了不知多少件这样事，茵儿只当家母狠心，薄情寡义，后来看着，却也是为着丫头们好。她们的心思，哪里是心想就皆可事成的，便是我们，不仍旧花着心思的计算，能容得一个自身安逸便是难能可贵了！”

海娘听着海茵的话，心底冰凉，双手抚着胳膊冷笑：“这天倒真是冷了！”

作者有话要说：先写到这。。。诶哟为。。。

下一章写了大半了，可我自己觉着写得不好。这两天想整理好思路再往下写，各位亲别空等了，小的会心SEI的。　两天后准时更新，恭迎各位指点。大拜~~

大选

是啊，天冷了。后宫又要添人了。

后宫里自然有属于后宫女人的战争，后宫的战争有时候便是朝堂的战争。哪个官员的妹子女儿若当了皇后，即或是得宠嫔妃，那大致说明了这个官员在朝堂上还是很得用的。自古明君皆知道如何处理后宫与前朝关系；可也有真正遇到知己，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皇帝。而我们的善丰皇帝是个最糊涂的皇帝，不然他的江山怎的都快倒了，知己也不见一个呢？

可即便江山不稳，后宫的众女抢一男却也抢红了眼，死的，病的，疯的，落井的跳河的。。。。如此，大选由三年一选改为一年一选，很有些供不应求的架势。

自打去年开始，善丰下令，大选由原先的每年春天改为每年冬天------他自己是觉着，在山花烂漫春风得意映衬下的美女并不算是美女，只有在枯木秃石，一片萧索中看出美来的，才堪称佳人。

严谨把这话当做笑话讲给海娘听，说外面传得沸沸扬扬，大臣们上折子竟都如数驳回。皇帝亲口说要学一学那武林侠客，只羡鸳鸯不羡仙，非要找个奇女子，传一世佳话，若得之情愿满把江山做夜壶。

严谨道："海儿你说，咱们万岁到底在想些什么？"

海娘白了他一眼，心内虽同他一样老大不待见嘴上却说："锦哥哥且勿听信这市井传言，皇上即便厚待佳丽，怎会在朝堂上如此说。"

严谨一笑，轻哼："我可忘了，他是你舅舅，定然很是护着。只是我可不是顺嘴胡诌的，不信你问世伯，他也一准听见了。"

此时见刘三打海茵房间出来，严谨忙道："三公子说，皇上是不是亲口说的那招笑的话？海儿偏不信我。"

海娘打断他："三哥莫理他，茵儿怎样了？"

刘三笑道："不见好，也不见很坏。"海娘听闻这话，放下心来。微微与刘三相视一笑。

严谨却是不知道其中关节，直惋惜道："躺了这些天还不见好?倒是个什么病，我去看看她。"说着竟真的起身朝海茵房间走去。

海娘一听心中紧张，与刘三交换了眼神忙也都跟了进去。

严谨这一进屋，倒把榻上的海茵吓了一跳："锦公子！"

一时也觉突兀，严谨讪笑道："我听三公子说二小姐仍旧病着。"

海茵见他一片好意，笑道："多谢公子了，也没很重，只是起身便头晕得很。"

刘三也插言："倒也不算是很重的，只是今冬的大选怕是赶不上了。"

严谨一听这话，回身便挑圆了眼睛："大选？可放下吧，莫说是身子这样的。就是好的也不能往里送，好人进了那没一年功夫也变糟了。好在我没有妹妹。"他这话出了所有人的意外，平日只见他张扬跋扈，少有见他知事明理的一次。可若说他不懂怜香惜玉，却也不是。海娘哪次委屈到了，他便是不遗余力的帮忙报仇。只是海娘私自里是个顽皮性子，他俩一起作祸欺负人时，更象兄弟些。所以也不觉得他是怎样英雄救美的脾气。如今细细品起来，海娘想着：说不定，他其实是个好夫君。

严谨见众人被自己一席话惊得皆沉默，不禁苦笑："你们可是又要骂我嚣张跋扈还是说我嘴边没的把门？不过我也不怕你们说，我便是这么想的，难道还憋着非说个官腔？"回身讪笑看海娘："即便是你亲舅舅，有不当之处，咱小老百姓还是能评论个几句的吧？"

海娘冲他点头，本想说几句赞许的话，又怕他听了以后助长了风气，以后更没边儿起来便住了口。

刘三的侠心却是给他勾了上来："哪个要说你的，认识你到今天，属这话说得最在理上。只是别外面说去才好。"

严谨看向二人神色，脸红道："原来你二人也有赞同我的时候呢。"

二人哈哈大笑，再一回头，见海茵双眼已是红了，海娘叹气道："妹妹还病着，可别想那不开心的事。过几天也就好了。"她一语双关、却闻海茵道："茵儿多谢锦公子仗义执言，倒比茵儿爹娘还。。。。他们却一心叫我奔那富贵。"说到这虽是极力的闷着，却也双肩发抖，无声流下泪来。

众人一时皆沉默着，不知该如何劝。只严谨调笑道："办法都是人想的，待想想办法也不尽然就一定委屈了自个。这门道你可要和你姐姐学，为了不嫁我都抹了脖子了，哪个敢娶？"

他这一说海茵扑哧一笑。心中的沉郁也稍微开解，遂抬眼看看海

娘，便越想越笑起来。海娘也咧嘴笑着。拿眼直冲刘三使眼色，那意思是：看，好像有些门道。刘三亦冲他眨眼：没想到二人缘分却是这样的。四人又说笑了一阵子，都觉自打那日拒婚后，今日才是放开了，且亲近了不少。

大选的日子到了，海茵这边加倍的谨慎，将军府又派了一次人来，刘三只说不能颠簸，且看着海茵的形容，果真似病得不轻便又作罢回去复命了。

海茵的事一来，倒把兰儿是事压了下去。海娘虽是愁闷，却也无暇顾及。

。。。。。。。。。。。。。。

前院的张辰倒是有了动作。

善丰见他多年低眉垂目，服帖圣意很是待见。下朝后刻意的单独照见，说是这次大选总怕是各个官员争名夺利，反倒滤出真正合意的佳人。倒叫张辰闲时留心，若有很是出挑的，便许了他加官进爵。

听听，都荒唐至此了，想起拿江山换美人，开国之君善融若知道后世子孙把他如画江山如此糟蹋，说不准会后悔当初灭梁的主意，竟还枉担着千百世后谋反的骂名。

张辰是何样人？虽心内蔑视，面上却恭谦："微臣必定细心查访，为皇嗣之兴尽绵薄力。"倒还给善丰带了高帽。

可回府后便不是他了，偏堂内里外的踱步：自己真心喜欢巧儿啊，献亦或不献？一时间只恨当初娶了公主，若不然没了这层关系，凭自个□的女儿怎样也会拼得个皇妃不可。

越想越着魔般，直至日头落山，这心思方定下，抬步直奔了东阁。

话说张辰老辣，可有句话怎么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太过狡猾阴狠，为着名利不折手段，丧尽天良的事也去肯做。旁人如魏如，海娘这等明白又知情的人看来无异自掘坟墓。可古来想要谋权篡位的，哪个又能觉察出自己走了偏路的？只怕将来若成，便是成者王侯败者寇。若不成，便定是栽在这不仁不义上。人活一世，智需五分，情亦五分！

东阁里黑着，张辰心中一紧推门而入，大声道："巧儿，你在哪里？"

各屋转了一圈方听见悉悉索索的哭声。张辰点了灯，见巧儿缩在榻上，脸埋于双膝肩膀间或的抖着。原来下狠心准备好的话，此刻便忘了

脑后："怎的躲在这哭？"遂一思索不禁大怒："有人欺负你？"

巧儿抬头憋屈："哪个要来欺负我，还不就是你欺负我。呜呜~~~~"边说便是一脸的梨花带泪。

张辰脸上一惊："我欺负你？"又冷下眼色小心问："巧儿。。。怎的如此说？"心中不禁忐忑。

巧儿支支吾吾一副欲说还留："那个。。。这个。。。。你。。。他们都看出来了，我的肚子。"说到这不肯再说，脸红一片。

张辰一时还没听明白，待反映过来，那表情忒也奇怪。先是一惊，又是一忧，忽然一喜："我有后了？"

巧儿忙去捂脸："你还说，不许说。叫我哥哥知道骂死我算了。"

张辰大笑出声，搂过巧儿便是一顿狠亲："乖巧儿，好巧儿，你可真争气，我这一世都不曾想会再有所出。你且等等，叫我给咱的孩儿争出一片天地！"

巧儿从未见张辰如此动容，细看下张辰那眼眶仿佛有些酸红："云易，巧儿不求孩子有何天地，只望着你莫嫌弃他便好。只是千万莫要让哥哥知道。"

张辰苦笑："你怕他作甚，不过。。。既然你不好说，先不说也好，省了一桩麻烦。待我多提拔他，也叫他掩了口。"

巧儿忧心道："我哥哥那人可倔着，未必就能听进别人的话。"

张辰一笑："时机恰当，我叫魏如与他说，管保万无一失。你莫担心吧，我什么样人不曾打发过，难不成还连一个小娃娃也敷衍不了？巧儿如今只管养好身体，来日为我张家传宗接代便好。"

本是要向皇上献美人的，这西南风一瞬又转了东北风。他心里自有了别的盘算。

巧儿乖道："可若是女娃娃呢？"

张辰看向天边最后一丝夕阳："定然是个儿子！"

作者有话要说：先写到这。。。

事发

今冬第一场雪。

一早起来，海娘半倚在榻上，为着兰儿的事眉头紧锁闷闷不乐。也不知是心底荒凉还是这天儿果真大冷的缘故，只觉得一丝丝的风钻进骨缝。

外间兰儿也已起身，留心听着，那脚步却是往自己房间走来。海娘忙身子前倾探看。门开了，兰儿端着一小碗粥稳稳走来："小姐当心着凉，先喝碗粥暖暖吧。兰儿听人说饥寒交迫，果真饿着肚子定是更加冷些。"

这两日海娘见她说话语气倒也如常，原先不知该同她说些什么，如今看来，却也不必急着开解。便也如常道："今日倒真是觉着更冷了些。你得闲给茵儿那屋子多加个火盆。"说着接过兰儿手里热热的粥，抿了两勺。

兰儿打屏风拿起海娘外衣顺手披在她肩上，便走到窗前推开窗一笑："二小姐那屋已加了两个火盆，怕她嫌燥热，我打了两盆水放在上头。小姐来看，不怪觉着冷，是下雪了。"

海娘一喜，快速穿好外衣。放下粥便起身走去了窗前，冷冽的风即刻透着清新吹在脸上，窗外那铺天盖地的白闪了个满眼！她本就喜欢雪天，只是近几年鲜少有大雪。深深的吸了一口气，那冷气刺得鼻子微微疼，转头看看兰儿，兰儿也正看着窗外，虽是一脸的郁色，眼睛里却放出光来。海娘提议道："兰儿可记得，上次堆雪人打雪仗是个什么时候？"

兰儿想了想："怕是三年前了，那时才糊的上好窗纸，硬生生被打了个窟窿。为这还叫夫人罚了我俩月的银两，说兰儿不劝着小姐，倒助着小姐疯玩。"

海娘见她果真从心里活跃起来，便顺着话道："是谁当天回来还拍着手说值，多罚俩月也情愿的？如今来找后账不成？"

一瞬间仿佛二人又回了当时，只知道玩乐起来不管不顾的年纪。可只那一瞬便都冷下脸来，终归是有些东西回不去了。

二人静默片刻，想说什么，却口难开。海娘见这架势心思一动，顺手抓起窗棂上的浮雪，团了两把便朝门口跑去，待兰儿反映过来，一团雪已是灌了满脖子。凉得她直缩头，一时也没了犹豫，急道："你。。。。。"

海娘边向外跑边脆声笑："今儿你若输了，我扣满你四个月银子，

好叫你如愿。”

兰儿也是个爱玩的，一听这话早追了出去，二人你追我跑一通用雪球相互攻击，一时扔得到处漫着雪，都没少中招。忽的只听诶呀一声方才住了手。一团雪不偏不倚散在宋也脸上，宋也用手抹了半天扔觉眼皮生疼，待能睁开时不禁笑道：“这雪下得好，不管是谁一雪球先周出门去算完，周不出去的才准说话？”

海娘一怔：“你怎的来了？”

再看兰儿，面色一沉，定定看着宋也仿佛不认识一般。

宋也见这架势脸上有些挂不住，可也硬着头皮道：“今日的雪不粘，打雪仗握不实出手就散了，堆雪人也是不成的，来回走几步管保震成个雪堆儿。”

海娘接话：“我与兰儿打了半天呢，我说怎的她这能耐还长了，次次糊在我领子里。”

兰儿不知该说什么，转身便要往里走。宋也见状立马几步奔过去：“兰姐姐，我有礼送姐姐，请千万莫推拒。”

兰儿冷声道：“兰儿受不起，公子请回吧。”

宋也赔笑：“姐姐收了我便回去，不然便赖在你这了，姐姐去哪我去哪。”

兰儿刚要开骂，就听海娘道：“你且去和他看看吧，我可不想每日都见你长了尾巴。”

兰儿气得直骂：“没见过你这么赖的，不要脸皮。”骂完领头往院子外气冲冲的走去。

海娘望着兰儿背影，心说宋也来调合也好，倒比自己有些话好说一些。宋也望着海娘神色，心知是来对了。见她满身的雪，发梢还润着雪水便道：“小姐快回屋吧，想着别着凉。”遂微微欠身点了个头，便追着兰儿去。

一路上宋也只走在兰儿左前方两三步，边走边回头照应着兰儿速度。待一气走到门房已是满头的汗，便小声一句：“姐姐请稍等，咱们到了。”

说完一步窜进门房，片刻功夫出来，手里已是抱着一条雪白小狗。兰儿一眼瞥见，心内很是新奇喜欢，可面上却转不过那口气。只隔着几

步呆站着。

宋也抓着小黑走近道："兰姐姐可怜我吧，和姐姐说句话还要拿它当开路先锋。"

兰儿转身呸道："有话你快讲，完了我还有事。"虽如此，却一眼一眼的歪向小黑。

宋也也不生气："昨得了只小狗，门房说是母狗得病把它叼着到了咱府地界。可那母狗当场便死了。若说这小东西自己生在外头恐怕活不了，我在这府里也不认得别人，不知姐姐可否养它？"

宋也见她别扭着不言声，眼神却偷偷的往小狗身上扫，索性把小黑往她怀里一放便撒手："反正这条小命是交给姐姐了，养不养都凭姐姐发落吧。"

兰儿措不及防，本能的双手护起小黑："你别一口一个姐姐叫的欢，我可当不起。"

宋也无奈："你就真那么恨我？就烦到连句话都不能好好说？"

兰儿鼻头一酸："我哪里敢？你如今是公子，有什么吩咐兰儿听命便是。"嘴上虽这么说，心却有些酸软。

宋也叹口气道："姐姐知道，我是个不会转弯说话的人。府里除义父外，通体我也就认识你与小姐两人。兰姐姐若当真厌极了我，以后我便不再缠着你原谅。只是我这么觉着，相识一场，无论怎么个情分也是缘分。不管你与小姐拿我当什么人，我都诚心待你们，以后也是一样。"

说着便不无丧气的往回走去。兰儿呆呆的愣着，那人即这样说了，还能怎样呢？能真就当不认识么？想到这也是一口叹气。

小印子打门房里坐着烤火，一抬眼从窗子里看见宋也往远处走了便立马追出来："宋公子怎的走了？"

宋也一听便顿住脚步往回返。心说倒把他给忘了。

小印子见兰儿手中抱着小黑立即道："小黑怎的在这里，公子不是说养在门房么，这。。。"

兰儿见这小子愣头青一个，便道："原来是你捡回来的？拿你一只小狗也值你这样追出来要。"

小印子抬眼一看，面前这丫头杏眼圆睁，气度娇俏，简直如仙女一般平日见也没见过，脸一红竟忘了回嘴。

宋也几步走回来笑道："这狗已给我了，怎么养还得你教我？我不叫它受罪便是，难不成你比兰姐姐养的好些？"

小印子回过神，脸已是通红："小的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小的一时离了它怕是要朝思暮想，日久生情呢。可是以后都没处看去了？"

宋也憋着笑："哪个告诉你的日久生情用在与狗上头？"

兰儿忍了半晌也扑哧一声笑出来，回头问道："你何时认了个兄弟？"

宋也苦笑："我这几日就掂对着跟他拜把子呢，姐姐这一说那一准使得了。"

兰儿再也气不成，呸他一声便抱着狗走了。

小印子一时害臊挠着后脑道："小的又是招笑了，可见人家文人定是不易的，怎的人家都是出口之乎者也，我一出口就变粪了。"

宋也笑道："也不是这样说，改日我拿几本书给你，你看着不懂得便问我，虽说我也是个半路出家，教你想来是够了。"

小印子一听高兴道："公子果真是好人，往后公子有什么事缺人手尽管使唤小的。小的定然尽力。"

宋也一笑："你有这心就是好的，改日我还真得同你拜个兄弟。。。。"说笑间见巧儿身影远远的一晃而过。心内不禁稀奇，此时正饭口前后，妹妹这时不正该忙和？刚要追过去说几句话，就听小印子道："公子莫追，这丫头可惹不起。"

宋也心中好笑，自己妹妹还惹不起了。可隐隐觉得这话蹊跷便随口问道："哦？她是如何个厉害，可是训过你了？"

小印子一脸的不可置信："小的哪里赶得上她的训？公子真不知，她乃是老爷的新夫人呢。劝着公子千万莫要惹祸上身。"

宋也双目圆睁："你说什么？这。。。。胡扯。"

小印子委屈："怎的是胡扯呢，都怀了老爷的娃了，前后大夫不知叫来多少个，可是门房的管事说的，拎着耳朵不叫我们往外传。若不是公子，我还不告诉呢。"

宋也深一步浅一步回了偏堂，一路如何走来亦是不知。心中只是转不过那个弯，巧儿果真成了老爷的人？

作者有话要说：先写到这，不排除以后看着不顺眼　　　改剧情的可能。。

堕胎

魏如进得里阁时一脸喜气："也儿，为父有好事告知。"

宋也不忍扫兴，耐烦着笑问："爹爹如此高兴，是何事？"

魏如自顾倒了杯茶一口喝干："可是大大的好事呢，老爷把西边的院子赏了咱爷俩。也说叫你找了学武的先生，好待日后提拔为官。"

宋也忍下闷气："也儿不想当官。"

魏如这才发现宋也情绪不大对，试探着问："怎的了这是？还不高兴？前儿才和我说娶媳妇，咱有了自己园子，你便看好哪家姑娘娶进门来，倒也方便不是？"

宋也亦不隐瞒："爹爹，也儿不知老爷忽然如此是个什么意思，只是巧儿。。。。"说到这眼眶已是红了。

魏如一愣，惴惴问道："可是听谁胡说什么了？"

宋也别过脸："没有的事，是也儿自己看见的。爹爹可是一早知道？"

魏如叹气："木已成舟的事，知道不知道为父也管不了。男婚女嫁，你情我愿，也儿，你要往开处想。"

宋也气道："可是老爷同爹爹如此说？也儿难道是个卖妹妹的？不过不要紧，也儿原来只以为空穴来风，即是实情，我这就去问巧儿。"

魏如拦道："你这孩子样样好，脾气忒也倔了，翻起脸来连为父倒一起损，我且问你，你去问，若巧儿自己愿意，如何？若她不愿意，又当如何？你又知道巧儿身在何处？"

宋也答不出，皱眉道："也儿并无怪爹爹的意思，只是巧儿是我亲妹妹，秉性单纯不识世道艰险，我怎能见她跟了那么一个人不明不白的？"

魏如一急，一个耳刮子甩了出去压低声音怒道："这是什么地方，

容得你胡说？你不怕隔墙有耳犯了禁忌，也不怕巧儿招了连累？真。。。。不成材的东西。"魏如老脸已是气得通红。

宋也被这一打也愣了，呆呆看着魏如缓缓出声："依爹爹意思。。。便是问不得了么？她好歹是我妹妹！"

魏如拽着宋也坐下方缓口气皱眉道："凡事既已发生，发火蛮干是不成事的。好生想想该怎么办，把损害减低才是智举。你去问巧儿不是不可，可也有个打算，她若是自愿跟了老爷，如今又有了孩儿，那便也是桩好事，你生拉硬扯的一副要拆伙的架势，不是倒叫她不顺心？这如何说得是为她好？"

宋也低着头，一手轻轻抚脸，一边思考着魏如的话："她若不愿意呢？"

"不愿意能一声不响就怀了人家娃？她不说是怕你不愿意。"

宋也心知魏如说的也是有理，只是拗不过来劲："爹爹说的也儿明白，我只是，不信那个人。"

魏如闻言心内也有些不放心："不说要去问么，你便好生探问，得了结果也倒安心。"

宋也回过头迷惘道："便。。。不问了吧，本就打算去劝她拆伙的，说不准，去了说出不好的来，反倒招她惴心。"

魏如叹气："那便过几日想好了再去，事倒不急。你随我收拾行李，咱们准备搬到西院。"回头见他不动，心疼道："可是打疼了？"

宋也心头一软："不疼，是也儿不懂事，叫爹爹担心了。再不会了。"说着一起跟着收拾。

。。。。。。。。。。。。。。。。。

巧儿怀孕的事，不知怎的传到了后院。尽管张辰耳提面命经手过这事的人，可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张夫人听完只是一笑，恍了半天的神，便再无异样。

其实往心里去的倒是燕子。

本是打算着像以前一样，一挑拨，夫人便会处理，何况子嗣大事。可如今夫人当真成佛了，最后的一丝希望破灭。人不能知晓绝路，但凡是有一线希望，即便自己不占着茅坑不拉屎，却也有望回去的一天。如

今没了。燕子知道，有些事情完了就是完了，谁也没办法旧事重提，时间逆转。

燕子如往常一样，一早伺候了夫人梳洗，念佛，抄经，便自动退出门。可今儿她却不如往常那样：找春月谈谈琐事，晒晒太阳，绣个花样。。。她鼓捣起一件大事，着了魔般。

当她端着一碗酸梅出现在东阁时，巧儿正在擦理梳妆台，她一向不喜用人伺候，大概是惯了，许是也没有非得拿架子不可是事，叫她去习惯如何去做个主子。梳妆台擦了一半，镜子里反出燕子的脸，巧儿呀~的一声扔了抹布。一忽回身："姐姐，怎么是你？"

燕子凄然一笑："如今这一打扮，妹妹可又漂亮了，果真是人要衣装，可也要底子好。"

巧儿低头在衣角上擦着手，脸色红红不知该说什么。

燕子见她这样单纯个人儿，心下已是不忍。可想起张辰如此薄情寡义，主意便坚定了几分------如今无论如何，定要为自己与张夫人讨个公道，若不然，这人心不疼一次，便不知道自己曾经错过，便不懂得什么叫后悔！

心思已定，转而眉开眼笑："妹妹的事夫人早知道了，特地叫我来看看，可需要什么？"

巧儿脸红小声道："夫人不怪巧儿么？"

燕子又是一笑："妹妹这可错怪夫人了，夫人自来不是个小气的，以后便是一场姐妹疼你还来不及怎会怪罪？需要什么只管说，我去着人办总是比你熟路些。呵，这不夫人怀着小姐时便是极爱吃这酸梅，便叫我腌了一些拿来，空嘴吃最是味道好，若渴了泡茶亦是不错的。"

巧儿欣喜道："原来夫人是这样好的人呢，巧儿本是该去拜见的，只是怕惹她不高兴一直不敢去。"

燕子抬手把酸梅举到巧儿面前："妹妹尝尝味道如何，若不够酸便拿去再腌几天送来。"

巧儿拈了一颗进嘴，又就着滚开的水冲了一杯茶统统喝下。这些天很是想吃些酸东西，口里流出酸水儿来却也不好意思同别人讲，这下燕子拿来倒解了她的馋，心里胃里全舒坦了。

燕子见事情办完了，内心松了一口气又压了一层石。这等伤阴德的事情害人十分，自伤八成。随即再不看巧儿借口道："妹妹好生养着

吧，我改日再来看你。若是，以后有什么错处，妹妹莫怪我！”

张辰下朝归来时，巧儿已疼得不成人形，榻上汗水混着血水斑斑触目。待得叫来医生问寻明白霎时动了杀机：“这个贱人她敢如此！”

大夫且说下了大量红花，胎儿决计是不保了。大人能保得半条命已是险之又险！张辰交代着好生照应，便抬腿奔了后院。

再一次来到后院，满院子的清净。是啊，这里改了禅房了，比那七丹寺还萧索几分，七丹寺还仗着人多些。张辰自然是顾不得这些，直奔了燕子房间。谁知燕子早已死了多时！

榻上的人面色灰白，嘴角一抹黑血。看起来甚是恐怖。桌边放着一张遗书，字迹娟秀：

跪拜夫人，燕子走了。燕子不能再伺候您！想及夫人，竟有些舍不得走！

本是以为，一条残命终其一生陪伴，服侍夫人，以赎罪过。可心中不甘沉积已久，却神佛无救。

燕子心知，夫人若知道燕子这般糊涂行为定是要说教阻止，只是心已死，再活无义！

平生最大错处便是跟了那负心丧良之人。负了夫人待我之心，如今悔不当初！

若得来生，愿为夫人做牛做马，致死方休！只今生主仆缘尽，望夫人好生珍重，切勿为燕子伤心，燕子便得以瞑目了！

伏地跪拜，恩情在心，生死不忘！

燕子上

张辰看着这信，又望着榻上的人许久。其实燕子也是很美的！跟了他多年，从无一句半句怨言，也无半丝要求。随着安蓉的到来，她便来了。安蓉与自己决裂后，她便也仿佛在眼前匿迹。只是自己似乎从无好生待过她，想及此，来时的愤怒一点一滴消失遗尽。他如何也不曾想到她会死。自己会连无视她也无处！

张夫人听闻老爷气冲冲奔了燕子房间，心中已是觉察不好，待奔过来看到如此情景，多日干涸的眼泪早已决堤。

她踉跄着抢过张辰手中遗书，字句读起，越读越是泪如泉涌。待读

完后方哭喊道："你这是何苦？何苦呢？我不曾怪过你，你何苦不放过自个？"

张辰一时不忍，伸手搀起张夫人便要出门。不想张夫人用力甩开手："你满意了？如今你可如意？你为何非要逼她走这绝路？若你不能对她有个交代，当初为何要了她？"说完再不理会张辰，拿着一纸遗书决然出了燕子房间，走至门口，对旁边丫头道："就以我义女的名义，葬她！"

作者有话要说：先写到这　初稿　比较不细致。。。看来日是不是再添改

隐瞒

张辰回前院后便派人找来魏如，与他说了巧儿如今情形，叫他斟酌办理，办理妥善。一句办理妥善叫魏如额头青筋蹦起老高，心说这事倒是怎么和宋也开口？那小子还不翻了天？心内对张辰已是冷了心！

待回西院时，见宋也正帮着几个小厮一起打磨几张新订好的桌子。魏如到得门口却没进门，转身直接奔了园子。

兰儿见了魏如便是一愣："老先生大驾光临，快请进，兰儿去请小姐。"

魏如微笑点头："有劳姑娘。"

片刻海娘便来了："先生能来园子，是海儿荣幸。不知是为何事？"

魏如也不客套："老朽来得唐突，小姐勿怪。老朽素闻逆子蒙小姐不弃，交往甚好。不知小姐可否帮忙？"

海娘心惊："也儿出了何事？"

魏如叹气，思索片刻，便把大致的事情如此这般说了个梗概。

海娘倒吸一口冷气："燕子死了？她。。。。。不知先生要海娘做些什么？可是帮着开解也儿？"

魏如深皱着眉摇摇头："也儿只怕听不进，前儿不知何处听来巧儿的事，老朽死命劝着，为这还。。。动手打了他，方才劝住，如今。。。。老朽只望小姐代为隐瞒。你们年轻人谈得来些，方知道是谁给他传的话，也好提防。"

海娘点头："先生放心，也儿素来对人真诚以待，便是先生不说海

儿知道定是也要帮衬。”

魏如躬身道谢：“多谢小姐，此事不容缓。老朽告退。”

海娘叫来兰儿道：“你去把宋也叫来，我去后院一趟。劳他在此等着不许走，只说。。。。只说狗抱来便不管了么？无论如何不许他出了园子，我去去就回。”

兰儿翻出柜里的雪白貂皮斗篷给海娘系上：“天倒冷了，小姐多穿些，也叫夫人看着不担心。”

海娘握了下兰儿的手，微微一笑，便出了园子。

燕子走的这几天，张夫人对住案台上一张纸尽是念佛。

当天也是悲伤过度，并不曾想她一个将要遗世的人，选得如此惨烈的死法，死前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写下那笔遗迹？微微睁眼看了下案台上，心内又是暖又是堵。热泪再度泛出，仍旧闭了眼念经。心中感叹：这样一个精细人，生前死后安排得一丝不差，怎的就看不开这一念之间呢？

想及此，听闻房门开了，张夫人皱眉道：“我不是说除了送饭不许进来打扰么？”

海娘轻声道：“娘亲，是我。”

张夫人回头见是女儿，眼泪早流了下来：“海儿来了。”再一看海娘悲悯的眼神方问道：“你知道了？这兰儿看是找打了。”

海娘关门走近前道：“娘亲莫怪，是爹那边的人传出的话，凭兰儿还打听不到这些。”

张夫人深深叹气：“我倒糊涂了，只是也没什么，早晚也是要传出去。海儿过来看看燕子吧，你小时她还抱过你。”

海娘恭敬的去上了柱香，人死为大。虽然她一直觉得燕子神态里有些邪气，可念在她多年忠心事主的份上，仍道了一声安息。

瞥头看见那纸遗书，拿起看过方道：“娘亲，燕子到底是何样人？她这遗言情真意切，可女儿有时却看不透她。”

张夫人背过脸去：“你自然不知，她的忠心不是表面几个字看透的。不然如何留她在我身边这么多年。”说着叹了口气道：“留这么一张纸，只是不想牵连我罢了。你爹爹初到后院时，已动了杀机。”

海娘急道："难不成爹爹会对娘亲。。。"

张夫人冷笑："他？哼！他不敢，可难保以后。若他认为是我授意燕子如此行事。。。"

"爹爹从前不是这样！怎的如今。。。"

张夫人又是一声冷哼："还是那话，他不敢。二十年夫妻我还不知道？海儿，你的婚事早做打算为好，你那爹爹如今什么也都舍得出去。"

、

兰儿把茶换了一壶又一壶，搪塞的话说了一回又一回，海娘方回了园子。才一进门就见兰儿迎出来道："可算回来了，这位宋公子问了有二十句小姐何时回来，叫他来何事？兰儿就要叫他问成哑巴了。"

海娘解了斗篷道："不过是多去了一会儿，也儿难不成还有要紧事？"

宋也笑道："倒也不是要紧的事。这不老爷赐了新屋子，我见订来的桌子角有些刮手，怕义父眼花不注意别刮到哪才好。就和几个小厮打磨了一番。才打了两张桌子，兰姐姐就把我叫来，说什么不让我走，问是何事却也不说。当真叫我不知如何是好了。"

海娘打起精神，心知这位的事也不是易办的，便笑着奇怪："素来府里的桌椅都是管家在办，也没听闻做工如此不精细。"

宋也一笑："没麻烦管家，倒是我自个儿到街上寻了一家店，漆得虽是马虎些，可那几方木头是真真好的。再者也儿想着，房子都赐了，便不麻烦别个，以前我家的桌椅都是已故爹爹做的，这些事我也喜欢鼓捣，且还做得来。"

海娘点头："亏得你愿意捯饬这些。前儿见兰儿抱回只狗，里外的每天眼里只剩那狗了，我交代她的事也懒怠办，你这罪魁祸首倒是乐的逍遥。"

宋也讪笑："也儿没想那许多，只望着兰姐姐莫要再气我了，先拿小黑来讨好，倒没想起她忙不过来。"

海娘点头道："我听兰儿说，给小黑起名字那人与你当真是一般无二。你何时认了个亲戚？"

宋也一笑，方把如何与他结识，如何发现他与自己投缘说了一回，

待要说到如何得知巧儿的事，方住了嘴。脸色已是讪白。

海娘心内有数："即便投缘，便多交往些也好。"

宋也喝了口茶："可不是，我打算与他结个兄弟呢，等下便去。"说罢便要起身。

海娘一急："小黑的事还没完，这就想跑？"

宋也半个屁股已是离了座位，听闻海娘如此说，心下不知怎的就一紧，仿佛看见海娘心里的紧张，这紧张来自什么？不舍？亦不像。。。略一顿便又坐了回来："那便不走，小姐叫我走，我再走。"

海娘脸色也是一红，讪笑着问道："近来读哪些书？"

宋也苦笑："小姐可是有事要与我说？"

海娘一怔："看出来了？"

宋也道："也儿虽是不知小姐诗书念得怎样，想来也是好的。若当真要说文品书，如何也不会找我这么个半调子。小姐有话请讲，可不是又给我牵线吧？"

海娘听他说得好笑："你既听出来了，我也不绕弯了。自打小黑来了园子，我与兰儿都很欢喜，可是小黑太小，便照顾不周，照顾不周便容易吃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或是什么意外，总归来说，也儿闲暇时可否在园子帮着照应？"

宋也听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这是实话？看海娘眼神也知道，这也是推搪之词："小姐若是很不喜欢小黑，也儿带回去西院养吧，好在现在有了地方。。。。"

"那不用，我确实是喜欢的。"海娘打断道。

宋也不再言语，只似笑非笑看着她。想起妹妹巧儿有事或闯祸时便也是她这个样子：说来说去也不知所谓。每次宋也这样盯着她，她便脸一红，什么都招了。不想小姐也是这样。他觉着女儿家的心思真是诡异，怎的自己就不会这样弯弯绕呢？

海娘被宋也盯得有些着慌。努劲睁了几下眼道："有没有人和你说过，你的眼睛很好看。"

这一说倒把宋也说得红了脸："小姐这是夸奖也儿么，那也儿多谢了。"

刘三与锦公子此时来了。兰儿在外招呼着引进来，便听见海娘这么一句不伦不类的话。刘三取笑道："小妹可是要嫁我的，怎的盯着别的男子看？"

海娘才还不觉，此时听人一说脸也红了："三哥尽胡说，我拿也儿当。。。。。"

"当什么?"

"当弟弟看。"

宋也倒笑了："才小你一岁，怎的就弟弟了？"

海娘道："小一岁还当不得你姐姐么？"

宋也被顶得直眨眼："这倒不是，小姐这样待我是我高攀了。只是我素来只当过哥哥，还不曾当过弟弟。小姐倒宁可把我当下人，我舒服些。"

海娘道："听听，他倒自己托大得不留痕迹。不会可以学呢。"

锦公子听出了门道："海儿一向不在意这些的，怎的今天胡搅蛮缠起来？"

海娘扁嘴道："可。。。当真是有些胡搅蛮缠么？三哥你说？"

宋也见不得她那委屈的样子，一咬牙："那弟弟就弟弟吧，还望姐姐多加教诲。"

锦公子苦笑："你倒给她捧足了场。"

宋也也不答言，只望着海娘笑。

海娘心下一慌别过脸："你二位怎的来了？今日是什么日子了？茵儿的病可该好了吧？锦哥哥却是为何来啊？"

严锦难得的红了一次脸："小妹自来看我不顺，如今更是看刘三怎样都好，看我横竖是碍眼了。"

海娘打趣道："哟，原来锦哥哥也有不好意思的一天，把心事都藏起来不往出说了，怪哉。"

严谨反驳："谁藏了？"

"那你倒是说说，你这铁打的脸，今日为谁红啊？千万莫说是我

啊。”

刘三憋着笑：“小妹就见不得锦公子有心事？”

海娘呸倒：“他？倒不是小妹我见不得，只是这心事若转着弯的与我有关，我便是要问了。”

严谨正是又羞又怒，不想宋也却插嘴道：“我们小姐偏偏要把别人心事都问到，只她自己想什么却不叫别人知道。”说完依旧笑看海娘。

锦公子霎时高兴道：“送兄弟正解。”

海娘也不气，只站起身走到宋也面前：“哦？我倒是不知我是这样的。如此，也儿有何心事，我今儿倒要问问。”此时她站着微微俯身，宋也坐着微微仰头，望见她笑吟吟的眼睛，脑子轰然一片空白，只觉手心渗汗，鼻息间尽是海娘似有若无的馨香。

刘三一把拉过海娘：“小妹，你把堂堂男子逼得冷汗直冒，就差挥拳打人了。”

宋也起身找了由头慌忙告辞。一溜小跑出了园子。

锦公子大笑：“想来这送兄弟没见过海儿这架势，倒总以为是个淑女呢，可是笑煞我也。”边说边笑得直打跌。

兰儿抱着小黑跑了出来，诧异道：“不是要叫他看小黑么？”

海娘自顾笑着回了座位：“今日他还有别的事做，我猜他定然是没了心思去找那小印子了。明日早起依旧叫他来。”

刘三与锦公子面面相窥，不知所谓。只兰儿扁着嘴小声道：“原来小姐还会施美人计呢。”

作者有话要说：有些改动

求签

宋也才走一会儿，锦公子便耐不住性子，说话便进了海茵屋子探望。

海娘与刘三双双看着锦公子的背影眉来眼去的乐半天。这到底算是一场欢喜姻缘，好似几家乱糟糟的权势中绮丽生长出的奇花，这奇便奇在出人意料！

刘三望着海娘，坏笑中透着一丝隐忧："小妹，你与宋也那小子，有些蹊跷？"

海娘一怔："三哥也要说身份？"

刘三挑眼："三哥怎会说身份，我自己就是个蔑视身份的。"

海娘亦学着他样子挑眉："这小妹不懂了。"

"三哥说的是情。"

海娘脸色微红："我与他？我拿他当弟弟，才不是说了？"

"哪个姐姐对弟弟使美人计呢？"

"三哥打趣我，莫听兰儿胡说。"

刘三歪着头垂眼微笑："我在这事上从不曾打趣你。"抬眼又道："兰儿，也不是胡说。"

海娘正色道："三哥莫打哑谜，你我之间还需如此讲话么？"

刘三亦正色："好！小妹对我讲句实话，对那宋也小妹是怎样看待？"

海娘不答反问："三哥到底是在意什么呢？"

刘三低头思索，其实他也不知自己在意的根本原因。这事本就存着诸多矛盾。宋也是女子，海娘虽说不知情，可必然是有些摸不清，再者宋也必然对海娘拿捏着距离，不然海娘断然不会蛛丝马迹看不出。可他仍是担心，这担心无来由，却因为海娘一再的避讳而愈加不安，遂问道："小妹可了解他？"

海娘皱眉："确是有些莫名看不透，只是小妹相信他是个好人。"

刘三摇头："三哥亦认为他是好人。既是看不透，便有些距离为好。也许，待弄明白才好说别的不是？"说完这话，刘三心里生出一丝厌烦。他的神情自然与平时无异，只眼神里的不耐海娘却看了个真切："三哥是担心小妹，小妹自然懂得分寸。"

。。。。。。。。。。。

宋也一路慌着神回了西院。刚进大门，魏如一脸忧心的迎出来："也儿可是从小姐处回来？"

宋也本是脚步急速，一见魏如便缓了下来："是从小姐处回来。"

魏如放下心："快进屋吧，外间冷。小姐叫你何事？"

宋也扶着魏如慢慢往屋走："也。。。不知是何事。只说叫我去帮着照顾小狗。。。。想是有些隐情不好说，刘三与锦公子也在。"

魏如一听，站住回头："他二人近来总是进园子？"

宋也亦是老大的迷惑："也儿不知，许是。。。。。"

见他说不出个所以然，魏如便转了话题道："唔。你订下的几套桌椅木质很是好，打磨完了看着倒还方正，我也看腻了那大红的漆，如今这样浅浅的倒看着别具风雅。"

宋也一笑："是我自个儿拿了主意，倒怕爹爹觉得不称心。爹爹喜欢便好。"如此呆呆的应付几句，便推说累乏，回了自己房间。

魏如看着他进门，小声嘟囔道："这怎的晚饭也不吃了？"

一进屋宋也便掩了门，情绪豁然卸下，这下不用装了，呆呆站着发愣。面前是一幅字，是魏如见他人大了，开始掂对姑娘了，端端写好送了他：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眼见着这几个字，越看越是心中翻腾着涌动，不知做些什么好。且看他那神情：半皱着眉头，嘴角含笑，眼神恍惚蒙了层雾。

想起今日那么近的看海娘，心头止不住的颤栗。心说可真是好看啊，月牙一样的眼睛，盯盯的看着自己，怎会这样好看？细细闻着，那馨香气息仿佛此刻仍然绕在身边。

就这么想了半晌，仿佛心内有把火在燃烧，烧得他心浮气躁，便转到榻上歪着。只是到了榻上，仍旧把方才一幕又想了一遍。。。。。。就这么边去想，边嫌弃着自己，如此榻上桌前来回的转了几趟，想了几想终是叹出一口气来，一直吊着的心算是缓下，方觉出饿来。

屋外黑透，夜已深！

第二日清早，宋也便顶着满眼红丝与魏如一起用饭。

魏如大惊："可是出了什么事？"

宋也纳闷："什么事？"

魏如指着他的脸："昨是没睡好还是怎的？"

宋也脸红一笑："换了新屋子，高兴得没睡好。爹爹莫担心。"

魏如放下心来，知道不是因巧儿的事，便也笑着打趣："可真是个出息的，换个新屋子就一宿不睡，待到要你独揽大宅，不是都熬成鹰了？"

话说到这，兰儿来了："给先生与公子道安，二位万福。"

魏如一愣："姑娘这清早来，可是有事？"

兰儿道："小姐今儿去上香，问问宋公子可同行？"

宋也急忙摆手："不不，多谢小姐好意，我还有事。"他心里对昨晚上的相思好不羞愧，如今倒是一副近乡情怯了。

魏如又是一愣："你有何事？那七丹寺怕是也儿还没去过，不妨去看看。"

宋也推道："改日看也是一样，也儿想帮着爹爹收拾院子。"

兰儿一笑道："公子只管去，小姐早安排下，让人来帮忙收拾。"

宋也再推辞不得，只是心中纳闷，怎的爹爹听闻自己只是去玩，倒也不去阻止，反倒一心叫他去？遂微微点头："那也儿叨扰了。"说着放下碗筷硬着头皮往外走去，心中自我安慰，只当是拜佛吧！

海娘早整装好，一袭白衣，外罩一件貂皮斗篷，头上利落扎起个蝴蝶髻，只在髻中央戴了支圆圆的宝石扣。一身素雅，站在园子里残雪中煞是好看。宋也抬眼一望便收不回目光，只呆呆道："小姐今儿打扮真是爽利。"

海娘一笑："也儿这半晌才来，可是又在打磨桌子？"

宋也脸一红，不好意思思道："小姐可曾用饭？"

兰儿插嘴道："我们宋公子可是推来推去的，倒还真想再磨一天桌子呢。看似漫天神佛请不动他。"

宋也低头："兰姐姐说笑了，我是很想去的，只是。。。。神佛怕是不待见我。。。"

海娘呸了一声："咱们走吧，马车早等了好一会儿。"

宋也再不言声，跟在后面心里盘算着，最好是再不说话，倘或说出什么错的来，吃不了也兜不走。

一路上，海娘与兰儿有一句没一句，间或问宋也几句，宋也却只是能简短就简短着回答，抬眼也只望到海娘嘴巴鼻子，再往上就不敢看了。只觉得海娘嘴巴兀自在那动着，是个什么表情却看不出。

七丹寺落在半山腰，马车到了山底下便停了，三个人一路走那又宽又长的阶梯。

七丹寺是前朝皇家寺庙。修时候就费了大工夫的，阶梯十层一段，共三段，一眼望去宽阔明快，走在上面竟平添豪迈之气。海娘心里叨咕着宋也今日的样子，突然回过身："你可是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了？"

宋也且跟在她身后低头看着海娘斗篷下的一截裙摆，前方忽然停步，宋也一时没停住，踉跄着往后一退却半脚踩空。登时身子向后仰，眼瞅是要摔下去。海娘心里一惊，大喊出声："也儿！"早已伸手拽向他。

宋也反射性拽住海娘的手，缓了把力，加之他自小贪玩闹也算身子灵便，上身往后仰了几下便转回来站定。脸色已是发白："小姐可好？"

海娘闻言脸红："是我冒失了，下次再不得突然回身。"

宋也这一路拘谨，此时方才敢看海娘眼睛，一看便又是收不回-----那眼神满满的惊魂未定，关心与懊恼。遂心下一暖，低低道："你没事就好！下次再别这样了，若你也摔着了，可怎么是好！"

兰儿此刻望着二人紧握的双手，干咳一声："咱们走吧。"

海娘突然收回手，拽着两侧的斗篷道："嗯，走吧。"

宋也亦脸色绯红，方才握着海娘那只手握成拳，缓缓背在身后。

七丹寺清波听闻张家小姐来拜，自然亲自迎接到大殿："阿弥陀佛，张施主别来无恙。"

海娘亦微微点头："老禅师可好？"

清波老脸堆笑："托张施主洪福，老衲康健。不知可是往常一样，用了斋饭便去后园？"

海娘点头一笑："劳烦禅师。"

清波叫来弟子安排茶果斋饭，一回身功夫方看到宋也，不禁叹道："这位施主好相貌。"

宋也躬身："老禅师有礼。"

海娘道："此乃魏先生义子，宋也。初到宝刹，不知禅师可否帮他解个签？"

清波单手微抬："宋施主请。"

宋也微一迟疑，便来到佛前低身跪拜，三拜后，却仍跪在蒲团，口中念叨："都说佛祖慈悲，宋也今日特来求您保佑，保佑爹爹与巧儿安康，心想得成。再者，保佑我大晋乞丐皆有饭食。"说到这转头看了眼海娘，心中略一镇定回过头来：愿佛祖灭我心中魔障，我佛慈悲。

他自是心里对自己与海娘的情愫不清不楚，却着实觉得劳神与贪婪，最后一句他并不曾讲出口，可海娘见他望向自己，不知为何却觉得与自己有关，脸色一红，转头与兰儿道："去把银子拿来，为佛前添些香油。"

清波双手合十一礼："多谢张施主施舍。"

此刻宋也已然摇下一只签，签文四行小字：亲思已穷恨不穷，浮生若梦总归情，烽火连天祥云瑞，不笑鸳鸯笑古灯。

清波接过这签问道："施主求的是？"

宋也一愣："老禅师，我求的太多了，不知佛祖给解了哪一件？"

清波皱眉道："施主这命数必定是大落大起之势，至情至性方见如此。待老衲细细看来，请几位施主先用些斋饭，。"

海娘一愣，这么多年，还未见清波不肯解的签，不知这其中是何蹊跷？待饭后定是问个明白。

作者有话要说：待改 前几天网络不稳定 持续掉线 大大们见谅 前天也是，写了个葫芦翻瓢便发上来了，回头一看自己也吓一跳，所以先就锁了。大拜~~~~~~~~~~~~~~~

解惑

一行三人随着清波来到一间禅房。禅房中央挂着一个字"禅"。海娘

与巧儿倒是来得惯了，只宋也觉得一到此处便心内宁静。仿佛尘世皆隔得远了。

按说往常来吃斋的施主也不少。近年寺里虽萧条，仍时常有些斋客。只是大多是弟子前来引路诵经，或大伙在饭堂打了饭共食。这次却是清波亲自招待，给足了张府面子。

弟子一时端上饭菜，宋也看着便笑了："虽是没什么肉，看着倒好吃。"

海娘横了他一眼："尽胡说，佛门哪来的肉，也儿可是没吃过斋？"

宋也缩缩脖子，打趣自个儿"这还不常吃着，恍常在家时顿顿也是斋饭，即便想吃肉也是没银子买，如今一想却算是积德了呢。"说完又补了一句："我是说，以前淮南的家。"

海娘听得虽可怜见的，碍于清波一干和尚在场，却道："都说吃得清淡便清心寡欲得很，怎的你自小吃到大偏偏就爱胡说八道，这佛门圣地你也没点收敛严谨。"说罢又是横了他一眼。宋也闻言再是低头不语，心说早念叨今儿少说少错，怎的就是管不住嘴呢。

待得清波与小和尚诵经完毕出得门，宋也便一瞬不瞬盯着饭菜。一副只吃不说的样子。兰儿嗤笑："嘿，你也有今天，可是不叫你说话便全身不舒坦呢？"海娘转头道："他才好了你又来招他说这些不是？好歹说话称一声公子，叫外人听见成什么样子？"

兰儿扁嘴："兰儿知错了，只在这些面前才如此的，在外都是讲了礼数的。"

海娘看着这两人，深深叹气，心想果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这两人若是一对，好多着呢？

可这两人若真成了，可是一切便不是这般了？

想及此心中惶惶又是叹气，转脸向兰儿道："一起吃吧，没什么外人，再者佛门便是个不讲身份的地儿，便不用立规矩。"

兰儿笑着谢过坐下，却单单坐得与宋也近些。

宋也亦觉出来，抬眼看兰儿，她却一副自在样，便又抬眼看看海娘，海娘也是一脸的哭笑不得，那表情看不真切是个什么意思，却也没有开口的意向。宋也自个想着，许是多心了吧？遮掩了一身的不自在，开口闲话道："原来这还有处吃饭的地方，若赶上什么神佛的诞辰还是庙会的，恐怕偌大寺庙也管不来了。"

兰儿翻着白眼："你当全城百姓都姓张么？这样待遇，咱府可是头一份儿，今儿公子算是借光的。"

宋也稀奇："哦？为何啊？"

就见兰儿放下筷子板着手指仰头数："咱的老老爷的爷爷的爷爷。。。。。"

没等数完，宋也与海娘都笑出声来。海娘道："你这丫头，数不清就别数，哪有这般算辈分的？"便对着宋也道："却也不怪她，实在是连我也记不清哪一辈，说是祖辈吧，也儿可知我朝开国将军张慧与？"

宋也来了精神："那还不知，都说是神人呢，一只拳头能打死头牛，据说是轻功了得，眨眼功夫便能飞上树，且说那将军每日不必睡觉，只喝泉水。。。。"

海娘呸了一声："真真传得离谱，说我这位老祖宗，壮年时打死只牛倒也罢了，别个却是献媚之词，又不是孙大圣，还道是神仙呢。至于这上阵杀敌，运筹帷幄在当年却是当仁不让，七丹寺便是他老人家进言留下的。即便不论当时，我张府却祖祖辈辈与这寺庙交情颇深。"

兰儿插嘴道："你是不知当初的繁盛，如今府里老人说起来都道是当年美谈，就跟自己亲眼见着了似地。为表纪念，小姐名讳也得于这位老祖宗呢。"说完很是骄傲的看了眼宋也。

不想宋也却一脸呆样，半天只低声幽幽念道："海----娘。"边说着，自己脸也红了，这二字往常只在心里打转多日，却是第一次念出口来。再一抬头，见海娘更是满面通红，只低头往嘴里扒着一口饭遮掩。兰儿看着二人样子，不知该说些什么，原先想说的此刻却也忘了。三人闷头吃饭，再不言语。

饭后海娘仍记挂着解签的事，遂吩咐了兰儿，推说还有些经文要请教老禅师，叫兰儿带宋也一道随小师傅一起去后园。

清波一见海娘，便是一笑："张施主可是来问那签文？"

海娘点头一笑："老禅师可否为弟子解惑？"

清波躬身："阿弥陀佛，即便解了，对宋施主亦是无甚益处。"

"老禅师此话怎讲？"

清波自怀里掏出签文："张施主可知那句，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伐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

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海娘点头：“《孟子。告子下》。依老禅师所言，这宋公子便是要历劫方得益？”

清波叹息：“历劫多为不详之事，恐怕。。。。。”

“便不可转还么？老禅师可否明示。”

清波思虑片刻，似有难言之隐般叹道：“命乃天定，相随心变，宋施主相貌堂堂，却多为清冽之势，命中定犯杀戮。”

海娘心中半信半疑，宋也本是个和善人，当初小黄如此陷害他，也不见他动气，遂问道：“老禅师可为家父解过签？”

清波道：“张老爷只求了签，并不曾解。”

海娘点头道谢，心知再问也是天机不可泄露，便一路奔着寺中后园，心中仍念着那四句签文。

“小姐看路。”宋也眼疾手快扶住海娘。原来寺院通向后园的小门，门口有着两级台阶。海娘这倒是光想着心事，却忘了这茬，很险些摔个嘴啃泥。这一吓不禁笑道：“这可扯平了。”

宋也苦笑：“什么扯平了，小姐有心事？”边说着这话，心中亦是莫名忐忑！

海娘笑道：“刚才帮你解了签。”

宋也问道：“可是说什么不好的了？”

海娘歪头看他：“说也儿大富大贵，升官发财，妻妾成群。。。。。”

宋也听到这便知她是打趣，一瞬间大笑道：“别的倒还可能，妻妾成群，这老和尚果真如此解，怕是七丹寺可要毁了。”

海娘也笑：“为何别的倒可能？为何妻妾成群不可能？男子不都道是飞来艳福，你却避之唯恐不及？”

宋也憋着笑点头：“嗯，就凭小姐这么个牵线的本事，也儿妻妾成群倒也不难了。”

海娘又道：“也儿果真望着这艳福么？”

宋也苦笑："怎的望我多妻的是你，如今问我的又是你，小姐是何想法呢？"

海娘脸红："你的这些个风流事却来问我，与我何干？"

宋也一愣："自是与你有关。"

海娘脸色大红："这。。。这话如何说？"

宋也大笑："我不是认了姐姐？弟弟娶亲怎是与姐姐无关呢？"

海娘一愣："你还当真？"

宋也问道："你不当真？那当日说这话，原本却是个什么意思呢？小姐不当我是弟弟，却当我是何人？"

海娘本是与他说些有的没的，淡了这解签的说法，叫他这一问，却发现二人说的竟然是这个关节。登时脸上一红："今日来赏花。。。。"

宋也近了一步道："大冬天的，赏花？"

海娘转眼看向周围，一时说不出所以然，兰儿窜上一步笑道："公子且看这漫山遍野的雪花，还不够么？"

宋也仿佛被兰儿声音拉回现实，恍惚间低下头："小姐勿怪，是也儿唐突了。"

海娘心中明白，他是认真了。可自己呢？

想及此，只是笑笑："兰儿说得好，赏。"

作者有话要说：先写到这 初稿

皇上驾到

宋也自知话说得有些不靠谱，便转了话头说起自己小时候。

其实他小时候真真是过得有声有色。比起在大宅子里长大的海娘，可是天上地下了。

大宅里打小学的是规矩，宋也打小学的是调皮捣蛋。

二人找了一处高地坐下，雪已化了，黄黄的土上长着一些干草，来年是要春风吹又生的。寺里弟子按老规矩，在园门口放了桌椅后便告退。兰儿正忙和着摆好一些热茶和瓜果。时不时抬眼望去，只见那二人

肩并肩坐于高地，心里又是觉得好看，又是觉得伤感，手上一丝不慢，心里却掂对起别个主意。

海娘听着宋也儿时趣事，便也少了不自在，脸上尴尬顿消。宋也道："其实小时候，我是最疼妹妹的，我妹妹也是可人疼，邻居皆说她长得好看，以后是要当王妃呢。"说罢又是一笑。

海娘不知如何答话，巧儿真真是他心头肉，若叫他知道巧儿如今样子，真不知是何局面。遂心下明朗：魏先生这份心担得辛苦！便顺着他话问道："她是怎样的可人疼？"

宋也见她问，心下更来了兴致："儿时，我也是个淘气的，妹妹却乖巧，时常叫人欺负，我便帮她报仇。"

"原来你也是会报仇呢？"

"那是自然，爹娘自小便叫我不得欺负妹妹，其实哪里欺负过她呢？那么一点点儿个人，要如何欺负？"

"你报仇，可是去打架？"

"可不打架么，我们邻居有个小子姓何，真个不是东西。用石子打哭巧儿，只为了别人皆说巧儿比她妹妹好看，呵，我哪里能让他，实实挨了我两闷棍，他还大着我几岁呢。"

"你打得过？"

"自然打得过。"说罢又是一笑："横的怕不要命的呗。"

海娘看他那个样子，也笑开了："你妹妹自然是有了仗义不再哭了吧？"

宋也低头咧着嘴仍是笑道："她可是个窝里横，但凡是外人她便哭，欺负我可厉害着。"

海娘奇怪："她怎样欺负你？"

宋也道："她问我。。。。"

海娘听了半天却没下文："怎的不说了？"

宋也脸一红，狡黠的看了她一眼："我忘了。"

海娘呸道："你。。。。这是说的什么故事？没头没尾的。"说罢眼

睛看向别处。

宋也苦笑，心说我真是不能说呀，当时何家小子见打不过他便不知哪寻思一句："你定是长了小鸡鸡。"自己回家问了爹娘多日亦没弄懂小鸡鸡是个啥。待得又大几岁知道了，心里又是羞又是气。巧儿便问她："姐姐，啥是小鸡鸡？"

"男子才有的，巧儿不得问这些。"

"何小子怎的说你是男子呢？"

"他打不过我，不是个男子汉。"

"姐姐打得过他，姐姐是男子汉么？"

"不是男子汉也比他好。"

"长了小鸡鸡就是男子汉了？"

"你怎的还问，不是说了这样话女孩子家家不好说，害臊不害臊？"

"巧儿不害臊，姐姐想长小鸡鸡么？"

"不许说。"

"可是长了就是男子汉了呢！"

"不是叫你不许说了？"

"又没说那几个字！"

"。。。。。。"

三人回府时，天已黄昏。马车在路上只听得一声声的吱嘎吱嘎。白天都说得累了，此刻三人却一道懒懒听着这吱嘎声，再不多言。兰儿坐在海娘身边冲着宋也低眉顺眼的笑，倒笑得宋也有些心中发毛。海娘与兰儿一顺边坐着，亦不知兰儿此刻神情，只是觉得宋也嘴角仿佛抽筋似地，仿似想笑却憋成个苦脸模样。心中纳罕，嘴上却没问出来，着实是乏得很了。

才一进门，便有下人等在那："小姐可回来了，皇上驾到！"

海娘一怔："什么？何时来的？"

那下人道："我去叫管家，小姐稍等。"

片刻间张兴打门房迈着老步跑出来："小姐回来了，万岁才还问起小姐，已来了好一会。"

海娘皱眉问道："可知皇上为何来？"

张兴沉下眼皮："回小姐，只听一耳朵说是选妃的事，奴才听得不很仔细。"

海娘心惊，顿时连乏累也忘了，只道："兰儿，你带宋也到园子，你二人不得出来。"说罢便匆匆往正堂奔。

兰儿追过来道："兰儿伺候您去见驾。"

海娘低声道："你去什么？还不带着宋也到园子，防着他听了什么出了乱子，对他只说帮我去照看海茵，便说，便说是大选的事还没完，千万帮我照看着。"

兰儿边应边问："可是要告诉二小姐？"

"先别说，待我去去便找个空回来。"

兰儿照着海娘吩咐，一路走一路跟宋也交代着，二人匆匆奔了园子。

海娘到得正堂时，皇上却不在。问了下人才知道，皇上去了东阁。

海娘本以为皇上是为海茵而来，如今想来却不是，心说东阁？一时大惊："巧儿？"

想及此再不迟疑，转身朝东阁快步走去。

这东阁本是张辰的温柔乡，往常是打死她也不会迈进一步的，如今一路走来，踩着棉花一般，还没到门口，厚重的香便传来，里面亦隐约传出大笑声。海娘顺了口气，整齐了衣襟迈步进去。

——————————————————————————————————

此时，兰儿与宋也正在海茵房门外，左思右想不知找个什么由头进去。尤其宋也，平常若不是海娘在场，他是万万不会独自进来探望，再者寻思着，好端端的跑进去找人说话，没的让人怀疑起来。

站了半晌，兰儿方道："不如先去书房等小姐吧，看那是个什么消息。"

宋也点头："也好。"

一忽的二人转至书房。一到书房，宋也方觉不自在。便是心再粗些，独自对着曾爱慕自己的女子，也是知道尴尬。遂开口问道："不知小姐何时回来？"

兰儿一笑："公子心中只有小姐么？"

宋也尴尬一笑，不知说什么为好。

兰儿又道："公子不愿娶兰儿，可是因为小姐？"

宋也叹气："兰姐姐可是还在怪我？"

兰儿亦叹息道："如何怪你？本就是我眼界长得忒高，痴心妄想了。"

宋也苦笑："姐姐何苦这样说，当日我便说了，如今我还是这样说，姐姐是好的。"

兰儿满脸通红："那你为何。。。。。。"

宋也心中难过，却只能说："是我不好！"

兰儿也是个强势的，憋着满眼的泪问道："我且问你，若是小姐，你可答应？"

宋也叹气，自己确实是想过，若是海娘，该是如何？可这般魔障，总是掂对着如何消了，奈何求神拜佛也不顶用，便是连避而不见亦做不到。一个女子对另一女子起了这心思，她只当是自己一时疯了，遂秉着一口气道："是谁都一样。"

兰儿见他仍是不说，眼泪滴水般流下来："宋也，我且告诉你，若你当真是对小姐有这心思，今日如此说却也不顶用。小姐成亲，兰儿自当是陪嫁丫头，自古把陪嫁丫头收房不在少数，你且别哄了我去。"

此话一出，宋也惊得一拍桌子站起来，待要说些什么，却听门外脚步声，海娘已是回来。

作者有话要说：先写到这 初稿

圣旨下

大冬天下，海娘到得园子时却出了一身的冷汗。本是外间就听闻屋

里有些语气不善，只不真切。不想进门却看得个宋也拍案而起，兰儿声泪俱下。遂停住脚步疑问："你们这是？"

宋也亦不知该答什么，心中火气虽是蹭蹭往起冒却呼出一口长气，只隐忍着问道："二小姐可是没事？"

兰儿用袖口抹了眼泪，却低头不答言。海娘心中有些明白－－－－这丫头平日不显山不露水，主意正着呢！寺里时海娘便模糊看出兰儿心海没死，万没想到她会主动来纠缠。此刻却也不好说，便自个儿解了斗篷坐于桌前道："茵儿没事。"一时身上突突冒着冷风。

时候不早，海娘故意笑着说："兰儿去弄些吃的吧，宋公子今日晚饭在园子用。"兰儿转身出去。

宋也不得不缓下气儿，坐回椅子上，思量再三还是推迟："时候不早了，也儿今日可是打扰了，不知义父。。。"

见他还是要走的意思，海娘撑起头，皱眉："你与兰儿怎么了？"

宋也苦笑："小姐不是说签上说我妻妾成群？看样子便是这个意头。"

海娘一听他还能打趣自个儿，便也顺着他打趣儿："嗯？若签上说也儿娶不着媳妇儿，岂不是你当下就去给庙里敲钟了？"

宋也一提这个心事便笑不出来了："若签上这么说，我倒是觉得它真灵验！"

海娘疑惑道："咦？怎的你不信好的偏信不好的？"

宋也知道再说下去，也是白天那么个冲撞下场，对于他来说，何为好，何为不好？忍下与海娘较真的话头，遂问道："我这姻缘好与怀也就如此了，我亦不在意。倒是小姐与三公子，也求了签吧？可是吉利得很？"他这话倒问得自己直眨眼。

海娘先就掩着嘴笑，心说原来这小子以为白天自己独自去找清波，是为了问姻缘。只是既不敢大声笑，却激出咳嗽。

宋也眨巴着眼睛问："这怎的病也学过去了？看来果真是你们有缘分些。"

海娘抿了口茶方道："尽是胡扯，才出了一身的汗，方才走得很急吹了风。"

宋也暗自骂了自己一句，就这么胡说八道几时呢？脑子里过了一遍，方想起能问的话来："皇上驾到却为何事？"

海娘听他问及，霎时别过脸："许是想念娘亲，且来看看吧。"

"哦。"终是没忍住问道："也儿想问问，小姐与三公子，日子可定下了？"

海娘不妨他问这么一句，手上一顿脸色微红："没有。"遂疑惑："可是有不妥？"

"无甚不妥，兰姐姐，可是陪嫁？"宋也脸上已是显出些急切。

海娘不知他是何意思："也儿可是对兰儿。。。。。。"

宋也见她问起，赶忙把话摊开来讲"小姐，我定是不会娶兰姐姐。"

他这话一出，海娘倒一愣，思前想后半晌方缓缓问道："我没有逼你娶谁的意思，这话却从何说起？"

宋也望了她半晌，一句话也说不出口，只倔巴着忍了气望向一边。

兰儿此刻端上饭菜来，见宋也与海娘如此情景，心中亦是带着不安。抬眼细看海娘面色，却发现她颊红得不很地道，便是一惊："小姐可是着凉了？"

经她这一问，海娘方觉出，脸上燥热全身却冷得打颤。头重千金，一时咳嗽得更厉害些。

宋也听闻亦转回头细看："可了不得，这脸怎的红成什么一样，小姐可是很不舒服？"

海娘摇头："不妨事。"说完这句又是一顿猛咳。

宋也探出手去摸海娘额头，一时烫得手便缩回来，此刻他再顾不得男女有别的话："兰姐姐去请大夫。"

海娘打进得屋来，仿佛看着人影就是双个的，此刻不再计较些礼数，便是有心说起也没了力气。便只道："你二人不必担心，明日三哥来了开个药吃便好了，今年冬是该病一病，听闻总是不病，这人体内毒素便是不得排解，想来。。。。"

宋也打断道："我知道是刘三公子于小姐好些，且别再说这些疯话了，哪个人望着自己病的？到里间躺着修养是个正经。"

海娘见他此刻不再别扭着，倒是一脸的关心，便趁机问："也儿，你且答应我件事，可好？"

宋也望着她那可怜巴巴的样子气道："答应什么？我不娶别个。"

海娘一怔，笑了："什么你不娶别个？"

宋也这一天到晚的又是憋又是气，心中又担着心事，如今很是不愿意顾及前后，只望着海娘道："对，我不娶别个，便是谁我都不能娶！"说完这话已是委屈得什么一样，眼泪不受控的往出冒，转身几步奔了门外。

海娘无力般躺在榻上。心中念叨着：便是他用心在自己这，总比用心在巧儿那好些。倒是怎么个计较，且要和魏先生商量为好，如今走一步看一步，能瞒一天是一天。想及此，人已是昏昏欲睡。

宋也一路进了西院便直奔自己房间，魏如跟在后面一溜喊他一溜的走。魏如急了："混小子你给我站住。"

宋也站住亦不回头："爹。"

魏如道："这是怎的了？可是出去玩不痛快？"

宋也闻言只是掉眼泪，回身跪下在魏如面前。只隐忍着道："是也儿不孝，爹爹莫气。"

魏如伸手扶起他："我倒气的什么？可是没吃饭呢？我叫人去热。"

宋也点头："儿子去洗把脸，这就来。"

二人一时无语，吃了饭便都各自睡下。魏如几次想着探探他口风，却是看得他失魂落魄终究没有开口。遂自个进了房间，琢磨着这孩子怎的一去园子，回来就反常呢？

第二日一早，日头还没照出来，刘三便打了马来到张府。

一进园子门便急问道："昨儿皇上可是来了？"

兰儿早请了安，下去弄茶。海娘经昨日睡了一晚，精神稍显好转，咳嗽仍是不止，好容易喘口气儿："皇上却是来了。"

刘三忙坐于榻前探看："小妹病了？"

海娘勉强一笑："昨儿已请了大夫开了药。三哥勿担心，皇上来也

并非为茵儿。”

刘三自是知道海娘脾气，定然是对着园子的人说勿担心去，有刘三帮衬着瞧病抓药，对着刘三又是一副勿担心，有府中大夫帮衬看管。这多方的勿担心却要着一份强，实乃心中有事不得开解，才不肯全力照看自个儿。于是也不听她，兀自拿出药瓶倒了水，给海娘喝了口水，便又把药丸递到她嘴边，海娘边与他说着当日情形，边就势的喝了水抿了药丸。待到觉得喉头发苦才想起问道："三哥你给小妹吃得什么？怎的如此苦？可是黄连？”

刘三苦笑："什么黄连，就这么个样子可怎么是好？将来进了刘府还指望你自个照顾自个，且也别说其它。小妹把当日情形说来，三哥为你解惑。”

海娘瞬时笑了："原来三哥才是知情人么，既是知情人，还用我说？”

刘三道："我只知道罪魁祸首是谁，皇上圣旨如何下的？”

就听海娘道："当日我奔了东阁，本是去得迟了，皇上倒无怪罪。只听得皇上道/三日后送进去/。若不是巧儿身子当真不好，恐怕当日便接走了。”

刘三道："小妹在担心什么？”

海娘叹气："皇上这次来，我本是以为且去探望娘亲，不想皇上只字不提。不知为何？宋也那么个脾气，若叫他知道巧儿这般委屈，如今还要往那吃人的地方送，还不知闹成什么样呢？再者巧儿原也是个丫头，如今是如何招得皇上眼？三哥你可知？”

刘三只问："今日锦公子可是未来？”

海娘惊道："这事与他有关？”

"自是与他无关，可严府娶不到你，可是会善罢甘休？”

海娘嗤笑："这算是哪门子报复？叫皇上娶我府上一个丫头便算是报仇？”

刘三摇头："小妹自是聪明灵慧，却不知朝堂之事。你张家跟这大晋一起成长至今，数百年基业谁不妒忌？你当那严宽不眼红兵权么？小妹再想，叫皇上知道了巧儿与你爹牵扯，不是个大怒么？”

海娘冷冷笑出一声："皇上会为一个丫头与张府反目不成？”

"按常理自然不会，可咱的圣上也是个昏庸的，连你娘亲的事亦不过问，恐怕是铁了心的中意宋巧儿，万一事发时，哪个大臣煽风点火，谁晓得他是会龙颜大怒，还是个宽厚看待？恐怕前者可能性倒大些。"

海娘急道："这可不是逼反了爹爹？皇上便不忌惮张家兵权了？"海娘说起这话，尤觉如梦里一般，自来也没想过江山移主，且在她嘴下夸夸其谈。这是都疯了么？可心里知道，这也是为今现实。

刘三摇头："且不知将军是何想法，前儿几日还极力送二小姐进宫，想来将军必定还乐意守着这份安逸。若将来有变，皇上自然下大力维护将军府也未可知。"遂警醒道："不知你爹爹如何说？想来世伯不是个坐以待毙的。"

海娘又是一声冷笑："当日事出突然，爹爹虽是不舍，却极力的好一顿夸：说巧儿乃是魏先生义女，乖巧懂事，定不负圣意。暗自里如何交代，我却不知了。只如何走，也都是步险棋。"

刘三忽然想到："小妹不曾在皇上面前进言吧？"

海娘仔细想来："当下虽是不知这许多关节，可也觉事出蹊跷，我只说了大晋律法：便是身份不符。"

刘三苦笑："你爹爹如何说？"

海娘叹息："自然是搬出魏先生的身份来搪塞。"

刘三皱眉："你爹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海娘满眼惶惶，只冷笑一声："呵呵。。。。。"

刘三叹气："如今严大人还未动手，小妹，我们成亲吧！"

作者有话要说：先写到这　头疼好了　各位大大元旦快乐　新年好收成　大拜

献计

刘三求亲叫海娘一时倒不知是答应好还是不答应好。按说但凡事发，有所举动便是迫在眉睫，可这迫在眉睫亦无明确迹象显现。成了亲便能免了祸么？刘三虽是一心存了叫她避难的念头，可自己躲到刘府，张府若有些什么事，自己岂不连孝道也未尽？便是不提孝道，她总是觉得不甚合意，宋也可是无辜呢！

想及此，心思已是明朗，自己到底还是动情了。

刘三见她眉头紧锁，嘴唇微张亦说不出到底是何主意，心里只道这小妹是不想做那不孝之人，便留了话说叫她自己斟酌，方告辞了。

自己这心思对谁也不能讲，便是当成知己的海茵亦是不能。无奈自己盘算开来：试想此时爹爹此刻恐怕有所动作，他可绝不是个软柿子叫人捏了去。

想及此海娘再是等不得，拖着病体一路去了西院，心里念叨着：此事要与魏先生商量才是。魏先生定然与爹爹有所筹谋。边走边是心里发凉，试想原本遇到家变，却能相信的只是刘三，宋也，魏如这些外人，想来怎不叫人迷茫？这心思不定，别个看着这一路她倒走了个里倒外斜。

魏先生且才从偏堂回了西院。好一副仿似大势已去，往生般的样子歇坐在椅子上。听闻门边响动，抬眼一见竟是海娘，遂计从心来，起身见礼道："小姐贵体有恙，怎的不少操劳些儿？"

海娘定定神微微点头，双手提了下裙摆迈将进来："海儿叨扰了，还请先生给指个门路。"说罢自个坐于桌前椅子上。

魏如讪道："不知小姐问的是哪一件？"

海娘道："自然是爹爹，他老人家不知如何打算？"

魏如用手沾水，在桌子上狠狠写下一个反字，抬眼观察着海娘面容。海娘果然见字大惊："爹爹真真是走了这一步？"

魏如苦笑点头："不瞒小姐，老爷早前亦有此心思，只时机不对。"

海娘疑惑："先生不怕？"

魏如却道："老爷对老朽有恩，若当真事态如此发展，说是野心也好，愚忠也罢，自古忠臣不侍二主。且若于国于民有益，老朽何乐不为！却又怕些什么？"

海娘眉头紧锁："先生不怕也儿。。。。。"

不待她说完，魏如起身下拜："正是要恳求小姐，也儿托为小姐帮衬，老朽亦不负他了。还望小姐千万莫得推辞。"

海娘挑眼一笑："先生可知这乃是掉头的差事？即便不丧命，却也落不下什么好处？"

魏如亦是一笑，心中念叨：若不是为了也儿你何苦自个儿病成这个

样，却巴巴的跑来询问？只嘴上却说："老朽自然知道凶险，只平日老朽所见，小姐心地慈善，情义无双，自是位女中豪杰，且与我也儿亦交情颇深呐！"他这句交情颇深说得别有用意，叫海娘一时红了脸，心说这老狐狸倒是精明，自己与宋也的情义竟也被他看了去，可从头一想，这事且除了自己，再无第二人可行。魏如虽是好心，若非走投无路，断不会作此打算。遂单手微抬："老先生请起，不知叫海儿如何做？"

魏如却不起身，跪直了身子低头道："也儿如今还蒙在鼓里，若别处捕风捉影听来实情，便不知出什么乱子了，万望有人和他说个明白，只除了小姐，无人压得住他那性子。"

海娘心中一沉，心中着实不知自己在宋也心中够不够那个分量，只是满府上下，却也找不出第二人比她担得起这事，思及此，便不再推辞，起身走向门口幽幽道："就按先生意思！"

魏如见海娘答应，深深一头磕到底。便又回屋拿出一个包袱，叫来小厮道："你去门房找一个叫小印子的，叫他来回话。倘或遇见公子在那，便先叫公子去园子，便说小姐叫他有事。"

小厮躬身退下。

宋也见一大早爹爹便被老爷叫去，自己左右等不回，亦觉察仿似出了什么事端，一时自己溜达出来，打算探个口风。

门房处却被小印子绊住说个不停，说来说去也还是皇上长的什么样子，皇上是个什么威严，听了半晌方说到巧儿，正要往下问，却听有人喊他说小姐找他有事，叫他立刻去。宋也无奈间只得断了话头，去了园子。

小印子到得西院时，魏如已然等在那里。小印子躬身一礼："老先生好，不知先生有啥差遣，小印子一定办好。"

魏如一笑："你倒机灵！"

小印子嘿嘿笑道："也不是小的机灵，倒是令公子是个好主子，时常的不嫌弃与小的话家常，正是找不来孝敬之处，老先生但凭吩咐。"

魏如点头："好！好！如今亦是为了也儿之事，详细却说来话长，你只管不用多嘴告诉外人便好，可使得？"

小印子立马跪倒："不知是何事，小印子只当没办过这个事，听爷不曾听过，来也不曾来过。"

魏如拿出手中包袱："唔，你且到刘府，交与刘三公子，只说往后

叫他多多帮衬。”

小印子虽是心中莫名，但见老先生眉头紧锁，表情霎时严正，便一头磕下去接了包袱道：“老先生放心，小印子在，包袱便在。”说完一头不回走了。

魏如倒笑起来，心说怪不得也儿得意这小子，实在跟他自己一般无二的愣头青。可倒看着，却也是个有些情义的。

想到这，心中放下大石，整了整衣襟朝偏堂走去。

这一路他走得仿似特别漫长，平时有些风湿的腿，如今却更加疼起来。一步一挪，可偏堂终究是到了。

张辰一脸的红血丝等在那：“老先生终究是来了。”

魏如老拳一抱：“老朽汗颜，如今只献一计，便收山隐退，求老爷成全。”

张辰一愣：“可是张某苛待了先生？”

魏如摇头：“并非老朽只能同张府同富贵而不能共患难，实在是年岁以高，黔驴技穷。”说罢已是低身跪倒。

张辰几步走来搀起魏如：“先生有何计策且说吧，你在府多年却也对张府诸多益处，张某定是不为难你。”

魏如听得这话便起身道谢。

张辰亦不再客套，只问他：“二日后便是巧儿进宫之时，不知先生可有妙计？”

魏如闭起双眼：“老爷可透些口风出去，只说二小姐病得蹊跷，传将到圣上耳中却是欺君之罪。张将军握有兵权，圣上疑心重，必然当他有异心方如此胆大。这二日命人快马报将军，难保将军不与老爷联手，便是为求自保，亦不会与皇家同流。”

张辰拍案而起：“好计。”嘴中如此说，心中却着实惜才，不愿放他走了。

魏如心知张辰度量狭小，遂一揖到底：“待得张府平安前，老朽定是不离府中。若老爷事成，老朽亦不再出山辅佐另个，只做个山野村夫便罢。”说罢已是拎了衣襟出门。

作者有话要说：有所改动。。。

公无渡河

宋也到得园子时，海娘却在里间卧房。兰儿叫他进去后便掩了门。宋也心中一丝纳罕，但见海娘仍是个满脸煞白，一身病态，便急道："昨儿不是请了大夫？"

海娘摇头道："总不是一天半天就好的，且不妨事，也儿过来坐着。"说罢拖起半身椅在榻上。

宋也迟疑着走过来，担心她冷便又把火盆端得离榻近些才又坐下："小姐找也儿可是有事？"

海娘眉头紧皱，心中一横："确是有事，只你答应我，不管何事亦是不得冲动？"

宋也见她说得慎重，不禁一愣："到底何事？"

海娘急道："你是答应不答应？"

宋也一脸的不知所措，苦笑道："可是也儿平常竟似个莽夫样子？且不管何事，我不冲动，小姐说吧！"

海娘心中盘衡再三，缓缓道："也儿可知巧儿如今情形？"

宋也一愣："巧儿怎么了？"

海娘伸手狠狠抓了他袖口道："她。。。。皇上要纳她。"

宋也一听且还反应不来，心说不是说巧儿怀了张老爷娃娃，怎的却被皇上要了去？便问道："孩子呢？"

海娘盯着他缓缓道："孩子。。。。没了！"越说越是小声。宋也一听却急了："怎的好好的孩子便没了？我这姨。。。。我这舅舅还一天没当过？"说罢已是站起身。

海娘被他拽得一个趔趄险些摔倒，却也管不得自己，只死死拽着那袖口："你要做什么？"说罢已是咳起来。

宋也见她如此，心头一疼立即过来搀扶，一口气叹下："我。。。。哎！我不要做什么，孩子如何没的，巧儿现在如何？这倒是什么时候的事？"

海娘便把张辰如何收了巧儿，燕子如何下了红花又自尽，娘亲如何为女儿开脱，如今已青灯古佛度日。她一口气说来本是叫宋也明白如今局势已不是谁能挽回，当真一触即发叫他不得鲁莽。可这一路说来亦如拨皮扒心一般，桩桩件件，自己爹怎的是如此对待她娘俩？这当真是亲爹么？

便就这样，海娘坐于榻上拽着他袖口边说边是流下泪来，宋也立于地上只由她拽着，旁人看去却道是小夫妻打情骂俏，只实在并非如此。

宋也听得心内烦乱跌坐于椅子上："这些日子，你们瞒我个上下不通，便是为此吧？"说话间已是白了脸。

见海娘微微点头便又恨恨问道："小姐莫拦我，我亦不会鲁莽行事，只是我想去看看妹妹。一时想来当真后怕，倘或一时医救不来，岂不是见不到她了？"

海娘心知：在府里这半年历练，宋也早不是初来府中那个不知世事，无法无天的小乞丐。如今见他虽是怒及，却也没失了分寸。可也就到此了吧？那巧儿自己是见过的，当真美丽至极，却只是比死人多口气罢了。若不好生调养，说不准是何下场。一旦宋也见了巧儿，叫他如何再忍？更休谈送进宫去，必死无疑，那才真真是祸起之时！

只当下，宋也不忍看海娘面容，只是盯着自己袖口扭着劲等她放手。海娘垂了双眼一字一句道："即便如此，你亦不得去。此乃家事，且还有国事，也儿可是要听？"便也不等他答复，兀自道："严府忌惮张家已久，除之后快。与我联姻却也是为了结交。如今巧儿便是严府密报皇上，想来只说张府有个合适人选，不然皇上不会冒着夺妻的骂名来张府看探。若将来发觉巧儿与家父之事，严府最多也是个不知之罪，家父却难免杀身之祸。皇上哪里容得与人共享一妻？且还怀了子嗣？"

宋也听到这已是带了怒气冷笑："你爹要反？"

海娘望着他缓缓点头，又自嘲般摇头道："是，他是要反，他早就存了这个心思，巧儿不过是个引子。你义父亦是这个话，你又待如何？"

不想宋也怒极却一忽哈哈大笑："就凭他？善丰当皇帝，最多不过是多几个乞丐，你爹当皇帝，却不知要多多少个死人了！"见海娘无言以对，便又携着一丝冷笑，步步紧逼般垂头问道："就这还叫我隐忍？就这还把巧儿送进去？将来你爹若事成，巧儿岂不是必死无疑？我一早知道你爹是个信不过的，小姐可是叫我坐在这看着么？"说罢亦不再看海娘，用力一抽袖子，转身向门口走去。

海娘亦顾不得自己摔在榻上，忙喊道：“兰儿，你拦住他。”说罢自己也已跑下塌来。

兰儿早在外间听了多时，此刻却也利索，一步迈进门口，拽着宋也道：“公子难道是要送死么？”

宋也咬牙道：“你且让开。”

海娘此刻已来到门口，双手平伸挡在宋也身前前：“兰儿你让开，今日他去，便打死我再去吧！”

兰儿大惊：“小姐！”遂转头向宋也道：“你自进府便是这么个鲁莽性子，小姐替你帮衬多少？如今已是这局面，怎的你还没个分寸？小姐病得这个样子，怎么是好？”边说边是一阵的哭。

宋也双手握拳，已是气得浑身直颤，他虽是知道二人如此皆为他好，只是此刻不做些什么却是不能。但听得兰儿说话，却见海娘冷汗直流，全身颤抖，已是满脸泪痕亦无退让之意。心中忽然一疼气道：“你。。。你再不好生顾自个眼前便出了人命，且还管着别个。。。”

海娘早已支撑不住，只觉出脚下凉气阵阵涌上来，闻他语气有松弛，便哄他道：“定是还有办法，定是还有转还，只要人不死，便是还有办法的。这是也儿自己说的。”说罢已是脚软。

宋也利马上前，打横抱起海娘便径直走至榻前放下，又替她拉好被子。见她仍是一脸仓惶，便缓了口气叹道：“我不去！”说罢眼泪也以流出来。气倒是缓了，暗自只是心疼。都是自个重要的人，可怎生是好？

海娘终是放下心来，虽心中明白，可身子已是不听用，恍惚中只闭了眼歇气儿，一时喃喃念道：

公无渡河，（劝你不要渡河，）

公竟渡河。（你还是去渡河。）

坠河而死，（落入河中淹死了，）

当奈公何。（让我拿你怎么办啊?）

宋也听罢，脸色一红。心知若不是高烧至此，她是绝不肯如此，这人原是对自己有情的！

作者有话要说：先写到这~~~另。剧情倒没啥人重视，偷笑那首公

无渡河抢风头　　　。。既然众大大对这个有兴趣，我就百度大妈了一下。。。

出处：

这首四句十六言的《箜篌引》最早见于东汉蔡邕的《琴操》，后在荀勖的《太乐歌词》、孔衍的《琴操》中均有记载。相传古乐曲由朝鲜艄公霍里子高的妻子丽玉所作。意境：

一天早晨，霍里子高去撑船摆渡，望见一个披散白发的疯颠人提着酒壶奔走。眼看那人要冲进急流之中了，他的妻子追在后面呼喊着不让他渡河，却已经赶不及，疯癫人终究被河水淹死了。那位女子拨弹箜篌，唱《公无渡河》歌曰："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将奈公何！"其声凄怆，曲终亦投河而死。霍里子高回到家，把那歌声向妻子丽玉作了描绘，丽玉也甚为悲伤，于是弹拨箜篌把歌声写了下来，听到的人莫不吞声落泪。丽玉又把这个曲子传给邻居女儿丽容，名字就是《箜篌引》。

后世李白李贺等等名家　累有以此题诗。。。小的喜欢原诗，简单有趣味，又很深情的说。。。

山雨欲来

海娘高烧不退，宋也看她那昏沉样子亦不敢离身，莫说是出园子，便是屋子也出不得。他心中可怜海娘，自己倒是个没爹没娘的，可爹娘在世时，那家中温暖却一分不少。如今看来倒比这眼前之人称得上一句有福。这么大个府，细细看来却哪有一个人不是在算计？谁且给这人疼爱？便是亲爹娘可倒好，爱恨一辈子，纠缠一辈子，如今落得个别扭一辈子。

只听得海娘口中喃喃些胡话与那不成调的曲子，宋也心急喊来兰儿："姐姐快去找大夫，你家小姐这么烧下去别烧坏了脑子！"

兰儿只站在园子门口喊小厮，自己亦是不敢离得太远，心知小姐如今不甚清醒，宋也若此刻变了卦，万没有人再去阻拦。一时间，连带思虑到倘或宋也仍是想走，自己亦如小姐般以命威胁方可。回神一想，即便自己以命阻拦，宋也可是会当回事？自己可是有小姐那般风骨？想来想去又恨怎的生病的不是自己？最终却是倚着门叹息，心中亦是明白，无论是小姐对宋也，亦或是是宋也对小姐，二人之间情义皆非自己可以替代。方才二人那一出着实闪了她的心，可却是个心服口服。如此方明白海娘那句话"这等事岂是你用心便能成的？"可不是，便是用尽心机，说尽好话，换来却仍是天不遂人愿罢了！一场相思方到此刻越想越开，只庆幸自己摊上位好主子，只庆幸这弯路且还走得不算远！

一时大夫前来，替海娘诊脉开方子，口中却念叨：“昨儿且没这样重呢！”

刘府下人来报，说张府一个叫小印子的小厮求见三公子。

刘三立刻独自迎出门，满心以为是海娘的事。

小印子见了刘三便是一礼：“三公子安好，小的代魏先生给三公子问安。”

刘三一愣：“是魏先生？。。。。你且不必多礼，也代刘某问先生好，不知先生差你来是何事？”

小印子见四下无人，便从怀里掏出包袱：“先生叫把这包袱交与公子，只叫小的传话说，请公子往后多多帮衬。”

刘三又是一愣：“只说这么一句？”

“就这么一句，小的回了话且该回去了，请问公子可还有话交代？”

刘三打开包袱，且见一件月白斗篷，已是规整叠好，散着振振寒梅的清香。正诧异间猛然想起，这可不是当初自己拿给宋也遮掩那件么？如此看来魏先生说的帮衬却是指宋也么？心下有了些眉目，抬眼道：“你回去告诉先生，请他放心！”

小印子告退，刘三立时回了屋去找父亲。心中怪道：何事是连魏先生也摆不平的？难不成朝堂上出了事情？

父亲处亦打听不出到底是出了何事。只交代他少与张家，严家牵扯。刘老头是个明白的，下朝在府时堪比个老神仙一般，闲云野鹤样度日。要不然也教不出刘三这么个佛心又慧黠的儿子。只是这小儿子仿佛看着最近是有了心事，一忽的问他朝堂的事，一忽的问他娶亲的事。问来问去皆无甚结果。他只道娶亲也罢，功名也罢，只遂了儿子心愿便好。儿子天生的疾病叫他心中多了几分疼爱，可这小儿子最近仿似又捯饬起啥事了？

刘三再不迟疑，打马去了张府。一进园子方看见兰儿手脸通红倚在月亮门上，便是站了多时，遂问道：“兰儿不在里间伺候？”

兰儿一怔，方看见刘三正款步前来，遂低身见了礼：“三公子来了，快去看看小姐吧。”

刘三几步窜进屋里，却见海娘昏睡于榻上，脸色潮红。宋也守在榻边给她换着湿手巾。随即一愣：“宋兄弟也在。”

宋也听得声音站起身："刘公子。"一时反应过来忙道："公子且来看看小姐，这下病得不轻，大夫开了药，只是不见好。。。"

刘三走来翻了翻海娘眼皮，不禁皱眉，打怀里掏出药瓶倒出一粒叫兰儿喂了。

宋也奇道："三公子上次给我吃的可也是这个？可是治百病？"

刘三苦笑："这是解毒清热的良药，不是什么万灵丹。"见宋也仍是皱眉疑惑便又道："我自小胎里带来的病，打出生起便是毒热不退，各方医治无效，我爹帮我找了很多民间方子，便是现在府中也有极多名不见经传的神医。"

宋也恍然："怪不得上次吃了公子这药，便觉五脏都清凉许多。是我不通医理，平常倒只以为公子是咳喘的病。"

刘三边帮海娘掖着被子，边叫兰儿去煮些清火的粥，细细交代材料，小火慢炖。兰儿下去准备。刘三却转身对宋也道："不怪宋兄弟，对外人皆是如此说。"

宋也一时没听明白："三公子难不成还有别个病？"边问边是有些摸不着头脑，心说对外人，那自己是何人？

刘三一笑："其实连小妹也不知，我打出生心口便是有拳头大的凹陷，医家只道是心血供养不足，体虚内热。也有道是回天乏力，只等着。。。。我爹却不信，各处查访，倒是找来这么个方子续命，如今却也无事。"

宋也心内惊讶，倒见刘三说起这些仿似说着家常般，一时钦佩他的从容。回心一想，连海娘都不知道的事，他却来告诉自己？想及此无端红了脸，干笑道："三公子吉人天相！"便不知说啥好了。

刘三见他困窘却笑起来，随即走至桌边坐下正色道："你义父方才派人到刘府，说叫我帮衬你，不知宋兄弟可是遇了麻烦？"

宋也一怔："义父？他还说什么了？"

刘三摇头："小厮传的话，自然是没说什么。"

宋也苦笑，心说自己这烂摊子事情是连自己都说不明白，如何对人讲？还是少牵连罢了："我自己能解决，三公子勿挂怀。"

刘三见他仍是见外，便轻咳一声道："你不说也罢，只是若有事自己盘算不开，记得来找我。"说罢自己端了杯茶，眼睛只看住那杯茶抿

着又道："便是掉头丧命的事，也记得来找我拿个主意。"

宋也听得一时感动，竟红了眼眶："多谢。。。。公子。"

刘三呆呆看着宋也，越看越觉赏心悦目，不禁在心里筹划若是换了女装，这人该是怎样？想来想去心内涌上股热，一时不妨咳起来。连忙端起茶压下一口。

其实心里很是想亲近，却只怕惊着佳人，遂缓缓道："你义父托人带来了一个信物，是我的一件斗篷。"

宋也听得这话，心中隐隐明白刘三心意，只低头道："早洗好，却忘了还公子，还是义父想得周到些。"

刘三何等聪明，但见他竟是避讳之词，自然明白这人与自己还是隔着疏离，便笑道："若也儿在张府不甚如意，可愿去刘府？"

听闻刘三直呼自己名字，宋也心内一跳，忙道："多谢公子，我。。。。"

"你非得与我如此外道么？"刘三打断道。

宋也垂了眼，心里越是明白便越是担心起来，要说担心什么自己倒也一时说不清，只退后一步道："公子言重了，宋也感激还来不及，怎会。。。。"

刘三苦笑："你倒是往后退什么？"

宋也闻言大窘，心说自己这假男子上真招时候，怎的如此没有气概。便硬生生又往前走了一步，立于桌前。

刘三缓缓叹气道："其实我倒是不介意，小妹，二小姐，还有。。。。你，你们皆嫁到刘府来避难我亦是愿意。只是却不得平白污了女儿家名声。"

宋也正不知他如此说是何用意，自己没说要嫁他啊！

刘三又道："只是，也儿可知，我真正想娶得，是哪个？"他声音低柔，却呛得宋也深深吸气，亦是一声不吭。

话说到这还不明白，宋也便是傻子了。

他只是不知道，刘三是何时对自己有的这个心思？可细想来，仿佛打一见面，这人对自己便是不同，每每话中不着痕迹带着亲近。只是自

己心中只有榻上躺着那人，虽是皆为女子，可心中再是放不下另一位。他知道刘三是个好人，便是大晋最好的男子拿出来相比，亦是不差一二，遂抬眼道："怕是要辜负三公子好意，宋也在张府且还使得。"

刘三皱起眉头，心中一丝软软的疼："不妨事，也儿有事但凡来找我，便没有不应的。莫要因今日。。。。莫要疏离了才好。"说完亦是一笑。只是宋也看着，这一笑却比哭还难看些。

。。。。。。。。。。。。。。。。。。。。。。

此刻，张辰接来密报，说皇上听闻海茵装病的消息，却不动声色，仿似不很在意。

张辰大笑："他若当下暴怒，倒不好行事了。唯表面不动声色，暗自才会对将军府下手。只是这时候才想起给将军府个措手不及，不闲晚么？"随即写了封家书交给传信之人，吩咐道："务必亲手交给将军，快马加鞭挑小路走。"

作者有话要说：写到这 有些改动

异动

第二日天还未亮，将军府的人没到，锦公子却一路猛冲进了张府园子。

岂不知昨夜里海娘方醒来。宋也看她病弱亦未敢离开，亲自喂了粥和刘三放下的药，便又替她拉了被子柔声道："小姐好生休养吧，我不走！"

海娘精神亦是清醒了不少，恍惚间见宋也满眼含情倒羞红了脸："也儿可是一夜未归？"

宋也苦笑："又要来和我讲礼数？"

海娘叹气："倒也不是礼数，兰儿呢？怎的好意思劳烦你在这伺候，她倒去躲懒不成？"

宋也一怔："你倒别冤了她去，今儿可多亏她里外的张罗，却又担心我走，站了外面好一顿冻，才叫我劝回去歇着。别赶明你病好了，她却倒下了。"

海娘挑眉："也儿可是心疼了？"

宋也叹气："这时候还来和我说这样话，你还是昏着好些。"

海娘瞥眼看他："此话怎讲？"

宋也犹豫了一阵方问道："你可知，昏着时候你唱歌来着？"

"唱歌？"

"嗯。"

"什么歌？"宋也盯盯看着她，心中有些怕亦有些期待她问出口。遂自己脸也红了："却是那。。。公无渡河！"

海娘一听倒吸一口冷气，脸色通红顿在那却哼出一声气声："呵~公无渡河。。。这。。。。"

宋也亦察觉她困窘，心内虽是欣喜，却也担着心，莫说自己前途迷茫，便是不如此，自己是女子，如何是好呢？想及此试探着问道："若小姐以后发现也儿骗了你，你会不会原谅我？"

海娘疑惑："骗我何事？"

宋也思前想后，不知该不该此刻说出真相。正犹豫间，却听见咣咣拍门声。兰儿将睡下便被吵醒，满是不耐问道："是哪位？"

就听门外道："兰儿快开门，我是严谨，出大事了！"

兰儿一听忙去解下门闩，待得严谨进来仔细一看，只见他一身狼狈，脸上乌青，袖子亦是扯得个破破糟糟。兰儿大惊："公子遇到土匪了？"

严谨顾不得解释，只问道："海茵呢？"

海娘与宋也听着外间声音便搀扶着齐齐奔出门来。

兰儿指指海茵房间："二小姐还未起身。"

严锦再是顾不得别个，冲着海茵的睡房推门而入。

海茵早听见外间响动，一时只来得及披件外衣便见严谨闯了进来，心下大骇："锦公子！"

严锦见她衣衫不整立刻脸上大红转过身背对着榻道："是我冒失了，二小姐快些起身，原由我们边走边说。"

海茵奇怪道："走？去哪？"

严锦微微转些头："二小姐可信我严谨？"

海茵思虑片刻点头道："自然信得过。"

严锦点头："那便使得。"随即又转回头正色道："兰儿去帮二小姐收拾"说完便提步迈出房间。

见了海娘与宋也便是一愣，却也来不及疑惑，只对着海娘小声道："海儿可知圣上已是知道二小姐装病的事？"

海娘大惊："我不知，是谁告的秘？"

严锦别有深意的看着她："往后海儿便知道了。"

海娘皱眉冷笑，脑中一阵一阵的晕，要不是宋也扶着眼看就倒了，心中着实问着自己 "是不是他？"如此，她连一声爹也不愿称了。

严锦亦是冷笑："我爹便是这几天命人看着我，叫我不要来张府，送饭的小厮乃是我爹心腹，被我打吐了血方才说出这糟心的事头。如今我亦是逃将出来，张家军还未回朝，便是回朝，皇上与将军掰扯起这事哪个能容得她？我要带她走，海儿可同意？"

海娘点头："自然是同意，万万多谢锦哥哥仗义才是！"

她这一说倒把严谨说得脸红："呵，从前倒不见你看见这些，如今。。。。。"

海茵已是收拾停当。海娘犹担心着她身体，便叫宋也把刘三放下的药拿给她带着，又叫兰儿收拾了银子与那件貂毛的斗篷递过来。严谨一手抓起道："海儿不用忙了，我驾了马车来，这就走。你放心，我定会好生照顾你这妹妹。"

海娘垂泪点头。一时竟不知该说些什么。只站在门口望着二人身影半晌。

天边将将有些灰色的光，宋也扶她回了榻上，海娘歪着头窝在榻上呆坐："这怎的像要换个天了？"

。。。。。。。。。。。。。。。。。。。。。。。。。。。。

整整一日，整个天空雾气缭绕，便是正午那会儿，依旧满眼灰沉。

这样的天却迎来了张家军的凯旋班师，一路上大军沿途铺陈，正全速开往京城，远远望去尽是一派威严！

傍晚时候，密报方送到府上，张辰打开一看，上面几个字：弟远战大捷，明日午时班师回朝，兄勿念。

张府不止张辰几夜不得睡好，海娘与宋也亦整日没吃没喝等着这将军消息。唯今之计，只望着将军在巧儿进宫前有个决断，许是便不必送进去了。

只海娘与宋也却不知这密报，兰儿一会一趟出门，街头巷尾都道是张家军打了胜仗，想是以后不用缴税了。一个个乐得直龇牙。倒把巧儿急得个甩袖摇头的。

眼见着将是要事发，却找不出一丁点儿蛛丝马迹。海娘心知叫兰儿去打听不如自己走一趟，只千万叮嘱宋也："你且在园子里，我去去就回。"

宋也见她穿戴好了便独自往出走，急道："我跟你去，再不叫兰姐姐和你一起。"

海娘倒是望着有个人一起照应，却不放心宋也。宋也见状皱眉道："大丈夫说了在这等你的，便不会走。你怕我一见阳光便出了乱子，好歹叫兰姐姐跟着，就这么自己去我并不放心。"

海娘听闻他如此说，便点头学他的话："大丈夫说了在这等我的，便是不会走。也儿从此要记得这句话。"说罢携了兰儿出得门。

宋也看得一时呆傻，回过神才发现，自己方才好似说了许诺一样的话！

海娘与兰儿出得园门便顿在那，心里算计着，若是这时候去后院，娘亲虽是个心底澄明的却也是位大晋的公主，叫她听闻这谋反的事头，怕是办法没想出来，倒招了祸端，随即狠心朝前院偏堂走去。到底还是要问问这个爹，他心里是个怎样谋划，各个人皆安排在何处，是生路还是死路？便这么想着，一路已是到了偏堂门口。只在门口却又是一个转身：去问魏先生，他定是知道此事如何办。一时懊恼，怎的早没去？

西院由于刚搬进宋也爷俩，并未安排什么人把守，平常也只得个使唤得来的小厮传饭传话。如今海娘便直奔了里屋。本该静默的里屋此刻传来张辰的声音，海娘一顿，停在门口仔细听着。

此前张辰正纳闷，这密报倒是个什么意思？不得已便抬步去了西院找找魏如。

魏如听完却并不疑惑，只抱着老拳道："恭贺老爷，大事得成。"虽

是如此激昂的语句，他倒说了个愁眉苦脸。其实如何不苦，捯饬了这么大的事，江山都要异主了，原却是自己一句话。要说他没私心却也不是，只他那点私心，不过是老有所归，不至落得个魂飞魄散的下场。谁来坐江山此后皆与他无关，只是这一注下在张辰身上，着实有些不甚放心，筹码便是整个大晋子民不是！

张辰见他如此说，心下还不明白："先生意思是，将军是要反么？"

魏如点头："正是。"

"先生如何得知？"

魏如沉吟道："边关的战事并非是个短战，除去张家军，哪个堪守？若说战胜倒不稀奇，只恐怕是个小胜罢了。皇上必定是对将军有所旨意招他回朝方做计较，将军思及老爷家书，一比较便会明了。哪有这般巧的？如今将军班师回朝，光明正大逼宫是也。"

张辰眯眼道："若是皇上与他通了气儿，吾弟张梁谎称明日午时回朝，那又待如何？"

魏如一笑："将军运筹帷幄堪称绝代，若说朝堂的事老爷该是放心。将军志在沙场，万不会拿整个张家军冒险，断然是不会放了这兵权。善丰皇帝最是个狭隘多变的，将军岂肯信他而不就自己兄弟之情？"

张辰白惨惨的脸，此时才放了些红光出来，笑道："张家军！祖宗传下的基业，我这弟弟倒没给埋没了。"

魏如心说你国都快没了，还家不家的，只嘴上仍是鼓舞着道："老爷掌了这天下，天下人定是有福了。老朽感于天下将诞明君。待得事成，老爷急需请将军把守边关，以稳江山。"说罢躬身跪倒。心内却兀自感叹：边关百姓怕是要苦了！

张辰心中虽是祈望多年，如今乍听到得以成真，心内真正高兴，那笑便掩也掩不住，直点头道："托先生吉言！"

海娘听得心内大惊，若不是兰儿生生把她拉走，仿似便快要站成木桩子了。

回了园子亦是一副心神不宁，只交代了宋也："明日午时将军便回朝，巧儿方得救。"可自个心中明白，救不救得却也两说，如此大事面前，爹爹定然把别个放在脑后，又何况一女子？一时心火升腾，自是呼吸不畅，只嚷道："药，拿药来。"

兰儿扶着小姐大惊："药呢，药可是叫二小姐都拿走了。"

宋也心疼道："兰姐姐去把大夫开的药熬了。"随即自兰儿手中接过海娘，扶至榻上，替她扶着胸口："你别急，凡事有办法，你别急！"他倒安慰起她来了。

作者有话要说：写到这 有所改动

巨变

第二日，一干人的期盼，越期盼时间仿佛是停止不动，可正午依旧是来了。

为不叫善丰起疑，张辰仍是一早便打点了府里最华贵的马车，又给巧儿依礼打扮好，便眼睁睁望着送出了门。

巧儿直到给人抬上马车亦是半眼也没再看张辰，只闭目道："若是能再见哥哥一面，多好啊！"跟着的丫头看不过眼，直劝道："姑娘大喜，何苦说这些，倒是想些开心事才好！"低头见巧儿一味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眼眶也是红了，心说多俊巧的姑娘，怎的命就如此苦呢！

兰儿片刻也打听到，立即回了园子禀报。宋也手足无措看着海娘："我该去看看巧儿，我不知她情形怎样了。。。"

海娘忍下心中不安，硬是做个从容样子对宋也道："你这时候出去算什么？巧儿伴驾乃是圣旨。且等叔叔回朝再来救下巧儿。我自看着，爹也是舍不下巧儿的。不然何必等到如今才送？"她自己说着这话自己也不信。可是她却要宋也信，自私也好，不义也罢。万不能叫宋也去无谓牺牲。只是，巧儿若真有个三长两短，宋也第一恨的恐怕倒是自个儿！

想到这心再难安，搜肠刮肚寻思起一个话头问道："也儿且说有事骗我，却是何事？"

宋也心中忐忑："且容后再说吧，午时就到了，你那叔叔怎的还不回来？"一时在屋子里只是踱步。

此刻张家军已大模大样进了皇城，因是打着班师回朝的旗号，城门自然大开。善丰依旧做着美梦，等着他新进的宠妾到来。只宠妾迎来了，亦迎来全副武装的张家军！

龙轩殿前大军整齐列队，为首的张梁亦不再行跪拜大礼，只一个手势，全军弓箭手齐齐对准善丰。善丰大怒："张梁，你敢造反？"

张梁一笑："我张家军在外风餐露宿，舍身报国，你却在此胡作非为只道个寡人好色。想那齐宣王且知道羞愧，对孟老夫子称一句寡人有疾。你却理所应当说什么满把江山做夜壶！你可知你这一句夜壶乃是我全军将士的血换来的？"他声音洪亮，气息绵长，此话一出全场寂静。

善丰被他顶得一时无言，环视殿下心中胆怯顿生，只结巴着喊："来人，来人，把这逆臣给朕拿了，朕重重有赏！"

他这一呼哨，果然打斜刺里窜出一队人马。为首的乃是严宽的侄儿严硕。

严宽自迈着老步来到善丰面前："微臣救驾来迟，吾皇受惊！"

善丰感动得大呼："好！好！爱卿把这一干人全给朕拿了，朕给你封侯。"

张梁一听不但没有一丝害怕，反倒狂笑出声，那气势着实大将之风。

严硕怒喝："张梁逆贼，还不快快投降，你可是要背千古骂名？"

张梁亦是不以为然："这大晋江山便是我张家打下的，若说骂名要背早也背了。尔等小辈，吾不与你纠缠，且叫严宽出来说话。"弓箭手闻声便分出一半人齐齐对准严家护卫。

严宽自听到张家有反意的风声起，便筹划着是保驾亦或放手不理。回神思及自己曾对善丰告密，那张家若当真得了天下，万没有自己的好。被逼无奈，立刻整顿了严家军周密布置在龙轩殿前后。试想若张家不反，便是个有备无患，若当真反了，不外鱼死网破罢了。

听闻张梁叫阵，严宽向前几步道："张将军好气魄，老夫定不叫将军失望。"

张梁一听却笑了："严大人可是要试我百战百胜的张家军？"

严宽亦笑道："忠君救主，责无旁贷！"

张梁一听又是一阵狂笑："好个忠君救主。"遂大声呼道："严家众将士听了，愿归顺者，免死。愿追随我张某的，封功。。。"

还未等说完，严硕一箭射来，只听那箭带着劲风嗖然而至，张梁眼疾手快辉盾挡开。身旁护卫即刻一箭射出，正中严硕右臂。见此情景，大军哗然~

张梁却又道："都道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我张家军并无意为难各将士。众家皆为大晋子民，我张家军不打自己人！"

严宽怒道："你敢乱我军心！"

张梁却挑眉道："严大人不过是担心日后日子过不消停，我便答应你，若你投降，我便保你那独子严谨周全。若再放这冷箭，无怪我血洗严家军。"

严宽万没想到张梁拿严谨来威胁，正中自己软肋。且他自己也知道，自己这养尊处优的队伍，怎能比战场上常年磨练的张家将士，如今张梁既当着全军将士如此说，自己再挣扎当真是赔了儿子又折兵了。遂冲着受伤的言硕微微点头。

善丰十二年冬，张家军造反，不费一兵一卒占领皇城。与此同时，善丰皇帝被软禁，原宰相严宽被囚，子严谨下落不明。

张府终是守得云开。张辰为防有个万一，倒一早把平时府里养的护卫召集起来，备不时之需！

探子方打听到张将军事已是成了，张辰真个高兴得仿佛年轻了十岁。可此刻却也未曾解散了护卫。反是一时间却忽喜忽悲起来。喜的自然是张家终于得坐天下，悲的是这天下乃是张家军拿下的，大位如何到得自己手中？自古外战打完便是内战，内战打完没准还有暗战！他那运筹帷幄的心，一刻也不肯停歇蹦在胸腔里。若非气量忒小，他倒也是个人才。

外头霎时间街头巷尾已是传遍，当真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原本听闻有人造反，皆关门闭户的百姓此刻都兴高采烈出得门来，街上乌央乌央站了一大片。

兰儿一口气奔回，大夫没找来，却一脸喜气直嚷嚷："胜了，张家军胜了。"

按说她家小姐都是个不爱虚名的，她就更谈不上了。只是若老爷得偿所愿，在她心里，张府很是有望回了早前的平静。便是屋里这两位且也不必病得病，慌得慌！

宋也一听，忙问道："可是善丰死了？"

兰儿啐道："这我可不知，只知道张家军得胜了，大伙都议论着改朝换代呢！"

宋也甚是高兴，说话间已抬脚奔出门外，心里惦记着巧儿终是有救

了。想及此这几日郁闷顿扫，脚步轻快如飞。

到得前院，却见张老爷立于院落中央，四方弓箭手整齐列队，宋也缓了脚步走过去道："老爷可知巧儿在何处？"

张辰一怔，心说这时候说起她？谁还顾得上？可燕子死时的画面在脑中一闪而过，便是再狠得人亦禁不得太多失去。回身冲着给自己磨墨的书童道："你带两个人，去把宋姑娘马车牵回来。"

书童领命去办。只宋也对着这说不上熟悉也说不上陌生的老爷着实没什么话，只躬身一礼便告退离去。心知巧儿定是无碍了，可这老爷怎的摆了一院子兵？难不成还要打仗？

心里琢磨着便往园子走来。

海娘听了这个信儿，心内正是舒畅，什么大夫，便是下地溜达几圈亦使得了。看来这心病还需心药医果真不假。待得宋也回来，便笑道："可见着你那宝贝妹妹了？"

宋也皱眉道："你爹爹叫人去接了，只是你说说，院子里怎站了一大堆的弓箭手？"

海娘一怔："我爹爹在何处？"

"前院正当中，怎的还像跟谁要打仗似地？"

听了这话，海娘一时摇头，想了一想仍是摇头，抬头对着宋也道："这我不知，按说爹若叫人去接你妹妹，那定是善丰倒台了。可这。。"

想到这外头却来了人，大喊道："宋公子可在里间呢？"

宋也大声应着："可是小印子？进来回话。"

小印子几步走来："给几位主子道安。"

宋也心内有些燥，便打断道："不用见礼了，你倒跑这来作甚？"

小印子噗通跪下："小的原不知宋姑娘乃是公子嫡亲妹妹。"

宋也却笑了："就为这个？又没怪你，现在知道了也不晚。你倒听谁乱嚼的舌头？"

小印子哭丧脸道："哪个也没和我说，宋姑娘已是回府了，

却。。。。”

“却什么？”

“却死了多时了！”

宋也大惊：“你说什么？”

作者有话要说：这一章已更完 呼呼~

号外号外！！！！！！！

各位看文的大大：

因为以上章节看起来有些乱，我自己整理了一下，但内容不变。这个行为写在“作者有话说”里担心各位或是没看到，就另起个章节声明。还望见谅。

再者：以下剧情的发展，小的自己心里也没什么数，所以再写个一两章的样子，可能速度会慢下来。喜欢看的捧个点击场，有意见的捧个回复场，对剧情质疑的捧个砖头场，统统欢迎之。

大拜并感谢。。。我的废话说完了群抱~~~~~~~~~~

离府

宋也听闻巧儿已死了多时，着实惊得自己真真不敢相信。海娘与兰儿面面相窥，双双无措。便问道：“你自己来报的还是老爷叫你来？”

小印子小声道：“是小的自作主张，公子平日待小的好，如此大事万不能不来告诉一声。倒叫公子好生送送姑娘！”

宋也再不听他，脚酥腿软却也是奔了出去。海娘大惊：“小印子，你速去刘府叫三公子来，骑马去！”

小印子知道事急，便是礼也不回连爬带滚往外冲去。兰儿与海娘亦是紧跟着去了前院，只脚上慢些却也是紧赶慢赶！

宋也到得前院时，那华丽马车却停在门口偏西角。张辰再是不忍看最后一眼，只望着那马车愣愣出神。宋也奔将过去，一把掀开帘子惨声道：“小妹，小妹。”喊罢已是满喉哽咽！

巧儿身上一丝伤也无，静静躺在那却倒像活着一般无二。马车里宽敞明黄，倒衬得那金钗喜服甚是艳丽，宋也爬上马车，只抓着巧儿肩

膀："巧儿，妹妹。"直唤了半晌，那眼泪已是噼啪的砸在喜服上，可闭眼之人却再也是听不见看不见。

马车里坐了个陪嫁　　，便是送巧儿上车时说宽慰话的那个。宋也已是又悲又怒，额上青筋早已蹦了老高，见了她只厉声吼道："给我滚下去！"

那丫头瑟缩着方要下车，宋也急急问起："回来，你可是一直在车上？她是如何死的？"

陪嫁丫头听他问及，却是眼睛也红了："回公子，并不曾有人害姑娘，马车再稳却也是一路摇晃，路途未行至一半姑娘便。。。。去了。"

宋也听到这只是捧着巧儿尸首掉泪，抽噎问道："可还留下什么话么？"

丫头又是哭起来："姑娘只上车时说了一句，若是能再见哥哥一面，多好啊！便再也没了。"宋也听罢放声大哭，那声音凄惨却惊得地上觅食的麻雀蹦起老高。海娘亦是远远便听见，心下一抖，直吩咐兰儿道："你快去西院把魏先生找来，快去！"

这边宋也再是悲愤不过，轻轻放下巧儿，擦了滴在她身上的眼泪，便发了狠的蹦下车，直直朝张辰走去。

张辰只道这小子气疯了，便一挥手，众家护卫齐齐拉弓对准了宋也。宋也哪还顾及这些，步子仍是一丝不慢，只到得张辰面前挥手便是狠狠甩了一耳刮子，只打得个张老爷子一个趔趄，遂哭叫道："你还我巧儿，你拿命来还。"四下早已有人冲上来拉扯。

张辰万没想到他敢打自己，气得直嚷道："给我拿下。"弓箭手方要放箭，只听得海娘一时赶到，大喝出声："住手，爹爹使不得。"

张辰见是女儿，遂喘着粗气重重哼了一声道："你出来做什么？这个小子胆敢如此。"

海娘急急跪于张辰面前："爹爹便看在亡人的份上饶了他吧，便是魏先生为府里操劳一生，怎的见他老年丧子。"

张辰已是气急，对着女儿冷笑道："早闻你跟这小子不明不白，今日果真为他连亲爹也不放心上？"

海娘心中绞痛，当着满府上下，亲爹倒自己说起污女儿名头的话来，叫她怎不心伤？只事已至此她却轻声问道："女儿若是当真与他不

明不白，爹爹可看在女儿份上放了他？”

宋也听得心疼：“小姐你何必求他，死又如何？”

海娘转头：“你若仍念着我们情分，便不得再提死。”

此刻魏如已是赶来，亦急急跪在张辰面前：“老爷恕罪，老朽只这一子，便是非我亲生，却给老朽留得个送终之人吧！”

张辰虽是有些动摇，可抬眼望那宋也眼神，便硬是狠下心道：“你二人何时倒一个鼻孔出气了？我不杀他，你们敢保他不来报复么？”

海娘偷眼望了张辰，只见他瞪着宋也眼中已露杀机。遂低低转了头对着宋也无声道：“也儿，快跑！”

宋也瞥眼见海娘正望着自己，一时不知她是何用意，待到看懂她意思，心内已是明白，遂下了狠力挣脱拉扯他的护卫，直直朝门口狂奔。这一刻事发突然，张辰却还没反应得及，宋也已是跑出有二十来步，眼见就要到门口了，张辰大喝：“放箭。”

海娘已是喊出声来：“也儿快跑！”这一声喊出，方觉全身皆被抽干了力气。只来得及爬起挡在张辰前面，便有箭离弦飞出。海娘大惊：“也儿。。。。”

此刻斜刺里飞出一团白绒绒的东西，一只箭本是奔着宋也后心带风而至，倒正中那白绒绒的东西上，却不是小黑是谁。

海娘与兰儿走得急切，倒忘了小黑跟在后面一路跑来。它平日便是个喜欢宋也的，素闻狗只认一人为主，便是日后再多人喂养，在它心中仍是只与一人通着灵性。若说这小黑忠心护主却也不然，它只得几月大，便是有这心性方未长成。只是见宋也兀自往外跑，自己变撒欢的跟了出去。有道是：

天道不亡宋家女，幼犬偏救功勋奇！

只听嗷~一声惨叫，小黑应声而落。兰儿此刻方哭出来：“小姐，你看小黑，你看它。”

海娘见宋也已是跑出门去，心内放下大石：且不知三哥来了没有，此后种种，却也看宋也造化了。半晌却不见张辰再下令追捕，海娘回身一看，又是险些昏过去。

只见魏如躺在地上，当胸一箭心口已是流出血来。不禁急道：“兰儿，去叫大夫。”

魏如缓缓冲她摇头，海娘支撑着连忙走近蹲下身哭道："先生撑着些儿，宋也无事，他逃了。"

魏如急喘了好几口，方缓缓道："老朽。。。。不中用了。。。。榻上。。。。。罐子。。"不等说全又是一阵喘。

海娘点头意会："先生可是有东西在榻上，可是交与也儿的？"

魏如听及此，眼中光却散了。

张辰只冷眼看着一切，心中恍然，这人，这些个人，仿佛从来亦未同自己亲近的。便是跟了他半辈子的魏如，便是他许了诺要照看的巧儿，便是自己那唯一的女儿。生死存亡关头，仿似都离着自己很远。握紧手中拳，只道："来人，好生安葬了先生。"

海娘擦泪起身："爹爹，便是看在宋也这些个亲人死绝的份上，由着他自生自灭吧！"说罢已是转了身朝园子走去。

她只为宋也哭，亲思已穷恨不穷！那签文便是这个意思么？

作者有话要说：初稿　先写到这　。。。。哎　这章字不多　却写得我累啊　满眼都是死人　阿弥陀佛~~

救助

张辰终归是顾及不得宋也，眼吧前还有更大的事等着自个儿去办！

魏先生死了，宋也并不知道。他一路挣命奔出府去，心下权衡，这是小街。自个得往闹市跑，人多了，逃的机会也多些儿。

就这么穿街走巷，吃奶的劲儿也用完了，回头一看，并无追兵。

这才缓下步来探看：这条街又大又宽，来回的人不很少，却也不多。

右手边一座叠起高楼，头上一杆大旗迎风飞舞，上面端端写着三个字------三会堂。

看着这三个字，怎不叫人唏嘘。宋也心里一阵难过，这怎的又回了这地方？天下之大啊！何处容身呢？可人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龟儿子张辰若当真成了皇上，自己就算是要饭，也是要的他家饭吧？一头又想到，巧儿尸体还在张府，跑出来时义父也还跪在地上。爹娘临终也是吩咐好生照顾巧儿，可如今一切都在，只巧儿没了。想到这不禁蹲在地上号啕大哭。

过往的人看着这么一个身着华服的公子哭成这样，有的离老远看着窘笑，有的瞅一眼也就过去了。宋也望着他们，心说今日自己要是乞丐装扮，早不叫人拎到一边推搡？可如今再是顾及不了那些，只想着一哭痛快。

刘三命家丁一路打马一路掀了马车帘子四处寻，此刻正是望见闹市中央，宋也孤独而立。

心中一则高兴，一则又悲从中来。宋也隐在这众人里，身影瘦弱，甚是萧索！

“也儿，上车。”

就见宋也仓惶回头，一脸的眼泪鼻涕，目光茫然。便也不多话，马车走到近前，刘三伸手拉了宋也上车，放了帘子，一面吩咐家丁：“狠打几鞭子，快些走。”

家丁得令，马车拐进稍僻静的小路，一路扬尘而去。

马车上只二人。刘三轻声与他说着安慰的话，不想宋也皆茫然相对。他说一句宋也便缓缓转头望向他。他停了话，宋也便又转头看向窗外。

风灌进来，车窗的帘子一下一下乎哒着响。乎哒得宋也耳朵嗡嗡直鸣，心到底是放下一些。就这么听不见看不见多好！

刘三伸手去握宋也的手，触及冰凉，再一看，心中惊诧，这人怎的连目光都如此空洞？别是遭逢大变生出异病！遂提高声音唤道：“也儿！”

宋也回过头来，嘴角微微动了动，依旧是什么也没说。

刘三轻声道：“若想哭就哭出来，这样。。。。闷出病来。”

本以为他仍是沉默以对，可声音却细若游丝般传来：“哭？”宋也抬眼望他：“我哭，妹妹就能回来么？”嘴里这么说着，眼泪早已是噼啪的砸下。

刘三见他如此，自己却也红了眼眶：“人死不能复生，也儿节哀。”

宋也垂下眼，缓缓摇头，又是不再说话。

刘三只道他受了惊吓，悲伤过度。一径帮他围了斗篷，暖了双手，直至到了刘府，安置他歇下。

宋也倒也听他摆弄，平日倔巴的脾气此刻也没了。刘三叫他进屋他便进屋，递来手巾他便擦脸。指了床榻他便躺上去休息。眼睛又哭又冻早已肿得老高，望着刘三的动作显示有些不真切，可耳朵里一直这么呜呜响，刘三的话自是一句没听进去。

如此这般他差不多是在床上躺了三天。刘三竟也默默陪了三天。

第四天是个好天。太阳晒得万物疏散，刘三端得吃食进来，却见宋也仍是头朝里睡着。叹了口气兀自念道："也儿若醒了就起来吃些，今儿我叫丫头做了汤，只这汤倒把丫头们给稀奇够呛，直问我倒是滋补还是清火，怎的两种材料都是有。。。。"

边这么说着，边是拿眼往榻上瞥。宋也依旧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刘三忽然心生恐惧：医书上倒是有一种病，不吃不睡，心血耗尽而亡。俗称相思病。

可宋也这算不算变异的相思病？眼见着他，吃也吃得，睡也睡得，只是个不说话不理人。整整三天躺在那，这又算什么？一直这样下去会不会死？

一向温文尔雅如他，此刻却生出脾气。放好食物便几步走到宋也榻前掀了被子。

宋也一惊坐起，皱了眉，瞪了眼的看他。

刘三气道："也儿打算就这么过一辈子？"

宋也兀自下床："公子若嫌我叨扰，我告辞就是。"

刘三一听这话更是生气："告辞？你不是扮男子么？大丈夫立于世，你既要做男子，就拿出男子气度，学那大姑娘遇到点事就哭闹着算什么！"

宋也被他这一说，倒也醒了些神儿，只是声音却有些哽咽"我算什么大丈夫。"说罢已是穿了外衣向门走去。

刘三压下火气拉住宋也道："我。。。。我并不是嫌你。便是你永远在这，就这么躺着，就这么逃避着，我也不是养不起。只是你要这样过么？"

宋也听着这话，眼泪又是要往下流。

他这辈子眼泪恐怕都是这几日流干的，忙忙用袖子抹了把脸。

刘三心下不忍，拉他坐于榻上，自个儿搬了个凳子也坐下来："也儿，你无须自责，巧儿的死，谁也不曾料到。"

宋也一听巧儿名字，那眼泪竟如断线的珠子往下落。刘三拿帕子替她细细擦了，望见他脸上红肿的泪迹，心里也是一疼。知道他一直难过，这三天想来偷偷哭了多少次？

宋也别过脸深深吸了口气，稳好了情绪便开口道："我。。。我知道公子担心我。"

刘三点头："不急的，你慢慢想。"

宋也继续道："我这几天想了很多很多。那日在三会堂门口。我其实，是在想，若是当初没进张府该多好！我就这么讨着饭，护着巧儿，便是被人打死了也好，她活着！"说到这便泣不成声："可如今。。。"

刘三一语不发。只轻轻握着他的手，帮他擦眼泪。心中着实寻思，这当口终归是缓过来了，可该怎样把魏如过世的事告诉他？背了一身的血债，这个女子一时间是否能承受？遂深深叹息，本就是个孤寡的命，偏又是个心思重的："也儿以后便拿刘府当自己家可好？便是。。。当我是你大哥也使得。"

宋也摇头，忽然皱眉问道："张府，是如何了？"

刘三不解其意："也儿是想问？"

"我这几天，一直在想，如果我以前对巧儿好一些，最不济，在她死前去看看她，许是如今也不会这样遗憾！那天抱着她时，她同活着一样，我这哥哥当的。。。。。可是巧儿死了，我想把义父接出来。他年纪大了，我仍是不放心他跟在那个混蛋身边。想到他老人家本是个靠头脑学识的人，若他跟着我也是受苦。。。。公子可否帮我拿个主意，指条门路？"

刘三苦笑，心说越是哪件事不得提，那件事越是铆劲儿的往起鼓。放了这茬不说，直直说到张府："我见你这几天伤心，也没告诉你。张老爷没当成皇帝。"

宋也眼睛一亮："为何？"

刘三也是一声嗤笑："张家的兵权一直在他弟弟那，张家军如何得让别人坐了天下？自然要向着自己主子。"

宋也一怔："难不成他做了王爷？"

刘三又是摇头："张将军根本无心做皇帝，他志在沙场。其实也是，把自己束在皇帝宝座上，除了绝无仅有的权利，又有什么好？"

宋也奇怪："那是谁做了皇帝？"

"说来也是个稀奇，自古帝王之事总得个拧巴收场，这次倒是便宜了善丰，他儿子做了皇帝，张老爷是辅臣。"

宋也亦是听得云山雾罩，忽然哈哈大笑："果真是报应，撇家舍业的要当那皇帝，好容易挣来的江山，如今倒还回去了？报应啊！"

刘三点头："时局不稳，不然如何？这个时候起内讧倒是给了别人可乘之机，边疆也虎视眈眈。。。。皇家的事总是有不足外人道的。咱们也只是猜。也儿莫想这些费神。倒是这几天，小妹叫兰儿来传过话。"

宋也听到兰儿名字，心中一沉："她。。。。。。？"本是心中牵念，可出了这么个事，心中那牵念自己也知道是该断了。遂问道："她传什么话？"

刘三摇头："兰儿也没说真切，只说好像魏先生有东西交与你，过几天外面消停了再叫人送来。"说完这话又是后悔，怎的自己倒把话头招出来了，随即跟上一句："小妹也可怜见的，摊上这么个爹，如今娘又。。。。"

"张夫人？"

刘三点头"张夫人乃大晋的公主，张辰带头谋反她自然是无颜再活，一时想不开悬梁。。。。哎！"

宋也呆愣半晌，方幽幽道："权势。。。。"

一些想法忽然冒出来，只是想要细说却抓不住。

刘三望着发呆的宋也，提醒道："不管怎的，先把饭吃了，我叫人去热热。"

宋也没了胃口，直问道："我想给巧儿做个牌位。"

刘三又是一怔，这人居然不闹着去接回巧儿下葬，也不闹着接魏如来赡养。一时心中不知是高兴还是难过。这人怎么了？

作者有话要说：这章写了多日　也是不顺　我自己也不爱看　大大们凑合看　有意见踊跃提哈　大拜

各自筹谋

牢房里严宽这几日白发顿生。自己窝吧的不成样子，可也悬着一口气等儿子消息。

看牢房的人皆是换了一茬新的，严宽想跟他们说着，自己是宰相，权倾朝野，家财万贯。可斟酌着出口时，却是低声下气，老泪纵横："小哥，我本是当朝宰相，如今落魄可也有些钱财与你，请求小哥可告诉我吧，朝上倒是个什么动静？"

那位小哥嘴角一撇："严老爷，你当宰相那会儿小的不认识你这贵人，也借不得什么光，你和我说这些没有用。再者说了，我就是一个狱卒，你问我朝堂的事，别说我不知道，我就是知道了也不能告诉你。上面吩咐过了，不得随便透口风，不只对你，别人都一样。是要杀头的！"

严宽抿着老泪叹了口气："小哥听了，我还哪是什么贵人，更不关心个什么朝堂的事，我是想问我那儿子，他可有个信没？"

狱卒看他年纪也不小，颤颤巍巍自己这样了还想着护犊子，自个儿思量着：他只打听儿子，也是人之常情，一时发动了恻隐："哎！我念你这么大岁数了，悄悄告诉你一句。"说着四下看了无人，严宽也是一径点头："小哥请说。"

"你家公子到现在还没个消息。没听说有人抓还是啥的。这个你也放心吧，咱们将军是个守信的人，那么多人面前都许愿了，能背信么？"说完倒白了他一眼，走了。

严宽心中有了些数：狱卒都换了张家军，看来这皇位果真是张家的了。

张辰与张梁兄弟二人当天倒是碰了面。可没打起来。

张辰是面善心恶，一派虚伪的恭迎赞赏，暗自却没把护卫撤了。张梁却是有几分侠气："哥哥，这皇位你要做，做兄弟的说什么也帮你夺！"

张梁下属里最得力的是王贺民，此人大圆脸，大眼睛，长得跟个弥勒佛差不多，一眼望去像是个圆滑的人，实际这人最是有钢骨的，对张梁可谓是死忠，便是那日射严硕一箭的也是他。

听闻主子这么说，王贺民脸上的肉立刻不爽的堆了起来，拧身就跪在张梁面前，刚要说什么，张梁眼睛一瞪，王贺民这话生生又憋回去

了。倔巴着起身，又站在张梁身后，只一眼一眼的横着张辰，目光甚是不友善。

张辰一见这个情形，心知张家军不服。

可着张辰心眼真多，只王贺民弄这么一出，他便改了主意，笑道："兄弟说的哪里话，这江山本该是兄弟的，我多大岁数了，即便掌了这天下能坐几天？膝下无子又能保几时？倒是兄弟要是有这个心，老哥哥我还可帮衬着拿个主意不是？"

他这话说得入情入理，张梁哈哈大笑："哥哥，天下兵权一多半在我手上，我要江山做什么？通体的官皆来管我，便是娶个媳妇生个孩子亦不得消停的差事。。。说句不嫌寒碜的话，我张家军只当为民请命，不忍这么大好河山叫善丰给糟蹋了，此事还需从长计议，兄长为主，我为辅。"

二人心中各有筹谋，却说着一气的场面话。

最后还是张辰身边的师爷出了个主意："老爷，老奴有句话不知当不当讲？"

张辰眯眼看看他："没有外人，你说吧。"

那师爷眨巴着眼睛道："善丰子嗣不多，倒是听闻他与秦妃所出的儿子善年是个老实的，腿上幼年带了残，若是。。。。。。呵呵，老奴也就是一说，只觉着若是有老爷与将军辅佐，也闹不出什么乱子不是？"

众人知道，善丰小儿子善年是个天生的傻子，说是老实只是好听，他的意思是挟天子以令诸侯。

张辰用心一想，这倒也算个方法。如今张家军不同意自己当主子，别个大臣倒是没出什么声，可那是都等着兄弟萧蔷，坐等渔翁之利。若是他们兄弟一致推举幼主，众人也说不出什么，且不敢说什么。

张辰自然是没有兵权，可凭他那心智，单单想要张梁的命却也不是不能。只是张梁可不是一个人呐，背后是整个大晋的精英队伍做后盾。自己若想如意，一个字------等！

想通了关节，张辰对着那师爷微一点头，师爷即刻站了一边。张梁皱着眉听完也想到这些，兄弟俩对视一眼，哈哈一笑混了过去，那意思是，都不反对。

张辰见事情如此，深深叹了口气。这个当口，他倒想起魏如来，心

说若是魏如在，怎么着大位也是图得的，犯不着这么不上不下。思及此又是一个脊檩，他这半辈子信赖魏如，可魏如倒是有没有尽了全力辅佐？

随后，兄弟二人又是商量国不可一日无君，如何叫善年继位，定年号，善丰定的是个中毒，对外称服食大量丹药猝死。皇帝大行，举国哀悼！

张府皆忙的工夫，海娘一身素服进了西院。打魏如的榻下翻出一个坛子，命兰儿拿好，便又去翻看魏如的书籍。

翻看之下可谓是一赞三叹，这样的人如此死法当真是可悲，书房琳琅满目，各色书籍皆有。便是很偏门的暗门机关，相面算卦，奇花异草。。。海了去了。墙角一小戳书，海娘一时好奇，觉得魏如这样的爱书如命，到底是什么书碍了他的眼，竟遭如此冷遇？一翻之下反倒脸色晕红。竟是个野文杂记的书，也就是说，故事书。可故事书里大多是男女之情。素来听闻魏如与亡妻伉俪情深，遥想当年，定也是个翩翩公子哥。

兰儿见海娘脸色有异，遂问起："小姐可是看了不好的书？"

海娘呸道："这可不是不好的书，叫人搬回去，很多我也没有呢。"随后一想，便又加了句："你怀里那罐子莫让人看见，千万仔细些儿。"

兰儿一笑："小姐莫担心，等会拿布包了，顺着这些书一起拿回去，神不知鬼不觉。"说罢便去执行。

海娘望着那床榻下，见罐子拿走还有个印记，便重新寻了个罐子放在原处，命兰儿把园子里银票都拿来放在里面，这才罢休。临了看着仍是不妥，便拿着扫把一阵的划拉，直到罐子上又积了一层灰尘，这才出门回了园子。

海娘与兰儿回了园子便洗了脸，换了衣裳。

天慢慢变暗，海娘自是坐在榻上望着那罐子看了半晌，兰儿却笑道："小姐怎的不打开看看，咱的银票可莫打了水漂，万一只是几件旧物留做念想。。。"

海娘白了她一眼："老先生命悬一线时候交代的东西，能是几件无用的旧物？"见兰儿被说得吐舌，便又道："这也算是先生遗嘱，经了我手的东西万不能打开看，还是等宋也自己看吧。"

说到这，声音也没了底气，眼中甚是迷惘。

兰儿听得暗暗叹气，这两人的命怎的这样苦！

作者有话要说：初稿　先写到这

死别

第二日一大早，海娘叫兰儿去刘府送个话："你且说魏先生有东西交给宋也。"

兰儿满口应道："我叫小印子去，这个小子使得。"

海娘一听便摇头："你亲自去。"

兰儿一怔："这时候兰儿离了小姐身边，老爷知道岂不是怪罪小姐？"

海娘嗤笑："他？他哪有眼盯着我？"随即看了兰儿一眼："我叫你去，不只是传话。你也不用露话是什么东西。。。"

兰儿琢磨这话半晌，方明白："小姐放心，宋公子是个坚强人。"

海娘脸色一红："我有什么不放心？"回过头却见兰儿正兀自撇嘴，便笑道："你不信？"

兰儿不曾想到她回头看自己，一个脊檩忙要赔罪。海娘倒没说别个，只她自己心虚道："小姐说了当我是妹妹的。"

海娘气笑："便是妹妹有这么打趣姐姐的？"随即敛了笑："你以为我只是浑说的？宋也这人，他虽是不曾深谋远虑，可事到临头，该做什么，他便会去做。"

兰儿听得莫名其妙："小姐，兰儿书读得少。。。。"

海娘一笑："以后你便明白了。人与人性情不同，有些人话说得多，事做得少，别人都觉他能成事，往往却是个落败下场；有些人，事做得多，话说得少，别人都以为他是个不懂事的，可关键时刻，许是就显出了一些名堂。依我多日看来，宋也便是个凡事先做了再说的。过于思量未必好，有时却也限了能力。"

兰儿一笑："小姐说好，定然是好。兰儿听懂了，小姐的话在这个过字上，凡事过而不及，可是？"

海娘笑着白了她一眼："贫嘴。"心里着实感叹：兰儿长大了，点滴开始懂事，果真经事最是锻炼人！

回头却想着自身，想了半晌仍是恍惚忘了些什么。便是嘴边身旁的事情，最是容易马虎，却一时不得警醒。

待兰儿回来，报了刘府见闻，二人商讨时，屋外传来着慌的脚步声，海娘没的把心一震。来人进得门来，却是张夫人身边春月。

海娘脸色一白："你只说娘亲怎么了？"

春月噗通跪倒："夫人。。。。去了！"说完竟是个哭。

海娘一听这话如遭雷击，身子直直朝后倒去，倒是兰儿手快，一把扯回来："小姐。"随即是又掐人中又拍脸。回头便骂道："你当了这么久丫头，怎的连个话也不会秉了？这等大事，好歹先问问我，小姐还病着，可怎么好？"说着自个也哭起来。

海娘稍稍缓过气，便只有流泪的劲，哭嚎也出不来声，颤颤巍巍问道："你。。。你且说娘亲是怎么走的？"

春月一径的磕了三个头，抬眼怯怯望着兰儿。

兰儿气道："这时候你看我做什么？"

春月自知闯了祸，却只得硬着头皮秉："夫人才叫奴婢去准备沐浴熏香，奴婢回来。。。便见夫人，悬梁了。"

兰儿不等海娘发话，便问道："你不去秉老爷，倒来园子里搅合，你什么居心？"

春月亦是哭："怎的不去呢，老爷进宫不在府上，这样的事奴婢怎么担待得起？便是小姐好歹节哀吧！"

兰儿连扶带抱好算把海娘挪到榻上。海娘自个儿挣着起身，没走两步又是倒在兰儿怀里。

兰儿哭道："小姐可要珍重自个儿！"

海娘躺在榻上，嘴里想说些什么，只一时说不出。兰儿兀自点头："小姐放心，兰儿这就去后院帮衬，便是我自个儿没经这些，请张管家教我。"

见海娘缓缓点头，一转身奔出去。

到了外间见春月跟在身后："你别跟着我，快去请大夫，后院的事有我。若是小姐出个差池，大家都别活了。"

二人分头行事，兰儿边走边给自个儿提气：小姐这个样子，这事儿一定帮她办妥当了。一时间，竟可以独当一面！

张夫人奈何桥上徘徊时，张辰正在后宫。与张梁二人跟那秦妃且交代善年登基的事情。

秦妃自打进宫便是唯唯诺诺的窝囊样，好不容易生了个儿子竟又是个傻子。各宫主子不止是看不起她，已经到了不屑对付她的地步。善丰是个好色的，一年到头也去不得她的渊媛斋一次。渊媛斋这名字倒是善丰赐的。意在秦妃读过一些书。

善丰不重视女子读书，对自个儿的嫔妃们更是不甚要求。偶有能吟个古诗的，便能进封才人，有些姿色的，便封为美人，妃子却极少，他不爱封妃。妃子乃至皇后，品级很高，他觉着女子一旦加了一些级别，便不纯粹了。

秦妃是个特例，众人想着，皇上大概是想弥补这个傻儿子才给他娘封的妃吧？

渊媛斋平时大可媲美冷宫，只这一天却门庭若市。

张辰张梁兄弟俩正与她说着大位之事，言辞间倒也恭敬："娘娘千岁，吾皇大行，国不可一日无君，万望娘娘扶持小殿下给老臣与天下一些主心骨。"

秦妃也不答话，只拿着帕子一味的哭。兄弟二人见了这样的倒不知如何办了，心中自有些不耐，只嘴上不曾说出。

此刻善年不知打哪跑了出来，哈喇子流到衣襟，手中攥着个红蓝相间的风车满屋疯跑。

张辰一笑："殿下万安。"

傻善年见有个老头与自己说话，目光很是和善，便停了步子呼呼的笑："胡子，呵呵胡子。"

张辰也不生气，只和声问道："殿下可愿意到龙轩殿去玩么？"

善年不知是听懂听不懂，兀自的学舌："龙轩殿玩。"说着便拽起秦妃衣袖："娘亲带我去玩，转风车，呼呼吹，我来跑，你来追。"

张辰趁机问道：“老臣带殿下去转风车好么？”

善年一听有人带自己玩，一下蹦起老高：“我要玩，我要娘和我玩。”

张辰点头：“殿下说的是，臣谨遵圣命。”说着便是一跪。张梁一愣，随即也跪了下来道：“娘娘看在先皇份上，便担了这份大任吧。”

秦妃哪敢不从：“都是二位大人做主吧。”随即伸手拉着善年道：“年儿听话，娘亲带你去玩，只这二位伯伯说什么年儿便做什么，做得好娘亲给年儿吃核桃酥。”

善年乐得哈喇子又是往下淌：“核桃酥，核桃酥。”说着又指着地上跪着的俩老头嚷嚷：“骑大马，骑大马。”

这一趟请君临朝，倒折腾了足足两个时辰。大伙都提着一口气，盼望善年在大殿上少出些乱子。再来个骑大马，转风车的可是要命了。岂不知善年倒好，一坐上龙椅，头一歪，睡着了。

他这一睡倒也省事，张辰上前读了大行皇帝祭文，宣了谥号。庙号定的是个贤宗。按“祖有功宗有德”来说，善丰都挨不上，只是这贤通闲，众人倒听得脸色稍显窘态。

宫内设了灵堂，臣子哭灵七日，停柩正合殿。待得七七四十九日辞柩，这是祖制。

张梁提醒张辰：“老哥哥，牢里还一个扎手的，便是那严家一党，如何处置好些？”

张辰一笑：“严宽素来针对张家军，此人凭着弟弟任意处理，为兄不插手便罢。”他又推回去了。

张梁也是一笑：“边关不甚安宁啊，弟弟这几日便要离京。严家没了兵剥了权自然也也翻不起什么浪，便是好生之德，且留他一条老命吧。”张梁甩手不管了，他自离京万里，倒叫张辰自个儿对付去。

张辰呵呵一笑：“就依贤弟。”

说着话二人各自回府。

只张辰回到府门前，却见几位小厮抬了一副棺材来，心中诧异问道：“你们这是？”

几个一看老爷来了，遂挤上几抹哭腔道：“老爷可回来了，夫人去

了。”

张辰一听霎时愣住了，不止神情连举止也僵在原地。

众人皆知府里老爷对夫人不甚上心，此刻见他如此只是讪讪稀奇，小声唤了几句老爷，却见张辰鬼撵似地，撒腿朝后院跑去！

作者有话要说：初稿 先写到这

怀念

张府后院挂起一盏盏白灯，有那么几个丫头嘤嘤哭着。

后院早改了佛堂，很是素净。偏殿直接设成灵堂倒也省事。

天渐渐暗下来，兰儿手忙脚乱张罗着，一气儿的问身旁丫头：“怎的棺材还没来？”

身旁丫头们见来了主事的了，也都不往前抢，唯唯诺诺凭着兰儿一人折腾。兰儿气道：“枉夫人平日待你们和善，这等时候怎的不尽尽忠？”

只说了两句，见丫头们仍是低着头不插言亦不动弹，心下衡量，这些人很不念情，说这些也是白搭，无怪有权势的皆对下人礼法伺候，便是自己看着这样也难免伤心。遂空白了一眼，便又去张罗。

左右等，棺材没等来，却等来张老爷。

兰儿心中一松，利落欠身见礼：“老爷可来了！”

张辰神色严肃，只看了她一眼便向门里走去。

张夫人且停在灵堂，仍旧是一身素衣，铺的盖得皆是素色。只面目狰狞，舌头伸了老长。

张辰乍一望见着实给骇了够呛，白着脸回身左右瞅却不见一个人，便匆匆奔了门外。

张兴踮着老步迎上：“老爷可有吩咐？”

张辰缓了口气：“你们。。。。怎的没人在里守着？海儿呢？”

张兴回道：“丫头秉得急了些，小姐身子不适，在园子休息。”

张辰眼睛一瞪：“身子不适？这是她亲娘，便是身子再不舒坦也该

来看一眼。”

兰儿一听这话心中冒出愤怒，一时也顾不得上下，厉声道：“怎的不是强撑着来，夫人出事时春月便去前院秉，只遍寻不到老爷又来园子秉。小姐一听当即昏死过去，好歹我们掐了人中才算缓过来。话也说不出，更是行动不得。兰儿自作主张来操办，老爷且念在小姐有病在身，若办得不妥便责罚兰儿一人，莫怪罪小姐吧。”说着便是当场跪下。

张辰被她顶得一句话说不出，他自己心中理亏怪得了谁？

别个丫头却是不懂事的，小声嘀咕道：“我们兰姐姐如今身份可是高了，不止是摆了脸色训我们，如今连主子也开始训了。”

兰儿冷了脸亦是一言不发。

张辰心中莫名冉起一丝悲愤：“都给我闭嘴。”

回身冲着兰儿道：“你回去吧，且伺候好小姐。”随即转头对别个人道：“你们还来说她？她倒比你们强，你们可知里面躺的是谁？那乃是大晋公主，我张府的正房夫人。再不进去守着，我叫你们统统陪葬。”

众人自打进府也没见老爷发过这么大火，一时僵愣半晌，匆匆进了灵堂。

张兴见张辰动了真怒，一缩脖子便跪下道：“老爷息怒，老奴自是办得不甚妥当，请老爷责罚。”

张辰在园子里来回的走，边走边唠叨：“你可知公主皆如何安葬？明黄布装裹，要特特好的棺材下葬，她哥哥最是疼她，如今是她哥哥不在了。若是在世，定然下旨，皇家礼仪。。。。。”

张兴一溜的应着亦不敢起身，只心中纳闷，这老爷平日也不见对夫人如何好。怎的人死了他倒念起情来了？

想着想着，只听张辰道：“你起来吧，且按我说的办，风光大葬。”

张兴倒退着出了后院门。边走边吆喝小厮如此这般准备置办。

且说张辰这人，全府皆是不懂他为何反应如此之大，岂不知连他自己也是不懂。见众人出出进进，他只冷着脸进了里间。

那榻是与她一起睡过的，这屋子是与她一起布置的。眨眼经年，只榻上再没有诗词，皆是佛教经书所代替。张辰翻了两眼，眼泪险些掉下来，便放了书走至外间衣柜，打开柜门，满满的紫衣甚是耀眼。遂伸手

拽了一件，卷吧卷吧塞在衣袖里便出得门去。

依稀遥记，当年他乃是不起眼的小官，便是自个儿愿意这么高不成低不就，皇帝宴请朝官仍是会叫上他。张家数百年根基，张家子孙世代蒙受皇恩这已成了习惯。

善丰是个什么心机且不说，为着张家人脉也好，为着讨好张家军也好。总之那一日御花园，张辰在宴席上看见了一袭紫衣的安蓉。这一眼便再是挪不开目光。安蓉觉察一道目光有意无意追着自己，抬眼望去，偏偏公子，儒雅绝代。心重重一沉，便是添了好感。

张辰心下亦是欢喜，连众臣子兴起吟诗，他亦是独独赞起安蓉的娇羞低头。

拜君御花园

百花齐争艳

且见垂目柳

低低扫河沿

念完了善丰且问："题呢？"

张辰微微一笑："久闻公主才德兼备，下官斗胆请公主提名。"

安蓉心防便这样打开来，几乎是毫无防备。明知他这小诗说的是自己，如何也不得安心题个张扬的名字，只红着脸低低道："便是《见柳》可好？"

且不论好不好，公主提名百官自然称颂。

姑且不论诗好不好，便是那人送她的，自然字字珍贵。

一首小诗，两厢情怀，三日后善丰赐婚。给张辰涨了品级，官居五品，户部侍郎。

只自那之后，仿佛众人皆笑谈，倒是有位公主做夫人为好，升官发财不就一晚睡醒的事？

便是那之后吧？张辰日渐疏远安蓉！

佳人已逝，犹然回想，安蓉似乎从未在自己面前念过那首自己特特为她作的诗，上一次她念的是"去年圆月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

头，人约黄昏后。。。。”

张府里种着整排的柳树，初时这般举止，却是为谁？

张辰一时心内焦躁，直唤道：“来人，去叫几个力气大的，把府中柳树尽刨了，自今日便种别的。”

小厮领命，张辰心中这才焦躁稍缓，原本皱着的眉头缓缓展开，只是不知不觉手中又握起拳来。

作者有话要说：初稿　先写到这　里面的小诗请大大们包含　本银笔力不足　诚邀大大指点　若是有符合本章节情境　写得好的　不妨晒上来学习学习，或者替换本文那可怜的小诗。。。大拜！！

入寺

刘府挨着刘三屋子的一间，宋也大早起来便润了手巾擦脸，又给巧儿牌位上了香。

架子上拿起刘三送来的茶叶罐子，煮茶已经养成习惯。每每煮茶，心中便带着一丝暖意，魏如赞过他煮茶有精进，如今实在想再端茶给老人喝。想来想去深吸口气，刘三却来了。

宋也见他一笑：“三公子来得巧，不如尝尝我的手艺？”

刘三点头笑道：“哦？也儿原来通茶道，刘某定要叨扰，讨一杯尝尝。”

宋也脸红道：“茶是三公子的，水是刘府的，我便是借花献佛，也借的是佛的花。”

刘三捏起茶杯抿了一口：“果真清香！可话不是这么说，再好的茶也要有人拾掇不是？”

宋也点头：“三公子喜欢喝，我以后常煮便是。今日有事恳求公子，看在茶份上公子且帮个忙？”

“也儿当真是客气，不知何事？”

宋也道：“上次，兰姐姐不是来了？我不知义父这个时候有什么东西给我，如今牵念他老人家，可张府这个情形亦是不便，我想还是麻烦公子代我走一趟，好歹给老爷子问个安，也报个平安。”

刘三龇牙吸气：“这个么，倒不是不可。”

叫来小厮道："你去张府园子，传我话，只说多日不见给小姐问安。若是有宋公子的旧物，便带回来。不得张扬！"

小厮领命下去。

宋也起身一礼："公子想得周到。"

刘三听他这么说，回身又叫回小厮："你先回来，还是我自己走一趟，张府如今事多，张夫人辞世，于情于理我该去！"

回身问宋也："也儿可有话带给小妹？"

宋也霎时低头，回神想了想抬头笑道："没什么特别的话，只问小姐好便罢。"他是铁了心的断自己心思，能不瓜葛，便不瓜葛。

午时刘三回府，手中亲自提了个布包，特意透了话，说是宋也往日旧物。只进得宋也房间，脸色颇为不好。

宋也这一上午焦急等着，待见到刘三脸色，急急问道："可是有不妥？"

刘三落座，把布包往桌子上一放："兰儿上次说小妹病着，我不知是这样重，如今倒是能起身了，只是气色看着实在不好。当天听闻老夫人过世，原是当场昏死过去，我该早去看望的。"

宋也听及此，双眼一闭："如今。。。她怎样了？"

刘三摇头："虽是身子好些了，精神头很不好。对了，小妹问起你，问你好不好，精神头怎样。"

宋也听着这话，心中不是滋味，遂站起身回头走了两步遮掩："公子如何说的？"

"自然是说也儿很好，叫她勿挂怀。"

宋也哈哈一笑："多谢小姐关心，想来公子也是讨来的这话，定然问道，小妹可是有话带给那宋也，小姐只得问了好来。"嘴上这么说着，心中实在希望不是如此。

刘三摇头："小妹那人断然不会，若是她当真不放心上，我特特的问，也只能落得她一句：三哥怎的也学起这些繁文缛节的？"

宋也心说这倒说得是实话，只眼睛盯着那桌上布包，心中杂想万千。

刘三见他发呆，起身告辞："刘某还有事，也儿且自行珍重！"

看着刘三神情慎重，宋也不及多问，送至门口便掩了门查看桌上布包。

。。。。。。。。。。。。。。。。

时至黄昏，刘三出得门来问道："宋公子仍然不曾出屋？"

小厮答言："并不曾，可是要小的进去探风？"

刘三摇头："下去吃饭吧。"

自打刘三从宋也屋子出来，便命一小厮观察着，他心中掂量不出那布包里是个什么东西，海娘只说是个罐子，至于里面是什么，皆一无所知。

只那宋也到现在也无甚动静，倒搅得刘三心中一波三折。

吃了饭，刘三徘徊宋也门口仍是不知该不该敲门，宋也恍惚看见外面有个人影，料定是刘三，便亲自开门请进。

刘三心中没底，只讪笑："也儿不饿么？怎的老久不出来吃饭？"

宋也神情木讷："倒是的确饿了，麻烦叫个小哥传饭吧，公子明日请早来，宋也有事相求。今日我累了，亦不想多说。"

刘三闻话一怔，仔细看去宋也眼角似有泪痕，轻声唤道："也儿？"

宋也一笑："我没事。"

刘三点头："也儿吃了饭早休息，我明日来。"

刘三走后，宋也拿起床上一张纸兀自发呆，呆了半晌又是流泪。吹了灯，便躺在榻上又是想了半晌，子时方堪堪睡实。

刘三虽是心中思量，魏老爷子的死，宋也这光景倒是知道不知道？若不知道，且又为何哭？想来想去，他倒是一宿没睡踏实，辰时刚过便爬起来梳洗，听得宋也房间有响动，便敲了门。

宋也见他来了，也不客套。煮了茶来，自己也坐在桌旁："公子今日可得闲？"

刘三点头："也儿有话且说。"

“我。。。我想搬出去住。”

刘三又是一怔：“可是刘府住得不舒坦？还是下人给摆了脸色？”

宋也低笑摇头：“三公子莫要多想，这是义父的意思。”

“魏先生？也儿知道了？”

宋也点头：“我知道，义父死了。呵~如今我倒真成了孤家寡人。”

听得他这么说，刘三心里涌上一股子心疼：“也儿莫如此，不是还有我这个大哥么？”

“大哥？好！就大哥。三公子不嫌弃，自今日起我只当你是大哥。多谢大哥多日照顾。”说罢起身跪倒便拜。

刘三被他这行径弄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说是大哥，实在是以防宋也白白住在刘府不自在。可心中谁又想当哥哥来着？认自己心尖上的人做妹妹这不是可笑么？

他这么想，宋也亦是这么想。

刘三心思灵巧，见宋也一径的与自己划清界限，心中着实受了伤。神色间亦晃过一丝痛楚。

宋也跪了半晌亦是个不起身，不抬头，刘三只得去扶：“也儿客气，大哥自此对你亲生妹妹看待，可好？”

宋也摇头：“大哥错了，是亲生弟弟才是呢。”说罢笑着起身。刘三又是一阵失神。

再次落座，宋也思量着说道：“大哥，义父却是有些话交代我，多谢大哥这几日代为隐瞒。想来是这几日小弟昏了头一副作死的模样吓着大哥，只是如今我已好了。”

刘三不知他倒是想说些什么，便一笑带过。

宋也接茬道：“刘府除大哥外，亦没有带我不好的，只是这不是天长日久的事。”

刘三打断：“往常不是，如今你已是我弟弟，便是住得一辈子，看哪个敢说个不字去？”

宋也摇头：“只是结拜弟弟，便是亲生弟弟也该有自个儿的营生，

常住在此断无道理。大哥且听我说完，小弟想问，大哥与那七丹寺的主持可熟悉？”

刘三定定瞪着他看了半晌：“我不准，好好的出什么家，我刘府放不下你么？”又问道：“难不成这也是魏先生意思？”

宋也点头：“自然是义父的意思，义父交代我去找小姐帮忙入寺，只是。。。呵呵，既然住刘府，叫大哥帮我岂不是更合意？”

“合意？是你怕小妹不帮忙才找的我吧？别的事没有不应的，这事不成！”

宋也苦笑，不管刘三说的对不对，自己的确是不敢找海娘，见也不敢见。跟她说自己出家，这成什么了？

只若在以前，即便是几天之前，宋也定然会被刘三这几句话给压住，不管是感动也好，踌躇也罢。只如今，他却不再等了。只对刘三笑道：“大哥这么说是为我好，只是大哥若不成全，少不得小弟我要自己去跪求方丈答应了。”

刘三瞧着宋也，原本是喜爱他那有些上翘坚毅的嘴角的，怎的如今看起来却添了许多固执，再一抬眼，那双眼睛黑白分明，早已不是当初看见那般朦胧谦逊。

“也儿当真铁了心要去？”

“自然是要去。”

“也儿甘心一辈子青灯古佛？”

宋也见他执意打消自个儿念头，便又是一笑：“大哥，小弟深思熟虑过的。义父的意思我懂，只是我也想看看，自己能不能放下这红尘万丈，若放不下，少不得一翻苦争，若放下了，青灯古佛，哪里不好？”

刘三皱眉半晌，便自嘲般一笑：“也儿的事，自然是自己做主。倒是大哥强人所难了。只是。。。你须答应大哥，凡事三思，若有难处不得硬撑，好歹别叫我这大哥架空咯。”

宋也听得眼中凝泪，想说些什么却觉得话太轻了。他自己知道，这世上能不计后果帮他的人，统共一只手也数得过来，有些人是要拿心珍惜的！

刘三叹着长气站起身：“我这就去跟七丹寺方丈去打点，好歹给你个拾掇个单人间的禅房。”

。。。。。。。。。。。

当日下午，刘三驾了马车送他去了七丹寺。看着大小和尚谦卑的模样，宋也心中明白，刘三定然没少花银子，对着他感激一笑，刘三也只摇摇头便走。

这辈子这等恩情怕是还不上了，宋也长长舒了口气，再不多想。学着念经，学着捻佛珠，学着静下心平复心中惊涛骇浪。除此他真倒是什么都不想。

只这么过了三日，小师傅来传话，张府小姐来访！

作者有话要说：初稿 先写到这 过度 过度哈下章写俩主角 提前预报 可能虐 可能不虐。。

斩情丝

三日的修为顶不上一句话而已。那小师傅只说张府小姐来访，宋也心中一时却慌得杂草丛生！

刚想说不见，自个儿寻思也不是个事儿。往外走的光火，心中便一直感叹：上辈子真不知道缺了什么德，这辈子偏偏就着魔般欠了人左一条救命之恩又一条救命之恩，如今连不见亦说不出口，这经还怎样念呢？回头瞅着房中那个禅字，心里念叨：禅了这么久，好歹给我些指示？

那禅字光明正大，墨迹黑亮淡定般望着他，宋也灰了心回过头继续走出去。

上次求佛，佛爷亦是这般，这次求宁静，亦是枉然，恩难报，情亦如何了？

海娘依旧站在后园，身后是巍峨青山，脚下茫茫黄土，身旁凛凛枯枝。宋也站在后园小门处呆望：她好像是瘦了许多！

海娘转头见他来了，心下便是一跳，只侧了头与他对望。多日不见，他可还是他？如今倒是一身素袍，头上亦戴了僧帽。见他傻站着不动，叹了口气，便朝他走去。

眼见她走来，宋也心中早换了一百句话，是问别来无恙好些，还是问身体好些？是见外好些，还是不见外好些？

只那人到了跟前，宋也堪堪憋出一句：“张施主，贫僧有礼。”

海娘一听这话霎时怒上心头。瞪了眼看他半晌只气笑得哼了一声道：“小师傅可有法号？弟子该如何称呼？”

宋也被她盯得早红了脸：“不敢，小僧法号了缘。施主乃小僧俗家友人，叫声宋也亦无不可。”他还是给海娘留了余地，狠不下心肠把话说绝。

海娘讪笑：“了缘？这个法号叫得好！当真就了却尘缘了？”

宋也称是。

海娘近了一步逼问：“不理世事了？”

宋也退了一步亦是咬了牙的称是。

海娘又是一笑：“那小师傅请告知，我是你什么人？”

宋也头更低了些：“施主是小僧俗家友人。”

“俗家友人？”

“亦是。。。亦是救命恩人。”

“恩人？”

宋也无奈叹气，一时浑身冷汗，无力道：“你。。。你别逼我。”

海娘哈哈大笑：“小师傅这话说得差了，弟子怎么敢？便是了却尘缘，不理世事，小师傅也甭认什么俗家友人，救命恩人的，四大皆空了还谈什么恩与愁，情于义？”

宋也抬眼看她，见她眉头紧锁，眉峰上挑，显是怒极了，竟连眼眶眉毛亦隐隐发红起来。兀自叹气道：“请随我来。”

海娘心中只存了一个心思，便是拼着礼义廉耻，今儿既是来了，话亦是要问个明白。

兰儿本是在老远守着，见海娘跟着宋也走去，自己竟也跟了过去。海娘头亦不回：“兰儿在此守着。”

二人一前一后来至一间禅房，这便是宋也方才出去那间。

宋也待海娘进门落座，便回手栓了门。一边倒茶，一边暗想，今日话是得说明白了，任逃到哪里，逃不过自己的心。人家一来，几句话倒叫自己破了功，僵持下去当真无意义。只是这口着实难开啊！

把茶递给海娘，自己也倒了一杯。海娘手中拿着茶杯却不喝，只幽幽问道："小师傅叫我来此有何指教？"

宋也抬眼望她："小姐可记得，当日在先生面前，是如何说的？"

见他不再施主贫僧的喊，海娘气倒消了一半："什么话？"

宋也略一踌躇："小姐说，要嫁怎样人？"

海娘一听便红了脸："你不是听见了？"

"我只请小姐再说一次。"

海娘满眼幽怨望着宋也："也儿，我要嫁大晋第一智慧之人，你原知道！"

宋也当真不敢再看她，挪开眼一字一句道："宋也是愚钝之人。"

海娘不答反问："何以见得？"

宋也苦笑："小姐何苦刨根问底呢？你我两家的恩怨。。。便是抛开不提。。。我。。。"我了半天亦是说不出口。

海娘倒急了："宋也，是个有担当的就别说囫囵话。"

宋也昏头涨脑起身，掀了自己僧帽，一把长发飘逸而下。

海娘的脸由红转白，眉头皱了又皱，眼中流露出不可置信的惊讶和无尽迷惘。如此呆愣足足一炷香工夫，宋也几乎在她眼神下逃出门去，海娘方缓缓放下茶杯："你，骗得我好苦！"声音已是哽咽。

宋也心中苦笑，若是可以，骗一辈子多好？只口中一字不说，呆呆看着海娘。

海娘缓缓点头，站起身走近了些，仿佛仍是不相信般在宋也脸上查找着，怎的一个翩翩公子，转瞬便可以变成女子了？

是了，以往常说这人清秀，如今若当做女子看，虽无半分温婉，却如何不像男子般粗犷。伸了手去摸那脸，棱角分明，眼神坚毅。耳边细腻滑嫩，那耳洞分外刺眼。

心便是一分一分冷了下去，可冷下去，仍是透着一丝怨念与期盼：他可还有话？

宋也只紧闭了双眼，一句不说。待得再张开，屋里哪还有海娘。他

立即拿了个素箍扎起头发，扣上僧帽追将出去。暗想远远跟着，见她寻了兰儿便好，只脚步却一丝不慢，出门便险些拌了一跤。

海娘兀自向门外走，只觉头发昏，胸口闷得快喘不上气来，人已快走到大门，方想起兰儿还在后园，便转回身朝后园奔了去。

大门与后园间有条小桥，桥下的水多少年前就干了，宋也躲在桥后不敢出来。海娘扶了兰儿自桥上过，恍惚间便到了大门口。

宋也望穿秋水，佳人背影也很远了，方挨着桥栏坐下来。席地冰凉，心中亦是一片荒蛮，义父千算万算没算到自己是个女儿身，遗留的信上且吩咐多与海娘牵绊。义父的意思他懂，不放心他安危，叫他拉着海娘这层关系自保。

人活一世，没有不为自己打算的。只是这自保，不该拉了海娘来受苦。宋也手握栏杆一分分收紧兀自道："我怎能害你终生！不过这样也好，都死了这份心，于你于我皆好！"自个儿虽是这么念叨着，却止不住眼泪。

海娘出了寺门便吩咐兰儿："咱们快些回府，我很不舒服。"

兰儿见她那个样子，气道："若那宋也说不好的了，兰儿便去骂他。小姐莫气坏了身子，宋公子便是个直率人，说话多是有口无心。小姐何苦只会劝别人不来劝自己呢？"

海娘摇头："回府吧。"

马车走了半路，海娘一时回过神："兰儿，咱们回寺里。"

兰儿一脸纳闷："现在么？"

"对，即刻回去。"

兰儿掀帘子吩咐车夫。海娘手中攥紧了拳：便是个女子，我倒要看看她是个什么意图？无故来我张府，无故与自己牵扯，那一幕幕闪现眼前，身份低微却替自己骂走了严谨，爹爹如此责难那人拼了命的护着自己差点命丧棍下，这些可以作假么？

宋也坐于冰凉的石桥上，一阵阵凉气激得他发抖，可就是不愿起身。老远看着，仿佛是个孩子在那跟自己斗气般。

海娘的声音打背后响起："那僧袍得罪你了？"

宋也一惊，忙抹了眼泪回头看。

海娘白了他一眼又问：“那栏杆也得罪你了？”

宋也直气得扭回头不理。

海娘却也不气，眼中亦带着笑意接茬问道：“小师傅为何哭？”

宋也一拧身爬起：“你怎的又回来了？”

“我若不回来，便看不到你自个儿拧巴成这样！”

“我自然是拧巴，那你看完了，可是该走了？”

海娘叹气：“宋也，我若当真不再见你，你可会有遗憾？”

宋也不答言，只眼泪又流了出来。

海娘摇头替她擦泪：“你便这么把我气走了，我若因此气死了，你都不会内疚么？”

宋也连着呸了几声：“大白天的什么死呀死的。”说完却发现海娘手仍停在自己脸上，一时着慌便躲开道：“你已经明知道我是女子，你。。。”

海娘点头，收回手：“不错，我知道，只是我也想知道，你到底是何居心？”

宋也一怔：“什么我什么居心？”

“好好的一女子，你倒来招惹我，这等悖理的事，你倒说出个道理来。”

宋也一车的话想对她说，明知道她是女子还是深陷了，明知道这样不对还是让情意朝希望的方向流淌。明知道有梦醒的一天仍是梦一天算一天，可谁知道梦醒了这样难割舍？

作者有话要说：初稿　先写到这　嘻嘻　好久没写谈情说爱的章节了

挥剑

面对海娘的质疑，宋也生生被自己一股无名的情绪绊住了。只看向海娘，却发现海娘的脸上也挂着一层迷惘的询问。这询问好似愤慨，又好似凄楚，只看得他自己心也酸起来。

干咳一声，便转回脸望向远山缓缓道：“与义父生活这段时间，经常是听他老人家教导我如何说话，如何处世。如何把一句话，一件事弄

得清楚明白，既不会多一分，也不会少一分。早前我不知这是为何，可是此刻我才明白，他在教我应对。”声音微顿，眉头微锁：“不过。。。怕是辜负了他老人家，学这么久，小姐的问话宋也此刻却找不到一个恰当说法。我扮男装是为了照顾妹妹方便，来张府亦是想叫巧儿少受些苦。这些我不解释小姐也会懂。”说到这，他回头看向海娘。

海娘闻言，认同的点头。

“只是。。。小姐待下人一向好，待我更是好。我错在早该对小姐透露真实身份，没有告知，也不是因为信不过。可我当时就是不想说。。。连我自己亦不知是为何。小姐意在问我是否有意招惹，对张府乃至小姐心存不轨？其实若说有意也可，说无意也罢，我还是说不清。那么小姐此刻可明白，宋也是有意还是无意？”

海娘听他说了这么一大堆废话，心中思量再三仿佛有些明白，这人大抵是在隐晦的表达着情不自禁！

可自己到底是不是信他？却连自己也不明白。

或许这一趟去而复返，只是为了找个托词去叫他说些什么罢了。

宋也撩了袍子转身站上桥的最高处，不着痕迹挡着风口。

海娘仍旧低头锁眉，她在意的不是宋也隐晦的表白，亦不是两个女子之间在这清修之地谈论些个情不情的事情。而是觉着宋也的语气渐渐淡下来，只隔着一层水中月镜中花。叫她心中隐隐不适。

北风呼啸，宋也见海娘不出声，便红着脸一笑：“外头冷，小姐不嫌弃，便随我去喝杯茶可好？”说完便前方带路。

海娘且跟着他脚步，边走边是矛盾，眼见前方是一女子，可脚步依旧是停不得。

二人在禅房内沉默了半晌，皆觉得空气压得人烦闷，虽是心中千万话，到了嘴边却连一笑也难。

宋也眼神一点点清净：“小姐近来可好？”

海娘迟疑着点头。

宋也微微笑道：“可是对着如今的宋也，便无话了？”

海娘缓缓抬眼，正看到宋也一脸的淡漠，眼神却闪过悲悯。心中一时着慌便问道：“也儿当真打算一辈子清修？”却又想起清波给他解的签

便又问道："魏先生难道是这样交代么？"

宋也闻言摇头："小姐出嫁之日，便是宋也还俗时。"

海娘诧异："这是老先生交代？"

宋也苦笑："义父怎会？。。。他老人家倒是交代我。。。早些成家立业。可宋也本就是个造孽的，还谈什么成家立业，若当真误了小姐终生，宋也必然长此谢罪。"

"我若终身不嫁，你念一辈子佛便谢罪了？"海娘厉了眼神嗤笑："好你个宋也！你既心中有数，今日初见却装作一副万事不知的模样，你当我是什么人？随便哄骗便了事的？你若甘心自欺欺人，且别拉上我！"

宋也见她说话带了气，低头亦是嘴角一咧："便是骗自己，却也是我唯今能做到的。"

海娘气道："我若明日便嫁三公子，也儿可是明日便出寺？"

宋也皱眉："小姐还需三思，三公子与小姐乃是兄妹情谊。"

海娘嗤笑："你出家了还管这些？"

宋也无奈道："这是两回事。"

"怎是两回事？佛家众生平等，自然一视同仁。"二人说话间，一时又针尖对麦芒！

宋也牢牢看住海娘半晌，咽下心中的不然，叹了口气："那么依小姐，该当如何？"

海娘气结："你。。。。"只你了半晌亦未说出什么来。一时恍然，且平复了语气："呵！今日见你，心机可比进府时深沉多了。也儿这几句话，可是与那小僧有礼异曲同工？又想着把我气走了事？"

宋也被她猜着了心事，脸色一红："小姐说笑了，我又不是诸葛孔明。义父说的兵不厌诈，对着小姐定然是不甚管用的！"

海娘抿着嘴闷声问："再把我气走了，你又待如何？"

宋也斟酌片刻，起身替海娘添茶："自然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百年古刹岂会没有宋也容身处？"

“你会安心撞钟？那为何又带发修行？”

“撞钟厌烦了，便去阅览名山大川，行乞为生亦不算生疏。”他当真脸不红气不喘的说起瞎话。

海娘见问了半晌宋也依旧是满口胡言乱语，一时泄气：“如今你说的话，我真真分辨不出真假。”

宋也心知平海娘聪慧，自己这番劲儿依旧是白费，便只得说了实话：“不瞒小姐，义父交代我去从军。许是过几日便上路。今日便算是跟小姐辞行，小姐珍重！”

海娘听得一怔：“先生当真叫你从军？不知从的哪路军？”

宋也挑眉：“我大晋还有哪路军？自然是张家军。”

“你敢去？”海娘倒是意外。

“有何不敢？堂堂将军，自然不会计较个升斗小民。且我愿为国效力，他又有何不肯？再者说，即便是参军，也是个小兵，张将军知道不知道有我这么一号还两说着。”

海娘眉头复又皱起：“魏先生叫你去参军？便只是叫你去当个无名小兵么？”

“小姐难不成以为，宋也胸怀大志？”

海娘心中兴起一丝不安：“先生遗留之物，到底是什么？”

宋也脸色一白：“义父叫我娶小姐为妻，呵呵，只宋也无福消受。我若下世为男子，便来娶你，可好？”

他说这话嘴角含笑，眉目含情。似是自嘲，却也似真心试探。

海娘脸色一红，却不答反问：“若你是我，你会说好，还是不好？”

宋也心里又是一疼，心知这样说下去，自个儿迟早前功尽弃，海娘的嘴，忒也不饶人。随即嘴角上挑，微笑道：“若我是小姐，我会说，不好！”

海娘稍稍侧头：“为何？”

宋也直站起身，定睛看着那禅字一字一句道：“今生也好，来世也好。宋也这等资质愚钝之人，若当真每日对着小姐，好比生不如死呢！

亲生妹妹因小姐一句话而拖延致死不得见最后一面。年迈义父为了给宋也求情死在你张家乱箭下。你爹霸我妹妹，且又为着功名把她送给了皇上。你我两家早已仇深似海。就如小姐所说：并非我们自欺欺人，这些便会不存在。莫说我是一女子，便是一男子，小姐岂有嫁我的道理？”

海娘忽然站起身：“你当真如此恨我！”

宋也对住那禅字又是一句不答，海娘垂了眼，缓缓摇头道：“若有来生，我会说好！”随即轻身出得门去。

宋也强撑着听那脚步远了，身子一歪，被人抽了骨般堆在坐榻上。一手抓着心口，疼得几近窒息。方才几句话，句句如刀字字血！皆戳在海娘痛处，又如数折射回来！

那人的心该是死了吧？

思及此一把拂落桌上茶杯，脸色惨白亦是欲哭无泪。

作者有话要说：初稿　先写到这　待改。。必须对各位说，不好意思，这几天其实一直也是在写，但也都是写不顺。一旦遇到纠结的谈情说爱　小的我就手忙脚乱。。。哎　好歹更上来一章告罪。。。各位有建议继续提给我，每个留言我都会看。。。多谢大大们对小文的喜欢和指点　大拜！！！

离寺

自七丹寺回来已三天，海娘日日懒于茶饭，独处时亦愁眉不展。兰儿变着法儿的与她说话，亦是十句倒有九句没有反应。

伺候海娘多年，几时见过她如此？心里猜着八成因为那宋也，可如今却劝也不敢劝，骂也不敢骂，压根就不敢再提那人名字。只捡了不要紧的话来说笑：“小姐，外面怕是花都要开了呢，这天真个暖和得让人欢喜！”

海娘转头望她：“又说胡话了，寒冬腊月，花开还早！”声音袅袅如雾。

兰儿傻笑：“阿弥陀佛，小姐主子，总算是肯对着我说话了！”

海娘讪讪低下头：“三日了，我只是不很说话，人不是好好在你面前呢！”又抬眼凝了目光看向兰儿道：“常是不说话，每每说话，便是稀罕；若是常常不见呢？是否人人皆会如隔三秋？还是说。。。”

兰儿叹气：“小姐，你这心思兰儿明白。你何苦这么苦自己呢？”

海娘垂下眼摇头：“你明白？你不明白，谁也不明白！。。。原本我只以为，若有心结，天长日久终有解开的一天，可若是死结。。。”

兰儿一听这话便急了：“小姐心思聪慧，兰儿是很笨的，若小姐不嫌弃，心里有话便对兰儿说可好？好歹莫闷坏了自己。”

海娘亦深深叹气：“兰儿并不笨，我也并不多聪慧。”

兰儿觉着今日海娘的样子有些稀奇，虽是不比前两日那般连人也不理，可此刻听着海娘的说辞，心中却更加不安：“小姐你可莫吓兰儿，若小姐有吩咐，兰儿死也是愿意的，千万别这么着！”边说额头的汗已是流下来。

海娘一笑，伸手攥了兰儿手：“你莫怕，我没事。你去刘府，叫三哥来一趟。”

兰儿拧着手迟疑着不肯走，海娘见状却是一笑：“你以为我把你支出去，自个儿寻短见不成？”

兰儿脸色一红，吱吱呜呜说不出话。海娘道：“即便我不寻短见已是焦头烂额，若当真死了，岂不是遗憾带到地下去？你跟了我这么久，何时见我甘心认命过？”

兰儿咧嘴笑了：“那小姐意思是？”

“你不用问，三哥来了我有话说。记着出府时顺路去西院，看那罐子上可有人动过的痕迹，看仔细，便是一个手印也要回来告诉我。”

兰儿领命下去，园子里只海娘一人，缓步走出屋子，向那八角亭里静坐了半晌。一时心烦便到门口喊了小厮搬来古筝。

今日的天果真是好天，阳光斜斜洒下来，除去亭子里，周围竟是一片刺眼的白亮。一缕细细的光，贴着柱子打西边切进来，正映在海娘背上，直映得一条细长身影投在地面，笔直而瘦削。

古筝本就声音沉稳，琴弦间透出浓浓悲意。海娘双手抚琴，头微微抬起，竟在这样天气吟唱起来：

夜无眠，是谁将琵琶轻轻弹？声声拨乱我心弦，你可也听见？

你曾说我是你前世离散的红颜，相约这一世相见，再续前缘.

前生我曾踏上你的船舷，沦落尘世间，同病相怜泪湿了青衫.

可是那根红线另一端攥在别人手里边．

我恨生前未积缘，古佛青灯度流年。

这一首《琵琶语》本是悲戚十足，海娘眼角亦隐约泛着泪。可那琴音隐忍待发，丝丝缕缕间竟是透着拨开云雾。仿佛前面皆是一团迷路，便硬是一条一条的找下去！

宋也此刻若听到这般，若看到这一幕，保不准也就弃械投降，拿取真心对红颜了。有时人与人之间，不堪那一根稻草的重量。

可是这二人似乎欠着一些火候，此刻的宋也，正收拾了东西，打算踏上那从军之路。

从军的路艰险，宋也的心中恍然。这三日来，他日日盼着海娘再次折返寺中，自个心下定了规矩：若海娘再回来，说什么仇怨，讲什么男女，便牵了她的手一起沉沦又如何！

可一时又是一遍遍的求神拜佛，望着那人再也别来，二人此生再不相见。至此萧郎是路人！便这么矛盾着一遍一遍的期许，一遍遍的再推翻，直至正午。

午间，宋也正一杯接一杯饮着滚热的茶水，头上密密渗着细汗，那心依旧静不下来。不料门却响了，清波迈着老步走进："宋施主好兴致，老衲叨扰了！"

宋也收拾了情绪回过神一笑："老禅师说哪里话，在下吃住在此，若说叨扰，也是我叨扰了佛门清修才是。"

清波眼睛一眯："施主当日言及三日后启程，老衲特来看看，可准备周到。"

宋也一听恍然，自个儿本在海娘走的那天一时冲动说了这话，可日日想着三日后，不想期限已至，脸色一红："多谢老禅师提醒，在下汗颜。"

清波缓缓摆手："阿弥陀佛，老衲此刻来倒像是来撵人的。"

宋也打断道："在下怎会这样想。如今我在寺里，吃住亦有三公子打点，说句佛门不该说的俗话，多几个我这般僧客，禅师该安心才是，这个理儿在下心里明白。只不知禅师此次来却为何事？直言无妨。"

清波听罢亦安了心："宋施主是明白人，老衲着实感佩。只是望着施主眼中黑白看着不甚分明，显是有心事缠绕，不得果决；眉头亦时有

深锁，看似心中有了计较却是时刻的放不下。老衲识浅，不知可否为施主解惑！”

宋也深吸口气：“老禅师请坐，在下心中却有不得开交之事，只怕也只得我自己能解决。”说罢替清波满了杯茶：“禅师请。”

清波呵呵一笑：“宋施主的好茶，老衲有所耳闻。在此多谢了。”随即抿了一口，将将润下喉头便是眉目一展，直摇头晃脑道：“果然好茶！”

不待宋也答言，清波自说起来：“世人但凡举棋不定，便是杂念颇多。这杂念好比行路。亦不乏进退与左右。施主进可从军，退可遁世。只左右，怕是情缘难断！”

“老禅师也说，我该断了这情么？”

清波缓缓摇头：“此断非彼断。老衲所说乃是断定。情亦有左右之分，向左便是从心，向右便是从理。只看施主如何取舍。”

“老禅师所言极是，便是当真难以取舍，不知禅师可否给些指点？”

“世人所走之路，皆有定数。每条路皆通向不同，择其路，矛盾自然迎刃而解。”

“我若一直不选择，又待如何？”

清波点头笑道：“施主执念很深，不去抉择亦是一种抉择。路路接通，施主只看当下，天时地利人和怎样？许是日后心境变了，命数亦有所改善也未可知。”

宋也苦笑：“禅师乃方外人士，自然不拿喜悲当回事。”

清波却摇头：“老衲出家前亦是凉薄之人，不悲不喜，不拘于情亦不拘于理，凡事欲速不达。老衲这等，合该当了和尚，望着度了自己，度了众人，亦是一分功德。”

宋也听了这话一时觉得有异，抬眼道：“不想我宋也到寺中短短数日，竟可结识老禅师这等忘年交，荣幸之至！”

清波脸色稍红：“老衲只有一事相求。若他日施主功成之时，且务必念在与老衲一面之缘，对七丹寺众生善待些个。”

宋也连连摇手：“老禅师高看了宋也，义父叫我从军，不过是叫我从往日恩怨挣出来，指给我一方路走。功成名就谈何容易，宋也亦不敢

想。”

清波眼光一转："若施主心不在从军上，可愿留于寺中，做一方主持？”

宋也一听更是面色带窘："老禅师说笑了，宋也这等凡夫俗子，莫要侮了这一方净土。只在下答应禅师，若当真我有说了算的一天，必然尽力护得全寺周全。”

清波放心告辞，脸上虽露些许惋惜，却也知道顺其自然。强求不得！

只这老和尚第二日便坐化了，全寺皆乱，下山弟子无数。

宋也当日收拾了行囊一路奔下山去，路过张府那条街脚步愣是踌躇不前，转头看了几眼，有心往里走几步，却隐约看见大门口小印子正在一辆马车前仿佛与人说着什么。一时心虚，转回头朝前走去！

作者有话要说：初稿　先写到这　待改

前面有大大说狗血一点。。。如何狗血捏　我斟酌看看撒---------

歌曲：琵琶语·掉线的珠儿歌手：半抱琵琶　专辑：古风清韵

再回七丹寺

小印子恍惚间回头工夫，仿佛看见宋也身影一闪而过，待要细看却不得空。引着刘三到园子门口，海娘已抚琴多时！

刘三驻足观望，听着那琴音，满满的皆是悲戚，不禁皱了眉。心中思讨着该如何去劝解，兰儿却忽然打身后跑了来："三公子怎的不进去？”

刘三一怔："兰儿不是先回来的？”

兰儿狡黠一笑："小姐叫我办点差事，这不也回来了？”说完听见琴声便朝里跑去。

来到八角亭，日光已然西斜得狠了："小姐病才好些，这是出来吹了多久的风，哪个该死的搬得琴？”

海娘被她这一通打乱，心中情绪一时断了，倒忍不住笑出声来："你一回来园子便热闹开了，叫你办的事怎样了？”

兰儿嬉笑："自然是办好了，小姐且随我进屋去，兰儿慢慢回给您，再不然，小姐若还是想拨几下琴，兰儿便去拿了暖炉斗篷热茶来可好？"

海娘气笑摇头，起身学着她语气道："已经拨了多时了，且该回屋了。"

随即扶了兰儿往前走，兰儿只觉触手冰凉，一时心慌便顿了一下，海娘转头看她，她却堆出满脸笑，脚步亦快了些。

进得屋里，兰儿紧着倒了杯热茶："小姐慢慢喝着，且听兰儿细细禀告，西院的罐子有人动过，上面一层手印也已落了灰，仍能看得出痕迹。兰儿去抱回来吧，好歹可是咱大半的银钱。"

海娘皱眉深思，片刻间缓缓道："抱回来也好，他既已是看过亦不会再去关心这些。全当是我给了宋也，倒没什么要紧。"

刘三此刻进得屋来，罐子被换过的事他一早知道："小妹是打算拿着这钱做些什么？若是急需定要告知三哥帮忙！"

海娘一怔："三哥何时来的？"

兰儿吐舌道："三公子同我一路回来，是兰儿忘了说，只怕小姐冻着，兰儿可是该死了！"边说边是低下头去。

海娘叹气："你这丫头，三哥自然不和你计较，只是他本就身子弱，哪有你这般待客之道？"

刘三苦笑："小妹与我谈什么外道，便是兰儿这小辣椒，不把我关在门外我都阿弥陀佛了，怎敢计较来着？"随即笑望兰儿："兰姑娘可否给在下倒杯茶来？在下也好润润喉，与你家小姐慢慢的说话儿？"

兰儿脸色一红："三公子每次说话，都不知是在敬人还是损人。我这就去给你倒杯滚烫的茶来，公子且先慢慢与小姐回话吧！"

刘三正缓缓坐在椅子上，听了这话一怔，转头望向海娘笑道："这兰儿何时嘴巴变这么厉害了？"

海娘亦是笑道："是我把她惯得没了规矩。三哥莫小看了她，兰儿心气高着呢，人也聪明。"

刘三但笑不语，心说原来兰儿也日渐拿事，面上直是摇摇头再摇摇头，仿佛有那么一丝感叹时光，随后想起："对了，小妹说要用银子？"

海娘点头：“许是过几日，我与兰儿便要出门走走。”

刘三皱眉：“小妹这是。。。有目的的走，还是只为散心？大家闺秀出得远门世伯岂会应允？”

海娘嗤笑：“他如今会有心思管我？朝堂的事够他忙的，三哥可知，自古皇帝有多忙，我那爹爹便有多忙。”

刘三叹气：“小妹莫怪世伯，夫人离世，看似最心狠的便是世伯，岂不知最伤心的亦当是他。男人的心思，小妹不懂。”

“三哥这话说得差了，若三哥处在爹爹的境地，亦会如此么？”

刘三苦笑道：“这不可比，我不是他，即便是，我不会要江山。”

二人说话间，兰儿慌张跑进来。海娘见她一脸的要说不敢说，只得吩咐道：“有什么事，你说吧。”

兰儿扭着手弱弱道：“我。。。我才想着赶快烧些热水，好叫三公子早喝一口热茶。灶里的火不甚旺，我便到门房去找些烧得好的炭火，谁知。。。小印子说方才仿佛眼角光看见宋公子在街角处。似乎背了行囊。。。只一转眼便无踪了，想是花了眼。。。”

海娘听得立时站起身：“他。。这便走了么？”边说边是眼眶含了泪，险些忍不住掉下来。顿了片刻，便朝外奔去。一气儿奔出园子，过了前院，出得门直跑到街角，墙边哪有宋也？只偶尔来往几个人，见着海娘站在那，却怪物般一眼一眼回头看。

刘三追了出来，兰儿扯了小印子亦是赶到。海娘手抚着那墙，恍惚似看到宋也倚着墙角驻足看来的样子，眼角的泪再是忍不住，簌簌落下来。

兰儿拽着海娘衣袖：“小姐莫难过，许是看错了也说不定，兰儿这就去寺里看看可好？”

海娘抬手拭泪，回头见了小印子便问道：“你方才可是在此见得他？”

小印子挠着后脑：“回小姐，小的只是一回眼的功夫，看着仿佛有个人向门口看来，离远并不看得很清楚，许是二人有一样的头巾也是平常事。”

海娘点头：“你回去吧。”随即转头问道：“三哥可有事？”

刘三答言："小妹可是要用我马车？三哥今日无别个事，载你去哪都好。小妹千万莫哭！"

海娘扯出一丝笑，点点头，便朝马车走去。

马车一路飞奔，到了寺里海娘急急进门。

小和尚见是她便恭敬迎接："张施主来访，可是要叫主持？"

海娘点头："请老禅师到宋公子曾住的房间来。"

海娘独自走进那间禅房，空间间凝聚着当日那股淡淡茶香，屋里摆设依旧，只少了那人。

眼见如此，心中仍旧狠狠一疼。小印子说许是有同样头巾的人确实不假，可怎会那样巧却来她张府门前驻足！本就早已料到，可听到与亲眼看到仍是天壤。心中不禁怪道，你怎可不等我？怎会不与我告别便从此陌路？

外间沉稳脚步传来，清波已然来到："张施主来得急切，老衲有失远迎。"

海娘深吸口气，回头亦是微微点头："老禅师有礼，是弟子来得唐突了。只是弟子有个疑问，那宋公子可是离寺？"

清波眯了老眼微微点头："正是。"

"可有书信留下？"

"并未见到有何书信，老衲命弟子翻查，张施主且正堂喝杯茶？"

海娘摇头："不麻烦了，我这就走。"心中权衡那句话，左思右想不敢问出来，衡量再三，仍是问道："宋公子可有物件留下？"

清波又想了片刻道："老衲并未看见宋施主留得信物。"

海娘一颗心轰然落回原位，心中感叹得几乎站立不稳。兰儿进得门来搀扶："小姐。"

海娘摇头："我没事，扶我回去。"

三人与清波道别，便又坐上那马车。

马车中三人一语不发，各怀心事，终是兰儿忍不住道："小姐若是难过，便哭出来吧！"

海娘转眼望向兰儿："兰儿，你可知，他离府那天园子便少了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海娘眼中闪了光彩："一只我那宝蓝色耳坠！"

兰儿想着海娘的话，一时反应不来，心说看着宋也不像是个小偷小摸的人，怎么。。。一时大悟："小姐是说，他。。。他带走了么？"

海娘哽咽着点头。一时眼中复又盈起泪光，只不比先前那般灰暗，此刻她目光凝聚，满眼皆是笑意。

刘三一路看着海娘行径，虽是一句未问，心中却隐隐觉着异样。

作者有话要说：初稿　先写到这　哪位大大给说说　这章算是狗血点了不？还需要进步否？

追随

回到张府，天色已晚。

刘三一路跟着进了园子，边走边是眉头紧皱，越想越是不对劲儿。

待得进了屋子，海娘与兰儿方才察觉后面还跟着一位："三哥可是有事要说？"

刘三点头一笑，却也没说些什么。兰儿看出不便，边往出走边道："想是小姐与三公子该饿了，兰儿且去弄些饭菜。"说罢出去掩了门。

刘三斟酌再三，吞吐倒："小妹。。。小妹可是有了心上人？"

海娘一听是这话，再是与刘三相熟却也红了脸："三哥既瞧出来，小妹便不隐瞒。其实，亦没打算瞒三哥。"

刘三叹了口气："宋也？"

海娘亦不回避，微微点了头。

刘三见她如此坦白，倒不知如何是好了。思量再三便试探着问："宋也知道小妹这番心思？"

海娘一个气声笑出："。。。三哥，是想说什么？不妨直言。"

“。。。我。。。呵，小妹今日叫我来，却是为何？”

海娘听是这话，心中不免唏嘘，原来二人心中担心的皆为一回事儿。便也不再踌躇，直问道：“小妹想问，当初宋也挨了板子，却是三哥给他看的伤。”

刘三难得的窘红了脸：“是我给瞧的。”

“三哥瞒得好生扎实啊！”

“小妹既是知道，如何还。。。三哥该如何说你？”

刘三说得保守，海娘却决心打破砂锅问到底算完。她知道不论是宋也还是刘三，二人皆各自有各自小算盘。自个儿若不细了心的掰扯分明，连那看似傻乎乎的宋也，亦能骗得自己不知真假。可对着刘三自小便存了一份尊敬和爱戴，断不能像逼问宋也那般直来直去，想什么说什么，要怎么发难怎么发难。想及此不禁心中暗暗觉出，原来宋也在自己心中，是个离得这样近的人！

想及此，心中倒是一阵暖，不禁搭上平时耍赖的语气道：

“三哥要讲礼法么？。。。便是讲礼法，三哥当日可是第一个不顾及的，既然知道她是一女子，一不避讳，二未与我告知。三哥还来和我说礼法么？”

刘三一听哭笑不得，竟好好的惹来海娘猜疑不成？可他本就是个不耐烦与人解释的，对着海娘更是不愿，二人常以知己相称，如今是不是要往远了走呢？随即苦着脸问：“小妹当真不懂么？”

海娘坐正了二郎腿：“三哥请讲。”

刘三泄气：“我并非一早知道她是女子，只是心中疑惑。当日事发突然，三哥来不及验证，可是隐隐觉着这事该去帮衬。换做是小妹，我相信你也会同我一般做。只待得证实，她且叫我代为隐瞒。这本是他人隐私，刘三无权揭人隐私。小妹以为可是？”

海娘狡黠一笑：“三哥为人，小妹自然信得过。只不知三哥替她瞧了伤了，你二人情意增进了，那么救她归家，且照顾周到，可那宋也明明本意是从军，偏偏非要去七丹寺住几日却是为何呀？”

刘三皱眉摇头：“我不知道她既然迟早是要走，为何不肯在我刘府多住几日？”说话间竟兀自多了一丝怨气。

海娘下巴稍稍一抬：“三哥还要瞒我么？”

刘三一怔：〝小妹说什么？〞

〝小妹记得海茵生病那会儿，三哥可是有意叫我与宋也保持些距离，可眨眼间又说凡事了解了才好。不知倒是我要保持距离呢，还是贴近距离了解呢？当日小妹我呀，不知三哥为何说如此矛盾的话，只当是善意提醒。。。可小妹知道三哥心中一直有一个人，只不知道是哪个？〞

刘三望着故意拿腔作调的海娘，长长舒着一口气，犹记那一日自己对海娘说完那般话便是心烦气躁亦找不出理由。过后却想也不敢想。如今当面锣对面鼓与海娘说起这些，方知自己原本存着一份私心。难道当日自己便觉出他二人不同寻常了么？

真真可怜刘三一世英明，平生独独对自己避讳了一件事，便是牵扯了感情。众人皆说他悲悯慈善，可他能超脱并泯灭所谓世俗，只是因为他有情却不动情。如今对着海娘只得自问一句：情何以堪呢？

海娘见他半天不语，嘴角一挑低低道：〝无怪三哥如此想呢，本就是。。。没有礼法的事。只是，如今没有礼法的，也不是我一人呢。〞

刘三歉然：〝三哥确实给小妹不甚好的榜样，只是小妹不得因此误了自个儿终身！〞

海娘缓缓摇头：〝我说的是宋也。三哥可想过她为何短短几日不肯留在刘府？〞

刘三心中一疼：〝说到底是我逼走了她！〞

海娘又是摇头：〝宋也那人，既是知道三哥心意，又欠着三哥诸多的人情，断不会做伤了三哥的事情，宁肯自己受些委屈罢了。她入寺想来确实是老先生意思，只是从军却走得急了，这事不怨三哥，迫使他走的，许是另有其人也未可知。〞

刘三听到这却笑了：〝小妹当真是比我懂得她些。她对小妹，也是这般心思么？〞虽是笑得轻飘，眼神却惨淡。

海娘亦是回以惨淡一笑，如何也不忍再把话说出口。只心中暗想，那人确实是说过，若下世为男子，便来娶自己。只是这话该对刘三说么？对于刘三她心中着实不忍。

刘三亦见海娘为难，且换了语气问道：〝宋也说去从军，不知从的哪路军？〞

〝却是张家军。〞

“魏先生最终可知她本是女子？”

“先生不知，且嘱咐他成家立业。”

“哦？先生可有相中人选？”

海娘脸色一红，不妨刘三旁敲侧击，问得竟还是这个问题。一时羞怯：“三哥。。。”

刘三叹气：“三哥不是逼你，你怪三哥隐瞒，我却是无意，可宋也早已明白的拜我为大哥。我只是担心你。。。”

海娘深深舒了口气，今日与刘三谈话果真是二人皆累。可偏偏事情就出得这么寸，让这几个重情义的人皆在自己在乎之人心头扎针。且该怪谁呢？造物弄人么？

想到这海娘更是有些说不下去：“三哥，我累了，我想休息。”

兰儿此刻推门进来，手捧了托盘上面几样小菜：“二位可是等的急了，快些趁热吃吧。”

她这一进来，倒是撵人的不好再撵，要走的不好再走。二人尴尬间都没说话。

兰儿瞧着气氛不对，便思量着说些别个。可千不该万不该，选了最不能说的话出来：“那罐子里的银钱，小姐若是不用，兰儿便收放好吧？”

海娘脸色一红：“不用，这几日便用。”

刘三却听得立时站起身：“小妹说要出门，莫不是。。。”

海娘亦立起身利落答道：“正是。”

“小妹要错成何等境地才罢手？”

海娘低了头兀自一笑：“三哥知道我，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掉泪。若说这也是错，小妹定然要错下去才是。”

刘三不解：“小妹就怕世人耻笑？”

海娘摇头：“耻笑？如今我还怕人耻笑么？我爹爹逼宫欲篡位未得，娘亲因此不堪受辱自尽，呵，要说耻笑早笑了百次千次了！如今这事只有三哥一人知道，小妹知道三哥断然不会笑我，最多呢也是个苦

笑。”冷了脸又道：“若说是世人皆知，且皆来耻笑我，那我也没办法，世人如何想，我毕竟是管不着，也管不了。可是我倒要问问，真心有什么错，情义有什么错？我没错！”

海娘的话不仅惊住了兰儿，刘三亦听得不再开口。只觉得面前犹如一团不看且还朦胧，一看便睁不开眼的光，直刺得眼睛生疼，便施施然向外走去，有些事，到底是他想得简单了！

。。。。。。。。。。。。。。。。。

与刘三这番话，海娘决定连夜收拾东西，天亮便走。如今她一刻刻也等不得，只想着不去面对这些所谓的世俗，所谓的对错。这么过了十九年，她过够了！

兰儿急急帮忙收拾着，带好了银钱衣裳和简单用品，又担忧道：“小姐与我二人皆是女子，出了远门很不方便呢，若小姐真有个什么意外，即便老爷不罚，兰儿自己也怄死得了。”

海娘一时兴起：“不如我们女扮男装？”

兰儿直摇头：“哪有一身脂粉味的男子？”

海娘想到宋也当了这么久男子，依旧很是稳妥，一时有趣笑出了声。

“小姐还来笑，咦！不如叫小印子跟着走？”

海娘一时回过味来：“你这丫头，莫不是。。。”

兰儿脸色一红：“不是，小姐莫要乱想了，且说这么着得不得行？”

海娘笑道：“自然使得。只是你现在莫要叫他，待得咱们出门再去叫。且吩咐了门房管事的，说我叫他去陪我出门，如此爹爹亦不会怪罪，暂且亦是不会着人寻我。”

作者有话要说：初稿 先写到这吧 有意见踊跃提

心向往之

鸡叫是皇帝上朝时间，寅时！

大臣也在寅时前后纷纷起身准备进宫应付着点卯。点卯，顾名思义，卯时朝上人员该是齐备。

海娘与兰儿在鸡叫第一刻便叫醒了小印子。赶在张辰起身前一刻出得府去。

马车一路卷尘。虽是一夜未睡，海娘倒真个儿精神，心中一抽一抽的激动着。等待东方渐明！

兰儿见她欣喜，心中不免也跟着兴奋："小姐，咱们可当真出府了呢！"

海娘抓着兰儿的手，表情一时忒也丰富，只觉虚脱一般的抽笑："呵！出来了！"

兰儿自打进府便也没这么松快过，一时高兴清了嗓子唱起来："蝴蝶儿飞去，心已不在，凄清长夜谁来，拭泪满腮。。。"

外边小印子不乐意了："兰姐姐你这光景怎的唱起这个？"

兰儿一证，随即一拍头："可不是，一时就想起这一句，不如小姐唱歌来听，小姐歌喉那真叫好！"

海娘脸上早已甜甜的笑堆满，兰儿的悲歌没影响她的心情，反倒激起她高歌的兴致，望着窗外淡淡的月光即将陨落，海娘的声音伴着绵绵雾气传来：

遥望天边说恩恩怨怨

寒夜秋风就要沧海变桑田

魂梦你视线找一丝温暖

今天的眷恋是今生的挂牵

明日的变迁怕听到怕遇见

随著飞花不理冰冷还是暖

承诺却未变人生悲喜少不免

今天的我结局仍在转

路纵远未计算

浪里滔滔不会倦

星光倚天边愿天天月会圆

道再见梦更远梦已苏醒非我愿

仍叫青天让我继续怀缅

海娘声音淡淡，可字句间传来的浓浓情意，与离家的憧憬和怅然却透了个满怀。三人一时无话竟听得泪凝于捷。小印子直用袖口抹着眼睛，心里还叨咕：这雾怎的这样大！

许久，兰儿缓了声音道："小姐，你唱得真好听，真的好听。"

海娘淡淡一笑，在夜色下别样明艳！

爹爹的绝情，娘亲的离开，宋也的出走在她心里划过来又划过去，究竟是个什么滋味她自己已是说不清，她只知道，如果这世上还有什么是她心中向往的，那便是眼前这条路！

兰儿的呵欠传来，二人倚着肩缓缓睡去。

。。。。。。。。。。。。。。。。。。

话分两头，且说那宋也。带着不多的银两一路出了京，行走多时脚已是磨出了泡。

天黑且投店。如今年头不好，街上一双双不怀好意的眼睛偶然从他身上扫过，接茬又去扫别个。他兀自的笑，心说你当老子那么久的乞丐是白当的？有银子岂能被你瞄了去？

大晋的服饰沿袭了梁朝的版样，口袋皆缝在宽大袖子里。要么形容一些个清官都道是两袖清风呢？宋也担心遇到了扒手，银钱早自己缝了口袋系在小衣里的腰上，只留了些个零散银钱塞在靴子里。一双袖子甩得欢畅，贼人见他那袖子一丁点沉坠也没有，自然不盯他了。

来到村口，一条路由窄到宽，右手边的一家不小的门脸处挂了一排灯笼，二楼支出来的杆子上扯下一片帘子，正被风吹得呼啦呼啦响，仔细看去上面四个大字----胡家客栈。

宋也一瘸亦瘸走到店门口。小二机灵，立时迎了出来："这位公子，您是打尖儿还是住店啊？"

宋也一笑："敢问小哥，这可是胡家村？"

小二一脸的堆笑："回公子话，正是胡家村，远近十里可就我们这一家客栈。公子若是赶远路且到店里歇歇脚？"边说边引着宋也进来，利落抹了桌子添了水。

宋也坐下工夫左右一打量，人倒是不少。便存了个防人之心道：“我也不走多远，便是邻村去走个亲戚，今日且晚了，叨扰小哥给上两个小菜一碗白饭。可还有上房？”

小二吞吐着：“有是有。。。”便上下打量着，八成是心里估摸这人身价且给他报个何等房子。

宋也一见如此心中也明白了，哈腰脱下自己一只靴子，哗啦倒了一堆零散银钱在地上，傻笑道：“我只得这些身家，明日便可到亲戚家，也用不着什么银子了。小哥看着，够个什么样房间？”

小二蹲下身一个个捡起：“哟！可够一间上好的呢，公子且等着，小的给您上菜。”边往后走，边拿鼻子有意无意闻这银钱有没有脚臭。

宋也看得直想乐，蹬上靴子起身喝着水。片刻饭菜已是上来，宋也又吩咐了给他房间送些热水烫脚。便吃了饭上楼休息。

走了一天的路，本该是睡得死猪一般，可宋也不知为何，只盹了一小会儿便是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

索性起身掏向怀中，一只宝蓝耳坠黑夜里发出幽幽的光。他这才觉得踏实，只觉心口疼一下暖一下，便把耳坠握在手中，倒在床上继续睡去。方要睡着的光景，倒听得吱嘎一声。声音不大，导致宋也以为是自己做梦还是怎的，细心听下来却听到轻微脚步声，心说有贼？

声音是打隔壁传来，脚步却缓缓向他的房间移动。

宋也一惊，立马起身，随手在床边悄无声息抄起脸盆便等在窗口。等了半晌那贼人仍是没有进来的意思。二人这么里一个外一个站着足有一炷香时间，那贼人还是没动。要不是宋也一直专心的听着动静，八成会以为外面人早走了。可是直觉告诉他，外面那人还在，且有着一股浓浓的伺机而动。

宋也心中略一衡量，那贼人已是在外站了半天，外面且明月高照，加上地上残雪定然是光亮。可屋中暗黑无比，自己看久了自然习惯，又思讨了一下自己到门口的距离，实在不成先跑出去喊人，贼都是怕人知道的不是？思量好了，宋也一把推开窗，照准贼人方向一盆扣下去。

那贼人想是也没料到抽冷子有这么一出，只听当~的一声，被宋也一盆扣了个正着。一声诶呀，稍稍迟疑便是朝楼下翻身而去。

宋也自小那么淘，这翻上翻下功夫虽是比不得那人，却也好歹应付得来，也不知哪来胆子，竟然也跳出窗去连滚带爬翻下楼。

谁知那贼人一个纵身便登上墙头，正要往下蹦的工夫宋也急急喊道："你不是要钱么？且慢走一步。"

那贼人身子一顿，低低问道："你不是没钱了？"

宋也嘿嘿一笑，抬起另一只脚脱了靴子哗啦一声又倒出一些零散钱："兄台莫嫌弃，我总不能花得一分不剩，好歹有些傍身不是？"

那贼人见他有趣，倒站在墙垛子上犹豫着下来拿钱还是赶紧跑路。

宋也见他犹豫，便给他宽心道："我虽是不知你为何当贼，但是定然需要钱才这么着，可是？"

那贼人仍旧不语，闹不明白这人到底是何用意。

宋也又道："我也没别的要求，只求兄台告诉我，你是怎么蹦上去的？"

那黑衣人一愣："你就想知道这个？"

宋也倒退几步，让出地上的银钱："正是，还望告知。"

那黑衣人终归禁不住诱惑，跳下墙来捡钱。

宋也笑笑且又问道："小弟还有一事不明，方才你站我窗口好半天，为何不进来呢？"

那黑衣人嗤笑一声："我又不是要偷你，我要去的是你隔壁，谁知正碰见。。。正碰见那狗男女行苟且之事。"

一听是这话，饶是宋也再大大咧咧，却也红了脸。

贼人挨着捡完了钱，回头对宋也道："你这小子够仗义，多谢你江湖救急。若是下次再遇见你，我一定教你些功夫，这等翻墙的本事且是小意思。"

宋也苦笑："你可不大仗义，拿了钱却还留个后账。"

那贼人嘿嘿一笑，一个纵身又上了墙。只是这墙头还没站稳竟被人一棒子周了回来。只听咕咚一声又摔回了院子。

原来宋也与他这半天歪缠，声音确实不小，倒叫守夜的店小二听了去。那店小二精明，悄悄叫了护院后门绕出去防备，只等着他中招

那贼人一招落了败，再是爬不起来，腿没摔断已是万幸。一呼啦的

护院，人手一个家什照准他噼啪便打。

贼人捂着头的光火仍对着宋也愤怒嘶喊："你使诈！"

作者有话要说：先写到这　　初稿这么写大伙觉得咋样？给个指点哈另外，文里出现两首歌海娘所唱的那首叫做　今生情不变　是本银比较喜欢的歌，每次听这歌，就觉得很难过，也不知道为啥。本银喜欢老歌，一位朋友非常保守的说我听的歌比较老派，其实捏是没好意思说我老土呼呼~文中还有一首歌叫　葬心　演唱者　黄莺莺[ti:今生情不变][ar:林志豪][al:碧血青天杨家将片尾曲]

重逢

宋也本来只是碰个运气，店小二但凡警觉些，贼人自然落网；若是那贼点子好，真的跑了，那也只有日后再来划算。谁知叫他赌了个正张。

店里老板听闻这么大动静，早已是起身出来看。几个护院绑了贼人且拖来他面前。

老板问明了情况直向宋也拱手："这位公子胆识过人，胡某在此谢过了。"

宋也笑笑摆手："不知胡老板打算将这人如何办？"

胡老板立起威严："送官。"

宋也一顿："何不问明情况再送不迟。"

胡老板眼睛一斜："既是公子出谋抓的，公子且问吧。"

护院闻言扯下那人蒙面，宋也一看这人俊朗非凡，人说观人三分相貌，方知其秉性。这人气度如何看也不忒像个做贼的呢。不禁问道："这位兄台可否告知，你为何要来当贼？"

那贼脑袋一扭："你要送官就送官，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少问这许多废话。"

宋也被他顶得直瞪眼，心说果然是有骨气些，当初自个儿要饭时候也没这般口气硬来着。随即拱了拱手："既然兄台不便说明，小弟且问问兄台家住何方，尊姓大名？"

那贼人眼睛一瞪："管你什么事？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宋也心说，一人做事一人当？这话一说出来就是怕连累人的架势。义父说过，人只要有弱点，就好攻克。想到这便又是一笑："兄台胆识过人，相貌非凡，怎的如此想不开？可是家中有老弱病残？试想，若你下了大狱，家中老母何人照拂？妻子幼儿何人护持？"

那人才还一副铁汉铮铮，一听这话却红了眼眶。

宋也暗道：着！本来还想继续问问兄弟义气，劫贫济富这一类试探，不想两句话猜着了。一时高兴却不敢露了马脚。只是一边摇头一边叹息："哎，小弟本意是觉着，年头不好，能帮忙便帮忙些，那几个银两，便当做送与公子救急也罢。奈何公子不甚领情。那定要送至官府，叫官府老爷细细查问，看是爹娘哪家，因何犯案。若是遇到清官，许是公子一世前途尽毁，可若是个不怎么清的，你那家人当了家产恐怕也贿赂不起呢。。。啧啧！"

那贼一听这些，噗通一声跪了下来："仁兄方才的话若是当真，小的且不敢再拿那银子，只求公子放了我，家有老母，实在不忍。"

宋也一笑："放你不是不行，你且告诉我尊姓大名，你因何做贼？"

"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庞成豹是也。家住村头，说来惭愧，我那弟弟多有不争，常年嗜赌欠了一屁股债，家有老娘年岁且高，上不起这个火，我走投无路。。。"说罢铁汉已是留下热泪。

都道是男儿膝下有黄金，男儿有泪不轻弹。说起这话起先便须是个真男儿。宋也一时也摸不准，只琢磨着，这人甚是孝顺，弟弟如此败类却没置之不理，他因此犯了案也算有些担当，若经打磨倒是个人才。

想到这，转身对胡老板笑道："老板且给小弟个薄面，先把他关到柴房，待得天且亮了，把他交与我处置，定然不叫老板为难，可好？"

店老板一脸笑："公子愿意揽下这事儿自然是好，只是。。。若不交官，恐怕他来日报复起来，公子倒是拍拍屁股走了，我小店可是要倒霉？"

宋也心说若不为此我绑他一宿干嘛，便也是一笑："小弟既然是参合进来，定然要管到底，怎会囫囵就走了呢？老板且放一百二十个心吧。"

胡老板觉着不就是绑一宿么，左右也没什么损失，便打着哈哈回屋睡觉了。

话说宋也见众人皆安生了，便也回了屋子，把腰上银钱分了一些出

来塞进靴子。连夜出了客栈奔了村头。

一经打听，那庞成豹所言句句属实。庞家老母虽是身子还算硬朗，可生了这么糟心个小儿子，累了心着实老态。一大早见宋也前来便哆嗦着问：“可是我那虎儿又惹了祸端么？”

宋也一时心软：“庞老娘莫要胡想，是成豹大哥今儿在小弟处多喝了几杯，自个儿走不动路便叫小弟给送些钱来。”说罢又脱了靴子。

庞老娘见他红着脸打靴子里拿银钱便是一乐：“娃娃精细得很那，只我那豹儿日日砍柴打猎，怎的赚这许多钱呢？”

宋也心思一转：“是这么回事，咱们京城有一个镖局人手不够，且找一些会腿脚的帮着走一趟镖便找上了成豹大哥。这些是定金，若差事成了且还有呢！”

庞老娘一听直乐得合不拢嘴，忙活着给宋也倒了水又拿出一盘瓜子打牙。

宋也见天色已亮，再是不能耽搁，便寒暄几句告辞反回客栈。

到得客栈时候，天已是放亮了，胡老板一见宋也跟瞬间有了主心骨似的：“公子打算如何处理那小贼？”

宋也笑了：“老板把他放出来吧，我有话与他说。”

老板一惊：“不绑？”

宋也镇定道：“嗳，不绑。”

庞成豹一脑子问号来到院里时，正看见宋也望着那墙头摩拳擦掌。见他来了，宋也亦不客套：“成豹大哥，你蹦上去给我看看。”

庞成豹见他这个架势，更是脑袋里搅了一锅粥般，他就没见过想学翻墙想成这样的。你有那银子找个五行先生好多着呢？虽是疑惑，脚下却也没慢，只见他几步助跑，到了墙边一个纵身人已经稳稳落在墙垛子上。

宋也拍着巴掌大赞：“好身手。”

庞成豹显然有些不好意思，转身打墙上蹦下来。宋也学着他样子也是助跑，只跑到墙根处挣命一蹦，却只蹦了二尺高。倒把庞成豹看得扑哧一声乐出来。

“你这人还没走就想跑。但凡是墙，上面总有几个坑洼，你是初学先别蹦那么高，先学会踩个合适的坑借力上去。”

宋也嘿嘿一笑：“好汉说得是。”便这么一来二去的翻着墙，一个早上过去，且还小有所成。

店家一看这位客官和贼玩得如此热络相谈甚欢，心里倒不是个滋味。遣了小儿去问：“这位公子，昨公子说是只住一天，今日可是还要住下去了。”

宋也头也不回：“自然住下去。”继续助跑，上墙。

店小二咧着笑脸又问：“公子昨可只付了一天的房钱，不知。。。”

宋也回头白了他一眼：“你还怕我赖你房钱不成？”说罢手脚不停，仍旧继续助跑，上墙。只这一蹦的光火，打怀里当啷掉出一个东西。小二眼尖，那东西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一看就不是便宜货。随即躬身道：“这怎么能，公子且住着，房钱回头再说，有什么吩咐招呼一声就是。”

宋也可乐不起来了，紧忙打墙上跳下来捡起耳坠揣在怀里。脸色红一阵白一阵。

旁边的庞成豹虽是没看清楚那是个什么东西，却也知道是个女子物件。心中先就对宋也有了些善意，觉着这人有些意思，仿佛也是个有情有义的主。只换了语气问：“小兄弟且还学么？“

宋也被他一问回过神：“学啊，自然是学会了才成。劳烦大哥教我了。”说着又交代店小二：“给我们烫壶酒，弄两个像样的下酒菜来。”

说罢又是愤了力的蹦上墙头。这一蹦可倒好，只听院子里一声：“且给我们准备上好房间，饭菜端到房里来。”

不用眼看也知道，不是兰儿是谁？

宋也听罢心中咯噔一下，脚便是一个趔趄没站稳，直直从墙上摔了下来。幸亏庞成豹眼疾手快接过他，他且顾不得道谢。站稳了忙忙回头看去，正望见海娘惊恐未定望着他，那嘴唇已是咬出了血。

作者有话要说：初稿 先写到这

别扭

海娘左站兰儿右站小印子，三道目光齐刷刷对准宋也，都跟饿狼看

到肉似地闪着奇异的光。

本来三人还以为怎么着也得到了边关才能寻着这人，谁知才走一天就遇到了。还眼睁睁看着他在那跳墙跳得欢畅。兰儿故意挑高了音儿说话，不想倒把宋也惊得一个跟头栽了下来。

眼见宋也高高摔下，海娘差那么一丝丝就喊出也儿二字，还好有个不知哪来的大高个接住了他。只惊恐还未消，宋也目光投来，倒引起海娘重重委屈，便就这么看着他不肯相认。

要说比起海娘的奔着目标找这人，宋也心中所受到的震撼真真是更大些。自己原本就以为这辈子都再也见不到的人，住在那深宅大院的人，自己朝思暮想的人，她怎的就忽闪一下站到面前了？

自己都觉着似乎快要把这人忘了，这一页就这么翻过去了，新的人生开始了，都开始学另一个本事爬墙了。可是一这么着所有又都回去了。此刻他很明白，这一页翻不过去，这个人他忘不了，而且哪也没去，好端端待在自己心里！

便是一个委屈一个感怀，二人定定对视。小印子一见都不说话，就不怎么合时宜的出来打圆场：〝宋公子。。。〞刚喊出三个字，脚就要往这边挪。兰儿见状一脚踹在小印子腿弯上。小印子吃痛回头，见兰儿狠狠横了他一眼，只好缩缩脖子闭了嘴。

宋也一见这个架势，便也回了神。迈着两条灌铅似地腿走到海娘跟前，刚想说什么，不料海娘一个转身，进屋了。

兰儿随在后面对他无奈摇摇头，小印子随在兰儿身后，对他摊手。宋也愣了会儿，硬着头皮也跟了进去，他也知道这次自己不告而别，当真是够伤人的。可是自己做梦也没想到这辈子还能见到她不是？

店小二见几人进来，早准备了一壶热茶端上，转着眼珠看出他们有些蹊跷，便是抖着机灵道：〝几位可是认识？且是一起用饭么？〞

海娘兀自坐下没说话，宋也冲小二点点头。小二会意，加了两副碗筷茶杯便退了下去。

宋也抬眼瞄海娘，见她既没有要他坐的意思，也没有撵他走的意思，便这么尴尬站着。此时庞成豹也跟了进来，见宋也站在这便朝这边走来，一笑问道：〝小兄弟可是遇了故人了？〞

宋也咧着嘴角一笑：〝嗳。〞

庞成豹见他吞吐，便问道：〝若是不便，在下就不叨扰了。〞

岂料海娘却出言道：“不用，我只向宋公子讨一样东西。”

庞成豹一看，更是有些闹不明白，目光看向宋也问道：“这位姑娘是？”

他这话一出口，另三个人目光齐齐看向宋也。宋也又是一咧嘴：“这位姑娘是。。。是在下的。。。这位是在下。。。”他满脑子都是在七丹寺，海娘问得他腿软的情形。如今他再是说不出友人，恩人这等话。他怕再是一句答错，海娘没准会用桌上热茶烫死他。随即一狠心：“这位姑娘是在下内内内人。”很快就要咬舌头了。

话刚说完，兰儿与小印子立刻脸色窘红，憋笑憋得肚皮生疼。海娘虽是仍冷着脸，那嘴角也是一下一下的往上勾。

庞成豹一听这话却哈哈大笑：“小兄弟不必发窘，惧内又不是丢人的事。论男子气也不在这上头！”

宋也脸早红到脖子根，直向着一旁喊道：“小哥快些上菜，我们饿了。”说罢招呼庞成豹入了坐，自己也规矩坐在一旁。

庞成豹一见海娘打扮气度便是不凡，端起茶笑道：“在下庞成豹见过弟妹，昨日多亏你家官人救助。还望弟妹莫要嫌弃乡下粗人不懂礼。”

海娘听他称自己弟妹，一时间是拒也不是受也不是。一桌子目光齐刷刷望向她，直看得她想拿茶壶砸那宋也。

宋也也没想到庞成豹有这么一出，见海娘尴尬愣在那里，他连哭的心也有了。只得端了茶敬向庞成豹：“成豹大哥，不怕你笑话，内人近日与小弟有些分歧，还望大哥莫要见怪。”

庞成豹哈哈一笑，虽是闹不清到底怎么回事，却也看得出自己有些碍事。待饭菜上来草草吃了几口便要告辞：“多谢宋兄弟救助，若是不嫌弃，宋兄弟想学些拳脚功夫我明日再来。”

宋也忙忙起身：“大哥客气了，叫我宋也就好。对了，小弟去过村头你家，大哥回去且别说漏了嘴。明日还烦劳大哥来一趟，小弟有事商量。”

庞成豹一一应承，对着海娘也是一拱手，便出得门去。

宋也复又坐回桌前，一眼一眼瞄向海娘，海娘镇定自若往嘴里扒着白饭。心却跳得酸甜苦辣不是滋味。

兰儿见状一笑起身："小姐公子慢用，兰儿去把马车上梳洗物件拿回来，防着小姐片刻就要用的。"说着踢了小印子一脚，起身便走。

小印子也不知通了哪路神，一忽的变了精明："小的去喂马。"说罢一溜的也跑出去。

海娘抿嘴看向二人背影没说话，且又低头只扒着白饭。

宋也叹了口气，伸手夹了菜添在海娘碗里。海娘手上一顿，仍继续扒着饭，只眼泪噼啪砸下来。她当真不知此刻该拿怎样态度面对这人，院子里初见他只想狠狠给他两耳光，可见他摔下来又是替他揪着一颗心，如今他对自己示好，更是不忍拒绝，却还是拉不下脸理他。

宋也见她哭，心里也拧着劲儿的疼："你别哭，可好？再是气也别苦自己，是我错了，我不该不告而别。"

他这么一说，海娘眼泪掉得更凶了。当初被他活活气走时没哭，得知他离寺不告而别也是没哭，如今一见他，心中委屈竟倾泻儿出，冤得什么一样。

到底是不愿意大庭广众这样失态，海娘起身便朝楼上走去。只到得楼上才想起，自己还不知是哪一间呢。

宋也一看明白过来，几步跨上楼梯，且拉着她进了自己房间。

海娘跟在宋也身后，不挣扎亦不叫骂，当真有那大家风范。只宋也心里却隐隐发酸，自己牵手之人，虽是名门望族，有富有贵，可此刻他只觉得海娘是如此柔弱可怜，这手无缚鸡力的女子，到底是什么撑着她走这条路？

二人进得门来，宋也回手掩了门，且把海娘扶在榻上坐好，又去洗了手巾替海娘擦脸，海娘待要躲，只听得宋也低低道："海娘，以后我来保护你，好不好？"

海娘一怔："你。。。不是恨我？"

宋也苦笑："我也想恨，可是每次见你也恨不起来。那日你走后，我对自己说，若是你再回来我一定不再将你气走。恩怨也好情仇也好，其实你是无辜我不是不懂。"说罢也红了眼眶，顿了顿又道："可是我只是想看看，是不是我们的路分开走，渐渐也就淡了。其实你心中会难过，我也不会比你少。"宋也从怀里拿出那宝蓝耳坠："我不信你走了这么远就是为了要回这个，即便你当真想拿回，我也不想给。只是今日我想与你说明白，海娘，我是一女子，给你名分我不能，生儿育女我不

能，富贵荣华我。。。呵，我自己尚且应对不暇，我不敢说能给你什么，给你最多的想来会是委屈，我亦是于心不忍。你还愿意跟着我么？”

海娘第一次听他如此坦白诚恳说出自己心意，一时怔了半晌不知如何应答。心头的乌云渐渐散开，海娘伸手拉住宋也。宋也窃喜间只见海娘调皮一笑：“你怎的不叫我小姐了？”

宋也心中还没缓过来，见海娘如此问遂面色大窘：“我。。。”他自己也不知是为什么，只是这名字心里盘旋多少次了没敢叫出口，今日当真是中了邪了。

就听海娘又问：“你方才对那大个子说了什么？你说我是你什么人？”

“我。。。我那只是权宜之计。”

“你何时变成结巴了？”

“。。。。。。。”

“竟又变成哑巴了？”

“。。。。。。。”

“再不说话把耳坠还我。”

“我说。”

“你要说什么？”

“我不还。”

这次换海娘“。。。。。。。。”

作者有话要说：先写到这 有意见踊跃提哈 初稿

笼络

海娘无奈的看着眼前蒸不熟煮不烂的宋也，一时变得惆怅起来。她觉得兰儿仿佛真是看得通透，这个宋也到底是精还是傻呢？

正待发怔，宋也卷了手巾依旧帮她擦脸，擦着擦着手一顿：“海娘，你以后改了这咬嘴唇的毛病可好？”

海娘脸一红，却不甘示弱问道："你以后听闻兰儿声音，好歹脚步也站稳些可好？"

宋也一声气笑："你。。。"

海娘一把拿过在她脸前晃来晃去的手巾放在一旁，严厉了面容看着宋也。

宋也一时心虚："呵呵，你不再生气了就好。"

海娘眉梢一挑："哪位高人告知你说我不气了的？"

宋也苦笑："你才不是笑了？"

"此刻不是没笑？"

"那你的意思是。。。还气？"宋也额头开始冒汗。

海娘歪着头，浑不吝的看着他。

看得宋也后背发寒："那。。。是怎样才不气我了？"

海娘回神一想："也不是多困难，你既拿了我一样东西，我也拿你一样东西便扯平。"说罢便朝塌上包袱翻去。

宋也大惊，爬上塌抢那包袱："不不不行，我没有值钱的，我明儿就去买个送你可好！"

他那包袱中确实没啥值钱之物，可随身携带的除去两件衣裳，几本书信便是那束胸。当真给海娘翻个正着，岂不是羞死？

海娘贼贼一笑也不放手："宋家公子不必谦虚，想来在魏先生麾下，定然是少不得好东西，怎的不给小女子开开眼呢？"边说手头亦加了力道。

宋也虽是手上掐着那包袱，却也不敢十分用力，只由着海娘逼过来半爬在侧，边是掐着包袱朝塌里仰去。

海娘眼见左右抢不过他，却激出灵机一动，空出一只手朝宋也怀里去夺那耳坠。半只手也伸进去了，方觉出不妥。二人姿势尴尬，暧昧霎时涌来！

宋也亦红了脸，眼里的迷茫一波波传来，半笑着唇角，伸手握住海娘的手："你。。。呵呵，你要找什么？"

海娘一听，脸色一气红到脖子根，本意是觉得宋也打从进寺开始，就整个人变得让人捉摸不透。她当真想看看魏先生到底给他留了什么使得他如此绝情。可此刻却发现，这是一个不怎么好的主意。看着自己的架势，心轰然跳起来："我。。。也儿，我。。。我不是这意思。"

宋也知道海娘打小被规矩给拘着长大，如今这般情形定然是又羞又臊，便是点着头温柔道："我知道，你莫急！"

当当~敲门声传来，兰儿在外喊道："小姐，小姐可在里间？"

海娘一怔，立马翻身下塌。

宋也忽觉心里一空，反射性便去抓海娘的手，只抓了个空。海娘立于地上笑他。

宋也一笑脸也红了，起身下榻，便去开门。

兰儿进门便嚷嚷："我与小印子回来不见小姐，问了小二才知小姐在这个房间。好算找着了，吓死兰儿了。"

海娘讪笑："我这样大个人，还怕我丢了不成？"

兰儿看着二人表情都有些奇怪："咦？这样天气，你二人怎的脸色这样红？可别是生病了！"

海娘转到桌前背对坐下："哪里就那样容易病。"

兰儿一忽反应过来，自己也发着窘："小姐与公子有话要说，兰儿告退了。"

宋也干咳一声打断道："兰姐姐且别忙走，叫小印子进来，咱们商量些事情。"

片刻小印子也随了来，四人围桌而坐。宋也便把如何抓得那庞成豹，如何到村头探访略略言明。且又道："原本我觉着跟他学些拳脚本事也就罢了。只是，你们也来了，海娘与兰姐姐又是两个女子，小印子也没什么防身功夫。不如我们带上他走，明日且问他可愿意。好歹能照应你们些。再者，府中马车忒也华丽，想着你们一路这样过来我都是捏着冷汗，老天开眼没让你们叫贼人盯上。咱们且商量是换个马车，还是把那马车重新修正一翻？"

海娘寻思半晌点点头："咱们确实有些招摇，兰儿与小印子去把马车外层的毡子卸下，找个师傅重新装个素净的就好。只是这庞成豹，也儿，如果你志向是从军，何不收拢了他？且问问与他相交的男儿可有愿

从军的？如此我们边走边笼络了人手，到得边关也好与我叔叔回嘴。”

宋也眼睛一亮：“义父也是这个意思，如今各地起义军都是不少。若我们当真招得一帮人，那是最好不过。打明儿开始，小印子你跟我一起同那庞成豹学些基本防身功夫，单单靠着别个，不是长久之事。”

小印子乐和着应道：“那感情好，小的早想学些功夫，只一直没人教。”

兰儿也凑着热闹：“那我也要学，不用别个保护，我还得保护小姐呢！”

宋也一笑：“那明就都先和我学爬墙吧，说不准学成时候，兰姐姐且比我们都高手些。”

几人皆笑，兰儿歪着头瞪他。

给马车换毡子乍一看倒是不怎么费劲儿的活，实质却也费了一下午时间。张府马车忒也精致，不只那毡子都是上等的料，车上贴挂的饰品亦是花了好大功夫细心摘好。兰儿与小印子精心把东西卸下收妥，又买了平常毡子找师傅重新装订上去。

二人一头灰的回屋禀告时，却碰上宋也爬墙也爬了一个下午汗津津的进来。

海娘一见三人便是笑着催促：“可快去洗洗吧。”又是对着小印子兰儿二人道：“你们找个修车的铺子一体都弄好了不成？自己倒费事儿的捯饬这么个功夫。”

兰儿一听倒撅嘴：“小姐，我们是帮您省钱呢，我们带的银子虽多，可只见出不见进的，兰儿不敢胡花。”说着拉了小印子出去洗脸。

当真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海娘眼见三人皆有事忙，单单自个儿屋中坐了一下午。这再也不是当初府中，自己赏个花看个书便是一日般心安理得。

宋也看着海娘神情落寞，便走近前笑道：“娘子又在胡思乱想什么？你那好计谋要用在刀刃上，以后有的你累的，这等小事便就由他们折腾吧。”

海娘一怔，心下也是一暖，只面上下不来：“哪个是你娘子了？”

宋也傻笑：“我以后定然八抬大轿来抬你，三书六礼来娶你，不叫你委屈！只这前后，还是夫妻相称好些，单身女子跟着一个男子，我怕

有人借此欺负你。只得先委屈了你。”

海娘脸上一红，不着痕迹点点头，抬头见宋也满含情义的目光硬是道：“你快去洗洗吧！”

四人收拾完毕天色渐黑，吃了晚饭便各自休息。

但说这庞成豹，到得家中听闻老娘细细夸赞姓宋的兄弟人如何仗义精细。千叮咛万嘱咐叫他跟着人家走镖格外尽心。庞成豹恭顺应着，心中着实琢磨起另一门道，心说看着那宋也海娘便不是个简单人物，若得以追随，没准能闯些名堂。

第二日天未亮，便也拾掇停当，特特换了一身精神衣裳前来客栈。

宋也眼见他如此，心中已有了半分数，与海娘交换着眼神，心中倒也畅快。

海娘昨日不曾与人见礼，今日却特特在饭桌上说道：“庞公子莫要见怪，昨日赶路太也疲累，忽略了礼数，今日见礼，还望公子原谅些个。”

庞成豹哈哈笑道：“弟妹莫多礼，乡下人本就不懂礼数，叫我一声名字便可，若叫公子，庞某手脚亦是不会放了，自来没有人这般叫我。”

他这一说，四人皆笑。

只见庞成豹立起身拱手：“庞某虽是乡下人，见着几位气度不凡甚是欣喜。若是几位不嫌弃，且叫庞某追随护持，报得宋兄弟救助之恩。实不相瞒，老娘昨日好一顿夸着公子呢。”

宋也一笑：“成豹大哥坐下说吧。小弟正有此意，只是我这一去是要从军，成豹大哥可是愿意？”

庞成豹一听顿时精神也来了：“自然愿意，只是我那弟弟不争气，在家恐怕惹得老娘不安生，不知可否，，，可否。”他自己也不好意思说下去、

宋也点头：“成豹大哥且回去商量，难得仁兄有此报国保家之心的，便就带上令弟，我们一道闯一番成果，不为功名，只为家人过些安生日子，在这乱世站一席立足之地罢了。”

庞成豹见他说得诚恳，更是尽心要把一身的功夫皆教与他，一个教得尽力，一个学得用心，不过几日宋也已是学了一套与人搏斗的身手，

对付一个半个男子，不在话下。

待得庞成豹说服了弟弟安抚了老娘前来，一行人离了胡家客栈，向南行进。

这一走便到了一个古镇。古镇虽小，却传言曾有帝王建都在此。

小印子与兰儿打听了下脚客栈，庞成豹亦是前后帮衬，只那庞成虎却是满面红光，满眼的放亮。海娘不动声色望了他一眼，心中着实跳得不甚安生。

作者有话要说：嗯　先写到这　上一章各位大大的回复我都看到了，感谢之，高兴之，鼻涕冒泡之　　咔咔嗯，就是说，好几位都说该扑了，我这两天没更新也是琢磨着何时扑，怎么扑。只是一写下来，发现还是扑不上去。。。先亲热着，慢热哈。。抱歉呢那就先怪在下笔力不足好了。不知这一章这样写，各位有啥意见，依旧是欢迎踊跃的提。小的一一接受，改进，量力而写　　可好？近日会依旧勤快的更新，预祝各位亲新年快乐！PS：有些新　　老朋友的评论我没有回复，是因为不希望回复哈哈　　多谢　　这样的字眼拉低了大大们对小文的错爱。但是依旧会仔细看，并看得欣喜。。。虽然有鼓吹大家回复的广告嫌疑，可也是我心里真实想法。。废话说完，飘走~

灵犀古镇

马车停在镇子西，他三人一走，车内立时安宁空荡了不少。

宋也歪头看向海娘，目光带着傻傻的温柔却看得海娘心也酥了，遂转头看向车外，见庞成虎堆在车夫的位置打着盹。海娘心头一松笑道：“你那样看我做什么？”

宋也嘿嘿傻笑：“你，好看！”

海娘红了脸，便打趣道：“你也不差呀。”

宋也大囧，干咳了一声生硬转了话头：“这个镇子是叫灵犀古镇，这名字真好听。”

“哦？也儿知道灵犀？”

宋也一怔：“不是有个诗说，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么？”说完自己也是疑惑：“灵犀是什么？”

海娘抿着嘴幽幽笑道：“灵犀啊，这灵犀多是说良心相通。”见宋也听得认真，海娘又道：“古书上说，有一种犀牛名曰天犀，牛角上有白

色如线一般贯通首尾，这牛角敏锐且有灵性便被人称作灵犀。”

宋也听罢一笑：“两心相通，这个词我喜欢。”

海娘挑了挑眉毛打趣道：“两心相通却可遇不可求呀。”

宋也听她这话，似乎有半分疑惑的意思还是什么，反正心头有些不大舒服，便逞强道：“没那么难求吧？”

海娘憋着笑：“那你说，我现在心里想什么？”

宋也看了她半晌，那脸上表情一时皱眉，一时沉思，一时恍然大悟，最后哈哈大笑：“我知道，我这次一定猜得准你想什么。”

“想什么？”

“你呀，在想牛角，心头甚是蹉跎：本小姐花容月貌，蕙质兰心，这牛角怎的还不速来报道。可着天犀不来也就罢了，反来了个笨牛在眼前晃来晃去，仰天长啸时不与我啊，捶地顿足哀哉哀哉！”宋也边说边是似模似样的比划着，气得海娘直想掐死他：“你，你这样说我，好你个宋也。”边说边是探了手去哈痒。

宋也笑着朝外躲，边躲边是拉住海娘的手：“娘子饶命，娘子高抬贵手。”就这么喊着，浑身却都长了痒痒肉般哪也挨不得了。宋也见躲不过，只得老实道：“海娘，我再不敢了。”却见海娘憨笑的脸忽然一敛，宋也问道：“怎么了？”

海娘立刻坐回原位，脸色大红，只那眼神再是没了笑意。

宋也回头看了一眼，见庞成虎已醒了，便也回了原位做好。心中只当是自己唐突了她。

又过了些功夫，兰儿三人已是回来，宋也立时下得车去问道：“可是找着客栈了？”

兰儿扁了嘴摇头：“不知怎的客栈都是满的，庞大公子且说租一间大院儿，地点也是选好了的。”

宋也听得有些奇怪：“怎的客栈都满了？”

庞成豹道：“是这么回事，灵犀古镇传言早前有一位帝王立都在此，虽是不知怎么死的，可死后的墓穴且说甚是铺张，只多年未被人发现。如今不知谁透露风声说发现了帝陵，招了不少人来盗墓。”

宋也一听来了兴致："劳乏庞大哥跑了这许久，且上车再说吧。咱就住大院儿，依我看，住个独门大院儿当真比客栈好些。"

众人上车，依旧是小印子与庞成虎赶车，一行人奔向镇东。

兰儿自打上车便是嘴巴不停："小姐今儿没看到那热闹，兰儿与小印子去得那灵犀客栈，也是满客。那店小二当真是很霸道，指着几个穷哈哈说他们住不起，还来装大爷。那几个外地人也不知是哪里来的，只站了门口叽叽呱呱说了一通，说什么，你粗赖，你粗赖，你跟个饼样的。。。后面那话才是难听呢，小姐可知，什么是饼样的？"

她这一说倒把海娘问住了。庞成豹却听得哈哈大笑："兰妹子不知，这是北面的一方土话，且都是骂人的。"

兰儿一听伸了伸舌头，遂笑看海娘："兰儿知错了，再不敢学了。"

小印子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兰姐姐倒来小姐面前装乖，我们兰姐姐当真是人前不敢学了，却私下时候学来，不叫小姐知道就是成事的。"

兰儿听得一怔："都是宋公子教坏了你。"

众人见他俩打情骂俏甚是可爱，只宋也苦笑："我何时教他这样？"回头看着海娘，却见海娘红了脸，那眼睛直是往一边瞟。一忽的想起海娘那日使美人计的事，顿时自己亦是满脸通红。

马车吱嘎吱嘎好容易是到了大院儿，院子布置很好，两间正房两间厢房。宋也与海娘各一间正房，小印子与兄弟俩各一间厢房，兰儿跟着海娘。

安排停当众人皆是饿了老半天，兰儿笑道："锅灶都齐全，只是没有材料做呢。"

宋也一笑："可不是呢，我这就去买些菜装壶好酒回来，顺便看看街上动静，也不知哪个帝王，死了也不得安生。"

正要往出走的工夫，海娘急急道："也儿莫去。"

宋也一怔回头，却见海娘眼神慌乱异常，便就停下问道："怎么了？我去去就回。"

海娘觉出自己失态，便就缓了颜色笑道："我有话与你说，叫小印子去可好？"

宋也迟疑点头，就又坐了回来。

庞成豹见状也是一笑：“公子歇会吧，叫虎子去，左右他也是个爱闲逛的。”说罢朝庞成虎使了眼色。

庞成虎不情不愿站起身，只向外走了两步却又折回来：“大哥，光叫干活不给银子，我咋个去买？”

宋也笑道：“是我疏忽了。”边说边是打腰带里掀出块儿银子道：“一路辛苦，成虎大哥莫要客气，只挑着爱吃的买。”那一块儿银子至少也二三两，寻常人家过个把月也富余。

庞成虎一见银子便咧了笑脸：“这个，呵呵，差不离够了。”

庞成豹打身后瞪了他一眼，想说什么，终是没说出口。见小印子在卸马车，便也出得门去帮衬。

见没了外人，宋也且向海娘问道：“你怎么了？”

海娘心中仔细琢磨，再是斟酌半晌亦不知如何开口。双眼望着宋也，心头挣扎不休。

宋也见她如此为难，心知事有蹊跷，回神暗暗想了半晌，转头向兰儿问道：“你可知道？”

兰儿摇摇头。

宋也更是纳闷：“可是我什么事做得差了？”

海娘叹气：“不是，不是你。我只是，只是觉得那庞成虎。。。”

“他说什么了？”

海娘仍是摇头。宋也急得个一刻刻，见她也说不出所以然来，便是安慰道：“别多想了，他那人是个不懂礼数的，人嘛。。。”

就听兰儿道：“我也觉得他一时时的奇怪，今儿回来时兰儿便见他一眼一眼往马车里看，我还当是车里放了干粮，再说也都饿了。可上车一看，只小姐坐在那里的。”

宋也听完惊得立时站起身：“你说什么？”

兰儿吓得一个脊檩，海娘紧着横了兰儿一眼。便安慰起宋也来：“倒不至于像她说的。只是，但凡存着个防人之心就好，我素来不

爱见生人。”她深知宋也脾气，这事一句说得不当，很险闹乱子。

宋也额头青筋蹦起老高，一忽想到马车上自己与海娘嬉笑玩闹时海娘忽然变了脸色，自个儿越想越气，蛛丝马迹的串起，心头便带了狠出来：“以后你跟我睡，兰姐姐住隔间，小印子住隔壁正房。”

海娘一怔：“也儿。。。”

宋也打断道：“你莫要再和我说礼法名节。你我是娶定了，比起安全，管不得那许多。以后我只要出门便带上那庞成虎，万不叫他离了我眼吧前半步。”他一时心急，说起这话也没多想，一气儿说完却发现兰儿正拿着帕子捂嘴笑他。海娘亦是不可置信呆看着他，一时窘得他拽着衣角便向外走去，那脸色青一块儿红一块儿，心亦是突突跳起来。

只走到门口自是别扭着道：“你二人好生歇着，我去练会儿翻墙。”说完狠狠踩着地出得门去。

作者有话要说：大大们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心想事成 虎虎生威

这章先写到这 初稿 不好意思 说了会勤快点更 却有点食言的倾向其实吧，不是我没写，这两天写了有一万来字，但是都觉得不大对劲，怎么看都不顺。。所以删了重写到现在，我保证没偷懒哈继续欢迎各位给予批评指正

求亲

庞成虎买了酒菜进门时，小印子与庞成豹已歇了一会儿。几人围坐在桌前，屋内气氛隐隐透着那么一份压抑。

脚前脚后的，宋也汗津津迈进门。一抬头看着眼前这个比他高了一头的虎背熊腰的男人，眉头微微皱起。

此刻庞成虎也觉出有些异样，回头正对上宋也阴森森的目光。虽是一闪而逝，可也叫他心中有些摸不着抓不住的，说不出什么感觉。

海娘见状忙起身洗了手巾递来打岔，边又笑着吩咐道：“兰儿去弄几个下酒菜。”话虽是对兰儿说，眼睛却一瞬不移盯着宋也。

宋也接过海娘递来的手巾时，手一抖，心中竟是起这等常事本是夫妻体贴得举动，碍于以往身份却是海娘第一次为自己做。可宋也心中除了感动，竟还有一些心酸------一路走来，他仿佛并没有很在意海娘的担心，一直觉得海娘虽是看似柔弱，可心内却坚强。这印象就如一个房间里的屏风般屹立在那，就好像本该是这样。可如今看来，自己无意间让她很不安！

想及此鼻头一酸，抬手用手巾擦了脸。递回手巾时偷偷握了海娘的手笑道："兰姐姐手艺，好久没尝了。"

海娘的脸瞬间红晕，可提着的心稍稍放下，亦是回以一笑。

宋也不再言它，拉了凳子与海娘齐齐坐下转头嘱咐道："小印子，你去帮着兰姐姐劈些柴可好？不然兰姐姐回头是要骂的，说我们一帮子人没有一个来帮她。"众人听了哈哈大笑，宋也拿眼扫过那哥俩。

庞成豹笑着起身："我去吧，印子兄弟这两天没少劳累，反倒我哥俩跟着公子总清闲。"说罢便往出走，再不爱费那劲去指使弟弟。

海娘却是一怔，暗想宋也把几个人都支出去是要做什么？就见宋也拧身向外笑道："成虎大哥且坐，宋某有事请教，还望大哥不吝赐教。"

庞成虎眯眼一笑，见自己上了台面，便了不得的摆正了身子坐好，可那眼神着实不太规矩的一眼一眼往旁了转。宋也看得直冒火，往前探着身子尽量挡着海娘，一张笑脸却是未变。

庞成虎回神："咳，宋公子是想问些什么？"

宋也忍着气拎起茶壶替他满了茶，遂道："我这个人是个不会武的，前几日才和另兄学了两下子。也是不成事的。我琢磨着，明日咱们若招揽些人手，就请令兄教授些武艺，不知成虎大哥可也愿意帮忙？"

庞成虎一听倒来了精神："这你算是找对人了，我那武艺，虽是不比我哥哥，教几个人那是富富有余。只是。。。"

宋也一笑："银钱么，你与令兄一样，但你只教我一人。可是呢，费得心思想是与教众人一样的。宋某照着一等的武行师傅付给二位，成虎大哥可乐意？"

庞成虎难得碰到这么个好差事，一拍大腿："成，我看这事得行。"

宋也亦是一拍桌子，哈哈笑道："好，那就从明儿起，请成虎大哥多指教了。"他那一脸的黄鼠狼给鸡拜年，只叫海娘尽收眼底，暗自悬心。

"好说好说。"庞成虎乐得满面红光，心说就摆弄这么个瘦了吧唧娘娘腔，还不手到擒来的拿银子。

海娘不知宋也想干什么，迟疑着问道："也儿是要招揽人？"

宋也一笑："娘子字是好的，正要烦劳给写几个告示。明儿我叫小

印子贴出去。”

庞成虎一听，转了眼珠问：“公子当真要去盗墓？”

正问着，兰儿捧着清炒的小菜上来：“菜来了，公子小姐先用着，且还有呢，兰儿这就去烫酒。”

酒菜上来庞成虎因着心内欢喜，硬是与宋也干了两杯。两杯下肚便是气血上涌，双眼冒着绿光直勾勾问向海娘：“小姐且饮一杯？这等好酒可是庞某打听了好几家才买到的呢。”

宋也本就不胜酒力，听闻这话脑袋更是一阵一晕。明知不能发作，便就一手举杯拦下：“成虎大哥，内人不善饮酒，宋某代喝了。”边说边是笑眼望着他，酒到嘴边愣是一饮而尽。

庞成虎找到了酒友知己，便放下看海娘的念头，哈哈大笑道：“宋公子好酒量，今日定要不醉不归。”

他大哥看不下去，桌子底下狠踢了他一脚，眼睛使了眼色瞪他。

却不料这个弟弟“酒壮英雄胆”回头愣愣问道：“哥哥，你踢我作甚？”倒气得庞成豹一句话答不上来，转头对着宋也，眼神满是歉意。

宋也哈哈一笑：“成虎大哥是直爽人，不碍的。”说着这话，嘴是笑开的，眼是弯弯的，只银牙差点没咬碎了。

好半晌这饭是各怀心事，囫囵着吃完，兄弟俩告辞回了厢房歇息。

这边海娘卸下担忧却有了几分尴尬，见宋也有了几分醉意，一时倒不知是回自己屋里好还是如何，便就低头坐于桌前摆弄茶杯。

宋也醉眼看海娘，见她半掩羞涩更是好看，兀自懒懒一笑，便伸手拉了海娘往房里走，边走且边温柔道：“你跟我来。”

兰儿与小印子一边看得直傻眼，再是没见过宋也对海娘这般情形。只等二人进了房间掩了门，小印子偷偷问道：“兰姐姐，咱们公子今儿是咋了？小的咋看着跟谁较劲似地？平日看着斯斯文文，从来没这样过呢。”

兰儿瞥了嘴道：“他？他无法无天时候府里还没你呢。不过么，今儿公子着实惹了气，你这几日伺候细心些吧。”

二人正说着，却见宋也呼啦开了房门：“你二人进来。”

这间正房本是一间大屋，中间隔了个屏风，倒隔出了两间的样子。

海娘坐于外间桌旁，宋也立于门旁扶着门框，眼前看着东西竟有那么点影影绰绰，脑袋一转便一阵晕。心知自己酒量浅，被那厮灌了几杯此刻算是发上劲儿来了。

待得二人进屋，宋也便掩了门。自己侧歪着走到海娘面前，兀自想了一会，又侧歪到兰儿面前，道："兰姐姐，我有几句话要说，你二人给做个见证。"

兰儿错愕点头，心说自己啥时候做得主子的见证了？这人当真喝出傻气了！

就见宋也深吸一口气道："我虽是多喝了几杯，心里，是明白的。我与你家小姐，自来你是知道的。如今我不说原因，你也明白我为何安排她住这间房。可我，我不能叫她这么不明不白的跟着我。"

众人愣神片刻，宋也又侧歪到海娘跟前："海娘，我，有心明媒正娶。可现在情形。它不允许我这么做。"说着从怀里哆嗦着拽出一本书，大着舌头继续道："这，是义父留给我的，是他老人家一辈子心血。自然也是我最为珍贵之物。如今，我把它交与你，就当是信物，你，你可愿嫁我？"好算把肚子里的话说利索，宋也重重呼出一口气。

海娘伸手接了那书，再抬眼看这人，又是好笑又让人满心的疼。可宋也醉成这样，所在意的却是怕她委屈侮了名节，想起那血肉至亲的爹爹之绝情，眼前这人怎不叫人感动？

如今海娘虽再无富贵，不远千里寻他而来却再也无悔，遂转头看向另二人。小印子与兰儿见她望来齐刷刷低了头。

海娘苦笑："叫你二人来作证，你们低头又如何证？你们且听好，我张海娘愿嫁宋也为妻。"

宋也伸手去握那拿书的手："海娘，天地为证，我一定对你好！"

海娘脸红抽回手。小印子与兰儿赶紧又齐刷刷低下头。

却见宋也咕咚一声倒下，三人合力将他扶上榻去，这才松了口气。

见着海娘有了归宿，兰儿心里由衷高兴起来："小姐，以后兰儿是叫宋公子姑爷好，还是爷？若是叫爷，那小姐岂不就是夫人了呢。"

"叫爷。"宋也嗷一嗓子坐起来："她，是宋夫人，她嫁我便是我的人。"

眼见宋也越说越不成样子，海娘脸色通红通红，才要去捂他嘴，宋也咕咚一声又倒向榻里。霎时再也人事不知。

兰儿小印子憋笑憋得肚子疼，眼见海娘害羞也不好意思笑出来，只匆匆道了安："爷和夫人早歇息，我们退下了。"

说完着不管不顾，捂着肚子往外跑。

作者有话要说：睡醒了，大致上改了一遍　嘻嘻大拜　各位海涵　情人节快乐哈　问候的有点过期了　跑走~~~

报复

宋也说完话，一头栽在榻上死猪一般睡起来。

海娘手中拿着书，吹熄了里间烛火，只留外间一点火光。往常这等事都是兰儿在做，可是如今自己做来，不知怎的脸上有些羞红。

站在榻前片刻，海娘轻唤："也儿？"见他并无动静，随即紧绷的心松了一丝。便也脱了鞋躺在宋也旁边。榻上只一床被子，海娘动也不敢动，几次有心下地去外间拿一床，终究是听宋也唔哝两声便作罢。

困意袭来，往常很难入睡的海娘，此刻却安心得很。

原来安心就是挺简单的，安静守在自己喜欢的人身边，便觉得拥有全世界。

何况，这是两个人的守护：宋也即便睡熟了，挨着海娘的半拉身子依然很老实，还夸张的把一只手塞到屁股下面压着。另一边就不这样，甩胳膊飞腿的，许是喝多了怎么放皆不舒服。这大抵是睡熟了的潜意识吧？

夜里，宋也一忽醒来，只觉得半拉身子都是麻的，口渴得很是要命。挣扎好半天才不甚利索的坐起，但觉有个东西放仿佛掉在腿上。低头一看，竟是海娘的手，手中还握着那本书。宋也一时发窘，自己都麻成这样了，那海娘的手原来是放哪的？用那只没麻的手在自己身上挨个地儿摸摸，胸前一片热乎。

宋也脸色大红，反手握住海娘的手，回头看去，却见海娘睡美人一般安逸。那小脸儿白里透红饱饱的都能掐出水来。看到这只觉心口一阵痉挛便是探身过去。

眼瞅着嘴唇就要挨上海娘的脸蛋儿，却见海娘睁开眼，醒了。

四目相接，甚是尴尬。海娘睡眼朦胧，待看清楚了且问道："也儿，你脸怎的这样红，可是酒喝太多伤了身？"

本就意识有些混沌，待得话问出口自己也回过味来，心口一紧："你。。。"

宋也尴尬探着上半身，伸着脖子的姿势停在那被人点了穴一般："我。。。渴了。"说完起身便下地去寻水喝。只半边麻还没好，脚一落地便一跟头栽在地上呛了个嘴啃泥。

海娘半爬起身奇怪的看着地上宋也，混沌意识顿消，精明也跟着醒来，不禁歪着头问道："也儿是渴了还是饿了？泥巴可好吃？"

宋也心中苦笑，挣扎爬起身回过头半是羞半是恼瞪着海娘，瞪了半晌便是泄气："娘子，你家相公方才是摔在地上，好歹你也该扶一下吧？"

海娘恍然大悟般点着头："嗯，是该扶起的，只是你娘子我一时想不大明白，我长得倒是比较像水杯呢，还是茶壶？"

宋也揉着半边脸阴森森看向海娘，心说自己从小到大都是个整人的主，怎的就被眼前这小女子整得这样狼狈？这个趋势是否应该转转？随即两步跨回榻上朝海娘扑去，海娘一惊，整个人朝后倒。宋也伸手垫在海娘脑后，待她躺好便双手撑在海娘两侧盯盯看着海娘。

海娘见他双眼半眯，整个人虎视眈眈，心里忽然有些慌，且笑问："也儿不是渴了？"

宋也面色不改："嗯。"

海娘伸手挪了挪宋也的手，加点力道，再加点力道，还是纹丝不动："也儿且高抬贵手？"

宋也依旧不动："嗯。"

海娘见她还是不动："我去给相公倒杯水？"宋也眉头微挑，心说学会叫相公了，进步不小。

宋也嗯了一声，身子便又低了些。海娘终究觉得这气氛有些诡异，宋也鼻息似有若无呼在她脸上，海娘心中凌乱。虽是早知道宋也自打入寺开始，便不再是进府时的那样子，可如今的宋也总让她觉得，性格里带着一些隐藏的危险性，叫她一时分辨不清，便有些气恼："你为何这样一直看着我？"

宋也笑了："我看看你长得比较像水杯呢，还是茶壶。"

海娘气得："你。。。。"你了半晌，没了话。随即心思一转，伸手向她怀中探去。

宋也一手撑住自己，一手抓海娘的手："你又想找什么？"

海娘展颜一笑，那一笑倾城妩媚："我看看你到底是男子还是女子！"

宋也一怔，随即哈哈大笑起来。自己，活活扮了几年的男子，却被眼前的小女子调戏了？

笑罢摇头道："真真是个魔头。。。好了不闹了，我去喝水。"说着便兀自下地连灌了三杯。再躺回榻上，见海娘侧身看着自己，随即便也侧过身去："我想抱着你睡，好不好？"

海娘温顺靠在宋也臂弯偷笑，一忽想起问道："你可记得你晚间说的话？"

宋也闭着眼点头："嗯。"

"当真记得？"

宋也气笑："书都在你手上拿着，怎会不记得？原本是要正式一些，高堂拜不得，且拜了天和地才是。只是。。。或许我酒量太不济。"

海娘听着他声音渐冷，方明白他这是想起了庞成虎，遂又问道："也儿是当真叫我写告示么？"

宋也打着呵欠："嗯，不急，睡吧。"

海娘心中惴惴，总觉得宋也瞒了自己什么，便是伸手抚着宋也才摔到的脸，发现并无伤肿，这才安心睡去。

第二日鸡叫天明。

宋也与兰儿最先起身，兰儿且去厨房煮饭，宋也便跟了过去。

兰儿一见宋也便是一礼："爷起得真早。"

宋也一怔，脸上讪讪："兰姐姐，我不是。。。"

兰儿笑着打断道："爷不用说，兰儿明白爷是个啥样人。只有时候

该拿的架子还是少不得的。可是有事吩咐？”

宋也感激的冲兰儿点头：“多谢兰姐姐体谅。我要出去一趟，若有人问起，且说我去去就回。对了，你把小印子喊起来，叫他守着海娘门口。”

兰儿一一应下。

宋也出得门且往闹市走去，这时候烧饼油条豆腐脑满街吆喝声，宋也一时听得心情甚好，酒醉的头疼亦好了许多。

走到卖刀的跟前：“这位师傅，您这可有飞刀？”

摆摊的笑脸相望：“有，有，什么刀也有，上到关公偃月刀，下到厨房菜刀，想什么有什么。”

宋也腰间拿出银子：“给我十把飞刀，若用好了再来光顾。”

摆摊的边把飞刀包好，边小声嘟囔道：“今儿生意怎的这样好，才已卖了一把好匕首，往常这工夫还没开张呢。”

宋也一笑：“您财运亨通嘛。”

掌柜的把刀递给宋也笑嘻嘻道：“谢谢谢谢，借您吉言。”

宋也不再耽搁，转身回了大院儿。

这一出门，紧赶慢赶却也用了半个时辰，兰儿饭菜已是做好，正往桌上端着，回身看见宋也，随即一礼：“爷回来了，饭菜已好了，兰儿打水给爷洗手。”

坐在饭桌旁的兄弟俩一听却是一愣。庞成虎因着昨日得的差事，亦想托个大：“宋公子一早的便出门呐？”

不想小印子却哼了一声：“还是个会武会六的呢，给人当差连句爷都不会叫。”

宋也挑眉，心说怎的一日之间，这两人都便精明了？按说兰儿自小跟着海娘进出，有这心思却不奇怪，只小印子什么时候也长了眼色？回头看向小印子，却见小印子冲兰儿眨眼。原来二人通了气儿了。

此刻庞成虎被这一句话噎得脸色有些红。庞成豹却圆场道：“是该有些规矩，日后人多了，也好有个管制。”

宋也微微笑道："二位抬举宋某了。"回头又道："兰儿把水端我房里来。"

这顿饭吃得几人皆不自在，特别是兄弟俩，一个无声叹息，一个讪讪的仿佛想生气又气不出来。

饭毕，宋也走向庞成虎："以后宋某是要叫声庞师傅了，还望多多指教。"

庞成虎立起身，脸色依旧不怎么好看："您客气了，爷。"

宋也单手伸出笑道："那咱们就开始吧，请。"

二人来到院儿里，宋也抬眼见天气不错，便伸展着手脚一边道："庞师傅可是要试试我身手？"

庞成虎握了握双拳："爷请。"

宋也亦不客气，使了五分力朝庞成虎攻去。

话说二人比划了一个回合，庞成虎心存不敢，手下便是留了分寸。宋也一笑，手上加了力道朝他攻去，渐渐连原来学的招式也不用了，只是一顿混打。他就拿准了庞成虎不敢打给他银子的人。可就是这般，庞成虎依然没落了下风。

宋也见如何也打不过他，便停了手嘿嘿一笑："庞师傅果然好身手，宋某受教了。"

庞成虎待要指点宋也哪个招式，却见宋也亮出飞刀："庞师傅，我想学飞刀很久了，只是一直不知如何学。"

庞成虎道："这还不简单，找个板子画个圆圈，点上圆心。爷只管往圈子里扔便是了。若爷想学得精细，改明儿到武行去买个好靶子回来。"

宋也头稍稍一侧头："小印子，可听清楚了？"

小印子忙跑来："听明白了，小的这就去找板子画圈。"

一炷香工夫，板子已然钉在树上，宋也站了十步远盯着圆心片刻。遂向庞成虎问道："庞师傅看这靶子可是有些歪？"

庞成虎走到靶子处检查，宋也手持飞刀瞄准了庞成虎后心冷了声音问道："是一定要钉在圆心才算学成么？"说话间便要掷出，不妨身后海

娘大喊："也儿！"宋也匆忙回头，手上一偏。

庞成虎只觉耳边起风，还未反应过来，就见当~的一声，飞刀正中圆心。顿时一身冷汗，看向宋也。

宋也再顾不得他，只看向海娘，眼里有隐忍的倔强。

作者有话要说：先写到这 初稿

故人来

海娘见庞成虎安然无恙，便一手扶住门框，脚一阵阵软。忍了心下的担忧与怒气，竟佯装捂着胸口道："怪我喊得唐突，好险庞公子没事。阿弥陀佛，也儿，你叫我写的字写好了，可是要看看？"

说罢兀自往屋中走去。

宋也见一朝没得手，便朝庞成虎一拱手："庞师傅受惊了，晚上叫兰儿炖个鸡汤给你压惊。都怪我太唐突。"说完且不管他疑心不疑心，迈步也进了屋。

进得房间宋也便掩了门，却见海娘正背对着门口一句话没说。一时心虚唤道："海娘。"

海娘忽的拧身转过来，眼框已是气得通红："也儿，你可知你在做什么？"

宋也叹气："我知道。"

海娘声音哽噎："你是在杀人，你可知道？"

宋也亦皱了眉头："他对你无礼。"

"对我无礼，可罪不至死啊！"

宋也火气一时也窜上来："罪不至死？海娘，当初我说小黄罪不至死，你可知义父如何说的？他说小黄干了不少伤阴德的事。他能欺负我，就能欺负别个。可那小黄是个拿权势银子便能操控的人，如今这庞成虎恶向胆边生，你敢保证他会不会做出什么事？"

海娘一时无话，她确实觉得庞成虎那人不认亲不认理，不认名不认利。但凡一时冲动，真真是个谁也控制不住的人。可若是说杀了他，此时此刻，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便劝道："也可拿个罪名送与官府，或者，总是有别个办法。"

宋也无奈摇头："送官？你爹就是官，是我大晋最大的官，皇帝老子他都管得，但是他为百姓做主了么？别说我不信官府，就算是信，你忍心要他大哥一生替他擦屁股收拾烂摊子？"

海娘又道："他的前途性命，即便不提，即便是他罪该如此。可也儿，杀人不比常事，当你亲手染了血，你便再也不是如今的宋也。我怕。。。"

宋也眼眶亦是红了："你怕我会渐渐变成个行尸走肉？还是怕我会变得心狠手辣？呵呵。。。这个世道，我原来是信真理，信法规，信情义，可自打我爹娘妹妹惨死，连义父也是未得善终，我便没法再信了。假使我的相信，让我的亲人统统不得好死，你告诉我，我还该信什么？在这世上，我现在所能相信的，是你，也只有你！"

海娘心下一疼，眼泪再是忍不住落下。

可她却希望自己此刻更笨一些，这样她就不会想这么多。眼前这人便还是曾经的也儿，那个愣头愣脑，为了自己可以不要命的也儿，为了情义可以上刀山的也儿。

想及此，海娘踱进里间榻上，缓缓坐下道："也儿，你可否答应我一件事？"

宋也见她此刻不愿面对自己，心下也是一疼，缓了气息问道："什么事？"

"若有一天，我爹爹犯到你手上，且念在他生养我一场，饶他性命可好？"

宋也别过脸，眼泪无声流下。几次冲口而出的好字，终究是没有说出。便转了身开门走出去。

海娘无声的流泪，她不怪宋也，只是她也不知该如何去面对一个整天都惦记自己亲爹性命的人。一时间，陷入迷惘。

小印子此刻敲门走了进来："夫人，爷叫我来拿写好的告示。"

海娘缓了语气："在桌子上，你自己拿。"

小印子应了一声，虽是隔着屏风看不真切，却隐隐觉得海娘声音仿佛有些抖，一时不知说什么便拿了桌上一摞纸告退。

午饭时，海娘依然没有出屋。宋也吩咐了兰儿送进房去，自己便也心堵得没了缝隙，只对着饭桌道："今儿实在没做什么，这个时候也不

觉饿，你们且吃着，我溜达几步。”

说是溜达，却连大门也没敢出，当院儿来回走了几趟，便就蹲在墙根处晒起太阳。

边晒着太阳边吹着冷风，一时倒弄得个手脚冰凉，后心和头顶却出着汗。宋也心中一片空空，什么也不愿想，什么也不想去想。

忽然大门传来两声敲门：“敢问。。。宋兄弟，果真是你。”

宋也抬头看去，来人一袭白袍，面如冠玉，身姿健硕，高高大大，不是严锦是谁！

宋也心中一惊：“锦公子！”却见严锦身后跟着一身鹅黄的海茵，便又是一惊：“二小姐。你二人怎的在此？”

严锦哈哈大笑：“我就说是你，茵儿还不信。今早上你可是到过一个卖刀的摊子？”

宋也一怔：“正是。”

严锦打怀中掏出把猛虎图腾的匕首道：“我刚打那摊上买了这个，且去喝碗豆腐脑工夫，回头就见你在那晃了一下便不见了。我回府与茵儿说碰见了你，茵儿怎样也是不信，我二人出得门来，却见几个告示牌上都贴着海儿的字。我二人一刻没停，顺着便找来了。”

宋也见他二人亲密模样笑道：“额，二位可是。。。”

严锦一笑：“我二人已是夫妻，海儿呢？伦理我可该给姐姐见礼了，哈哈哈。”

宋也略一迟疑，便是头前带路：“她知道你们来了，定然欢喜。”

房门打开，海茵人未到声已到：“姐姐，茵儿很是挂念你。”边说眼泪已是涌出。

海娘才是住了哭，一见海茵又红了眼眶：“茵儿！你，你二人怎的再此？”

海茵与严锦相视一笑：“你与宋公子当真说得一模一样。可还能换一句？”

海娘呸道：“你这丫头，一见面便是贫嘴。”

严锦笑着接茬："海儿，如今茵儿可不是小丫头了，按理我该给姐姐见礼，我与茵儿已经成亲。还望长姐莫要怪罪。"说罢严锦便跪了下去。

海娘一顿："锦哥哥，你快起来吧。你想把我拜折寿了么？你二人成亲，我当真高兴。咱们几位多少年前已是兄弟姐妹，又何必多礼。"

严锦一笑起身："呵呵话是这么说，礼是要见的，没有明媒正娶，我对茵儿已是负疚。如今长姐在此，这等礼海儿便当做是娘家长辈代受了吧。

海娘欣慰点头，心说这么个不知礼数，眼睛长在脑袋上的魔头也被海茵给降了。果真男子一成家方有了担待。

一众人围桌坐好，严锦却看着海娘宋也二人："我听刘三公子说起，还以为你们早也成了亲，难不成，还没有？"

海娘一怔："三哥与你说什么？"

严锦一笑："自然说到我们大胆包天，不忿世俗的张大小姐，千里寻夫。"

宋也听着这话愣了半晌："还说什么了？"

严锦傻笑："还说什么？说叫我遇见你们好歹给他送个信，你们一个两个抬腿就走，丝毫不管咱们的慈善刘三是多惦记，一个堪称知己，一个才拜了把子。都是随便说了哄人玩的？"

宋也与海娘皆红了脸，心知刘三没把宋也是女子的事告诉了严锦，心头一松便又听严锦哈哈笑道："你们可知，刘三最近惹了麻烦。"

二人齐声问道："什么麻烦？"

严锦点头笑道："嗯，这个反应倒像个兄弟的样子。你们不知，咱们三公子红鸾星动喽。前阵子且不知打哪冒出个丫头，整天就跟个小尾巴一样黏在刘三屁股上，甩也甩不掉，闹得刘三每天唉声叹气，眉头皱得都可以夹死蚊子。那丫头整天跟刘三叫什么。。。青岩。咳别提多折腾个人了。只是那丫头见识，不是我说，海儿，连比起你也是不输的。"

海娘笑道："可真挤兑死我了，比我有见识姑娘多了去，你身边不就坐着一个。"

严锦一听这话，却也没反驳，只哈哈笑道："你这可叫我接不下去

了，论见识，我可说不过你们姐妹俩，且一个也得罪不起啊，哈哈哈。”

宋也听他这样讲也是一笑，却闪眼看见严锦冲他使了个眼色。宋也会意，站起身道："你姐妹俩多日未见，且说些体己话，我与锦公子出去喝杯茶。”

二人且到了外堂，庞家兄弟已然吃好饭在院中遛弯。

宋也喊来兰儿上茶，小印子亦走来向锦公子见了礼，随即朝宋也问道："爷，那靶子可还买是不买？”

严锦一怔："爷？”

宋也脸色讪讪："容后再说，我与锦公子要说几句话，你在门口看着，若那兄弟离得近了便进来通报一声。”

小印子躬身称是便是退下。

宋也给严锦满了茶，便说起是怎样遇到海娘，怎样遇到庞成豹兄弟，那弟弟怎样对海娘起了邪念，自己与海娘夫妻相称。

严锦大致听得明白，一时也是恼怒："那小子当真对海儿如此，弄死也倒不多。”

宋也点头："只是我如今更难下手。真不知。。。”

严锦一笑："宋兄弟莫担心，这事交给我。今日我要与你说的，却是别个。”

宋也一怔："哦？锦公子但说无妨。”

严锦略微斟酌，便是问道："宋兄弟可是要从军？”

宋也点头："正是。”

严锦又道："我听说你要投张家军，可如今倒自己招揽了人马。送兄弟可是另有图谋？”

宋也一笑，且不知有些话该说还是不该说。毕竟扯着海娘海茵一脉张家女儿。

却见严锦严厉了面容道："你不想说我知道是为何，只是我现在同你一般，我爹被扣在京都大牢不知是死是活。他张家莫想就这么赚了便

宜去。"

宋也一怔，方才想起这么个茬。可不是，他与严锦，殊途同归。便问道："锦公子可有打算？"

严锦一笑："你可知道这灵溪古镇帝陵出土的事？"

宋也眼睛瞪了老大："难不成是公子捅出去的消息？"

严锦一笑点头："我爹在任时候私交不少，现在我住的别院便是江南都督的别院。再者我严家原先的众将士，一路上便也被我笼络不少，这个仇我定然是要报的。只是。。。"

才说了这里，小印子大声喊道："庞二公子，这等天气怎的不晒晒太阳啊。。。"

宋也朝严锦使了眼色，那意思是，人来了。

严锦亦是一挑眉，意思是，就是他对海娘心怀不轨？

宋也点点头。

庞成虎已是进来："哟，爷有访客。"

严锦一笑站起："我听宋爷说家里来了位武功高强的，便就是阁下吧，失敬失敬。"

庞成虎一见来了个长眼的，便是一阵高兴，双手拱了拱："好说好说。不知这位爷怎么称呼？"

严锦又是一笑："在下乃是宋爷的妹婿，且闻庞壮士对习武很是在行，在下有几路人马，只那些个身手都是不成事，不知壮士可愿去帮我指点指点？"

庞成虎心下衡量：若是这人说的是真话，那倒是比跟着宋也这疯疯癫癫，一失手就专往人要命地方打的主强。

心下愿意，眼睛却瞟向宋也。宋也一笑："我这妹夫倒是本事比我强些，若庞师傅愿意，且去争个功名，也算帮了宋某一个人情了。"

庞成虎哈哈大笑："这个使得，使得啊！"

海娘不知何时已站在宋也身后。宋也见严谨脸色一变，回过头去，却看见海娘满眼痛楚。待要对她说些什么，却见海娘已然转手走回房

里。

宋也心中不忍，站起身便跟了进去。

海茵站在门口，张了张嘴，终究是什么都没说，只欠了身便来寻严谨。

宋也跟进房间，倒见海娘一袭消瘦背影仿佛更加瘦了。一双肩膀隐隐颤抖，看似一碰便会倒一般。

海娘听他进来，自己便朝屏风里间走去。宋也心下一疼，几步走去从背后抱着海娘道："你别哭，我答应你，可好？"

海娘一听，眼泪更是不停，只抽噎着把头靠向宋也肩膀。自己夫君自己妹婿，皆是最最亲密之人，却心心念念是要自己亲爹的命。一个没劝得，且又来一个。该怎么办？想及海茵与严锦也是这般，心中更是浓得化不开的仇怨。

宋也怎会不知她心中难过，手心手背都是肉。无论对错也是至亲骨肉，舍了哪一个都会疼。便是安慰道："也儿答应你，不会杀你爹，不会变成行尸走肉。因为我还有你，所以你要好生保重自己，好不好？"

海娘转过身依在宋也怀里，点头，再点头。

宋也前胸，濡湿一片！

作者有话要说：初稿 先写到这 爬起来再改

新年将至

这个冬天注定不太平，大晋不太平，百姓不安宁。人人在一片不知是喜还是忧的表情中迎来农历年。

严锦那日走，带走了庞成虎，留下一句话。他对宋也说，过几日你们搬来别院住吧，一家人一起过个年，地方大得很，有什么事也便于有个商量。

严锦所住的别院叫离院，据说是哪一代的皇上住过。那皇帝甚是稀罕灵犀古镇的别致风貌，只是后来迁都到了别处，因着灵犀古镇太小容不下昭昭野心。

临别时，皇帝一脸的不舍作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灵犀暂别离"，离院因此得名。一代代翻修下来，虽是一砖一瓦皆也换了，却大致还保持着原先的风貌。

严锦回了离院便安排了庞成虎当一个有名无实的督军参谋。安得是督军的名，干的是武行教头的事，只是这参谋一职忒也含糊，竟是个说谁谁不听，想罚却没权的事头。

加上他人品不咋地，有人透了消息说上头不是很得意这个人，各将士便对着他都翻白眼，嗤之以鼻。

庞长虎自然是不服，私下里打了几个人，见严锦竟也没说什么，便是更加放肆。

这一日密报传来，说皇上听闻灵犀这一带人心甚是不稳，一会儿闹匪类，一会儿又是说什么帝陵出土。便要分一支张家军攻打灵犀。

严锦一听便皱了眉头，不日把宋也找来商量。

宋也一听也有点稀奇：“出了这等事，皇上该是派了官员调停，怎的二话不说要打？”

严锦亦是纳闷：“按说朝里如今张老爷说了算，难不成这老爷子疯了？”

宋也摇头：“锦公子还不清楚他？他几时是个大刀阔斧的人？我琢磨有两个可能，要么是有密报说锦公子在灵犀，要么这主意不是张老爷子出的。只是，若不是他，别人谁有这能力？”

二人研究半晌不得结果。宋也一忽想到：“不知庞成虎在公子处可还消停？”

严锦一笑：“宋兄弟放心吧，这人自己都快断了后路了，再犯个错处，便是死期。我不罚，别个也不答应。要不是宋兄弟念着他大哥一面，一早回来打死干净。”

正这时，有人来报：“秉将军，督军参谋庞成虎，跑了。”

严锦一怔：“跑了？”

小将道：“今儿不知他打哪听说两军要开战，下午便不见了踪影。”

严锦讪讪看向宋也：“他在本地还有投靠？”

宋也一惊：“海娘！”拎着袍子便往外跑。

严锦听他一嗓子也明白了，立即吩咐：“叫十个人跟着。若出了事这年当真别过了。”

且说庞成虎，早在听闻要打仗时便就开始寻思，这帮人对我都不咋地，若是当真上了战场，什么功名不功名，不都把我当肉垫往前推？

遂午饭一吃完，便是寻个空跑了。

这一出离院，且不知去向何处。若说回宋也那大院，还有那么一些不好交代。于是便在外东一头西一头辗转了两个时辰。你道他在干嘛？他去买了一些迷药。

那卖迷药的碰上他也倒霉，他怕迷药不灵，特特在卖药的身上试了一遍。一见还真管用，粉样的迷药一洒下去，卖药的当即倒了，躺在地上眨巴着眼睛只觉周身无力。

庞成虎心系海娘美丽，再是不迟疑，绕了小路摸回大院。唯见宋也出门，心中一喜。先迷倒了哥哥，又迷倒了小印子。一双眼睛贼溜溜冒着绿光来到正房。

此时兰儿正剪着窗花预备过年的物件，海娘沾着纸墨精心写描春联。一见他进来二人皆是一愣。

兰儿正要询问，海娘心思飞转却拦道：“兰儿上茶。”

随即对着庞成虎笑道：“庞师傅近来可好？”她闭口不问他来此作甚，心知若是善意定然不会趁宋也出门时进来，而小印子与庞成豹二人一点声音没有，且不知是个什么情况。如今自个儿能拖一时是一时。

只见那庞成虎□一笑：“多日不见小娘子，庞某甚是想念啊。”

海娘笑答：“多劳庞师傅惦记，今日难得庞师傅得空，便就在此用晚饭可好？”

庞成虎心火上升：“吃饭容后再说，小娘子可知庞某心心念念想见你，夜里做梦也是看见你美貌，只是梦里总不得尽兴，不如今日。。。”

兰儿倒了茶进来却听见这么个混账话，气得一壶热茶周在他脸上：“你这死癞蛤蟆，风大不怕闪了舌头。”

庞成虎抹着生疼的脸怒视兰儿：“哼，我看你泼辣到几时，既然你这么急，庞某且先办了你。”

兰儿大惊：“你敢！”

庞成虎一把抓起兰儿便上下其手去扒那衣裳，没扒两下只觉后脑一

疼，回过头却见海娘手握花瓶砸向他。庞成虎失了耐性，打怀里掏出迷药便甩到兰儿脸上。兰儿瞬间倒下，他回手抓住海娘："爷就喜欢你这坚贞的样貌，办起来才有味道呢，小娘子莫要再砸我，不然我也叫你知道迷药的味道。"边说边是抢下花瓶，一张臭嘴向海娘贴去。

海娘哪容得他，又是怕又是怒，胡乱挥手给了他一耳光。只这一耳光在庞成虎看来却也不多疼，倒当真激起他色狼兴致。

双手打横抱起海娘且扔在床上，海娘待要挣扎庞成虎掳起她一双手扣在头顶，另一手几下撕烂了扣子与小衣的系带。娇艳肚兜乍现眼前，酥胸隐隐浮现。这般景象直看得庞成虎一双眼喝多了般如痴如醉。遂扯下肚兜，嘴巴朝那白润酥胸俯身啃去。兰儿躺在地上眼泪迸涌，口中唔哝："小姐，小姐。"只全身一丝不得动弹，眼睁睁看着这等禽兽行为。

此刻宋也正奔进院里，眼见小印子爬在地上，正吃奶的劲也使出来却没挪动多少地方，宋也心中一凉，脚下趔趄着跑进屋，却见兰儿躺在地上哭，再一抬头，险些没晕厥过去。

宋也抽出怀里飞刀，几步跨过去在庞成虎背上一气挣命的捅去。庞成虎只觉后心一疼，待要反抗早已是抽干了力气般不得施展。

宋也挥手把庞成虎周到地上便去看海娘。

此时海娘正惊怒攻心傻了一般，兀自躺在榻上嘴唇唇不停打着颤，整个人亦是抖个不停。宋也心中狠狠一疼便哭着爬过去把她抱在怀里，小声唤道："海娘，海娘。"

海娘心中有些回神，可那牙关咬得死紧，愣是一行行泪留下来也说不出一句话。

宋也拉过棉被将她严实包好，忽听得门口有一丝响动，咬着牙吼："不准进来。"

外面人立时没了声响。

海娘被这一嗓子喊回一些，抬眼看向宋也。待要说话，嘴仍是不听使唤。

宋也抬手细细摩挲她的脸庞，温柔道："没事了，别怕，没事了！"

严锦这时也赶来，宋也回头刚想喊滚出去，一见是他便扭回头继续帮海娘按摩着颌骨旁的皮肉。严锦见此虽是满肚子疑问，却见庞成虎躺在地上，心中一冷有了半分数。

且没喊人进来，独自把兰儿抱了出去安置。回来又把庞成虎扔了出去，叫人看好。

海娘的脸渐渐放松，宋也一直在她耳边小声呢喃："海娘，你别怕，我回来了。没事了，你别怕。。。。"

好半晌，只觉海娘整个人抖得轻了些，柔声唤道："也儿。"

作者有话要说：先写到这

疑惑

庞成虎被严锦扔出去以后，前来的兵士便把他押了起来。

严锦心里挂着海娘如何了，人自然是不能走，便就在正房大堂处喝茶。没有片刻小将来报，说庞成虎整个人堆了下去，不知是杀还是留着。

严锦一怔："他还没死呢？"

小将回道："没死，后背中了十二刀，刀刀在后心，只是，没死。"

严锦听及此却是满心纳闷，正想着，宋也出来了。皱着眉头冷着脸，一见严锦在却愣了一下："锦公子。"

严锦心里提着："海儿怎样了？"

宋也叹气，皱着眉摇摇头，一时也不知该如何说。

严锦一惊："可是有事？"

宋也松了眉头道："劳烦兄弟们帮着多烧些热水，再拢几个火盆。"说罢又是不放心海娘，便回头朝屋里走去。

严锦却问道："宋兄弟，那庞成虎如今死不死活不活的，你可有打算？"

宋也步子一停："好生养着，莫叫他死了。"

严锦一怔："我听兰儿说，你对他早起了杀心。"

宋也一声冷笑："如今他再想死那么舒坦，可是难了。"

热水烧好，严锦且挥退了手下，亲自与宋也一起抬来沐浴大桶，注了热水。宋也来回出去又牵了5个火盆进来。整个屋子像个蒸笼差不

多。

严锦早退出去掩了门。宋也来到榻前且把海娘身上撕破的衣服一一脱下，布帛尽退，宋也眼前看到的不是如脂肌肤，不是曼妙身姿，那一块儿一条的血檩子和淤青烫着他眼睛，一直烫到心里。

海娘的脸色很红，分不清是因为害羞还是因为热。只任由他一言不发把自己抱进木桶，用手巾一下一下轻轻的擦着每寸肌肤。

只是这宋也闷起头来只管不说话，海娘见他如此心知他自责。不禁问道："也儿可是在气我么？"

宋也缓缓抬头："你。。。别说傻话了。"

海娘勉强一笑："那人是我不叫你杀的，既然你不怪我，何苦又去怪自己。"

宋也正一膝着地，一膝半蹲，听闻这话鼻子一酸，皱着眉看向海娘："我。。。如果我折腾了最后，争来的权势本事却不能护好你，真不知我还折腾这些做什么？"

海娘明白，他本就是个心重的人，有些话不见得都说出来，不见得都表示出来，可是他会比别个想得多，也想得重。遂抬手摸着他皱紧的眉头："这事出得突然，且不怪你。"

宋也眼泪又是流下："你还不如怪我好些。便是我自己。。。也。。。我本该带着你一道去离院，我只怕你听见那些个对付你爹的事情又无端惹气。如今倒好，我倒当真是白活了，哪头轻哪头重来着！"

海娘见他一头不回的往死胡同里想去，说啥也别不过这个劲儿来。一时心思飞转，从水中兀自站起："你若是不嫌弃我，就现在要了我吧，若再是碰上这么档子事儿，我也好咬舌自尽，这一世亦不枉称是你妻子。"

宋也一惊，竟也傻傻站起，回神半晌方才憋出："你。。。什么再碰上这么档子事儿？你可是嫌我活够了？"说到这已是气得发抖。

海娘平伸双手抱住宋也在他耳边道："我倒也不信你会再让我遭这么一回。只是你如今若只顾懊悔，我们以后的日子皆要这样过么？你可是叫我时时想着今天？"

宋也心中一软回抱着海娘："你可别在说这些作践自己的话了。"

严锦这茶直喝了一个时辰，自己烧水自己冲，光这么一点食儿不进

的喝水，便是一气儿去了有三趟茅房。天渐渐暗下来。

宋也再次打屋里出来见到严锦时，神色已是缓和了许多。没等严锦发问，便是兀自坐了椅子道："海娘睡了，让她睡会儿也好。"

严锦思量再三："宋兄弟才说不叫那人好死，是打算怎么着？"

宋也呼出口气："嗯，我想问锦兄，你现在带的那些个兵，若当真与张家军对敌，是有多少胜算？"

严锦皱眉："并无胜算。严家军多年不征战，已是懒散。只是，朝廷当真会派兵来？"

宋也摇头："姑且不管是否派兵，明日我与你同去操练，锦兄可否给我安排个位置？"

严锦一笑："宋兄弟且说，严某来安排。"

宋也一笑："便是那督军参谋一职，如何？"

严锦一怔："这本就是给那庞成虎胡乱安得职位，没权亦是没个发挥。。。"

宋也又是一笑："我本就没什么功，论身手也不及个小将。只是职位虚与不虚也要看人如何行事。明日且带上那庞成虎，兄弟来帮你严明了军法。我且问问，锦兄从何处得知朝廷要打灵犀？"

"便是这离院的主人，江南都督陈天光。他与家父是旧交，若说是家父门徒也无不可，当是可以信任。"

宋也皱眉："张家军在边关抗敌，如何分得一支来攻打咱们？这事有蹊跷。"

严锦点头："我也是思量多日不得要领。宋兄弟可有良策？"

宋也一笑："那陈都督可知，张将军爱女在此处？"

严锦点头："自然知道。"回神又一想："你想拿茵儿做人质？这不可。"

宋也摇头："我是在想，若是张将军得知二小姐在此，怎的也会念着一份父女情义，且以张将军目前势力，朝廷未必指示得动。据我所知，严丞相只是下狱，并未有性命之忧。若想收服你犯不上出动张家军。"

严锦纳闷："那不是张家军，却是何人？"

宋也道："不管何人，锦兄马上着人改了旗换了令。"

严锦苦笑："改了就没麻烦了？"

宋也却道："咱就改叫张家军，如今各地起义军这么多，朝廷能自己打自己么？便是传出去，张将军爱婿带一支部队打着扫平乱党的旗号，谁能说出什么？"

严锦一听哈哈笑道："多日未见，宋兄弟这本是与哪个学的？"

宋也讪笑："锦兄这话我可受之有愧。说到兵法计谋我看那两页纸定然是不顶用的。只记得义父说过：大事当个小事来办，小事当个大事来办。儿时游戏，遇到强的，小孩子只要说，以后我跟你玩，强的立马不会为难，反倒还保护着不是？咱们何乐不为呢？"

严锦点头："倒是这么回事，可就怕张将军久战沙场，咱们突然这么着他若起了疑？"

宋也摇头："起什么疑，你打着救父的旗号投他，他自知握着你把柄你便不敢乱来。到时候再演一出苦戏，保管他高兴还来不及，别个早忘了脑后。"

严锦一听满面红光："就这么办，严某这就回去准备，明日派来马车接宋兄弟。"

送也便一迟疑："明日我想带海娘去。"

严锦点头："哎，海儿这一次当真是思虑不周。"

宋也亦是点头："其实也倒不是她不曾想到，只是她自小所知道的那些权术，对于有权有财的且使得，庞成虎这等市井流氓她哪里见过。便是我行乞那会儿也不知是挨多少打才长的记性。"

二人你一句我一句，直直聊到天亮。

严锦对着天边泛起的鱼肚白伸个懒腰苦笑："这倒省的派人来了，宋兄弟若精神头儿还使得，便随我一道去吧。"

作者有话要说：本章更完

公报私仇

马车由大院驶向离院，一路上看见万户贴春联，倒脏水，有的早早挂上了大红灯笼，门板各个刷得干净------起早的人当真不少，今儿年三十！

年三十，本地习俗是吃饺子。再往南走便该吃年糕。严锦呵呵一笑："海儿来得正好，与茵儿在家包了饺子等我们回来吃。"

海娘面色有一丝欣喜的窘："包饺子呢，这么大还没包过。茵儿会这些？我都不知道。"

严锦摇头："打上个月就张罗着要自己拾掇，特特问了厨娘怎样和陷子，怎样和面。不知折腾个啥味道，先就给二位报备吧。"

宋也海娘相视大笑，海娘嗔怪："你这话若叫我那妹妹听见，岂能饶你？"

严锦大惊："万万不能叫她知道，这年严某可是打算过的。"

他说得有趣，看得二人憋笑不已。在这沉重了几日的心绪中，终于闻着一抹过年的味道。

只是这笑片刻也就冷了，这年关，终究是要造一场杀戮。

马车到得离院，宋也扶着海娘下车，一时觉得不太想对着这些便就打着哈哈道："锦兄可是要进去看夫人一面？宋某在此等着吧。"

严锦回头看了一眼："你不进去？"

宋也摇头："还劳烦锦兄带海娘进去。"

海娘面色一顿："锦哥哥，你先进去，我有话与也儿说。"

严锦不知他二人关节，笑了笑便进了大门。

宋也站在马车旁有那么一些不自在，一张脸虽是堆着笑意，却偏过来再偏过去，生硬得很。

海娘也不急，只定定看着他半晌，终是宋也叹了口气："你又要叫我饶了庞成虎不成？"

海娘一笑点头："正是。"

宋也不再装笑："他敢对你如此，我如何饶？若是不罚他以后叫我如何管别人？这里是军队，即便我不说什么，军法摆在那。。。。"

海娘又是点头："自然有军法，何须也儿担心？"

宋也心中一沉："你一早就知道？"

海娘又是点头。

宋也气馁的倔巴起来："当真这么放他一马？我不心甘。"

海娘挑眉："不然也儿打算如何？"

宋也咬牙切齿道："千刀万剐！"

海娘拧着袖口点头："按理说，虽是重了，也是罪有应得。你可想过庞家老母，也儿以后如何面对？庞家大哥，也儿如何交代？"

宋也紧皱眉头："反正免不了一死，如何交代？交代什么？"

海娘叹气："死有如何死，自古刑法是定了的，腰斩，砍头，自缢，这是皇上才可定的罪。哪有军法行千刀万剐的？也儿可知千刀万剐是要在人身上活活刮上一千刀，这人死与不死皆要刮完才算。若遇上侩子手有经验的，一千刀刮不死人，倒是活活遭罪而死。"

宋也抽气道："你一早的莫要说这些，你倒是不怕夜里发梦。"

海娘伸手握着宋也的手："我本来就不怕，他死有余辜，死不足惜。我怕的是你，你这不叫立威，堪堪年关一众将士见你如此嗜杀，也儿，你这是树敌。"

正说着，严锦打门里走出来打趣道："我还道怎的这半天海儿还没进屋，茵儿可催了几次了。原来小两口在此话别离呢，才一天工夫，晚上不就见了？"

宋也大窘："这就走吧，咱们去军营。"说着便要上车。

海娘挑眉道："宋也~"

宋也一时回头，边是摇头边是一脸无奈咬牙道："是，夫人，仗毙可使得？"

海娘抿嘴一笑："自然使得！"说着再是不看宋也，随了丫头进门。

严锦看看这个，再看看那个，一头的问号。心说看着亲亲我我，怎的出口就是杀人，还笑得心满意足的？

军营演练场，队伍整齐罗列。

宋也与严锦到地儿前早有人通风报信。北风嗷嗷吹着，倒衬得今日空气萧杀冷漠。虽是大年下的，各个将士心中却有那么一丝看好戏，和一份彷徨。这两样情绪参杂一块儿倒显得有些莫名兴奋。

二人下了马车，直奔到石台上。

严锦站前一步，台下片刻便寂静无声。

严锦拿出威严道："众将士听了，我严家军从今改为张家军，且势必要与边关张家军会合。前几日上任的督军参谋庞成虎，临阵脱逃，妖言惑众，乱我军心。今日特抓了回来以正军法。"

说罢，两个侍卫压了披头散发的庞成虎上台。

庞成虎一脸不屑，一后背的刀窟窿，嘴里仍旧骂骂咧咧："哼，背后下刀子的娘娘腔，老子今日栽了，你敢杀我？我大哥不饶你。"

宋也眉峰一挑，半眯起眼看向他。

严锦又道："如今我给众将士新委派了督军参谋，望众将士顶力配合。"

话说到这宋也站前几步。他并未急着说话，而是目光一面扫过去观察着众人神情。那一众人深知这个督军参谋本就是个说大也大说小也小的官职，再一望是个文弱清秀的宋也，心中也就轻视几分。

此刻台下已有人小声传言："怕是这庞成虎要遭殃，说是咱这位新督军参谋的夫人，叫那庞成虎给。。。呵呵。"

这样话此起彼伏，再是小声却也传到宋也耳朵里。严锦心知宋也急脾气，忙使了几个眼色过去，宋也冲他抿嘴一笑，回头面向众人道："今儿风大，天冷。我也不多说，只有两件事需得请示些个。"

台下议论声渐渐变小，都待着他是要说出个子午卯酉来。

宋也却是一笑："人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可我不是新官，我和大伙一样是穷苦人家长大的。所以这火就免了，烧谁也不得烧一帮穷苦汉子。"

大伙一听便是哈哈大笑。严锦亦是觉得他说得诚恳有趣，嘴边也现了笑容。

宋也又道："这第一件事么，大年下的，说出来煞风景。便是这庞成虎的罪行：他是军营的人，犯的是军法。军法么，按理不该我执掌，

你们有将军，有规定。可是，庞成虎是我向你们将军举荐的，我有责任。所以。”他回头看了看庞成虎：“你说的背后下刀子也好，你大哥找我报仇也好，这是私事。”说罢转回头：“在公言公，我既是加入兄弟们当中，便就是队伍的人。霍乱军心，临阵脱逃，这是死罪。就请将军将我与他一同治罪，以正军法。”说罢已是单膝跪地，冲着严锦便拜下身去。

严锦赶忙就坡下驴伸手扶起宋也道：“督军参谋何须如此，庞成虎所为本将军自知与你无关。”说罢一旁喊道：“来人，将庞成虎仗毙。”

庞成虎一脸不敢相信看向宋也，直到一板子挨在身上这才叫唤出声：“小老儿，你个借刀杀人，有种跟你爷爷单打独斗。。。”

一阵哭爹喊娘声响起，大伙这才反应过来，庞成虎已是奔了死路去了。回神想了庞成虎的熊样，内心终归是一句，打得好！

棍子噼啪声落下，庞成虎一片哀号声中，宋也额头蹦起青筋，很险些冲过去再捅他几刀，便是再捅几刀犹不解恨。可时下也知道自己万不能如此，便是缓声又道：“承蒙将军不弃，我要说的第二件事也很简单。”说罢向严锦一拱手：“今儿年三十，将军有意，免了众将士演练，且休息一天，回去等着吃热乎饺子。”说罢瞥眼看严锦。

严锦立时一笑：“正是，全军整修一日，晚上本将军请大伙喝酒。”

众将士一阵欢呼。这欢呼久久不退，伴着庞成虎的哀号，却叫人听出兴奋与惊恐。

宋也瞥眼看向庞成虎，一手握着衣襟已是较着劲的拧巴，嘴边堆着的一抹笑却未卸下。

严锦侧头看着宋也背影，心中自然觉得宋也这般做确实有恩威并施的模样，只忍不住的背心一阵莫名发寒。只张了几次嘴，却一句话说不出。

作者有话要说：初稿　嘻嘻　不好意思　有点食言了　晚了这么久　见谅见谅　掩面。。。跑

年三十

说是晚上回离院，叫宋也这么一折腾，二人时至午间便打了马车往回走。

离院的下人忙着刷锅洗盆，擦灰备蜡，鸡鸭也不知宰了多少。宋也一路往里走着，眉头却不见舒展。严锦撩了袍子打头，心中却自顾有些

郁郁。

迎面来了海茵和海娘："下人说你们回来了，我们还不信，怎的这样早。"

严锦一怔，讪了脸道："给将士们免了操练，今儿通体过年来着。"

海茵点头："这倒应该。"见严谨脸色不是太好，便又问道："大年下，这是好事，相公怎的闷闷不乐？"

严锦侧头，余光看了眼宋也且问道："宋兄弟可是要接庞成豹和兰儿他们过来团圆？府中备着马车的。"

宋也心中一凛，低头敛了眼道："不接。"

他这话说完严锦又是一怔。

宋也自己也发现话说得太硬，便转还道："左右他弟弟死了，叫过来免不了一番解释，即便是有理，说开来也是死了一条命叫人不痛快。何苦闹得大伙年皆过不好？呵，便就派人送了吃食，且说叫他们修养身体，身子好了再与我们会合。"

严锦听着这话，片刻琢磨也点点头。

一直未出声的海娘听出二人语气有异，笑着拉过宋也："也儿可乏累？为妻早煮好了囫囵茶，等你这囫囵人品几口。"

严锦夫妇极少听海娘撒娇，她这一说倒把那二人说得脸色红晕，一时笑出声来，便就进了屋。

宋也苦笑："把人笑走了，娘子这是想说什么，下次可否选个不太叫人笑的招数？"

海娘亦是一笑，且拉着他去了个无人的房间又道："这是茵儿给我们准备的房间。"说着倒了杯茶递来，回神一想便问道："兰儿也不接来么？"

宋也一口茶含在嘴里，咽不下吐不出。他也知道海娘与兰儿感情颇深，自己这么决定很是绝情，可暂时他也想不出更好的法子。咕噜一声压下茶道："你，要是十分念及兰儿，便打发人接来吧。"

海娘却笑道："又不是以后不见了，她倒不急这一天半天，只是。。。你与锦哥哥，可是有什么事，做法有出入？一家人，说明白总是好的。"

宋也心中歉然："叫你担心了！其实，也不是出入。今儿给兵将免了操练，却是我的主意，事前未与他商量。实在事前我也没想这些，可我如今明白一个道理，他是我上级，我不论做什么，需要权衡他些，对下亦然。便是我想杀一个欺侮你的混人，并不能拿个刀子捅了了事，若是那样，我不但没理，反而有罪。海娘，你可知道，义父教我的那些，如今在这兵营我才一一看透。谋臣不好做，便是锦公子与我们有着深交，在往后的有些时候，权势却会大过这些。今儿我是给足他威严的，恐怕他还是觉得威严有损吧？"

海娘心下明了，宋也所说的这些现下且还看不太出来，往后的日子却是个未知。严锦坐地根起便是个富家子弟，哪容得过别个比他强？宋也心性高过严锦，又到了这么个冲动的年纪，每逢事到临头不是压得住的。便安慰道："锦哥哥就是个孩子心性，夫妻无间尚且要磨合，何况是兄弟与上下级，他说到底也是个重情的，也儿且勿想及太多。"

宋也见海娘如此说，心头一软便忍下不安转了话头道："那是自然，我当真有心助他，想来他也明白。便是娘子每每与他闹着小性儿，锦公子次次也是谦让的。倒叫为夫我酸味儿不已啊！"

海娘扑哧一笑："你酸？当初惹了兰儿你倒不酸，三哥给你看病时不见你酸？你来说说，为妻我可该哭爹喊娘酸一番？"

宋也一听脸色大红："你，你怎的这时候提这些？兰儿不是你给我撺掇的？刘三还道医者父母心呢不是？"

海娘歪着头："兰儿可是说要叫你收房呀？三哥心心念念要娶你的，长这么大就没见他对谁这么上心过，也儿魅力大哟，把四平八稳的佛爷样三哥都乱了方寸。一步仨脚印的乱走呢。"

宋也气得哈哈大笑："你倒和我算起旧账了，你这张嘴当真跟得上千军万马了，你就忍心叫我每次都灰头土脸。"说着伸手过去捏了海娘脸蛋一把，却又不敢用力。

二人都望着对方转了心思开怀些，这一浑说，倒当真淡了那勾心斗角的忧思。

海娘被他捏得脸色一红，一时转了话头道："这一说可想起来了，今儿去刘府送信的人回来，说三哥过几日便要来，咱们倒要看看他身边那传奇女子！"

宋也笑道："嗯，是该比比，想来我与你那三哥是有些共同话语的。"说着自己也哈哈笑起来。

海娘气笑般扯着他袖口正待发作，有人敲门道："老爷请宋爷与夫人到前厅用饭。"

宋也连忙道："你去回吧，说这就来。"

二人到得前厅时，桌上饭菜已是齐备。

海茵命人拿了新做的衣裳送至二人房内，便就笑道："姐姐姐夫，这下不比在府中，倒叫二位委屈了，新衣服断不能少，给应个节气。"

海娘回头看了眼宋也一眼，宋也满脸通红，自打两家见面，头一遭被称姐夫，真觉得又是欣喜又是不好意思。

海娘回身握着茵儿手道："难为茵儿想得周到，你这姐夫就是个大姑娘上轿的心性，叫他自己跟这羞着吧。"

宋也亦笑道："茵儿妹妹费心了，冲你这一声姐夫，改明儿定是要备一份大礼。"

严锦亦递上茶来："妹婿见礼了，恭祝姐姐，姐夫夫妻和顺，新年安康如意。还有么，这早生贵子是一定的，万不能落我夫妻后面去。"说着哈哈一笑，之前的郁郁顿扫。想是海茵也开解了一番。

宋也脸色一红："啊？嗯！妹婿多礼。这个。。。嗯。"

他这呆样倒逗得大伙一阵笑，连着下人也跟着捂嘴。

海娘亦红着脸："锦哥哥，可有你这般当妹婿的？竟来打趣我们，该罚，罚酒三杯。"

严锦点头直笑："是是是，三杯而已，今儿我可不敢托大，定要陪姐夫高杯畅饮，尽兴才好。只是要劳烦姐姐与娘子不得歇息，照看我们两个醉鬼了。"

海茵挑眉："哪个准你高杯畅饮了？君子忌酒后失德，尽兴便好。。。"

未等说完，严锦竟是一溜的应着："是是是，伴着娘子的说教，定是饮得增一分嫌多，减一分嫌少。唯是醉了惬意，醒了心神。酣畅淋漓，醍醐灌顶。。。"不等说完自己也笑起来。

这一通说笑间，四人落座。

宋也与严锦连连干了三杯，都道痛快。只是宋也酒量不咋滴，几口

急酒下肚，脸竟火烧一般红起来。

想及自个儿每每一醉，困意便是跟着来，遂寻了个由头起身去了外间。且吩咐了下人把饺子送了军营，又挑了几十坛子好酒，特特吩咐不得兑水，务必使得每个将士均可饮得一杯。吩咐完了，一时想到，便又是嘱咐说："交代各将士，此乃将军心意。"

外间风大，宋也被这一吹前后心陡然一冷。脑袋也清爽了几分，叫来下人给大院送了吃食，又要了几套下人新棉衣一并叫人送了过去。特特吩咐去的人不得多话，速去速回。

事情安排下，宋也一声长叹，月下站了半晌方才回屋。

双眼半分迷蒙间，倒见海娘满眼心疼看着自己。宋也挑起嘴角含笑回望，心中亦是有些软软的酸楚。

饭毕，各人回了房间换了新衣。等着这一年新旧交替，俗称守岁。

想到守岁，海娘心内暗暗叹息。面前这人，亲人死绝，前途茫茫。从一个小乞丐到如今捏着心去杀人，竭尽所能护持自己。背负着情义与仇恨，原来他才十九岁，只有十九岁！

作者有话要说：初稿　大大回帖小的都看了哈　这个文改了正剧　结局不是悲剧嗯。。。这个。。还有更新是不是日更。那啥。。。小的尽量哈。希望即便不是日更　最迟也是两天一更此致敬礼吼吼~

收服

初一一大早，宋也见海娘仍有睡意，只睫毛轻轻抖着。心知她这几日劳心乏累，便是捏开被角悄悄下了床。直到了屏风外才穿起一身衣服。心中思讨着，今儿怎么着也得去趟大院儿。庞成豹要交代，再者海娘也是离不得兰儿。边想边开了房门。这一开门倒是一愣，门外且站了两个丫头，一个端着水盆，一个端着首饰。见了宋也一一低身见礼："宋爷起身了，可是现在梳洗？"

宋也无奈又退回一步轻声道："夫人还没醒，东西就放外间吧。"嘴上说着，心里有些纳闷。

大一些的那丫头却道："奴婢春英，往后爷和夫人若有差遣，便叫我一声。水且凉了，奴婢去换水。"

宋也皱眉："且慢，你□英？"

"是。"

“你一直端着水等在这？”

春英又是一笑：“是我们老爷特特吩咐的，水已等凉了两盆。奴婢这就去换。”那小一些的丫头放下首饰，也是一礼，跟着那春英退了出去。

宋也忙叫住：“回来，你们就在隔间等着，夫人起身自会叫你们，不用等在这。”

海娘本已醒了神，只是眯在那还未睁眼。听着门口响动，便起身披了衣服走来道：“怎么了？”

宋也回头便是一笑：“没事，怕丫头吵了你，怎的不多睡会儿？左右没什么事。”

海娘瞅瞅丫头，又瞅瞅宋也，咽下疑惑也是笑道：“不睡了，年到了，春便快来了，想着出去走几步，一早空气着实新鲜。”

宋也点着头，且又吩咐春英道：“你去换水吧”

丫头退下，宋也且打开了窗笑：“今儿我打算去大院儿把兰儿给你接来，好歹以后要住这也有个知近的，我恐怕不会时时在府中。”

海娘缓缓点头：“你且去吧，可要随从？”

宋也摇头，想再说些什么，无奈怀揣心事，强笑也难，索性提了袍子迈出门去。

海娘怔怔疑惑。这怎的才吩咐了丫头去打热水，自己脸也不洗便出门了？

马车一路奔着大院儿走。宋也一路沉思：世上的友真真有很多种，人皆云酒肉之友与知己。在他看来，如今这两种形容已是不够用了。

知己亦是要看会出卖自己的与不会卖自己的。这些日子看来，严锦许就是个会在某些事情上，糊里糊涂就搞出乱子的朋友，而初识几日的庞成豹，倒叫他觉得可以信任。但凡男子，心胸开阔些总是好的，小心眼儿当真是误事。

只是如今的宋也，亦不再是一个人囫囵活着，脑子一热就上刀山下火海，两肋插刀不衡量轻重的。他有了妻，有了官职，心中有仇恨有计谋。这最终导致宋也不能敞开心胸理直气壮拍开庞成豹的门，对他说一句：“你若觉得不公就打我吧，或者杀我吧。”

正想着，车夫停了马车，在外陪着小心道："爷，到了。"

宋也掀了帘子看那门上的福字，红底金框，怎么看也是有些刺眼。

起身蹦下车来，脚步缓缓挪过去。

车夫笑道："这大院儿真个精神，爷眼光忒也好。"

宋也一忽回身："今儿住这的人皆会搬出去，你若相中自个儿跟房主商谈便可。"

车夫憨憨一笑："爷说笑，小的哪住得起这好的当院儿，是小的一个表亲说是不知哪收了一批东西，寻个僻静地儿放着。小的一忽就想起来了。。。呵呵"说罢朝天仰仰脸，说起得意的事，即便不是自己的，也觉着傲然。

宋也低头一笑没搭茬，回身瞅瞅大门，深吸口气道："回去跟严将军说，叫他给我调十个能打的来，守在门口。"

车夫领命便是打马回去。

宋也终归伸手拍门。

此刻兰儿正在煮饭，房上的烟囱亦是冒起了青烟，忽听得拍门声，心中一喜奔了出去。

开门见是宋也，却也高兴够呛："爷可是来接我们的？夫人怎的没来，兰儿等着给她拜年呢。"说着便是一礼："给爷拜年了！"

宋也满袖子翻翻，讪道："到了将军府给你们加倍补上。"随即敛了神问："你和小印子收拾东西吧，咱片刻就走。这。。。庞成豹呢？"

兰儿一一应下："喏，厢房呢，两日也没出来，怕是。。。心绪不顺吧。"

宋也点头："兰儿费心了。"

庞成豹往生般坐在窗前晒太阳，对于一切很是有那么一股子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宋也干咳一声："给庞兄拜年了。"说罢负手站于门口，盯盯看着庞成豹神情。

只见那庞成豹一时被点了穴般站起便是一顿。那眼神也是由先前恍

惚渐渐聚了光，直瞪得通红般望着宋也。

宋也一见这个架势，心头一沉："庞兄可是怪我？"

庞成豹冷冷一笑，手握双拳，大有一触即发的架势："爷就这么进来，不怕么？"

宋也勾起嘴角一笑："怕什么？"说着拎了手边一把椅子坐下道："怕你对我下毒手？为弟报仇？"

正这时，小印子打门外跑进来："你想动我们爷，先弄死我。"

宋也伸手拦到："我若怕，便就带着将士来了。。。"随即朝小印子使了眼色："你门口守着。"

小印子迟疑着退了出去，当真就在外间贴了门边站好。

庞成豹回神一想，也是这个理儿，便是问道："你敢说虎儿死与你无关么？"

宋也皱眉："他的死，我有责任。只是，有个事情，今儿兄弟与你说。宋某心知庞大哥是个重情义的汉子，已是决心交定了你这个人。所以不妨将身世透露。海娘乃是我大晋安蓉公主之女，父亲张辰，是我朝一品大员。你弟弟如此冒犯海娘，还使了迷药。你可知这是什么罪？这是犯上的罪，灭族的罪。倘若报了官，不只你弟弟没命，你和你娘，有牵连的三姑六婆也断然赚不得好处去。我这么说，你可明白？"

庞成豹直听得心中一时愤怒，一时惊恐。想起弟弟惨死，又想起临行前老娘一一嘱咐。心中百味杂陈，只得一句不说。

宋也又道："换句话讲，庞大哥，便是不为这些，他如此犯我妻子，我也断不能饶他。便是你要杀我，要报仇也是一样。此等糟心事换做你，你可会坐视？可如今，我还是那句话，诚心结交，不为别个。往后我宋某若有一片天，庞兄当享一份，便是庞家老娘亦可接来与内人家眷一起照应，宋某定然当个长者看待。"说罢已是掀了帘子出得门去。

门口小印子小声秉道："爷，大门口不知哪来的一队将士。"

宋也抬手阻了他的话，只稳声道："去帮庞师傅收拾行李，咱们即刻便走。"

说罢脚步未停，直朝大门而去。

打开门来，见得一众将士盯盯看着他，便就挥手道："撤了吧。"

说罢转头上了马车，此刻方觉出，后心已是汗湿了小衣，风吹过来，凉飕飕的冷。宋也深深叹息，这当真是杀一人容易，交一人难啊！到底心中还是存了良心，对着庞成豹，着实不过意。想到严锦，宋也明白，自己手边确实要有人制衡他才成。可单单靠着庞成豹，想来不成事。随即嘴边浮起笑意：刘三可是快来了！

作者有话要说：额 给大家问好 元宵快乐然后 赶紧说不好意思 这几天家里两条小狗要种育苗 有一只还有要生病滴趋势 所以照顾得比较没时间更文再者吧 确实也写了不少 但是都不合适 连我自己也不爱看就没发上来比如大家所说的扑 按照晋江尺度 现在扑我自己觉得很生硬但是答应大家 扑 是一定会扑滴 说不准啥时候觉得感觉到位啦 就扑哈莫急撒

最后捏多谢大家对小文不弃 希望继续踊跃给意见 此致 敬礼

寂辉

庞成豹一路跟着宋也进离院。踩了甬道过了长廊绕了水塘，一颗心跳得轰然震耳，双手握拳亦是蹦着青筋。小印子按礼走在他俩之后，一径情形看得真切。

庞成豹喘气儿稍稍大一些，小印子那心便往上提一下，一路走下来，别个没咋样，只把小印子看得个惊心动魄，魂不附体。一眼一眼看向前方宋也，他家爷可倒好，那步子迈得个不卑不亢，一脚一脚皆踩得个坦荡。

小印子稍稍缓口气儿，心中落了些底，却也落不踏实罢了。

离院家丁早也听闻宋也杀了庞成豹弟弟，说是有仇，一时又说有恩，较真起来，谁也说不准。便就这么傻眼看着，看着那庞成豹青着脸，垂着眼。

旁人看得出什么！

连海娘见了庞成豹亦是一脸怔怔提防。却不料庞成豹来了近前一礼到底，竟给海娘躬身拜了年。海娘回礼间且把笑往脸上堆，眼神却直瞄宋也。

宋也微微噙着笑点头，意叫她放心。

只宋也那笑里暗暗渗出苦来——————用了手段把一个汉子逼得卑躬屈膝，到底是愧了心！可有些事原是身不由己，命不由己，这一刻，他是明白庞成豹的。好比妹妹死那会儿，有多少的不得已多少的恨和遗憾，

其实也只有自己知道！人只要是活着，又有哪个能不妥协的？

想及此，便没再安排诸多个见礼，直接叫下人安排了房间，且交代好生伺候，一时倒把他端了半个主子的架势。

庞成豹独自坐在榻上，心中冷一阵暖一阵。他想得颇多，直想得自己恍然。按说宋也这身份权利，叫了一众将士杀到大院儿，当真也无不可，反倒省事，可是他没有。这没有，含了一份沉甸甸的情义，许是还有一份愧疚吧！

心中那口气依旧咽不下，弟弟再不好，也是人命。自己打小护着他长大，时时年年给他收拾着乱摊子。这当口，他想到如何与老娘交代？便就这么想着，亦是一句如何是好，掩了双眼，热泪横流。

宋也打庞成豹门口出来，且没走了几步，小印子便窜了过来。四周看且无人靠近，便是抚着心口道："爷当真胆子大的，爷可知那庞成豹在您身后，那架势。。。都快爆了，吓死小的了。"

宋也苦笑："我知道。"

小印子一怔："阿弥陀佛，爷知道还不防着些儿？好险。。。"想了半天亦是不敢往下说，又是道了一句，好险！

宋也见他如此为自己担着一份心，暗暗感动道："你小子近几日莫要惹他，此刻他蘸火就着。你可知若方才你我有一丝叫他疑心，凭他那身手，即刻把咱俩撂这不是难事。"

小印子一个脊檩："他敢么？"

宋也深深呼出口气："依你看，他怕我么？"

小印子点点头，想想又摇摇头："小的说不好。"

宋也又问："你说他怕海娘么？"

小印子一脸疑惑道："这回小的是真不知道了。"

宋也见他那个样子又是憋不住笑。笑罢沉了脸道："他本就不怕我们，既是要收服他，就不能防。防得今日，往后呢？"

小印子满脸纳闷："那他怕啥呢？小的想不明白。"

宋也兀自朝前走了两步，声音透着清冷无奈："他怕的是大晋律法，忌惮的是严家军的将士，担心的是老娘安危。他那弟弟死有余辜他

怎会不知，可是连着一份血脉，怎会不怒？只是这怒却是有时日的。若他老娘有个什么。。。”随即想起曾经的自己且眯眼道：“你小子记好，无论什么事，莫要把人逼到绝路！”

小印子听着宋也阴深深的声音，心下一抖：“小的记下了。”

宋也又道：“正是要吩咐你个事儿，过几日三公子来了，你亲自带人去把庞老娘接来，这事儿一定办好，莫出差错。”

回身见小印子头也低了，身子也躬了，额头仿佛渗着汗，一时不忍便是笑道：“他都不怕我，你怕什么？”

小印子重又笑起：“嘿嘿，小的且不是怕，正合计着如何把差事办好，不叫爷着急呢。”嘴上这么说着，心里却是暗暗觉着冷，今日的爷怎的看着比往常透出一股子狠来！

刘三初五午时前后方到灵犀。当下宋也与严锦皆去了军营，海茵吩咐了下人去禀报。便就与海娘双双迎出门外。

刘三身边跟着个姑娘，乍一看且不显山不漏水的。只细细看去，那眼角眉梢，那微抬的下颌皆是透出一分艮来。如此傲气的姑娘，只在瞥眼刘三时，清亮的眸子才染了黏丝丝的情意。

众人逢着新年，且相互的见礼拜年，这一拜便是半晌，才又相让着进了正堂。

一经说话，得知这位姑娘姓寂名辉。众人落座时，她只随着站了刘三身后。这等的姿态倒叫海娘与海茵一时不知如何看待。

正堂里除了姐妹二人与那刘三寂辉，便是兰儿与另一个丫头在场。海茵因是女主人，便开口让道：“寂姑娘请上坐。”

那寂辉瞥眼看了海茵，便是低低一礼道：“谢严夫人，多有叨扰，还望夫人海涵。”

海茵笑笑点头：“姑娘客气了，权且当做是自家，莫拘束了才好。”

寂辉垂了眼坐在刘三下手，那姿态似是一朵自开自怜的莲花，叫人不忍侵染，却生出多看几眼的念头。

按理，刘三能来灵犀，最开心的莫过海娘。在海娘心里他真真好比是父兄般的好友，又似是不同宗的异姓家人。但这次见面，海娘却从刘三对寂辉的态度里，隐隐觉出不安来。犹记严锦口中的寂辉，该是爽朗开怀的，该是活泼灵气的。今日一见，她哪里是那个样子，这等敛了心

神的藏拙，倒叫海娘想起一个人————————燕子。

可若说像燕子，身形亦不似燕子那般的水蛇腰，神态亦无半分的妖媚气。说不出道不明的像，才是最磨人！

一时正堂肃静得仿似无人。刘三却笑道：“小妹难得的不说话，倒叫三哥不适应。”

海娘却嘿嘿一笑：“小妹在生气！亏得锦哥哥还说寂姑娘脾气与我像？你们看看，这哪里是我能比得的？三哥早还说我豪爽来着。小妹怕是一说话，倒泄了底呢。”

刘三苦笑：“都是成了亲的人了，还说这等孩子话。三哥说你豪气你倒真当得起。任是哪个姑娘见了小妹也是要甘拜下风的。”

一句话说得众人皆笑，连寂辉也掩了嘴。

正此刻，严禁与宋也已是赶了回来。

只听那严锦，人未到声先至：“刘大官人，你可是来了。听得下人来报，我与宋兄弟打演练场汗也顾不得擦便是打马回来见你。”一句话喊得个声音洪亮，真真有了将军风气。

刘三一看却是哈哈大笑：“你。。。锦兄这等豪气，刘某亦是看出好汉样子来了。”随即看着他身后的宋也，心内一紧：“也儿可是清减了。”

严锦一听咋呼道：“你这么说话我可挑理，宋兄弟在我军营，那当真是他说往东，别个都不敢往西。连我也是听他的呢，哪个敢苛待？”

刘三挑眉：“还是那个活魔王样，才夸了你一句，便就露了马脚。参谋本就是谋士，不去出谋划策，严兄难道叫参谋去上阵杀敌不成？”

严锦回头瞅着宋也：“你听听，你这大哥偏心得很呢，我与他光屁股玩到大的，也没见他这样护着我过。”

宋也哈哈笑道：“大哥自是觉着我身薄体弱，倒怕给锦兄丢了人才这般说。倒是锦兄好歹念着一众女眷皆在，给小弟护短吧。”

众人说笑间且开了饭席，严锦又是张罗着喝酒，又是张罗着行酒令。酒过三巡，那舌头便大了起来：“我说，这个三公子。你。。。就这么平白拐了人姑娘来，没个交代么？”

刘三酒量也就凑合，若当真拼起来定是输严锦的，一阵的半醉半醒

间便是问道："什么平白拐的？我认作妹妹亦无不可。"

说了这话瞥眼看寂辉："你，可愿意做我妹妹？"

因着并无外人，海茵与海娘也是少少饮了几杯。听得刘三这样说，姐妹二人皆是一愣，酒亦醒了三分。虽是没有明说，几人都道是刘三与寂辉好事将近，却不料刘三这么一出。

寂辉迷蒙着双眼，显然又是个不胜酒力的，只幽幽道："妹妹？刘公子想做我哥哥么？"

刘三笑道："若是寂姑娘不嫌弃。"

寂辉无奈的摇头，脸上虽带着笑，眼中却一径的渗着疼。明眼人看出刘三这话伤了人，待要说些什么，只听寂辉道："原来欠一个人的，终归是要还的。"

刘三一怔，遂转眼看了海娘道："小妹，你是个精灵的，你且听听，寂姑娘时不时的冒出这么个奇怪的话头。你可能听明白？"

他这一问，一众人皆看向海娘，倒看得海娘只是傻笑："三哥明白不就好了？"

刘三摇着头，转头看了寂辉又是摇头。

寂辉却道："人生如梦，不必事事皆明白，此刻在酒下，更是无须分分都清醒！有首诗上说，留得残荷听雨声。。。你我何不留得醉言赠残梦，不负年华罢了。"

海娘心中感叹：这一刻的寂辉，才配得起那一身的傲气。只是平日很有眼界的三哥，怎的看不见？

想及此回头看了宋也。这一看倒好，人宋也端端正正枕着胳膊，趴桌子上睡得个踏实。

疑心

昨晚的醉酒，今晨的朝阳！尽化的白雪，新发的嫩芽。春天就这么无声无息的来了。

早饭毕，刘三聚了众人，且说到自己想在此开一家药行。如今战事多，有战事便有伤亡，医药断不可少。既是不指望发家，说起来亦是个利人利己的行当。

宋也听着这话着实心中一喜。起先他还担心刘三来灵犀倒是长住，亦或只是浅玩？如此紧张刘三去留不为别个，只因若是大军当真向南走，军营且不能留女眷，把海娘独自留在严锦的地界，真真不能放心。倘或以后与严锦有个什么冲突，这便是最大的隐忧！

可细了心想来，按说刘三想开药行，为何不在京城？京都牵根挂藤的大多是他父亲势力范围，莫非朝堂出了什么变故？若说变故，前一段传言朝廷要派人攻打灵犀，如今看来，倒像是一个征兆。

想及此，宋也挑了个空独自拉了刘三出来细问。二人来到前院儿池边的亭子落了座。只是，宋也还未开口，就见刘三打怀里拿出几个圆绿的果子递给她。宋也一脸的惊讶，不知刘三是何意，请她吃果子么？

迟疑着伸手接过细细看来，那果子就如个压扁挤小的翠苹果般，不但不起眼，反倒叫人看着酸涩。

刘三见她那个表情便是一声气笑："这果子叫留颜果，俗称明日红。只因它一变了红色，便就是腐烂的开端。于是只得趁着青涩摘下，对伤口愈合，止血养颜有奇效。"说罢拿眼望向宋也双手，眼中自是一片疼惜。

宋也那双手倒也不负这果子，大小的血口子若是细细数来不下十处。手心老茧横结，手背老皮满铺，说是个女子的手恐怕无人相信。

听了这话，宋也双颊顿红，心中一阵暖，要问的话且也软了几分："多劳大哥挂心，实在是也儿无用，连皮肉也是不禁用度，众人皆是如此操练，只有我一双手倒成了这个样子。"随即笑笑道："也儿想问大哥，严丞相如今是个什么情形？"

刘三早也料到会有此一招，只万万不曾想到，来问他的，倒不是老父被囚的严锦，而是与朝堂一丝关系也无的宋也。不禁疑惑道："难道也儿对朝堂之事亦有兴趣？"

宋也摇头："在其位，谋其职。小弟既是做了锦公子手下，便该当为他着想严丞相境地。不知大哥可方便透露？"

刘三点头："朝堂的事，我知道的不多，便是有些什么，父亲亦是不会全盘告诉我。倒是听着些闲话，说是善年那小皇帝本不是个瘸子，且也不傻。我倒是问过父亲，他老人家也是说，那小皇帝如今不再一上朝便睡觉了，可这就是不傻么？到底是不是捕风捉影，朝臣看不出来，我们老百姓更是不得而知。"

宋也听及也是一笑："大哥可听说，朝廷要派张家军打灵犀？"

刘三眉头一皱："确有听说，我也问了父亲，只是父亲笑笑便是没说什么。"见宋也如此对朝事上心，刘三疑惑问道："也儿当真只是要问严丞相么？"

宋也一怔笑道："大哥以为我要问什么？"

刘三见他反倒回避，心下一沉，语气便带出些急切："听闻朝廷要打灵犀，也儿立马叫人改了旗投奔。明知锦公子与张将军有仇，却还是投了严家麾下。也儿，你与张家的仇恨，大哥以为该放下了，便是为着小妹可好？"

提起海娘，宋也见他挑明了说，便也不是装出个轻松样子，叹了口气问道："放下？大哥换了我的位置，可会放得下？"

刘三不答反问："即便放不下也要放。。。若当真与张家军对阵，也儿焉有胜算？"

宋也阴沉笑道："大哥莫担心，胜算自然是有------张梁老了，可我还年轻！"

刘三万万不曾想到他会如此说，愣了半晌亦没回过劲儿来。

宋也亦觉得话说得太硬，便是转还道："大哥，自古权利最高所有该是皇上。位极人臣却飞扬跋扈，乃至功高震主，这等作为并非一个臣子该有的心思。大晋并不是只靠着打仗便能生存，攘外必先安内。这道理大哥是明白的！"

刘三站起身摇了摇头老着声音道："许是也儿甘心用了大半生去与仇恨纠缠，可大哥只是。。。不想往后的某一日，别人抬着你来叫我抓药。"说完便是转身向亭子外走去，只那脚步重得蹒跚，看得宋也心也一阵阵的不忍。手中握着的果子，亦是重了几分！

待得刘三走远，亭子里忽然响起了不大的击掌声，宋也匆忙回头，倒见一个黑衣人拍着巴掌赞道："宋公子好见识！"

宋也听这声音仿佛有些耳熟，眉头一挑，便是勾起嘴角道："你是谁？"

黑衣人见他遇此情形并未慌乱，心中赞叹，嘴里便也带出些欣赏的语气："公子不怕我是贼么？"

宋也憨笑着摇头："贼有分大小，有窃国的，有偷鸡摸狗的，敢问阁下是哪种？"

黑衣人哈哈笑道："怕是与公子乃一路人。"

宋也又是一笑："既是一路人，何必蒙着脸？"

黑衣人眼神一丝慌乱："改日再来找公子，望公子莫忘了今日一番为国为家的话。"说罢身形一转，且掩在假山后面。

宋也正待纳闷，心说这人特特跑来找自己，就为了调自己胃口？随即便明白了，眼见兰儿正向亭子来寻人。便是心中一笑：留得残荷听雨声，这事可越来越有些意思！

宋也随兰儿回来时，海茵正在海娘房中。一见他进屋，二人便是一笑。海茵眼尖，直看见宋也手中的果子："怪不得兰儿一径说寻不到人，原来姐夫是采果子去了。"

海娘亦来打趣道："这大冬下的采什么果子，看那几个青果也知道，也儿可是一时嘴馋，掏了松鼠窝？"

宋也见这两个小女子满脸的笑意，亦是由着她们说笑去，且问道："你姐妹二人这等喜笑颜开，可是有什么高兴事？"

海娘挑了眉点头："正该告诉你，且该由你去办。"

宋也疑惑："何事非我不可？"

海娘且道："你与三哥可是拜了把子的，你大哥的亲事，可该由你来撮合？"

宋也一怔："是说那寂姑娘？不可。"说罢见海娘一下冷了脸，便又笑笑说道："依你二人看，那寂姑娘是个怎样的？"

姐妹二人双双点头，论模样论品格，且都道是个千万里挑一的。

宋也又道："那么依你二人对大哥了解，他可是个没眼界的？"

海娘一时急道："也儿是何意思？可是有不妥么？"

宋也斟酌着道："倒也不是不妥。连我们也看出那姑娘真正是个有风骨的，大哥那样慧黠个细致人，怎会看不见？"说罢且投了手巾洗了手，又把那明日红拿在手中把玩道："你二人也勿担心，大哥既是愿意把寂姑娘待在身边，便不见得是我们想的那般，只是有些事还是查明了好，凭空冒出个人，总是蹊跷的。"

海茵听得暗暗愣神："这。。。这还是当初的姐夫么？"

宋也被她一说窘红了脸，不禁苦笑：“茵儿这可是夸我呢？”

海茵笑得个心悦诚服：“正是，三日不见，刮目相看是也。”随即一时想到，起身且奔了外间：“我到该与严锦提个醒儿，万万别给刘公子惹了麻烦才好。”

宋也才要拦，一时又找不到好的理由，便就一副张口结舌般定在那。

海娘难得见到如今的宋也犯愣，一时起了捉弄之心便抓过他手中的青果细细看来：“倒是个什么好东西？值你这样攥到现在？”

宋也看着这明日红，想及刘三便头疼起来。却又不忍心叫海娘担心，便斟酌道：“你三哥送我的。”说罢笑笑看着海娘。

海娘一边儿眉头挑起：“三哥？三哥好歹一方公子，送你两个皱吧果子？”

宋也抿着嘴点头：“一方公子？是一方神医才是。你那三哥怕我恍常捏娘子脸时候，把我娘子的脸刮破了，便就给了个神仙果子，正要劳烦娘子帮我把手擦细滑了。你说，这果子重要不重要？”

海娘见宋也仿似藏了不想说的话，心知有些事定是他内心踌躇不决，便也不来苦逼，只笑道：“真正重要呢，只是也儿方才那也叫洗手么？为妻帮你重新洗了可好？”

宋也任她拉着自己的手，来了盆边。

这手一下水，海娘方明白为何宋也一直不愿好好洗手。那当真是若要洗得干净，每条伤口皆要揉搓个反复。而即便是洗了，亦看不出原先的透彻干净。

就在她清洗那条最深的伤口时，宋也的手忽然一抖，海娘回过头，却见宋也虽是笑着，却咬着下唇。一时不忍转回头来，却听宋爷道：“疼是一定的，也是我懒散，只也没疼得怎样，你莫担心。”

他这一说，倒叫海娘红了眼眶，心里把严谨骂了个千遍万遍。心中恨恨，手上亦不觉加了力道。

宋也叹气道：“你若继续这么洗，我可当真要哭了。”

海娘回过味来一声气笑，心中难过顿消，便就拿了手巾擦了手，抓起青果细细查看起来。

问询

初七一大早，宋也洗漱完毕便去敲了刘三的门。昨日一席话大有不欢而散的意味。这世上，除了海娘，若说是真正为宋也着想，替宋也担忧之人，刘三首当其冲。便是为讨刘三的欢喜，伏低做小些儿，他亦是愿意。

房门开来，宋也先就堆了一脸笑意，举着昨儿剩下的果子迈进门道："大哥这神果真真是好，小弟昨日才用了一点点，今日手也不疼了，伤口也往好了长去，便是原先没伤的时候，皮肤倒没这么好呢。不愧是叫留颜果，敢问大哥是否还有？容小弟再讨些回去可好？"

刘三见他这一惊一乍的架势，叹了口气。心中虽是有些气，叫他一这么着却也消了大半，只摇头道："你啊~~~~~~~~~"

宋也见他肯正常与自己说话，便也不再装腔作势。直接双膝一弯跪在刘三面前："大哥若是有气便打两下骂两句也是应该，且莫兀自气坏了身体。"

刘三急忙伸手去扶："你说你。。。这等大礼，大哥受不起。"

宋也笑着起身："自然受得起，也儿如今除了大哥外，一个亲人也没了。古人云长兄如父，大哥莫嫌弃我才好。"

刘三被这话堵得一句说不出，便就又是摇头，伸手请他坐，又倒了茶给他喝。

茶汤滚热，那气直熏到宋也双眼，也不知是一时感叹，亦或是被这热气一熏，宋也只觉鼻尖发酸，喉间也是一哽。

刘三自是没看见他这般，且疼爱的问道："光是和我赔罪的？还有什么事，一道说了吧。"

宋也苦着脸嘿嘿傻笑："小弟是听海娘说起寂姑娘，那当真是赞得个天上有地下无。可惜小弟酒力不胜，当时的事竟一件也不记得。便就来问问，大哥与寂姑娘是怎样个相识？"

说起这话，刘三却红了脸，张了好几次嘴亦是没说出来。宋也看出他为难，一时见他那表情却本能的笑道："大哥若是为难，小弟便不问了。左右是个天人就是了。"

刘三心一横，尽量的放稳了声音道："是在青楼，认识的。"

宋也当即一惊，手一抖茶碗掉在桌上。那茶碗虽是喝空了，掉在桌

上兀自叽叽呱呱转着圈的响。宋也忙伸手去扶。刘三见他这个样子一时大笑："我还道也儿天底下没有怕的事了，你倒慌什么，本也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儿。"

宋也脸一红："谁怕来着，不就。。。没拿稳么。看来大哥的神果也不多稀奇，倒是把手给治稳了才算是内外兼修。"

刘三不忍臊他，且想起当日情形，便是近如眼前一般。

那一日海娘与宋也皆也离了张府，刘三满担着心，便是一通的打听。年关将至，各地乱党起义军都不少，偷鸡摸狗的匪类更是想着趁此捞一笔。她二人说白了亦是两个女子，这样毫无防备的出去怎叫人放心。只平日刘三是个清高的，亦不愿与那些个富贵的纨绔子弟一同玩耍。如今想要找人，倒不知从何入手。

新进的杨家公子是个年轻的，才学会玩乐没多久，亦不知刘三是个约不到的主。这一巴结，刘三倒是答应得痛快。且为着不留痕迹套些话，便就随他去了京城有名的鸳鸯楼。

那鸳鸯楼，粉纱帐，杨公子带着他进了隔间。特特问了老鸨要新来的姑娘，没□的最好。

老鸨一脸不要命的笑，领着寂辉便来讨赏："二位公子，这可是今儿才来的姑娘，叫娱欢，今儿可是连陪酒都头一遭呢，更别提个。。呵呵呵呵。"随即搡着娱欢道："欢欢可伺候好二位爷，若要耍着脾气不长眼力劲儿，呵呵，可别怪妈妈我不怜见你。"

那叫娱欢的姑娘，轻蔑一笑："好好的名字倒让你叫得跟个狗名儿一样，妈妈真该多读些书，再来□我们不迟。"

刘三虽是不来这风月场所，只耳旁风也听得多了。自来没有这般有骨气的姑娘，一时倒叫他刮目相看，便就出言道："妈妈且退下吧，留娱欢姑娘伺候也就够了。"

老鸨一见这个拧巴客人喜欢倔巴姑娘，便又是堆起一脸不要命的笑，扔了两句客气话且退了出去。

娱欢打进得房间便是一眼看到了刘三，脑中一时便翻起一个词：木秀于林。只是后面那半句却叫她生出不忍。这人与人的缘分有时却也奇妙，各自珍重一句似曾相识，便能把心都剖了。

刘三招呼了娱欢坐下，且问道："姑娘的娱欢二字，是哪两个字？"

娱欢一笑："我本名寂辉，寂寞的寂，辉煌的辉。娱欢只是艺名。"

刘三一听挑眉道："寂姑娘谈吐气度便是个不凡的，为何在此烟花地？"

娱欢笑着反问："公子谈吐气度也是个不凡的，又为何流连在此风月场所？"那一眼对视，刘三直觉得心内一颤，便就忘了答话。

娱欢且敛了目光，起身给刘三与杨公子斟了酒，便又是笑道："我若说家道中落，青楼女子十个有九个也都是这般，我若说天生贱籍，偏又是个新来的。公子只当是萍水相逢，一场欢愉可好？"

刘三怔怔出神："娱欢，欢愉。呵，是刘某入了俗套了。"

至此日后，刘三每每便往那鸳鸯楼跑，京城知情的公子哥儿们都道是：肺痨刘三迷上个□，当真是钱不要了，命也不要了。

此间不久，刘三便付了赎金，且一直把寂辉待在身边。

当然这话是不能与宋也原封说了的，刘三捡了些能说的，且把事情讲了个大概。

宋也不禁奇道："如今，大哥可知这寂姑娘是何来历？"

刘三缓缓摇头："若当真有什么话，她自己便会与我说，特特的问，倒是辜负了那一句萍水相逢。"说出这句，不知怎的却带出怒意，倒是怒什么，他自己也是闹不清。

宋也心里暗暗问着：萍水相逢，那一场欢愉呢？只没问出口来，自己又是红了脸。

刘三见他如此便知他想什么，且幽幽道："我与寂姑娘，清清白白。"

宋也一时不知刘三是何打算，便就换了话头："小弟有一事要求大哥。"

刘三回过神："也儿一径的与我客气，什么事，还用得求？只说来看大哥能不能办罢了。"

宋也嘿嘿一笑："这几日锦兄便是商讨着大军南行，只军营不得携女眷，不知海娘在大哥处，可会添了麻烦？"

刘三缓缓点头："也儿便把小妹放心交与我，无论何时，宁是大哥自己不保，亦定保得她周全。"

宋也听得他这样说，心中一丝慌："大哥莫说这样话，便是你们两个皆好，也儿才放心的。"

刘三见引出她不安，便在她出门时笑道："神果也不要了？"

宋也回头傻呼呼一笑："神果已是得了！"

打刘三房里出来，宋也心中倒合计起一个事儿。一直想去看看原来大院儿到底是放了些什么。可这几日小印子被他派去接庞家大娘，别个他又信不过。一时想到庞成豹，脚步便拐了弯儿。

那庞成豹自打回来，便是见天的捧着个酒壶灌自己。宋也乍一进门，被那恶臭的酒气熏得险些晕地上，好一顿咳嗽才算是勉强喘过气儿。

庞成豹一见是他，侧歪着打榻上跳下地，终是喊了一声："爷。"只那眼睛竟是个一阵一阵散了清明。醉得忒也狠了。

宋也见他人已如此还讲了礼数，心知他这拼命的劲儿算是过去了。何况他如今衣食住行皆也靠了宋也，腰杆到底挺得不那样直。

只听宋也道："庞兄的酒瘾今日且过个痛快吧，赶明儿庞老娘来了，还不骂人？"

庞成豹一怔："爷。。。当真？我娘明日便来？"人一欢喜，那酒醉便醒了几分。

宋也笑着点头："且还有个事儿要劳烦庞兄。"

庞成豹替他拉了凳子，躬身道："爷请讲。"

"庞兄明日且去咱原来大院儿看看，若是没人守着，便进去看看是些什么东西。"

庞成豹一时纳闷："那大院儿不是爷租的？且还未过期限。怎的住起别个？"

宋也摇头："便是接你那天，马夫且告诉我说是一个表亲要找僻静地儿存放东西。特特找个不赖的当院儿放置，你说能是什么？"

庞成豹想了半晌不得结果，便问道："若是有人把守呢？可是要打进去看？"

宋也笑道："庞兄功夫自是好的，却道是猛虎架不住一群狼，即便

是人少，也犯不上使了功夫招眼。你只需穿得腌臜些儿，叫别个打眼儿一看认不出你。且说是原先的住户，掉了重要东西回去找找便可。”

庞成豹霎时恍然：“爷说得是。”回神一想：“可若是这样也不叫进，可是要打了？”

宋也摇头：“那就更不用打了，定然是里面放着不得见人的东西。”说罢宋也见他脚步已是不稳，便起身告辞。

庞成豹躬身相送，心中虽是带着恨，却也着实钦佩！原来越是小事情，越能看出一个人的心思。宋也这等脑子好使，一句话便够自己琢磨出花来。思讨着抬眼间，却见窗边黑影一闪，待要仔细看，却当真什么也没有。庞成豹揉着眼心中纳闷，自己这工夫退步至此了？

他自负着一身武功，如今却连是人走过还是风走过也看不清晰，心中一气一酒壶灌在地上且砸个稀烂。

冬去春来

北风转了南风，宋也在房间里椅子上靠窗坐着。自打离了京，总是难得有这样歇一会儿的时候。许是今儿的阳光太暖和，许是庞成豹的归顺叫他终于敢喘一口气儿。这一刻，他就想懒散的堆在椅子里不想动，思绪也渐渐缩成指甲盖那样大，停了运作。

海娘在身边的椅子上兀自把留颜果削皮，一声声细小的唰。。。唰。。。唰。。。便就这么跟催眠曲似地，听得个宋也一忽的就往椅子里堆，几乎就盹着了。

“爷！”兰儿从外跑进来，一嗓子喊醒了宋也，连着把他那盹儿也惊回去了。

宋也一惊站起身：“你跑什么，出什么事儿了？”

兰儿一脸的稀奇：“爷猜我看见什么了？”问完也不等别个说话，兀自答道：“我看见离院下人一桶一桶往那庞成豹屋里抬着水，我喊了人问，人说庞成豹要洗澡。可水都竟是凉的，兰儿往桶里瞄眼看着，当真连丁点儿气儿都没冒。”

宋也眉头一挑：“哦？”

却听海娘道：“兰儿越来越不懂规矩，你没见爷在歇晌？”

兰儿缩着脖子吐舌：“兰儿知错了，只怕他琢磨了什么坏主意，不敢不秉，不想惊了爷。”

宋也一笑：“无碍的，这消息顶上十个盹儿了。”

庞成豹躺在浴捅里，冰凉的水叫人感觉扎得慌。可他心里倒是一点点明白过来。方才一气砸了酒壶，便也砸了自己心里蒙着的一层卑微和逃避！弟弟的死，到此刻算是得了个不明不白的结果。宋也的态度叫他迷惑了一阵子，他不太明白宋也杀了自己弟弟，为何还对自己礼遇有加。若说单单是为了他这一身武功，他不信。有财有势还找不着个练武之人？若说宋也重情义黑白分明，硬是一门儿心思认准了，弟弟是黑的，他是白的他也不信，连他自己也不敢肯定，再这么一次，自己会不会动手杀了宋也。

可是如今他隐约明白了，有些东西比生死大，比情义大，比金银大，也比权力大。这种东西便是他一再没有动手杀宋也的原因。他这辈子虽是一直在村头，可也是见了世面的，一身武艺人人称赞，一身肝胆人人敬服，便是个把的官吏也是见过。自然心中也有了一份底子，若有人说他鼠目寸光，那当真是扯了一些儿。但是这次的事，叫他明白了，这个世界有比他宽大的心思。有比生死更重要的事头，待要想清楚，他却不能。

一身热血被冷水给浇了，眼前的事物由模糊走样，渐渐又变了分明。庞成豹换了一身儿新里衣，又去马房借了一身脏得打铁的破袄破帽穿上身，便就这么溜达着，出门儿疾步奔了大院儿。

兰儿见他要了冷水洗澡，心中一直纳罕，秉了宋也便又出来门外守着。见庞成豹这个扮相出门，又是一阵稀奇，一惊一乍的又回去秉了宋也。

惹得宋也哈哈大笑：“兰儿今日真正机灵，晚间爷定要吩咐了你爱吃的。”

兰儿嘻嘻一笑：“兰儿多谢爷赏赐，只兰儿自己琢磨，如今这里小印子不在，定要多帮他长一双眼帮主子多看着。”

海娘一听却笑了：“想他了？”

兰儿脸色一红瞪眼道：“爷您看夫人都说些什么，哼，亏得兰儿一片好心。往后再是不来告诉了，院子着火也不秉了。”说着便羞得要往外走。

宋也拦道：“你二人说说话儿，我出去走走。今儿阳光实在好。”说罢兀自走了出去。

海娘自是一副由他去吧的表情，心知他那心性，心里揣着庞成豹的

事头，如何在屋里坐得住。

离院的景致自是好的，只宋也琢磨着心事亦是没留心，走着走着且到了大门口。直至守门家丁朝他见礼，才是反应过来。一时又不得立马调头回去，便就抬腿迈出了门。

这一出门倒看见一副好笑的事，宋也笑开了眼------这可不遇了同行了！

一个小乞丐端端的坐在街对面，一手拿着石子在地上画着什么。

见宋也朝自己这边走，便立马站起奔过来："爷赏口饭吃吧。"那大眼睛眨巴眨巴，看着甚是可怜见的。

宋也停下步来："多大了？"

小乞丐抿着嘴："十三。"说完又是抿着嘴。

宋也心说这孩子比自己当年还小呢："爹娘呢？"

小乞丐眉头半皱："爹死了，娘。。。娘说爹叫人害死了。"见宋也一直问个没完，便就急道："爷赏口饭吃吧。"

宋也全身翻着，且把能拿出来的银两皆也翻出来，直捧了半把递给他："拿去藏好，别叫人抢了。"

小乞丐一见这许多银两，神色一变望向宋也。

宋也却摸着他小脑瓜笑道："拿着吧，爷以前和你是同行。"说着这话便往回走去，再也没看小乞丐一眼。

他心中想起了魏如，魏如曾经问他，若是以后有银钱了，再遇到小乞丐可会施舍。。。心内一阵难受。如今每遇一个事情，每琢磨一个人，心中都会想起魏如。与义父一起生活，时间且也不长，可如今还有往后的日子，怕是要桩桩件件验证魏如所说的话，字字珍宝，千金难买啊！

再进屋时，兰儿已是脱了一脸的羞怯，两姐妹定然也说了些体己话儿。这几日虽是姐妹俩时时相见，可如今人人关系皆比以前复杂了，兰儿自是懂事，拿着下人身份，宋也与海娘看了不忍，可也找不着合适的人帮兰儿。

见宋也进来，兰儿一礼告退。宋也一时想到才还要赏她，便就叫住道："想吃什么自己厨房要去，就说是我要的。左右你也不是外人，我

特特到厨房吩咐，倒看着见外。”

海娘笑道：“不劳你想着，我早吩咐了，兰儿自来不挑这些。”

兰儿亦是一笑：“爷放心，爷与夫人对兰儿怎样，兰儿心中有数的。”说罢掩门退了出去。

宋也心下一暖，回身看海娘又是笑道：“家里的事，且劳你多费心。你才说兰儿与小印子？可当真么？”

海娘笑笑点头：“二人在我们出府时就是好着的，这次出来也是她拿的主意说叫上小印子。也儿以后看看能不能提拔小印子个差事，叫兰儿过得好些。”

宋也应道：“论理早该提拔，便是不为兰儿，凭那小子忠心也不差的。只是眼下当真是不成，太多事别个我也信不过。。。”

海娘自是打断道：“也不用急，往后机会且有呢。”

宋也见她心有成竹，一时明白过来。海娘自是帮着自己说了许多好话，虽是那二人一门心思效忠，可有些话说出来，却暖人心。便就拉了海娘手道：“叫你费心了。”

海娘也不推诿，兀自拿起削好的留颜果帮宋也擦着手。凉丝丝的汁液渗进伤口，见天的往好了长去。

正这时，突兀的拍门声响起，宋也一怔：“什么事？”

不想却听得庞成豹声音：“爷，出事了。”那声音甚是惊恐，惊恐里透着怒。

宋也几步过去开了门，海娘自是转身去了屏风后。

这一开门，只见庞成豹左脸血糊糊一片伤，一手却捂着后脖颈子哭着脸道：“爷，我叫人给打了。”

宋也让他进屋，且关了门道：“倒是怎么回事？”

庞成豹垂头丧气道：“方才我照着爷吩咐弄了这么一身，本是想去大院儿的，可出门走了没有二百步，却听见身后仿佛有人跟着，便就一回头工夫，够脖颈子一凉，就啥也不知道了。”

宋也一惊：“那这脸上。。。”

庞成豹叹气："脸估摸不是别个下的手，八成倒下时候脸着了地。爷交代第一个事便就没办好，小的来请罚。"

宋也心说自己与庞成豹说的这事，连海娘都是不知道详细，是谁长了顺风耳？便就听庞成豹兀自这怪自己，且对他缓声道："这又不怪你，只是我纳闷倒是得罪了哪个？离院的人近日与你有争执么？看这架势不像是要你命，倒像是警示些个。"

庞成豹也是一脸的疑惑："小的整天屋里作死灌酒，连屋也没出没得罪哪个呀。"随即一忽想到窗外黑影便是一怔："倒是有个。。。小的不大说得准，便是方才爷和小的吩咐时候，窗外有个黑影一闪。小的只当是刮风，亦是。。。亦是没看清楚。"

话是这么说着，心里倒真真起了疑，若说是连他也看不清楚的，那定是绝顶高手了。

他这么想着，宋也不会想不到。一时眉头却挑起："是她？"

庞成豹听他这么说也是一愣："爷认识？"

宋也皱眉摇头："庞兄回去歇着，片刻我叫兰儿送药去。这事儿是我连累了你。若是我想的不差，那人是冲着大院儿的东西来的，与你无关。"

兀自这么想着，瞥眼却见庞成豹一步三回头，便是一笑道："要是弄明白了且能说上话，我定是请他多与庞兄授些招式。庞兄安心歇着。"

庞成豹脸色一红，躬身一礼便是告退。

走了庞成豹，海娘打屏风后头出来："也儿知道是谁？"

宋也一笑："没准你也认识，只是现下容我不能确定，还需查看着。"说罢径自迈脚出门。一气儿奔了大门外，又一想，若是大院儿有个什么命案，自己这一去倒惹了嫌疑，便就诚心一赌，直奔了刘三房间。

作者有话要说：先写到这 抱各位~

揭秘

宋也一路走着一路且琢磨：到了刘三房里，第一句该是怎么问，一早才问过的事儿，此刻再来问一次，换做谁也会疑心。其实心里倒是觉着那寂辉不是坏人，坏人不会说为国为民这四个字。坏人不会看着刘三

时，有那样隐忍又爱慕的目光，坏人是庞成虎小黄那样的，蒸不熟煮不烂的坏，蝇头小利就能连爹娘都卖了的坏，感情与义气都当成是犯傻的坏。可寂辉怎么看也是不像。问题是，那打晕庞成豹的黑衣人，与自己亭子里遇到的黑衣人，是不是同一个人？而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寂辉？

世上巧合说少不少，说多也不多，万一只是巧合。。。那事情可是更严重了些------寂辉到底是什么人，那打庞成豹的又是谁？

这么想着，直想得脑袋像水缸那样大，刘三的房间已是到了。

宋也干咳一声便是推门进去，礼早忘了。

推门进去，却见刘三正倒着茶，寂辉坐于他身边。一副暧昧暗流的场面，暖了人的眼。

刘三见了宋也也是一愣："也儿。。。有事？"

宋也鼻头一皱，且装得个可爱乖巧遮掩了进门前一脑袋郁闷："大哥这茶煮得香，也儿闻着味儿就来了，便门也不曾敲。"随即朝寂辉笑道："可是叨扰了二位？"

寂辉缓缓摇着头，一脸的无可无不可。宋也便是捡了刘三身边的椅子坐下："便是叨扰了，也莫怪吧。谁叫大哥茶太香，等会儿指不定大伙皆来了，也儿还能帮着煮个水，以免怠慢茶客。"

刘三听他这么说，心里倒是一时轻快起来，笑着起身去靠墙的桌子给他拿茶杯。宋也目光亦是笑眯眯跟过去，只转了半截停在寂辉身上，霎时一掌劈过去，照准的便是寂辉天灵盖儿。

寂辉本是练武之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可宋也进屋乃至坐下，她一丝丝危险气息也没觉出来。冷不丁这么一下，倒唬得她本能拧身一躲，抬掌便也迎了上去。这一掌意在逼退宋也，出手快，收手也快。刘三拿了杯子转回身时，没见二人出手，倒见二人收手。。。

要说这刘三是个自小不碰武的人。不会武功的人，自然有另一种察言观色的本事。

此刻宋也笑着，额角却隐隐青筋浮动。寂辉虽是端正坐着，气息也已是不稳，眼角眉梢亦露出微怒，且极力忍着的架势。

刘三见此一顿，便是仍旧握着茶杯走回落座。虽是手上没停了倒茶，心中却暗暗叹气。岂不知他这一顿，另二人皆也看出了苗头。宋也接过茶水抿了一杯起身道："才想起还有个事儿，看我这记性。回头再来大哥这赖茶吧。"说罢向门走去。

刘三一时不忍："也儿。。。"他知道，他的表情出卖了自个儿想息事宁人的想法。

宋也回过头，想说些什么，亦是没说出口，便只是笑笑。

不料寂辉起身道："离院据说是早年住着个皇帝，小女子想请教些个，不知宋公子可有空闲？"

宋也听罢一笑："没什么要紧事，姑娘若不嫌烦闷，宋某正乐不得。"说罢单手伸出，做了个请的姿势。

刘三早是急的满心烦躁，一手拉了寂辉且道："我和你们一道去。"他知道宋也就是个拼得一身剐，也把皇帝拉下马的性子。当初处于弱势，还挣扎着踹了小黄一脚的情形一直在他脑子里转悠。

宋也心说：真正武林高手在你手里攥着呢，你倒还来担心她？你不如担心弟弟我能不能活着来见你还靠谱些。只嘴上不能如此说，只道是："不出半个时辰，也儿便把准大嫂送回来，大哥放心。"这倒是气话。随即也不等刘三答应，兀自出了门。

片刻功夫，寂辉独自跟了来，宋也好奇："寂姑娘如何与大哥说的？"

寂辉苦笑："我？说什么？一掌震碎了你大哥一张好桌子，他当即不就放手了？"

宋也愣神："你。。。当真？"

却见寂辉哈哈大笑："你怎的和你那大哥一样呆？"

宋也这才觉出叫她给捉弄了，随即想起严锦说过寂辉与海娘相像：才来时还不觉得，如今才算品出味儿来。便也笑道："寂姑娘心思缜密，竟把人玩弄于鼓掌，宋某当真受教了。"

寂辉空白了一眼："公子不必说这些带刺儿的话，寂辉也不爱听。现下只你我两个，有什么话直说无妨。"

这话顶得宋也直眨眼："寂姑娘如此痛快，也省了宋某敲边鼓试探。姑娘就告诉我，大院儿的东西去了哪？"

寂辉诧异一笑："原来公子关心的却是钱财！"

宋也双手一摊，自上到下打量自己一番抬眼问道："我像个两袖清风，视金钱如粪土的？"

寂辉见他那样子好笑，亦是一声嗤笑："东西自然是上交了，那等文物，给了你也花不出去。公子莫悬心，从你这拿走的，有天定是会加倍还回来。"

宋也嘿嘿一笑："宋某还有个疑问，不知姑娘。。。"

寂辉阴森了双眼："你别以为我不敢杀你！"

宋也听着这话且退了一步："姑娘不说，宋某也猜得几分。只是。。。姑娘掂对如何向大哥交代？"

寂辉心下一慌："你是说，刘公子对我也有了疑心？"

宋也苦笑道："倒是姑娘当真以为大哥是呆子了。姑娘可知道青楼是个什么地方？那是达官贵人出入间最不设防的一处。大哥生来就是个遁世的人，可却不是不通世事的。他敢把姑娘赎出来带在身边，心中怎会没有几分数？他倒是不愿逼你，等你自己跟他说实情，不然怎会认你做妹妹？"

宋也自以为自己嘟嘟囔囔说了这么多，多少也有猜对的。却看见寂辉脸上那不知该如何形容的表情。便就问道："怎么了？"

寂辉瞪圆了眼："他认我做妹妹，是因为心里有你！"

宋也脱口而出："你怎么知道？"说完一时心虚，便是追加道："姑娘怎会这样认为？"

寂辉又是空白了一眼："有人睡梦里也叫了你的名字。他的心思你会不知？别跟我这装傻充愣，平时道理不是一堆堆的？"

宋也心说这个话头可不该这么发展，再这么说下去，寂辉没准还真是敢动了杀手。便就抽冷子问道："那人家睡梦中可也叫了姑娘名字？"

见寂辉脸色一红，宋也心一落底："姑娘这气生的莫名。大哥对我真真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这一点我敢打包票，他绝对是只钟情女子的。"说罢兀自转了半边身。

寂辉皱眉："你打包票？你凭什么打包票？"

宋也朝反方向挪了几步，心中叫苦，这话头还说什么都转不回去了。怎的一遇到和海娘差不多心性的，自己先就矮了半分？

随即灵机一动："跟姑娘说明白倒也不是不成，只是，这坦诚是要相互的。姑娘何不为宋某解了惑？"

“你想知道什么？”

“姑娘说的大院儿东西已然上交。这上，是指？”

寂辉一时被他这摁葫芦翻瓢的话乱了心思，加之当真想知道刘三心意，便是咬牙道：“是。。。你已是见过了。便是那门口的小乞丐。”

宋也一时回不过心思：“丐帮？”想起那小乞丐神情，抿着嘴不卑不亢，顿时惊得一脊檩：“他是。。。”那两个字没敢说出来，却单手食指指天！

寂辉微微点头。

宋也还未回过神，就听寂辉道：“你的包票呢？”

宋也叹气：“寂姑娘，不是宋某夸言。若是大哥得以入朝，你，我，或许加上严锦，皆都比不得他。就凭着心细如丝这一点。。。亏你还觉得他呆，姑娘当真看不出宋某乃是一女子么？大哥可是见我第一面便疑心了。”

寂辉着实没想到是这么着，愣了大半晌方幽幽道：“既然你是女子，那刘公子。。。”一忽觉出问题来：“那你与张家小姐的亲事。。。你们。。。”

宋也苦笑：“正是，悖理的不是大哥，是我。方才出门时大哥牵的是谁的手，担心的又是哪个？枉姑娘一身武功，连宋某这等迂腐人都看出来了，姑娘却不察觉？”

寂辉心中当真欢喜，细细想来，心里怎不感叹，原来自己一心担心的事，却是一场烟雾么。

随即神采亦是飞扬了：“寂辉不是个多嘴的，公子勿担心。其实有些事公子不来问，不久便也知道详情了。上头已是来了灵犀，便是寂辉带不走刘公子，好歹能叫上头带走你。”说着这话，嘴边的笑散开，抬脚便是往回走去。如今心里当真一刻刻想见刘三！半分也不愿等了。

宋也心说，什么叫最毒妇人心？想了想又是喊道：“那日在亭子，姑娘可是故意自暴身份？”

见寂辉步子一丝停的意思也无，便又是问道：“那可否告知，原本是打算把我调到多远？”

寂辉银铃般笑声传出，一句不答他。

作者有话要说：额 先写到这 大大们有想法意见的 踊跃提

俩下乱

宋也回了屋。

心中一时有些懊悔，便就嘟囔一句："倒是没那么老谋深算。"他说这话或许是想起了张辰，或许是龙椅上的小皇帝，也或许只是在说寂辉。其实自己心里有时候的想法也就那么一瞬。姑且想起谁不要紧，懊悔倒是真的。

海娘听闻他这么一句，看着他神情，也不像是生气，也不像是难过，眼底还透着一丝缓过口气般的欣喜。她问道："也儿这是说谁老谋深算？"

宋也一怔抬头，犹豫道："海娘，今儿我好像有件事办得不谨慎，或许酿成大错。"

海娘提起精神专心听他，问道："是何事？"她也紧张起来。

宋也看着海娘，脸上带了一点苦，可是自己又是想笑，于是一张脸看起来有那么点抽筋："海娘你说，若有人知道我是女子，会怎样？"

海娘一怔："我自己反正不当什么奇谈，要说别个。。。我觉得：纵观天下的人，和心思纯雅的人知道皆也无碍。纵观天下的人看得多了，经得多了，自然就没那么多的稀罕。这心思纯雅的人，会在情义这条线上先琢磨，世俗自然困不得思维。"

宋也摊手："那海娘觉得，寂姑娘是个纵观天下的，还是心思纯雅的？"

海娘又是一怔："这个。。。她来路我不清楚，要说心思。。。她必定隐瞒了什么。我第一次见她就觉得她像燕子，后来才察觉，她身上有我看不透的东西。"

宋也点头："正是！你若知道她来路，肯定吃惊。"

海娘听着这话，一及深思，不禁惊道："她发现也儿是女子了？"

宋也坐了桌前苦笑："还是我亲口告诉她的。"

海娘心中一慌："她那样的女子，倒是招人与她交心，只是因何呢？"

宋也叹气："其实倒也不是交心，你知道庞成豹是谁打的？"

"难不成是寂姑娘？她有那样武功？"

宋也抿了口凉茶连连点头："何止是那样武功，说绝世不为过。是我今儿试出来的。哎~你可知你那三哥听说我与寂姑娘要出去谈，他担心的是哪个？"

海娘边笑着，也边在旁边椅子上坐下："三哥担心的自然是寂姑娘，那等女子，哪个不怜？"说罢却大笑起来："原来也儿是吃寂姑娘的醋了，从来三哥没对谁比也儿好过。"

这话说得宋也直瞪眼，想起方才自己所作所说，不得不承认："大哥对我一向是好的，便是自小与他到大的锦公子与我有争执，大哥也是站我这边的。只是今日，我不是吃这个他站了哪一边的飞醋。你可知，大哥担心我对寂姑娘下杀手。我。。。海娘，我是那等随便下杀手的？何况那姑娘来历且还不分明，是敌是友不知。最为重要的，大哥对那女子动了情，这等人我能随便杀么？"

海娘摇头："也儿虽是比从前谨慎，冷了些儿，却不是鲁莽无情的人，三哥只是一时未想通罢了。只是，便就为这个，也儿便告诉她你是女子了？"

宋也又是摇头，眉头又是皱了起来，且那脸上神色比方才还要难懂。

海娘一时心慌："莫说是寂姑娘原本是对你有意，这实在说不过去。"话虽说得个轻松，只脸色也垮了下来。

宋也又是摆手又是摇头："你都想哪去了？可是嫌我还不够乱？我这就与你说，可别猜了。其实。。。其实倒也没什么，只是寂姑娘怀疑大哥把她认作妹妹，是因为心中有别个，而这别个，她倒以为是我。"

海娘一忽又笑起来："这寂姑娘果然精明，这话不假，大哥却是对你很好！"

那很好二字说得别有深意，倒把宋也听得满心也急起来："你若看到大哥死拽着她的手，不叫她跟我出来，你便不会如此说了。"

海娘诧异："三哥会如此？"

"自然是会，他以为，人命关天。再者大哥也是对那姑娘起了疑，却是不愿逼问。越是不知道的事，越是胡思乱想。大概就想到这个关节吧。"

海娘微微一笑："既是说了，倒也无妨。君子坦荡荡，我信那寂姑娘且不是个多嘴的。况且，不说也说了，多想无益。"

宋也笑望海娘："认识你真是我的福分。呵，其实我倒不想那二人因为我这么个不算理由的理由去隔阂。大哥孤独了这么久，真真好不容易遇到一位对心思的，不管怎样我也会说的。我自是想着，你我名誉，不能把大哥的终生幸福做了代价。只是倒对不住你，我竟没有问你，就去自作主张。"

海娘一时想起方才的话头，便就又是问道："虽是说得鲁莽了，可我并没有怪你的意思，我倒开心看着你愿意相信人，不再有事自己闷着。只是寂姑娘到底是个什么底细？"

宋也深深叹气："她是朝廷的人，皇上来了灵犀。我见过，不傻也不瘸，一双眼睛很冷静。如今我倒纳闷，你爹若见过不可能看不出来！"

海娘也是一阵的苦了脸皱眉："也儿是说，皇上早就掂对着对付张家和张家军么？"

宋也亦是一时说不出："确实也不大可能，那小皇帝才十三岁，往前几年说，谁也不知道善丰会死。而一个小孩子。。。海娘，你十来岁时候，可能运作这样大的阴谋？"

海娘只是摇头："这我不能，我自觉着。。。也儿何不去找寂姑娘问个明白？"

宋也一听大大犯难了："我不去，她说话那神气与你如出一辙，比你还多了一身武艺，我才与她说话，满脑子都是你的样子。这还如何问得？"

海娘眯起眼："你说什么？难不成你对她也。。。"

宋也立时也怕了："那去就去。"说罢也不再分辨，起身奔了门外。

话说寂辉与宋也说完话，且奔了刘三房里。刘三自是在寂辉出门后一刻也不得坐下，满心把方才的事头想了一遍，越想越是担忧。就在理智坍塌的当口，寂辉迈着从容小步回来了。进门对着刘三便是展颜一笑。

刘三一时不知该如何，也就顺着笑起来。二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笑得个四目相投，却又莫名其妙。

待得笑得脸也有些僵了，刘三干咳一声："不知也儿可带了寂姑娘

去哪？”

寂辉倒是不再推诿，直接的问道：“刘翼，我若肯嫁你，你娶不娶我？”

刘三登时愣在当场，素来没人称他名字，只有老父偶尔与他叫声翼儿。这么一来，有时倒叫那半熟不熟的人，只知道他叫刘三，人称三公子，且忘了他名字。连他自己，也是不习惯被人这样称呼。便就尴尬一笑。

可这光火不是尴尬就完了的，人家不是问自己吃没吃饭，喝没喝茶，身体是不是舒服，天气是不是晴朗。

人家问的是，要不要娶她！

嫁娶，这个词的意思是伴随终生的一件事，也就是说，这不是一见随便的小事。

刘三心中这一局促，立马激出咳嗽，自是咳个不停，脸也憋红了。

寂辉见状一声叹气，便就走过去倒了杯茶递到他嘴边无奈道：“你这等身子，弱得像个颤巍巍的老槐树，怎的脾气倒是拗得很？我若这辈子不与你说些什么，你这辈子是不是不打算问？偏要浪费了一生与我猜来猜去的生着闷气么？”

刘三脸憋得个猪肝色，却仍是一手挡在嘴边，一手伸出来一阵的摆着。

寂辉心一软：“你别急，咽下口水慢慢说。哎~”

半晌工夫，刘三算是咳嗽完了，水一杯接一杯喝完，喉咙还是痒，却一劲儿的忍住道：“经了这么一回，自然是要问的。我这身子，你也见了，等不得拨云见日，也等不得给所有人交代。如今我倒只想给自己个交代。早前是我思虑不周，我只以为便是我这么等下去，所有事也是有个结果的，只是不见得别个也会等。我自是与大伙一处，就不能捂起脑袋想自己的事情。可你。。。无论怎样，我是愿娶的！”

寂辉知道叫他说出这番话不容易，虽是说得瞻前顾后，却也算是明确了。

随即舒了心的笑道：“我是朝廷的人。却不是张辰的人。秦妃娘娘与皇上派我来，是想叫我拉拢严锦，用色，用间，用什么都好。这却是后话。只是在鸳鸯楼探得朝臣口风时，第一日便遇见了你。我向秦妃提议，早一步来灵犀。。。叫宋也发现我的行踪，是因为，心有所属，便

不愿再属身他人。宋也是个意外发现，当我知道还有一个人在严家军里说得上话，且人品智慧皆高于严锦，你可知我多高兴？我便立即上报，就不用再去对严锦用什么□的计谋。可是你，便要认我做妹妹。”

说到这，寂辉不愿再往下讲。鼻子也酸了，喉咙也紧了，眼泪险些掉下来。

刘三心里也是一阵酸，他一早只觉得寂辉不简单，觉得她有所图，却一直没往国事上想，或许，他是不敢想也不愿想。如今掰扯开来，倒是一肚子惭愧了，枉称性情中人，却干了一件对谁都说不上真心实意的事儿。想及此，叹气道："是我。。。”

不等他说完，寂辉道："你如今不用和我说抱歉的话，我本就目的不纯，该有此一遭。呵呵。”说到这又笑起来，道："倒是你那宝贝弟弟，公子可着实是冤了他。凭他那身手还伤不了我。即便整个严家军，恐怕也无人伤得了我半分。他念着与你的情义没有为难我，可我委实高兴，我高兴你担心我。”饶是爽朗如寂辉，说起这些却也脸红。

只这话听得刘三一阵发自心底苦笑，他对宋也已是习惯了疼爱。便是对自己疼爱宋也这个念头也是习惯了的。不想今日抖出来，却是宋也一再的顾忌他。想及此不再说别个，且朝门外走去。

寂辉歪头笑道："你去哪？”

刘三头也不回："去找也儿。”

寂辉拦道："你莫去，才这么个当口，还是我去比较好。再者，都是女儿家，说起话也倒方便。”

刘三这次不得不回头，惊道："你连这个也知道？”

寂辉道："正是为着这个，他不惜毁自己名节，也要成全你这位大哥，所以寂辉定要去找他了。只是，方才在屋里，你去拿茶杯时，他个三脚猫功夫却想太岁头上动土。我若不捉弄他一番，我也不是寂辉了。”

刘三站在门口，被人定了身般看着寂辉的背影，一时倒不知是好笑还是好气。

作者有话要说：先写到这　嘻嘻　昨天想说一大堆话　文却没写出来　今天文写出来了　话却忘了　这个二百五记性啥时候能好捏捏捏话说　要是不出意外　下一章节可能会扑　可能会扑　可能会扑　也可能　。。。不会扑希望米人想揍我　我尽力了的　呼~~~比如某老虎。。哈

下药 （抓虫

寂辉出门走了几步便来到一条长廊，长廊是新修没多久的，大红的柱子透着光亮。伸进檐下的枝桠上，偶有显着一个半个的小绿点儿似地芽。看着这大地复苏伊始，无论是谁心情也会突然变得好一些。走廊尽头，树枝的尽头，宋也却没头苍蝇似地徘徊来去。

宋也怵的不是问谁什么问题，要不是张府走这么一遭，他倒乐意比谁都心直口快。其实自打寂辉跟他说了有皇上这么一号存在时，宋也心里真真松了口气：他不乐意整天装个门神样，天塌不塌如今也有个高的顶着好多着？

可是他打心里怵寂辉这个人，武功眼界都比自己高，手上还捏着自己送去的小辫子。即便这都不说，单单寂辉那人，就不是个好对付的。想着想着也觉得好笑，寂辉这身份，眼瞅就是自己大嫂了，对付啥呢？

就这时，只听背后一声嗲得像妖精样的声音问道："公子在这转什么呢？寻宝呢，还是说特特在等小女子。。。我啊？"

这一句话，嗓子捏得一个痒，柔情滴水，妩媚没边儿，倒听得宋也一个脊檩，险些骂出口来。回头一看却是寂辉，心中一喜一忧。喜的是，她自己找上门了，忧的是，这音调怎么听怎么来路不善！便就小心道："正是有事请教姑娘，不知现下可得空？"

寂辉自己也抖了一身鸡皮，原本在鸳鸯楼听得那些个姑娘各个也都这般说话，多听几句也就习惯了。可如今自己说来方知道，这当真不是常人说得的。便是嘿嘿一笑恢复了往日语气道："若说是别人当然是没空，今儿你既称我一声大嫂。一家人，你的事便是我的事，自当替你着想。"

宋也越听越不对劲，好一顿呆愣才反应过来，这原本不是自己要去找人家么，怎的一句话转了风向，变成人替我着想了？着想什么？

寂辉见他发着呆，便也没说别个，只提步往前走去，边走边道："哪有站廊子上说话的，且到亭子里喝着热茶，坐下慢说为好。"

宋也见她这么说，步子只得跟上。寂辉这时候搬出嫂子身份，宋也虽想不明白，可怎么看怎么像个坑。只是跳不跳且由不得自己了。

到了亭子，宋也拿着小心，没敢先说话。不想下人上茶时，寂辉却起身为宋也添了一杯。

宋也亦是忙起身道："该是我替嫂嫂倒茶才是。"

寂辉头一歪："才在房里，你大哥给你倒茶也没见你这般客气，果然拿我当外人么？"

宋也给噎得摇头晃脑又是点点头，便就苦笑着坐下抿茶了——————寂辉一味的拉关系，他就算不管三七二十一往外推，此刻也推不出去了。就算是坑，不跳也跳了。

就听寂辉道："也儿与弟妹成亲多久了？"

宋也先就脸红了，没想到她是问这个事头："就在你们来的前几日。"

寂辉故作惊讶："哟！这可也不久了。且还未有好消息么？"

宋也一怔："什么好消息？"

寂辉拧着媚态一拍桌子："瞧我这记性，两个女子倒是有什么好消息。"

宋也脸更是通红，说不出别的，一径的应着："嗳！"

寂辉话风一转："不知大军几时离镇？"

宋也长长呼出一口气："初十是个好日子，若无意外，初十大军出发。不知嫂嫂可有吩咐？"

只见寂辉长长叹气："哎~~~~~我那苦命弟妹，新婚便要与夫君分离。。。受这相思之苦。。。"

宋也一时被她翻来覆去的话头，直说得一头的汗，便就苦笑道："还劳烦嫂嫂多多照应海娘，也儿在此谢过了。"话虽是说着，一时勾动了不知什么情绪，只觉浑身燥热，一时心中烦闷得紧。

寂辉见状贼贼一笑："也儿可是不甚舒服？怎的这天倒不热，你却大汗淋漓。"

宋也起身告退："或是这两天吹了风，便就回去了。"说罢一路小跑往回奔。再不管那寂辉说些什么怎样看待。只因一时忽觉全身燥热的不地道，小腹一股热流阵阵传上来，倒激得自己全身一阵阵的□。

待得回了房间，抬手便掩了门，靠在门上喘粗气。

海娘见状立时惊道："也儿这是怎的了？可是病了？"

宋也跑了一路，这一路却也猜着了二三，那寂辉怎的就一时心眼这么好给自己倒茶，想来是做了手脚。

饶是他再不经人事，自己这等反应却也明白了。抬头看着海娘苦笑："我没事，我躺会，你去与她们说说话吧。"

海娘急道："这时候去说的什么话？与哪个说？也儿又有事瞒我不成？"

宋也脸上的汗已渐渐淌成溜，无奈抬眼看向海娘苦笑。其实心中每次想亲近海娘，都怕自己粗手笨脚的吓着她。再者庞成虎整那一出，宋也只望着别叫海娘心中起了腻，以为连自己夫君亦不尊重些。以至于一直这么隐忍下来，似乎也习惯了如此。

如今自己这个样，半分强也要不得了，一些个顾及也随着时而恍惚的意识变淡变浅。

见海娘要叫人，宋也一把拉过她缓声道："海娘，我被人下了药。"

海娘一听惊道："什么人下的？你这还瞒我，紧要找三哥来才好。"

宋也又是一声苦笑："这个毒大哥可解不了，只有你能解。你。。。可愿意？"边说着，一手早已爬上海娘后腰，一时间攥着那腰带，竟有些发抖。

海娘恍然大悟，这一明白，脸色已是紫红。也不张罗找刘三了，也不张罗找大夫了。只顾着低个头，看着鞋尖儿，那鞋尖儿亦是一时一时的模糊了又清楚，清楚了再模糊。

宋也只顾一手攥着海娘后腰带，丁点儿也是不敢动，这一动没准就是山海袭来，易纵难止！腰带皆已被汗湿，仅存的一点理智亦是在嘲笑自己，心说若是中毒的是海娘，自己脸皮倒厚些，可如今中毒的是自己，怎好意思叫海娘去主动。。。

海娘只觉宋也一下重似一下的呼吸喷在自己脸上，直喷得自己耳朵也痒了，心也软了，可宋也却并无动作。抬眼一看，宋也双眼瞪着自己，那眼睛已是喷出火般通红无比。以她对宋也脾气的了解，哪还有不明白的，便就一狠心咯咯笑出来："也儿想把我瞪成灰么，都堪比个兔子了！"

宋也心拧着劲的郁闷，咬着下唇气道："你什么时候都不忘取笑我。。。你。。。"

话未说完，海娘伸手搂住宋也腰身："那一日是你自己不肯要

我。。。如今又来怨我呢，可见好人做不得。”

宋也心下一紧，只管死死抱紧海娘。二人身体一点一点紧绷又放松，直至曲线一丝缝隙也无的贴合起来，海娘的呼吸也已沉重。

回过神时二人已然折腾到榻上，衣衫所剩无几，海娘第一次看宋也身体，心中的震撼叫她直有流泪的冲动！

宋也身上已成浅棕色的淤痕和伤疤，叫海娘的心暗暗疼着，只嘴上却柔柔道："原来也儿这样白皙！"说着便贴过脸去，青涩的吻着蹭着。

宋也勾起她下巴反身压来。。。这一场欢愉，宋也当真如疯了一般，直至筋疲力尽般躺在榻上，眼神渐渐清晰。

海娘亦是累得躺在他小腹上："你，可醒了？"

宋也无力的皱眉笑："一直，就醒着。"说着这话却有些舍不得海娘如此逼着自己主动承欢，挣着起身拉过她抱在怀里，眼角撇到那叠在一处的两点红。心头又是软得一紧一紧。他与海娘的第一次，却是在催情药下。。。想来不禁苦笑："我可是吓着你了？"

海娘脸色一红："你好了就好。"

宋也低下头轻吻海娘小腹柔声道："疼么？"

海娘羞得撅起嘴巴："不知道！"羞完了一时嗤笑："倒是该我问也儿才是。"

宋也一见她那个小模样心底真真又是怜又是爱，只话到嘴边却是说不出别个，只是兀自皱眉笑着咬牙道："这个要死的寂辉！"

海娘闻言又是疑惑又是想笑，就听宋也神情透着一丝暖暖道："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看着海娘又道："这诗那日是你念与我听的。"

海娘挑眉。宋也又道："那日是我第一次对你动心！"

窗外的阳光照进屋来，满地的衣衫狼藉，却似打尘埃里开着花般欢喜，那光下的尘埃幽幽被风刮起，又飘飘随风散落。见证彼此拥有，纵情日，当珍惜！

话说这要死的寂辉见宋也慌忙间走得个跌跌撞撞，虽是一时好笑，却不免有些担忧。小师弟井俊给她的这些药，到底是不是催情药？万万

不是□吧？

寂辉有两个师弟，在本门中，她是大师姐，二师弟是个刚硬之人，只有这小师弟，说是个采花小贼也不为过。鸳鸯楼时，井俊便一直笑寂辉："大师姐，你这一身的凛然正气到得春楼且也是个受冷落的，叫师弟替你打点些儿怎样？"说着便自怀中拿出一包药来。

寂辉当下还疑惑着问："这是给我的？"

井俊噗嗤一笑："给你？我的大师姐，你若想自己吃倒也不伤身。只是遇着对心思的，不妨试试！"说着便是哈哈一笑，留下寂辉气不是笑不是。

心中想着小师弟的话，越琢磨越是不安心。待得晚饭，见兰儿左右叫不开宋也与海娘的房门，寂辉方觉出事情严重。一顿饭吃得个战战兢兢。刘三几次奇怪的看着她，都被她几个白眼翻回去。

只是，光翻白眼不管用，饭后刘三自是找了她来询问："你。。。你可是把也儿揍了？怎的晚饭也爬不起吃了么？"

寂辉脸红一阵白一阵，抬眼看着刘三，心中一凉------这下怕是惹了大祸了！

作者有话要说：不好意思今儿才更　偶家小狗狗这两天在打育苗　这次是第二针　大概俩礼拜之后还得打第三针　提前跟大家报备　还有就是有一只小狗不知道是在倒肠子还是传说中的细小病　这两天一直在吐　今天好了一些　所以没有更

废话说完　，这章扑了哦，不许说我~~~~~~~~~~~~~~~~~~~呼~

负荆请罪　出行

当晚宋也能爬起时，双腿发软，险些站立不稳。海娘比她也好不得哪去，二人思量再三便兀自倒了水喝，亦未叫兰儿伺候也未出屋，便就这么囫囵着睡了。

第二日直至午时二人方睡醒，直觉得仿似另一片天地了。因着平日都是早起的人，如今一睁眼便饿得前胸贴后背。宋也愣神的看着海娘，海娘亦是迷蒙着眼转头看她。

两只嫩滑的香肩隐约露在被外。宋也嘴上不说，只眼神里粘腻得不行，想及这两日便要长别离，如此春光蘸着离愁更觉珍贵！

海娘只怕也想到这些，转过脸时眼圈也红了。便就坐起身遮掩。

一头长发顺着肩头后背一顺散开，宋也伸手抚摸海娘发丝，一直向下。触及皮肤时，海娘呼吸一急，就觉那只手缓缓滑到前方小腹。海娘霎时捂住他的手不叫他乱动，撑着笑道："看来昨晚也儿还没够。。。哼。"

宋也亦是笑出声来，便就收回手。犹想昨日之举怎能不笑。她已是做好一辈子不碰海娘的准备，就让心在自己胸腔每每原地跳动；让手永远背在身后兀自蹉跎。心底里她一直认为海娘圣洁得不能侵犯，但凡自己有了欲望，便是一直紧压。如今这般，是好还是不好呢？想来想去，嘴边的笑意撂不下，便是呢喃道："那寂辉，倒是成全我了。海娘，你喜欢么？我很喜欢，这样！"

说罢也已坐起身，转头看向海娘。

不看倒好，这一看海娘双颊通红，拧着两手的指头不知怎么个羞好。

宋也哈哈一笑，伸手握住海娘纠结的手指："好了别扭了，再扭就断啦。"

海娘呸道："也不知是谁，昨日抓着我的手不放。偏要。。。偏要。"本想学一次宋也的流氓样调侃几句，不想有些话还是羞于启齿。于是不知是离愁惹了她还是害羞惹了她，便就拧过身去吻在宋也唇上！

宋也昨晚才灭的火，冉冉又被点燃。不由得轻哼一声便也吻回去。二人直吻得满面潮红，欢意四窜，免不得的一翻亲腻，竟连午饭也错过了。

岂不知，她俩午饭没吃，外间坐了一堂的人也是连早饭午饭皆没吃。寂辉因着昨日的事被刘三又是气又是不好直接骂，这拧巴的情形倒不如直接骂出口她还好受些。

刘三再是装聋作哑，这等事也叫他火了。只是这火他也知道，万万别再多烧了一个，斟酌再三还是与寂辉讲了明白。

他，义正言辞："即便当日也儿对你无礼，却也是因公。换做你我，也不会坐视一个这样的人出入身边。是么？"

他又说："可他明知不是你对手，如今看来，出手也只是试探，怎的你。。。"

要说刘三实在低估了女子的妒意。不止低估，某个角度看，他还激化了这嫉妒。比如说，认寂辉做妹妹。

宋也对寂辉的解释虽是过得去，但是在一个爱着的女人眼里，有时是揉不得沙的。

听得刘三如此说，寂辉真真有些不知是哭还是笑好，面前这男人一根筋的以为自己是因为宋也一时出手冒犯，才如此。

可寂辉自己知道不是这么回事，刘三睡梦中喊了宋也的名字。这在寂辉看来，如鲠在喉，芒刺在背。

于是再潇洒的女子，碰上情事也变呆了。

她，实在听得不耐，便是一甩手站起道："刘翼，我虽说要嫁你，可你不得欺人太甚。"句句都是护着宋也，什么意思？若自己想要宋也的命，她焉能活到今日？

她确实有她的骄傲，且也有骄傲的资本。只是情事面前，谁也骄傲不起来罢了~

刘三一怔："我欺你？这话怎么说？"

寂辉拧过身道："我虽自负一身武艺，却从未仗势欺人。你这样说话，看低了我。"这一委屈，眼圈也红了。

刘三咽下方才话头，叹气道："许是我说话欠些考虑，可你，何至于对她使这般手段？"

寂辉斜着眼瞪刘三，瞪了半天发觉眼珠子生疼，便是转回眼气道："你那宝贝弟弟还说你多精明，心细如丝，呸！"

刘三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被人这样呸过，且还是一女子。这叫他愣了半晌却大笑出声，直笑出几声咳嗽，那笑还是停不下。

寂辉心一软，便就退了一步不耐道："口口声声要娶我，睡梦中却叫别个女子。这算是什么？"

刘三这下不笑了，此刻才明白倒是自己给宋也招的祸。随即一声长叹道："这我谁也没瞒，我确实对也儿动过心，但是却不能因为这一页翻过去了，就说这一页的书不好看。是么？"

寂辉听了这话稍稍缓神，便问道："既然翻过去了，还有什么叫你睡梦中也不得放下？"

刘三又是一叹，这一叹即皱起眉头："许多事你知道的不详细，也儿的命真真苦得很。走到今天这一步，孤寡至此，却未有去学那下三滥

的勾当，你可知为何？因着她心中还有情义，可也只有小妹与我算是她亲近信服的人。我始终在想，不管怎样，凭着我与她的兄妹情谊也好，还是单说也儿品行。你定是会与我一样欣赏她，希望她好。可。。。怎会。。。”

其实寂辉心中早对宋也没了敌意，只是被嫉妒给盖过去了。于是便就有了这般奇奇怪怪的举动。刘三话已至此，她心中已明镜般，便也不张牙舞爪了：“我若说。。。那药性我并不知道会如此烈，你可信？”

刘三一时诧异，片刻即点头：“自然信。”

寂辉闻言，软软笑了！随即，眉间轻皱：“这药。。。是在鸳鸯楼，我小师弟给我的，他怕我应付不来，便就。。。还有一些个迷药，以便到时随便在楼里抓个顶替的姑娘代我，神不知鬼不觉。只是，他真真说过并不伤身。我也只是一时起了捉弄之心。。。我当真不是要伤她。”

刘三连连微笑点头：“我知道，你别急。我们这就去看看也儿，把话说明白可好？”

话虽是这么说着，他对寂辉所生出的妒意到底也不那样理解。他只是明白一个道理：越是骄傲的女子，第一次动情便越是偏激。当初自己不理解海娘撇家舍业的追随宋也，如今他不理解寂辉下了催情药去捉弄宋也。只是海娘是官宦子弟，行事再偏颇却也有一番自己的中庸方式。可寂辉是江湖女子，江湖儿女恩仇明了，容不得瑕疵。往后的路还长，他只望着自个多一分心力，去化解他关心的每个人心中的疙瘩。说别个还早，眼前首要的，他希望也儿原谅他！

二人一腔心事来到了宋也房间正堂，不料顶头遇上严锦夫妇。

海茵担心姐姐有个什么差池，特特拉了严锦来探望。严锦虽是粗心些，听得海因如此说，又见海娘夫妇自昨晚到现在连个面也没露。心中也是一急，便一道来了。

但说这宋也两口子。这二人才真真好笑。亲昵够了，挨不过肚子雷得震天响，便就简单收拾了自己，出得房门来寻饭。

一出门看见这么一大屋子人，二人着实唬了一跳。宋也忙问：“出什么事了？”

他自以为刘三在这大抵是因着担心自己，可严锦夫妇也在，别是军营出了乱子。

严锦苦笑着一怔："姐夫是不是问反了？"

宋也听他这么说，便知军中无事，放下心来便挠着后脑吱呜："这个。。。其实。。。"

刘三抢前一步道："听闻也儿昨儿误食了迷药，这下可好些了？"

宋也仓促间回头，见刘三眼里疼出个花来，原本憋闷的心倒一时放开，附和道："好多了，昨日也是担心大家着急，就没明说。如今全也好了。"说罢转了目光瞥了眼寂辉，嘴上却道："兰儿且去弄些吃的吧。"

她倒脸大着。只严锦一听是迷药，先就哈哈笑起来。笑完觉着不对劲："在我离院，有人敢给你下药？"

宋也红着脸道："不是，是我自己买回来准备不时之需，一时忘了，就。。。"他自己边说也是憋不住乐。

大伙一听他这么说，全且大笑开来，那严锦更是笑得直打跌，拍着大腿连眼泪都笑出来了："我说姐夫，你真是。。。真是。。。说个什么好呢？可笑煞我也！"

海茵伸手拧了他后腰。

宋也苦笑望着他，心说一个迷药笑成这样。若说了实话还不笑背过气了？想及此摇摇头。

不料此刻寂辉道："也儿可否借步说话？"

宋也眯着眼看向她，叹了口气："姑娘请！"

二人一路出了正堂来到走廊。寂辉一脸歉意伸手递来一个小瓷瓶："这是你大哥给你的调理内息的药。"

宋也豁出去般打趣道："内息？已是调完了。姑娘下的药，难道还不清楚么？"

寂辉脸色一红："也儿。。。我。。。当真不清楚药性。我。。。反正我知道现在说什么你也不信，便是你有气，与我打一架，我自不还手还不成么？"

宋也见她这么说，便就问道："你说不知道药性，大哥可相信？"

寂辉点点头。

宋也接过那药把玩："他说信，我自然也信得。"说完便朝屋里走去，走了半截才又想起，回头问："明日大军出发，姑娘可随行？"

寂辉见他当真还是个利索性子，说信便就一丝也不追究了。于是便也放下心结道："我自己走，脚程快些。明日不与你们同走。"

宋也闻言点头，心说她若随行，还真得找个由头正式介绍给严锦。如今倒是省事了。

第二日天未亮，大军出发。

海娘起身时却已不见宋也！床头一对晶莹耳坠躺在宋也平日用的枕头上。枕边一封信，上面写道：

昨儿本想与你多说些话，只是不知道说什么。

耳坠是早也买好的，应承过送你，只是一直没有个由头。

如今便就当是小别的念想。

海娘，我学问不好，写不出一些个诗词文章叫你品读。

此刻天未亮，我却已不忍走了。

很想一直这样，与你喝茶说笑，共枕同眠，如此相扶到老，便是再大的官我也不想当了。

我这样说，你可明白？

望有一日卸甲归田，归隐山林。。。

若你醒着，我这样说，你可会笑我口不对心？

大军仍是要走的，泪别！

夫也儿

信纸上点滴的皱吧着，宋也写信时的泪迹，海娘此刻又洒了一遍。

二人都是个不愿说离愁的人，怎奈离愁惹人心酸！

作者有话要说：写到这　觉得剧情有问题　各位继续提。。。拜之抱之 ○(∩_∩)○小的定会虚心接受 能改则改 改不鸟的以后再改 咔咔

被掳 （抓虫

大军一路南下，这叫宋也绵延的相思无处落脚。终是闷在一辆马车里，埋头苦想海娘。他自己留的信上说的天未亮时已不忍走了。此刻却是还没到地方，便就想回去。暗暗狠骂了自己没出息，可那份相思仍旧挥之不去。深吸口气搓了两把脸。

这一路他本是与大军一样骑马前进，奈何这马术也是新学的，虽说他身手还算利索，脑子也倒灵便。可是骑了半日便就觉得□一片生疼，到后来稍微触及，便就跟叫人拆了骨头般难忍。若说走路倒是难不住他，可这跟着步兵走却与身份不符，放眼望去，带着点身份的都望着混匹马代步，他这堂堂说了算的要是当真跟后面走，这不是招着人骂自己发洋贱么？

细细想来，仍旧死皮赖脸找了没人时候问严锦：〝嘿嘿，马车可有人用着？〞

严锦一听，笑道：〝全军就给你备了马车，你还不用。这长途骑马可不是要强就行的，那得练。〞

宋也连连说是，自己个也羞得没再多言，便一头钻进马车。

这几日军营演练，严锦初初对宋也的一些不快渐渐也散开了。当真是看着他烈日下晒着，演练场苦着，一个跟头一个把式的摔打过来，再大些的心结也没处装载。临到宋也上车时，他还安慰道：〝军中哪个参谋不是以车代步的，若当真带着魏先生那般的，敢不备马车么。姐夫你也安心坐着，莫想得太多。〞

宋也听他这么说，心下也是一暖，眼中一时也润润的。叫他这贵公子为人着想，真真不易。其实宋也亦是个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的性子。如此更加决心，好生替着一干将士打算，万万不得再只有恋家的心思才好。决心是下好了，手伸进怀里攥着那耳坠，心思又要往回飘。

大军停步歇息。

不妨的庞成豹一时窜上来笑笑问道：〝可扰了爷想事情？〞

宋也见了他也是一怔：〝没想什么，庞兄有事且说？〞

庞成豹眨巴眼着想：没想什么我在车外喊了三声爷你都没听见？嘴上却说道：〝咳，说来爷莫笑我，这几天我就在想，那打我的人到底是谁，不知爷可方便透露？〞

宋也哈哈一笑：〝庞兄是惦记那一身功夫吧？且莫急，过几日保准就有了。〞

庞成豹两眼放光："爷说得了定然是可得。"只说完话，却也不下车，虽是没什么话再说了，脚愣是挪不动步子。

宋也见他这个样子，又是笑道："这个说来话长，况且我也说不太准。庞兄只知道，打你的人，现下欠着咱人情。是要还的。"

庞成豹一听这话心里有了底，他知道宋也是个有一分说一分的。便就一连答应下来，笑着下了马车。

此刻天色已晚，再往前走又是个镇子，镇子往前是个大城。便是就地安营扎寨。大伙听着要歇脚，一颗心也倒松散下来。

这一松散，不想出了岔子。

严锦正在主帅帐篷里啃馒头喝汤，就见庞成豹急三火四跑进来："禀报将军，我们家爷丢了。"一边报着一边也是满心恨恨，此刻方觉出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有人就在他眼皮子地下把宋也给弄走了，他连看都没看见。只见宋也帐篷里，汤碗是歪的，馒头啃半拉扔在地上。

严锦一听也急了："丢了？什么叫丢了？"

庞成豹灰头土脸："才没半盏茶功夫，小的从爷帐篷里出来，这时候进去就不见爷了。那架势怕是。。。怕是叫人给掳走了。"

严锦怒道："你去把一周边儿的人都给我叫来，这么大活人我就不信一点痕迹不留掳走了？"

庞成豹一时想起宋也与他说过，那个高手欠着他人情，如今这情形真不知是不是同一人所为，若是，那他家爷就没啥危险，若不是可糟了，眼瞅自己这身武功也是栽了两次，可怎么是好？想着便也哭丧个脸。抬头望望严锦，这话不知为何终是没说出口。

单说这宋也，本是吃着饭，一时到听见有人与他说话："宋公子？"

宋也一个脊檩："谁？"环视一周，一个人也没见。

那人又道："公子莫急，寂姑娘派我来带公子去见个人。"

听着声音虽然是放低了，仍能听出温婉的音色。话音一停，宋也就觉眼前一黑，啥也不知道了。上次自己说是中了迷药，很是一语成谶，这次当真是给迷倒了。

待得醒来时，只见灯火萦绕的房间里，脂粉味倒是浓得呛人。后脊

骨只觉一阵酸沉，爬起来时头一阵阵的晕。

房间里突然有人说话："醒了？"

宋也抬眼看去，你道是谁？便是那日离院门口的小乞丐。

可如今这小乞丐倒是一身华服，气质高雅，宋也心说当日真是瞎了，这孩子眼如炬，目如星。自己当初是咋就相信他能是乞丐？

回神一想，也不知他是不是知道自己已清楚他身份，便就一笑道："是你？"

善年一声气笑："见了我你也不拜，你想死么？"

宋也一听这话心中道苦。怎的这孩子杀气如此之重？以后若给他当差真不知他是不是个容人的！刚想下地便拜，就见寂辉站在善年身后掩着嘴笑。宋也一时错愕："你们。。。"

就见善年哈哈笑道："寂姐姐好没意思，朕就是捉弄下宋爱卿，姐姐怎的见不得他委屈？偏给我漏了陷儿？"

寂辉脸色一红："年儿羞得胡说。我对宋公子敬重还不是为了帮你么。你倒歪曲我来了。"

他二人你一言我一语也未计较着身份，叫宋也看得个咋舌。心说他们这是唱的哪出呢？

就见善年一笑道："爱卿莫慌，朕晓得爱卿是个善人，便是那日赏的银子朕如今也未曾花完。权且留个纪念，念着我丧气落破时，交下的布衣好友。礼节么，现下无外人，爱卿还当我是当日小乞丐便罢。"

宋也席地跪倒："臣不敢。吾皇万岁。还望皇上宽恕有眼不识泰山。"他心里明白，就凭善年方才那眼神，这孩子简单不了。在有些人面前，不管何时也万万不得松懈，特别是，一国之君。

善年见他知理，心中也倒高兴。直嚷嚷道："寂姐姐你看，宋爱卿如此客套，倒叫我一时不知怎么办好了。便就这样吧。"说着便转回脸对着宋也道："初时见面，爱卿便送了我一份理，那份礼且不只是几个银钱，而是一份心意。如今我也回送一份。"说着便朝寂辉使了眼色。

寂辉拍了拍手，霎时门便开了，打门外进来两位仙女般的人物。

两个仙女进门便对着善年下拜，善年单手轻挥："二位以后跟着宋爱卿，该去拜新主子才是。"

那两个仙女当真就对着宋也拜倒：“主人。”

宋也听出其中一个便是刚才迷倒自己的，心下明了。皇上这是要监视他。心下又是苦笑，只嘴上却道：“二位请起，宋某不敢担当。”回身又是朝着善年拜道：“多谢皇上赏赐。”

善年终于客套完了，便叫他来到桌前就坐。细细问了先前魏先生是何许人，又问了张辰在府中情形。说到海娘与他的婚事简朴办的，善年扬言要赐婚。宋也不敢想这些，心说没把海娘一遭牵连进去就是万幸，如今想计较个礼数，实在不是时候。如此便也谢了恩，心中琢磨着怎么回去。

寂辉是个与善年说得上话的，宋也抬眼便笑：“寂姑娘，在下有一事相求，不知姑娘能否答应？”

寂辉一怔：“公子请讲。”

宋也堆着满脸笑：“在下有个兄弟，素来对别个不甚上心，只对功夫好的人很是敬仰，不知寂姑娘可否。。。”

寂辉一笑：“他还想报仇不成？”

宋也连连摇头：“这怎会，那老兄一心敬仰，无丝毫不敬之意。”

寂辉抬了下巴指着他身后：“那二位姑娘身手皆不比我差，公子怎的舍近求远？”

宋也望着她眼里传出的真诚，一时明白过来。在善年面前，寂辉是给自己安排了眼线。实质上也是保自己周全。想来又有些不知是喜是忧。便权且当做好意吧。在权势下，哪有纯粹的东西，从张辰那到严锦这，再从严锦那到皇上这。从一个坑里跳进另一个坑里，在坑里找个下脚的地儿站着，此刻来看，不过如此。

他心中想念魏如，那个对自己毫无要求，也无利用的老头。他也想念刘三，若不是看在刘三面上，寂辉断然是念着上次的事，可人一届侠客，倒也不必巴巴的惦记他的安危。

随即也都谢过，回头看看那二位女子，一个长气喘出来：“宋也告辞了。”

寂辉喊住他：“公子回营怎样与将军交代？”

宋也亦是愣神道：“便就。。。就说是义父交代的人。此刻方现身。严锦对义父的本事不很清楚。若说是别个一支，只怕还混不过

去。”

寂辉点头：“如此亦是个办法。”说完笑道：“宋也，我不知道你这么会撒谎呢，脸不红心不跳的。”

一句话噎得宋也脸色通红，心说这不都你逼得么。嘴上却道：“寂姑娘说笑了，山野人说些瞎话还是会的。”

善年眼角余光看着宋也出门，低低道：“这小子可不好摆弄。”

寂辉却是一笑：“他志不在此，不足为虑。”

天上明月高照，三人踩在将复苏的草地泥地上，声音有些匆忙。

宋也心中思量这小皇上的工夫，就听后面一位姑娘道：“公子不问问我们名字么？”

宋也一怔：“二位尊姓大名？”

那问话的姑娘邪邪一笑：“不敢，小女子苏荷，这位是义妹徐香。”

另一位姑娘另一种气质，总爱低着个头，总像是在脸红，此刻低低一礼：“公子。”

宋也忙去扶道：“姑娘客套了，宋某素来敬仰武艺好的，以后还请二位侠士多多指教。”

那位叫苏荷的媚眼一笑：“侠士？呵呵，此乃公子对武林人士的称呼？”

宋也搜肠刮肚，他还真不知道武林人士都爱听什么，通体就认识寂辉一个。也够叫他头疼了。便就小心道：“在下迂腐，不知如何称呼？”

苏荷本就生性活泼爱捉弄人。此刻见眼前宋也呆呆愣愣，又是清秀斯文。自带着一丝不叫人烦的架势。便就抬起手中宝剑歪着脑袋笑道：“其实也。。。行走江湖，大多人叫我们剑客。剑呢，是用来刺的。公子不叫剑客，叫刺客也是使得的。”

宋也一听心下发窘，这怎的认识寂辉的人都这般爱捉弄人？遂抬眼才要分辨，就见苏荷眼中的光逼人的亮，心下一滞，一股慌乱涌来，便也忘了说什么，只微微抱拳，便独自往前走去。

徐香这时候却难得的抬头了，声音细弱如丝：“姐姐向来眼高于顶，与他个陌生男子说那许多？”

苏荷抬着下巴傲然一笑："闲来无事，这倒有了解闷的岂不快哉？"

作者有话要说：先写到这

诱

宋也踏着月色星光只管头前走着，脚下泥沙参半，或许西边是片沙漠，也或许南方总是长不出纯粹黑土地。

身后的苏荷没打算对他另眼相看！在她眼里，这样任务也不知做了多少次。引诱男子，或者等着男子引诱。经年的胜利和世故，让她眼中所显现的光，有着一种内敛的复杂。好险，并没有什么风尘味。

女子的美也能当武器，她用这武器有意无意杀了多少人，连自己也数不清。对付眼前的宋也于她来说，和逗一只蛐蛐到底没什么两样。

寂辉姐姐殷殷嘱咐，说这个小子有些个别。是怎样个别？便就是有点倔巴，有点思想。苏荷一笑，但凡是个人，长了这么大谁又能没点脾气和想法？那不是傻子么？

如此一来，把事情想得模式化，把男子想得简单些倒也没什么不好。

岂不知女子不管经了多少世事，不管年岁多大，值得可爱的，却是一份童真！只怕她早已忘了童真为何物罢了！

苏荷几步赶来："宋公子打算如何介绍我姐妹二人？"她觉着，有蛐蛐逗，总是比没玩的好些。

宋也停步回头："姑娘怎的有此一问，才也说了，便说是义父的安排。"

苏荷挑着眼角一声嗤笑："你义父据说是我大晋难能聪慧的人。"

宋也拱手道："多承姑娘赞誉，义父他老人家，确实学识渊博。"

苏荷点头，她觉出面前这男子对她不似平常男子般殷勤。这人既不抬头看她，也不愿多说些话。他的话只限于回答，没有延伸的意向。

不知怎的，心中兴起一丝疑惑："听闻公子与张家小姐新婚不久，这样便来参军，不想念么？"

宋也微微挑眉："这个。。。内人倒是识大体些，至于我么，姑娘岂不闻，没有国哪有家。"

苏荷又笑了：“公子客套了，若不见外，随寂姐姐叫我一声荷儿，也倒不叫别个听了疏远。”

宋也这才一丝纳闷，心说我本就跟你算不得亲近，何来远近一说。再者你也是来监视我的，可嘴上却笑道：“在下木讷，苏姑娘莫要挑理。”

苏荷一丝笑挑在嘴边。她忽然意识到------自己好似被人嫌弃了！

定睛看了宋也一眼：“小女子听闻宋夫人是个难能的美人儿，若小女子能及上万分之一，便就值得开怀了。公子以为呢？”

宋也一怔：“啊？。。。”怔了半晌方明白过来：“呵呵，苏姑娘说笑了。我义父说，女子贵在品格，别个倒在其次。苏姑娘见多识广，巾帼不让须眉，自然。。。自然是好的。”说着这话，脸已打半边红起来，他不乐意得罪苏荷，却也不愿意说出一句海娘不如别人的话。可是面对苏荷这样直接的比较，一时心内有些不舒服。

苏荷一听这话哈哈大笑起来，笑得直用手抚着前胸：“公子避而不答，可是怕宋夫人听到这话与你算账么？”

宋也才要分辨，就见苏荷近前一步道：“倘或不是，公子怎的不敢抬头看小女子一眼？又何来的比较呢？”

这话说得宋也不得不抬眼看她。苏荷的的目光盯着宋也的眼睛，只等着他撞上来。

如此月色，四目相接，宋也心内一跳，微微皱眉间，便就忘了收回眼神。

苏荷宛如一朵花开在了最好的时候，仿似再开，便败了；若差些，便称不上盛放。风情万种，独自摇曳，刮出一阵阵的香，随着这风，抚在宋也的脸上。

看着宋也呆愣的眼神，苏荷笑了，右手运了内力，只闻轻微的嘶~一声，一条娟帕随风荡起，飘飘悠悠落在宋也脸上，又顺着落在脚前。

宋也登时回神。便低下头看着那帕子。

苏荷胜利在望，眼见着宋也动情，心内暗道：你不是要当正人君子么，我看你捡还是不捡？

宋也心内一丝乱，又忽的一丝瑟缩。他心中其实有那么一些松动，

可这一松动却拉紧了另一根弦儿。立时的，面对这苏荷，心中长起一堵墙来，直欲把她挡在外面。

且不管这堵墙是道德，亦或是对海娘的真心使然。心思一变，目光便冷了下来。

苏荷愣神一瞬，只见宋也弯腰捡起帕子，伸手递给她："风大，姑娘揣好些儿。"

苏荷的胳膊打水蓝的斗篷里伸出来，里面的绒布宽袖因着方才有意震裂，一条口子自肩膀开到手腕处。

大片的水嫩肌肤显露在黑夜中，格外晃眼白皙。苏荷面上一丝羞也无，尽可量的把动作放了缓慢，看好戏似地拿眼神勾着宋也，那架势当真是，你想看不见都难！

如此美色宋也倒是看见了。他没抬头，却也感觉到对方挑衅的气息。面无表情单手递了帕子过去，扭身回头便走，转身时还扔下一句话："咱们莫耽搁了回营，若无它事，且赶路要紧。"

苏荷被闪在当场好半晌，回过神时心头一阵难受。这一军到底是谁僵了谁？

身后徐香几步走来，细声唤道："姐姐。"

苏荷霎时想起后面还跟着个人。这些年来她从未如此疏忽过。兀自沉了口气，转眼时已神色如常："妹妹有话说？"

徐香斟酌着道："寂姐姐说，这小子。。。有些个别。"

苏荷笑道："皇上派咱们来偷他的心，早晚不也是这么一遭么。"说罢再也敷衍不出别的话，便就心虚般朝宋也走去。

不想徐香又道："姐姐。。。怎的心急了？"

苏荷顿住："难不成妹妹比我有把握么？若是的话，这人交与妹妹，我倒放心回去请罪。"

徐香听了这话便是一怔，她性子一向的慢，便越发着急起来，越是说不明白："香儿断然是不中意那小子的。。。"说话间眉头皱起。看得苏荷闭了眼叹息一声："是我话说差了，妹妹莫往心里去。"待想到徐香说的是中意二字。张了张嘴，却没说别个，这当口，说什么错什么，越描越黑。

想及此狠狠朝着宋也背影瞪了一眼。心中倒不得不承认，这个小子傻气呼呼的，怎的这样能惹纠纷？真真可笑，她不怪自己居心不良，倒怨老实人不买她的帐呢！

三人一路再未说话。宋也走在前二三十米，姐妹二人尾随其后。苏荷眼角余光落在宋也背影，再不拿正眼看他。

你道她自此便掩了心，好生拿着小心了？

其实不然。但凡有点傲气的女子，遇上这档子事不气可就怪了。气大了许是再也不碰这钉子便了。

可苏荷是何样人？娼门暗道打滚过来，在男人面前她就没吃过败仗。说是骄傲还是自信，再加上些许不甘。那么，越是高的墙，越想翻过去------她对宋也，倒打斜岔子里生出点儿兴趣和征服欲。

徐香看着宋也的背影，也紧跟了脚步。蔫吧人心思却有细的地方。她见与苏荷的话说到这份上了，再说什么怕是伤了和气。便就换了心思，这心思扯了老长，长到几乎越过了苏荷去。

帐里帐外灯火通明，军营里莫名就丢了个督军参谋，直到此刻，没有讯息。严锦当真开始着急了，若是被俘，那就该有送信的人来，看是要换什么。他心内早有了打算，该换什么便换什么，莫说宋也在这军中的能耐。单单若是宋也有了差池，海娘海茵那一关，他交代不了。

可这掳人的按说也不会如此沉得住气，今晚不来，想是明早么？一时心中烦乱，直想到是不是叫江湖上的人给截了？还是说，朝中什么人听了信儿，买了高手来？

不管怎样，他能在三军将士前掳走宋也，那倒不如把他个正牌将军弄走管用些。

便就这么左思右想，属下进来询问，说大军何时出发，他也答不上来，等还是不等呢？

忽闻来报，说宋也回来了。

严锦一听着实欣喜，率着身边几人直直迎出大帐。

宋也当着全军将士给严锦见了礼，又简明说了原由。

严锦直道是人回来就好，一听是魏如的安排，到底是存着一份敬仰，并未疑心。

宋也做贼心虚，倒怕他他问得详细，回身且介绍了苏荷姐妹，便把这话头岔了过去。

只见苏荷倒是出乎意料的老实，再没出现裂袖子丢手帕的戏码。徐香亦是一阵的谨小慎微，拿着她该有的腼腆气质，羞中带怯，一个人也不敢正眼看。

众人回了帐中，宋也有心明早再来安置两姐妹，余下一宿时间好好琢磨该是如何安排才妥当。不想严锦却大度起来：〝既然是先生安排下的，定然错不了。〞待要接着往下说，只听得宋也心内一紧，连忙打断道：〝将军日理万机，这等小事倒叫在下安置吧。〞说着这话，拳头又攥在身后。他心说，你莫再误会我抢你威风了，我这是为了你好，不知根底儿的，若当真将这二人规制在你个三军统帅身边，到时候很险怎样死的都不知道。嘴边笑着，一边却朝严锦一径的使着眼色，很怕他看不见。

严锦一见这样也就没多说，提了几口气琢磨了几个话头，又担心宋也这般若不是真有什么蹊跷，一时咽下诸多的话头：〝姐夫定是累了，便就歇着吧。〞

他说的是姐夫，意在叫宋也安心——————你别怕我不乐意，有什么事斟酌着办。

宋也心内一宽：〝那属下退下了。再者，请示将军，大军明日出发，三日后便到得边关。〞

严锦点头微笑：〝好！〞

宋也长长呼出口气，打了头里往外走，心说这两个人，暂且还是在自个儿眼吧前看着保准些。想到这回头瞥了一眼，这一眼不要紧，只见徐香难能的抬头了，那眼神却是波光暗涌，直看向严锦！

作者有话要说：低潮丫~~·最近情绪有点低潮，不大想说话，说也说不几句的那种。

看到有大大从头至尾给小的打分和留言，感激不尽，很是暖心！说谢谢也谢轻了。。。

嗯。。。说啥呢？不说话归不爱说，文还是会尽心写的，若是嫌慢就抽打我吧~~~~

额。。。用力~~~~~~~~~~~~~

家书

这三日以来，行军速度随着严锦的紧张，而时快时慢。

将士们一时接到命令说大军全速前进；一时又说，边关快到了，大军养精蓄锐，勿要太消耗了体力而整个速度缓下来。

宋也看着严锦的紧张也别无他法。他自己又何尝不是绷着根弦？

两个不曾打过仗的人，如今先要打的却是人情仗。这一仗也许是从此平步青云，也许就此一败涂地。

宋也抬眼看着迎风飞舞的大旗------张家军！一时觉得讽刺。便又偏过脸去看徐香。

他这两天的眼睛都不敢离开徐香，特特安排她在庞成豹身边做教头。想及此兀自苦笑，教头，当真大材小用了她。

一时不觉，苏荷钻进马车。等宋也看见苏荷时，已不知她坐了多久？或者说，不知道苏荷观察了他多久。便就堆上笑道："苏姑娘有事？"

苏荷亦不避讳，从怀里掏出小纸条递给他："寂姐姐叫你不要担心，张梁定是乐意我军加盟的。"

宋也挑眉："哦？为何？"

苏荷暗自摇头，未说什么。

宋也看着手中纸条，那纸显然只有一半，下半截有被撕去的痕迹。可这不打紧，知道这么个消息，在他看来已是好事。随即微微一笑，便要道谢，话到嘴边方觉出蹊跷。这字条是给苏荷的，并非给自己。若是给自己的，万不会弄这撕下一半的勾当叫自己多心。

抬眼看着苏荷，一时想起回营那晚，那晚的她与现下截然不同。此刻的苏荷满身洋溢着太阳晒过的味道，看着清爽舒服。心底里一丝错觉------这人是特特来告诉自己这事的？

苏荷见宋也得眼神渐渐的疑惑，便是脸色一红下了马车。连她自己都不知为何要在第一时间前来告诉。其实许是拖延些时候，军心不稳倒容易掌控些。不管是对谁，对方若乱，于自己是有好处的。

宋也见她下车，自己便也跳下车来走了几步，大军午间停下吃饭。宋也苦笑，这又是严锦抽风了。可苏荷的这个消息，他倒不好与严锦说，说是要有凭据的，他现在还不能把皇上暴露出来。想及此便就要了纸笔，一边晒着大好的太阳，一边给海娘写起家书：

海娘，见字如面。

一别几日。。。

写到这心里有些难过。

他知道，见字又如何能代替见面？这样的信写出去，自己先就说不出的一阵酸，海娘看了，又怎会不悬心。看着那纸笔，一时陷入了沉思，他想着，如何写才会叫海娘开怀些？

想来想去，提笔在那两行字下画了个耳坠。掏出怀中藏物比对片刻，嘴边一丝笑萦绕：自个儿这字不好，画也够次的，眼瞅着宝蓝的耳坠叫自己画得像只鸡蛋长了尾巴般，直看得嘴边的笑漾开来，越笑越是收不住。举起纸，倒过来又看，这倒过来看竟又像个吃撑了的蚂蚱般。宋也心中呼天抢地，谁发明的女子首饰，看着是这样，画起来便是走样得厉害。

正看得高兴，指尖一凉，画已然落入苏荷手中。

宋也大惊便要去抢。

苏荷只几个闪身躲在一边，眼睛一刻也不看那纸，只盯盯看着宋也。

宋也叹气："姑娘何故捉弄在下？"

苏荷亦不答言，见宋也不再来抢，这才低头看去。看了没两眼，便是忽的抬头。看得宋也直把头往一边瞥，想到自己倒是避什么。便又转回来看着她。

只见苏荷前一刻眼神还跟要吃人似地，这一刻却淡淡一笑，抬手把纸还了宋也，便就转身走了。

宋也手中握着那纸张，愣愣看着苏荷背影，心说还有比她更牛的下属么？想着便又坐下继续思量。

不一刻，苏荷打身后又转了回来，一伸手亮出一只晶亮透明的耳坠道："公子的画这样出众，劳烦帮小女子也画一个。"

宋也气笑间一时脸红："叫姑娘见笑了，这只是给内人家书。若是给别个画，实在拿不出手。"心中暗自蹉跎：你别蹬鼻子上脸行么？仗着能掌控我也别太过分。

不想苏荷也不为难，手一收，便也坐下道："宋夫人是个怎样的

人？”

宋也不愿再与她讲说自己妻子，不论是好还是不好都不想说。便就转了话头道：“姑娘可否告知，是如何学的这身本领？”

苏荷一怔：“公子想知道我？”

宋也嘿嘿笑着：“在下并无恶意。若是姑娘不愿说。。。”

话没说完，就见苏荷道：“不知公子是因着苏荷而想知道，还是因着苏荷是皇上的人而想知道？”

宋也想了想，道：“这有何不同？”

苏荷点头：“宋也，我自小过得是朝不保夕的日子，连爹娘是谁也不知道。秦妃娘娘把我养大，若你是我，你怎么办？”

她说的是你，我。叫得是宋也名字。可此刻宋也对她的反感却不似当初。他觉出此刻的苏荷，似乎有了些真性情。便就答道：“若我是姑娘，恐怕此刻也同姑娘一般做法。。。只是。。。”

苏荷一笑：“只是什么？”

宋也道：“只是朝不保夕的日子在下倒是过过，那滋味。。。其实若是可以，我倒愿意一辈子朝不保夕。”说到这便神色也淡了，他想起了巧儿，想起自己护持巧儿要饭时，那样单纯的苦中作乐。无论如何，那时候妹妹是活着的。

苏荷听了这话一时懵懂，顷刻又笑起来：“看来是苏荷不配知道公子心里的想法了，可公子却偏偏来问我。谎话，你爱听么？”这话说出，已是带着气。

宋也一怔：“你以为我骗你？”

苏荷冷眼看他。就见宋也道：“我给姑娘说个故事吧。”说完也不管苏荷是不是要走，眯起眼看着阳光兀自道：“有一家人。。。”

苏荷才要抬起的屁股，又坐了回去。宋也看看她，便是一笑，接着道：“他们很穷，但过得很开心。爹娘带着。。。带着兄妹两个，务些农，倒也不至于饿死。可是天不怜见，一场天灾袭来，兄妹俩成了孤儿。兄妹俩因此做了乞丐，朝不保夕。”说到这拿眼看向苏荷。

苏荷心里也是一颤：“你。。。”

宋也又道："后来，有一个老爷，招了兄妹俩进府做了下人。。。"

说到这，有人来报，说大军即刻便走。宋也挥退了手下，便也站起身："得闲再来讲吧。"说着便要上马车。

苏荷在身后缓缓问道："若是重新选择，那乞丐会进张府么？"

宋也一顿，短促呼了口气却坚决道："不会。"

苏荷又问："便是自此不得与张家小姐结缘？"

宋也没答言，提步上了马车。

苏荷站在原地，眼看着马车打面前走过，一时却动弹不得。她之前对宋也的经历，知道的也不少，从当乞丐，到入张府，再到如今。可她万万不曾想到，宋也这人，并不愿意要这些功名。甚至他那样维护的妻子，亦不是别人说的那般。若可以重新选，她可以不要功名，不要富贵，不要知遇之恩的义父，也不要心头对张海娘的一份情。那他要什么？

其实人是复杂的，就算你看着一个人从小到大，跟着他屁股后事无巨细的观察，你也不见得明白个中滋味！

这个想法叫苏荷一时失重。他不在乎这些，那自己手中握着的，对于他又算不算威胁？

一时背脊一凉，这人，是不是唬她？是否要叫她相信，他宋也本就是个对什么都无所谓的人？可方才宋也说话时，眼神清澈单纯，并无显出点滴心机！想及此一时心乱，提步跟了上去。

此刻马车上的宋也，一手握着那宝蓝耳坠，一手拿着那张家书。思想以飞过了重山，回了离院。

他似乎在想着，海娘此刻在做什么?可也有挂念自己？大哥的药铺开起来没有？大哥与寂辉可还顺利。想及此掀开窗帘喊来个小兵："去把这信送回离院，说我一切平安。"

小兵是这些日子来就跟着他走的，看着倒还顺眼。

此刻苏荷却赶了上来："公子若信得过，便由苏荷去送信吧。毕竟是家书，再者我脚步也快些。"

宋也拿着信的手正伸出窗子，半空中一抖，却不好再收回来。

海娘接到家书时，已是半日后。

苏荷脚下没停，眼前与脑中显现的，都是宋也把信交给她时，那样祈求又信任的一眼。这一眼使她的心一直乱到停在离院门前，仍是拿不定主意。

可也就是这一眼，叫她终于找了纸笔，在信的右下角端端描了朵荷花。

想她自7岁便被秦妃收养，日日的琴棋书画样样熏着，可如今一朵花画下来，额头已是一层细密汗珠。良心在对与错之间纠缠，到底呼出一口气------良心，她有过么？

便是利索收拾停当，又来了离院门口。

离院下人来报："宋夫人，军中来人送了家书，特特要见您才算。"

海娘正帮着刘三算些买药的细账，听了这话便是一怔："让他进来。"

作者有话要说：写到这

小荷

海娘这几天真正忙开了，忙到不给自己留时间想起宋也。

刘三的药铺选在灵犀闹市区一个街角。海娘全程跟着选的店面，连店面整修也揽过来操持。购进药材刘三自己全程跟着，现下也只有他通些药理。于是店里的事，真正需要个拿主意的。

如今药材购进差不多了，海娘又自告奋勇去算账。

刘三闲来便笑她："小妹你这是作甚，可是我身边没人了？改明累瘦了，也儿回来还不跟我算账？"

海娘撇着嘴任他揶揄。她实在想忙一忙减轻自己对宋也处境的胡思乱想。宋也此次去边关，有很大可能是拎着脑袋去的，谁知道是个什么情形？哪个又能一准说没有危险？思及这些便是心内一团乱，赶忙又给自己找事忙和。

店铺要取名字，海娘又一次自告奋勇："三哥我来想可好？"

刘三一脸苦笑，踌躇再三讪笑道："三哥答应了寂辉。。。等她。。。等她。"

海娘脸色半红："小妹继续帮三哥算账。"

刘三望着海娘的样子，心里着急，得了空且拉过她道："寂辉说过，无论如何，也儿没有生命之忧。"

海娘摇摇头咧了嘴笑得有些难以言明的苦："既是他想做的，我倒望着他做得好。了却他的心思，于我也是一桩好事。毕竟人活一世，于国于家。。。呵，便是不讲这些，对自身亦是一番建树。"话虽是这样说，又哪有不望着那人日日在眼前般舒心的？

海娘神色间流露出的哀伤，让人不忍细看。转眼她又一脸明媚："即便是三哥，我也知道。"

刘三皱着眉头笑道："你又是知道什么？"

就见海娘眨了眼的看他："且莫说三哥弄这药行是为了养家糊口，也莫说想做个再世华佗还是扁鹊的。三哥不在京城繁华处，却在这行军要道，若小妹当真不知三哥心思，便是个傻子了。"

刘三哈哈大笑："就你心眼多。"

海娘也是一笑："也儿与三哥，只是方式不同罢了。"

刘三叹气："行事没错，若也儿终将摒弃心头怨气，该是。。。该是回来与我一起经营药铺倒是好些。"

二人心中都担着一份心，却都不敢深究这份对错。怕是惊扰了伤怀，亦于事无补。

寂辉偶尔回来看刘三，片刻也就走了。

刘三紧着问："你们倒是打算对也儿怎样个安排？那秦妃可有提过？"

寂辉却也没说什么别个，只说是："他自己要做这样一个事，不是我一人之力就可保万全，凡事有万一。我只能在我力所能及处尽力叫他走些好路。不过你也放心，他那人命大，傻人有傻福。"

刘三没再问，听寂辉的话外音，那意思明摆着，她管不了宋也前途，性命是无忧的。

便是做最坏打算，只要宋也一身一命不受伤害，别个。。。不管怎样，刘三想：凭自个儿也接得住。

刘三与寂辉的谈话没有都叫海娘知道，怕她担心，也怕惹出别的祸患。

日子便就这样忙碌中透着一丝松散，一丝迷惘的过着。整个离院没有闹起一点风波，这个当口，宋也的家书到了。

好似平静的水面挂起一阵风。有句话怎么说------风吹藤动铜铃动。一封信引得刘三，海娘，海茵皆来探看。

送信来的人竟不肯把信交与小印子，直要亲手给海娘。一时间，几人不知是何情形，只觉暗暗透着些许怪异。

苏荷跟着下人来到正堂。抬眼就见两个女子一个男子坐在堂内。一时分不清哪个是张海娘，便就一一打量着。

海娘与海茵本就有几分相似，海茵因着不想进宫，闹了一出病，虽是调养过来，看着仍有些弱色，海娘在张府又是宋也又是娘亲又是亲爹的一通跟着上火，身子骨一向不大好，便就这样一直瘦弱着，独留一双眼睛真个精神，灵动且有韵味。苏荷便就这样看着，两个女子一个内敛些，一个灵动些。低低一礼："苏荷见过几位，敢问哪位是宋夫人？"

话是这样说着，抬起的眼却又去打量刘三。

坐上三位暗暗惊奇，立着的女子不寻常，寻常信差没有盯着主子看的。她不是个做小的。

海娘一笑："姑娘是要见我么？可是也儿带了话来？"

苏荷正眼看向海娘，她一向看不惯大家的小姐，觉得像个木头。所谓木头大抵就是像海茵那般，坐站皆有度，不过不失，许是还不如海茵恬静。

可她看海娘时候，心内却一丝诧异："见过夫人。"难能的，心里兴起一丝一较高下的念头，宋也心尖上的人，便是这位么？

她道："宋公子带了话说/说我一切平安/.不知夫人可有话带回？"

坐上三人皆是一怔，也儿老天拔地费着劲，就为了这么一句话？还特特派了这样个人，特特亲见了海娘才说？

海娘嘴边勾起一抹笑："平安便好，劳烦姑娘走一趟了。"

苏荷低头一声气笑，本是想叫那海娘乱了神，不想她倒沉得住气。这一笑有些自嘲，只管自怀里拿出信来递给兰儿："夫人若无话带给公

子，苏荷便告辞了。”说着一转身走向门外。且也不待谁有没有话说。

海娘眉峰一挑，竟自个儿走过来打兰儿手里翻出信，抖开便看。看得个一脸又是喜又是惑，间或叹息末了皱眉。

刘三与海茵看着她那神情，都道是写了多少内容，待得海娘再抬头，眼中却生出了狠意。

二人大惊，待要问，却听海娘道："小印子，去把那姑娘叫回来，说我有话叫她带给也儿。”

小印子见主子气色不善，连连应声便是往外跑去。

刘三且也不管别个隐私不隐私，见一向举止有度的小妹此刻这个气色，他便不及讲究尺度，起身自海娘手中拿过信。

一看之下亦是皱眉，继而深深回了口气，倒扣了信，眼也自是望向门口。

海茵拿眼问着刘三，刘三微微摇头，那意思是，搁下再说。

苏荷重回堂内，且是傲然一笑："夫人想起要带什么话了？”

海娘缓了神色亦是一笑："倒也不是，只有句话要交代姑娘。”

苏荷挑眉："夫人请讲。”

海娘踱步回了座位："才姑娘说芳名苏荷，不知是哪两个字？”

"便是。。。姑苏的苏，荷花的荷。”说完又是一笑，险些是笑出声来。

海娘见她笑自己，反倒是放松了语气慢悠悠道："嗯。。。姑娘不知，也儿脾气是个不好的，往常在府中也曾挨了爹爹的杖刑。还是劳烦三哥给治的。便是。。。往后若有个什么动气的事儿，姑娘好歹劝着些儿，莫叫他吃了亏去。只这一件，姑娘记好便可。”

苏荷被她说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心知那信上的荷花她定是看见了，不然不会把自己叫回来。可如今说起这些作甚？宣示主权？下命令？讨好？皆也不像。便就斟酌道："夫人莫担心，军中不乏好的军医，再者如今公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又有几个人敢使杖刑？”

海娘俏皮一笑："苏姑娘说得很是，除此便没了。”说罢对着兰儿道："打赏。”

刘三憋着笑，直待苏荷出门老远方大声笑出来。

海娘白了刘三一眼：“三哥倒来看笑话。”

刘三笑罢劝道：“小妹明知道是假的，置的哪门子气？”

海娘面对刘三倒显了一脸撒娇的样，一手指着门道：“她，她说话气人三哥怎的不说，若是寂姑娘有这么一出，我不信三哥还能老佛哉哉般。”

刘三双手举了胸前：“好好，三哥的不是，小妹莫气。”

海茵与兰儿一头的雾水，刘三一见又是想笑，便就把那信欲递给海茵。拿眼看着海娘示意，海娘道：“又是没什么见不得人，看我作甚。”

刘三知她是气大了，心说宋也这字画便就是拿不出手的东西不是？如今倒连这也不在意了。

海茵看罢恍然：“这荷花。。。便是说的那苏荷么？”

海娘点头：“正是，还是不同的墨色，又是不同人画的。她是当真以为别个都是傻子么？”

刘三摇头：“见那姑娘也不是白画的，此刻小妹不正气着呢？”

海娘嗤笑：“便就为了让我气一会儿，打草惊蛇？”

一时屋内无声，众人都意识到，这姑娘敢说这种一下便可戳穿的谎话------只需海娘一封信到得边关，真相自然大白。她因何有恃无恐？

兰儿此刻回过味来：“小姐。。。小姐才又说爷叫老爷打了板子，兰儿不懂，是要吓她还是？”

海娘急道：“她连三哥给也儿看过伤也不忌讳，却叫我误会她能近也儿的身。那她便不知也儿是。。。。”才说到这便立时住嘴，想了半晌想不出如何扯谎。

刘三憋着笑道：“自然是，那她便对也儿知之甚少，也儿自不是个轻率之人。”

兰儿听着虽是不甚明白，却只怪自己笨便不再多问，兀自低了头苦想。

正这时，小印子打外头跑进来："夫人，小的有话禀。"

海娘道："有话说吧，这也没外人，禀什么。"这原来的气还没消，又叫自己险些漏嘴给气着了。

小印子缩了脖子道："小的才送了那姑娘出门，一时留了心眼想看她往哪走。只见她一出门呼哨一声就飞了。那功夫，别说咱们爷，就是庞家老大也不及的。"

海娘一惊："她会功夫？"随即看了刘三一眼，二人皆想到寂辉来。

刘三暗自点头。

就听小印子又道："可着她好像知道小的跟在后头，回头看了我一眼，倒也不怕。"

海娘缓缓点着头："怪不得。"

随即看了眼小印子："倒是长了心眼，下去领赏。"

作者有话要说：啊 小的嘴让针缝上了 所以没有话说 容我迂回下

投军

海娘的气真个生大了。

刘三忙着联络寂辉，他也想知道苏荷是谁。这个妖娆的女子，没有一丁点儿的恐慌与不安，风一般刮来又刮走。身后的背影仿佛划了老长，总是让人闪神间生出疑疑惑惑。好像什么也没留下，却在每个人心里系了个扣。谁也不清楚她的最终目的是什么？看着皆像，循这这根线找下去，却找不到结果般。

海茵的脸上一如既往的平静。有些事她恐怕是想得早了，亦或在这之前，早在张梁要把她送进宫那时，她的心就仿佛死了一半。男子与女子，其实也就如此了。进宫，与众女子去抢夺那个九五至尊，然后或许独享龙宠，被一众嫔妃嫉恨报复；或许独守空闺，郁郁而终。不进宫，看着刘三宁肯孤独的活着，也不肯把目光望向自己。。。

严锦的出现于她来讲是万般如灰命运中的一点烛光，虽不比皓月之明，至少不是暗黑一片。

谁也不知道海茵平静表面下那惊涛骇浪的心曾经鲜活过，仿佛她生来就是复制了大家小姐的静雅，出嫁后也该有如她娘一般钢铁的心！

望着刘三偏偏走出的背影，海茵又一次失了神，而此刻她偏过脸，思绪一换，想的是严锦：

如今宋也面临苏荷这等姿色，会与不会动心她是不知。可严锦将来面对的，是什么？想及此，自己又在心中留好了位置，留给偏房或是小妾的位置。对于严锦，她已谈不起独享不独享。男儿三妻四妾，不是平常么？

兰儿随着海娘回了房。思及一路觉着自家小姐脸上，说不上是生气还是愁闷。只见海娘微皱着眉头，行动间一阵阵的呆，兰儿踌躇安慰道："小姐莫担心，咱们爷定不是个薄情之人。"

海娘一怔看向她，又转回脸看着前方："兰儿。。。可是你也觉得，那姑娘对也儿。。。她。。。"

兰儿吐舌一笑："那个姑娘，兰儿瞧着倒是不错，只是咱们爷定是看不上。。。那样的。"说了半晌也说不出错处，想说苏荷是风尘样，可人一丝风尘亦不见流露。虽是媚着，却叫人不敢轻视。

海娘挑了嘴角嗤笑："哪样？"

兰儿不知该如何说，先就跪下道："兰儿不知，只是觉着这姑娘来意不善。可兰儿也相信爷定是不会上那个当。"

海娘心下一凉，心说你既这样想，还跪什么？便是硬撑着笑脸道："起来，这可越来越爱跪了，先前在府里没见你这样守规矩。"输出口气缓缓道："话说得对，也儿不是。。。他不会！"心里到底少了半分底气。有道是关心则乱真真不假！

苏荷且未停歇，一路打马急行。直至子时过了方赶上大军。心中虽是有些觉着可笑，自己竟把事头挑在明里，为的就是要看张海娘失控。她何时用过这么下等的手段？可是张海娘到底上没上当她却不知。想及此心内仿佛缺了一角。一时倒是也怕一石激起千层浪，张海娘家书会不会随后而至？想及此心内虽是一丝后悔，可到底骑虎难下，便是更想看看宋也的反应。

这个念头让她心头生出一丝窃喜，窃喜什么却说不准。只好比老烟枪憋了许久，一忽的看到上好烟丝般------虽是知道无益，却是真真心痒难耐！

憋着这么一口瘾，嗖然落座于宋也马车上。一径的掀帘子，飞身上车忒也迅捷。待她坐好一看，不禁愣在当场。

马车上严锦与宋也仿佛正在商量着什么，此刻却被人点了穴般，一个半张着口还没闭上，一个手抬在胸前不知是放下好还是接着比划好。

话说严锦想及要见张梁，心内一阵焦躁。犹豫不决便来找宋也商量。进了马车便问道："茵儿倒是写了一封信叫我带着。可是，张梁是个念亲的人么？"他问宋也，宋也也有些为难，只是笑道："军中若是不讲亲情，张梁许是念着将军带了一众将士，大抵不会兵戎相见。咱们虽是谈不上雪中送炭，锦上添花他又如何不要？再者，将军带领严家将士归顺，老丞相昔日部下念着这举动，往后亦少有难为张家军者。张梁何乐不为？且。。。且也说是军中无私情，到底是亲生父女，怎样也会念着一分。"

正说到这，就觉得马车帘子一动，一股风兜面而来。待看清楚时，苏荷已然端坐于车上。

见这个情形苏荷亦是个没想到，便就红着脸道："原来将军在此，苏荷冒失了，这就退下。"说着就要下车。

严锦回过神来便打断道："苏先生且慢，不知。。。不知先生这样好的身手。倒是叫严某开了眼界。"严锦念着苏荷姐妹是魏如的人，又在宋也身边任了师爷一职，便就尊一声先生。他这么叫，军中亦都不敢称别个。如今一见这般，当真心内一阵欢喜。

苏荷讪讪："叫将军见笑了，山野把式，不足为奇。"

严锦点点头看了宋也一眼："姐夫早说嘛，如此高手，我们还怕什么。"一顿又道："我去巡视。。。"说不出别个，便就一掀帘子下得车去。

苏荷看着宋也那三扁四不圆的神情，忽然一笑："苏荷可是给公子惹了麻烦？"

宋也一声长叹："哎~~~~"他如何不叹。严锦本就对他若有似无忌惮着，如今怕是觉着他把高手留在自己身边，心内定是不爽。

难能见到宋也这等表情，苏荷欣喜笑起来："公子不问问苏荷此次送信？"

咽下这个节骨眼，宋也看向她："不知苏姑娘此行可顺利？"

苏荷点头："自然。"

宋也咧嘴一笑，又道："海娘，可说什么了？"

这海娘两个字让他念得又软又暖。苏荷一听，便是不去答他，反问道：“不知公子此生可挨过杖刑？”

宋也一怔：“你怎么知道？”

苏荷轻笑点头，直这样缓缓点着几下又问：“闻是那刘家三公子给看的伤？”她极力想从宋也的神色看出点什么，直觉告诉她，海娘那句话，定不是白说的。

宋也果真脸色通红：“这又是打哪听来？”

苏荷挑眉：“公子何故脸红成这个样？”

宋也看向苏荷，心中一丝害臊，一丝不悦。几乎是立时，心中那道墙又再竖起来。

面对苏荷这等女子，宋也的心其实是厌烦的。他想要身边的人痛快些，简单些。即便是寂辉那般给他下药的。对于寂辉，宋也并不真的抵触。可苏荷不是寂辉，她有对感情的强迫欲，虽是无甚痕迹，可是却急巴巴在你心里要占个位置。好似当初的兰儿，且又比兰儿复杂，不如兰儿纯粹。

之所以宋也心里是接受刘三的，许是因着刘三只是很温柔的付出，并不是要什么，不要你回报，甚至若可以，也不要你知道。即使自己的心暗暗疼着，即使面临的是一无所有。

苏荷见宋也脸上似有若无显现着不耐，一时便也收了嘴，心知这事有蹊跷，却不知问题出在哪。

可她这问话倒是叫宋也听出了破绽：“不知姑娘是听哪个说的这些个事头？”

苏荷皱眉：“便是宋夫人，特特交代苏荷劝着公子脾气，以免吃了亏去。”

宋也亦是挑眉，海娘是个什么样的他怎会不知，海娘怎会无端端提起自己挨打的事情？先不说是不是丢人，便是刘三给自个看伤这事，如何看皆是在有意无意拨弄着那个被夫妻二人埋在心底的秘密。再笨的人也不会如此不是？随即咧了笑脸问道：“原来你二人聊的很是投缘，连着八百年前的事也说起了，不知苏姑娘如何暴了在下的短儿，倒引得海娘提起这些？”

苏荷见他疑心，便硬是掩了心惊，笑道：“公子吩咐的，只说平安。”

宋也半眯了眼：“只说平安？”

苏荷亦冷了脸：“公子不信？”

宋也嘿嘿一笑：“怎么会？”随即打了个呵欠：“时候不早了，苏姑娘想来赶路也劳乏，便去歇息吧。”

这是到边关前最后一晚安营扎寨，宋也又去找了严锦，有些事，能说多少说多少。便是严锦不念着说的有无道理，且念着他这一份心，不至气得怎样罢了。

到得严锦大帐前，宋也忽然改了主意，有些话倒是容易越描越黑，严锦若连上次的事一道问起，自己该如何答？便就整理了思绪，只谈明日见张梁，不提别个。

第二日一大早，严锦特着了一身往常在严府做逍遥公子时的华服，一打眼仿佛还是那个纨绔少年，可眼中到底添了沧桑。

宋也与苏荷随行，严锦的副将留守。

严锦皱眉：“姐夫这般安排，万一那张梁趁军中无主帅而来袭，这。。。“

宋也笑道：“将军放心，军中有副将，且末将给将军推荐一人，保管万无一失。”

严锦一怔：“哪个？”

宋也叫来徐香：“徐姑娘功夫自是不低，其实属下倒认为张梁不会偷袭。逼宫那天听闻他说了两句话。”

“什么话？”

“便是，/我张家军不打自己人/。再有，/不战而屈人之兵/。冲着这两句，他没有理由来犯，我等本就是要归顺于他。”

严锦用眼打量徐香，徐香正也抬眼看他。一时叫严锦发现，徐香倒是个美人儿呢。

宋也看着苦笑，亏是没把徐香带出来，不然这乱子可大了。

一行三人出得大帐，打了马直奔张家军大营。

疾风吹过，三人的斗篷飘了老高，南方的天多雨潮湿，雾气蒙蒙

中，阳光亦不那样无遮无拦的烈，连着宋也与严锦的心亦有些反潮。苏荷倒是一脸轻松，马匹交错间投来一眼笑意，似是嘲笑，又像是不屑。宋也空白了一眼，不再想那些个勾心斗角，好生的享受一回策马而行，狂风作伴！

作者有话要说：先写到这

暗涌

几天工夫，漫山遍野都绿了起来。此地的山不高，且说是大大的土包亦不为过。一个个绵延的丘似是缓缓抬起，又缓缓落下。叫人的心也跟着这一片开阔缓缓的浮沉。山丘蜿蜒处，坡上一人一马迎风而立。

苏荷最先拉了缰绳，方才的爽利表情一丝也不见，看着倒难能的有了些谦卑。

宋也的马术也就一般，所以见了苏荷倒跑在自己后面，一时没赶上来心内便有些觉着不对劲。住下鞭子回头一瞅，只看见苏荷呆愣看向山坡。宋也顺着她目光凝神看去，不是寂辉是谁？

寂辉骑马立于坡上，真好似一片绿草中长出一棵蓝色的树。这样的明显晃眼，三人经过却有两人未曾看见，待得细看，只像是那一抹蓝忽然不知打哪蹦出来的。

宋也心中忽生钦佩，原来练武之人想要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是要在细节上下功夫的。随即心里多了些讪讪，想到自己这二把刀功夫，真是枉了天天喊学武的名头。

严锦听闻旷野上只自己的马蹄声飞扬，回首间竟也猛拉缰绳。愣愣的兀自看着，好像是寂辉。可是寂辉怎么会在这？

寂辉微微一笑，打了马来到三人近前。一眼也不看苏荷，只看向宋也道：〝也儿马术练得也不错了。〞

宋也讪笑：〝寂姑娘取笑了。〞他也没弄明白寂辉怎会在此刻，可是要在严锦面前暴露了身份？

寂辉一笑，转过脸对着严锦道：〝将军此次去投军，寂辉可助一臂之力。还望恕寂辉冒失。〞

严锦挑眉：〝我倒不知道，原来我左右这许多高手，不知刘三。。。〞

话未说完，寂辉打断道：〝刘公子与将军自小交好。若将军信得刘

公子，便也信我寂辉一次，可好？其他，且过了这一关，再行谢罪。”

寂辉说话有一股子冷傲气势，不容人质疑，不容人忽视。可语气里透着的真心实意，任谁也听得出来。

严锦看向宋也，宋也朝他点头。

严锦叹气，心说原来你们全都知道，就是没人告诉我一声。可此刻不是闹脾气时候，便就朝寂辉道：“寂姑娘愿帮衬，自然求之不得。”说完且双腿夹了马肚子，朝前小步走着。脸色不是很好。

见严谨如此，宋也微微叹气。便也骑马跟在后头，一面问寂辉：“可是出了什么事？”

寂辉一副不以为然：“能出什么事，你大哥催命似地非得叫我来看看。“说着这话，不着痕迹瞪了苏荷一眼。

苏荷脸色通红。低头不语，且慢慢随在身后。有些个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实在是她只知道寂辉想笼络严锦，却是从严锦至交好友刘三处下的手。可她不知道寂辉早已动了情。

那家书上的小荷，到底是叫寂辉知道了！

一行四人来到离边关最近的城池----浮越。

本想及边关嘛，该是战事连连。此刻虽未开战，不至于一派伤亡，可如何该有些萧杀之气。

只这一看不打紧，浮越城墙高筑，真个雕梁画柱般气派。

守门之人却也倒奇怪，来往百姓，别个倒是还查检得不怎样厉害，只是这姓甚名谁，哪里人士，却问得真真仔细。

四人下马步行。宋也打在头里往前走。门将自是叫住：“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里，进城何事？”

宋也笑道：“姓宋名也，来自京城，随我家公子，且到贵宝地探亲。

门将眼睛稍稍一瞪：“探亲？”随即眼神让开宋也向后看去：“他们呢？都是一起的？”

宋也点头："嗳，这是我家严公子，那二位姑娘亦同我们一起。"

门将朝后面坐着小桌上喝茶的人一阵使眼色。喝茶的放下碗茶也不喝了，直起身向里跑去。

宋也一笑，仿似没看见这一幕。就见那门将霎时又寡下一张脸，恢复了原样道："过去吧。"

严锦眼看着宋也笑着点了头，任是啥话也不问也不说，只管朝前走着。疑惑间便也跟上，直过了城门几十米方忍不住问道："才那喝茶的小子保管是个报信的，姐夫怎的不想想？"

宋也回头看看寂辉，又看看苏荷。便低了眼摇着头只管笑，眼见着严锦脸色也变了，方努了劲憋回去道："将军，想那张家军征战几辈子了。听闻咱们这么不明不白的投军，他能不打听清楚？莫说是喝茶那小子，就咱们严家将士中，保不齐也有内奸。这是防不胜防的事，索性咱们开诚布公，倒显出坦然。"随即也不顾严锦明不明白，只拿眼角眉梢看着寂辉与苏荷。挑着双眉叹了口气。回身又是朝前走去。

心说，内奸，咱旁边就跟着俩明目张胆的。这俩人比起张家军，比起张梁，哪个分量重些且不好说，此事还需斟酌啊！那小皇帝岂又是个叫别个坐收渔翁的主？想起那眼神就冷的慌。

想到这且走到一家包子铺前吆喝道："小哥，给来两屉包子，且捡些个大的，不短你银子。"

那小哥见几人穿戴气度不凡，便是对着笑道："客官倒是屋头吃去？上好茶水伺候着呢。"

宋也摇头："若好吃改日定再来的。不过。。。敢问咱们将军府在哪？咱外地人，很想去看看护国大将军府邸的门脸，也好长了见识。"

那小哥一听就笑了："咳，我当什么呢，顺着这街靠着左手边直走，走不到五百步也就到了。好几个官爷守着门，好找的很。"

宋也掏出一两银子扔了过去："多谢。"

卖包子小哥一阵的猛笑："您客气，再找个哪里尽管问小的。浮越城我熟得很啊！"人走了老远了，他还招呼着，心头高兴啊，难能的见到这样阔气个主。

张梁听守城的兵士报说，严锦进城了。

张梁心中一丝紧张，一丝玩味。细细问了随行几人，是个什么情

形。待得问完又是摇头晃脑般一笑。

统共四个人，其中有一个书生样，二个绝色女子。可二个女子不是拿来献美的，没遮面纱，没乘车，都是骑马而来。一个书生是个脸生的，又清秀文弱。说及四人进城反应，只让人觉得个稀松平常。真真是又没防范，又不带傲气。

张梁是领兵之人，领兵之人心中自然存着防人之心。可听兵士形容的那四人神色之松散，足见几人是有些胆识。随即一片好奇之心顿起，这几人，若是当真收服了，却是不错的。

王贺民也跟旁边听着这话，稍微一想，便就请示道："将军，午时要到了，可还去阅兵？"

张梁眯眼看着他："唔。。。就，劳吾大将跟门□代一声，若来了就把几人带进来吧。

宽敞的大殿，王贺民领着严锦一帮人缓步进来。

若说这大殿。一般皇上的殿堂才称得上是大殿。

那它有多大呢？

宋也直觉着，走了有二十来步，才看清楚张梁脸上表情。瞧着，倒也不算是怒，也不是生气，可是，也看不出笑来。

便就随着严锦拱手一拜："给大将军见礼！"

张梁单手微抬，还没等说话，就听王贺民在下面出声了："哼！吾等有些官职的，也没说一拱手，就算礼数了。"

随即又装着个腔调，规矩单膝跪地道："秉将军，人带到了。"

王贺民这一出，张梁自己也觉着用不着。可人戏唱到这，他也不能有太大反应不是？便就微仰了下头，似笑非笑的不说对，也不说不对。

倒是寂辉扑哧一声笑出来，拿手掩了嘴，又是摇摇头。

这一笑，把王贺民给笑毛了，大脸通红便就站在一边。

严锦自怀中拿了海茵的书信道："将军久战沙场，许是少有与女儿见面。茵儿特叫我带了家书来问候。"

张梁点头，示意属下给呈上来。

可呈上来，他却也未看，只随手放在桌上茶杯边上。那一放，也不算轻，也不算重。可是却叫下面的几人说不出话来了。

这时候王贺民又开腔了："禀将军，阅军时候到了。"

张梁点头一笑："贤侄可有兴致去观摩指点些个？"

严锦一怔，便是低头道："早也闻张家军何等威武，自然要跟着长长眼界。"

宋也拿眼斜着寂辉，心中有些诧异她笑的什么？

按说，以寂辉的身份，见过的拍马屁捧臭脚者，那还能少么？可是非笑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总觉着有那么一丝不对劲。哪不对劲，却又说不出来。

几个人跟着张梁后头往外走，寂辉发现宋也在看她。本想说两句话叫他安心，可是此刻也不方便，便就收了笑把头转向一边，闲闲看着守在殿外的两行齐刷刷兵士。这一转，宋也更是纳闷起来。

倒不是纳闷她转头，而是寂辉的神情太也放松。虽是武功绝顶，可是在这三军统帅面前，怎的不见她有一滴滴的怕呢？

张梁这元帅可是与严锦那半路和尚两码回事的。。。

外头，大大的太阳。

作者有话要说：最近 很忙 很忙 会继续更新~

比武

演练场上，张家军的阵仗说是恢弘亦不为过。

那当真是乌压压一片人，一眼也望不到头去。只见这如此多的兵士，各个挺拔精神不说，只说那列队，就跟拿了钉子算好距离钉在地上一般，纵横间忒也整齐，当真让人看着就提气。

严锦一见这般，心立马有些堵得慌。他心说自己的严家军跟这些人，那能比么！幸好是要投靠。这要是开战，别说胜算，能不能全身而退那都是问题。

一时心底根儿就服了气。他这一服气，脸上原本本的一些傲气也没了，又着了一身富贵衣裳，五大三粗却端端显出窝囊态来。

这工夫，表情叫人好笑的却是宋也，只见他一列列兵士看过去，就跟站在汪洋大海边差不多，心思一径变得奇好，连嘴角也往上翘起来。

他觉着，大晋有这样的一支军队，那实在是福气。不愧人家都说，张家军叫外敌闻风丧胆。想那慧与老将军叱咤疆场时候，那得是多豪壮的一幕？心头念念，回头定要和海娘说一说。叫她心中也高兴高兴。

自个跟这开小差工夫，一忽觉着不对劲。回过神来，看见严锦在看他，寂辉也在看他，苏荷低着头。而张梁身前跪着王贺民，似是在请示还是报告的。

宋也龇牙讪笑着小声问寂辉："这是怎么了？"

寂辉面上也带了笑，心说这时候全都绷着脸细心查着，揣度着对方下一步出个什么奇招。也就宋也这时候还能对着成千上万不知是敌是友的将士，笑颜如花的。

你说他是精还是傻呢？

寂辉大声道："看来张将军是要给女婿接风，也儿，咱们算是借光了。"随即拿着下巴一指那跪在地上的王贺民道："那位大人说要比武开场。"

宋也一怔："比武？嘿，那感情好，真正开了眼界呢。"

寂辉苦笑："和咱们比，三局定输赢。"

宋也一忽嘴里吃了个苍蝇般，吃进去恶心，往出吐也恶心。心说跟我比？

他仔细看了寂辉表情，看不出她对于这个提议是赞成还是不赞成。随即自己拿心衡量着，虽然比武单打独斗的也不见得输，寂辉苏荷都是高手，严锦功夫自是不差的，可这么一来，是不是容易把事情给闹崩了？

于是回头冲着严锦一低头："将军做主。"

严锦鼻子气得都快冒白烟了，心说你这时候想起来我是将军了。

严锦一生气，宋也眨了眨眼，心中自是叫苦。他想着，你这时候就别生气了，我就是个名不见经传的督军参谋，三军面前有我说话的份么？就算是我振臂高呼，那也不硬气不是，我这身功夫连翻个墙还里倒歪斜的。

严锦也不看他，把脸往旁一扭兀自生气。其实他这气也不只是因为这些，而是一心想着聚众举军给老父报仇，拯救老父于天牢水火。可如今一看敌方这个阵势，他怎不泄气？

宋也身子一转，又冲着张梁道："还请张将军做主吧，我等无不从命。"

他觉着张梁那身份摆在那，不见得就好意思较这个真。

可张梁没说话，跪着的王贺民开腔了："便是亮个本事，又不伤及性命，倒怕的什么？"他倒是不客气，话头逼得别个再要退缩，就好似连拔刀都不敢，休提别的了不是？

宋也又是一拱手，问道："这位将军说得是，只不知往常比武，都比些什么？"

寂辉微微挑眉，心说你还真敢搭茬。

只见王贺民站起身道："便是射箭，轻功，对打。阁下若有什么好本事，也可说来听听再议。"

宋也点了头，回头看了眼寂辉。这时候再看严锦也是没用。且看寂辉是怎样个意思。不想寂辉头一扬："就这么着吧。"

王贺民朝着军中做了个手势，兵士们齐唰唰一声吼，队列立马散到四周围成个国字框，张梁与严锦登上主台观看。场内且不知何时已抬来大鼓，咚咚咚几声响，一场比武着急忙火的就开场了。

自商定比武，到此刻开场，场中央一将士已经开始唱道："此次比武，双方任选三人，切磋为主，以免误伤，双方无有许可，不得带额外兵刃上场。。。"

宋也就觉着跟做梦似地，真真好像他们来这之前，一切都准备就绪。缝了网挖了坑，就等着自己说，我跳。

这么想着，冷汗也下来了。回眼看向寂辉，寂辉还是一副老神哉哉。且正看向自己问道："也儿怕了？"

宋也讪讪苦笑："是。。。皆说艺高人胆大，我这实在是。。。"

寂辉打趣道："才不是应得很痛快？这时候要打退堂鼓么？"

宋也亦是笑道："这倒也不是，不知寂姑娘给我安排比哪场？"

寂辉皱眉："我看你就射箭吧，轻功你不成，招式更不成。这都是硬功夫，倒是射箭，还不至于输的太难看。"

说完这话且拿眼看宋也，只见宋也脸皱吧的什么似地。寂辉一阵诧异："你连射箭也不会？"

宋也硬着头皮点头。

这时只听人唱到："第一场，射箭。"

宋也一怔的功夫，苏荷上前拉了他衣袖道："公子且该上场了，有寂姐姐在，倒是。。。且莫悬心。"苏荷那意思是，你就随便比划吧，反正没指望你赢。

宋也长呼一口气，点了头便朝前走去。这下没了退路他倒是豁出去了，反正就是个输，还有啥不好意思的？

来到场上，对手是一个叫古江的副将。那古江黑潺潺一张脸，身材矮小精悍，一双小眼睛跟小狼似地，森森冒着光。打眼看上去，就是个脾气贼暴的主。可是呢，这人一上场对着宋也便是拱着手龇开牙一笑。

宋也当时就一怔，心说这张梁身边都是些什么人呐。一个王贺民，长得像个笑佛似地，一说话就跟吃了粪似地冲。

这一位古江，一身的萧杀，一脸的怪样。可看着偏又是个脾气好的。

岂不知这古江自小长得就不叫人待见，还未从军时候老母便交代说："儿啊，你这样貌是个凶的，不妨的见了生人多有些善意。"

善意是啥？那就笑吧。

可他不知道自己不笑就够吓人了，咧开嘴一笑，那活脱就是一鬼啊！

一口刷白大龅牙，一身一脸去黑的皮肤，再加上怎么看怎么冒着绿光的小眼睛。宋也拱手笑着还礼，可这脸直是忍不住的想往一边偏。

古江恐怕对着宋也这类的反应，那也是司空见惯的。且说，宋也还算是好的，有些个不厚道的，当时就喊出一句，我地妈呀！

先说这比试射箭，也是三场。

第一场就站在五百米开外，比的是眼力。

古江咧嘴一笑：“阁下请先。”

宋也倒不客气，接过弓搭上箭，用力深呼了一口气憋在胸口，这一箭嗖的一声出去了。

靶子旁边的士兵过去验，直验了半天没找着箭。这后脊背就开始冒凉风，心说这位爷把箭射哪去了？好险自己站旁边没给招呼上，下次再遇上不知根底的人，可站远了些儿。

回头冲这边比手势，张梁一仰脸：“再验一遍。”

宋也一边回头走了几步，一边挠着后脑。瞥眼看向严锦，只见严锦那脸说不上是个什么颜色，说是青且还透着红。攥了拳一副摩拳擦掌。可这时候着急也不管用了，他心说要是自己下场，怎么着也不至于脱靶。

宋也拱手一笑：“多谢张将军美意，不用验了，宋也技不如人。”

全军将士一片哄笑，张梁一眼横过来，霎时也没声了。

古江上场时候，那鼓擂得个响。古江这小子也倒争气，单眼一眯，对准靶子嗖一箭过去，正中红心。军中人人叫好，此时宋也再是顾不上这些，他自己也是个在军中打了几天滚得人，怎的今儿把脸丢这了？

细细问了第二场比什么。便站在一旁，手中摸着弓和箭兀自琢磨开来。

第二场比的是心力。所谓心力，就是找块黑布把眼睛蒙上，靶子由五百米处搬到了五十米。纯粹考验一个人的定力和信心，再有，考验一个弓箭手对弓箭的熟练程度。

宋也心中较起真来。即便是根本没打算赢，可方才那一箭也输得太难看了。他觉得，在张梁面前这么个输法，其实是给严锦脸上抹了黑。严锦来投军不假，严家军跟张家军没法比也是事实。可事情并非这样简单，明里是投军，其实也是一场战争。

他们敢这样单蹦几个人来这重兵之地，唯一筹码不是一份服帖的归顺之心，而是要叫张梁看出严家军不但有意归顺，更重要的是有利用的价值。且就算是归顺，往后在军中，依照严锦那脾气，他是个忍辱负重的人么？

宋也觉着，他起码该尽力给严锦，他的这位上司争一份抬起头来的傲骨。想到这一忽有些明白寂辉今日对这场比武的轻松反应。原来她心里是愿意有这么一场比武，甚至宋也觉得寂辉是在顺水推舟。可是这顺

水推舟，也太顺了吧？他抬眼看看寂辉，又转回头看看张梁。这一刻方觉出疑点重重，可是一时又想不出头绪。

此刻已然准备就绪，方才那人又在唱开场词。宋也停了思绪，专心顾起眼前。

内情

列位说了，宋也不是会飞刀么？

此话不假。

宋也往那一站，古江照例一拱手：“阁下请。”一句话倒是比先前说得软了些，小绿眼睛里，若是没看错且还淡淡萦绕一层善意。

宋也心中有些暖，若说这是他的妇人之仁却也可。宋也确实很容易叫一些个善意打动，且不管是多大的善意，只要是实打实的，哪怕是指甲盖一丁点他也是受用。这或许是一个流浪惯了的人的软肋吧。

宋也拱手还礼时，没有说出那句：“阁下请先。”

本就没什么正儿八经本事，正思讨着如何给自己钉个架子，叫这射箭转变成飞刀，转变得妥帖些。

古江的善意，让宋也霎时心生不忍拿他当了踏板。索性也不弄些花哨。直接一手扔了弓，一手咔吧一声掰折了箭，大咧咧站那道：“蒙吧。”

他这一出且还不看别个，只严锦在台上有些坐不住。心说宋也这是要干什么？扔了弓掰了箭，一副撂挑子的架势。

转眼看向张梁，待要说些什么，却见张梁倒是饶有兴致看着那宋也，一眼也没看自己。严锦咽下话头，也继续瞅着。

来人给宋也蒙了眼后，大致测试了是不是蒙的严实。往回走的功夫也一眼一眼往回瞅着，见过比武的，就没见过这样的。才要回过头，就见宋也嗖一声，手中半只箭已然钉在靶子上，不偏不倚，正中红心。

宋也眼被蒙着，只听得周围那是鸦雀无声。擂鼓的也停了，等着起哄的也忘了。宋也摘下黑布一看，连给他蒙眼的那人，也是走了半截，拧着身怔在当场，停了那么纠结的一个姿势。

一片寂静中，严锦头一个反应过来，站起身拍掌道：“好！”

这一声好打破平静，众人这才想起来议论，一时叽叽呱呱说开来。宋也听不清众人都说些什么，此刻他的心越发沉潜，再不是刚才的轻浮。

若说这就是场戏，大伙都唱得起劲，宋也觉得自己既然下场了，就得把戏唱出彩来，莫论这一翻折腾有没有价值，首先叫严锦能恢复正常了，那就是一种价值！

曾几何时他不屑这些东西，他会觉得有什么好比的，有什么好赢的？自己本来不会射箭，跑上场当什么炮灰？可是如今这局势使得宋也明白，莫说是面子，此刻就算是把命搭里，这场戏也得唱下去。因为有些东西比自我重，比性子重。虽是没有深想那东西是什么，此刻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走了一条忠君为主的路，而他此刻的主子，说白了就是严锦。

回过神对着古江深深一揖："大人请。"

他不知道古江能不能领会自己对他的一种欣赏还是什么，古江对于他这举动，脸上仍是一副讪讪，只道是："阁下好箭法。"

古江的一箭自然是精准，却是偏离了红心一点点，倒叫宋也险胜。

第三场比的是马上射箭。

宋也马术一般，且又是把箭掰了当飞刀撇出去。张家军里无人喝彩，却也再无起哄。

张梁转头问严锦："这人倒有趣。"

严锦笑道："都是些刁钻把式，将军见笑了。"

张梁呵呵一笑，心中自是有了数。

场上计较胜败的功夫，宋也眼看着严锦又可谈笑自如，便就冲他使了眼色。严锦会意，站起身朗声道："古大人果真箭法神妙，该当获胜。"

众人再无意义，张梁又是一仰头，说不上笑还是不笑。张梁大概是极少吃了这等哑巴亏------宋也这是违规，还何谈胜败？其实也是，事发突然又是新奇，谁也都没反应过来这些。

宋也往回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王贺民。他知道自己这次虽败犹胜，该做的也已尽了力，心思便开始别转。

总觉得王贺民一蹦三个高的非得要比武有些蹊跷，可那王贺民此刻脸上却看不出生气来，依照王贺民的脾气，看不出生气说不准就是，高兴？那么他高兴什么？

才想到这，人已不知不觉走回己方所在。就听苏荷打趣道："公子好箭法。"

宋也一时回神，便就皱眉苦笑。想起上场前苏荷也曾安慰他一句，此刻也觉着苏荷不那样可恶，便就任她揶揄。

只单单拿眼望向寂辉道："寂姑娘可知下一场轻功是和哪个比试？"

寂辉一笑："也儿才不是看见那人了？"

宋也一怔："王贺民？"

寂辉点头，见宋也还要问，索性一口气说道："这一场轻功我与他比。"转头对着苏荷道："下一场比招式，不管你用何方法，引得张梁下场，且只准你败。"

苏荷当即脸色刷白："寂姐姐。。。"见寂辉一眼横过来，便就点头应是。

宋也心说不对啊，原本觉得寂辉与张梁有些莫名其妙的联系，可此刻看来张梁也是给算计在内的，这寂辉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锣鼓声骤响已是要开场，寂辉稳步走下场去再未回头。

宋也紧张朝场内望去，他知道寂辉身手，可比武这等情况向来瞬息万变，仍是叫人惴惴。

苏荷倒没往场上看，只进了两步到宋也身侧道："公子莫忧心，寂姐姐轻功了得，能胜她的苏荷还未见过。"

宋也听罢缓下口气道："苏姑娘不担心下一场比试么？"

苏荷低头一丝苦笑，抬头时却转了话头道："公子还未给苏荷画一幅耳坠？"

宋也亦是皱眉："这等时候姑娘还想得起耳坠来。"

苏荷似是未听懂宋也话里的意思，仍是道："公子可是不愿帮苏荷画么？"

宋也很想问苏荷为什么非得要自己画那东西，起先他以为苏荷是要嘲笑他画得丑，可此刻又再提起，有些答案呼之欲出，宋也那句为什么没有问出口，因为他不是不知道答案，而是不想听。便就敷衍道："我那画是个拿不出手的，姑娘何不另请高明？"

苏荷又是一笑："公子今日不应承苏荷，他日不会后悔么？"

宋也不耐："后悔什么？"

苏荷且往旁走了两步兀自道："有诗云，有花堪折直须折，莫等无花空折枝。。。呵！"这一笑满是自嘲，眼中似也露出杂乱。

宋也不知她是单指画还是别个："宋也这画可称不上是花，还是空着的好。"虽是一派答非所问，却摆明了告诉苏荷，我不会给你画。

苏荷又是转回两步，不留痕迹却站了宋也身后。方才的笑意一丝也不见，脸上浓浓黯然，声音便也连带出哀怨道："宋也，若我再也不出现你眼前，你可会记得我？"

说着这话，眼睛盯盯看着宋也脑后垂下的束发缎带。

宋也心中一乱，似是觉出身后那丝期盼，便硬是一动不动，亦是一句不答。

身后那人声音细若游丝："常人只知朝前看，岂不知错过了多少风景，若不时回过头，许是。。。公子可敢回头么？"

一句话说得太轻，似有若无。宋也只觉得这话似是没有说过，可着实在心中留了痕迹。

直站了半晌，手心已是沁出汗来，到底是回头了。可苏荷已然不在身后。

此刻宋也有些恨自己，他恨自己回头，恨自己不争。可是苏荷方才那话隐隐叫他觉着不安，不是诀别胜似诀别。一朵花开败了，自有它的气味和姿态，苏荷此刻便就充盈着那种姿态，让人心中不免一时怅然，一时唏嘘。

未听得锣鼓喧天，喝彩连连。只听得宣官在那兀自的唱："第二场，轻功比试，寂辉得胜。"

不愧是寂辉，一连三场比下来，大气也不见喘。直走向宋也面前问道："苏荷与你说了什么？"她倒还有空注意这二人。。。

宋也脸一红："只说寂姑娘定是赢了的。。。"

寂辉边点着头，眼睛边也追随着什么看向台上。原来是在看那王贺民。

王贺民下场对着张梁便是一个头磕到底，也不说话，也不请罪，只磕完头站起身到了张梁一侧。张梁瞥眼看他，眼角余光发现严锦在看自己，便就脸上端起个不喜不怒的颜色。

便就此刻，只听场上一女子道："不知张将军可是戏弄我等，一力促成这场比武，却只派些小鱼小虾逗着我们玩。早知如此，且还比个什么？"

一句话说得挑衅至极，场上立时充盈着火药味。连带宋也亦替她捏把冷汗。

谁人不知古江，王贺民。那都是在军中响当当的一号，战场上立功无数，军营里哼一声半边颤的主，叫苏荷这么一说，全军直是血气上涌，乌泱泱不平之声。

张梁兀自坐得稳如泰山，谁也看不出他动了真怒没，只寂辉嘴角上挑，闻出了味道。

宋也回过头刚要问寂辉，却见寂辉一脸看好戏似地神情。

这时苏荷又道："早也听闻开国慧与老将军神勇无比，带领一支张家军所向披靡。不知如今这支铁军可是威风犹在？将军可否下场指教一二，也好服众。"

张梁的眼神渐也阴沉，身子仍是未动。全军将士眼光齐刷刷看向张梁，那目光直是明了又暗，最后显出红来。

苏荷眼见于此，便就笑道："将军不愿下场指教，是怕输么？还是说，那开国慧与老将军之神勇，也只是人们吹嘘之词。原来。。。"

话未说完，张梁直从台上飞身而下。苏荷挑衅他也就算了，连着祖宗也一起损，还能坐得住那也不是人了。

宋也脸色一白，心说苏荷这不是找死么？随即一看寂辉还是一副悠然自得样便就明白了。

寂辉方才叫苏荷上场时，苏荷脸色也是刷白。难道就是送去个结实的沙包给人去打么？

来不及想原因便要去阻止，寂辉一句话传来：“原来也儿不止会对张家小姐动情，心疼了？”

宋也一顿：“也儿只是不忍。。。”

寂辉冷下脸：“你就只当看不见听不见吧。”

寂辉的语气激怒了宋也：“原来善年那小皇帝坐了皇帝宝座，是要拿女子性命去换江山。大晋男子且还未死光吧。”

寂辉一怔：“也儿放肆！”

宋也也急了：“她好歹是我手下。”

寂辉嗤笑：“你手下？真是你手下么？莫说她不是，便当真是你手下，你又知道她多少？为她说这等犯上的话，也儿倒很是念情。”

宋也心中发苦：“苏荷来我这，是谁的指示我怎会不知。寂姑娘说我不了解她，是说她帮我送家书一事？”转回头皱眉叹道：“我知道她定是做了手脚，不然海娘不会说那些。。。奇奇怪怪的话头。可这是两回事，别人眼中她仍是我的手下，我如何看着她去给人当沙包打？”

寂辉一怔：“当沙包？也儿，我不与你说那些个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单单你这心思就要不得。”

宋也眯眼看向寂辉：“什么心思我不明白。可你与那张梁是何关系还要瞒我么？你二人因何促成这样一场荒唐之极的比武？却要我们一干人当了猴子？”

寂辉本是生着气，可听闻宋也如此说却也心惊。不知何时宋也心思竟然变得如此细腻，回神一想却也只能叹气。谁叫自己也是对刘三动了情，有了弱点的人，再是如何谨慎却也容易叫人猜出本意。先说宋也便是通过刘三看自己，怎样也多了一分真切来。

而自己对宋也，无论如何利用，也要有一分真。便就低低道：“不是张梁？”

宋也一时莫名。

“我未与你说过，师傅只收三个弟子，王贺民是我二师弟。”

宋也万万不曾想到是王贺民，这个人他听说过，立功无数，对张梁是个死忠。他怎会是个内奸？

寂辉冷下脸道："皇帝坐稳江山会那么容易？你可知二师弟因着要取信张梁，不得已杀了多少人？便是自己人，若张梁疑心，那亦是照杀不误。慢说一个苏荷，便是十个百个，只要死得其所。。。况且此次苏荷并不至死，若你还是这般妇人之仁，不如趁早回了灵犀与你大哥经商卖药，莫要害人害己。我答应你大哥保你一条命回去，你莫叫我失信于他"

"害人害己？"宋也一时迷惘。

寂辉阴沉着脸："若你不想严锦死于非命，一个字不得叫他知道。。。"

才说到这，就听一声惊叫，待得二人再向场上看去，苏荷已飞了半天高，身子直直落下砸地，只听得咕咚一声，趴在地上再是动弹不得。

宋也怔怔的立在原地，他有些不敢过去看，苏荷到底是死是活？

花未凋

张梁的风姿。

多年以来战场上的胜利，与出自大家的气度熏染。张梁可以说是从年轻一直帅到老。年逾五十，却仍松柏一般的挺拔刚劲。比起哥哥张辰的儒雅，倒多了一分沉沉的英武锐气。

张梁独自站在场上不动如松，瞥眼看向躺在硬沙地上一动不动的苏荷，如同看着一个死人。场上一片寂静，大伙不知道张梁会如何处置苏荷，以及随之而来的几人。张梁的神色看不出波动，心中却是有所疑惑：苏荷这等行为若不是严锦授意么？恐怕严锦就算有这个心思也没这么大胆子。可若不是，眼前这女子到底图个什么？却又是谁指使的？

张梁瞥眼看向寂辉和宋也，难道是他们？想想却也可能性不大，那二人眼瞅着也比严锦心思深几分，若是诚意来投军，犯不着这样不要命的挑衅。

才想到这，就见硬沙地上，苏荷的手指微微动了动。她似乎想爬起来，最终却未能如愿，且连头也已经抬不起来。便就那样躺着，嘴边一凛鲜血滴滴流出。

张梁那一掌使了九分力，留下一分力的余地，这一分保留，使得苏荷的生命得以延续。此刻，苏荷声音自那重伤之体微软传出："呵呵，张将军果然好身手，苏荷。。。苏荷佩服之至。"气若游丝，却语气从容带着笑意。

张梁似乎怔了一下，苏荷又道："自小，便听得人说张家军如何神勇。。。心里便一直望着能请大将军指教一二。便也。。。不枉此生了。只是。。。呵，只是大将军太也难请。在下不得已，出此下策，还望将军恕罪。还要多谢将军手下留情，若苏荷不死，愿追随大将军，鞍前马后，死而后已。呵，如今残躯，怕是徒留一片遗憾。。。许是。。。"

声音渐了细弱，再是支撑不住昏死过去。

宋也听闻苏荷好似在说着什么，忽见她支撑的力道顿消瘫了下去，心中一紧："她。。。死了？"

寂辉缓缓摇头。

这个摇头是什么意思？没死？不知道？

寂辉提步朝张梁走去，宋也怔忪了一下便也跟上。

来到近前，寂辉单膝跪向张梁："大将军恕罪，实在不知她会如此。"

宋也并未见礼，他直走向苏荷，蹲下身缓缓伸手探她鼻息，指尖颤抖。苏荷一张脸雪白若纸，如此太阳映照下却堪堪渗出灰败，叫人看着发冷。

指尖触及那一丝微弱气息，宋也的心骤然一松，身子竟有些虚脱。硬撑着抱起苏荷，站了寂辉身后。

张梁只管看着宋也怀中那女子，直是沉默了半晌，天长地久的半晌。终是道："叫军医来看看，醒了我有话问她。"说罢转身朝台上走去。

寂辉的嘴角又一次挑起。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要叫张梁这等人看得上眼，不拿命去博，又能如何？

宋也一路看着寂辉行事，此刻心中才是真正明白过来，苏荷方才与自己说的那些话，可不就是诀别么。原来寂辉的意思不止比武挨打这样简单，她是要苏荷趁机取信张梁。

短短一会功夫，苦肉计，美人计，欲擒故纵叫苏荷使得个游刃有余。宋也自是没听见苏荷对张梁说了什么。可是他此刻方觉，苏荷是这样不简单的一个人物，可张梁方才若再加一分力道，苏荷必定当场毙命。心中一时纷乱，不见底的往下掉。

一忽想起苏荷的一句话："宋也，若我再也不出现你眼前，你可会记得我？"

会么？

面对苏荷这样的转身，八成是想忘也难吧？

怀里的重量，似乎又重了几分。

一辆马车朝他们走来，想来是张梁派的。张梁很险没有一气之下把他们四个全杀了，刚才暴怒之下没有杀，以后也就不会杀。就这么刀尖上走了一回，就这么活蹦乱跳的生命转瞬间就命悬一线。宋也止不住暗暗心凉。心凉之余也憋着一股子悲愤！

坐在马车上，宋也一时恍然，便对着寂辉道："寂姑娘，义父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也儿讲与你听。"

寂辉一怔，宋也也不管她，兀自讲道："说有个皇上，想养一群忠诚的狗用来防身，或者打猎。可是面对一个个小耗子一样的狗崽儿，皇上无处着手。于是他就找了个举国上下一等一的驯兽师。驯兽师为了给皇上把狗训得聪明听话，便就日夜住了养狗的房子，尽心尽力伺候，绞尽脑汁训导。狗吃饭的时候，驯兽师端着饭碗在一边与它们一起吃，狗睡觉的时候，驯兽师搬了个木板，与它们一屋睡。久而久之，一群狗终于出落得又懂事又听话，各种本事掌握熟练。驯兽师禀报了皇上，说狗已经出师了，各个都可为吾皇所用。皇上一高兴，就要看一看成果。可是当驯兽师把狗都带出来时，皇上发现，这些狗只听驯兽师的话，并不听自己的。一怒之下便杀了驯兽师和那群不听他话的狗。

可是呢，可是皇上仍旧需要一群忠诚的狗，和优秀的驯兽师。于是他就又找来一批狗崽儿，一位一等一的驯兽师。这个驯兽师吸取了教训，不再与狗那般亲密，也不允许狗与自己太过亲密。这群狗好似一帮失了主的野孩子，任是谁的话也都听几句，不听几句。皇上见此又是勃然大怒，说驯兽师训出来的狗都不甚听话，这便是失职，是欺君。一批狗既然不听话，要来也没什么用。便就将它们统统又杀了。。。"宋也说到这眼中已是浮了泪。深深吸了口气接着道："也儿当初听这故事，觉得皇上真的很小心眼很荒唐。如今才明白这个故事实在很有些意思。对于皇上来说，万物要为他所用，若不能便就。。。可他自己又不能事事亲力亲为，于是就需要很多的驯兽师帮忙。一个聪明的驯兽师该知道怎样与皇上和狗相处，近不得也远不得。信任不得也怀疑不得。接纳不得也抗拒不得。有时候，甚至是生不得也死不得！是么？"

见寂辉不说话，宋也兀自苦笑道："寂姑娘与我，我与苏荷，或者再加上那不知情严锦。那么，到底谁是驯兽师谁是狗？"

寂辉一脸悲哀："也儿，不是这样。我并非是要你如此偏激。。。你。。。"

寂辉自己也说不下去了，看着眼前昏迷不醒的苏荷，寂辉的话终是少了底气。

苏荷醒来时，夜已过半。

一片漆黑中，一抹烛光引着苏荷的视线看见坐在椅子上的宋也。刚挣扎着要爬起，只觉胸口一阵撕裂的疼，便就一声呼痛栽回榻上。

宋也本是半盹着，听闻声响立时醒了过来。只是人醒了，他却不知该说些什么，便就踱步去倒了杯水递到苏荷面前扶着她喝下。

苏荷头一次见宋也离自己这样近，一时欣喜却讪红了脸："公子。。。"

宋也见她有些不好意思，便就转过身去放水杯，边是一副从容语气问道："你饿么，我叫人去弄些饭菜？"

苏荷尴尬一笑："我不饿。"随即呼出一口气："公子没事就好。"

宋也回了榻边的椅子复又坐下，听了这话身子一顿："我没事，张梁。。。没下杀心。你到底和他说了什么？"

苏荷不觉脸往一边转，心中不平一时一时的鼓起来再压回去。说什么，说自己以命相博，换他看自己一眼。说自己对他有多敬仰，拍他马屁，以解释如此挑衅所为何来。说愿意以身相许，以色事他。

可这话怎么和宋也说，她本心不愿意，她本心是什么，宋也懂还是不懂？

宋也见她不想说，便就换了话头道："寂姑娘吩咐了丫头伺候，见你总也没醒丫头想是去睡了。我反正没什么事，你哪不舒服就与我说吧。"

苏荷并未答言，只管盯盯看着宋也。眼神渐渐迷蒙，越来越深。这样的时候当真是不多，以前没有，以后恐怕也不可能再有！她不敢说话，也不敢笑，怕轻轻一个举动惊走了此刻的美好！

眼见苏荷如此，宋也此刻的心情却很复杂，说是一点不动心那是虚伪。可是这种感觉却与和海娘之间的感情不一样。和海娘之间他不自觉的付出自己的关心和喜欢，就算在海娘给自己和兰儿牵线时，自己对海娘的情意仍是止也止不住的往出冒，只觉得怎样都不够，还想多一些，

再近一些。

可是对着面前苏荷，宋也心中有不忍，有怜悯，有理解，有心疼。却总觉得不管是什么，放在心里时正好，若要付出一分，便觉得多了，便想把那一分拽回来。这不是小气，而是有些感情一旦付出了，所折射回来的东西他承受不起。

他不知道为何自己会动心，可是心却要区分着对待。这种区别对待说白了就是喜欢和爱的区别。喜欢就是一种感觉，爱却想着担负上责任。

空气里有些暧昧，宋也干咳一声道："既然你醒了，我去叫丫头来伺候吧。再有，张梁恐怕要问你话，你自己斟酌些儿。"

说罢站起身往外走去再是没有回头。

苏荷无声的叫着宋也的名字，却把手沉在被中紧紧攥成拳，强自忍着去伸手拉他的冲动！

作者有话要说：写到这

取信张梁

苏荷的心里不好过，一个女儿家因是孤儿出身，没了在父母身边承欢膝下的机会，也没有在花前月下对自己喜欢的人一诉衷肠的立场。甚至连最普通的闺中好友，这样最低的生命需求也是一种奢望。

自小过得孤苦的日子，被秦妃捡回去接茬过着如山中修炼的日子。她敢相信谁？甚至对于秦妃也不能说是相信，而是一种敬畏，一种报答。

如今面对自己不由自主敞开心扉的宋也，苏荷的心中真正恍惚起来，这样的一种情感，与自己的使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她很困惑。

外面的月色皎洁，一如自己初初遇到宋也那天。想到这，嘴角边不禁勾起一丝甜甜的笑意。

门口一声响动，苏荷抬眼去看，这一看不打紧，心中的困惑立马被一根绳子拉扯清明。事已至此，以她接受训练这么久的习惯性理性判断，她终于明白，有些心思，不放也得放了！

张梁迈着阔步走进屋来，低头看了苏荷一眼，随即一屁股坐在了宋也方才坐的椅子上，恐怕上面的温度还未全失。

苏荷挣着起身："拜见将军。"

张梁单手一伸，声音沉而稳的响起："你有重伤，无须多礼。"

苏荷眼见张梁这个架势好像不是谈公事，也就缓缓收起了毕恭毕敬的气势，缓声问道："将军深夜来访，可是有话要问？"

张梁，眼皮儿一眨："你一身好本事，来我军营究竟是何居心？"

苏荷脸色有些泛青，她知道，面前这人虽是轻描淡写的一问，可若是一句答不慎，小命就容易撂在这。

张梁的眼仿佛无意的扫过苏荷，苏荷温柔回视："实不相瞒，小女子师承山野，家师多年前过世。可他老人家生前满腹报国之心，深知匈奴强悍。只无奈身子骨不济事，心有余而力不足。家师过世后，苏荷不敢忘家师遗志，故多方打听，方知原丞相之子严谨有意归顺大将军。久仰将军大名，苏荷实是慕名而来。"

张梁一声嗤笑："难能你一女子，一腔报国热诚。"

眼见张梁不甚相信，苏荷忙低下头："将军睿智，苏荷也有私心。"

"哦？"

苏荷换出一口气道："在这乱世，苏荷已然无依无靠。我一个女子虽有些拳脚功夫傍身，却也不是长久之计。故。。。"说着这话，脸却红了下去。

张梁什么样女人没见过，眼见苏荷如此，心中却也明白了：这女子是想找一棵大树依靠。

对自己委身的女子，和有此想法的女子张梁见得多了去了，苏荷这样的出场，到底也有些新意。且这女子身上有一种凉薄之气，这种气质对看惯了各式女子的张梁来说，隐约牵扯一丝吸引力。便是先前存了半分疑心，却终归不舍得下杀手。

苏荷又道："比武场对将军不敬，实在想起恩师生前志向。苏荷自小孤苦，家师收养之恩如同再造，便是为此死于将军手下，苏荷求仁得仁，亦是无憾了。只是将军若对苏荷有半分疑心。杀了苏荷就是，还望将军莫要牵连了严家一干将士报国之心，和对将军效忠的诚意。"

张梁哈哈一声大笑："严家效忠我？你不知道的就不用说了。严家的兵是否效忠我，本将军并不放在眼内。放眼大晋，除了我，谁守得住这边关？人皆说我功高震主，我也不否认。只是换个人来守边关，你去

问问，谁肯来？我就算把帅印交给那小皇帝，他亦不敢收矣。”

张梁目光炯炯，闪着野心和自信。

苏荷的心咚咚在胸腔内跳起，那声音仿佛越出胸腔，直叫张梁也要听了去。

直至此刻，苏荷真正害怕。比之前在比武场奄奄一息，此刻却更叫她觉得惊恐。她原想着自己任务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只要取信于张梁，那么离取他人头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如今张梁这么一说，此人还如何能轻易杀得？杀了他，秦妃是会欣喜还是震怒？边关若因此失守，杀张梁，便是第一大罪。

想及此背脊冷汗直流。人生最难是抉择，苏荷这才明白，秦妃为何委派了这许多人对付一个张梁。待到那时过境迁，杀与不杀皆是错。

不过还好，听张梁方才语气，苏荷虽然不知道张梁时不时信她。可那意思隐隐流露着愿意信她的意思！

正想着，一小兵来报“秉将军，城内发现突厥人，怕是突厥久攻不克，派了探子来。”

张梁拢须一笑：“哼，就会使这等鸡鸣狗盗的伎俩。”随即问道：“可抓到了？”

小兵答：“并未打草惊蛇。“

张梁沉声吼道：“好！”

随即眼光看向苏荷：“还要劳烦姑娘陪着本将军演一出好戏，给那突厥蛮子看。”

苏荷用力点头：“苏荷定当尽力。”

张梁潇洒一笑，抬起屁股别的废话也没说便回了自己房间。

房间门口，王贺民守在那。张梁撇了他一眼：“有事？”

王贺民噗通跪在地上：“末将来请罚，今儿比武叫我张家军丢了脸。”

张梁摆摆手：“这等小事，算不上什么罚不罚的。你跟我这么久。。。不是我说你，怎的被几个。。。被几个小子就挑拨起来斗上狠

了？"他本想说被几个孩子，可是转念想到苏荷，孩子二字就在口中盘旋刹那咽了回去。随即抬脚进了屋里，一边道："好了，你也起来吧。不说这些，近日有场硬仗要打，你去给我好好准备，这场仗若我没料错，打完了可有回朝清静的日子。三五年内，突厥必无力来犯。"说完嘿的一笑："你也好回去看看，不是说醉红楼还有个相好的姑娘么？"

王贺民傻傻一笑："将军说笑了。末将这便去筹备。"

浮越城的百姓近来都传起这么一个事。说咱们百战百胜的张大将军，最近好起美色。军事也不大管了，连门口的侍卫都是一副懒散的架势。更有甚者，连连发生偷盗和强抢百姓牲畜的事情，直到说起哪家闺女叫那醉酒的兵硬给霸占欺凌。大伙觉得，不对劲了。

按说这等消息，都是从军营里面传出去的，直绕了一大圈，又从外面传进来，方才进了宋也几人的耳朵。这几人反映倒也怪哉。

寂辉听了这话，脸上一副若有所思。随后倒是卷起一层笑意。

严谨蒙着神儿的支着脑袋想了半日，也没想出个子午卯酉。只张罗着要不要回去看看自己的部队，终究是未得到宋也与寂辉的响应，这个想法也就没实行。

宋也听了这话，本想问问寂辉是个怎么回事，碍于严谨在场又是怕说话当中露了什么马脚，别倒害了严谨的命。

其实就算严谨当真知道了真相，寂辉也不见得立刻就会动手取了严谨脑袋，碍于一干严家军，碍于小皇帝还未成事。可这些若解释起来当真也是麻烦。

于是宋也坐了片刻，就起身出了将军府，去街上转了一圈。

这一圈转的可倒是大，走访了被偷的人家，被欺负的人家，问了一大圈回来又问了一些个喝高的守门将士。

这一翻察访且知百姓所传不假，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那美人不用问也知道，不是苏荷是谁？

宋也好几次有心去问苏荷，到底怎么回事。

可是自从那天晚上，他从苏荷房里出来他就知道，这一出来，再进去就难了。两个人已经是两个世界。况且，苏荷如今是不是还在那个房间，宋也亦不确定。

张梁明着没说什么，可是那日比武场上苏荷自己个说的，想要效忠

张梁，鞍前马后死而后已。

这样明显的归顺，如一条直路，毫无疑问的把苏荷送到了张梁麾下。于宋也的上下级关系与暧昧的感情，已是昨日之事了。

一连五日，寂辉与严谨一个若有所思，一个行色沉郁。

宋也时不时出去晃一圈，回来时候带了些新消息，谁家牛叫张家军宰了，谁家闺女又叫人抢了。

在别人眼里，这三个人仿佛是都有些本事，在将军府吃好喝好玩好，可看做将军府的备用贤将。一切行动也倒自由，本不该有什么不乐意或者非分之想。就算那张梁喝酒好色玩女人，也还没亏待了这几个宾客。可是这几个人不能这样想。他们干嘛来的？参军打仗，报仇的报国的，别有居心的，杀之后快的。就在几个人精神面临崩溃的节骨眼，将军府传出另一个震撼性新闻。

说张梁要废原配，改扶苏荷为正室。全城帖了布告，时不时的，张梁还带着病怏怏的苏荷出去吃个饭赏个花，好不热闹！

老百姓见了苏荷真面目，说什么的也有。有良心的，开始暗自骂张梁见色忘义。没良心的，开始羡慕张梁好艳福。其实苏荷的长相，本就是一张王牌。

按照大晋祖制，无故不能废原配，老百姓也不许，何况你是将军呢？

总的来说，骂声一片。

当然，这话也让突厥派来的探子给听明白了。

探子出城去了。

这一日夜里，张梁秘密找了宋也来。

宋也已然睡了一觉，模糊间听见有人敲门。

随着小兵一路来了一个房间。小兵带完路便利索退了出去掩好门。屋里只有张梁苏荷与那王贺民。

夜静凉，苏荷不言声的坐在张梁身侧，王贺民立于左手边。苏荷打宋也进来后，一眼也没有看他，只把一双眼痴痴望向张梁。

宋也心中暗暗敲鼓，缓缓走近前笑着道：“见过将军。”

张梁唔了一声，慢慢道：“几日不见，公子在我府中不知过得且还安逸？”

宋也纳闷，深更半夜啊！您老叫了我来，不是就为了问我吃好喝好没吧？

“多谢将军挂怀，府中一切很好。”

张梁笑：“不知公子可愿给我做个亲随？”

宋也一愣，遂拿眼不住的看向苏荷。

好在苏荷这时候没摆他一道，不着痕迹眨了下眼，旁人看着仿佛就是随意闭了下眼。

正这时，张梁又道：“可是嫌官职小？且闻你在严家任督军参谋。”

宋也立时拱手：“将军近身的差事，怎还会小？只是宋也对这军事毫无经验可谈。还望将军教诲。”

张梁嗤笑：“经验，战场上得。空口白说不顶事。明日你且叫他二人回去整顿严加军前来吧。”

宋也又是一愣，老半天才明白过来。张梁这是同意联盟了。可是把自己留在这，算是人质么？就算是留人质，该留严谨吧？想及此抬头看向张梁，张梁一脸的雷打不动，任是谁也看不出到底想什么。随即扫眼看见另一样东西，宋也明白了。

张梁手边放着那封海茵写来的家书。

原来张梁并不愿意面对严谨，这个自己嫡亲的女婿。这个对着自己千头万绪，不管是有报仇的心，还是有报国的心。这么一个不知算不算亲人的立场。

他叫宋也去说，八成是有诚意联盟。可是此刻急巴巴的叫严家军来浮越，难道是要打仗？

宋也躬身称是。

张梁点头道：“很晚了，不扰公子安歇。”

宋也回身往外走的光火，对于这是不是要打仗，到底是没弄明白。回了头想去再问些什么，却见苏荷捻了一杯茶递到张梁嘴边，前身贴着张梁的肩膀缓缓滑进张梁怀里柔声道：“将军，夜已深沉。。。。”

后面的话宋也再没听得进去，他只觉得脸色微微发烫，便急忙仓惶向外走去。

夜已深沉，这四个字让宋也心中很不舒服。他总是记得那个在马车旁和自己一起晒太阳的苏荷。说着几分心事，有几分真诚。

还有在比武场对自己表衷肠的苏荷，那样至情至性，让宋也心里隐隐恻动的女子。

虽然心里知道苏荷如今是一个什么角色，可是亲眼看到，还是叫他难过。

易守难攻

苏荷的苦笑沉在心底，眼见宋也快步走出门去，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怏怏的倒升腾出一丝甜来。

其实她与张梁，真真枉担了这个虚名。稍微用心一想也知道，苏荷重伤在身，且是极重的内伤。平时撑起个精神抖擞给外人看。行房，根本就不可能。宋也那精细的心思，若不是乱了心，怎会想不到这茬？

说到底苏荷还是在帮宋也，张梁的秉性这几天的朝夕相处她也有几分摸索。张梁心中对着严家几人并未去疑，便是宋也有半分不谨慎，岂不招祸？

严谨在听到张梁愿意联盟时，大大松了一口气。欢喜着收拾了片刻便要折返自己军中。

寂辉略微思索，便也起身告辞。寂辉没有和严谨同路，此时不宜多做解释，况且，她心心念念惦记着刘三，若是开战的话，再想见面也不知得不得空呢。

只是，严谨走出门口的那一步，宋也有句话如鲠在喉。终归是张了张嘴没有说出口。心里终归是放心不下徐香这个人，恐怕严谨如何也要有负于海茵了吧。

次日，突厥出乎意料提早来攻。

张梁整装上阵。张家军多日外松内紧，等的就是这么一个时候。

眼看着严谨与寂辉未回来，宋也心中着急，却也多是观望。他想看看，打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可是张梁可不等他，派人叫了他来说这就要上阵。宋也来不及慌

神，披上一身戎装。叱咤疆场的日子，平地一声雷，开始了。

前来攻城的是突厥一位有名的万户侯斯格拉，带领二十万将士，几乎是突厥所有的兵力前来攻城。看来突厥这次真正急眼了，简直破釜沉舟！

这位万户侯在突厥家喻户晓，是响当当的一位开疆拓土的勇士。他在突厥人的心中，就好比是大晋的张梁，他带领的二十万军士就好比是大晋的张家军。几乎是百战百胜，无往不利。

当然了，突厥没有成语，他们形容不出来这么简短的字眼，这么雄浑的气势。

他们会说，斯格拉好比天上的雄鹰，翱翔琼宇，把大晋的瘦羊撕扯于铁爪之下，葬送在利嘴之中。

当然了，他们也不会说什么琼宇。这都是大晋的文人归纳了意思翻译过来的。

如此说起来，晋朝的人确实比匈奴人多了几分幽默感想象力。大晋不会把皇上或者守疆的将军比作鹰。大晋说皇上是龙，是真龙天子。龙是不存在的，大概只因为龙拥有很多动物的一部分综合而成，所以显得更加强大和神奇。

大晋把将军比天神。却把敌人比做孙子，会说黄嘴小儿，或者龟儿子，胡孙，蛮子。所以说大晋骂人功夫却也不弱，千万莫要忽视了文人嘴损的功能。

话说，宋也急急忙忙跟在张梁身侧。这个时候，张梁站在城墙上观望。手下来报，说突厥人两千米以外安营扎寨。亦派了斯格拉的儿子，托斯比前来叫阵。

这个托斯比，继承了他父亲的优良因素，很会打仗，小小年纪便打遍突厥同龄人无敌手，直让人不能小窥。

张梁下了城头招来众家将士道：“列位爱将，哪个去迎战？”

王贺民出列拜道：“末将愿去迎战，定杀那小儿，提我军气势。”

张梁笑笑点头：“不知还有哪位将军愿去？”说着回头看向宋也。

宋也一愣：“末将愿去迎战。”说出这话时候，宋也都有些不知所措。甚至有些不能相信这话是自己说的。

张梁点头一笑："好！就令吾大将王贺民为主将，宋也为副将，带两千人马前去迎战。"

二人得令，上马率兵前去。

两人两骑，帅两千人出城门停在五百米处。宋也此刻方觉出事情严重，连问道："王将军，托斯比带了多少人？"

王贺民道："两万。"

宋也脸色一青："我军只两千。"

王贺民奸诈一笑："你可瞧见离城八百米处，有一大片芦苇。"

宋也还是没明白，芦苇？这是个什么意思？藏人么？

就听王贺民又道："梁朝时候武器大多是木制，外刷铜漆。如今我大晋皆为青铜做武器。而突厥人兵器仍以木制为主。我这片芦苇便是给他们备好的。"

宋也一时明白过来："将军是说，火攻？"

王贺民点头："正是。他托斯比年少气盛，单打独斗自然不在话下，可是作战经验少。我军何必与他拼拳脚，我军只需杀他锐气，越是少年气盛，越叫他一蹶不振。"

宋也一听也入了门道："不知如何将它引入芦苇？两军中间隔着这芦苇地，谁也看不见谁。若是他趁机着人悄悄藏身这片芦苇地，摸了过来，我们岂非措手不及。"

王贺民听他絮絮叨叨不但没烦，反倒激起一丝赞赏："呵你这小子心思倒是细致。芦苇地里养了猎狗，十根木桩拴着，待有人靠近，猎狗便会狂吠。至于如何引军入瓮。"王贺民招了手下道："来呀。准备击鼓。"

手下得令，命人排开一列打鼓，鼓手端起膀子只等一声令下。

王贺民又道："列阵。"

一众人拎着青铜盾罗列着排开，把两千将士统统挡在盾下。

王贺民一个手势，一排大鼓同时敲响，伴着战士们的齐声吼叫，直感觉振聋发聩。

鼓声随着主将手势响了又停，停了再响，如此三次，细密的箭雨铺天盖地袭来。只闻噼啪砸在盾上的声音甚是刺耳，可这刺耳也激起了军事们的狂野之心。箭雨过后，一干人吼得比之前更加响亮。

伴随着响亮的叫喊声，猎狗的声音传来。一个两个，直到狗叫连连，芦苇浓烟滚滚就着北风烧将起来。

这一战无疑是胜了。甚至可以说是轻而易举。

王贺民回城复命。未损一兵一卒烧死敌军万余人。

这一仗不仅旗开得胜，在整个战争史上亦是从未有此一例。双方兵力相差悬殊，王贺民带领的两千人却未有一人伤亡。此后无论是何结局，王贺民都得在史书上，占有不可超越的一席地位。

张梁自是笑得仿佛年轻了十岁。取出压箱底的好酒犒赏三军。

经这一战，宋也突然对军事兴起了前所未有的兴致。

拿了酒杯笑笑的跟在王贺民身后，问来问去。王贺民碍于寂辉对他交代过，无论如何要保宋也的命。再者，他心头确实觉着宋也是个可造之材。于是便也一一答复，尽心给解释。

譬如：“为何确定托斯比一定会进那芦苇地？”

王贺民说的是：“兵家行事最要紧的是随机应变。没有人会确定托斯比会一定怎样。可是就着经验来看，少年人多是禁不起激将法，我军又是击鼓又是呐喊，在托斯比看来那就成了一而再的起哄。一个在突厥百战百胜的人，脸皮薄，在手下面前下不来台，就容易豁出去打个痛快。”

宋也又问：“若是他不上当呢？”

王贺民奸诈笑道：“哼，不上当。那我就等着他来烧这片芦苇。反倒看得干净。”

“他要是不烧呢？”

“不烧，就等着狗叫，我们来放箭。”

“那既然战胜，为何不乘胜追击呢？”

呼呼的鼾声袭来，王贺民或许是白天精神高度紧张而累了，或许是几杯小酒喝醉了，也或许是不爱搭理宋也了。竟歪在草堆旁大睡起来。

宋也讪讪的走开，直走到大家伙面前又是一通寻思。

张梁瞥眼看见他，悄悄走至他跟前：“你可知你们三人当中，为何本将军独独叫你做亲随？”

宋也想得愣神，不妨张梁已到了跟前，连忙起身见礼。其实他自己也纳闷，张梁怎么着也不该选自己不是？

张梁摆手示意他跟上，一边往城门走一边道：“我记得府中传出一些话头，却只有你闻言出府询问了一圈。可是？”

宋也一听，酒立马吓醒了。原来看似三个人都很自由，却被人盯梢了也不知道。不由得嘿嘿傻笑：“将军自然是有算计的，宋也愚笨，这一通打听也还未解将军苦心。”

此刻二人已站在城门上，张梁嗤笑：“你也莫谦虚，能有这样心思，我军中也未必有几人。只是，你多放打听，到底所为何来？”是啊，既然军中的人都没这么多心眼，你不是别有用心为啥这么热心呢？

这个关头，张梁终于是把心头的疑惑问出口来。这也代表，他终于决心要用或者要不用宋也了。

宋也愣神片刻，小心道：“乍一听此谣言，只是为将军不平。故多方打听，势必抓到造谣之人，还将军以公道。”

张梁吸着凉气的嗤笑。这话别说他不信，宋也自己说也是不信。这么多的张家将士，轮得到他为张梁平反么？

于是又接着道：“再者。。。”

张梁也不问，就等着他说。

宋也单膝跪地：“请将军恕罪，要不这话末将不敢说。”

张梁嗤笑：“说吧，我都算你无罪。”

宋也低头道：“这话说来不甚好听，却也是实情。严加军众多人命，实在不能归附于一个草菅人命，军纪不严的将军麾下。故多方察访，是希望莫要侮了将军英明，也不负严家将士罢了。”

这几日的历练，宋也终于是学会了半硬半软的说话。真里含着一分假，假里含着一分真。叫人听不出毛病，却又于情于理都说不出什么。说来与那苏荷的说辞异曲同工。可是苏荷是个美人，所以得抬着头，用眼神勾搭张梁。叫张梁除了不疑心外，还要生出怜爱之心。宋也是下

属，膝盖跪得越扎实越好，头叩得越低越看出忠诚。男女的区别，自古就形成了。

张梁没再说别的，只是定定看了他一会道："你来看。我浮越东临海，西沿沙漠，北靠高山，南面的是一条闻胜江，实乃兵家圣地，易守难攻。"

宋也站起身，顺着张梁所指一一看去，这地形他早也模糊知道。却不知张梁此刻和他说这些作甚？

张梁又道："自大梁开国，到如今我大晋数百年基业。你可知除我张家军外，没有一路军马敢出得浮越去打突厥？以往出城的，皆败回阵来。之所以浮越久攻不克，靠的就是地势。"

宋也听他跟这显摆，便也顺着他拍马屁道："人都说我张家军英勇，如今末将才算明了。"

张梁听得欣喜，哈哈大笑两声，却又叹气："匈奴铁骑是我大晋克星。若想大败匈奴，为今之计不得在他们擅长的地势作战，只得引他们来攻城。"

宋也心下恍然，神色里也带出笑来："多谢将军指点。"暗想方才他问王贺民为何不乘胜追击，张梁定也是听到了。

一时看向张梁，不得不承认，无论如何他是一位好将军。

繁星漫天，宋也一时担心便问道："难道匈奴不会连夜来偷袭么？"

张梁眼眉一挑目光中且又多礼几分赏识："梁朝前身乃是几十个诸侯国。即是诸侯国，遍就是一个城池一个国家。因为都很小，于是谁若有能力便就去吞并。可是若哪个国家太过强大发展过于迅速，对于周边国家却是威胁。那么别个国家可能找个由头就联合起来打你。于是久之生出这么个盗亦有道的法子权衡各国利益。想要攻城，便就前来递上战书相约叫阵。如此打不过，也只怨技不如人。梁高祖一统诸侯国，建立了梁朝。可这盗亦有道，如今也还残留着。"

宋也灵机一动："突厥二十万大军来袭，若是我军衬夜烧了他粮草，那突厥兵岂不是不攻自破？"

张梁眯眼："这等事，成者王侯败者寇。如今虽无诸侯国威胁。可若是败了，你便留下偷鸡不成蚀把米的名声。若是胜了，却也不会说你光明磊落。军中便无人会应承此事。"

宋也微微一笑："这个法子，咱们不用，早晚别人也会用。古人也

说不以成败论英雄。便是遭骂如何，遭恨又如何。叫百姓不吃苦，才算是打仗的目的。若是将军不弃，宋也愿意去试试。”

他见张梁似是动了心，便就接茬道：“无论成败，将军许我几百人。宋也若不烧了他粮饷，必提头来见。”

张梁双眼放光：“好。事不宜迟，今晚就办。”

宋也当真叫这一场胜仗冲昏了头，太快的胜利，往往都不是好事。可宋也心急起来，他只望着快些打仗完毕好回家去看媳妇。这样的心态本就注定了失败，而这场所谓失败也让他失去了一个心目中重要的人，却也让他更深刻的理解了什么是战争！

命悬一线

是夜。

大战在即！浮越城内城外一片寂静。不管是大晋的兵还是匈奴的兵，皆休养生息以待来日。

除了两军巡夜的兵，且还打点起精神以防万一，便只剩下北风兀自呼吼的吹着。此刻，城角的小门开了，门将看了张梁的手谕，连忙放宋也等五百人出城。这些人皆是精兵，行动迅速亦悄无声息。

片刻功夫，城角的门又再关上。好像没开过那般恢复了寂静。

北风依旧呼吼，吹醒了梦魇的人。

同是大晋的土地，灵犀倒不比浮越这般杀气。古镇上偶处有些未灭的灯光，影影绰绰映着一片片房屋院墙，打盹的猪狗牛羊，若不是白日里征粮，灵犀该是这般祥和宁静的古朴样子。

此刻，别院张海娘的房里，兰儿已在外间榻上睡熟。一支小灯映着些亮，照得满室不至漆黑。

一阵风过，刮歪了树梢，海娘自熟睡的榻上忽的一坐而起，脸颊竟冷汗直流，口里急急唤着：“也儿！”

她梦到宋也身处一片火海，眼看被那恣意伸出的火舌吞没却如何跑不出来。待到惊醒看清眼前情景方知南柯一梦，可心仍是不安的咚咚直跳。

兰儿听闻响动连忙爬起来看海娘，一只手轻抚海娘后背，一只手卷起帕子给她擦汗：“小姐可是魇着了？快醒醒！”

海娘惊吓未定，握紧兰儿手道："快，快救下也儿！"边说边下榻向外行去。

兰儿连忙劝道："小姐睡糊涂了，爷在边关呢。"边说边给海娘披上外袍。天虽暖了，夜里的风却也凉人。

海娘缓了口气："我自然知道也儿在边关，只是这梦。。。真真的一般。也儿会不会有危险？"

兰儿见海娘急得这个样子，心中不免也疑神疑鬼起来："小姐快披好衣服莫着凉，兰儿这就找庞老大去。"

海娘摇头打断道："你且去找三哥。"说着也不等兰儿，继续往外走："我自己去。"

海娘双手沁了汗，却一手伸进怀里握紧那另一只宝蓝耳坠，自打宋也去了边关，海娘便把它揣在怀里。待得收到苏荷送来的宋也家书上那作画，更是把这耳坠一刻也不离身。如此人手一只，权当彼此挂念的信物。

兰儿见她如此只得跟上。

此刻刘三的房里正亮着。刘三倚站在靠墙的桌旁，寂辉坐于他对面椅子上。二人一番的相对无言，都道别离苦，可这苦于这二人的性子却添了一层欲言又止，如何说不出滋味来。便就这么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二人次次见面也都如此，只待时辰再拖不得了，寂辉便打开门提足使了轻功飞走，留刘三一人夜不成眠。

今儿倒巧，寂辉趁空前来探望，连着告诉一些边关的情况。还未等走呢，敲门的声咣咣响起："三哥，三哥开门！"

门里二人皆是一惊。刘三一听是海娘，快步走去开了门。一见海娘这等狼狈他也急了："小妹，可是出了什么事？"

海娘一脚跨进门来，却看到寂辉在这，脸色一红倒不知如何说了，只先道："寂姑娘在，是。。。是小妹叨扰了。"

寂辉脸也是一红，她万没想到三更半夜还有人来堵门堵个正着的。便就微微摇头，浅浅一笑算是招呼。

刘三且道："是什么事，慢慢说。"

海娘经这一幕便也缓回了心神，回心一想这话却也不好说，总不能说我做了个梦，我想知道宋也现在是否安全，便是梦里不安全我也见不

得，所以你得帮我想办法。

不妨的兰儿开口道："三公子，我们家爷如今可怎样了，才小姐梦到爷不好了。吓得一头大汗的。。。"

刘三皱了眉头："也儿？"边拿眼看向寂辉问询似地看。

寂辉也是摇头："我这就回去看看，宋夫人莫急。"

海娘欠身道谢："多谢寂姑娘救命之恩，海儿代也儿拜谢了。"她自称海儿，倒不是拿着小，却是打心里亲近寂辉的。

刘三急急问寂辉："要不我与你一同去。"

寂辉叹气："公子去不得，这别院如今一位当家主事的也无，难不成要叫海儿抛头露面么？"

她本是心里拿海娘也当自己妹妹一样看待，只是第一次叫得这样亲近，脸色一时发窘。一忽想到苏荷，想说什么却怕海娘多心便也不提。可转念一想且也笑了："也儿必不会有事。"说完向外走去，几步开外便展了轻功，一时就看不见踪影。

寂辉的话让海娘确实安心不少。瞥眼看了刘三笑道："三哥真是杀鸡焉用宰牛刀，绝顶高手倒叫三哥当信差使唤。。。"

刘三哈哈苦笑："小妹才解了燃眉之急便来打趣三哥。"

海娘又是一礼："是小妹的不是了，万万不该扰了三哥与嫂嫂相会，真当该死。"

刘三除去苦笑只能苦笑："你这丫头。"说了一句就不知该说什么，本想来回打趣几句把海娘这梦混过去，可自己也不住担着心，一时间大伙沉默下来。

这一夜谁也没再睡，刘三心思重，一面是寂辉的相思，一面是宋也的安全。翻来覆去，起身倒茶喝了一宿。

海娘更不得安睡，隔着一时半刻心便是猛烈一跳，直跳得她念了一宿佛。

这二人的心可没有白担。

当突厥营帐里的上百堆暗红炭火迎风忽明忽暗，当浓重的马骚味随着这风一股一股刮来使人憋气，当炭火映照下那绵延不绝，无边无际的

大小营帐一时间全部摆在宋也的眼前耳边时，宋也傻眼了！

二十万大军，那是怎样的一群金戈铁马啊！

这一切似一股巨大的压力将宋也的勇气越压越小，逼得他只能借助怀里的耳坠想起海娘，来保留仅有的一点信心。

风轰轰的在耳边刮起，比先前还响了些。

身边一个部下小声道：“末将且去抓个巡夜的来，逼问了粮仓安置在哪，先生觉着可使得？”他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宋也，不是将领，没个名头，行走在张将军左右，不称公子，便就做先生吧？

宋也整了思绪点点头，眼看着请命的黑衣部下猫腰奔去，遂也下令全部人随后前行，直至离了突厥营帐四五百米方停下。

话说，新打仗的人，最忌讳的不是不能打，而是不能忍。宋也越是心头害怕，越要逞强般往前靠近。这一想法不至什么，却终是乱了一身的沉着。

于是在看着黑影渐渐顺着敌营的营帐外沿，一路摸着到了中腰，似乎翻身而入。余下的便也看不清晰了。

那黑影倒是个老练的。见巡夜的没往这方向看，便就悄悄找了个站岗的兵背后，一记手刀劈向那人后脑，瞧着四下无人，拖到一帐子后。

可怜这一记手刀劈狠了，半晌也没醒过来。

黑影蹲在帐后等，心头又是怕又是急，想要立个头功，却怎么等人也不醒。

宋也也在等，可是半晌下来，前方仍是无动静。他心知烧粮讲究的是速战速决，无声无息。越这样等下去，不只别个，自己先就焦躁起来。遂下令全体前进，顺着边路摸进去。

正这时，先前去的那人却扛着那昏兵跑了回来。到了眼前呼啦往地上一扔，道：“先生，这人给打狠了，还没醒。”

五百来人看着地上这个昏兵，一时也不知该如何。

许是这一扔受了疼，那人却慢慢缓了过来。众人正高兴，忽听得那人口里呱啦呱啦说些什么谁也听不懂。

宋也这下犯愁了，问：“有没有人会突厥话？”

众人摇头。

宋也心里一闷："杀了吧。"

叫这昏兵一闹，废了不少时候，宋也心里像蚂蚁爬一般。最终决定就是，五百人都去，自边路摸进去，谁看见粮草谁烧，不管怎么着完不成任务谁也没脸回去。

这是他心里的想法，没有全说出来，可是大家都懂了。

等到众人皆摸进营，天边的轰轰声又在响起，一滴滴雨点砸下来。原先都道是风，可哪里是风，却是那闷雷响了许久了。

粮草找到了，火也点燃了。五百人在突厥营帐里再怎么小心却也太显眼。终究有人一嗓子喊出来，乱了先前的宁静。

天空的雨不大不小的下，浇灭了燃起不久的火也浇灭了宋也仅有的信心。

跟着他的部下见突厥的兵都醒了，火把依次亮起，急急道："先生先走，末将掩护您。"

宋也额上青筋暴跳："走什么，大家伙杀死一个是一个，都死在这便是。"

五百人被围在敌营，里里外外水泄不通。大家抱的是死的决心。

没办法，大晋的军令是，将军战死沙场，皆算无功，被俘，诛九族。宋也不算是将军，可是，他也算个带头人，他要是被俘，别的没有，海娘小印子和兰儿没准就遭殃了。

列位说，严格来说张梁和宋也还是亲戚呢。此话不假，所以宋也此次要么就逃出来，要么就死在敌营。不然牵扯出来，张梁没法跟朝廷交待。

眼望着山海一般的敌军，宋也拿出身上匕首，他想，这下可以去伺候爹娘和义父了，再看见巧儿，他该说什么呢？回头望着灵犀方向，那个人，此刻在做什么呢，可是睡得香甜？想及此，一刀刺向心口。

无以为报

就在宋也的刀尖触到心口的那一瞬，却被一个飞刀打过来，正割在手背上。刹那间鲜血直流，宋也终究没死成。

你道是谁？却是那手下败将托斯比。

宋也诧异抬头，心头不止是凉，还很气。自己最拿手的就是飞刀，眼看那托斯比力道掌握之准确，显然高出自己。一气之间，先前抱着一死谢罪的想法也就一哄而散了。

托斯比和身边的人小声呱唧几句突厥话，然后冲着宋也问："原来是你。你，好不知廉耻。比我们突厥的绵羊，还不如，是老鼠辈。"他本身学了一些汉语，可因为总没人和他说，于是这语法颠三倒四，可意思却也能听明白。

宋也笑了："你是想说尔等鼠辈吧？既然是鼠辈，你干嘛不让我死呢？"

托斯比掀起眉毛，骄傲的说："你们大晋的人说，可以杀你不能侮辱你，我要侮辱你。"

宋也不由得嘿嘿一笑："你是想说士可杀不可辱吧？你要当一个小人，我也没什么办法。少说废话，你想怎么样？"

托斯比皱眉："谁是小人？你来烧粮草，你才是小人，你是老鼠辈的小人。张家军都是老鼠辈的小人。"

这句话一出，宋也身后五百来人瞬间脸色发青，他们也没干过这样的事，左右都是死，侮了国家威严死后还得招个骂名。

宋也急了："我说这位将军，我们大晋子民，安居乐业，安分守己。你们突厥人觉得自己地盘不好非得要来我们地盘烧杀抢掠，居然还骂别人是小人，你要不要脸？"

托斯比本来就说不是特别精通汉话，此刻被人一下踩了痛脚，立马气得脸色紫涨，好半天没说出什么。

手下人又呱唧了几句，托斯比阴险一笑，下令拿下这几人。

宋也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可是看架势是要动手了。刚才没死成，此刻一心豁出去，他说："兄弟们，你们都是大晋好男儿。今儿是我连累了你们，宋也黄泉路上再给各位赔罪。只是此刻怎样也逃不过一死，那咱们就杀个痛快可好？"

五百人齐声高呼："杀了突厥狗。。。"刀攥紧了，头上青筋也蹦起老高。

突厥人忽然被这气势给吓了老跳，他们不明白区区几百人，哪来的

这么大勇气。

随着一声呼号，人山人海的外围向里压近。被围着的几百人，一丝胆怯也无，奋起反抗。

一片混乱中，只有托斯比和宋也没动。托斯比看着宋也："白天你们老鼠辈的使诈，现在我和你决斗。叫你明白我是狼，你才是羊。"

宋也心说要不是这么个时候，他还真想教托斯比几句骂人的话，省的他只会说鼠辈，开口闭口的鼠辈。

"决斗？你想怎么决斗？"宋也刚才没死成，此刻却也倔巴起来，心说我死我也扒下你一层皮来！

托斯比一愣："你们大晋的人怎么决斗？"

宋也一笑："我在大晋是个文职，所谓文职就是不舞刀弄枪。你们突厥人都说自己是马上英雄，草原上的雄鹰。可是就算我打不过你，也不会服你，我若死了到了地下，我的魂也会嘲笑你。"宋也这话说的自己也贼别扭，可说简捷了又怕他听不懂。不过他这么说，托斯比还是照样没太听懂："你说的什么，魂是什么是鬼么？你活着打不过我，死了照样打不过我。"

宋也又笑了："魂是信仰，你有想念过死去的人么？你的爷爷？奶奶？"

托斯比哼出一声不屑："我的爷爷奶奶，活着也可以打败你。"

宋也心里着急，可嘴上却慢悠悠的指着天道："他们都在天上看着你呢，看着他们的好孙孙只会欺负不懂武功的人，看着你领导的两万突厥兵被大晋不费一兵一卒击垮。他们在天上叹气，动脑子，你只能是羊。"

托斯比年少气盛，特别是用自己不是很顺嘴的汉语说话，心中要说的却都没说出来。一时老羞成怒道："少说那废话，我现在就杀了你。"说着举起弯道就要砍过来。

宋也一动不动，脸上还带着笑向天上指指，他说："你来杀吧，我就站在这不动。"

托斯比本来是个气势很足的人，叫一个文文弱弱的宋也将了一军，反倒激起了征服欲。刀眼瞅着砍下来，就在要落到对方脖子时，忽的停了。

因为宋也当真是一动没动，脸上且还带着笑呢。岂不知宋也连脚跟都发着颤，要不是怎样都是死，那带风的刀落下来的一瞬，保不齐他就掉头跑了。可是此刻，他却为自己赢了先机。

托斯比扔下弯道，也不理身边的人呱唧呱唧，向前一步迈向宋也面前问："你说怎么比？"

宋也不着痕迹往旁撤了一步走，一边走一边想一边说："我说我是文人，我们大晋的文人都是用笔杆子打架。你可敢么？"才走出去几步，差点被正在动手的不知道哪方的兵一刀砍来，幸好没中。他转头又走了回来。

托斯比哼了一声："空手我也可以打死你。"说完当真命人进帐子找来两管笔。

宋也心说空手能行么，我就是要让你占着手。接过一只笔，摆好了架势："来吧。"

一句话说完，自己先冲了上前，笔尖直奔托斯比眼珠狠戳。

托斯比心下一惊，心说看着斯斯文文，笑口常开的，怎么一动手这么狠性？反射性的抬手拿刀招架，忽然想起手中无刀。连忙向旁一躲，举起拿着笔的手臂来迎。

宋也一招得了先机却没敢恋战，他知道再出两招就得让人家反败为胜。利落飞退了几步且又问道："阁下觉着我这管笔耍的可好？"

一句话说完纵身又提笔向托斯比眼珠戳去。托斯比又是侧身向旁闪躲的工夫，宋也另一只手也没闲着，摸出飞刀便就势飞出。

托斯比只觉有个东西忽闪一亮朝自己飞来，一时急切伸手一挡。他抬的是另一只没拿笔的手，因为他的意识里，拿一支笔，怎么也是不好打架的。

飞刀招致面前，沿着他的胳膊擦过，只听当~的一声，被盔甲弹出。他正要得意，笑声还未发出，喉头却已被一把匕首穿裂。倒下的片刻，嗓子眼只咕噜出三个字："你使诈。。。"

身边的突厥兵被忽然出现的情况惊呆，就连托斯比自己也没反应过来。他始终没明白，不是用笔比试么？怎么笔后面跟着飞刀，飞刀后面跟着匕首？那手握匕首的人一脸狠辣，再也不复原先的斯文弱气。

就这样，突厥年轻人里最有名的一代大将，万户侯的长子托斯比死了。

突厥人怔了片刻，忽然炸锅般一拥而上，压肩的，绑手的，勒嘴的。宋也被五花大绑压了起来，这一次他明白，他连死都不能了。

不到一炷香的时间，突厥营里恢复了寂静。雨停了。

晋军五百人全军覆没，杀敌一千五百有余。历史上中原人和突厥人打仗，肉搏极少有赢的，这一次是特例，是生命最后一刻燃起的能量！

宋也被压到斯格拉帐子里，斯格拉恨得牙齿没咬碎了，连那黝黑的肉皮上都气得滋滋往外冒汗。他要看看什么人杀了自己最心爱的儿子，他要血债血偿，他要大晋所有人陪葬。

被压进来时，宋也已经被打得半死，脸上身上全是伤。不过他却没皱眉头，他想着，虽然被俘，可是功过相抵，海娘几人如何也该是周全的吧？况且，杀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人，他的心里一时时的激动。

斯格拉缓步走向宋也，眼里都快着火了。斯格拉一把扯下宋也勒嘴的布，阴沉问道："你知道你杀得是谁么？"

宋也心知这次是不得好死了，豁出去道："不就是你儿子么，你那笨蛋儿子连我三五招都禁不起，还说是突厥勇士？"

斯格拉没想到这人嘴这么硬，挥手一掌。直扇得宋也一头攮了下去，待要爬起，如何也起不来了。

宋也被绑了半天的嘴，本来舌头就有些麻，经了这一掌，好家伙，整张嘴都木了。却趴地上不示弱的说："你和你那笨蛋儿子也没什么差别，愿赌服输，打不过我就以多欺少算什么英雄。不过没关系，我大晋兵强马壮。切忌将来你等落荒而逃时，看还过不过得去闻胜江。"

他心里就想着，激怒了斯格拉，快些给自己个痛快吧。

忽然有兵来报，叽里呱啦说了一大堆，斯格拉一听脸都绿了。扔下宋也没管急急向外走去。

宋也趴在地上纳闷，连我你都不杀了，着火了么？

可不着火了么，粮草堆那一场大火玄天而起，直烧得夜如白昼。众人拿着水去浇，灭了这块儿，燃了那块儿，没一会儿工夫，这块儿也跟着燃了起来。想扑灭？晚了。

斯格拉站在帐外看着这场火，心里复杂极了。他用突厥语问身边的人："抓到人了？"

身边人咕噜了几句，意思是没抓到，来人身手奇好。

烧粮，再加上托斯比的死，这让军心有些乱。他们跋山涉水老远的跑来攻城掠地，可如今粮草没了，斯格拉的脸隐隐透着怒气和绝望。回头想起宋也，气更大了。

正要转身回帐，只觉一个黑影嗖然而来。许多人还未看清，黑影已然进了帐子。待到斯格拉和随从追进账时，黑影却已卷起地上奄奄一息的宋也，掠身出了帐子提足便展了轻功。

斯格拉身手的确是好，可是一连几个打击也让他脑子钝了起来。回神时几步扑将过去，却只来得及抓下黑影腰上一层布，至于有没有伤到那人他心里一点数没有。

便就操着突厥语大吼道："放箭！放箭！放箭！"他吼得咬牙切齿，一面自己随手划拉个东西瞄准黑影的背扔了出去。

灌力带着他往前跑了几步。可这几步怎样也追不上时间，让这火从没燃起过，让儿子死而复生！

细密的箭雨随着跟上，斯格拉跺着脚。却终究错过了最好的时机，没有立时发起总攻。

弹尽粮绝，浮越城内张家军并未戒备，斯格拉若是下令死战，未必拿不下浮越。这好比那五百晋军，反正活不了，豁出命去打一场岂不痛快？

可是宋也来烧粮，黑影来救人。这在斯格拉看来，这就像一场计算好的阴谋，让他犹豫不决，心里没底。

宋也被苏荷一路捞起奔走，先是跃过了突厥人墙，又是跃出营帐。

先前还疑心是寂辉，后闻得这人身上的香与第一晚认识苏何时一般无二，且还淡淡渗着药味，这才恍然回神："苏姑娘。"

苏荷并未答言，只忙着去躲后面传来的嗖嗖箭雨，几个急跃，忽然闷哼一声。

那箭雨虽未成势，却也同时发了几百只。亏得苏荷轻功卓越，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宋也顾不得全身剧痛急急问道："你怎么样？"

却未料苏荷一个趔趄栽倒在地，只来得及回头看且并无追兵，却再

爬不起。

宋也被这一个灌力甩出老远，直摔得脑袋嗡嗡作响。好一会儿缓过来，回头一看，城墙已经近在几百米了。忽想起苏荷，便连爬带挪的蹭过去抱起她："苏姑娘。"

这一声叫完，手下摸到一个匕首，正插在苏荷后腰。

苏荷撑起一口气道："公子，你快些回城吧。"

宋也忽然看着那匕首忒也刺眼，这不正是自己杀死托斯比那只么？它怎会插在赶来救她的苏荷身上？怔了半晌，见苏荷已然出气多，进气少，忽然眼泪流下来："你。。。你不能死！"说完努了劲儿的抱起苏荷向城门走。

苏荷此时再也不想克制，一把拽了宋也的衣袖道："公子。。。我，不想回去！"

宋也步子一顿："苏姑娘，这下不是逞强任性的时候，你这伤很重。将军怪罪下来，谁也担当不起。"他一时着急，就这么连公带私的都说了。可苏荷心里不是个滋味："原来公子是怕获罪。"

宋也心知她想多了，便也停下步来："你伤成这样了还有心思计较这些。"

苏荷轻蔑一笑，虽是脸上蒙着面纱，可那眼神里尽是不屑："呵~不过是皮肉伤。人云伤心，公子可懂得？若是公子不懂得，别说是伤，就是一死又如何？"

她的话很轻，可是砸在宋也心坎上却一句重似一句。

直叫宋也提嗓便不禁哽咽："苏姑娘，你何苦还说这样话，今日该死的本是我。若你因此有个什么，你叫我以后当如何？"

苏荷凄然："公子，不必介怀。像我这样的人，难道公子以为我会让自己活到白发苍苍，美貌迟暮？呵~不，我宁愿这样死。如果今天定要有一个人死，我不会看着你死！"

宋也心中又是气又是急，又是羞愧又是感激。一时倒说不出话来。就听苏荷问："公子可会记得苏荷？"

此刻宋也已然体力不支，坐倒在地上，双手扶着苏荷的头。他自然知道苏荷不是个怕死的女子，可是自己怕她死。若这个女子死在自己眼前，往后的这一生，恐怕他都不能心安。

两相衡量，他还是没有动，只管叹了口气，低低道："我会。你这样的女子，任谁都会记得。"

苏荷的意识渐渐模糊，口里呕出好几口血在面纱布上.她死死拽着面纱，宋也心中会意，苏荷不愿让自己看到她狼狈的样子。于平常宋也早就开骂，到底容貌和性命哪个重要？

可此刻，眼看着她气息不甚通畅，却如何不忍心帮她揭开面纱。

一段钟情，若可以拿自己命去换，此刻苏荷的心，他又怎会不懂得？

"若是公子遇苏荷比张海娘早，公子可会钟情苏荷？"她的声音那么微弱，却积聚了很久的力气问出这一句。

宋也听得心若刀绞般疼，最终点头："会！"

苏荷再没说话。苏荷死了。

宋也不知道她是否听到自己说会。他说会，是实话。没有骗苏荷，也没有骗自己。

北风还在刮着，雨已停了多时。宋也重新抱起苏荷，带了一身湿泥，一步一挨，像城门走去。

战胜

突厥营里的玄天大火早被城墙上的张家军给看见了。

守门的去禀报，张梁特特登上城门眼见了那轰天的艳红这才信以为真。下了城楼正自又惊又喜，却闻宋也回来了。张梁满眼红光，声音打心肺里都透出欢快："吾功臣回程，快请上来！"

宋也这辈子永远忘不了抱着苏荷的尸体回城时，守门的将士那种先是狂喜，再则空洞的眼神。

五百余人去，只他一人回来。跟他一起回来的，也只有主帅爱妾的尸体。

他心心念念的愧疚，这辈子第一次这么想死。心里的冲动一股一股冒出来，一次次激得他想回头去和那五百余人一起死。可是，他现在又不能死了。

小时候宋也一直不懂，村里村外的老人们，夫妻们。若是有人病重

要先走，就会对活着的亲人说："你要好好活着，就算是替我活着。"

他不明白何为"替我活着？"活也能代替的？

可他现在明白了，因为苏荷救了自己，自己就算怎样也不能死了。这一晚上经历了几次生死，或者想生还是想死。这让他此刻的思想浑浊不堪，理不出个头绪。

他唯一知道的，就是自己欠了人家还不起，也没机会再还的东西。除了情还有命。

直到王贺民啪的一拍他肩膀，这才缓过神儿来。眼前站着张梁，正眯着眼睛看着他。王贺民道："将军问你话呢。"

苏荷的尸体已经不知何时也不知是谁接下来放在了大厅的地上。

宋也脱口而出："什么？"这一说话，眼泪直直流了下来。噗通一声跪倒："请将军责罚。宋也但求一死。"

张梁走过来拉起他问道："吾大将烧敌粮草有功，何来求死一说？"

边说边勾肩搭背把宋也往桌前带："来，让本将军敬你一杯。"

宋也随至桌前只称不敢，可端起杯却急急灌下肚子去。三杯酒喝下，原本忐忑的心稍微平和，因着不胜酒力，脸霎时红起来。

脸上的烧红让他双眼一瞬间模糊，瞪了瞪眼才将那模糊退下。

宋也有些困惑的抬眼看着张梁，又低眼去看地上的苏荷。却见张梁脸上绷着笑竟然一丝也没有怪罪的意思，反倒一句不提苏荷的死，仿佛苏荷的尸体就不曾摆在眼前一般。

可宋也心里过不去："张将军，这次宋也得以完成任务，全赖苏姑娘以命相搏。如今粮草已烧，她该入土为安，不知。。。"

张梁这才眼神一凛："她怎会去？"

他这一问宋也不但没惊，反倒放心了！他替苏荷放下一份心。人言张家男人薄情，张辰是这样，张梁也是这样。

宋也对于这些战事和官场的人情冷暖早已灰心，所以接下来的话亦不斟酌，就着酒劲直答道："苏姑娘重情重义，她念在与宋也共事一场前去救助，亦是，"他抬眼看张梁："亦是想为将军镇守边关尽些力吧！"

说罢深深叹气："若非宋也学艺不精，苏姑娘何至于。。。"宋也再是说不下去，言语已然带了哭腔。

张梁被他最后一句话勾起愁思，想着打伤苏荷那日，她可不是说要杀突厥为国效忠的么？原来这话竟是真话实话，一点不掺假。

想到这张梁眼眶也红了，这样一个女人，就不说她的品行，单论那长相。。。张梁这辈子再想遇到这样一位，不可能了。

王贺民站在旁边已经一身一脸的汗，他惊觉宋也胆子太肥了，这小子敢在张梁面前大肆说苏荷的好，毫不掩饰自己与苏荷有情有义。那可是张梁的妾啊！倘或张梁因此存了半分疑心，宋也军中日子还能过么？

想起自己答应师姐照顾宋也一命，心头的担忧更深了。

张梁看着宋也，看着眼前这个愣头青当真是悲切。忽然心头那疑心也去了，不管是为了苏荷的忠心，还是宋也的烧粮，这些让人振奋的事聚集到一起，倒激出了张梁久违的真性情。索性与宋也交谈起烧粮过程，间或的哪里不对，哪里做得好。且还跟着一通品评，实在耐心教起了宋也。

王贺民心头一口气松下来。

可笑这军中个个人都藏了一份小心思，张梁是这样王贺民是这样。只有宋也------他为了自己的无能是真的难过，为了苏荷的死是真的心痛，因此付出的代价他是真想死。

寂辉回来时，苏荷已然装了棺。

虽是意料之中，却也让寂辉恍惚了神思。宋也的话萦绕耳边，那小皇帝要坐稳皇位，竟是要拿女子的命去换么？大晋男儿都死光了？

寂辉不禁在想，若今日换做是自己，皇上可会加以阻止？

在秦妃眼里，自己和苏荷到底有没有差别？

一边想，一边觉得自己不该这样想。无论如何大事为重，可是，又禁不住这想法一时时冒出来。

寂辉找到宋也，告诉她海娘的担忧，问他是否要去封家书报平安。

宋也已然睡在榻上醉得深了，听着寂辉说起海娘二字，眼角只剩眼泪在那打转，脸便扣在枕头上呜咽道："今日不写，就当是祭奠苏荷吧。"

寂辉忍了很久才没有给宋也一耳光。站了半晌一甩袖子出得门去。

寂辉的这个反应，若说是她的心全向着张海娘这边也不尽然。

她料到苏荷也许会死，也许不会死。

如今她只看到苏荷的棺木自是怀着一份悲切。

可她没看到苏荷命悬一线却拉着宋也的袖子央求要死在宋也怀里，她没听见苏荷死前那些心中最底层的如同魔咒一样的箴言，她也不知道当宋也抱着苏荷看着她一点一点在怀里没了呼吸那种绝望又震撼的迷惘。

所以，她也不知道宋也默许自己不送苏荷回城时，心里到底承受了什么。

或许她知道，只是不敢也不能往深了想这些。

此刻她所能想的，是海娘梦得失魂落魄，只为等着宋也一句平安！

情字扰人啊！

严谨带着大批人马前来，身边跟着徐香。

徐香马术超然，严谨自问是跟不上的，这一路走坡过道，他看着徐香身影，总是觉得飒丽好看。暗暗比较起海茵的守礼，心中又把徐香看高了一层。

这次相见，徐香没少在严谨身上下功夫，短短时间下来，既展了自己的柔若娇美，也展了自己一身绝学。

严谨不是宋也，宋也不吃苏荷当初那一套，严谨却爱得狠。细说来这也不是男女的区别，这是本性。

换做刘三定是不能的。刘三爱寂辉，且是风骨，无关色相。

且徐香还有一点好，她跟在严谨身边，倒叫严谨出了一口气。原本还是要嫉妒宋也的，这下自己身边也有了美人儿高手不是。

大军驻扎城外，严谨带着亲随进城入府。

张梁多了几分礼让：“有严家军与吾抗敌作战，此战胜矣。”

严谨谦逊道：“凭将军差遣。”

海茵的家书张梁翻出细看，苏荷的死不知怎的，好似叫张梁的心变软了。也或许，他真的老了吧？

万事具备，主将们一径的部署。

敌军粮草没了，主帅的儿子，也就是突厥将来的主帅托斯比死了。

接下来突厥会干什么？

张梁放声狂笑：“接下来就是死拼了。”

斯格拉这是没缓过来，如果缓过来了，回也回不去，可不就剩拼死攻城了一条路了？

一场大战持续了半个月之久，且是在突厥一无救援二无粮草的情况下，直打得死伤惨重！张家军最终是胜了，可各个战士脸色却寡淡得很。

不止如此，浮越附近城郭的百姓死伤大半，好悬没连整个城的人口都绝了。

按说，浮越靠的就是地势险，城池坚固，怎么会死那么多百姓呢？

说起这些，张家军里已经传出个不是秘密的秘密。

当初战事进行了五天，大晋的士兵已经出城，因为人是铁饭是钢。就算饿，突厥人也已经饿得没劲了。

可是，大晋的兵不但没讨到这个现成的便宜，反倒吃了亏。好好的十万精兵损伤大半败回来。

张梁等几个主将左思右想不得其解。想不到方法就这么不开城门拖了几天，突厥几次攻城不得成功，于是竟也养精蓄锐。

别的兵紧着操练，宋也心思懒散，不去操练又出门去晃。

可倒让他晃出了疑点。说是护城河不知怎的，捕鱼的最近都捕不到鱼。如今打仗又不敢出城去看，传言河里出了怪物以鱼为生。

老人们都知道，护城河的水是闻胜江一个分支，本来江水发青发白，可经了山口流向城内。混了泉水的护城河尤其甜。河边人家好多都在这打水食用，种田灌地。年头好不打仗时候，常有落魄的秀才斯文垂钓。如今是少了，可这河里的鱼很是鲜美，很多人都也喜欢。

宋也回去和张梁说了这个事，张梁一听心里也有了数，感情一帮突厥蛮子这些日子是吃鱼为生啊。想到这一忽觉着宋也这人当真是有天帮他。当初自己拿下功名，靠的真真是死战啊！

如今这么个节骨眼，宋也立功无数，改日战胜回朝，除了自己，宋也绝对是头功。

这功取得叫一个巧啊！

虽然宋也这等一看就没什么功名心，可是芥蒂的种子，在张梁心里算埋下了。

决战第十二日，张梁密召了高手往闻胜江上游投毒，为了让毒性持久，还在江边上用布包绑了起来。让那毒慢慢的流，持续的流。

突厥士兵见了死鱼，明知道有毒，挨不过饿最后也尽吃了。

决战第十五日，突厥不战而亡。

斯格拉不服输，且单枪匹马来了城下找张梁单挑。

张梁挂不住面子只得应战。

他可以让手下乱箭射死斯格拉，也可以放一队人马出去擒获。

可是战争已经结束，斯格拉前来，是要打一场英雄之战。

众人包括张梁都不曾想到的是，斯格拉的战斗力和身手竟然如此之好。

张梁险些被俘，还是寂辉展了轻功救回张梁。寂辉着实下了个纠结的决心，她有心不救张梁，叫张梁就这么死了。可也没办法，大晋的军令，主将被俘，这仗就白打了。多少人撇家舍业的来边关，多少人等着这一份军功跟朝廷领赏。

斯格拉最终被乱箭射死，死得慷慨激昂，且又悲凉寂寞。

战争胜利，浮越城打开城门。张家军拟折子快马加鞭给朝廷报捷。不日便班师回朝。

历史上这一战，史官着墨极少，只说了战争胜利，是突厥与大晋开战以来最为决定性的一战。

可是野史诸多记载，比如，因着投毒死了多少百姓，主帅几乎被

俘，张家军名存实亡。

好多个野史编排得更甚，直说张梁功臣之后却辱了祖宗威名，为了一个叫苏荷的女子险些叫浮越失守，险些叫大晋灭国。

说什么的也有。

可是此刻，战争到底是告一段落！

作者有话要说：写得有点痛苦 大家凑合看

回宫

宫里。

太监逢喜一路向安乐宫走来，抬眼看着小徒弟承欢正倚在门口打盹，气得轻轻踢了一脚小声喝道："大晌午头，不好生伺候？"

承欢一个脊檩，张眼见是师傅，一口气放回肚子嘿嘿陪笑："原是师傅来了，太后午间喊乏，叫徒儿在外面伺候。徒儿也就靠柱子歪一会儿，既没睡死，必是不碍事的。"

逢喜拉着脸，近前说到他脑壳上："这都什么时候了？张将军班师回朝，不是我说你，但凡激灵一点儿，这时候必马虎不得。"说着用下巴指着内殿的门压着声音问："娘娘能睡着？"

承欢一听站直了身子："师傅，您是说咱们打胜了？"

逢喜白了他一眼："还不快去秉！"

屋里一声慵懒传来："谁在外面，是逢喜么？进来~"

逢喜拿着小心笑道："正是老奴。"边说边推门进去拜道："娘娘金安，是老奴呱噪吵娘娘午歇，老奴死罪。"

太后缓缓起身："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恭谨，早和你说不用这样，你倒越来越拿着小心，说吧，才外头呛呛什么？"

逢喜立身回道："谢太后体恤，老奴见承欢站在门外头，防着他偷懒不好生伺候，嘱咐了几句，不想吵了娘娘。"

太后抬手理了下鬓发："你□的徒弟差不了，怎么了？南边战事如何？"

逢喜迟疑道："这。。。"

太后看向一边："都退下吧。"

几个宫女随着承欢退步而出掩了门。

逢喜近前小心道："张家军战胜，突厥全军阵亡。折子已在途中正往里递，不日便班师回京。"

太后凤眉细挑："哦？这次倒出乎哀家意料，竟打得这么利索。。。"

逢喜又道："苏荷死于阵前，严谨归顺了张梁，那张辰的女婿宋也。。。是个头功。此人已被收服，可苏荷一死。。。"

太后皱眉："依你看。。。"

逢喜又道："太后英明，那严谨不足为惧，便是奖赏不过是放了他老父。严家如今再难成气候，且身边还有徐香。"

太后嗤笑："你不懂女人，有些人是蔫吧狗，不叫可咬人呢。倒是那宋也。。。"

逢喜道："那人身手一般，谋略上。。。照他义父差千里不止，叫他领了头功，只可惜了苏荷那一身好武功。"

太后缓缓点头："宋也这人放不得，改日进宫哀家要好好瞅瞅，不是说刘家公子也有参与？"

逢喜点头："正是，刘家公子在兵家要道开了药铺子，只未有所行动。"

太后想了半晌只问："宋也立了头功？"

"是。"

"他都干了什么？"

"烧敌粮草，杀敌大将。"

"不是说他身手一般么？"

"苏荷因此死于城外。"

"这你也知道？"

逢喜噗通跪倒："浮越附近城池已然传遍，苏荷乃张梁之小妾。"

“嗯，退下吧。。。哦对了，叫承欢弄一碟子上次做的那个叫什么果香，天儿热了。”

“是。”

“怎么还跪着，说了你多少次。”

“多谢太后。”

逢喜退出门来，背后一下的冷汗。

谁能想到这安乐宫里的太后是那个曾经唯唯诺诺，被人看一眼就羞，被人说一句就哭的秦妃？

想着不禁感叹，造化弄人。人一得了权势，面目皆非。这太后早已不是先前的秦妃了。

宋也跟着张梁几人身后，一路等，一路走，一路等。最后终于来到皇宫大殿前。

小太监唱道：“宣，镇国将军张梁及其亲随觐见。”

文武官员各自一行。

一行人御前下跪：“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善年童音自上方传来：“几位将军平身。”

“谢万岁！”

善年又道：“张将军守边关多年，如今大胜而归，朕与太后甚是欣慰。朕不知该赏你什么，大将军且说，你有何要求？朕无不应允。”

众臣一听皆是一怔。可随即一想，张梁早已经是一品大员，又是镇国将军，如今又立了这样大的功，简直就是赐无可赐，赏无可赏。

张梁又再跪倒：“多谢皇上，老臣食朝廷俸禄，仰百姓称颂，得以保国卫家乃是本分，皇上此言老臣愧不敢当。”

善年呵呵笑道：“大将军过谦了，请起身。”

“谢皇上。”

善年又道：“这样吧，朕特赐将军为“大将军王”，享亲王俸禄，御前免跪，封地徐州。待得与家眷欢聚，3日后往封地。你可愿意？“

张梁脸上红光满面：“多谢皇上。”说罢又拜，只这次是心甘情愿的拜。

善年笑道：“爱卿平身。严谨。”

严谨向前一步跪倒：“草民在。”

“念尔保国有功，孝心有加，特赦你老父严宽无罪。你么。。。赐官居三品，任兵部侍郎。你可愿意？”

严谨一听当即热泪盈眶：“吾皇圣明。”

善年小嘴一笑：“起来吧，宋也。”

宋也上前跪倒：“草民在。”

善年难能的笑出了几分真：“你是朕布衣之交，如今又立了大功。折子上都清楚记了，朕也不一一列出。只是，你有何要求？”

宋也跪地叩头：“草民不敢，此次随军出战，多是天佑我大晋，草民实在未有建树，无功不敢受禄。只愿我大晋国富民强，草民回家种田一愿足矣，望皇上成全。”

善年一拍桌子：“朕不准！”

宋也被他吓得一脊檩：“草民该死。”

善年红着小脸：“你的确有罪，你陷朕于不义。天下人若问，那军中立了头功的宋也，到头却是个回家种田。皇上可是枉顾人才，你叫朕如何说？”

宋也脸贴在地上，心说什么话还不是凭你说了算，倒是我一身不是？

随即道：“不敢欺瞒皇上，此次得以完成任务，并非草民三脚猫功夫所得。此乃苏姑娘一身绝学才得以成事。只是苏荷如今战死沙场，还请皇上明察。”

善年看着底下跪得那像小倭瓜样的宋也，不知怎的忽然想笑：“朕听说了，可是朕听说苏荷是张将军手下，如何是你来替她邀功？”

宋也心头那个气啊，心说小小孩子怎么就学会挑拨离间了，继续脸贴着地道：“草民乃乞丐出身，不知礼节叫皇上见笑。苏荷确是张将军手下，只是苏荷之前也是草民手下。此次大战得胜，张将军带领的张家

军固然是主力，可苏荷亦是功不可没。”

善年点着头：“你说你无功，烧粮可是你的主意？托斯比可是你亲手杀的？”

宋也踌躇半晌：“正是。”

“有功必然得赏，既然你说你身手一般，可见有着几分才智。便是你不爱做武官，那就给你个文职，官居二品，任吏部侍郎。再拒死罪。”小皇帝笑面虎般的说下这些话。

宋也跪地叩头：“谢皇上恩典，臣领旨。只是那苏荷。”

善年狠盯了宋也一眼，道：“王贺民。”

宋也一看皇帝不答这茬，只得躬身退下。

宋也心中做好了打算，苏荷这事他找机会再和皇上说，拼着一死，就算皇上不答应给苏荷封功。他也要去求寂辉把苏荷骨灰从将军府偷出来。

他知道苏荷死都不愿意死张梁怀里，死后怎么会贪那一点高地？

退朝时，宋也看着张辰与一帮人走了过来，有些官员向自己道贺，宋也一一还礼。

张辰混在其中未置一词，宋也却对着他的方向愣神瞪去，想起巧儿和义父的死，也想起自己应承海娘三书六礼。一时间心中如乱刀绞过，是个什么痛已经分不清楚。

出得宫门，几个封功的一一道贺，张梁带着王贺民回了将军府，严谨回了严家，宋也一时恍惚竟无处可去。

一个小太监蹬蹬追来：“宋大人，可叫小的找到了。”

宋也躬身：“公公找在下何事？”

小太监连连还礼：“哟，不敢当。皇上赐了府邸，特派了人开路，只一直不见大人来。”

宋也一怔：“皇上赐了住处了？”

小太监见他一点架子没有，自当信了听别个说的朝堂上这个混不吝的人，一时胆子也大了：“皇上既然赐了官，自然要赐府邸的，连银子

下人也一起打发去了。大人请随小的来。"

宋也笑道："多谢公公告知。"

宋也一路跟着小太监，领了旨上了轿。一路奔着属于自己的第一个家而去。

坐在轿子上，宋也心中有些迷惘，海娘此刻在哪？

想到这，翻出怀里宝蓝的耳坠，一时想笑，一时却皱眉。

一行人抬着轿子路过张府，正逢宋也掀帘子往外看，这一看忽然心生悲切。立马喊了人："来人。"

过来个小厮直道："停轿。"

宋也摆手："不用，就这么走着。我是想说，派几个人在这，若是看见张家。。。"他想说张家小姐，又觉得不妥。说海娘或是自己夫人，他们又不认识，也不好往里打听。

忽然反应过来："你去刘大人府上，且问刘三公子可在。"

小厮边跟着轿子走，边称是。

宋也又道："要是在，就回来告诉我。你叫什么？"

小厮一笑："爷，小的陈奎。"

宋也点头："去吧。"

作者有话要说：。。。。。。。。。。写到这

意难平

善年下朝后便去了安乐宫给太后请安。

逢喜老远迎出去，搀着走来："皇上下朝了，承欢制了蜜果香可要尝尝？"边说边小心陪着走。

善年嘟着脸，任他扶着手："逢公公，母后可有不快？"

逢喜笑道："太后才吃了蜜果香，说心里凉快些许。"

善年步子一顿："朕知道了，你跟朕进去。"头也不回冲着其余人道："你们外头守着吧。"

“是”

太后倚坐在躺椅上，喝一口茶，寻思半晌再放下。

见门开了，善年蹦跶着走来：“母后，儿子给母后道喜，我大晋打了胜仗。”说着笑得狡黠，撒娇搬偎过来。

太后摸出丝帕给他擦了额角的汗：“哀家要恭喜皇上，好生提拔了许多人，可是有了主心骨了？”

善年撒娇道：“母后~~~~~~~~~~~~”

太后皱眉：“哀家知道你想快些成事，在宫中培植自己人也不错，年儿，欲速则不达。”

善年站起身：“那张梁连兵符也不交，朕罚不得他，却还要赏他！”

太后嗤笑：“那严谨和宋也呢？”

善年皱紧小眉头：“朕还不能生气了么？朕就是要在张梁张辰面前提拔别个。”

太后也不去说他，只道是：“大臣的折子明一早就会铺天盖地上来，说那宋也一届贫民，就算立了奇功也无道理官居二品，到时年儿当如何？”

善年心中虽明白，只面上下不来：“朕驳回，来多少驳多少。”

太后又问：“皇上这样明显培植自己人，不怕宋也严谨都遭了奸人暗算？朝中你又叫他二人如何自处？”

善年笑道：“那严谨儿子没想许多，他严家到底还有几分势力，且我放了他老父，他必感恩。宋也么。。。嘿，儿子倒是相信他，那人有几分钢骨，不是个在意人家如何看的。母后你可知道，在朝上他敢顶撞朕，拒不受官，要回家种田。”

太后点头：“改日召他来，哀家要看看是个何样的人。叫这一众人为他奔走为他亡。”

善年跟着点头：“母后，宋也跟我讨苏荷的功。”

太后叹气：“苏荷，那丫头死早了。虽说她不是为了效忠你我而死，却也于大战有益。逢喜，你说呢？”

一直没插言的逄喜忽听到太后问自己，上前道："太后说得是，苏荷功在社稷。"

太后点头："去把寂辉叫来。"

"是"

宋也回了自己的府上，大致问了几个管事的叫什么，便闻陈奎回来报说："刘三公子已在家中。"

宋也一高兴："快去备轿子，迎夫人回府。"

陈奎却道："爷，刘公子叫小的传话，说夫人他马上就送回来，叫爷不要跑一趟了。好生在家安排要紧。"

宋也一怔："马上送回来？"

"正是，小的出门时，刘公子已在备轿子。"

宋也心头忽然说不上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大军出发时，天儿还凉着，冬过春初。如今已经入了夏，一别数月，那封家书宋也始终没写。

"爷？"陈奎见宋也一直愣神，索性小声提醒儿。

"啊？哦，快去准备，迎夫人回府。"

海娘下轿时，宋也已然迎在门口。

二人隔着几步相望，谁也没有说话。

刘三打马车上下来，忽见二人这般情形心中便是一紧。

走来扶着海娘往前引："小妹可是高兴呆了？"

海娘睁圆了眼睛，隐掉眼中的清泪："三哥！"只说了二字，却迟疑着往前踏了一步。

宋也躬身一礼："大哥。"又自刘三手上接过海娘道："海娘！"

这二字念得个纠结，直把自己眼泪也念了出来。

海娘轻轻抽回手："进去吧。"

进了正堂，宋也吩咐人上茶。

兰儿自告奋勇："爷和夫人稍等，还是兰儿去泡茶吧。"

自打进了屋，海娘一句别的话也没有说，面上虽带着淡淡的笑，问了几个近身的下人，便就坐在那喝茶了。

刘三与宋也说了些道贺的话，终究是气氛有些尴尬，便也告辞。只说明日便安排庞成豹娘俩回府，如今人在刘府，一切皆好。

喝了茶，吃了饭，海娘只觉食之无味。

送走了刘三，洗漱完毕。本该小别胜新欢的夫妻，此刻却相对无言。

宋也才要说话，海娘只说："睡吧。"

宋也无奈，眼睁睁看着海娘自己转身上了塌，面朝里睡下。宋也皱眉，靠着床榻倚坐着。

窗外蝉鸣尤其的响，宋也轻声道："海娘，我去烧敌粮草时，心里很怕，想着你才不怕了。"

见海娘呼吸一顿，又道："我知道你没有睡，几月不见，你没有话与我说么？"

海娘闻言坐起身："我梦到你在大火里，跑不出来。"

宋也伸手揽过海娘："所以你去求三哥，寂姑娘告诉我了，说海娘为我失魂落魄。"

海娘摇头："我得知也儿被人所救，心中着实欢喜。"说着这话，眼泪又涌出来。

宋也心里那个疼："她，因我而死。"

海娘点头："苏姑娘是个奇女子，我第一眼见她，便就这样想。"

二人一时无话。窗外的蝉鸣更响了。

宋也心中有一份深深的愧疚，他自怀中取出那耳坠："这算是你我信物，改日我求皇上赐婚好不好？"

海娘见那耳坠，忽然心闷，便就回手自枕下掏出那本书道："这书还给也儿，立于朝堂之上，魏先生平生所学必然用得上。"

宋也一怔："你不原谅我是么？"

海娘看着宋也一句不说。

宋也眼睛发酸，眼泪顺脸而下：“你怎样才原谅我？”

海娘摇头：“茵儿与我说，锦哥哥迷上一个叫徐香的女子。”

宋也心头一凉，就听海娘道：“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我自小见爹爹迷恋各样女子。如今，我以为锦哥哥会珍视茵儿。可是那愿得一心人般的呆话，只是女儿家梦里话罢了。梦和现实，终归不一样。”

宋也一听便急道：“我不是你爹，也不是严谨。”他双手握着海娘的肩膀，希望海娘看清楚自己。

海娘声音已近抽噎：“我知道，我知道也儿重情重义，我知道也儿不曾虚情假意，所以，海娘更无计可施啊！”

宋也怀抱海娘，心痛无比。这样一个女子，面对爹爹篡位娘亲悬梁，面对抛家离府镇定自若的人，却只对情字无计可施。

海娘抽泣道：“我会嫁也儿，举案齐眉，只是。。。”

到底意难平！

夜阑珊，寂辉一身黑衣来到安乐宫，承欢今日特特把安乐宫后的一扇窗子大开着，寂辉轻身而入。

太后看了眼窗边的沙漏已然放倒，出言道：“你们都下去。”

“是”几个伺候的退步而出掩了门。

寂辉走出来跪道：“娘娘金安。”

“起来吧。”太后指了指身边的椅子：“别站着，看着晕。”

寂辉一声好笑：“寂辉僭越了。”说着坐了下来。

太后问道：“去见过皇上了？”

寂辉摇头：“并未去看皇上。”

太后点着头，忽然问：“那刘府的公子。。。与你走得很近？”

寂辉看着太后，郑重点头：“刘公子无心朝堂。”

“那个宋也呢？皇上对他另眼相看。”

“他也是个无心功名的人。”

太后忽然站起身：“是我太宠你了。你可还记得你的身份？”

寂辉起身跪倒：“寂辉感念太后知遇宠爱。只是这二人。。。”

“闭嘴。”

“寂辉该死。”

看着眼前这个寂辉，太后一时心内烦乱：“你是最知道哀家的，你最知道皇上处境，当初你亲手给皇上扎了穴位亲眼看他如此痴残多少年，你都知道。张辰逼宫，张梁仰仗兵权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如今朝内大部分全是他们势力，这个时候你不助皇上建立自己的势力，却如此替两个外人开脱。寂辉，你可曾想过后果？！”

寂辉跪地叩拜：“太后保重身体要紧！”

太后一边被人抽空般坐下身去，一边摇头：“哀家最信任你，原来连你也变了。”

寂辉鼻子发酸，自己变了么？随即道：“寂辉仍愿为太后为皇上而死！”

太后摆手：“下去吧，你再不想分明，哀家也保不住你。宫里从来就容不下有感情的人！”

“寂辉告退，娘娘保重！”

作者有话要说：哎。。。又写谈情说爱，却不像以前那么恣意了

情有独钟

寂辉回到刘府，一袭黑衣依旧走了窗子进屋。

刘三点了灯等在她房间里，寂辉双足落地便是一怔，缓缓回头看着刘三：“这么晚还没睡？”

刘三站起身：“可有打扰你？”话中拿着小心，他实在不愿意寂辉提心吊胆过日子，连面对自己也拿着谨慎。或许他想问，你落脚的一刹那，有没有惊吓到屋里有人。

寂辉莞尔：“呵，没有，你的气息很温暖。我感觉得到。”

刘三清清嗓子：“你是不是最近有心事？”

寂辉闻言索性坐下来："你可是想问也儿？皇上不会放了他，他这靶子当定了。不过也不用担心，我还没见过比他命大的人。"

刘三苦笑："他自己争的，我也没办法。我说的是他和小妹，你与小妹说了什么？"

寂辉端正看了刘三一眼，顺手抄起桌上的茶杯给自己倒满，见刘三的杯也空了，便帮他续上："你那小妹精得猴儿一样，宋也不肯写家书，我还用多说什么？"

见刘三的目光依旧看着自己，寂辉脸色微红："我也只说，苏荷为救宋也而死。只是。。。"

"只是什么？"

"我们一辈子要跟着宋也的喜怒哀乐过活？"

刘三好笑的看着寂辉："对也儿我已经放手，况且感情的事不是我这做大哥的能插手的。"

寂辉听刘三这样说，脸色又渐红些："我又没有叫你再不过问。明日我去宋也那，连太后都问起他，呵，我不知道他已经这样招眼。"

刘三眯眼："你可为难？"

寂辉端起杯子喝茶，放下道："我有什么好为难。"便再也不看刘三，起身去了屏风后。

刘三见她不愿说明，斟酌着吐出"小心"二字，便起身离开了寂辉房间。

第二日一早，宋也还没起身，寂辉已上门来。

坐于正堂之内，品着茶，正看到宋也一身素衣迈进门来："寂姑娘这么早来访，可是有事？"

丫头端了脸盆和漱口水来请示，宋也干脆道："就放这吧，寂姑娘不是外人。"谁叫她来这么早，堵人门口了呢。

寂辉见他不紧不慢，比早前在离院时又沉稳了些。也就直说道："皇上器重你，太后恐怕也会见你，你可想好了如何替自己盘算？"

宋也一听是这个话，一边润了手巾擦脸，一边端了水漱口吐出："这些我还没想，只是宋也有一事相求，不知寂姑娘可愿帮忙？"

寂辉一怔："什么事？"

"苏荷骨灰定然是张梁带在身边，不知道寂姑娘。。。"

"你还真不怕死。"寂辉出言打断："海儿知道你这么做？"

宋也脸一红："谁说我不怕死，死过一回就更怕死，只不过有些事得马上办，张梁三日后离京赶往封地。"

"你当真对那苏荷念念不忘？"

宋也皱眉："不是你想的那样子。"

寂辉撂下茶杯看着宋也："这事我帮不了你，不是学了功夫么？自己偷吧。"

话说，这事情对于寂辉，虽然说不上手到擒来，却也并非难如登天。可她实在替海娘有些不值。想了一刻便就笑道："不然这样，你和我比试一场，你赢了我就帮你，你输了，陪我喝酒。如何？"

宋也想了想："那就这么办。"

海娘扶了兰儿进来："嫂嫂不如在这用饭？"

这一声嫂嫂叫得寂辉满脸通红。一时间还真不知道说什么。

宋也见海娘进门，一时有些尴尬："一早就不见你，虽是才搬进来，操持一个家也不忙一时。"边说边往海娘那走，走近了看见那人眼睛微肿，心下便是一疼。昨夜海娘的哭诉又萦耳边。

饭堂里三人落座，待得伺候的丫头上好菜，寂辉却道："没酒么？"

兰儿一听又忙去上酒，宋府第一个早饭，只有三个人，却显得极其不和谐。

海娘吃了几口便要下桌，见寂辉与宋也较劲般的一口一口灌着酒，心中暗暗叹息。

方才宋也说的那几句话，海娘自然是听见了。想了一会儿，便吩咐了陈奎，说自己去娘家走走，不用张扬。

陈奎倒是个拿事儿的，精细应道："小的知道，爷用好饭问起，小的再回就是。"

话分两头，寂辉与宋也你一杯我一杯，一炷香功夫酒已经换了三

壶。

宋也酒量浅，人人都知道。可寂辉仿佛不知晓的样子，一杯下去就是个满干，宋也不好只喝一口，竟也得陪着。

又一壶见了底儿，寂辉喊："再来一壶。"

宋也看着一个人两个影的寂辉苦笑："这么喝下去，莫说比武，宋也当真走也不能走了。"

"那就不走，你还缺走不曾？"

宋也眯起眼，努了劲儿的把眼前的两个影子瞪成一个："寂姑娘可是有话要说？"

"我想在酒桌上，让你给我句实话。"寂辉笑着，可眼里没了笑意。

"什么话？"

"在你心里，苏荷与张海娘哪个重要些？"

宋也听着这话，忽然放声大笑。几月来的憋闷，几月来的恩仇，即将面临的皇室，似乎所有情绪一股脑笑了出来。笑得肠子里最后一口气都快没了。

笑罢自己干了一杯酒，道："海娘也以为我心里有苏荷。"

寂辉嗤笑："难道没有？"

"自然是有。"宋也斩钉截铁道："这话我不能与海娘说，但是我可以与你说。换个人，如果我为大哥而死，心心念念爱慕大哥，你说大哥心里会不会有我？"

寂辉面色有些狼狈："你大哥本来心里就有你。"

"不错。我只是想说。。。其实我这些日子以来也在想，我到底当海娘是我什么人？如果是为妻，我心里怎会有苏荷？"

"这很简单。"寂辉说完两步到了宋也跟前，伸手探到怀里取出那只宝蓝耳坠。

宋也刚要去夺，却见那耳坠随着寂辉的撒手，直直飞向门外，咚一声落在荷花池里。

半醉的宋也霎时跟着那耳坠飞出去，咚一声也跳进荷花池。

这一瞬来得太快，几个下人目瞪口呆看着这俩人。看看这个，再看看池子里的宋也。反应过来时，一呼啦奔向荷花池："爷！"

初夏的荷花还没开，叶子大片的浮在水面上。

宋也挂着几溜黑泥水草钻出水面，好生喘了一会儿使劲瞪了寂辉一眼又一头扎了进去。

池子边上的下人闹不清楚该如何，一溜的站了一排一声声的："爷。爷！"

寂辉看着好笑，晃着手里的宝蓝耳坠等在那。

一盏茶的时间，宋也又钻了出来，这下里外都湿透，头上身上的黑泥水草又多了些。

经了冷水一泡，宋也酒劲下去，气可是发散出来，站在水里也不出来，对着寂辉张嘴便骂："我那大哥温文儒雅，怎么瞧上你这样个泼辣的，话都不让我说完，你还我耳坠来。"

寂辉见他真急了眼，眼眶眉毛都红了，便就捏着耳坠晃了晃："看不清楚就往里跳，现下你怨谁？"

宋也那个气啊，扑腾着打水里上岸，也不顾身上又湿又脏，急急奔向寂辉夺了那耳坠，宝贝似地摸了又摸，然后攥在手里。

寂辉脸上一丝愧意也无："不是有话要说么？"

宋也干脆就这么湿乎乎的进了正堂，看见下人一个个吓得要跟进来，出言道："外面守着。"

重新坐回桌前，宋也闷不吭声，深深吸了好口气，心知要是不把话说明白，不知道这疯女人又要扔什么，便就干脆道："寂姑娘，我是个粗人，我不会你们那些文绉绉的情话。也许并不中听，可我只是这样想。。。先前我不知道如何说，不止你，我也不知道如何与海娘说。"

"现在知道怎么说了？"

宋也伸手拽下挂在头上的一个碍眼水草叹气："如果苏荷的耳坠掉到池子里，我根本不会去捡。"

寂辉单挑了眉峰，就听宋也又道："可是，海娘的所有东西，不止是这个耳坠，她用过的梳子，看过的书籍，使过的笔墨。。。我看着这些东西在她手下变得有了暖意，不再只是冷冰冰的一个物件。所以只要

是丢了，我都会去寻回来。那几乎是我的一部分，分割不得。”

寂辉看着眼前的宋也，怎么也想不出来这些话会从这样一个人嘴里冒出来，特别是他此刻这个糗样，越发看着多了一份滑稽。可是心里有个地方却被宋也说得紧跟着就暖了。她忽然明白，自己为何对刘三那几个破药匣子也多看几眼，对刘三拿过的茶杯也觉多了份亲切。

宋也深深吸了口气："对于苏荷我有一份很难言的。。。她死在我眼前，本来她可以不死。你知道么，她也有权利选择活着，选择如何活着。或许如海茵那般，或许如兰儿那般，可她选择放弃活着，因我而死，她就那么不值得被记住么？而我现在能做的，不过是让她死后不用再处在那么身不由己的地方，我不想以后一想起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就良心不安。”

寂辉有些疑惑："你当真不曾对苏荷动心？”

宋也苦笑："大哥可会因为我死而舍了姑娘？”

"这。。。苏荷可知道你是女子？”

"知道不知道，当时不便说，现在没必要再说。”

寂辉哑然。

此时外面有人喊："夫人回来了！”

宋也一愣站起身："她什么时候出去的？”说着奔了屋外。

寂辉看着宋也背影，想了一会儿不禁苦笑：自己，刘三，海娘，还有苏荷，任哪个不是七窍玲珑心，却被宋也这么个呆子用几句最普通的话道出了情义！

其实若没有海娘，宋也不见得不会对苏荷动情。只是，缘分天定，自宋也进张府那天起，或者，自海娘舍银子给乞丐兄妹那天起，姻缘早已牵订。二人牵绊注定从相互温暖，相互动心，挣扎护持，家变波折，一路依偎到如今已不得分割。苏荷从第一步就错过了，海娘毕竟占居了宋也的心，任苏荷再是如何风流魅惑，多情执着，却连一死也不能代替海娘在宋也心中的位置，可也只能一死让宋也忘不得她罢了！

作者有话要说：写得有点挣扎， 感情有时候很复杂。。 不是对和不对 。。。喜欢和不喜欢就能说清楚

圣旨到

寂辉与宋也缠了一早上，日头已经正当空。眼看着午时就要到了，海娘回府。

府里小厮迎出来："夫人回来了。"

"爷和寂姑娘可吃好了？" 海娘面色淡淡。

小厮一脸为难不知喜悲，海娘见他半晌不答便问："怎么了？"

小厮依旧的低了头，暗暗只把手往后襟儿上扯。

其实倒也不怪他，总不能跟正房夫人说，他们家爷刚才和正堂那个美人胡闹，竟在这初夏的天气蹦下荷花池，滚了一身泥回来。爷又不叫我们进去，谁个知道是咋回事。

可是见眼前这个主子，虽是性子和善倒不是个可欺的。

海娘也不再问，只道："你去把陈奎喊来。"

这方没等应，却见宋也披泥带草的笑脸迎出："你二人去了哪？不叫我一起呢？"

他倒是满脸谦虚拿着小心，兰儿扑哧乐出来："我们才要问爷，爷捞鱼去了么？"

宋也看看兰儿，再瞅瞅自己，一时脸色大窘："我不是。。。我。。。"一边说一边摘身上的水草烂泥。索性窘得转身往回走："我去换身衣服。"

兰儿知道海娘心情一直不好，这下可找了机会打趣："还道咱们爷从军回来就沉稳了，今儿兰儿知道，府里笑的日子可有呢。"

海娘嗔了兰儿一眼："你还笑，还不去烧些水给他沐浴。"

"是是是，兰儿这就去。"

虽是这样说兰儿，海娘自己也觉得可笑，只是这笑意盈起一半，心又沉了下去，终归微不可闻的叹了口气，便向房间走去。

旁边的小厮早站傻了，闹不明白这几个主子到底怎么回事，可是有一件事他明白了，他们家爷是怕夫人的，连带夫人身边的丫头也都不一般。

宋也站于屏风后，换下外衣，正扯下束胸。可是荷花池的水一泡，

束胸的布竟湿涩得不成样子，混着自己几缕头发缠在一起，怎样也撕咯不开。

有心快刀斩乱麻，一扯了事，却因这一扯缠得更紧，直拽得自己龇牙咧嘴。

他心里惦记着要问海娘去了哪，手心便用了猛力，忽觉一双手抚了上来，那手微有些抖，手势却轻轻凉凉。凉得他脊背发直，硬挺挺站在那一动不敢动。

也不知这样过了多久，胸口和头发都一一解放，那双手忽然离了自己。宋也顾不得自己全身臭气衣着不整，转过身抓住海娘的手："你要何时肯原谅我？"

海娘一怔，抽回手时脸色已绯红："我去给爷拿件中衣。"说着转出屏风。

宋也又羞臊又着急，站在榻前只是发愣。想了片刻问道："你才去了哪？"

海娘的手紧握了那件干净的中衣："我，与兰儿去了叔父那。"边说边转回来，一眼瞥见宋也身上大小横着几块儿擦伤留下的疤，别过眼。

宋也拽过中衣披在身上。

这么个呆人，每次见了海娘，便也多了些心细如发。他怕海娘看着几块疤，就想起苏荷当日救了自己。可一件衣服又哪里遮得住？

"你去将军府做什么？"

海娘摇头："茵儿还在路上，不曾回将军府。想来定也不在严府吧！"

"海娘找茵儿做什么？" 她这一说宋也更是糊涂。

海娘半晌不语，只盯着正穿中衣的宋也发呆，宋也穿着穿着，脸便红了。

海娘回过神也羞得不行，遮掩道："我和三哥闻大军回朝，急急赶了回来，海茵那时仍在离院，我担心她罢了。"

她心中难掩一份恍惚，面前这人，一人一身本是极亲近，可此刻不知为何却远不得近不得。心头沮丧，便呆立在那。

宋也怕她下不来台，只装作没看见笑道："严谨升了官，严丞相也放了，海娘莫担心。他严家前几日便是气数已尽，如今却起死回生。虽比不得从前，倒不会屈了海茵，便是念在张梁的面上，海茵必然不至委屈，只不过，徐香。。。唉！当日我便看出她的心思，只是各方权衡，无力顾及。"

海娘听着这寻房纳妾话头，正中心事，又是别过脸道："茵儿是严府当家夫人，无论是念在叔父面上，还是她自身也都当得起。她自有一个立身的道道，有时竟比别人想得开些。况且我猜，她心里真正有的，却还是三哥。任是锦哥哥再纳进十个徐香，不过是多一分礼让，伤不得她心中分毫。"

宋也纳闷："原来是这样。那。。。你既不担心茵儿，且去将军府做什么？"

海娘一怔："我不能去走个亲戚？"说得个义正言辞，只眼神里透着些许怨气。

这话透着蹊跷。宋也刚才是没有多想，此刻忽然发觉，海茵不在将军府，海娘更没什么理由去那。退一步看，即便张梁以礼相待，可这层亲对于海娘，躲还不急，有什么走头？

如此，将军府与宋府能有所关联的--------宋也忽然想起自己早上说的话，苏荷的骨灰。

宋也不禁急道："我不用你帮我冒这个险！"

海娘见他猜个正着，不知怎么，自己火气也压将不住："我也不用你帮我担这份心！"

宋也一怔，忽然笑了："呵，自你出了张府至今，哪里还有一份大家小姐的恣意。处处拿着小心，时时隐忍性情。今儿你能这样和我说话，我当真高兴。"

海娘次次与他生气也气不完全，明明想的是一个道理，可到宋也嘴里这么一转，情绪竟发散到别个上面。

此刻不也是如此？明明自己就有气，叫宋也这么一说反倒气不成，心里流过感动只面上下不来。索性哼道："恣意？"

忽然看见榻上那耳坠，踱步过去正欲拿起出气，宋也立时扑将过去："不要再扔它了，你要扔就扔我吧。"

海娘忽尔笑道："不是也儿叫我恣意么？再者，谁说我扔它？我的

东西岂有这样糟蹋的？再想要可没了。”

宋也紧张的攥着她手腕小心道：“是是是，定要洗净熏香好生保存，再也不敢了。”

海娘见他没个正经，忽然泄气道：“放手！”正要转身，却发现手腕仍在宋也手里，便恼倒：“宋也！”

宋也渐渐放手，轻轻念叨：“海娘，我宋也一个穷小子，能到今日全赖有你！”他怕海娘这气一直存着，时间长了别再生出病来，便就说了好话来听。

不想海娘红了眼眶：“那是你自己争的，与我何干？”

宋也暗暗叹气：“怎会与你无关，如果不是你，说不定我已死在你爹乱箭下；若不是你，我这一身一命，除了义父与巧儿，再无人疼惜；如果不是你，我争来这许多，也不过活在怨恨里。可如今我却愿与你同享，叫你过得好一些，叫你不至白白千里寻我！海娘，宋也对你，从无二心！你当真不懂么？”

海娘委屈回视：“不过去趟将军府，招出你这么多疯言疯语。”

宋也苦笑：“怎么是疯言疯语呢，这是心底的话啊。这些日子我知道委屈了你，只是不知如何开解。可不管怎样，骂也好打也好，你不能去冒这个险，万一有个什么差池，你叫我活不活了？”

海娘扁嘴：“你又知道是为你？我不过不忍叔父大把年纪，若我与海茵行事，神不知鬼不觉寻了假的换回来，全了他老人家这片心罢了。”

宋也顺着道：“好好好，便是为了张将军，也有我呢，我来想办法。”

其实他明白，海娘肯去走这趟，一半是不想引起将军府的麻烦，一半是自己真的欠了别个情债！这个事情不清明，莫说他，就是海娘也不能安心过日子。又何谈以后呢？

想到这宋也拉过海娘拥入怀，口中喃喃：“我好像又看到以前那个张海娘，这样才像几分我那大宅子里走出的娘子。从不甘心认命，灵慧明白，却不让人占一分便宜去。”

海娘脸色微红：“还不放手么，看兰儿来了不笑你。”边说边往外走去。只是嘴边不住噙着笑，她笑那呆人如今也学了花言巧语，也笑自己今日成了妒妇。

二人这心结堪堪缓和，下人来报：圣旨到。

逢喜带着两个小太监与几名护卫前来，宋也与海娘整理了妆容正堂接旨。

叫人蹊跷的，说是圣旨，来的却不是皇上身边黄蕊，而是太后的人。

女人一旦把持了朝政，比男人还要迂回些。因为女人把持朝政终究名不正言不顺，她得防着有人说她后宫干政，也得防着有人抢他的权利。

多方权衡，行事不免如谜一般，叫人剥下一层还有一层，不知道她是个什么意思。

这个道理谁都明白，只有宋也不明白。他初与皇家接触，面上的事听着都是道理，仔细琢磨也蹊跷，却不知蹊跷在哪。

逢喜传旨，皇上赐宴，叫宋也与海娘郡主赴宴。

宋也谢恩起身时，逢喜却说，太后意思是，这是家宴，叫宋大人无须紧张。

几经客套送走了逢喜，宋也自己琢磨起来："他什么意思？"

海娘看了宋也一眼，闷头喝茶没说话。

寂辉从里面绕出来，原来她还没走呢。

"什么意思，你不妨往郡主二字上琢磨。"说完迈着方步走出门去，这才算真走了。

海娘依旧喝茶，宋也皱眉："郡主？"

作者有话要说：上一章亲们看得喜欢，这一章我却卡文了，这些天才更，不好意思

家宴

宋也正一门心思想着，海娘好好的怎么成郡主了？

想不明白便问道："你是郡主？"

海娘看着宋也，点点头："我娘亲是安蓉公主，我是她唯一女儿，自小没进封，今日倒提将起来。"她说半句留半句，竟有些担心。

宋也仔细看到她眼睛里："海娘，我不懂皇家的事，你须得与我说仔细了。越细越好，这样咱们才能想办法应付。你自来嫌我鲁莽，如今你信我一回，可好？"

海娘心头担心的也是这个，只是经了一战的宋也，如今不得不说他当真是沉稳了，且宋也以后面对的就是皇家，就是朝上的事。该说的，始终要说。这时候藏着掖着，反倒误事。

仔细勾兑了前后，海娘道："大晋祖制，公主郡主的女儿，如果小时候没进封，就称小姐。如若长大之后进封。。。想是别有意思。"

"别有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宋也一头雾水。

"或许是皇上亲近，或许是与它国联姻，只是不管皇上喜欢不喜欢，一旦进封，十之八九要赐婚，不知赐给谁罢了！"海娘越说越气，深深吸了口气，自平复着。

宋也深锁了眉头，看看海娘，再转过脸寻思一会儿。

海娘瞥眼见他倒没发脾气，一丝意外，便也不出声陪着他想。

直是这么半晌，宋也额上已细密渗出汗来。忽然一声笑出："你那弟弟，当真不让我明哲保身，也罢。只是，以后我若与你爹对峙起来，恐怕你又要为难。"

海娘笑着替宋也擦了额角的汗："你我之间还说什么为难？只怕我爹爹可不会留什么情面。"说起这个，又是一阵恍惚。

宋也不忍她劳心，直笑道："我不信皇上会把你赐婚给别人，他只是想叫我知道，他有权把你赐给别个罢了。况且你是我的妻，虽未拜堂，他心里定是明镜一般。"宋也深深叹气："海娘，我到底还是委屈了你，叫你这么不明不白跟着我，外人眼里，仍是没有名分！"

二人不提处处危险，反倒相互安慰着，甚是珍视此刻的和睦，实在叫人感叹！

下午，刘三遣人送了庞成豹母子回宋府。庞成豹见了宋也便是一跪，宋也赶忙扶起："成豹大哥，你我之间无须这些礼。"对于庞成豹，他有一种很别扭的亲近。二人皆是重情义互相赏识，可总是碍着庞成虎的死，时时有些尴尬。

席间，宋也举杯敬酒："成豹大哥，庞大娘的起居我安排好了人伺候，此刻兄弟有句话想问你。"

庞成豹满杯的干了酒，拱手道："爷对家母这等好，庞成豹无以为报。爷有话但说无妨，且看庞某能尽些什么力，定当全力以赴，不敢推诿。"

宋也连连摆手："不是这个。府中无事。只我听兰儿说，小印子在灵犀帮着三哥看药铺。我的意思是，叫你来选，若庞大哥想在朝堂争个名堂，便就跟着我。还是那句话，有我一席之地，便有庞兄立足的。但是，若庞兄不愿意，我和三哥去说，叫你去灵犀。学着做一番买卖，成个家，本钱自有我给你出，如此也是不错打算。不知庞兄怎么说？"

庞成豹瞪着两个大眼睛："爷，庞某愿意跟着你，不求功名。但求老母过些安乐日子。"

"好！"宋也真正高兴。他意思很明显，你要是看着我左右别扭，总想起你弟弟是我杀的，那不如就眼不见为净，远远弄一方生意好好过日子。庞成豹明白这意思，可他愿意跟着宋也，他觉得跟在宋也身边，活得有滋味。

话说到这份上，弟弟的死，庞成豹算是彻底放下了。

宋也随即下令："叫陈奎来，让他去灵犀学两个月怎么掌事，好把小印子换回来。不然兰姐姐恐怕要恨我。"几杯酒下肚，宋也竟打趣起兰儿。

气得兰儿一眼一眼瞪他，可心里真正是高兴的。

海娘觉得不妥："陈奎掌管府中之事，倒也谨慎稳妥。"

宋也轻声道："他是皇上派来的人，你看他办事老练沉稳，可是像个对我忠心的么？再者，小印子定是要回来的，到时候安排谁是总管？我私下偏心小印子，可皇上会怎么想？不如趁乱打发了，皇上反倒以为我什么都不懂，也不好怪罪。"

说罢端起酒又与庞成豹推杯论盏。

海娘重礼，可她如今也赞起宋也的行事。虽看着乱七八糟，可却难能的粗中有细！

第二日宫中赴宴。因着天气热了，赐在御花园。

昨日缝隙传太后的话说是家宴。今日宋也一见，好家伙。这哪是家宴，张梁张辰都到了，最稀奇的，连刘三寂辉也来了。严谨携了徐香前来这倒无可厚非。刘三身不在朝，这皇上倒底打个什么主意？

宋也与海娘上前见了礼，皇上下旨落座开席。说了一些个冠冕堂皇的话，又庆了大晋胜仗，善年不善饮酒，却也连干三杯。黄蕊给倒的，虽说只是浅浅杯底，却也叫善年小脸绯红。

各大臣说着恭祝的话。宋也冷眼旁观，倒真个吃起东西来。

宫中宴席并无太大差别，美酒，美人，品诗，论政。

善年极力的说，今日乃是庆祝，不谈朝政。只是当着皇上的面，除了宋也谁也没敢吃好。

开席没有一会儿，海娘遥遥望着张辰慌神的功夫，寂辉朝宋也使了眼色。二人出席。

好在人多，且坐落分散，竟也未引起人注意。

宋也来到一片乍开的月季边上站了一会儿，见寂辉也朝这边走来，便就做了个偶遇的样子一拱手。

寂辉走过去不着痕迹眼看着月季，却对身边宋也道："你大哥担心你，问你可想好了怎么办？"

宋也笑望那花，只道："想好了，忠心为主。"

寂辉叹气："宫中势力大多在张梁张辰一脉。我只嘱咐你，亲近皇上，敬重太后。"

宋也一怔，转眼看向寂辉。这时有人走来，寂辉站远一步冲宋也低低一礼："恭喜大人升迁。"

宋也拱手还礼，待得旁人走远了，且问道："这话怎么说？"

寂辉嗤笑："亏你还伶俐，如今掌权的是皇上，太后再如何也不能明着把手往朝上伸。你若对皇上效忠，太后必然欣喜，可你若对太后效忠，你说日后皇上会怎么想？"

宋也一怔，寂辉已走了开去，低声道："皇上来了。"

宋也打起精神专注看花。一时恍惚寂辉的话很是有理。皇上与太后的平衡不过是今日的立场相同。若以后皇上的势力巩固了，习惯了下命令的太后可会放权？

"原来爱卿在此赏花？"

宋也装作刚知道的样，回身惊恐便拜："不知皇上驾到，宋也有罪。"

善年哈哈笑："嗯，赦尔不知之罪。前面有个亭子，走，随朕去坐坐。"

亭子里，善年赐坐，宋也恭敬坐着，旁边黄蕊上茶。

"爱卿大战回来，可有何心得说与朕听？"

宋也想了想："回皇上，宋也出身贫民，不太会说话。若是说得差了，有辱圣听。"

善年着急听几句真话，便道："不是说你是朕布衣之交么，你就当是那日大门口，你出门给朕银子的样子就好。"

宋也脸一红："宋也不敢。不过么，臣经了这一战，虽是没弄明白太多，却知道什么是战争。"

"哦？爱卿说说看。"

"是！宋也觉着，战争，就是杀人。"

黄蕊手一抖，茶壶差点没拎住，不禁喝道："大胆。"

宋也扑倒便拜："臣死罪。"

善年心头一烦："都给朕滚亭外守着，朝政也是你能掺和的？"说的却是黄蕊，黄蕊一见善年急了，带头出了亭子。

宋也重新起身，心说这想在皇上面前说句话可真难啊，就这么跪着起，起了跪。谢了恩道："臣还是站着吧。"

善年扑哧一笑："你说，战争就是杀人？"

"正是。宋也在战场上体会最多的，便是杀人，面对敌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没别的！"

善年点着头："这倒是句实话。"

宋也见善年听得进，便又道："皇上，战场上拼的是力气，是活命。那个时候每个人想的都不是别的，面对刀枪棍棒，每个人想的都是把对方杀死，不然就是自己死。所以，战争的胜利要感谢的不是将军大官，是一个个用命换取江山稳固的烈士！"

宋也越说越激动，那随他出去烧粮草的五百多条命，活生生在他眼前成了死尸。那一段时间宋也天天噩梦不断，想起生死存亡，想起苏荷。当时他一心求死，说实话要不是海娘这根线在心里牵着，他好悬自杀。

可是这些话，给这个连战场都没去过的十几岁小毛孩子说，他到底会不会懂？

善年听着宋也的话，脸渐渐发苦："宋也，你说的朕明白。可朕是一国之君，也许满朝文武心中各有各的打算，可我想的并不是自己，我想叫祖宗的基业延续下去，我想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可是你看看，我的好臣民们，他们都在想什么？你要帮朕！"

小善年这么说，一半是身在皇位，一半却也动了真感情。

宋也又在拜倒："宋也定当尽全力。只是，有两件事要求皇上恩典。"

善年叹气，随即一笑："你又要给苏荷求功？"

宋也叩头："正是，苏荷当真立了奇功，皇上若不赏，我这官当得。。。心里有愧。"

善年点头："嗯，这也不是一定不可，还有呢？"

宋也嘣~一声又一个响头磕到地上："臣想请皇上赐婚，把张海娘下嫁给臣！"

善年哈哈大笑："这个你得去求太后，郡主的封号这几天太后就惦念着。哟~你瞧，太后来了。"

宋也回头一看，一个雍容华贵，眉眼很像善年的女人，缓缓走向亭子。身边逢喜扶着手，不是太后是谁。

善年起身相迎，宋也换了个方向跪着又拜："太后万安。"

"儿子给母后请安。"善年从逢喜手里接过太后的手，依旧扶着进来亭子。

"起来吧，这是宋也吧？"太后一边坐下，一边问道。

"母后眼光真个准，这就是宋也。"善年说着，便给母亲倒了茶。

太后品了一口，看见规矩站起身的宋也扑哧笑道："这便是杀敌大

将的宋也么？原是这么清秀个孩子。怎么站着？赐坐！”

作者有话要说：之前大大说海娘为什么是郡主。。。。这个，我大致记得古时有些朝代，公主的女儿好像叫郡主，郡主的女儿MS叫县主。王爷的女儿好像也是这样。有些则是看打小有没有进封。没有进封的统称小姐。不过也有朝代称公主的女儿为翁主的，是西汉还是哪，记不清楚了本文是架空的，所以小的想，挑一个自己和大家都熟悉的称谓，就叫郡主好了。如果说的不对，请求指正。嘿

如此忠心

逢喜不着痕迹的贴着一根柱子躬身站好。

他知道今日是怎么回事，因着这些馊主意都是他出的。

昨一早，清晨的太阳晒着整个皇宫。

太后一夜未睡，早上的光一透进来，便就叫了承欢来："皇上下了早朝么？"

"回太后，咱们皇上难能的孝顺，哪日一下朝首要的便赶来安乐宫请安，太后宽心。"

"哎，也不知那些个官员会说些什么，罢了。给我梳头吧。"

"是"

善年一脸黑的奔向安乐宫，眼瞅离得宫门越近，索性撕咯起身上龙袍，头上龙冠："朕这皇上当得太窝囊了，朕想封个官，这个谏那个谏。。。朕干什么都是举步维艰，还做这皇帝干什么！"　身边的小太监黄蕊紧着劝来劝去："皇上息怒，皇上。。。太后见了要伤心的皇上。"黄蕊见劝不住，噗通跪在地上哭起来："皇上可怜奴才，太后知道了定说奴才们不好生劝着皇上，皇上饶命啊！"

善年这小皇上因着登基前痴傻多少年，方一正常了已然被拘在那大殿之上龙椅之中。平常多也是大伙嘱咐着不准这个不准那个，可他难免偶尔有个小孩子心性，一玩起来便与几个贴身太监宫女称兄道弟，感情颇深。

他是个疼下人的。

可此刻实在忍不下火气，黄蕊这么一说倒叫他也委屈起来，一脚蹬开黄蕊："你也来威胁朕！"

逢喜不知打哪冒了出来："给皇上请安！"

善年怕逢喜。

其实也不是怕，逢喜在太后身边多少年，任劳任怨出谋划策。既是谋士也是功臣，加之他是看着善年长大，善年着实有些敬他。

此刻自己衣冠不整，歪歪斜斜怎成体统。便就红着脸站那不说话。

逢喜见他这样倒也明白："皇上莫要担忧，老奴觉着。。。"

逢喜近前来。见除了黄蕊以外，别的奴才都立在远处，便就小声道："皇上可从宋也身上下功夫。他若有心一争，皇上再抬举不迟。"

善年皱眉："他本就不想当官。。。"

逢喜笑道："那宋也心上人，不正是安蓉公主之女么？"

善年眉头渐展："你是说。。。"

"老奴多嘴，皇上不如与太后商量，拿个主意。"

善年怀揣着这几句话，似乎拨开云雾，似乎懵懂。一步一想往太后寝殿走。

逢喜跟着道："皇上可要先去偏殿小歇，待得一身暑气散了，再去请安，太后必然喜欢。。。"

善年立时反应过来，看着自己一身歪扭微微点头："多谢公公提醒。"

"老奴不敢。"

此刻亭子里，太后与皇上这一出戏。逢喜明知道，宋也已是瓮中之鳖，但看他弃哪头罢了。

太后赐坐，宋也不敢不坐。只恭敬了再恭敬，谦卑得头也不敢抬，屁股方挨上那小石凳子。

善年目光稍转："母后来得正好，宋也跟朕讨媳妇呢。"

宋也脸瞬间通红，太后呵呵的笑："哀家近几日没忙别个，就是给海儿啊，寻摸个封号。海儿这孩子好，懂事，贴心。不过呢，"太后话锋一转："哀家更是好奇，宋也！这么清瘦个孩子，怎么把托斯比除了？敌营内啊！皇上要赏。"

善年微微点头：“朕也这么想，已赐了吏部侍郎，正二品。”

宋也心里画弧一样，明显太后和皇上跟这打马虎眼。弄不明白这娘俩想说什么，便就继续听着。口中只道：“是臣侥幸罢了。”

太后眯眼，微微摇头：“侥幸？战场上？。。。宫廷也是个战场，这里面哪有一件事是侥幸能搪塞的？”这话说得虽轻，只瞬间语气冷了下来。

宋也心里一紧，这话可不是好听的！

太后往下要说的话他不敢听，却也不得不听。

不想逢喜出言禀道：“娘娘，这时辰安神汤可也好了。娘娘可是回宫趁热进些儿？”

宋也心头一松，却闻太后嗯了一声又道：“海儿这孩子，很是懂事。先皇最疼她娘，却不知她那亲爹。。。呵，”话锋又是一转：“哀家累了，就先回去。海儿说话中听，举止我也喜欢，哀家就留她几天。”说着站起身往外走。逢喜伸手来扶。

宋也忽然反应过来，撩了袍子跪倒便拜：“太后开恩！”

太后缓缓转回头，声音已见阴狠：“你叫哀家开什么恩！”

宋也额头贴地：“臣以为，太后仁德，吾皇英明。张梁张辰不足为惧！”

太后略微转了个弯，步子又挪了回来：“你们听听，好大的口气。”虽是这么说着，却也又坐了回来。

宋也再不敢怠慢：“微臣不敢妄言。只是，张辰无兵权，张梁老矣。”

太后眉头一挑：“果然，辉儿说得不差，也只看着海儿，你才老实。”

宋也依旧苦着脸：“回太后，并非宋也放肆。海娘乃是安蓉公主之女，微臣平日虽以礼相待，可叫外人看着，没个名分终究有损皇家颜面。”

太后不急不缓：“这倒罢了。你只说，可有办法叫刘三进这朝堂，为皇上效忠？”

宋也此刻忽然明白，这根本就是鸿门宴。

面前这老太太一环套着一环的挖坑，先用海娘威胁自己，又要逼刘三在朝而制衡寂辉。这如意算盘打得好，顺着挑拨离间，怎么阴狠怎么来。

寂辉会给太后出主意，叫她拿海娘威胁？别说别人，宋也就不信。

寂辉那人，虽是时时呛着自己说话，可心是向着自己的，对海娘更是好。

可是刘三！刘三在宋也心里，是个可以换命的人，是个不能动的人。

太后见他半晌不语："怎么？你可是没办法？"

宋也一头磕下："回太后，臣有法子治张辰。"

"你有法子？"太后心头一惊，不止太后，连逢喜站柱子后都不免抬眼看宋也。

便听宋也道："如今，张辰势力极是广。下层官员为了结交，免不得送些好处。这好处便是压榨百姓得来。"宋也打心口窝喘出一口气，见太后没说什么，胆子便也大了几分，接着道："我义父说过，得民心者得天下。张辰失尽民心，又手无兵权。"

"他张家缺兵权？"

"回太后，张梁无心朝堂。一朝将军，他放不下的只是祖宗传下来的名头，和这一份荣耀罢了。实则张梁已老，据臣跟随张家军以来，且看着他手下副将王贺民可堪大用。"宋也说完拿眼偷瞄太后，他就是想提醒太后，你安排了人在张梁身边，张辰一倒。张梁的命不是说拿就拿么？

可这一抬眼，正碰上太后迎过来的目光，宋也吓得脊背冰凉，可这时候再低头倒显得自己心里有鬼，便就硬挺着回视太后道："臣请太后许几个高手于左右，不除张辰，誓不回朝！"

太后的心忽然开了窗一般透出一丝亮："好小子！"

该得的得了，太后复又端起慈祥面孔："海儿么。。。"

宋也嘣~一声又是一头磕下："太后喜欢郡主，郡主自是要留在太后身边尽孝。若无吩咐，宋也且告退回去准备。"

太后笑道："你要的人明儿就吩咐了去你府上。下去吧。"

宋也叩拜起身，退着步出了亭子。

亭子里一时无声，太后想着心事，善年想着心事。

逢喜一礼，低声道："给太后道喜！给皇上道喜。"

善年恍惚回神："他为何同意叫郡主留于宫中了？不怕受了牵制么？"

太后握着善年的手笑道："可怜我儿年尚幼，还不知这男女之事。他宋也出去办此等棘手的差事，又有何处比宫里更能安全安置家小？"

善年回过味儿来："哦~~~~~看来我们还要对郡主好些才成。母后可想好封号了？"

太后叹气："正是这个理儿。就叫。。。安宁郡主，皇上看着可好？"

善年嘻嘻笑："母后觉得好，年儿便举得好。"

太后起身扶了逢喜，边往外走边道："倒是刘三。。。罢了。"

逢喜哈着腰稳稳走着："太后眼光不差，单凭这份胆识，那小子错不了。"

善年起身："恭送母后。"

小小善年，脸上目光闪烁未定，眉头一缕忧思。

此时宋也正走到一片湖边，见四下无人，忽卸下一身僵硬。这一松懈，顿觉手也麻了，脖子硬得咯吱发饷。方才忍了半晌谦恭，此时再气不过，一拳砸在树上！

作者有话要说：先写到这。。。

还情

宋也到了宫门口，一个小太监撵出来："宋大人，皇上吩咐，叫小的给门卫通报，免得难为大人绊在门口。"

宋也回头一看，正是那日提醒他封官赐府的小太监："原是公公，敢问贵姓？"不知怎的，宋也对这小公公印象很好。大概是那一日站在宫门口忽觉无家可归太凄凉，偏是这个人来告诉自己，是有家的！

“不敢当，小的承意，大伙都叫我小意子。大人便也这般叫吧。”说罢走去和门卫交涉。亮了腰牌，便就一扑笑脸走了回来：“大人请。”

宋也恭敬一拱手：“多谢承公公。”

太后身边近身的承欢，宫里大多人都知道。只是这承意却没怎么太招眼。

承欢，承意。恐怕都是逢喜调#教的小徒弟，关键还在逢喜那。

宋也走几步回头看承意，长得倒顺鼻子顺眼儿，虽是不出挑，却也看着舒服干净。心里琢磨着怎么和他拉拉关系。

银钱恐怕他们是见多了的，一时要想看出弱处却也不能，转回头依旧走。

宫门口，庞成豹驾着马车守在那。一见只宋也一人，便小心问道：“爷，夫人且不一起回府么？”

宋也抬眼见是他。有心说几句最终只叹了口气，撩起袍子登上马车：“回府吧。”

庞成豹见宋也一副快哭出来的样子，干脆啥也不说，掉转马车打马回府。

刚一进宋府大门，正碰上陈奎来请辞。

宋也一见陈奎，心更烦起来：“你进来。”

说着领头走进正堂。庞成豹见宋也没说什么，便也后头跟着一起进了屋。

方一坐定，宋也回了口气儿：“陈奎，你愿意去灵犀么？”

陈奎拿眼瞟着宋也，心说我不愿意去，你就不让我去？

躬身答：“陈奎听爷差遣。”

宋也抿了口茶水：“你要是不愿意去，直接和我说，我安排你别个差事。”

按说陈奎此刻也是满心的着急，昨傍晚宋也这边说叫他去灵犀，那边他已安排了人去寂辉那通风。该道他告诉的是寂辉，此刻上头一点信儿没有。陈奎也不知该怎么办。

宋也耐心本就没多少，这当口心烦气燥更不耐："你有什么苦衷，也可与我说。"

陈奎又抬头看看宋也："回爷，小的愿意去。"

宋也撇了他一眼哼一声道："今儿我进宫，太后吩咐，效忠皇上，效忠朝廷。陈奎你说，什么是忠？"

陈奎这时候开始觉得不太对劲儿："小的读书少，许是说不好。小的以为，太后说的，总是没错的。"

宋也一声苦笑："嗯，说的不差。就是这句，呵呵。太后说的，总是没错的。"

一时堂内再无人说话，静得什么一样。庞成豹只道是宋也心情不好，便就劝道："爷，天色不早，叫陈奎赶路吧。"

宋也点头："嗯，我还有一个问题，陈奎，你对我可忠心？"

陈奎觉得空气挤压得大气儿也喘不出，屈膝下跪："陈奎对主子忠心。"

"你去吧。"宋也无奈挥手不再理会。

寂辉拎着一个包袱堂而皇之走进来，正与陈奎擦肩而过。宋也抬头一愣："寂姑娘。"

寂辉也不说话，只把包袱往宋也面前咣叽一放。坐下身去自倒了茶喝。

宋也莫名其妙，看那包袱放下的声音，里面仿佛装着瓷器。瓷器？

宋也不可置信看着寂辉。

待得陈奎走远了，方听寂辉道"这是苏荷骨灰，我能做的，也就这些。以后你自求多福。再有，你为刘公子在太后面前说话，我都知道。只是，你也太过鲁莽，你叫你大哥如何安心在家看你拼命于朝臣之间？"

宋也嘴边擒了笑："说来惭愧，我这么说并不是为了大哥，是为了海娘。太后意思，我不为她效力，便就娶不到海娘。如此我只得答应了，又何苦再另搭上大哥？"

寂辉撇嘴："随你怎么说。你大哥信不信，我可不知道。我还是那

句话，亲近皇上。”说完也不再坐，起身往外走去。

宋也连忙拦道：“寂姑娘留步。”

寂辉回头：“又什么事？”

宋也挠着后脑：“我方才在宫里，请太后给我几个高手。可。。。我怕太后又给我赐几个女子。”

寂辉哈哈大笑：“这顾虑得也是。这样，太后赐了人来，你便挑几个模样好的驳回。只说要一些江湖人，邪门歪道也可。”

宋也苦笑：“太后赐的人，我怎敢驳回？”

寂辉嗤笑：“你不敢？陈奎是谁撵走的？”

“陈奎不同，不知者无罪。”

寂辉正色：“你也太鲁莽，陈奎能是你动得的？况且这么个时候？”

宋也红着脸：“我连府里近身的人都要防备么？他走了倒好，不走我更难安置。一个下人，不受你的好，不以你为荣，这样的人我敢用么？”

寂辉叹气：“你就不怕太后恼了你？”

宋也哈哈笑道：“她又不是不知道我，我出身乞丐，不知礼。我不愿做官，却莫名其妙身居要职。这本就是荒唐之事，即便我规规矩矩的，她照样挑得出毛病。再说，寂姑娘方才说叫我跟太后要人，我觉得承意不错。不知道太后会不会给？”

寂辉皱眉想了一会儿：“你为何要这人？”

宋也说：“我觉得跟他投缘，我看着顺眼。况且我打发走了陈奎，太后到底要再安排人，不若我自己挑一个顺眼的看着我。”

寂辉嗤笑，知道这又是宋也一篇歪理。可想到一个事情笑意更深：“太后若真安排了江湖人，你可敢用？”

宋也一怔：“有什么不敢？”

“那八成我小师弟会来。”

宋也见寂辉那脸上神神怪怪的表情，就觉得有点不祥之兆：“你师弟怎么？”

寂辉终是笑出来：“你上次中那迷药就是我师弟给的，这次他若来你们自己把帐算清楚了。只是不知也儿降不降得住我那顽劣的师弟。”

说完这话且不等宋也反应，展了轻功提足飞奔。

宋也站在门口皱着眉头咬着嘴唇，脸苦得像个苦瓜样。

心中恨恨这个寂辉，每次来带给他十分的好，随着的，便是十分的灾。

城外十里。

陈奎带着身家包裹，赶了马车不紧不慢往前走着。

京城外隔着十里五里便有一亭，给赶路的人歇脚。亭子边大多有活井，润些口渴的人。

到了十里亭，陈奎下了马车给马饮水，又把水袋和葫芦灌满，才又进了亭子歇脚。天越来越热，陈奎擦着汗。心里琢磨着，八成没个几月，太后又会招人把他调回来。

想起头才宋也和他说的话，其实陈奎并不是一点儿也不动心。

宋也这人对下人很好，一点架子不摆。平时也不像那些个达官贵人，这规矩那规矩的要求他们。

这次出府，打账房领出的银子并不少。

宋也和太后，这两个主子一比，简直差太多了。

可是自己一家人都是太后施恩给银子救的，上有老下有小。

如今宋也又对他起了疑，宋府无论如何是待不下去了，想起这些心中不免有些遗憾。

能想到这些，陈奎并不是个无情之人。奈何人各有命，一步错，步步错。

寂辉携风而来，一口利剑横在陈奎颈子上。

陈奎一惊：“好汉有话好说。”

寂辉也不藏，直接走到他面前：“你可知罪？”

陈奎一见是寂辉，噗通跪下：“陈奎办砸了差事，陈奎知罪，请姑

娘饶命。”

寂辉叹气：“你的命饶不得，可还有别的话要说？”

陈奎抬起头，双眼死了一般。他知道寂辉如果说饶不得，自己必死无疑：“陈奎无话可说。只望着太后饶了小的家人。”

寂辉咬牙道：“我本不想杀你，但是你必须死！你的家人我会帮着照顾，必衣食无忧。你，安心去吧！”

说罢剑尖轻挑，挑断了陈奎喉管。

作者有话要说：写到这

面圣

陈奎的尸体安葬在郊外。

残阳似血，不知是为陈奎哀悼，还是为寂辉索悲。

她对着那鼓起的小坟包弯身一礼，这是陈奎生前做梦也想不到的抬举。

“我不能不杀你，若你有怨气，等以后地底下再跟我算账吧。”说完这话，寂辉敛去一脸悲悯，转身回了刘府。

陈奎是太后安排在宋也身边的人，可太后也没见过陈奎。太后手下的人都是寂辉与逢喜管制，如今陈奎办事不利，寂辉知情不报。陈奎不死，便不知是谁死了，或许是当时还未见过太后的宋也，或许是自己！

太后的脾气如今越发难以摸得准，寂辉不禁苦笑摇头，自古和女人讲道理，大多讲不通的。

刘三一脸担忧守在她房间，手中仍是稳稳端着茶，只那一抹忧色在寂辉看来格外刺眼。

不禁走过去握了他拿杯子的手：“天都晚了，喝这么浓的茶不怕睡不着？”手也握了，却发觉失了矜持。寂辉一脸红晕，却没有拿回手。她觉得很冷，天是热的，可心是那样冷。

只不过刘三也是个一年四季手脚冰凉的主儿。

刘三抬眼，依旧温柔的微笑。另一手却将寂辉的手捧于胸前暖着，神情安然，缓缓道：“累了吧？”

他胸口有凹陷，这是病，也是缺陷。往常极力防着别人碰到自己胸前那一块儿。寂辉自然也是知道的，此刻呆呆望着刘三，双眼竟含了泪。忍了半晌，抽挥手道：“还好。”

刘三拉她坐下：“你莫心堵，我知道你做的，也是情势所逼。”

寂辉一直知道刘三其实明白她在做什么，可也一直以为刘三并不赞成。此刻听了这话，眼泪再是忍不住，顺着脸滴下来。

刘三伸手帮她轻轻擦了：“我想去帮也儿。”

寂辉一惊：“他挣命换来你不去朝堂，你却自己送上门？”

刘三苦笑：“你们两个都在那，我自己安心待在家？”

见寂辉还要阻，刘三摇摇头道：“我爹年事已高，被拖着这么些年领不得恩典辞官，因为朝中没有人。如今也儿这一折腾，怕是皇上要放人了。单为这，我也不能坐视。只也不必去朝堂，我去给也儿当个师爷，混口饭吃。”

他边说边笑，惹得寂辉也笑起来。

陈奎已死，刘三派了府里的人去灵犀替换下小印子，自此，刘三真正参合进这场不知成败的朝局。至于原因，他已经说不清楚是为了谁。

宋也一夜辗转，直至天亮又是翻了一遍魏如留下的书。

知情的人都好奇那书上写了什么。

其实一本书能写什么？无外乎兵法，做人，讲史，推今。

一本书教不出一个孔夫子，魏如传承的，是一股精气神。开篇二字，德，智。

这两个字宋也以前就学过，仿佛还是在张府大宅，那时候他跟魏如，爷俩还没搬到西院儿。一到不明白的字眼儿宋也跟屁虫一样的烦着魏如。

魏如看着他愿意学，便也打心里愿意给他讲解。

其中很重要的俩字，魏如说：“人活一世，德比智重要！”那个时候宋也并不明白魏如为啥单单扣着这两个字来讲。但是他却对海娘说的那句“我要嫁大晋第一智慧之人“念念不忘。于是魏如一说起这词儿，他就借着问一句：”爹爹，什么是智慧？”

饶是魏如渊博，到最后也架不住他翻来覆去换着样的问。最后各个角度都解释个遍以后，魏如听见这个词，就打心里开始发怵。

可宋也总算是明白了：慧这个字，上边是两个丰，代表国事，天下事。中间这个彐，代表家事。家国天下放在心上，称之为慧。家又离心更近一些，所谓不扫一屋何以扫天下？然而两个丰又在最上面，说明国事与天下事都比家事重要。

慧，有了解的意思；智，有择取的意思。慧是智的根本，智是慧的提升。

魏如书末写着"小胜靠智，大胜靠德。为父不智，望儿慎为！"

那个隐晦的"慧"，书上只字未提，可是魏如这一代大儒的郁郁而终，生生遗憾便是在这------辅佐张辰，毕竟不是他本意。

如今，他要宋也做一个好人！忠并非愚忠，好不是滥好。是了解了世事，明白自己该做什么的时候，也要做一个好人。

一张薄薄的纸飘然落在桌子上，宋也紧皱的眉头瞬间展开，义父留下的信，叫他与海娘牵连。一语成戳！

宋也摩挲着那张旧了的薄薄的纸，心中似甜似酸又发着苦，不知海娘在宫里可好？不知她今夜可有看着窗外月光如何变成日光？不知太后会不会为难？也不知何时得以再见？若再见时，她可会怨自己作了主张，把她一人留在那深宫？！

一时间他开始明白，那个一辈子满腹才情，一腔纵横的义父，活的并不轻松。

家国天下在心里权衡来去，宋也不禁苦笑，自己一个要饭的，生生叫这世道逼成重臣。上哪说理去呢？他得找皇上谈谈。

寂辉一再嘱咐，叫他亲近皇上。不知为什么，所有与这事有关的话里，宋也觉得这句最可信！

鸡已叫了三遍，第二天是个晴天。

兰儿站在门口喊宋也吃早饭，眼帘下遮着满满的血丝，眼眶隐隐发着青。

她是没睡好，知道府里必然出了大事。不然昨日小姐怎的不回来？宋也还一副有气没地儿发的架势？

宋也出来房门，抬眼看了兰儿一眼。

饭菜很可口，只宋也吃不下。终归觉着该说点什么，于是道："兰儿莫担心，海娘很安全！"

说完继续往嘴里扒了两口饭，作罢。

兰儿叹气："爷说夫人安全，定是安全的。只是爷也该多进些，想夫人知道了担心。"

宋也嘿嘿着打马虎眼："天儿太热了，回头再吃吧。我有事要出府，片刻就走，太后若派了人来。。。"

正说到这，庞成豹进来道："爷，太后派的人来了。"

宋也一怔，苦笑："既来了，就都随我出去迎迎。"

来人一共十二个，宋也看着这十多个美女，心里暗暗叹气，连冷汗都发出来了。这些虽跟不上寂辉苏荷那般，却也有几个的确出挑，太后到底多相信美色啊？她老人家当满哪都是皇宫呢，还是所有人都是色狼？

庞成豹一见这么多美人，第一感觉不是贪看，而是害怕。他还记得当初在灵犀是怎么着了寂辉的道，人影还没看到就让寂辉打晕了。

宋也回头看兰儿，兰儿脸色不好。哪个正房夫人的贴身丫鬟看到一下来这么多美女脸色都不会好。

先顾不得其它，宋也吩咐："兰儿去拿些银子来，多拿。"

兰儿一甩袖子进去了。

宋也接茬叹气，转身对着庞成豹小声道："庞兄觉着这些人哪几个长得最好，选出五个来。"

庞成豹满脸通红："爷，庞某不敢。"

宋也听他这话，一下气笑了，接着道："驳回去。"

庞成豹脸更红了："哦，是要驳回去。"

。。。。。。。

留了庞成豹在家对付那七个美人，美其名曰请教武艺。宋也此时栓马车去了皇宫。

宫门口正遇上之前来传话的那人正要进宫门。宋也厚着脸皮跑去搭讪------进宫面圣不易，好几道工序，索性宋也捡了便宜。

那传话的因着才收了好些银子，对待宋也倒是一副好态度，一溜的答应这就去禀报皇上。只马车上那五个美女一个个面色不善，直拿眼横宋也。

宋也堆了满脸笑，谁瞪他都装没看见。

。。。。。。。。

等了有小半个时辰，皇上着人传唤，宋也理了衣襟进殿见礼。

善年歪在椅子一侧，胳膊肘懒懒搭在扶手上，像个小大人儿的样子斜眼看着宋也："起来吧，赐坐。"

宋也规矩又是一礼："谢皇上赐坐。"

一时间殿内无人说话，宋也坐那低头看着脚。善年斜眼看着宋也头顶像在思考什么。

宋也有点冒冷汗，这小皇帝想什么呢？随即脑袋没动，眼皮往上翻着偷眼看。

这一翻正看到善年那混不吝的神情，加上那不小不大的年纪，越看越多了一丝痞气。

宋也不知道怎么面对皇上，可他知道怎么面对小痞子。特别是，面前这位，装痞子。

起身跪倒，宋也一脸善解人意的问道："禀皇上，宋也有一事不明。"

善年姿态不改："说。"

宋也沉沉点头："回皇上，臣无德无能，皇上为什么选我？"

善年眉峰一挑，一忽觉得，宋也并不笨，斟酌半晌却只道："大晋需要栋梁。"

宋也苦笑："皇上。。。"要说以前他还觉得自己算块儿材料，如今却也不敢这么认为了。张梁和张辰面前，自己没有叫板的分量。皇上和太后眼里，捏死自己如同捏死个蚂蚁般容易。如今这等局面，宋也确实不知道自己算干嘛的。

善年手指暗暗捏紧了龙椅扶手，虽是一脸的笑，可眼神里再没有之前的轻松："朕需要信得过的人！"

宋也一惊，他说需要信得过之人，那说明什么？说明太后派的那些人皇上根本不能完全信任。或者说若有较真的一天，那些人不会听皇上的。

听皇家人说心里话，实际上是把自己脑袋别裤腰上差不多。你闹不准他们什么时候一时脱口而出，或者哪天后悔了再想起来灭口也不一定。

可宋也笑了，这笑是头一次面对善年真诚的笑。

善年也在笑，眼睛里闪现不属于他十三岁人该有的狠辣和不甘，隐忍和信任。

宋也不禁觉得，这个善年，说不定会是个好皇帝！

作者有话要说：才更，不好意思。不是忙，是卡文了。各位亲有意见给没？另，节日快乐！忽然想起来，上文写的关于德智慧几个字，大多来自百度。我爱度娘。：）

故地重游

宋也一脚踏出宫门，天已经有些暗。

这工夫宫里那位算是放心了，可家里那个烂摊子倒叫他有些头疼。

庞成豹一定应付不来那七个人，别看庞成豹有两下子武功，接待人的活他还真不如小印子。小印子有一种傻乎乎的机灵，且在张府学了那么久。。。

宋也一边想一边笑，便就上了马车。

其实他也没想错，一个下午庞成豹连七个人叫什么还没记住，豆大的汗已经顺着脖子湿了衣领。

亏得，刘三来了！

宋也一回府，见到刘三心里先是一喜又是一惊，再又一喜最后眼神疑惑。

刘三坐在堂内看着宋也变幻莫测的神情扑哧一笑："你是不认识我，还是不欢迎我？"

宋也回神叹气："大哥，你不该来。"

刘三笑："为何不该来？"

宋也坐了刘三下手："现今这烂摊子，我是躲不过去，你怎么往里跳呢？"

刘三也不急，只瞥眼问道："也儿记得苏荷是怎么死的么？"

宋也一时没反应过来："啊？"

刘三道："我听说你当时死的心也有了。"

宋也叹气："大哥，我当真是对不住她。你是要骂我么？"

刘三正色："我不为这个骂你。可她是你不相干的人尚且如此，我是你大哥！你说你要是因为护着我有个三长两短，你觉得我心里就过得去？"

刘三说话已经带出气。宋也听着这些个死啊死的，忽然脸一红。苏荷是因为心里有他所以才愿意牺牲自己，可是刘三这么一说却不能不让人想起来，曾经刘三也为宋也心动过。

他干咳一声："大哥，你别气坏身体。我当时要是不那么说，太后还是会找别的借口叫我下个保证。既然左右都是这样，您又何苦往心里去呢？！"说到最后竟有些委屈。

也只在刘三面前，他好歹能显了一丝丝的娇来。

刘三也觉得口误，端着茶杯喝了一口，眼睛瞟向窗外月色。

外面的天真正黑了，一轮满月明亮皎洁。

再转回头时，神色已经寻常："太后让我入朝，你先答应不就完了。回来咱们自己商量个办法，你倒好，若是以后有冲突，你不是叫小妹难受么？一个是你，一个是她爹。你。。。你胆子怎么这么大？！"虽是压着火气，可说着说着气儿又上来了。

宋也惊得心直在腔子里翻。

你要是看到个天天发脾气的人说这话，或许觉得很平常。可要是看到刘三这个活了二十来年没发过火的人生气，那也真挺壮观。

宋也小心换着话头，"大哥，我今儿与皇上谈过了，皇上和太后，"

左右看了没人，轻声道：“不是一条心！”一边给刘三倒茶。

刘三一怔：“他亲口和你说的？”

宋也郑重点头：“是！”

刘三想了半晌，忽然笑了：“那这一回，咱们不见得输。”

宋也见缝插针跟着笑：“也儿也这么觉着，那小皇帝年纪不大，可是有那么点儿明主的意思。”

刘三看他得瑟的样子就来气，敛了笑叹道：“只是小妹。。。”

宋也一听要提海娘，就不怎么太想说话，边给自己倒了水喝着遮掩，头还往一边儿偏：“这个，皇上准她明儿去寺里祈福，大哥可与小弟一起去看看？”

刘三哈哈大笑：“我自然不去。”是啊，他若去了，海娘还好意思骂宋也么。

宋也脸一黑。刘三摇头：“得有个人好生管管你了！”说完起身向外走去。

宋也本还想着回来过问那七个人，可刘三一来，他心算是放下了。这一放心，忽觉已经两天一夜未合眼，困意堪堪袭来。

“大哥，我睡一会儿。”边打着哈欠宋也边向内堂走去。脸上一丝玩味的笑，他觉着，自打刘三认识的寂辉，便就有了些。。。正常人的血肉之躯的意思了。再不是以前那个，不食人间烟火般的男子。

刘三出门时嘴边也噙着笑，看着宋也这般折腾，他不再阻止，反倒也觉得挺有些意思，便就陪着他疯吧。

乱世中的人，能有这般的情和义，生死置之度外，且又何妨！

这一觉睡得很沉，宋也再一张开眼时，天已经大亮。

宋也喊来兰儿：“什么时候了？”

兰儿端了水进来给他拧帕子：“爷，时候还早，辰时刚过。”

宋也接过帕子抹了一把：“大哥呢？”

兰儿端着盆道：“三公子在书房，说是要拟个规矩，以后下人照着办且方便。”

宋也偷笑，下人，八成是给那七个人的吧？

"去请大哥一起用饭。"

兰儿翻着白眼："还请呢，三公子早用过了，说叫爷多睡会儿就没喊，可是要现在吃？"

宋也心头一暖，摆摆手直奔了书房。

帘子挑开，刘三正伏案走笔。

宋也站了一会儿没说话，倒是等刘三一忽觉得好像眼前有个人，便就一抬头："也儿起了？吃饭了么？"

宋也点头："嗳，起了。我来是想说，大哥，这两天承意会来，抄抄写写的事叫他做，大哥帮着出个主意就好。"

刘三一笑："写这么几个字倒累不着我。再说叫别人我也不放心。"

宋也对面坐下来："大哥，太后不会放心我，承意来写折子拟规矩的事叫他做，再有府里什么情况他也方便上报。好去了太后疑心。"

刘三定眼看了宋也："也儿果真进益了。"

宋也打着哈哈："大哥，这世间就您当我是孩子。再者我也怕你累着，别看只是写写字，累着呢。"

刘三知道他字写得不好，便就不点破道："也儿，大哥有话问你。"

"大哥请说。"

刘三正色道："朝廷里最怕的不是官小，而是站错了队。原来看着张辰张梁多风光，只是后来我觉得，我爹是最聪明的。因为他不站队，他效忠的是大晋。可是。。。"刘三顿口，他在想怎么说这些话。

宋也慢慢细品："大哥，我是要站皇上这边的。如今这朝堂与刘伯父那个时代不同。如今张辰和张梁各自不干预，可也各自有势力，连皇上和太火也是两条心。这等错综复杂我若站错了队，当真是万劫不复。可我觉着，善年会是个不错的皇上。虽然年代不同，但是我与刘伯父的心是一样的。谁能让大晋百姓过得好，我就站谁旁边。"

刘三点头："我也正要说，我爹能在朝上这么多年不倒，因为他并未参与什么，可是几个势力相互较劲，他老人家躲得也很辛苦。"

宋也扑哧笑出来，哪有人这么打趣自己爹的。

他知道刘三意思：你要是和皇上一伙，就不能明哲保身。

宋也起身道："大哥莫担心我，我倒是怕往后有什么不慎连累了你和海娘。可我觉着，如今参与进来的，谁都不能明哲保身。吩咐那七个人行动吧，我知道太后也派了人隐在一些官员家里，把些个谋逆腐败的证据全拿给我，许是要用的。我去寺里了。再有，大哥且去严府走动，探探口风。"

宋也说完唉声叹气的走了。

刘三苦笑，好么，还说不累我，说起折腾个事，这小子比谁都能累人。可心里到底是高兴的，他高兴看着宋也明白事理。

海娘在七丹寺上香多时，等在宋也原先住的禅房里。

见了宋也进来，也不说话，只看着他。

宋也最怕的就是这个，心说你骂也好打也罢，别不说话。

他端了个小坐榻过来坐好："你弟弟说话算数，我还怕又是个借口不叫你来。"

海娘空白了一眼："如今他要用你，怎么会事事阻着？"

宋也叹气："海娘，你生我气了吧？"

海娘摇头："怎么会，你也是为着我安全考虑。只是。。。"一说起这些，海娘眼眶泛着泪花。

宋也心里一紧："怎么了？"边取了她的帕子给海娘拭泪。

海娘看着他道："你不该叫我在宫里。出府容易，再回去就难了。我倒宁愿和你一起。"

宋也疑惑："难不成他们还是不叫我娶你么？

海娘摇头："也儿以为，太后还会叫我嫁给你？若一刻不慎，你与爹爹联手，那是她最不愿看到的事。"

宋也一听这话心头忽悠翻了个，这是他不曾想过的："我，我得想办法接你回府。不管她们怎么想，就算不能娶你。"

"这倒不必，我在宫里过得很好，若有什么紧要的事，也可帮到

你。”

这话宋也可听不进去，他一门心思想着怎么把海娘弄出宫。

海娘见他肩上背了东西，便问道：“这是什么？”

宋也这才想起：“这，这是苏荷骨灰。我想着把它撒到江里，活着时候没享到的自由。。。可又想到，她一生杀人太多，不若多听听古刹的祥音，消了罪孽。”

海娘痴痴看着宋也，这么个人。哎，若是那苏荷没死，不知现在是和局面。

宋也见海娘发愣：“在想什么？”

“没什么。”

宋也狡黠一笑：“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想若是苏荷没死，我会不会纳了她。”

海娘一惊：“你。。。”她想说，你怎么变聪明了？

宋也摇头笑道：“我与你是夫妻，心自然是通的。你想什么我再不知道可就白活了。”他拉起海娘的手：“我不会的。即便她活着也不会有那念头。可我知道就算我这么说，你也半信半疑。”

海娘脸色粉红：“谁又管你那些风流事。”

宋也苦笑：“这怎么是风流呢？自打我家遭灾进了张府，我心里记挂的只有义父，巧儿。再就是你了。就连大哥也不用我操心，有寂姑娘呢不是？一直就是他为我操心的，这个理儿我都懂，你怎会不明白？苏荷临死前也问我，若是没遇到你，会不会就她？我说会，是因为她要死了，因为我死的。可我们不能那么想，我们不能想如果没进张府，如果不我们不相识。她在跟我要我没有的东西，你怎么也钻牛角尖呢？我心里没有她，我已经有了你了。”

他还要继续说，只见海娘羞着呸道：“你怎的学会这样油嘴滑舌，甜言蜜语。”虽是责怪，可也不禁笑起来。再精明的女人，也爱听这些的。

宋也见海娘好了，便也傻乎乎跟着笑：“我们一起埋了她吧，她不是敌人，她是我的恩人。也是你的，我若死了，你不是要伤心？”

海娘真正哭笑不得：“好好的什么死活，也不忌讳。”说着领先走出

门去。

宋也跟在后头，心想，别说甜言蜜语，你若叫我现在就变成绝世高手，千古贤臣，我也得往上顶着。他觉得海娘这个人很干净，宁可用这些甜言蜜语包着她，别叫这俗世脏了她，伤了她。

作者有话要说：写得有点急，这个么。。。浮云 浮云。。哎

女儿情

睐着七丹寺一众的皇家队伍，海娘与宋也又去了寺里后院。

后园小门依旧那般，红漆厚板，园内的树木已枝叶繁盛，花开遍地。二人看得感慨万千。上次来时，雪漫山腰。

宋也问海娘："你可还记得。。。"

海娘看着远方，连笑也飘渺起来："自然记得。"

宋也向前走了几步，又回转身叹道："地方还是那个地方，只是变得太多了，老方丈也已圆寂。那时候他还问我，愿不愿当住持，呵。。。现在想，幸亏没当。"

才说到这，就见小门外有人朝这边寻来。

宋也快步走向海娘抱着她，声音又急又软道："我想你了，我想你在府里在我身边，我不想让你回去。"

海娘见他前一刻还在话当年，这一刻却这么着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等到门口一声："郡主，回宫的时辰到了。。。"小太监低着头含着腰。羞得海娘一时挣脱宋也怀抱："我知道了，片刻就走，你先外面候着。"

小太监闻言退下。

宋也两道眉毛拧了一块儿："晚些不成么？"

海娘气得捏了一下他的手："你可是故意的？叫他们看见成何体统？"

宋也扬眉："我才不管体统不体统，我就是故意的，让他回去告状更好，省的那一老一小总想拿你攀关系。我叫他想给你赐别人也开不了口。"

海娘跺脚：“你！。。。真真！。。。”这么一字一顿，半天不知骂还是不骂。

宋也眼眶红了：“本就见不到你，如今又娶不得你。”

海娘心里一样的难过，只是隐忍了眼泪道：“还说这些，快把苏姑娘葬了要紧。”

宋也本就来气，一听这话硬是气不起来。

是啊，世间本就没有正好的事情，没有人等你说完了情话，办完了该办的事情，计划周详妥帖，然后再问你方不方便回宫。

当这一切措手不及，宋也攒了一肚子的相思，如今也化成了憋闷。一边挖着坑，一边眼泪不停往下掉，尽数化进土里不见。

海娘看得心堵，扯过宋也袖子把一个折好的纸条按在他手上：“这是我。。。是我。。。”说着眼泪也下来了：“你自看吧。”便转身奔了小门。

宋也手上一顿，僵在那半晌，等一回头海娘已经走了。便就地坐下打开信纸。

那纸上蝇头小楷，是一首短词：

鸳鸯双栖蝶双飞

满园春#色惹人醉

悄悄问伊人

女儿美不美？

说什么王权富贵

怕什么条律法规

伤别离，心亦相随！

独叹伊人憔悴！

宋也看得一边哭一边叨叨：“什么时候了还问我女儿美不美！”虽是这么说，可心里是赞叹海娘心性的。局势不好，本身也不自由，匆匆这么见了一面，却只问一句我美不美，你莫憔悴。

千丝万缕的愁思最后只化成一句不疼不痒的平常话，这份平常更显深情！

宋也爬起身把锹还了僧人，又嘱咐了有什么事可到宋府。便就下山去也。

刘三见宋也一早意气风发出门去，却垂头丧气的回来，笑问："怎么了？难不成小妹。。。"

宋也安静坐下来问道："大哥，太后不会叫我娶海娘是不是？"

刘三脸色见了苦："也儿，很多事都在变化，今日不成也许明日就可以。"

宋也点头："我想先把海娘接出来，面对皇上咱们可有筹码？"

刘三并没立刻答他，只是绕道桌子后坐下，又给宋也倒了茶才道："你今早出去的急，我未与你说。收集证据的事，可缓。严府我才去了，锦公子不在，说是。。。"

未等说完，宋也急道："大哥，我是说要接海娘回来。"

刘三皱眉："也儿，你知道这得要筹码，如今你有何筹码？"

宋也低头不吱声。

刘三又道："你已经把自己卖给了皇家，如今只是做好自己的差事，等着封赏。等真正解决了问题，还怕小妹不回来么？皇家得到自己想要的，才会考虑你的需求，这才是你的筹码。况且你不是说，你要站在大晋这边么？只顾着儿女私情，即便小妹此刻回来，太后恼了你，对她有什么好?对你有什么好？对大晋有什么好？若是激怒他们或把小妹赐了人，你要做什么？造反么？"

宋也泄气的看着刘三，他也知道自己只是嘴上说说，但是不说更气。

刘三拿起茶杯递给他："小妹一定要回来，只是不是现在。"

宋也接过喝了一口放下："现在，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他看着刘三脸上微笑的表情，心渐渐静下来："我不太知道，先做什么。"

刘三沉下气道："也儿，你其实是很有魄力的一个人，我听。。。寂辉说过，在战场上你学了不少，杀死托斯比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事，你知道么？这几乎震惊朝野！"

宋也目光很茫然："我也不知道，反正当时。。。"他确实不知道怎么说，连他自己都不相信那个彪悍的突厥人是他杀的。

"嗯，其实小妹说的不错，你只是经历这些少，但是事到临头许是比别个经验丰富的要好。该做什么，依旧会去做。这是我没有的，你叫我领兵打仗，我肯定不能，你叫我临阵杀敌猛将，我也不能。"

宋也笑道："大哥你在夸我。"

刘三见他心已经定下来，也有了自信，便就点头道："我是在夸你，也是实话。我看了太多的官场纠葛，能给你些主意是真的。"声音一顿又轻笑道："官场，朝局，这和打仗确实没什么分别。你想想，当初王贺民是怎么赢的那场仗？"

宋也道："他。。。以少胜多，其实是乱了对方军心。隔着草看不见谁是谁。。。"他边想边说，忽然一笑："大哥你可是叫我先乱对方心神？可是这。。。"宋也说着便摇头晃脑站起身，刘三喊他："没说完呢，你去哪？"

宋也嘿嘿笑："我去叫找寂。。。我去找我那嫂嫂，问她什么时候把小师弟派给我。"

刘三一怔："你回来，派给你你要做什么？"

宋也顿住步子："我要叫他，散播谣言。"后四个字只是动唇，并未发出声音。

刘三一惊，想要阻，可是也想不出为什么阻。

宋也嘿嘿的笑："还得劳烦大哥想一些事头安排个词句。我这会儿可与那小师弟有帐要算。"说着这话，宋也眼神露出一丝阴狠和狡猾。把刘三看得一愣一愣，一时间竟有些为那一身武艺智能的小师弟担心，恐怕宋也这是找到出气筒了！

作者有话要说：好像有点少，坐着半天也没想出这章还要写什么，就写到这吧。文中有个小词，可能看着眼熟。那个吧。。。是电视剧西游记里面插曲的歌词。

《女儿情》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说什么王权富贵,怕什么戒律清规.只愿天长地久,与我意中人儿紧相随.爱恋伊,爱恋伊,愿今生常相随.

西游记里的歌好多，很喜欢的还有另一首，何必西天万里遥何必西天万里遥词:阎肃曲:许镜清演唱:吴静桃李芳菲梨花笑,怎比我枝头春意

闹.芍药艳娜李花俏,怎比我雨润红姿娇,雨润红姿娇.香茶一盏迎君到,星儿摇摇,云儿飘飘,何必西天万里遥,。。。。。。。。。。。

小霸王吃瘪

宋也一路去了刘府，刘三还道宋也不见得找到小霸王井俊，因为连他也不知道平常寂辉是如何联络门派里的人。

可巧，刘三在宋府，宋也却在刘府。更巧的是，井俊正接了任务刚出门。

刘府门前，宋也刚要张口，门口那个长心眼儿的忽然说：“哟，是宋大仁，我们三爷不在府上，您。。。”

井俊这时候正溜达出来：“宋大人，哪个宋大人？”

长心眼的一拍大腿：“咳，不就新上任的宋大人，杀死托什么丝的么，还能哪个？”

井俊一撇嘴：“让你吹的。”

不理那看门的，井俊直接走向宋也：“你就是宋也？”

宋也一句话没等说就听他俩你来我往的搭上话了，一听问自己便道：“阁下是？”

井俊也没说话，非常潇洒的一挥手，那意思是，跟着来。

宋也看这人摆谱跟个大爷似的，虽说不知道是真有谱还是装有谱，便就冲着看门的笑了一下跟着井俊往东走去。

要说井俊长得，眉清目秀，可以说是潇洒非常。只是那薄唇如一条线，眼睛有些吊梢，所以整体一看就有那么一丝奸猾。而鼻翼旁的两块儿脸上的肉，厚厚的一笑就有两个小坑，一看又有些厚道。

宋也跟在他后头没说话，他也猜这人八成是那个小师弟。只是井俊没说，他也没追问。

二人一前一后来到一家酒楼，井俊做了个请的姿势，宋也笑笑点头，便就当仁不让的打先走了进去。

井俊倒是一怔，随即笑了，跟着也进了门。

井俊心里有些意外，平常不管是看着书生秀才还是大官，你若说

请，对方一定再请你一遍，推推拉拉在门口好半晌进不了屋。有一次便就遇到两个，不知是大官着了便装还是两个富家公子，在门口那一番礼让，让站在他们后面进不去门的井俊一手一个拎开了。随即又扔了一句：“是吃饭来了还是作礼来了。好不烦人。”

此刻的宋也已经坐在一个空着的座位上，井俊又是一怔：“楼上有雅间。”

宋也摆手：“就这吧。”

井俊闹不懂：“为什么？”

宋也笑：“说是雅间，竟是些王孙公子在那闹，哪一出闹剧打架不都是雅间出来的。哪里雅？我看这就不错。还是说，公子吃不惯这楼下？”他半挑了眉峰，有那么一丝挑衅。

井俊吃了个不浓不淡的憋，便就坐下想了一会儿，笑了：“你知道我是谁？”

小二上了茶来，井俊点了菜。

宋也一边低头倒茶，一边点头：“嗯。”

井俊眼睛一亮：“嗯，也算有点小聪明。”

宋也正在喝水，扑哧一口呛在那，白他一眼道：“你可比你师姐差远了，第一次我见她，若不是提前有所听闻，还以为就是大哥身边的丫头。深藏不漏。”

井俊撇嘴：“干嘛这么明里暗里讽刺我，如今戴个官帽就成官了。想小爷在这京城逍遥时，还不知你是谁呢。”

宋也一笑：“我本来就不是谁。”

井俊见宋也不卑不亢的，看不出是个什么路数。便就试探道：“那个托斯比，当真是你杀的？”

宋也不露痕迹的深深叹气，他其实不爱在外人面前说这些，一说就想起来苏荷。牵连带挂的这些事若不是对刘三和海娘必要时说起，他压根就想根本没发生过才好。

井俊见他不爱说，便就换了话道：“我知道你有些本事，可你也不用老是和我这么不冷不热的，给你下药的是我师姐，你要找找她去。”

宋也笑了："你知道她是谁么？她可是我嫂子。"

井俊苦着脸："那也没有找我算账的道理不是？"

宋也正色："怎么没有？你知道我是谁么，我是官。你拿着那些破药给些好好的女儿家吃，坏人名节。这事抓你一百次都不多，这是丧天良的事。"

井俊一听火冒三丈："你别以为师姐不让我动你我就真不敢，你以为你是谁？"

宋也笑："原来你师姐不让你动我，那我就放心了。若别人说这话，我恐怕要担心一半，可是你师姐，她可说到做到。"

井俊一时泄气，其实他真的很怕寂辉。所以他真不敢动宋也。

小二这时候上了酒菜来，二人低头吃着，也没说什么。

忽然井俊抬头："我有个办法。"

宋也抬头："什么？"

井俊道："你和张家小姐是那种关系嘛，你好歹知道张老爷到底在意什么不是？"

宋也丈二和尚："你说张辰？他在意什么？"

井俊急道："就是他啊，他好女色么？"

他这一问宋也忽然吃不下去了，张辰好女色么？好啊。张辰最喜欢的是巧儿，张辰最在意的是安蓉郡主。刨除女色，如今的张辰最紧张的，除了权力恐怕就是海娘。可是，又怎么样呢？

井俊继续问："想什么呢，说话呀。"

宋也白他一眼："你就不会往别的事上想？就这些歪门邪道。"

井俊一脸委屈："咱们以后是要共事的，你别老这么说我，再这么说我可不干了。"

宋也苦笑："你还有退路？你师姐会让你收手？就算你师姐疼你，那太后呢？"

井俊皱眉："你们就会说我，我不是还没做什么？"

宋也伸手："把你那破药给我。"

井俊脸唰的红了："我还一个姑娘没得呢。"

宋也一听哈哈笑起来："原来是个纸老虎，你既用不着，还带着可哪跑，落下个不着调的名声干什么？"

井俊委屈："你不懂江湖，江湖行走是要名声的，我懒得与人打斗，要是人一听说我不好惹，不是就躲开了？"

宋也叹气，其实井俊就是个大孩子。本还想整一整他，现在一看，竟有些不忍心了。

"那你就留着防身。"宋也收回手继续吃菜。

井俊一怔："我说了你就信啊？"

宋也笑："嗯。"

"你当真没有一点怀疑？"这次换井俊不信他了。

宋也皱眉："你还非得让我疑你是怎么着？不过，有件事我得问清楚，你功夫到底怎么样？"

井俊这下扬眉吐气了："我功夫，那不是吹的。你在化艳山埋的骨灰是哪来的？"边得意，边挑起一口菜来吃。

宋也一惊："原来是你偷的？既是这样，我有事安排你做。"

井俊忽然想起什么："你等下和我一起回府？"

宋也点头。

"你就不怕跟踪的人发现我们一伙的？"

宋也笑："心眼还不少，不怕。"见井俊还是一副若有所思，宋也又道："皇家的人早知道我认识你师姐。至于别人，会以为你是大哥府里的人，我拿他府里的人安排，有什么不可？"

井俊忽然有些另眼相看："现在我有些相信你能杀托斯比了。"

宋也咋舌："为什么？"

"因为你表面看起来就是个不成大事的。"井俊一边说一边笑。

宋也咬着下唇看着他，气也不是，不气也不是。

宋府门口停着一辆马车，宋也有点疑惑，有人出去？

看门的一见是自己主子，便就小跑过来："爷，三爷才回府。"

宋也一听，忽然思想开了岔，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和他身边的人都变成爷了？是啊，严谨如今是严府顶梁柱，刘三的父亲即将告老，宋也早就自己把自己提拔当爷。当时是权宜之计，如今当了官实至名归。可是，那一份少爷或者说小孩子的心性，慢慢自三人当中消失。他们已经是大人，各个拎出来独当一面。

宋也想到这，不禁有些感慨："哦，三爷，他，他是自哪里回来？"

"回爷，小的不知。"

宋也讪笑："是我糊涂了，怎么问起你。"

井俊嘲道："说你不成大事你还真卖起糊涂了，真不知道师姐还说你有头脑。。。"

宋也回头："进去吧，还等我请你怎么？"

井俊白了一眼进门去："这就生气了，师姐还说你气量大好相处，哼。"

宋也苦笑，这下可不用愁没府里不热闹了。不禁想起自己小时候，也是这么爱抬杠？

刘三见宋也领着井俊进门来，双方见礼。井俊不敢不对刘三礼遇有加，一溜的称着姐夫，姐夫长姐夫短。

宋也道："你刚才对我怎么没这样客气？"

井俊撇嘴："你？你哪有姐夫这般和气？"

宋也笑着转回头，却见刘三坐那发愣。宋也心里有些不安："大哥，可是有什么事？"

刘三转回头一笑："没什么。"便就拿起杯子喝茶。

只是，杯子端起来，却见是空的。脸霎时一红，便放下杯子续水。

宋也没见过刘三这么失魂落魄的，刘三向来就算有什么事，也不在表面上叫人看出来。宋也道："大哥，左右没有外人，有什么事便说

吧。”

刘三苦笑：“我不是不说，只是。。。我今儿去了严府。”

“哦？严谨说什么了？”

刘三说的有些为难：“他。。。不在府上。”

宋也一怔：“他想躲？！”

作者有话要说：写到这。嘿嘿，写了就发上来了，我都没看第二眼，要是依旧有错字或者不通顺，提起前说不好意思，我没谱哈。。。还有就是，应该快结文了，争取一百以内

92、劫狱 ...

第二日上朝，严谨果真称病告假。

宋也麻杆样的身材穿着松松跨跨的袍子，站在百官中间不显山不漏水。他要是不抬眼，一打眼看去就像个穷极尿样的草包。

大臣们之前还上折子要把他撤下来，如今朝上都没想起提。

宋也站在自己的位子反倒自得其乐，原先当靶子当习惯了，如今还得学藏拙。皇上也不知怎么回事，仿佛看出他心思般，特特把他拎出来询问：“宋爱卿对学子闹事怎么看？”

宋也依礼出列跪道：“微臣觉着，张丞相说的甚是。”

他这一说，龙轩殿霎时寂静。朝中两股势力，一派是中立的，以刘大人也就是刘三的爹为首。另一派是是张辰那伙的，主要以反对皇上建立自己政权为目的。

至于宋也，谁也没高看他，虽然知道是皇上找来当靶子的，可是最多架空他就完了。

可是宋也如此给皇上回话，叫人不禁在想，难道这小子看准了形势要倒戈么？

善年狠狠盯了他一眼，撂下话继续议别个兴修河运的事。

宋也悄么声的站回去，说这一句话简直要把全身的汗都挤出来。虽然知道肯定不会被定罪，可是朝堂之上跟皇上隐晦的叫板。。。好在皇上没拆台，估计是等着看他要怎么接茬唱这出。

下了朝，宋也一路跟狼撵似地往外跑，他怕皇上派人叫他，更怕有哪个不长眼的官来笼络他。朝堂之上，精明的官不少，傻的也很多。

等到回府时，莫说他一头大汗，连车夫也累得直喘。这一路绕了小道疾驰，马都累渴了。

刘三听说宋也这么急，还以为出了大事。迎出来时，却见宋也笑呵呵站他对面正擦汗。

见了刘三，他也没说别的，只先说："大哥，没事。"

一听没事，刘三转头进了书房。宋也的怪行为他见惯了，也就不稀奇了。

宋也跟着也进了书房，一边坐下找水一边问："大哥今儿没去严府吧？"

刘三摇头："我去还不如井俊去，左右也找不着人影。"

宋也撂下茶杯点头："我也是说，大哥莫去了。我琢磨着早晚，他还不得来找咱们？"

刘三笑："我也这么想过，就是不知道严谨能不能想开。"

宋也苦笑："我连海娘都娶不得，难道他以为皇上会叫他娶海茵么？张梁手上可有兵！再者，他爹严宽是张家人抓的，皇上放的。于情于理严谨也不能跑，他也跑不了。即便这次让他躲开了，以后张辰能让他？"

刘三才要说话，宋也放轻了声音道："再说，如果皇上倒了，严谨一丁点便宜占不着，"说着声又大了："我就不信他想不明白，他爹也想不明白。"

"哈哈哈，你这都在哪学的？还一套一套。"刘三忍俊不禁。

宋也嘿嘿傻笑："都是我义父给我说的，有些是我自己悟的。大哥，我知道你和我说话是对牛弹琴。有时候像是老子和孔子在吵架。"

刘三皱眉："竟胡说，老子算是孔子师傅，怎么会吵架。有你这么自比圣人的？"

宋也知道一说这些学问就露馅，嘿嘿两声问道："井俊呢？"

刘三抿了口茶挑挑眉毛笑："哼，南城门比武去了。"

“他不是不比武么？”

“他小孩子心性，哪里忍得起挑唆。”

宋也拍着桌子：“正好，我叫人找他回来。”

刘三一怔：“干什么？”

宋也一手挡在嘴边轻声道：“劫狱！”说完还冲刘三使了两下眼色，才转身出门去了。

这一夜，风很凉爽，虽是大夏夜的却转了北风。

井俊带着宋府几个高手姑娘，蒙着面穿着夜行衣，神不知鬼不觉的把大牢里的学子救了。

救了人，打扮个小厮样，分批分伙的送到寂辉那，以便由寂辉找机会带着见皇上。

一干人身手利索，前后不到两个时辰，事情已办妥。宋也待在府里装睡，直到井俊敲了窗子进来，这才两眼放光问：“办妥了？”

井俊嘴一撇：“我是谁？”

宋也翻着白眼：“是是是，井大侠。可有伤了官差？”

井俊继续摆着大爷的谱：“点穴有什么伤人的？”

宋也皱着眉头笑，随即想起什么，问道：“你想没想过假如皇上除去了阻碍，你便要洗白了，那你愿意统管天牢么？”

虽说是侠士，可是听到铁饭碗那一刹那，井俊还是有片刻心动。想了一会儿还是摇摇头：“不愿意，天天看死人。”

宋也点头：“哦，也是。”

井俊扑哧一笑：“有人不愿意进，有人想着花样往宫里挤。”

宋也闷声问：“不是说我吧？”

井俊哼他一声：“我说的是那个带头的学子蔺其悲，他说了，行文做诗算什么，文采再好也不过是个状元。”

宋也瞪大眼睛：“口气这么大？”

“所以他大骂，一骂贪官二骂奸臣，三骂皇上不作为。这要不是提审的官员还算心没黑透，治他个犯上都不为过。到时候法不责众都是枉然。”

宋也琢磨着井俊的话，越琢磨越觉得这个蔺其悲实在是聪明。有时候可不就是这样，你若说一个人，兄台器宇不凡，他不见得理你。可你要是骂他是狗屎，他一定记得你。

想到这不禁笑道：“你说，那个提审的官员姓什么？诶？人呢？”

窗开着，井俊鬼一样的走了。

第二日的风转了向，北风转西南。柳枝随风摆，花骨朵盛放。

宋也到吏部报个道便就回了府。善年也算勤政，若无别个事基本都会隔天一朝。

一路回来，宋也一直惦记着那个心没黑透的官，多方打听最终却从一个府里挑菜的人那知道了，提审官员姓古，叫古奇。北牧人，因为自小爱学问，一直想当个栋梁之才。可惜逢上世道不好，家里又穷，这官一直没当成。后来人已经二十六岁，堪堪放了这志向，好消息却从天而至。堂弟古江从军，这一年因为立了奇功领了官职，于是托人在京里说了句话，也使了些银子。古奇这官总算当上了。

虽然只是个从七品官，他却当真好好审起了案子，他坐镇的衙门里，鲜少冤情。。。

宋也回过头来想起什么似的，古江？这名怎么这么熟？

炎日当空，宋也蹲在荷花池旁边已经很久，忽然觉得背后有人，一回身看见严谨，惊得他起身时差点栽池子里，亏得严谨拽了他一把。

腿还在麻着，可是站定以后宋也忽然大笑：“哈哈哈，锦兄，既要来你又躲什么？”

严谨闹了个大红脸，才见了刘三，刘三不曾问。刘三是那种朋友有错处他不点破，有人点破他帮着开脱的。其实严谨若见了海娘，海娘也不会问。只是，他面前之人是宋也。

宋也说完这话，再一看严谨表情，脸也有点儿僵。赶忙扯别的：“锦兄，大哥挂念你，可见他了？”

严谨闷着头：“见了。”

宋也不知道说什么，便做了个请的手势。

严谨抬腿便走，走了几步忽然回身："我问你个事儿，昨晚上劫狱。。。你给我句实话。"

宋也挠着脖子想了一瞬，抬眼看向严谨道："你猜的没错，是我。"

严谨一边笑一边走过来拍了宋也肩膀几下。

宋也心说这人怎么喜怒无常，如果听到劫狱的事是高兴地，前两天何苦躲呢。

他自然不知道，临出门前严宽一一嘱咐儿子，若这事不是宋也他们做的，严府与宋府的来往还需减免。严谨那样怕寂寥的一个人，平生也就交下这么两个人，若当真断了交情，日子要怎么过？

书房内，刘三皱眉向宋也："古江？好像在哪听过这名字。。。当真是有些耳熟。"

严谨嘿嘿笑道："什么耳熟，"转眼看向宋也："你忘了？才到浮越那会儿，不是还和你比箭了么？"

宋也长哦一声："看我这记性，可不是么。那样个人我怎么忘了呢，"边说边拍后脑："原来那个古奇是他堂兄，嗯。。。这事儿有意思了。"

刘三还是想不起，严谨见刘三身子前倾，一副欲说还留的样子便道："张梁手下的，那个神箭手。可记得？"

刘三也是一阵恍然："哦~~~~~~"随即也笑起来："的确有意思。"

严谨扑哧笑了，一手指着一个："你们两个才叫有意思。"随即又对刘三道："你们俩胆子够大的，昨儿的劫狱不是我说，"

刘三刚要阻，就听外间不大不小的一声茶杯抖动。三人立时住嘴。

宋也稳了声音问："外面是谁鬼鬼祟祟？进来回话。"

见无人答话，严谨一个提足自窗户跃出！

作者有话要说：先写到这

93

93、病发 ...

严谨的反应相当的说明了他是多么的好勇善斗。以前当宰相公子时，哪一次遇到口角也是他第一个冲在前用拳头解决。

可是这一次，他却不是为了争强好胜，他为的是利益，是兄弟。连他也长大了。

宋也见严谨如此，便也递步上前，准备掀帘子与他来个里外夹击。

可是帘子外的一声让他停了脚步。

兰儿闷闷且有些迟疑的："爷，兰儿给锦公子上茶。"

屋里二人大大松了一口气，刘三握着茶杯的手忽的一松。茶杯是滚烫的，可手冰凉！"还好是兰儿！"他说。

严谨自外面掀帘子进来，低着头脸红着，左手还拿了个托盘，上面一杯盖碗茶。

这严谨说来也背，年八辈不说一句有用的，这次猛一提半句，却险些捅了篓子。便就把盘子撂桌上不知再说什么，拱手告辞。

宋也朝外喊了声兰儿，见无动静。宋也终是挑帘子出去，兰儿站在那低着头，见宋也出来便闷声道："兰儿见锦公子久不来。。。"

宋也点头："我没有怪你的意思，你就跟我自己妹妹似地。本就不是瞒你，只怕你知道也担一份心么。"

兰儿终于抬头，狠狠瞪了宋也一眼："爷说话真不小心，万一外面不是站的我，爷打算怎么办？"说完一扭身出去。

宋也回了里间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身子堆下去。他忽然觉得，怎么就这么累呢？抬眼看刘三，刘三也是一副惊魂未定！

窗外的阳光洒在宋也脸上，仿佛静了很久，宋也几乎觉出困来。思维这么一顿，仿佛回到从前，仿佛一切并不怎样危险，仿佛面前只是哥俩在歇晌，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话。

这种感觉以前也有过，第一次遭到家变时候，他与巧儿出门要饭。午夜梦回，有时会觉得爹娘就睡在旁边，巧儿依旧每天倚靠她来撑腰，或许明日看到何家小子还要揍他一次。

可是完全醒过神来，会发现一切都不一样了，头顶还是破庙里的蜘蛛网，庙门永远关不上，被风吹得吱呀吱呀的响。

想到这，宋也忽觉眼前朦胧，抬手揉了揉眼眶："呵，大哥怎么这样看我？"

这一擦干眼里的湿润，赫然看见刘三靠在椅背上，歪仰着头望向他。说是望他，却仿佛是在看很久远的事情。

刘三无声一笑："才看着你盹在那，仿佛还是那个在张府门房儿后池子里，被小黄欺负，那个不知道天高地厚，还挺倔的那个。。。"他说到这忽然猛烈的咳嗽一阵，便就打断了没再说。

宋也听着这话一时觉得好像心里又钻出一股难受。便就笑看刘三道："或许是我们老了吧，总是不知不觉忆当年。"

"也儿也想过以前？"

宋也笑："想啊，想小时候，跟着我爹爹做板凳，我爹记性不好，不是忘了锤子就是钉子，再不就割好了横梁却少钻了一个巢，我跟屁股后提醒儿。。。那估计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吧，也就是那时候，学会了量尺割木，当我自己独自做出一个小板凳时候，真正是最有成就感。那种高兴真叫高兴，不吃饭也行！呵呵。"

刘三看着宋也，眼神里总是多了一些往日没有的疼爱："嗯。。。也儿的爹娘很好。。。"刘三有些不知道说什么，因为从宋也亲爹娘死了以后，即便再怎样，宋也确实不能说是多开心。

宋也见刘三伤感起来，便就笑道："其实，进了张府，认了义父我也开心，认识海娘我也开心，还有，认识大哥我也开心。虽说杂了太多东西在里头，可也是开心的。加上小印子兰儿，咱们这几个，虽是异姓可也算一家子。大哥，我真正拿你当一家人看。"

刘三点头："也儿，你就没想过，当初若是嫁了我？你总不能这样扮一辈子，这不是个长久。"刘三说这话，声音很轻，听在宋也心里也很轻，飘飘悠悠就过去的一股风般。

宋也笑："然后呢？海娘嫁给锦公子，抑或出家？海茵呢？若她真进宫，此刻没有个妃子名分也无子嗣，说不准已经死了。还是大哥要纳她？"

刘三脸一红："你也知道？"

宋也憋着笑："大哥，你莫与我装糊涂，海茵的心连现在也。。。"宋也说半句忽然发现唐突，便住了嘴。

刘三干咳两声转了话头道："看我这当大哥的在说什么，当真不着

调。其实，我只是在想，若是一切从头，会不会好一些。”

宋也道：“大哥莫担心，也儿不会往别处想，我知道大哥是诚心待嫂嫂的，只是叹我命途多劫吧。”

刘三点头：“偏你机灵。快去看看兰儿吧，那丫头心思多，才听了半个话头这时候说不定想哪去了，你也好歹给她个说法。”

宋也一想也是，便就挑帘子出去。

刘三望着宋也走出的单薄背影。他这样一个男子，喜欢一个人难，忘记一个人更难。他当真不喜欢这个女扮男装的女子了么？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可是无论怎样，他还是愿意为宋也打算，着想，付出。他在想，或许真是老了吧，老了，就会对所有的温暖留恋。

看着手下那杯茶，杯口上沾着淡淡的红色。方才的惊吓着实叫刘三惊了心，嗓子眼儿都渗了血丝，这些日子累狠了，咳得又重了些。

第二日上朝，皇上虽没明说什么，看样子神情是欢快的。

皇上自然是欢快，前儿个方一提起学子的事，宋也当夜就给办了。他高兴宋也的效率手段。他从来不缺有本事的人，他只是缺少能在朝臣里周旋的臣子，一个桥。

下朝时宋也依旧回了府，刘三咳嗽不见好，只是一味的重。

问起宋也皇上又安排了什么，宋也有些不忍与他说。可是刘三那性情，你不说他也不强求，他会自己问。到时听来的添油加醋，不如宋也自己说。

“大哥，皇上下令处置古奇失职。”

刘三一手挡在嘴前咳着，一手按着桌子问：“你还是要劫狱么？”

宋也摇头：“不劫，皇上有心保他，狱里更安全些。其实皇上心思很深，当初学子闹事，虽说未有什么官职，可那些人都是将来的栋梁，天子门生。怎么着也轮不到一个从七品来审理，该当交大理寺会审的。”

刘三也点头：“也儿说得不错，皇上是想保那群学子，从七品无权杀这些人，不料却带出一个古奇。事情盘根错节，咱们急不得。先缓缓吧。”

宋也瞥眼看了刘三茶杯一眼，连忙转回脸道：“我还有别的事。”挑

帘子出去。

门口待着庞成豹，自打昨日兰儿那一出，庞成豹整日守在书房门口，外人一概不得接近。

宋也对庞成豹道：“快去请寂姑娘。”

庞成豹低头称是。

这一晚，宋也勉强吃了饭，又叫厨房弄了清火润肺的汤。

饭后宋也知趣回房，这一坐直坐到天黑。他终于明白今日的刘三为何一直提起以前的事，看自己的眼神为何多了很多的疼爱。

庞成豹回来说，寂辉不在刘府，估摸是在宫里也说不定。一想到这，当真有些让人有无名火，大晋重礼，可是他与海娘，严谨与海茵，还有这寂辉，没名没分，太后的人却住在刘府。生米本该煮成熟饭，可是皇家就是不让你熟。

刘三的房里传来歌声，宋也静静的听着，听着却笑起来。他这大哥，琴棋书画样样通，只是，谁都不知刘三竟是五音不全的。

落雨滴嘞，勤撑伞~

心欢喜嘞，朝云看~

云上有嘞，雄鹰飞~

乌云沉嘞，盖北川~

山坡上嘞，花红衫~

风吹发嘞，衫上翻~

我问姑娘，是为何~

下雨天哟，坡上站~

山下有嘞，虎狼豹~

我劝姑娘，快快逃~

姑娘却问，郎何去~

我说我哟，打虎豹~

这是刘三小时候，一个外地窜过来的老头走街窜巷总是在唱，刘三学会之后，第一回唱却把旁人笑弯了腰。自此再没开过嗓儿。今日扯开喉咙大吼，仿似要挣脱牢笼的雄鹰一般。

宋也听得心内很难过，说不出为什么。好像刘三如今正在为自己打虎豹，下雨的天。。。

兰儿端了灯来，屋子渐渐发亮："爷怎么不点灯？"

宋也抹了把脸，一脸的眼泪："别点了，我这就出去。大哥问起就说我出去，就说不知道。"

兰儿应声，一脸的担忧。

宋也回身冲兰儿笑道："我去宫里看看，许是能见到你家小姐。"

兰儿这才一笑："爷快去吧。"边说边去点了鲤鱼灯拿来："外头黑，这个照脚下很亮的。"

宋也拿过，笑笑出了门。

庞成豹见宋也出门来，欠身道："爷，寂姑娘还未回刘府。"

宋也点头："我知道，我这就去宫里把她换回来！"

作者有话要说：试了几次　回复不了。。。。我在这说吧，是要结文了，今儿写刘三。那个歌谣是我模仿广西山歌的模式胡编的，嘿嘿。

94

94、联姻 ...

寂辉来到宋府时，刘三已然躺下。

平常刘三睡眠浅，有些声响他第一个醒。所以常常等府里下人都睡了，他才能睡实。可是今日许是累了，许是心头的一些东西放下了，这会儿睡得很香，连寂辉进来他也不知道。

寂辉坐在卧榻边红着眼睛瞪视刘三。直这么不知过了多久，刘三才醒。这一觉睡得好香，紧绷一天的筋骨都睡松散了，伸懒腰时方看见寂辉："你来了！"

寂辉可没给他好脸色，半晌蹦出一句："早知道你也莫招惹我，是要为她奔劳死才算？"一时觉得死字不祥，拧过脸去叹气。

刘三双手撑着坐起来，理了理中衣的衣襟伸手道：“过来。咱们一起看看月，今儿月色好。”

窗外一轮满月，二人依偎着，就这么坐了一晚。

皇宫内，善年倒竖着眉毛，怒目而视，手在背后握着拳，隐隐看着竟是在发抖！

宋也跪在地上捡一卷前朝大画家的名画。捡起来，依旧跪着抱在怀里。

就在方才，善年撇下这幅画吼道：“寂辉来求死，你也是求死么！”他本是想将这画赐给刘三的，他年岁不大，可也懂得投其所好。

宋也跪在地上不敢出声，他怎会知道寂辉之前跟皇上提了隐退这个茬。刘三一病，寂辉终是沉不住气了。

寂辉求皇上放了宋也，她说愿意终生效忠太后和皇上，再不谈及私情。可这算是哪门子交换？

这好像就在说，宋也不在朝堂，刘三便不在朝堂；宋也一朝为臣，刘三便尽忠致死方休。虽说这样的关联，不能说得通，可是事实的确也如此。想寂辉给宋也求辞时，心内该是伤的。毕竟刘三的命运，还是跟宋也有牵扯。

善年见他如此情景倒去紧张那么个破画，忽然冷笑：“朕瞧着，你还真不负别个说你，大事小情都拎不清，你义父就这么教你的？”

宋也叹气：“皇上息怒，臣绝无半点不忠之心，莫说是叫臣效力朝廷，即便叫臣死，若为吾皇为大晋，宋也亦甘愿。”

“哼，朕问你。宋也，你就当真没有辞官隐退之心？”

宋也苦着脸摇头：“皇上，容臣说句僭越的话。”

“说。”

“想我大晋就在月吧前还在与突厥打仗。彼时若有人问皇上，是望着胜利还是不胜利。皇上定说望着胜仗不是？只是。。。如今战胜，若有人编排说皇上喜战善勇，皇上定觉冤屈不是？”

“有人胆敢如此说？”善年挑眉。

“没没，臣就是打个比方。如今的臣好比在战时，即便皇上您有心

打发我出宫莫要再浪费皇粮，臣亦走不得。臣还望着给皇上效忠不是？”那意思，朝局要是很平稳，你留我也没用。可此刻这风口浪尖儿的，宋也终是咽下一些话。

“你果真没有辞官的心？”

“没有！”宋也一咬牙，心说缓过这个劲儿再说吧。

善年道：“你起来，这画。。。”

宋也拍拍腿起身：“臣知道这不是给臣的，只是义父他老人家一辈子爱书画如宝贝，倘或他在天上见皇上赐的画扔在地上，宋也当真不孝。”宋也这一说，连皇上也骂进去了，因为这画本是皇上扔的。只是，这个时候，善年也没生气。对于宋也，原先是赏识，如今看着倒有几分实诚。这个年头，奸猾之人数不胜数，实诚的却寥寥。

“朕有个事儿问你，要照实说。”善年绕开桌子坐回龙椅上，心情好像松快了不少。

“臣知无不言。”

“你想娶安宁郡主，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

宋也心中一惊，就听皇上问：“朕问你，你老实说，不用顾忌别个。”

“皇上请讲。”

“西突厥有意思与大晋联姻，前儿上朝已经说过。太后的意思是。。。”

宋也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这时候也顾不得装怂，混不吝看向善年，就等着他往下说。

善年看宋也的架势，心里回了个弯儿，问道：“虽是还未定，只是朕好奇。若叫安宁郡主去和亲，你会造反么？”

善年笑着，咧着嘴。乍一看他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这么问就跟开玩笑似地，实际上。。。

实际上宋也还是捉摸不透善年是不是说笑。想了一会儿，宋也问：“皇上，突厥不是败兵么，他联姻不就是代表臣服。既然如此，何不叫他们公主来和亲？到底咱们没有送郡主过去的必要。臣想，不止海娘，就算是别个公主郡主，一旦送去和亲，岂不是低了一等？我大晋兵

强马壮，若他不服便再打，怎的也不必巴巴的送个女子过去示好不是？”

善年终于绷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宋也啊宋也。若不是朕心中早有了计较，险些就中了你的挑拨离间。那突厥都败成什么样了，还打？”

宋也脸红道：“臣无状。”

善年扔给他一个金牌道：“这个是赏你的，逢喜有一块儿，寂姐姐有一块儿，这个给你，下次见朕不用再等那些时候。承意么，你愿意要，就带走。只是，别叫他受你连累，到时候弄个杀头的罪名，那还不如不出宫？”

宋也低头称是。善年呼出口长气道：“你也莫惊慌，朕不过就是随便问问。朕只是。。。有时候闹不明白，你与安宁郡主，刘翼和寂姐姐。。。你们，往前说，先皇亦如此。朕不明白，何为夫妻，总听说伉俪情深，有多情深？比朕与母后感情还要好么？”

宋也一听明白了，这小皇帝哪里是在问造反不造反的问题。他是人长大了，开了窍了。他开始想男女问题了。所以，西突厥很可能，献出的是位公主。

想到这，宋也一时有了主意：“皇上，臣有话说。”

宋也当晚与皇上说了什么，无人知晓。

人们开始议论，宋也为什么进了大牢？！

宫里传出话来，说皇上要给安宁郡主赐婚宋也不干，触怒了天颜。众人想着，别说，这事儿宋也干得出来。莫说别个，就连张辰听了这话也没起疑。宋也这人他知道，倔起来简直就是个驴。他才不管你是皇上还是上级，但凡牵扯到海娘刘三还是已故的魏如，那便是踩了雷了。当初生生打他二十板子，宋也领打时的眼神儿，张辰现在也能记起来。

三日后善年大婚。

皇上的婚事这么急，算上这三天，知道西突厥有意思要联姻，统共也才十来天的事儿。突厥的使者就在驿站，实际上他们是带着公主来的，全朝的大臣几乎都有耳报神，若宋也打听定也会知道。只是那几日他都忙着救闹事的学子，忙着牵挂宫里的海娘，忙着偷苏荷的骨灰，忙着拉拢严谨，这会儿又忙着刘三的病。众朝臣看他闲得要死，其实他倒真挺忙。

张府里，整排的梧桐已经长得茂盛。

自打夫人死后，张辰下令把柳树尽也砍了，管家张兴便急急的，不知打哪张罗来好些长成的梧桐。张府钱厚，移些树来倒不算什么。只是，这许多的绿意苍翠却掩不住内里的萧条。

后院自张夫人死后便一直封着，园子自海娘走后杂草纵生。除了东阁与前院儿偏堂还有些人气儿，如今的张府挡不住的发出一阵阵的荒凉气势。

只是，有些人看着是一回事，有些人觉着是另一回事。

偏唐里，师爷站了张辰身边躬身道："老爷，皇上大婚了。"

张辰撂下茶杯，看了师爷一眼。

这师爷不是别个，便就是当初给张辰拿主意辅佐善年继位的那位。

由于这事摆了个大乌龙--------善年并不痴傻；张辰每每看到这位师爷，心里都压着一股火，他不止一次的想：若是魏如活着。。。

叹下这口气，张辰哼了一声道："婚，我叫他婚。"过了好半晌，张辰一拍桌子："也就这么一次了。"

师爷手一抖，站在那默不作声。只心里有道凉气打头顶灌下来，直凉到后脊背尾巴根儿。他明白，以突厥的战斗力，如今大晋与突厥修好，往后的几年若发展得当，恐怕连张家军也得头疼------张辰这是要有动作了。

师爷左思右想，忽然有些如梦初醒："老爷，不知。。。可否把姑爷。。。"

张辰眼一瞪："糊涂！那小子若是个能用上的，他能走？外头那些个风言风语，你当谁传的？"张辰想起宋也，直恨得牙痒痒。那个臭小子，拐走了自己女儿，如今有了本事倒又去帮皇上。张辰这么想着，这么想着，他已经老了。近日他时常走神儿，想旁的事情时，竟然恍惚间开始期待儿孙绕膝。有时想起来曾经海娘摘了葡萄，摘了野梅特特拿给自己，那等乖巧孝顺。那时候安蓉也在，坐在一边，很温柔的，或者心里有些怨气，表面也尽量隐忍。当时不觉得什么，可现下一看，满张府，满大晋，再找不出一个真心关怀他的人，原先那些暖心的东西，再也没了！

师爷吃了个凉屁，鸡啄米般点头。抬眼看着张辰时发现他在发愣，于是师爷也没再出声。

张辰回过神见师爷偷瞄自己，忽的立起威严摆摆手："去给我弟弟

写信，叫人急马去报，就说。。。就说成败在此一回，箭在弦上了。”

作者有话要说：好些天没更了，本打算一气儿写完一起发。。。先发一章好了 呵呵

95

95、喜和丧 ...

这一日，京城张灯结彩，官道上洒水净尘，鸣锣开道。

突厥何齐纳安公主嫁与大晋皇帝。老百姓在两旁看着热闹，虽说脸上带着笑，私下里其实不多痛快。他们一时时想不通，一嘴黄毛没退净的小皇帝突然就要成亲了；突厥才死那么些人这下就能与大晋一团和乐？老百姓一直觉着，突厥人不是啥好鸟！可终归是举国一场喜事。

何齐纳安在严府上轿，因着太后下旨叫前丞相严宽认的义女。

太后忽发的善心又一次让所有人莫不着头脑，可太后只是轻描淡写说："皇帝头回娶亲，这是大事。突厥把最宝贝的女儿嫁与大晋心头一定是又高兴舍不得。而对于突厥公主，一个女人一辈子的大事，总不能在驿站上轿，换成自家大晋的女儿，好歹也要自娘家门走出方是尊重体面。”

太后的旨意传到严府和突厥公主耳里，双方都有些受宠若惊。严家感叹往后的日子可以预见的圣宠正隆；突厥感叹大晋的确诚心交好，不必战战兢兢，真正的和平指日可待！

何齐纳安学了几天的规矩，宫里请了老人仔细的教。如何见礼，如何下跪，如何穿戴如何言谈，对着臣下奴才要自称本宫，对着太后皇上要自称臣妾。。。

规矩直学到大婚那日清早，学得她有些烦了，却并没发作。

她是西突厥王最小的一个女儿，也是最漂亮灵丽的一个女儿。自小娇生惯养，虽然任性跋扈些，却总是有本事讨人欢心，讨突厥大汗不罚只疼！

轿子一路抬到乾清宫，何齐纳安坐在喜榻上保持着来时的那个姿势。不能动，不能掀喜帕，不能吃喝，连屁也不敢放一个，她简直快要憋死了。

坐啊坐的，她都快睡着了。

就这么不知道坐了多久，仿佛天长地久之后，由远及近的，终于传来脚步声。

天已经黑了么？何齐纳安想。难道自己从一大早一直坐到黑？那么。。。此刻进来的这个人，可是她的夫君？当朝皇帝？

善年一进乾清宫，整个人忽然卸下防备，腰也不笔直了，步子也散了。他揉着额头，狠狠出了口气，这才抬眼打量乾清宫。

乾清宫，历代皇帝的寝殿。

可是，只有善年，他一直没有住过。别人没提过，大臣不关心这个，太后又避讳这个。太后不乐意叫他独立，因着跨进乾清宫这小小的一步，却是他离开太后掌握，独断专政的第一步。

看着这雕梁玉柱，看着自己祖先曾经留下的，或辉煌，或霸气，或奢华，或稳健的气息，善年的情绪一时有些激昂！身板儿又直起一些。

比起善年的心思在别处，何齐纳安整个人紧张得都开始发抖了。喜帕蒙着脸她看不见前方和周遭，只能听，她听着那脚步向自己走来，然后又停住。这一停她想，这是什么意思？是在观察自己么？还是这大晋的皇帝要冷着自己故意拿个架子？是不喜欢自己么？还是干脆来碰个头又要出门去办理国事？

何齐纳安把能想到的理由都想了一遍，最后实在是忍不住了。带着一点怨气和撒娇的好听的声音道："你看什么看？"她最终猜善年是在看她。

善年被这一声说叫回了魂魄，这才想起今儿是个什么日子。忽然的，他笑了，稳步走过来，坐在何齐纳安身边，他倒真开始看起她来。

晚上的乾清宫红烛摇曳，透过大大的喜帕，善年看着何齐纳安侧脸露出的一小截下巴，细细嫩嫩的皮肤，抿着的双唇，因为用力抿着唇而凹出来的，腮边可爱小酒窝。善年呵呵笑出声来："你不能是淑妃，这样与夫君讲话，与淑字不符。"何齐纳安刚要反驳，善年又道："若是摘下帕子，你的眼睛朕看着喜欢，便封你做贵妃，四妃之首，可好？"

"若是不好看呢？"何齐纳安忽然来了斗志。

"若不好看，朕封你做常在。"善年一边逗她一边笑："可朕对你有信心啊，你自己怎么没有？"

"谁说我没有？"说了半句她忽然想起按照规矩不能说你啊我啊的，又道："臣妾的眼睛自然好看，只是，臣妾不喜欢贵妃。"

“哦？难不成你要封后？”

何齐纳安呵呵一笑：“臣妾喜欢常在，常在，常常在。臣妾常常陪伴在皇上身侧，这才好呢。”

善年难得听一个女子这样与他说话，忽然小脸通红可是掩不住开心，哈哈笑起来：“谁告诉你常在是这个意思？”

“没有人告诉，臣妾自己想的。难道不是么？”

善年点头，忽然想到对方看不到，出言道：“朕知道你汉话说得好，朕也知道西突厥的大汗，把儿女教得各个通晓大晋文化。你爹的用心！”说出这句，善年脸上的笑已经去了大半。

何齐纳安不说话了，气氛一时有些僵。

黄蕊见善年脸色不太对，领着丫头们进来讨笑着道：“皇上，时辰刚好，该给娘娘挑帕子了。”

丫头端了喜称来，善年伸手捏起，忽的一下挑开喜帕。这动作太过利索和突然，直吓了何齐纳安一哆嗦。

何齐纳安愣了一瞬，她看着眼前坐在自己身边的善年，渐渐不知所措。比起这样尴尬的气氛，她更在意的却不是这一个挑喜帕的动作。她缓缓伸手，捏起落在榻边的喜帕的一角。那一捏，又是珍贵，又是用力。她不敢相信，自己这辈子唯一的一次洞房花烛夜竟是这样开始的？

何齐纳安双眼忽然凝聚了雾气。她站起身向前两步走到善年面前，伸出手，开始解善年的衣襟。

这。。。善年忽然有些傻了，他还没听说过天下间有这么失礼的新娘子，何况今日自己不是听说，而是亲身体会了一遭。情急之下，善年竟出口道：“你想干什么？”

黄蕊站在一旁憋不住笑，默默遣退了宫女，自己也无声退了下去。这下，喜酒也未喝，吉利话也没说。

大伙都道这突厥公主性子生猛，竟然把他们的小皇帝霸王硬上弓了。可其实不是这样，何齐纳安带着气道：“皇上是臣妾的夫君，往后只要臣妾在，饮食起居便不用别个太监宫女伺候。天色不早了，臣妾伺候皇上安寝。”

善年细细看着眼前的何齐纳安的神情，这女子可不是说笑，她帮自己脱着大婚的喜袍，又蹲下去帮自己拽下龙靴。蹲□时，何齐纳安抬头

看了善年一眼，这一眼让善年看清了那双含雾的眼睛。那双眼睛对着自己巧笑嫣然，它的主人低低道：“皇上，臣妾愿意做常在，臣妾愿意常常侍奉夫君身边。只皇上要多笑笑才好，我爹爹常常说：我的何齐纳安啊，是草原上最美丽的姑娘，我的何齐纳安笑了，整个草原的天晴了。皇上，臣妾愿意把这片晴天带给您，只是，皇宫是皇上的家，皇上的心开怀了，整个皇宫都明快了。”

善年忽然有些动容，他久久看着蹲在自己脚下的何齐纳安。伸手捞了两下两鬓的垂发，善年心里紧张时，都会有这个动作。

此刻他的心紧紧的，伸手拉起何齐纳安，善年道：“不要常在。朕会封你做贵妃，朕会在突厥年头不好时尽力资助粮食布匹。朕不能许你后位，这后位朕不能做主，需得请示母后做这个主。而且后位，也不是一个突厥公主能坐得稳的，朕晓得这些你都懂。”

这些话在别人听来并不好听。可是在何齐纳安听来，这却是相当于诺言一样的东西，一国之君，他肯跟你说些心里话，就已经不是难能可贵四字可以言明的了。

何齐纳安并没有接这话，她只是坐在善年身边，笑笑的问：“皇上，臣妾的眼睛美么？”

善年喉头咕噜咽下一口口水，道：“美！很美！朕掀开喜帕时，便觉得美，便想把你抱在怀里！”说着，善年伸出手臂揽过何齐纳安：“朕知道，你叫何齐纳安，黄蕊跟朕说起你的名字，朕一下子就记住了。可是，既然来了大晋，便取个晋人的名字，朕送你一字，珍字如何？珍妃，珍贵妃，如何？”

何齐纳安笑看善年，她忽然觉得，这样的大婚，其实也不算很遭。

此刻殿外有些悉悉索索的响动，善年放松的神经瞬间收了回来，背脊僵硬，脸上的肉也不再那么柔顺：“黄蕊么？”善年皱眉问道。

“是奴才黄蕊，皇上。事已经得了。”边说，黄蕊快步迈进殿来，走至善年身边耳语了些话，顷刻又退了出去。

何齐纳安不知道黄蕊说了什么，她只知道是件大事。因为，皇上的眼睛开始冒光，皇上的嘴角开始上扬。她想，不止是大事，还是天大的好事！

天黑，月光皎洁。

一条暗道上，一伙穿了黑衣的蒙面人，站在一个身着黑斗篷的人身

后。

黑斗篷上带着的大帽子，严严实实遮住这人的大半张脸，只余下颌，沁着月光似乎更苍白了些。

这群黑衣人的对面是一个五花大绑的中年男人，他的右脚有些崴，恐怕是因为一路的捆绑而带了伤。

“松绑。”黑斗篷下令。

两个黑衣人依令过去给老头松了绑。这一放松，中年男人似是少了些支撑，身子一栽跪坐在地上。

这样的狼狈，他俊朗的脸上却未露出丝毫退缩，他抬起头，用未带伤的左手拨开早已松散的头发：“尔等何人？”他沉声问。

“张丞相仇家太多，想来已经算不清我们是那一拨了。反正要死了，江湖规矩，你可还有话说？”

张辰听了这话不但没怕，竟放声狂笑：“仇家？大晋敢动我的仇家，恐怕早死绝了。说是仇家，不如说是亲家吧？”

黑斗篷身子不禁一颤，双手不自觉的拽紧了斗篷的两边。

底下人见领头人不愿多说，便走将过去，预备下手。

“不是问我还有话没有？这么急着动手是不是怕底下人面前没了威严？嗯？宋也？”

宋也心头一紧，忽然直直看向张辰：“张丞相好眼力！”

“哼，低头看看你手上戴的什么？”

宋也的手上戴着千年不变的一个银镯子。那是他小时候，他爹亲手给他打的这么个样式，几乎是那时候他唯一一个值钱的玩意儿。可是后来在逃难时候，也不知是人多挤丢了，还是叫人偷了。待到张府以后，宋也依照原样又打了一个。可是，这事几乎没几个人知道。他再也没想到张辰会留意到这些。

想到这，宋也双膝跪倒，向张辰规矩磕了三个头：“这礼本是早该给大人行，可是拖到今天，并非小婿本意。”

“礼？！哈哈哈，当不起！”

宋也利落起身，又再拜倒又是三头磕到底："这头是代人给大人磕的，在她心里，始终牵念大人。这次的事，她不知情。望大人九泉下原谅些个！"他说得义正言辞，张辰听得五味杂陈。

张辰缓出口气，咽下嗓子里的哽咽："说到底是我亏待了她，是个好孩子。只是，你若想娶，给我磕头没有用。高位上那位，若想要这片江山，杀我也没有用。"

宋也愣在原地，他万万想不到，张辰临死却说出这么两句人话。当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么？可是，他说皇上那个话，宋也依旧有些迷惑。

"老夫之所以一直未有行动，并非外间猜的那般说老夫没生出儿子。你可知一国的强盛靠的是什么？这么一个世道上，靠民心？靠名头？哼哼。。。那都是扯淡！高位上那位看得都比你明白，你义父看得也明白，想要强，最坚实的后盾是银钱。你知道大晋的内库谁管着？你知道户部离了老夫哪个才是真正说了算？你知道高位上那个小兔崽子真正的敌人是谁？。。。"

张辰话未说完，却被人一刀割断了脖子上动脉。

宋也惊得一声喊出来，却只看到寂辉手中握剑，立于一旁。

"你！。。。"

寂辉打了手势叫人去布置现场。随即转回头看着宋也："后悔了？"

宋也叹气："我并不是后悔。只是。。。"

"只是什么，你觉得我愿意杀人？"寂辉眼圈都红了。自打上次杀了陈奎，寂辉竟一刻刻的害怕看到死人，害怕杀人，甚至想起自己要杀人，她就想要逃避这个世界。她终于到了一个杀手拎不起刀的一天，可是。。。

宋也再次无言。他也知道，张辰这样死是最好的结果。可是张辰临死前的话，让他听出了些许问题。

真正握着大晋命脉的是谁？张辰说的那个人到底是。。。宋也忽然回过味儿来，是太后！户部真正说话有分量了，原先是张辰，实际上还有一位，那就是太后的长兄。而内库，这是块儿大肥肉，太后自始至终没松过手，可是，所有人都把矛盾点看成张家与朝廷之争，太后钻这么明显个空子却几乎无人觉察。

宋也看向寂辉，他知道寂辉知道一切，可是又能如何？

寂辉自怀里掏出张府师爷写给张梁的信："这是铁证，你拿着去给皇上，许是事成皇上会把海儿许你也说不定。以后没事别烦你大哥。"说完这话转身走了。

宋也垮着一张脸接过那张纸。对于寂辉，他该说什么好呢？她不想宋也手染鲜血，而且是自己爱人的亲爹的鲜血。所以代他动手解决了张辰，可是，寂辉此举又不全是为了他。

寂辉也在为太后尽忠，他帮着太后解决了一个大麻烦，他们等这一天已经等得很久了。

等张辰露出马脚，等张梁提不起斗志。等突厥无力虎视眈眈，等着国库的银子存够存足。。。这是时机，千古的时机啊！

而太后呢？她顽固的在后方影响着朝政，把持着库银。

想到这，他有些同情小皇帝，那是一个万人之上的主，却又不得已当着一个笑脸的傀儡。

而与这些更为重要的，宋也本身在这中间到底扮演个什么角色？张辰临死前的话到底是忠告，还是挑起了他与皇上的矛盾？毕竟自己是一直也没娶到海娘。而最头疼的是，对于张辰的死，他要怎么去面对海娘？想到这，宋也只觉得一个头两个大，一阵阵的都想昏过去算了，可是头脑却出奇的清醒。宋也回头看了眼张辰的尸体，转身上马，逆着风直奔七丹寺。95、喜和丧 ...

作者有话要说：家里断网3天，据说是附近电缆坏了。今儿是到朋友这里发文，好悲催。。。

96

96、名将陨 ...

马蹄声渐远。宋也离开后，暗道上响起几声闷哼。空气飘着一种甜香，那种香略微有些刺鼻。

寂辉背对着一个个倒下去的杀手，心里已经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

来的时候，她已想好了托辞。她想帮几个人在太后面前求情，可有些事一发生，便就离原先想的差了很远去。

一来二去的说话，这些人知道绑的这位是张辰，大晋首屈一指的丞相；而带头绑架的是宋也，是皇上很喜欢的一个臣子，二品大员，也是这位丞相的女婿。

几个人非死不可，寂辉连求情都省了。可是她自己这关过不去啊！

此刻，她只想着回去宋府，抓着刘三的手，感觉自己存在，感觉自己不是飘来飘去的定不下来。

可是这也不能，她得给太后和皇上报信儿去。

安乐公里，太后叫人留下承欢，虽然今儿承欢并不当值。

太后很高兴，张辰一死，他在朝廷的势力更趋近于分崩瓦解。

自古也是这样，许多人被逼着站到哪个党派。可是他们会继续观望，看朝夕的势力如何变化。

谁也想不到，西突厥愿意与大晋联姻，谁也想不到太后身后有那么完善的杀手组织，再者，宋也这么个不文不武，不忠不奸的人到底是打哪冒出来的？张辰为何允许宋也一路爬到了正二品？他们最想不到的，是张梁，这位大晋的铁军头头，他是否安于封地为王，享受着取之不尽的荣华富贵？

逢喜站在安乐宫的寝殿，躬身，垂目。

承欢依旧靠墙站着（安乐宫每晚六个太监上夜，大门口俩，二门一个，房门口一个，后窗一个，寝殿里站一个。承欢由大门口挪进寝殿，足足用了五年。就这还得加上逢喜里外上下的撺掇）。

太后歪在睡榻上，半晌没出声。表情里有一种隐忍着的亢奋。眉头微皱，最终叹气道："逢喜，哀家怎么觉着右眼跳得厉害，是不是不详啊？"

逢喜上前两步笑道："娘娘，老奴听个民间的法子，说是搁眼皮儿上贴个小纸片儿，就不跳了。"

太后歪头一想："那能搁住？躺一宿？不成，呵呵不成不成。"

"老奴听说，民间那都是拿唾沫粘一下，这么着才不掉了。再者，人说右眼跳财，怕是宫里又有进项呢。"

"左眼呢？"

逢喜恨不得给自己一巴掌，小心道："左眼。。。不是跳喜还是什么，老奴记不真切。。。"

"嗯，就这么着。"太后似乎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逢喜撕了桌角一个纸片儿，又上前一步，却一眼瞟到墙角的承欢，霎时脚步停了转回头。却见太后也在拿眼看承欢。

承欢踩着小步过来，嘻嘻跪倒在榻前："娘娘，奴才伺候您。"

太后不快不慢的嗯了一声，方才躺好闭上眼，只嘴没停着，道："你说张梁会有什么反应？"

逢喜一听这是问自己，忙道："老奴想不周全，老奴觉着啊，胜败还全看那王将军。"

"王贺民？寂辉还拿不住他不成？"太后激动得半坐了起来，承欢紧着去扶好。

逢喜斟酌道："寂姑娘自是镇得住，老奴是琢磨，防着万一才妥帖，古上多少这等事到最后结果却说不准。。。料想王将军必是不能的，咱大狱不还压着古奇呢？他兄弟该知道若是张梁不好了，怎么说话造些舆论给手下听不是。"

太后嗯了一声，方又躺下。躺下以后，沉沉叹了口气。

逢喜知道她为何叹气，王贺民也好，古奇也好，那都是善年握着的一条线。这小皇帝见天的聪明起来，线布置得又长又多呢。很显见的，寂辉如今待皇上，更不如原先那般疏离。

才想着，就听太后道："瞧你这一句老奴二句老奴，都把哀家带累老了。"

逢喜的头又低了些："咳，这还不都是太后抬爱，满宫里见着杂家，也都尊个老。这哪是年岁老，是借了太后的光不是。"

太后再没说话，逢喜退了几步道："奴才不叨扰娘娘歇息，且告退了。"

太后蠕了几下嘴唇，只道："去吧。"

逢喜出门，站在门外好半天，他开始想许多的事情，比如，太后对自己，显然不比从前了。

承欢见逢喜走了，嘻嘻的笑着去给太后捶腿："娘娘近日可劳乏透了，还不歇歇？"

太后这才睁开眼，忽然妩媚一笑："人都走了还立什么规矩，上来吧！"

这一夜，安乐公里，太后被承公公伺候得甚是妥帖。只听得那舒服极了的呻#吟声传来，直叫人听了有些耳红心跳。

另五个上夜的太监暗暗嫉妒着，下了决心要把"捶腿"这个活练好！

夏夜，徐州。

大将军王的王府里，灯还亮着。

张梁这么晚也不肯睡，他在看着案上的骨灰罐子。目光飘了很远，一忽有些发亮。

王贺民在门口高声且谨慎的请安："不知王妃来，属下死罪。"

当了多少年的将军夫人，临老忽然改了称呼。张梁封王，将军夫人自然改称王妃。只是，这王妃好多年不与大将军王同房，这时候却不知为何来。

张梁眉头一皱又散开，立起身走去吱嘎打开门。

王妃略微低身："王爷。"

"嗯，有事？"

王妃只点了头，便兀自往屋里走。张梁一时也不拦，只等她进去，又关了门。

才一站定，张梁赫然发现夫人在看苏荷的骨灰。这下，当了一辈子将军，如今倒事事先发制人。张梁笑着道："你若不反对，我打算给她个名分。"

王妃回头看了张梁一眼，便又低下头："王爷以为妾身是来劝您？"

张梁眉头单挑，只听王妃道："许久未见茵儿，王爷不想女儿么？"

张梁脸一白："哼，丢尽我这张老脸。"

"她还是个孩子！"

"这当下，哪个是孩子？我便是被这群孩子，牵得溜溜转，那个宋也，他身边跟着的，"他本想说寂辉，可是考虑到寂辉救了自己一命，便略过道："还有你那好女婿。。。安生日子过久了？"他忽然问。

王妃无声一咧嘴："王爷说这些气话。严家还需来往，恰好皇上重用不是。便是不提公，只看私，如今你大将军王的脸面，可容得女儿这

么着？外人如何看？便是那严谨若尊重茵儿几分，不也是看在您的脸面？咱们还需提着点儿，提着点儿，不止茵儿少受气，也看出咱们自个儿尊重。”

张梁想了想，里外说不出什么，想起女儿给自己的家书，一时也有些感慨。冲着夫人点点头，道：“这事儿我有计较，晚了，歇吧。”

王妃站起身往外走。一张脸又恢复了面具一般的模样，看不出喜，看不出忧。一辈子也这么过了，如今她只知道，只有一个女儿！

张梁喊来王贺民，一封书信递到他手上，又吩咐了几句，便囫囵睡下。

今儿怪哉，往日都不做梦，或者做梦也记不清楚的张梁，今日真真儿的梦到自己被一条大黄狗追得满大街跑。那等狼狈与无力，却又闻到街上的人炊烟四起，呛得他喊也喊不出，只两腿发软。

大黄狗凶恶的冲他嗷嗷直叫，扑将过来，张梁霎时惊醒，却发现自己已中毒，浑身不能动弹。

辰时一过，奴才来请起。王府里一声凄厉尖叫，道破了早上的宁静。一代名将张梁，中毒身亡。

一代名将这样死法，似乎很让人唏嘘。

比起哥哥张辰，张梁的死有一种让人无力的遗憾和可悲。他终于得到了他所期待的名望，是有史以来张家最大的荣耀，他搂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和自以为是自己最爱的情人的骨灰。感情上背对着妻子，背离着张家的祖训，或许，他有一点想念女儿，然后，斜眼望着这与他息息相关又似乎没什么关系的大晋河山，就这么囫囵睡下，囫囵死去。

王府里乱成一团，下人来禀报王妃，说王爷薨了。

王妃心里略微一颤，手微微一顿，问道：“王将军呢？”

“回王妃，王将军去京都严府送信。”

“有人刺杀？”

“是中毒，王妃。”

“把管家叫来。下人都聚在前厅，我有话问。”

她整理完最后一缕发丝，想了一瞬，抬脚迈出门去。

作者有话要说：先这么着。。。

97

97、海娘回府 ...

风很大，似乎风也觉出日子的不平常。

皇宫不消停，宋府不消停，徐州不消停。

太后在与承欢“快活”了一把时，忽闻皇上驾到，却只放屁工夫就又走了，说什么不扰母后安歇。

太后叫了逢喜来，一问才知道，原来皇上是要见海娘。

太后纳闷：“见了么？”

逢喜道：“没见，皇上说郡主既然也歇了，就回去了。还交代奴才们好生伺候。”

这个茬，不提还好，一提连太后自己都险些笑出来。

本想着张辰死了，张梁也是个不得好死。心上大石好好放了一下，这才叫人留了承欢也没顾忌上别个。可她万不该没想到海娘还在自己宫里，这话怎么说的？

叫太后更气的不是这个，而是她那宝贝儿子。明知道现在海娘不能有个差池，特特选这么个时候来提醒自个儿，他这是要卖宋也人情啊！

左思右想，儿子做的也不出格，既为着皇家的颜面，也没巴巴的在面上戳穿自己这点儿事儿，倒是卖了人情给宋也叫她很不舒服，因为宋也若感谢，也是要感谢皇上不是？

退了逢喜，太后兀自的想了半晌，不怎么，却听见承欢蹲墙角呜呜的哭开了。

太后懒懒道：“你倒怕的什么，有这哭的功夫，去西阁里候着，郡主起来便叫她。。。回去吧。”

承欢眼带泪珠的唔哝：“娘娘救我啊，若叫皇上知道了，奴才万死啊！”

太后苦笑：“你还当他不知道？”

她看着眼前的承欢，这人怎么也没法和逢喜比，不够机灵不够精，

说话做事不走心，可是，自己就是待见他这一出啊。挥挥手，承欢抹了眼泪出门，太后一时时的觉着困，躺下，却也没睡着。

第二日早晨，宋也在七丹寺坐了一宿才回来，一张脸白得慎人。承意迎过来：“爷，可是要用饭么？”

宋也笑笑：“大哥呢？”

承意指指书房，随后小声道：“夫人回来了，在正堂。”

“什么？！”宋也一时都觉得这话是假的。海娘这么快回来。。。

来不及多想，宋也飞身奔向正堂，只是到了门口，一转身又匆忙奔了书房。有些事，还是先弄明白再说，尽管心里猫挠一样的急。

刘三在书房的里间。

这个里间往常放些书放些花瓶字画，不大却也不小，摆下一张床榻加上几个柜子尚可。前儿刘三费老大劲儿收拾出来，没加他人之手为的也是保密。

里间一个老头，脖子上缠着药布，悻悻然歪在榻上。看样子想说什么，却没说出口的样子。

宋也进了书房喊了一声大哥，见书房没人便往里间寻来。

帘子一掀开，便看见那老头。刘三看宋也，见他脸色看不出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反正透着些难以捉摸。

忙道：“可是从庙里回来？”

宋也点头，走进来站着。

“有人跟着？”

宋也摇头道：“不知道，许是有。八成漏不出什么马脚。”

原定是宋也去七丹寺跪一宿，因着怎么说也是把未来老丈人杀了，说是赎罪还是有愧，叫人看着也像那么回事。这是做给皇上看，可榻上那老头，不正是张辰？

“海娘回来了，大哥知道怎么回事？”宋也看了两眼张辰，觉着见礼不对，不见礼也不对，便就当做没瞧见。

刘三点点头：“这一道横竖听了些话头，回来时候脸色不好，连我

也没怎么说。你还不去解释解释？”

宋也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嗯，大哥怎的不带她来见。。。？”虽是不想说，可心里觉着父女俩一见面不就什么都明白了。

刘三笑：“张丞相意思是，叫你赶快去上朝。今儿定有重要事，回来咱们商量。只大哥想着，是不是挤个空叫你见见小妹，什么事你与她说不是更好？”

宋也眼也不抬：“上朝？准没什么好事。哎~~~~，”他长叹一声“真不想去。”

张辰并不熟悉如今的宋也，这哪里还能与自己带进府的小乞丐画上等号？可见着宋也行事，心里也止不住的觉出不一样来，自己这条老命，还不都是宋也刀口下救来的？便是看在女儿份上，宋也做到这样也已经是没的说了。

想到这，却见宋也别扭着不和自己说话。便就道：“徐州定要上折子，我那弟妹你们不知道，很不简单。你且看折子上是说叫皇上查明真凶，那这仗便有得打，若是请旨问如何下葬，那便打不起来。”他老脸一横，面朝顶棚，也不看宋也，直说着这些。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会先开口说话，他曾是个多高傲的人！

宋也一怔：“那王妃还不铁了心给将军王报仇不成？”

张辰道：“人都死了，还报什么仇？活着的才要紧。”见宋也还是没明白，张辰索性晃晃悠悠坐了起来，宋也见他那样，有心扶一把，就是伸不出手来。到底是刘三扶着，就听张辰道：“那王妃心里有数，定是皇上派的人。她若一味查真凶，闹将出来张家军定然反。若是上折子只为了怎么安葬，那里头意思是，按照将军之礼还是王爷之礼。这区别差着一层，将军之礼是臣子，是贬；王爷之礼是皇亲，是无罪。”

宋也长哦一声，反应回来：“看来这王妃真也不简单。大哥，”他道：“你带海娘来吧，我紧着上朝。”

宋也边说边往外走。刘三且问：“你不去看一眼？”却没听到宋也搭茬。

快步奔了正堂，宋也简直心急如焚。他有好些话要和海娘说，虽是没时间说，看一眼也好。

海娘听着匆忙脚步传来，自己早也往外迎。顶头碰上跑进来的宋也，俩人都是一怔。

宋也伸手拉过海娘道："回来就好！"

海娘扁嘴："我听说。。。"

宋也打断："别瞎听说，别个都是演戏，我与你说的才作数。你去书房找大哥，我这下得去上朝。"

见海娘仍旧愣着，宋也一把抱过她，在耳边唔哝了一句："等着吧，再不让你走了！"遂转身出去。

海娘怀里留着宋也的味道，有点暖，有点恍惚。愣了一刻，拽了拽袖子，便也奔了书房。

宋也下朝时，直接回了书房。

几人一商讨，王妃的确是请旨问怎么葬。一时间小屋里安静非常，个人心里都有一些感慨。

宋也想的是，丈夫中毒死了，一个妻子想的不是让他闭眼，报仇雪恨，而是接下来一个家如何维系，或许还想了更多，宋也体会不出来，他向来不懂女人。

刘三估摸着朝里一下少了一文一武两员大将，要么自己入朝做官，要么宋也会被提出来升官。这两个他都不想，只是也想不出什么法子。

张辰似乎没想这些，死了一次仿佛整个人给死成另一副心肠。他只是眯缝着老眼，看着自己的女儿，就这么一直看着，那双老眼里感慨良多，却没有冷，只是感觉热热的。

海娘低着头，如今她不好抬眼看宋也，也不是很能抬眼看着亲爹。低着头，心思百转。终归皱皱眉，估摸是想到亲叔叔死了，海茵不知道怎么样呢？至于那王妃，并不是个可以担心的人，谁都死了，她依旧活得很好。换句话，也是个可怜女人，当一个人心里只有自己，再容不下别人，何尝又不是种寂寞？！

这么怪异的氛围中，宋也干咳一声，道："咱们，不能这么着，原先说我这府里安全是权宜之计，况且大哥全程陪着，现在我这府里也肯定不行，他们的眼线大把呢。"

刘三点头，知道宋也说的是要想法子安置了张辰。

海娘听了这话抬眼看宋也，宋也看了半晌也没觉出她是个什么意思，是要把他爹留在府里，还是送出去。

张辰叹了口气，一翻身头朝里依旧躺着。

宋也见海娘两眼含了泪，忽然鼻子也发酸，忙道："我这就出去寻个房子。"

"你去可能行？"

就这时候，庞成豹喊进话来："爷，小印子回来了。"

宋也眼睛一亮："回来得好！"

作者有话要说：先写到这，亲们元旦快乐

98

98、各就各位（完结） ...

当对外的战争告一段落，大晋境内兴起了一股股没有硝烟的战火。

明里，张梁张辰相继过世，整个京都的氛围都透着闷热的阴沉。

宋也趁着这个档，叫小印子与兰儿一起，赶着马车载着张辰一路开往灵犀，那个他们都喜欢的古镇。

为了支开眼线，宋也带着太后赐的几个女子进宫------差事办完了，人也该还了。

不想他一出府，严家的家丁上门来，说他们家爷请宋大人过府一叙。

。。。。。。

严府里，海茵和严谨兀自的等着。海茵的泪还没有干。刚接到她爹写来的家书，转眼又传来她爹辞世的消息。她问严谨，严谨也一脑子问号。

好算走廊传来脚步声，二人迎出去，不是宋也，却是一身素衣的海娘。

姐妹二人抱头痛哭。

好一会儿，海娘擦擦眼泪，也给海茵擦了泪道："也儿进宫面圣，怕你二人有什么急事，我便独自来了，倒是怎样的？"

海茵哽咽道："虽自小与他不亲厚，却是他第一次给我写了家书，

可到底最后一面也不得见。。。”一句没说完，又是哭开了。

海娘忙道：“皇上八成下旨王爷之礼厚葬了叔父，婶婶在徐州一无子嗣二无依靠，说到底还是会赐一道圣旨回京养老，婶婶年岁大了，还靠你侍奉。”

海茵回心一想，点点头：“只不知娘亲。。。。”说着泪还是忍不住。

海娘怕她哭坏了身子，忙转了话头道：“多日不见锦哥哥，如今当了将军还未给你道喜。”

严谨摆摆手：“可别，我承了你这一礼，往后你妹妹不叫我过好日子。”

他这一说，海茵虽是横了他一眼，却也不再哭了。

正这时，门口有个姑娘晃了一头，便侯在那。严谨回头一看，竟是伺候徐香的丫头，可这下又不好与她说话，便使了眼色叫她先走。

海娘呸道：“可是那位徐家妹妹么，我好歹来这一次，总该见见的。”边说边瞪了严谨一眼，心说都看见了，还装什么瞎子呢？早晚不是有这一出？

严谨臊得满脸红：“好好的见她个上不得台面的做什么，多日不见，咱们好生说会儿话。”

严谨是客套，可听在海娘耳里不怎么就想起了苏荷，低低出声：“你也莫亏待了她，茵儿不是个不让人的，倒叫你带累了名声。”

严谨只称是，海娘与海茵并坐在屋子里的坐榻上，，斜眼儿看着严谨，那表情似笑非笑：“你说要说话，说什么？”

想了半晌，严谨皱眉：“你莫笑我，来日姐夫纳了小，看你还笑是不笑？”

海娘挑眉：“这话奇怪，难不成茵儿哭这半天是因为打翻了醋坛子么？既不是，假如有那一日，我又哭的什么？”

严谨点头：“得，算我不会说话。你们一个二个如今胳膊肘四面八方拐，反正就没有一个往我这里拐，我算是万人烦了。”

海茵不得已扯了下嘴角：“自来你这些好话不会好好说。”

海娘接道："是说得生分，竟好似我们都是外人，难不成茵儿也是外人？"

严谨双手拄着膝盖，前倾着上半身睁圆眼道："我纳闷多少日子了，娘子自是不说了。你瞧，当初我可是第一份儿与你求亲，可巧后来你也许了三公子，也许了宋兄弟，单单就不是我。这是为何？再有，我与刘三公子那是光屁股玩到大，感情与亲兄弟无异，可一碰上宋兄弟，他把脸拉得那老长，就怕我这粗鄙人欺负了他去。我有那么跋扈？"

海娘乍一听脸就红了，可越听他还没玩没了，赶忙拦道："这都哪个年头的买卖你也拉出来说。"

严谨正色："你们都当我笑话，可我真心想明白明白，不见外才这般问。我爹老说我人缘差，牛脾气把人得罪光了，可我倒想与大伙一块儿好着，只是。。。"

海娘笑道："锦哥哥，你说三哥与也儿亲厚。你可知三哥从不问也儿，你拿我当大哥么？你与我是换命的交情么？"海娘说完捂着嘴偷笑。

严谨闷声问："这话为何就不能问？"

海娘摇摇头："并非不能问，三哥与也儿一见面便赠了袍子给他，你与也儿第一次见可是骂人家字写得不好呢！这并不是哪个错，个人有个人缘法，只是有一点我倒肯定，若你出了什么岔子，他二人定然第一个往前冲，这难道不是换命的交情么？"

严谨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心里着实高兴："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倒也是呢，呵呵。"

正这时，下人来报，说宋也来了。三人又复站起来迎。

不想宋也一进屋也没客套见礼，只挨个点头示意，然后道："我才得了信儿，王将军在城门楼抹脖子了！"

三人惊道："怎么会？"

宋也摇摇头："又是一码理不清楚的鬼打墙。"说了半句见海娘冲他使眼色，立马住了嘴，冲着严谨道："我才一回府就听人说锦兄找我，可是有什么事？"

严谨看他大汗淋漓，碰巧对上方才海娘说的那些话，心里高兴，脸上也露出笑来："用茶么？本想问问你王副将给她带的家书怎么回事，"说着拿眼看海茵，海茵仍是一脸茫然。

“现在他也死了。哎~~~~”严谨长叹一声，又问：“你进宫什么事儿？”

宋也摆摆手，意思不喝茶：“我这就走，皇上这时候说是召见哪个犯官，给了口谕叫我先回府等着，说不准什么时候又要召进去。这几日锦兄定也瞧出来了，朝里乱得很，谁知道这都是什么狗屁倒灶的事头。”说完问海娘：“你是与我回府还是在这陪茵儿，”说到这想起海茵丧父，连着又对海茵道：“茵儿节哀，你父亲的事儿眼瞅就有旨意的。再如何还有王妃需要你宽心，别先把自己身子哭坏了。。。”

这话说得与海娘先前的话一丝不差，海娘撇了他一眼道：“好似窜好了词儿似地。”

宋也：“啊？”

海娘道：“没什么，我与你回府。等旨意下来再来看茵儿。”说完不再多言，扯着宋也袖口往外走。

马车上，海娘见他热汗还是不停的淌，问道：“出什么事儿了？”

宋也叹气：“皇上防着或有兵变，城门那守得个严实。你爹的马车没出城，转了一圈儿住客栈了。我叫小印子留心东西城边儿有没有大院儿，且租住着，等风声不紧再出城。”

海娘若有所思点点头：“这样也好。你说那王贺民，原来真是他。。。”

宋也点头叹道：“哎，可惜那么条汉子。听到这信儿我就在想，若我是他，保不齐也得抹脖子。一个战场上同生共死那么多年，如今却还得记着自己是探子，亲手了结了这段兄弟情。换了谁心里上也受不了。”

一时车内无话，二人想的都是王贺民这个人，海娘虽对张梁本就没什么亲厚，可终归是自己叔叔。对于王贺民，心里自带着佩服，却也明白有些事现下不是说对错的时候。想叔叔在天有灵，或许也是种慰藉吧！

。。。。。。。。。。

天渐渐短了下来，早晚清凉，午间的日头仍旧很毒。

秋天眼瞅着就来了。树绿了开花，花谢了结果，最后还是满树的绿。一春一秋，冬天便也不远了。这一年好似发生了许多事，也好似过得飞一般的快。

等到张辰终于出城奔灵犀时，已经两个月之后。小印子与兰儿一路伺候护送，只对守门说带着老爹回乡探亲。

皇上下旨，张梁以王爷之礼厚葬，为宽慰大晋首屈一指的大将军王在天之灵，封王妃为一品诰命夫人，赐回京居住。又恩准海茵与严谨，丧满即完婚。

宋也暂代丞相一职，大牢里的古奇因寻回学子功大于过，且其人刚正不阿，人品极佳。进了户部，官居三品。

众人正奇怪皇上竟没把主意打到刘三头上，一帮人提心吊胆，就怕皇上一高兴。。。

可紧接着的旨意却是，原新科状元蔺其悲，文章行云流水，虽立意刁钻，实瑕不掩瑜。封吏部侍郎，官居二品。其实就是接了宋也的职位。

众大臣心说："咦？这状元不是失踪了么？"随后一想，审案子的古奇都放出来了，心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这疑惑与回过味儿来短短一瞬，却让他们明白，那龙椅上的小皇帝是个多精明的角色！

宋也私下聚来承意与庞成豹："你二人若想谋个差事，当下便是时候，皇上如今大肆提拔人才，我可以给你们举荐。"

庞成豹其实是心动的，他祖上都种田。传下的拳脚本事却只是山野把式，若说入职走个正途，庞成豹这还是头一份儿。

宋也一见心中便有了数，只转头对承意道："承公公若是没主意，便去求你师父派你去给贵妃当差。皇上很宠贵妃娘娘，只娘娘身边没有得力的。你师父若松口，我才好跟皇上举荐，明白么？"

承意真正有些为难，他想离开皇宫，就在宋府。可是师父逢喜年岁大了，见天的记性变差，自己实在应该回去侍奉他终老。又一想，自己早已断子绝孙，还出宫来做什么？没得叫人糟践漫骂，遂道："承意知道了，多谢爷！"

宋也原打算叫严谨把庞成豹收入麾下，日渐历练着也有个出头之日。可没想到效果出奇的好，皇上一听宋也举荐的人，立即封了四品带刀护卫，御前行走。

人说，那张家军呢？那么一大批部队，哪去了？

其实大家伙也都等着这个茬，是进严谨的队伍编制，还是另立门户。

小皇帝吃够了权臣的闷亏，再不肯让任何一人一家独大。特令神箭手古江封为神风将军。估摸是想以此制衡严家。

古家没什么背景，即便给了他兵力也作不出什么大怪。何况如今并无战事，马放南山，刀枪入库。

善年攥着寂辉交给他的兵符，狠狠的，紧紧的，这口气儿终于出来了："寂姐姐，给王将军个封号吧，也算他效忠朕一回。"

寂辉领命出城，却见城墙上坐着井俊。

阳光照下来，井俊的脸上有一层看不清楚的忧愁。

井俊素白的一身儿，看着寂辉道："师姐，你说咱们这值得么？二师兄死得值么？"

寂辉没说话，井俊跳下城墙道："师姐保重！我还是继续做我的小霸王，江湖再见！"说完抱拳一礼，头也不回的走了。

番外

王妃篇

她是前礼部大人周淮生的孙女，周连宁。

从小聪明绝顶，讨尽祖父喜欢。

她在第一次照镜子时，看到自己水汪汪的大眼睛一眨一眨，忽然映上祖父的那句话："明眸皓齿，灵慧皎洁，巾帼不让须眉！"

二娘说："宁儿的眼睛最好看，若再配上樱桃口，便更好看，可惜呢！"为此，祖父罚二娘在祖宗牌位前连夜抄经。

慢慢长大后，她看到府里的丫头腰身都是那样的纤细，弟弟对着丫头流口水，回过头却来嘲笑她："姐姐的身板儿，把提亲的吓跑了，来日，也会把夫君吓跑，哈哈哈！"弟弟是二娘所出，自小娇生惯养。

连宁没有告诉祖父弟弟这样羞辱自己，因为祖父早已过世。只是，她记得祖父的话："明眸皓齿，灵慧皎洁，巾帼不让须眉！"

同是男子，弟弟与祖父竟如此不同，连宁不禁想，往后的夫君会看

到她的优点么？未来的夫君，又会是何等人？想着这些，连宁的脸微微红起来。

这样的想法一直持续到张周两家联姻。

连宁听说过张梁，保家卫国，杀敌于弹指的年轻男子。

洞房花烛时，当盖头被掀起，连宁羞怯的看向面前的男子。只一眼，连宁的脸和心一起冷了下来。

面前这男子俊朗非凡，眼如星，眉如墨，一身铁骨，可是眼神里，却闪现一波一波的不满。连宁自是奇怪，这人为何对她不满？这人并不喜欢她。

张梁忽然哈哈笑道："怪不得你祖父说巾帼不让须眉，原来是女子长了副男像。"

连宁一听，霎时心火窜起，愤愤回嘴道："将军倒使妾身想起了弟弟，原只觉弟弟顽皮，原这世上不顽皮的男子，却也不多。"

张梁恼怒，可碍于张周两家关系，硬着头皮与她圆房。大婚过后，日渐冷淡。

连宁只见夫君时不时与丫头戏耍，对下人宠溺，却渐渐不再与自己同房。心内骤冷，却闻已有身孕。

张梁那时已经称帅，常年征战在外，若无战事，谨守边关。

。。。。。。。。。。

连宁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希望得到夫君的宠爱，不再希望为他添子继香火，这么多年的怨气，使得她日渐狠利，但凡张梁染指的女子，全无子嗣留下来。

至于那些子嗣去了哪，或者到底有没有一个活下来的？连宁脸上覆着淡淡的笑，不恼，也不答。

女儿海茵是个懂事的孩子，知道她心情不好，少有开怀，平日也不来烦她，甚至于都很少像其他孩子那般哭。

可是连宁的心再不能柔软，逐渐的，由一个家，一个府，她开始对权力和地位兴起由衷的信赖和欲望，她觉得那是她唯一能抓得住的东西。

因此，她让女儿进宫，希望女儿得宠，继而装饰了自己的脸面。

她知道女儿为了装病不进宫，险些在河中丧命。只为心中有爱慕之人。

连宁想起自己在未出嫁前对未来夫君的向往，那是女儿家一辈子最美的一段时光，纯洁而浓烈，百转柔肠。

可是。。。。。。

该从哪里说起呢？病变？逼宫？

在权力与地位，朝堂与沙场的蹉跎中，丈夫最终选择回来，回来，带着另一个女子的骨灰，视若珍宝，朝夕相伴。

她忽然明白，丈夫不是没有爱的，只是他爱的不是自己。

临镜而照，自己早不是那个明眸皓齿，灵慧皎洁的小女孩儿了。

巾帼不让须眉？那只是祖父的一句宠溺之词吧？或许命运就是要她做一个有福却无爱的女人，相面的都说，周家大小姐，张夫人，王妃，自然这三个称谓说的都是她，他们说她面相是有福的，天庭饱满地阁方圆。。。

就在她终于放下这98、各就各位（完结） ...

些怨气，决定安安静静享一回晚年之福，却闻，张良死了。

这个与自己纠缠一辈子，厌了自己一辈子的男人，这个给她所有荣耀就是不爱她的男人死了。

一时间，她几乎不知道该怎么办，连恨都无处着手。心里唯一兴起的一种感觉，是怕！她怕连自己最终妥协的生活也即将土崩瓦解。

命管家召集了下人，她想问问，是谁破坏了她最后的希望？

可是，她回过味儿来。

匆匆赶往张梁的房间，最后一次把手伸进张梁的怀里。

张梁的身体早已冰冷发硬，脸上透着紫黑，手握成拳放于身侧，而怀里的兵符，已消失不见！

连宁收回手，静静的看着张梁。忽然她明白，自己以后的平静生活，只有那个九五之尊能给她。

皇帝念在张家数百年为朝廷效力，一定会给她，给大晋的百姓一个交代。

平复了气息，她稳步朝朝外走去，叫来府中师爷，在师爷疑惑的目光中，给皇上递了一道折子。

作者有话要说：本来王妃这个番外该留到下一章，可是既然写了就一起发了。预告，下一章只是番外，张辰篇，海娘宋也篇。不喜欢的大人可以只看到这里。对于一直以来支持小文的大人表示感谢和感激！鞠躬~~~感谢一直宽容我这么任性的龟速更文！第一次写这么长的一个小说，其实心里一点儿底也没有，感谢列位对于剧情疏漏和不合理的宽容。我觉得不好意思，下个文争取更好看些^_^